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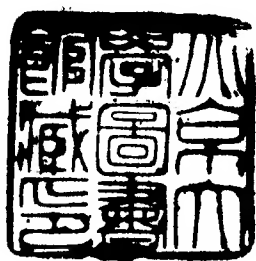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6/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七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七)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史緯三百三十卷(七)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二百三十四

宋史十七

志

食貨

下篇。一曰會計。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保以後，天下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斂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則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兵馬都監縣令並親臨之。見月帛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真于法。凡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帛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歛而多取，主稱歲更皆斬。監臨官重寘其罪。太宗時，罷三司大將及軍將主諸州權課，命使臣分掌之。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為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

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奉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眞宗天禧末。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縢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于昔。百姓亦稍

奉賜帝謂祿賜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絹茶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加。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初眞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費金帛綈錢總六百萬。至是。費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絀。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吏不稱職。人主憂勤于上。百姓愁歎于下。今歲無麥。朝廷爲放稅免役。及禁倉廩。極代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蓋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豐民不得終歲之飽。及有凶歉。雖加放免。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數率。不可勝計。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能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

人利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隸籍者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增十之三。英宗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遑焉。神宗嗣位。尤先聖財。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

史

卷一百三十

四

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開太宗時。宮人惟繫皂袖。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袍。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同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力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爲憂。日與大臣講求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三司上新增吏祿數。歲增一百一十萬餘緡。時主新法者。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日法。然良吏實寡。廉取如故。往往陷重辟。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十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遷

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權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故事。選官共議。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劾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紹聖務改元祐之政。太后時。減放市易逋負。及積欠。凡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害民。內臣之庄事。紋怨皆正其罪。至是。役謀修財利。李清臣因言。今中外錢穀。限寄戶部。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指爲司馬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羅思言。元祐以理財爲

史

卷一百三十

五

諱利。人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日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所儲金穀。及財利名額。歲入經數。若爲成式。徽宗大觀三年。戶部侍郎范坦言。戶部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有詔鑄減命御史中丞張克公置局論議。克公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刺史各減奉半。閑慢局務工伎未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趨之。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

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晉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牆僭擬宮省奈何制民府體爲斯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廢所存無幾又如金帛之賜有不可已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夫豈易得今乃資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帝初卽位後施常計增飾殿宇計用金緡五十六萬帝日用金爲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亾謂也及蔡京爲相行聚斂之政務以靡侈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

史緯

卷一百三十四

六

惜財省費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官司供給之數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至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命戶部侍郎許幾哉損浮費及百官濫祿京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意由是官吏俸給仍舊于時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及通判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百五十員京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進御百萬緡以京城所主之又有意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爭以奇侈爲功歲運花

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有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而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史院供檢吏幾千人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從班品秩幾於執政增置兼局體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靡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詔云當興革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莫敢言者京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實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諸州遇天寧節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勘增銀

史緯

卷一百三十四

七

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培植黻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蠶絲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河北山東寇盜竊發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先已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奇異寶欠民償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綉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有餘人陛下詔令數下悉爲虛

文定盜繁滋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請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人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管繫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賑濟蓋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其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而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爲多檢計修造者此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損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議議財利司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

史記 卷一百三十四

人

延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泉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物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靖康元年詔凡苛刻煩細一切不便于民者皆罷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陳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爲河北轉運使又行于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于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暴斂與其斂於

倉卒易若積於細微於是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斂之季終輸送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焞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爲率儲一分充上供自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瘵無所出於是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遞增凡貨財不領于有司者則有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

史記 卷一百三十四

九

取用則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廟以幣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諸軍旅餽饋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揀納諸州上供物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謂左右曰此蓋虛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屢給慶澤賜養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則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皆除其籍大中祥

符五年分爲四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異時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內藏輒得之其名爲貨實罕能償其出以助經費者前後不可勝數至於儲積贏餘則有司莫得詳焉神宗詔立歲輸內藏銀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傳以龍腦珍珠露於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數歲年出牙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乃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初藝祖嘗欲積藏帛

二百萬易敵人首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凡三十二庫後廢景福又二十庫置庫百餘年至元祐元年始編閱云右司諫蘇轍言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庫何異願以三十萬募募保甲爲軍從之

二曰錢幣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其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其別鑄者殊鮮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鑄錢悉禁之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關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二頁者從一

年五月以上京市募告者賞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舊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治鑄禁銅錢入兩川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令民輸租鐵錢十緡銅錢一時銅錢已爲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銅錢一得鐵錢十緡轉運副使張謩言鐵錢彌賤物價滋長請市吏人銅斤給鐵錢十緡可以大獲銅鑄錢民租富輸錢者許且給銀緡俟銅錢多卽漸令輪然銅卒難得或發古冢毀佛像器用坐罪者其家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命川峽輪租勿復徵銅錢詔州縣嚴禁銅錢凡小川之出銅者悉禁民采金以給官鑄禁者未嘗止江州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銅錢尚六七十萬

籍可於江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則民間錢愈多錢愈自當不用悉鑄錢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除銅錢度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百者至是詔所在以七十七錢爲百舊使州丞平監歲鑄錢六萬貫轉運使張齊賢訪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使信等州山谷產銅鑄錫等所乃調民采取鑄錢三十萬貫補釗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雖用舊大小錢時福建銅錢數少建州官私所有鐵錢十萬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

七十等外已都百折才亦不用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疋爲錢二萬請改鑄一當十大錢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一歲纔成三千條貨衆以爲不便罷之令川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兩路稅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許輸通行錢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其後四年詔曰鼓鑄錢刀素有程限閱其勞苦特示矜寬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年量支率分錢以備鑄錢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銅鑄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

史纂卷一百三十四

七

州曰豐國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廣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敷景德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興州曰濟衆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州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兼用後以鐵錢多盜鑄爲器每二十五斤當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張洎言錢輕則易竊鐵少則銘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廣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由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民錢合三十餘萬易金帛

錢流民間度支判官許中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貨省而利厚詔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中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鑄萬緡逾月纔得萬錢申性詭譎自度言無効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詔申卽江州鑄百萬緡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寶元改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毀錢鑄器有禁闕出銅錢千文者抵死慶曆軍興

史纂

卷一百三十四

七

陝西移用不足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都轉運使張奎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因勸江南鑄大銅錢兼致關中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資民間盜鑄者衆錢法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錢輕貨重患如陝西而契丹亦鑄鐵錢易金邊銅錢慶曆末三司使葉清臣言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抹弊不先自損則

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小銅錢一河東小鐵錢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秦人稍無利則不能絕置錢其後今成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今數變兵民耗于費用類多吝怨方大錢之行劉表更語人曰是與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威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時詔州天興銅大發歲末二十五萬斤詔即其州置水通監熙寧初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各置鑄錢監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然私錢往往難用不能禁至是益勢乃詔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為模以偽知太原韓絳請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元豐以後民間銷毀與開出境外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者多張方平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使建置爐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益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今勒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勅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回關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貢收稅費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鑄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

延州置錢每鎮增數是猶吹涪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哲宗嗣位復中閣出之禁元祐八年命公私給納貿易金專用鐵錢而官希銅錢運致內郡供備庫使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與指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關出之法熙豐間銅鐵錢皆金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開輕重之弊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詔陝西令銅錢在民間者盡送官徵宗嗣位通判鳳州馬景英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造官惜置錢法未聞有濫究錢幣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限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千兩之數無從得乎又諸州錢監鑄錢不已歲月積多以致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壅滯一隅如丘山公私為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禁近陝西河東等路州縣金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自無輕重之患言者復謂鐵錢重滯難以廢遠民間皆願復用但錢當公私匱乏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反無所用乃詔銅錢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權買建中靖國元年陝民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俟銅錢輕重稍均即聽兼鑄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上託假紹述肆為紛更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迎合京意請

錢幣原不

鑄當十錢，詔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為文，繼而令舒肅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百萬緡，募私鑄人丁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凶命卽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通行諸路，而陝西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請以官幣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威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為折十舊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民間所用鑰石器物並官造。

之輒鑄者加罪，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器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于諸路，右僕射趙挺之與蔡京不合，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者廣，乃令提刑司嚴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其置鑄錢院將以收亡命，鑄錢之人然犯法者不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為折五，舊折二錢仍用，慮日法人東北也，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滯滯，乃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其鑄錢院及招置錢戶並停，時錢幣苦重，條序不一，私鑄日甚，御史沈疇言：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興賞賜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豈可行于太

平無事之日，故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禁之，其勢不可遏，詔當十錢期一季送官償以小錢，東南諸監增鑄小平錢，以待償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為幣既重，一旦更令民驟失厚利，諸路或用或否，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令搜索舟車實法倍舊，水陸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受納有難私錢者以差定罪，御史張茂直言：州縣督捕加喚，民間私錢投委江河，暴殄可念，請令州縣置木匣封鍵於閭閻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大觀元年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鑄御書當十錢，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喬年鑄烏背渡銅錢上之，詔頒行諸路，京知盜鑄者必眾，將威以刑，會有言蘇州章經盜鑄，遂與大獄，擬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人免之三，年蔡京罷政，張商英為相，言當十錢為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旅貨交易得錢必大半入中，末鹽鈔收買告罄而餘錢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內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齎之物，則告牒為滯貨，而鹽鈔不行，請借內庫并密院諸司納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刑司言：舊銅鐵錢輕重相等，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二，今大鐵錢

京師得政
之舉人仕
本善京近
勢性惡矣

史事 卷一百三十四

文

五止當一銅錢比舊輕十倍錢輕物重請將折二大錢以一折一雖稍減錢數必稍重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資而不墜為利博矣往歲因利之止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免悠久公私為害用之幾十年其法口弊而不勝奸猾之民規利目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滋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為定制而應禁私鑄於折閱者動浮言可內自京尹外達監司郡縣悉心開諭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四年星變赦天下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至十餘萬人蔡京圖上毒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乃令使鑄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繼又令江池使錢監鑄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舊數告乏靖康元年罷陝西路用銅錢斷從二年配千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諸鑄於陝西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于天下京罷政所鑄皆罷時關中錢甚輕欲以夾錫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十二年京復得政奏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命諸路以銅錢監改鑄夾錫遂以政和錢式為夾錫錢既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權減之令凡以金銀絲

史事 卷一百三十四

文

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諭以法懲治市井細民鬻餅餌熟食自給者不免於告罰鄒居中劉正夫為相以為不便詔陝西外餘路並罷夾錫行小民往往以棄點藥與銅錢相亂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於慶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錢及八萬緡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稍廉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用木錢二千四百文以得不償費遂罷鼓鑄十三年韓球為使復鑄新錢與廢坑冶至於發冢墓壞廬舍籍治戶姓名以磨銅為額磨銅者浸磨水為銅其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磨水中浸漬數日鐵片為磨水所薄上生赤漿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無銅可輸者至鑄錢為銅然所鑄亦纔及十萬緡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錢銀既籍定投稅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今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庶民半之徐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薪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植言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百斤僅可鑄錢一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產今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

听二以一
富二故有
十五

得不償費

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賣鑄本及起綱糜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所供有坑冶課利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過十五六萬緡耳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鏤薄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貫爲額廬州增鑄五萬貫以十五萬貫爲額如更增鑄優與推賞御史黃洽言與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廬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爲也又有增鑄之費恐其難繼詔除之慶元三年按舊額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而江池饒建四監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都又

海外諸國
要錢何用

以三十萬輸三司是內帑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耳自置市舶于浙閩廣商舶往來錢寶由是以泄詔自臨安出門下江海皆有禁嘉定九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者船紹興末臣僚言泉廣二船司及西南二泉司違舟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諱何至於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敵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端平元年以贖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銳者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洩銅器鉅銷猶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復申漏泄之禁八年監

皆銷以爲

察御史陳永魯言議者謂指便於通轉故錢廢於積藏自
提之屢更而罔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嘖盜賊以窺人之
圖與變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于
於錢之積夫錢賁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
憂也番船巨艘如若山嶽乘風駕浪漢人遐隔販於中國者
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標柄所
恃爲利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鎗器禮泉
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
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鐵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
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鎗銅器用之額

唐寶貨之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經以法由內及外輒獲華新
 之好如畏矣香葉象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
 無異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
 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原之道也從之
 三日有于交子其法蓋本於唐之飛錢太祖許民入錢京師
 其諸州便換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諸務陳牒致致左藏庫
 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資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蓋已
 行飛錢故事矣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鈔錢重不便貿易
 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
 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

債所負爭訟下息轉運使薛向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
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
三百四十餘緡額神宗熙寧初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
河東運銀錢勞費公私苦之詔置交子務于潞州轉運司以
其法行則鹽鐵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罷之四年復行于陝
西文彥博言其不便張景憲亦謂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陝西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
界百二十五萬以償三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
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既而竟無買錢法不可行於
是罷陝西交子法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糧買
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
用又鑄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
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
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時錢引通行諸路惟
關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關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明年
尚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路行之不通欲權罷印製
在官者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
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改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
淳熙西軍藉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
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命四十三界引

仍用舊印二年令陝西河東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新引故
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陝有道途之艱豪家得以損直敝取三
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銅錢並內勿
用四年假四川提舉司封將錢五十萬緡爲務本大凡舊造
一界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
無幾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請循舊法引價復
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梅辦合用錢而路不
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權貨
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而權貨務止以日輪三分
之一償之人皆嗟怨三十年詔戶部侍郎錢端禮造會子儲
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定偽造會子
法犯人處斬賞錢千貫不願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庶
民有能告者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當時會紙取于徽池續
造于成都又造于臨安會子初行止于兩浙後通行于淮浙
湖北江西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并置
輪會子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者
如之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
百三百文會乾道二年以會子法弊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
萬收之三年以民間會子被損別造五萬換給其破損舊會
買百字存印文可驗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收者

坐之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提收者四百萬流行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嘉定初刑部侍郎何異言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末不如稍寬關市之征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詔封樁庫撥銀一十五萬兩度牒七千道官告綾紙乳香奏成三千餘漆貼官局收易舊會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非年非有破壞塗汙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亦可濟事從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

史記 卷一百三十四

書

楮之際曾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殺使人不能爲僞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誘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也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紙不精命四川制司抄就輪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爲總領以供糴本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前宋時蜀文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爲稱提備臣王之望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爲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印一百萬淳熙五年蜀蜀引以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出放益多矣嘉定初每界止直鐵錢四百以下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同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限期已計受給之際吏復爲姦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傳百錢制司乃論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徵總所收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開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椿金銀度牒對舉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向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

史記 卷一百三十四

書

會之
民之
可
計

復如故。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司言：「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致兩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滿，方由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為一界，著為定令，則民旅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秦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舊引既滿，新會有限，則格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從之。自紹興末年，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旅不行，淮民以困。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

史綱 卷一百三十四

美

行用民間交子，許作見錢輪官。紹熙三年，詔新造交子，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錢銀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為界，其後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椿貯新舊會，做行在例立界收換，倘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損者，即行換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交換從之。

史綱卷一百三十四終

史綱卷二百三十五

宋史十八

志

食貨

四曰鹽。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額鹽，周官所謂鹽也。海鹽非額鹽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創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縣安邑兩池，鑿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為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為護鹽都，歲二月一日，舉

史綱 卷一百三十五

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千席，以給三京、東京、西陝、西河、東淮南、河北、河南，凡禁權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額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額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鬻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為陝西制置使，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承睿言：「解延環慶儀渭等州，泊禁背鹽之後，商人入易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而畏法，蕃部青鹽難售，今開運解鹽于邊，欲與內地同價。」

邊民必冒法圖利。邦人若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鼎請至邊部幹運，及至解池，即禁土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煩費，而邊民不入市，物論紛擾。詔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詠詳議，以為非便。請復舊商販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關入法，禁地關入至十斤，鬻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關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鹽關入城市百斤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二

以上奏，故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詔關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鬻鹽入數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關下，淳化五年，改配本州半城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關下。天聖以來，兩池唯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有州之民為之。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口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為鹽歲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禁權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貼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興茂德順，募人人中，芻粟以贖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

五利其明

西者為商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各有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其制。自是通商五利，曰：方禁商時，設木造船，登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庫戶貧人懼役，連歲是運，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剽吏侵盜，雜以泥沙，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脫，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鐵，不出民用，益覺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備作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五

之給五利也。十月，詔聽商人入錢銀于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宛鄂宿毫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人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因聽入中芻粟。子安趙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子秀償以池鹽。由是引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衍商食之，表裏為姦，至入棧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二百二十斤，虛費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慶曆二年，復京師權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錢內地州軍民開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東南

鹽地悉復禁樵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
以佐縣官之急金邊務誘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
數倍錢幣大耗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聞中人也熟其利
害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蝕之害也
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經密副
使韓琦請用祥策詔祥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議之而戡議
與祥不合祥亦遭喪去八年祥復申其說乃以為陝西提點
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祥令禁鹽地一切通商聽賣
人芻罷入中芻粟令人實錢債以鹽觀人發州軍遠近及所
指東西南鹽差次其直東南鹽聽入錢承興鳳翔麟州河中
入錢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席投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
蓋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州保安鎮戎德順地
近烏白池資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乃募人入中池鹽子券得
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需禁人私售峻青白
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絕不用先時以虛
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需者悉計直使輸錢令三京及河中河
陽陝就解晉絳濱慶成廣濟官仍聽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
所入緡錢市金邊九州軍芻粟悉省樵貨務錢幣行之數年
監商食買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皇祐元
年侍御史知雜何郛言其法非是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

史

卷一百三十五

五

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鹽皆損
其直卽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罷官器
鹽從之田況為三司使請久任祥俾專其事權祥權陝西轉
運使賜金紫服歲入緡錢二百餘萬助邊費十分之八至和
元年祥坐他罪貶命轉運使李恭代之並邊復聽入芻粟而
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百萬嘉祐三年三
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詔復以祥總鹽事祥請禁入
芻粟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者每券別輸錢一千然後予鹽
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繼之初祥以既通
商恐失州縣征算乃計所歷所至合輪算錢併率以為入中
之數自後州縣猶算如舊向悉罷之并奏減八州軍鹽價
兩池鹽戶歲役解河中陝就慶成之民官司劾緣使制民以
為苦乃詔三歲一代中間以積鹽多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
歲以寬其力後又減畦戶之半以備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
青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李繼遷叛禁毋入塞自范
祥議禁八州軍鹽重青白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
販青白鹽者益眾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路蕃部
犯青白鹽抵死者止投海島羣黨為民害者上請熙寧初薛
向請卽承興軍置賣鹽場以錢三十萬緡為鹽鈔本七年中
苦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獲

史

卷一百三十五

五

粟又一事
也給鈔又
一事也一
事而為三
事國法食
類詳矣

安石真
人來
陳於安石
再陳於

史籍 卷二百三十五

六

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
鹽法民間駭怨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
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王安石主景溫及安石去位沈括
在三司言官賣當罷于是解陝同華等處聽通商鹽課單曹
等州以入不及官賣官復自賣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
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為市許告沒其鹽權陝西轉
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鈔之貴賤視有司出之多寡錢
已後鈔有定數起熙寧十年冬盡元豐三年通印給一百七
十七萬餘席而鹽池所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餘鈔
五十九萬餘席布官司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元

史籍 卷二百三十五

七

符元年水壞解池聽解州小池鹽同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
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鑿於本路而京東河北鹽亦通行焉
崇寧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表賀大觀四年復
通行解鹽如舊法政和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
用者悉同敗楮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繼生紅鹽
百官未賀嘗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
路其官鹽之池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窰戶戶有鹽丁歲
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窰為
諸場鹽場廢置皆市其利之厚薄價之虛縮亦未嘗有一定
之制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其在京東
日密州濰洛場及登萊州皆有場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
李察言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賣鹽場盡窰戶所鬻鹽而官
自賣重禁私為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
之吳居厚為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察居厚皆
進官今河北都轉運使寒周輔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其在
河北曰濱州場滄州務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
其算歲額錢十五萬緡言者皆請禁權以收通利諫官余靖
言前歲軍興河北點義勇強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
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
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

新故許通商今若權之價必騰踊民荷懷怨悔將何及河朔地多斥鹵不生五穀惟括鹹煎鹽以納二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乞且仍舊通商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張方不請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權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及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盜販契丹鹽不已若權則鹽貴契丹之鹽亦售是爲我飲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

史

卷一百三十五

人

大悟曰其語宰相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繕錢所入益耗皇祐中陝州錢事余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冀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爲鹽六斤除三斗爲耗勿算餘算其半子券爲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輸算錢如所貯過數千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沒其貲詔行之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爲定制元豐七年知滄州趙鼎請河北權賣以增利纔半歲復息錢十六萬七千緡哲宗卽位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以爲息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開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而以益民爲利鹽法如故以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請加收鹽稅巖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倍得稅額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仁宗慶曆中既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謂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

史

卷一百三十五

九

今陛下卽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遂罷河北舊法仍舊通商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瑄言河北權鹽未必數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應廢邊隙宜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鹹池悉爲田草盜利煎鹽之弊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不肯病然河北猶未及也三年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有稅秀溫台明各監慶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廉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羅鹽錢斤增五錢民苦鹽估高無以爲食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燾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而一

私販之而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官鹽估商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諸裁官佐能顧利令備戶衙前自越山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估官課必盈詔可立禁私販東鹽利害條亭戶舍場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稍幸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使不爲格克率欲絕私販賦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來屬下詔書稅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傳額外鹽者給粟布本行亭戶遺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然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鹽價苦高

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有萬奇者歐吉欲援兩浙鹽

以與民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越排言衢州提鹽所收課敵兩浙路非但見衛湖可撲不知衛鹽侵侵信朝鹽侵廣德并州黃課可增如蘇常則難比衛湖今宜制置廣鹽亭戶及差鹽地人戶督捕私販般運以時嚴察和則鹽法自舉母事改制五年以虛乘提舉鹽事與時鹽戶務鹽與官爲市鹽場不時償其直鹽戶益困乘儲錢百萬希以待償諸場皆定分款約得鹽多寡而爲之節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爲最多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括祿淋南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湯村及錢青場綠竹爲盤塗以石

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融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乘因定十灶爲一甲而鬻鹽地什五其民以相訛察嚴捕盜販者雖杖罪不至配皆同妻子遷五百里王安石官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七年以虛乘鹽課雖增刑獄是禁處無事即罪者衆徙淮南以江東清臣張觀代之觀言乘在事越州監催鹽價至有母殺子者元祐初言者劾乘務誅創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乘坐降職其在淮南有通楚秦海運水各場止鹽之入置倉以受之又置轉般倉二一於其州以受通秦楚鹽一於連水軍以受海州連水鹽江南制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

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有萬奇者歐吉欲援兩浙鹽

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爲錢四杭秀爲錢六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秘書丞孫覿請令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權草在京人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定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權草足贖邊兵中納金銀質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胃案涉遠借使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勝力遠送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荆官賣鹽蓋近邊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官鹽立乏課額見議遂寢天禧初始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

天下之行
止有此數

制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帑錢一百十四萬而通泰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人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起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更卒坐轆管徒配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艘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貪用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于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于鹽鹽一石約售

史事 卷一百三十五

主

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帑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則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詔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康定元年詔商人入錢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府鹽者如數與之慶曆二年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天聖九

年三司請權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為額後增至四百萬緡江湖運鹽既難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食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聚捕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狙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幾畢恒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入州之地所至劫人殺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武救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懼鹽歲幾及百萬斤

史事 卷一百三十五

主

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過江西清船團為十二綱綱二十五艘漕淮南鹽運抵至州通禁輸官有餘以昇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由是減侵盜之弊鹽運差善又損雜價歲課增至三百餘萬斤元豐三年章惇參政有都京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乞運廣鹽于江西遣寨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皮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

淮南食鹽
鹽四無妨
也復均此
六百餘萬

勅於洪吉
等州是重
口開類是

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干洪吉均奏
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局
悉指于官賣之遂以周輔道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司農
寺置局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都按察使
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傳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
額利增加百姓騷然紹聖三年蔡運司言淮南亭戶貧瘠官
賦本錢六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
必舉倍稱之息欲以糴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界以悉由即
欲實于官與悉之七而獨其息鹽本集復給其三分悉由發
蔡崇寧四年侍郎史毛注言三數年來許人任便用鈔請鹽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七

被載于所指州縣販易而由資州縣用為課額提舉鹽事司
黃貴縣縣以賣鹽多寡為官吏殿最有循職養民不忍侵克
則指為祖法必奏劾謫黜州縣望風畏威誠為刻虐由是東
南諸州每縣三等已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
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
使任販販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
五萬緡川為常額寔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
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未鹽錢
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陝西之備其錢
并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至京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七

錢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絹院
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錢積
于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
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
斗米止百餘錢東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庫所在盈滿自崇寧
來鈔法屢更人不取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
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
結買市穀乃以銀絹見錢品搭夫鈔為糴買之直今不復會
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勢必高操糧草之值致使官價幾倍
于民間斗米至四百東草至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
用不得不賤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
南未鹽鈔乃以見錢四分鹽以六分權貨務惟得七十千之
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賸有所損矣臣謂鈔法
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
急於此薛向昔謂究于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備有
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權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
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固增錢數以俟買崇寧前
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
商人獲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
法無以見行為有妨無以既往為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効

于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思無人在京三原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百萬緡。稽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懸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爲輕。轉相貿易。或支諸多。惟轉。就給東南。未鹽鈔。度難之類。餘并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椿。以爲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盡死立法。量爲分數。支鹽價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爲非易。欲與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張商英爲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令內府鑄別椿一千五百萬緡。餘悉移用。以草錢鈔物三等偏重之弊。議者謂異時鹽商於雜貨務。入結轉。祇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衆。所入亦倍。其間鹽地。客不肯往。元豐時。遠地須預備二年三年。次達一年二年。最近亦一年。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延紹聖間。廣有準備。故課利增倍。宜責轉運司。般運準備。及元豐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美。亭戶煎鹽。官爲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況用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增。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權貨務。買東南未鹽者。其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而轉。今既許三路文鈔。得以轉。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實入于權貨。而不入于兼井。見錢留于京師。客旅走于東南。詔採用焉。又

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非禁之非。是其舊轉。庫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是爲務。致多壅闕。於是一如其舊。未鹽以十分率之。限以七分。給末鈔。三分許。需見緡。政和初。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客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發官製。需之私印。及私造貼補。益如茶籠。節法。仍禁再用。其引數。納限以一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于官。聽需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爲節目。欺奪民利。而專用對帶之法。客負鈔。兩鹽在往。既不即界。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嚴選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使督責。以取辨。以遠地商販者。稱鹽倉先給違者。宣和四年。權貨務言。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爲錢六七。十今米價石二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算。酌以中價。斤爲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府公稍多。欲要增爲十三千入納。而亭戶所輸。益增價。底。自時。監販衰止。於是舊鹽任賣。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于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輪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

貨物者
有貨者
無貨者
上下交用
乃多入錢
而少入錢
是自其
也

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眾。日為京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防失備。東南為禁。加害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則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又變對帶法。為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輪錢。凡三輪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貨更鈔。已輪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淪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本省大百親伯朝。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年除歲運。積官延議。大夫微啟。開待制。伯朝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賈算請率。

史集 卷二百三十五

趙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麻人主而張虛。曼言朝廷。所以開闢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額索。百司支費。族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權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漏未定。盡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訖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賈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賈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于今幾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賈傳記所載。賈朽錢流。實未足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賈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

同裕民之政。小人得時。聘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伯朝後。附王繼京。寇而黜之。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盡。再申嚴。率北之令。後至於鹽袋。煮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增課。以。罪法。程行加厲。民力。困而盜賊滋矣。靖康元年。有者論王。當國。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辦方用事。專務害民。剝下益上。其於鹽。以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之。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為兩月。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為石六石。為袋。輪鈔。幾十八千。紹興二年。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輪通貨錢三千。乾道六年。戶部。

史集 卷二百三十五

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需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灶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賣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兩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賣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灶乃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于兩淮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于兩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兩浙無非私販。故也。望遣官分路。提置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需海之利。以三分為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灶四百一十二。紹興初。灶煎鹽多止十一萬。每為鹽。

慶元富商
順乃自民
未見其
也

史

卷之二十一

主

一百斤浮熙初亭戶得嘗試南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等至三十等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買亭戶鹽籌增鹽二十餘斤為浮鹽日買鹽一萬餘等浮鹽有二十萬斤為二十等籌為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又綱取鹽一袋并諸藥名等亭戶飢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利鈔名為正支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矣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總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去歲鹽固籍於鹽戶舊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調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無所贏利為今之計莫若克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于今日矣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錢紹興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武行或罷而浮鹽之說半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其

史

卷之二十一

主

為可行孰為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其盛寶祐元年都省言權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去歲收起茶鹽等錢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倍償之以屬其後四年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職事人視例推賞後以為常十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熹言近者課額頗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壘關及諸軍帥與販射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五年朱熹言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新開言之皆不及淮額之半蓋以斥鹵獨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濱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後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十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與舊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鹽計耶是以食鹽無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任買浮鹽能斷而籠其利壘壘社戶例處沙洲日藉錫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是則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于正鹽之

價則人皆與官為市，卻以此鹽售于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以絕民間爭利之風。二以續鍋戶烹煎之利。從之。其在福建，有福漳泉州興化各場，熙寧十年，羣盜廖恩、掠州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鄧潤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亘數千里，無賴姦民，比他路為多，大抵盜販鹽耳。恩平，遂不為備。安知無贖恩之跡而起者？乃詔塞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劍汀州邵武，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興，幣鹽價賤，故盜多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當計民產賦，發買鹽民有從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頗減建劍汀邵鹽價，募上戶為課戶，官給券，定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行之歲增。

史綱 卷一百三十五 三

二十三萬餘斤，而鹽官數外售者不預焉。元豐三年，詔曰：周輔承命創法，實責相繼，未行課，增盜止。東南顧之，則輔擇三司副使，青等被賞，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黃復奏：福建諸州多以鹽抑民，詔御史黃隆按之。隆言：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為率，鹽額亦當五倍，而實減半焉。昨王子京等立產鹽法，失於詳究，槩以額增，多寡絕殊，遠民久無以伸，於是賈青王子京塞周輔，皆坐括克貶。舊法，閩之上四州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下四州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隨稅輸鹽，官賣之法既革，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及鈔法既罷，歲令清司認鈔錢二

十萬緡，輸權貨務，自後率為二十二萬緡。二十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復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誠之曰：建劍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既多，鈔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俗，乃可經久。淳熙八年，福建市舶陳覲言：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應運鹽之害，紹興初，嘗措置鈔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符鹽綱為增，鹽錢州縣則籍鹽綱為歲計，錢官員則有糜費錢，胥吏則有常例錢，公私阻斷，無怪乎不可行也。鈔法未成，而綱運遽罷，故漕運乘此以為不便，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綱運措置，覲請五十斤至百斤，分為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指置賣鈔，先以本錢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為鈔法，數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依舊官般官賣。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壓，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為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孟明言：上四州軍有產鹽之地，其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屢罷。四川潤達，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

史綱 卷一百三十五 三

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綱運措置，覲請五十斤至百斤，分為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指置賣鈔，先以本錢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為鈔法，數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依舊官般官賣。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壓，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為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孟明言：上四州軍有產鹽之地，其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屢罷。四川潤達，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

庶幾汀州有瘳矣。下轉連趙彥操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百八十八緡有奇。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又瀕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為常賦而鹽不復給。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嘉定六年將福建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廣有廣州康州諸場。大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歲需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阻賣鹽不售。類押配衙前煎鹽戶有破產者。而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莫而靡瘠。鹽食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難。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難。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陽江縣生土鹹。募民鑿之。置灶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人不給。收漕司鬻鹽以其息十四萬。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以七千緡代海貴州。經畧司買馬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廉費。後道四年。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十五年詔曰。廣南莊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為民疾。朕為之更令。俾通販而杜

官。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奮動以浮言。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服。有美在斯。廣而推之。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有此必寘之法。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緡為額。儀之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緡為額。俟三年視其增虧乃定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鬻鹹為鹽。并州永利監歲需十二萬五千餘石。仁宗分為東西兩監。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隸土者為籍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其入官斤為人錢或六錢。出為三十六錢。課緡錢一十八萬九千有奇。後積鹽益多。議者請募商人入為家。歸府州火山軍。予券償以鹽。既而募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緡錢四百有餘。而山官鹽五十斤。大抵隸土或厚或薄。得則利微。籍戶破產不能足其課。韓琦請籍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猶他戶代之明年。詔籍戶輸歲課以分數為準。獨復有差。百姓便之。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將自許商人。命邊中糧草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若計糧草虛估。官總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於本路。歲課且大增。命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官自運鬻於本路。元豐

利州鹽步
數不言

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曆初
商人輸錢于麟府火山等州軍給券于東西監請鹽以除折
額之弊從之崇寧四年詔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縣縣之
鹽井為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益
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歲十
四萬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監三十井歲八萬四千八
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歲一萬二千二百石監則
官掌井則土民幹辦如其數輸課聽往來發販賣難不得出
川峽初川峽承辦官自辦鹽開賣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
辦者有美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舉止言

史綱 卷一百三十五

主

創南諸州官羅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浚漢羅鹽極苦無薪益
貴賤之其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賄吏相與為奸
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所歲額民食貴鹽
望稍還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
之熙寧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運解鹽十萬席待御史
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今止東鹽而運解鹽道險
運艱成都鹽貴東川鹽賤是弊民冒法也解鹽竟罷紹興二
年四川總領趙鼎初奏鹽法置合同場收引兌錢大抵與茶
法相類而廣焉過之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千
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為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

後遂增至四百餘萬計淳熙二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
价言推排四路鹽井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并煎
淘舊井者皆入于籍其無鹽之井即與剗除不敷而煎輸即
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受錢引
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言
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
者累誅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贖已減之
款初趙鼎立權法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煎鹽輸土
產稅而已然陳麻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
其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

史綱 卷一百三十五

主

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
予得井增其額而不能售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制額相
爭公私相病之紹熙元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趙鼎所議鹽法
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
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者
虞以時而為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旋
行時楊輔為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
論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于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興州
東西路鹽店及津渡所收鹽錢後總領陳犀又盡除官井所
附之額焉戶部言潼川府鹽酒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給賣

官引又從而征之。別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崖錢。枰地錢之類。皆是。拘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

史緯卷二百三十五終

史緯

卷二百三十五

宋

史緯卷二百三十六

宋史十九

志

食貨

今茶馬一
緊明西茶
不用兩茶

史緯

卷二百三十六

五日茶。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寧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口。為權貨務六。京城務。但會給交鈔。而不種茶貨。在淮南。則斬黃蘆。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司總之。山場十有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輪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百六十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等十州。廣德等五軍。兩浙則抗蘇等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等七州。荆內軍。福建則建劍二州。皆輪租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權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摸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餅。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處。袁池。歙。潭岳等州。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江淮。荆湖有龍溪。兩

風茶印三
茶之佳者
如不三三

前兩後之類十一等、江浙亦以上中下爲號、買贖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附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於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者、金帛者聽至道末、需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

史綱 卷二百三十六

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圍戶輒毀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以荒蕪來造、不充其數者、獨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計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縣面送關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縣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加一等論、凡諸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檢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濕茶、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請如太平興國詔條論茶之爲利甚博、商賈轉

致於西北利常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令商人入都糴茶、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或給以帑錢、或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秘書丞劉式請罷諸權券、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以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四年、廢沿江入務、有司言損直、虧課、乃復置入務、劉式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皆謂茶新、折陳相、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各品、則少利罷權券、令就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

史綱 卷二百三十六

害之說、命鹽鐵使陳恕與式允恭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遂寢、以允恭爲制置茶鹽使、允恭請商人入金帛者、悉償以茶、自是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人千餘貫、先是邊州置權場、與諸處互市、自京師茶最爲煩擾、道遠復多損敗、河北轉運宗相請許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從之、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虛錢未改、交引停積、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數年之外、官司俱無利、景德中、三司使丁謂計茶法得失、以邊疆變法以救之、然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雖屢變法以救之、終不能以弊、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樞密副使張士遜、奏印

政事呂夷簡考茶法利害請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國戶自
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鄆舒州羅源場茶斤
估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輪息
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兼茶人官賄商人所給予之給券爲
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
則官市之如債國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人
息估輪茶百斤益耗茶二三十斤至是罷之其入錢以射六
務茶者如舊制商人人芻粟塞下者賄所在實估度地里遠
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紙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
金帛或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皆聽大率使茶與邊糧各

史

卷一百三十六

四

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嘗用其
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糧價以見錢
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江浙發運使孫長卿曰祖宗權茶
將備二邊之糧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
助邊糧什一國用耗矣會江浙計置司言滯積敗壞之茶諸
一切焚棄朝廷下書責計置司且疑變法之弊諸等因條上
利害二府大臣言所省及增收計給錢六百五十餘萬初邊
儲不足給一歲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
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敗壞不可用
者耳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

宋之言事
之人定得
口說無憑

利于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行
之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勸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
然論者猶不已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與等言
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
則善者苦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國
戶輪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人息而國戶皆細民貧弱力不
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
弊不可不革三年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與等議既用
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應計置司所上比視增虧數差謬詔
令典議官呂夷簡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案有
撥不給京師府藏常國帑錢吏兵月俸僅能足用自變法以
來京師府藏多邊計不聞告之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
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
互不同非稅政所能親自較計夷簡等猶被詞詔罷三司使
自與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吏孫居中言自天
聖三年變法而河北人中虛估之弊復起蠹耗縣官請復行
見錢法時諮已批政矣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諮
等請罷河北人中虛估以實錢償物粟實錢售茶如天聖元
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并
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買率多邀求三司吏積

史

卷一百三十六

五

留爲奸乃悉罷之命尙持券徑起推貨務驗實價錢聽商人
輸錢五分餘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諸等言
自與等變法歲損財利以天聖九年至景德二年較之五年
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萬今一旦復用舊法
恐豪商不便依托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論于是帝爲下
詔戒勅而廢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
肇京師金帛易錫粟於河北配撥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
非便康定初復變茶法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斗米
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
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

史集 卷一百三十六

韓琦及河北運司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請復行見錢法是
時雖改法而京師錢少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出內藏庫錢
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裕藏益乏商人持
券以候動輒歲月至損其直以售于蓄買之家言利者請由
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諸議官范鎮謂
內藏庫錢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藉商人而今內藏
庫所儲利陽體壞法莫斯爲其自此金邊虛估之弊復起至
和三年河北提舉羅便糧草薛向議並邊十七州軍歲用粟
豆務草請詭商人入中自京庫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羅
三司使楊紱請並絹四十萬疋當緡錢七十萬又舊見錢及

擇上等茶場入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
錢並邊以糴粟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
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
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
益貴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輕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
官商兩困頗通不宜輕變唯糴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
法京師以銀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
起矣時福建茶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益金本息計之總
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議者

史集 卷一百三十六

皆謂宜弛禁便初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
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頗經賣向廣未
能弛禁耳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
不充財臣兼利草莽木葉私不得專封國置吏隨處立禁一
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驟流日報貽胃不悛
誠有重利厚資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舉猶將弛禁緩
刑爲民除害度支費用其大權易所收甚薄割剝國戶資率
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虛置之罰虛張名數刻蠹
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
商吏協計倒持吏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買

麻薄販下估日皆股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抵三四十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低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推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與輦運之勞不瀝徒黠之弊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車俟聖不惑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幾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

史稿 卷一百三十六

天下戶千三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丁賦錢二三十萬計已及緡錢四十餘萬權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詔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嘉祐中若作佐郎何陋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罷開戶悉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疆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向之力言於帝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卽三司議之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三百二

茶商通商之利可取

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總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人錢皆無虛數實有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總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禁運廉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開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悉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詔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八十六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此輸茶時其出且倍朝廷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報白是唯禁販茶餘茶肆行

史稿 卷一百三十六

九

天下矣論者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出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陰陽修謂先時百姓之輸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權貨之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日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于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愁還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歲額不登且乏國用不聽治平中歲入販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

見茶法得失矣。熙寧七年，王韶經夏湟中，謂言西人願以茶馬至邊，所嗜唯茶。茶與市，詔三司幹公事李杞運致四川見茶，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僱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削，折輸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總三十萬，杞即諸州初設官場，歲增息十萬，其輪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稅額既增，運茶積滯，歲課不給。杞請于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疋，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僱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

史記

卷一百三十六

十

布亦難領也。杞去，以佐代杞，鹽法復難行而止。佐宗閔乃議川路，民茶盡入官，收息十之三，更嚴私茶之禁。至徙所，仍設稅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十年，以彭州呂陶言川路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院許通商，兩川却為集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瀾礬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礬不同。又市易司，詭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之茶，明日即作十之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

宗閔等苟希進用，民被其害。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免。稷與宗閔皆沒利刻急，自熙寧十年冬至元豐元年秋，凡二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就事功，以為都大提舉茶場，以范純粹同提舉。五年稷死，以陸師閔代之。師閔權利尤刻于稷，稷止稷止加五十萬，至師閔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權而稅，民有茶一木，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不貲。民亦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僧主之。費于牙僧者又不貲幾何，是官於閭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閭戶有

史記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使茶則有禁，禁則加市，故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還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民方有息。呂之望孫題李從人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命行而民始困矣。且盜賊賊匪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弊又言陸師閔為不法，不宜任事。師閔宗孟皆罷。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以三百萬為額。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師閔

自復用其格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請諸路茶仍舊禁權官買門年京議商旅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引自買於閭戶茶貯以籠箒官為抽盤循第序輪息訖批引販賣事益加密大觀元年令斤各增錢十京用是以舞智固權歲輸京師百萬緡所供私奉指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於戶部官製茶絕節令客買之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大抵茶鹽之法主於蔡京設巧格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貽民聽眩惑其科條紙悉紛更不可勝記恐商旅猶豫貨賄不通過重扇搖之令於時格克之吏爭以嚴禁為功朝廷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主

復嚴比較之法州郡惟恐負課茶司優假商人慶豐官長莫敢言者獨鄂州通判張益謙言陝西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嚴多前役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舖戶不能盡售均及農戶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不聽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于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湖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管川顧清生石上者

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鎔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州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兩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其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勒等相因為亂困丁凶散遂罷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本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蜀其也舊無權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之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主

亦當減額以蘇閭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做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閭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訊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通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閭戶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歲收錢二百四十萬三千餘緡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

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附和凡入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姚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登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以互市為利，朝廷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側門靈犀，其易馬場，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時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為最多云。

六曰酒米權醋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間或計民而酌，或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醋，三京官造酒，民相直以取所在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贖，以官銀市薪。

史籍 卷二百三十六

市

熙寧間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鹽膏不民，多為隱蔽，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隨民其被其害，歲餉物貴始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詔募民自贖，輸官錢，咸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不登則均償，民應募者寡，猶多官贖，自春至秋，贖成即為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贖成即陳夏而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贖用杭糯粟麥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凡官餉，麥一斗為趙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城五至道二年，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

以日幾之

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鐵錢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周犯麴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人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私市酒麴者，減犯人罪之半，後弗減之，麴百斤以上，酒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寔蕃，為酒醪以靡殺者益眾，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毋得增置酒場，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又入金帛絲織錫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

史籍 卷二百三十六

市

百萬七百六十，熙寧四年，令式所制定官周直，舊言在京麴院酒戶，酒麴虧額，由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為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酒數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為定額，舊直斤百六十八，後增為二百，在京酒戶歲用舊三十萬石，麴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命畢仲衍與周直，舊請求利病，請均給七十店，今日輪發周歲而足，月輪不及數，計所負倍，開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鼎，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設官自贖，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而東南之酒額亦日增，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

一癸七年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請立酒務許民買僕自越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及世將改官鹽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三十九萬緡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分槽置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猶未病也行之既久醴賈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驗不復收米而第取錢民始病矣乾道二年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趙錢二萬羨餘獻內藏者又二十萬錢後增為五十萬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申嚴抑買之禁

史綱

卷一百三十六

七

初趙開立隔槽法本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磨其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七曰坑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一百有二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剝弊存念茲事漢疾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民之利自今宜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闢山界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請置官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常與衆庶共之不許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

數千兩仁宗命獎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眾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飢詔弛金禁聽民採取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蠲減故治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百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三千二百斤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諸州坑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焉熙寧八年令近院治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為保保內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熙寧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江右填乃洞產金請以郡縣監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為錢二十五萬緡開運官焉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磨銅古坑二一為磨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為磨土煎銅無窮而為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為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

史綱

卷一百三十六

七

路院治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救許民承買四年朔
 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置監官政和三年將辦置陝
 西院治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六年劉芑計置禹永州產
 金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韓世增秋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
 治徐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謂部內山澤院治若獲希世
 珍寶及古寶器請赴書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
 公和山產水精如昔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
 金出慶州京西院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澶州
 界官結地內全院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
 有奇京師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禮復有足謂焉是時
 大
 卷二百三十六
 路院治類鑒空提下抑州縣課額於是降黜河北提
 舉使若鄭謀并諸路廉訪悉究陳利病真偽明年
 路院治鑒法惟置鑪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
 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于官私相貿易者禁之政
 院治原言鹽鐵利均今鹽策推行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盡
 所出尤多河北固鎮等冶並官監其利不費而河東鐵炭最
 盛官惟爲器以贍一路方及陝雍利入其廣且以銷盜鑄
 之弊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乏鐵爲器則以易鐵錢
 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確諸路之鐵

擇其最盛者置監設官總之概諸路不越數十處餘止爲結
 河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
 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三分以上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
 錢助三路鈔本詔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權于官農具器用
 民鑄造宣和末江淮荆浙等九路院治凡二百四十五錢
 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緒宋初舊有院治官置場監或
 民承買以分數中賣于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
 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
 司者謂之新院治用常平息錢與利利錢爲本金銀等物皆
 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告發之地多壞民
 史事
 卷一百三十六
 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欽宗即位詔悉
 罷之南渡院治興廢不常歲入多寡不同端平三年敕曰諸
 路州縣院治興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
 池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問官司利于告發更不究
 負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
 院治停閉苗私不禁之所州縣勒令院戶虛認歲額提點鑄
 錢司額實追正
 八口縣唐于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
 之乃以隸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初移置官吏宋因之出
 晉德坊州無爲軍及靈石縣絳縣出慈隰州及銅陵縣皆設

明河東
詞代山
縣吳川
縣一山
市河邊

官典領有義戶，鑄造入官市，晉汾慈州，鑄以一百四十斤為一駄，給錢六千。隰州，鑄三十斤，給錢八百。白，鑄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絳，鑄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鑄功部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絳，鑄斤七十五錢。隰州中，詔商人販河東南州，鑄一兩以上，私鑄鑄三斤及盜官鑄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定私販至十斤及盜滿五十斤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鑄滯積，小民多于山谷僻與之地，私鑄侵利，而絳鑄價賤，不宜與晉鑄均法。詔同犯私茶罪，實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鑄。

史纂 卷一百三十六 主

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鑄，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千二萬餘貫。後聽民自便，官置場售之。六年，河東緡積益多，復聽入金帛易粟，緡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錢。之出官為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六石計粟實直錢六千，而緡一駄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權鑄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人獨更復，令人緡錢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熙寧六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元符三年，崇儀使休休言：「禁河北上鑄非便，若即河北產鑄地置場官

孔有詳多
何州

買增價出之，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宋之經費，茶鹽鑄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大食蕃客雜，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紹興六年，詔開廣船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淳熙二年，都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為言，詔湖北路見有乳香，盡輸行在權貨務。

史纂 卷一百三十六 主

九日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籍，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行旅齎裝，非有貨幣，常算者無得發。陸搜索，凡販大販，細碎交易，嶺南商賈生藥及民間所織雜帛，非獨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今有司件折頒行天下，揭於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應算物件，而輒藏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罪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其征利以及五季，益務招聚財貨，故征稅尤繁。宋興，所下之國必詔，獨省廢，敕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邀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河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其餘廢詔罷省，至道中，茂人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

此亦今到
處用之
特取也

增八百四十萬。仁宗一日出對羅一端，為印米所潰者數萬。
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人物帛，元豐三年，項管奏海南
收稅較松之丈尺，謂之格納，有所較輪錢十倍賈物，自泉福
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貨，直或至萬餘緡，白高化至者，唯
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無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
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賈賤多寡計稅，詔如所奏。
元祐八年，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尚書省
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謂之靖康元年，臣僚言：「祖宗舊制
場務立額之法，金以五年增虧之數較之，併增者取其中，併
虧者取最高數，以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

史籍 卷二百三十六

五

轉運司不損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踊，官課愈負，請令諸
路提刑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光寧之時，諸州稅額累
有缺免，然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食吏愈緣時
照日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粗用稽察
持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
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興販，甚
者貨民買易項細子，村落為漏稅，概加以罪，空身行旅，亦
自取多方，奸路避之，則捫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
罪倍輸，何樂而歸，當時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刺，不
啻敵也。

十日市易，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
官府作買區，下取牙儉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
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偶為緣邊市易之說，可假官錢為本，詔
泰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為本路帥司，
於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以為多聚貨
以啓戎心，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題之，唯王安石以為
可無慮。上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羣羌心，安石
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
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
古渭邊些便於接應，商旅益集，居者愈多，因建為軍，增兵馬，

史籍 卷二百三十六

五

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足以懷來其心，因
形其贏以助軍資，更圖是上策之上也。時安石為政，以財利
兵革為先，其市易之說，已建於議立均輸平準之時，故韶首
連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若愚升之諸人之議，而卒不
可回。五年，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
者，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夫富能奪之，貧能與之，
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
因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
貴求賤買，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
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

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隱
若欲市于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利息十一
及歲倍之凡諸司視率益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
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以權貨務為市易西
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
肆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極為苛細道路
怨謫上以諭安石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鬻水市梳篦等數
事語之安石皆辭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
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
州上供應席黃廬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

史籍

卷一百三十六

書

六年詔許當公事孫迪同兩浙准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
務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蘇州
路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於蘇州詳定所請約諸行利
入簿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維
魯易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
於是乎取決從之以在京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
務皆隸焉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參知政事馮京
曰曩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至今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彼
以飢民官不知恤相聚為盜耳臣保市易必不致亂帝竟罷
之三月詔罷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

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害小民之業眾言諠譁布引
臨市易務魏繼宗之言謂呂嘉問多取息以千賞商旅所有
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哀廩餘是扶官府
為兼井也安石明其不然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布上行人
所訴并疏惠卿奸狀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
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與秦漢以來恐未之有也既而中
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鈔皆未敢計
息臣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秦漢以來恐未之有也既而中
嘉問已帝諭及市易曰朝廷設此本以便民今正爾相反
使中外之民失業若此宜修補其法令呂嘉問吳安持同韓

史籍

卷一百三十六

書

維孫永問行人輪錢免行利病馮京曰祥符縣給民錢有出
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
請積數既多實難輸送民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賣
田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帝曰如此民
安得泰然也安石求去位引惠卿執政布與嘉問俱出守郡
魏繼宗等秩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
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卒擠之而市易如故八年復呂嘉
問提舉市易鳳翔真州諸州郡並置市易司九年申書言市
易息錢總收有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嘉問等推恩有差
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

其貨內都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王居卿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質還物貨三也三者唯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貸歲無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貨請以相濟積非舊人唯用抵質貸還之法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所收息元豐初時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王安稷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稷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七年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為市易抵質

宋史 卷一百三十六

錢

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場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惠金罰金止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罷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詳度復置市易務準以錢交易取息無過二分勿令貸請建炎二年言者以市易得不償費罷之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嘉熙三年臣僚言令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官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矣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物販販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

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時降旨凡州縣官司買物並許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罪定罪從之

十一日均輸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諸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憑遷焉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歲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一半價之費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為事軍儲國用多所

宋史 卷一百三十六

錢

取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稅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今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發運使詳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向請設置官場神宗使自擇之向辟劉忱衛其孫珪張穆之陳侂為屬又請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畫幾何預降有司從之侍御史劉琦錢願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

之刊皆生此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既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奸格克日漢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于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財智方畧皆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知陳院范純仁言向檢王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節用不當言利罷純仁諫職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從實就賤用近易達然

史錄 卷二百三十六

夫

廣置官屬多出給錢索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難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聽手詔賜向曰政事以理財為急朕托卿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翁張敏散之卿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朕其嘉之覽奏處疏言致惑朕心匪石豈可轉也卿其濟之以強終之以不倦稱朕意焉然均輸迄不能成

十二日互市船法自漢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于烏桓鮮卑北魏立互市于南陲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

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開寶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于杭州置司諸蕃金通貨易太宗時置權署于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詣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貨後詔除寶貨禁權外他貨聽市于民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番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林穎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十五貫以上照面流海島過此送關下天聖以來京師珠玉香藥寶貨充羽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易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至治平中又增十萬元祐三年知密州范

史錄 卷二百三十六

夫

錫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處運載費昂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權未嘗禁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于前二州使商船通行無冒禁權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阻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太祖時雖聽吳州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登香藥象犀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景德復通好今雄霸州安肅廣信軍置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

其直子之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達請歲會入
中金銀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仁宗
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景德四年置西夏榷場
於保安軍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天
聖中陝西榷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絕
互市廢榷場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置場
於保安鎮戎二軍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
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開出於元城訛龐之謀若互市
不通其國必歸罪訛龐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夏人上章謝罪
乃復許互市楚蜀南越之地與蠻獠溪洞相接以及西州綠

史綱 卷一百三十六

遼寇戎皆聽與民通市建炎四年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
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
故武備不修遂至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
苟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詔沒勿受量賜子以遺之紹興三年
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
六年大理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却象勿受賜書勞
遣之十二年盱眙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貿易惟西京西陝
西權州亦如之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盤丁蓋珠池之在
廉州凡十餘接交陞者水溪百尺而大珠走馬盤丁往採之
多為交人所取又為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九年存盱眙

軍榷場餘金罷乾道元年置襄陽壽春光州榷場建炎元年
詔市舶多以無益之物費國用自今不許博買瑪瑙貓睛之
類惟官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隆興二年臣僚言熙
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抽解有定數輸稅寬其期懷遠之意
實為過邇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
者如犀角象牙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買
六分抽一戶權抽買數多止販粗色雜貨若象牙珠犀比他貨
尤重十分抽一更不博買南渡三路抽司歲入固不少然
亦不為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滯尤甚法集雖嚴
而商賈人貪利而買還難更受賂而縱釋其弊卒不可
除

史綱 卷一百三十六

不實志知今天下不用交鈔不拆錢者不設均輸不
務實業不積酒錢與善政也然居國于險天制
勢所自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戎曰禁軍
 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關
 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國初具籍塞下
 賜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器械作器械一
 律以鄉兵之制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稟給訓練屯戍選補
 器甲馬政八者之目條分而著之以見歷朝因革損益之不
 更緯

卷二百三十七

同而世道之盛衰亦具是矣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
 兵於農之餘意者唯唐府衛爲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
 且至於藩鎮盛而唐以凶更歷五代亂民相踵未有不由於
 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
 分屯屯戍以捍邊圉于時時帥之以人奉朝請饋暴之其政
 雖尺籍雖有禁禁悉肆無所施於其間凡其制爲什長之法
 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以矯累
 朝藩鎮之弊其所選者漢矣咸平之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
 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憂世之士屢
 以爲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靡比其民以爲保甲

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亦足以作一時之氣
 時所任者王安石也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
 益於靖康之變時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
 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車聲以振
 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
 募兵雖衆上宇日蹙況上無取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
 沿邊諸將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以雖
 祖宗漢仁厚澤足以同結人心而制兵有道總理周密於此
 亦可見矣

兵制曰禁兵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
 更緯

卷二百三十七

最親近且從者號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
 驍衛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
 草也太祖肇前代之失萃精銳于京師建隆元年詔諸州長
 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
 分送諸道其後以木挺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
 監召募教習俟其精練送關下至道元年太宗閱禁兵有挽
 強弩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帝曰今宇內阜安村
 武間出強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
 陣挽強發弩發矢如一進退中節因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
 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康定初趙元昊反
 何以當其
 而敗

西夏用兵，詔募舊勝兵爲營三十，所募多市井選，便不足以備敵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愈邊士卒雖不及等，然驍勇善戰。京師遣戍者雖稱魁頭，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又北戍及川、峽、荆、湘、嶺、嶠間，多不便習水土，故議者欲益募土兵爲就糧，於是增置內外馬步凡數百營。知連州林榮上封事曰：古者兵寓於農，而今民養兵，古馬寓於民，而今民養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用唐府兵之法，四丁取一部以爲軍，閒耕田里，因命畜馬私乘，休暇官爲練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今士不訓練，而出于臨時，將無素備，而取于倉卒，軍不予備，而臨以宣侍，若是雖得古之才，使循今之法，亦

宋史 卷一百三十七

必屢戰而屢敗。西師既罷，宰相韓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併放，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邊雖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應而豫備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卒起而圖之，不可及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備貴踴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見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于東西，廣而易供，設其數多，得強幹弱枝之勢，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深，而其費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立爲定額，額外罷募，關即

宋史 卷一百三十七

增補其營，時零則省併之，既見定額，則可以定其路。馬步軍一營以若干爲額，仍請覆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奏：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一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自是稍裁數萬人。英宗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云：神宗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哲宗卽位，四方用兵，曾公亮廣河北，創置馬軍廣威步軍保捷二萬餘人，以大水招剽流民，故也。紹聖以來，陝西河東用兵，六年進築未已，覆軍殺將，供給不可勝紀，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關額則收其贏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疾者徒費廩給，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遂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

其於人言第申逃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住招開
額以其封爲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神師道將兵
入授止得萬五千人故靖康之變雖盡一之詔哀痛激切而
事已無及已高宗南渡始建御營司未幾併歸樞密院乾道
初詔殿前兵馬權以七萬三千人爲額諸屯駐大軍則皆諸
將之部曲高宗開元帥府諸將兵悉隸焉建炎後諸大將兵
益盛因時制變屯無常所是時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
川茂不與焉紹興十一年范同以諸將兵難制獻謀秦檜
言于上召張浚韓世忠岳飛人覲納所部兵分命三大帥副
校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銜曰統制御前軍馬應宣撫司遇

史集 卷一百二十七

耳

出師取旨兵皆隸樞密院屯駐仍舊而四川大將兵亦分屯
十四郡統糧馬其後屯戍增損靡常至於水軍之制則有加
於前者南渡以後江淮皆爲邊境故也實祐景定間江淮沿
流築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蛋下圖
其均船民船公私俱弊矣將兵者熙寧之更制也太祖趙
晉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
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情淳化至道以
來持節益謹雖無難制之患而更戍交錯有午道路議者以
爲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卽位乃部分
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平居有訓厲而

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熙寧七年詔分置將副由河北
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四路自十八將以下共
七將在府畿自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在京東自第三十四
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凡三十有七而鄆延環慶涇原秦鳳
熙河又自列將焉在鄆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
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凡四十有二八年增置馬軍十二
指揮分爲京東西兩路京西又募忠果十指揮其六在唐鄆
其四在秦鳳元豐二年京西復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方城
襄城各一四年詔團結東南路諸軍亦如京畿之法共十三
將自淮南始東路爲第一西路爲第二兩浙西路爲第三東

史集 卷一百二十七

大

路爲第四江南東路爲第五西路爲第六荆湖北路爲第七
南路潭州爲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爲第九福建路爲第
十廣南東路爲第十一西路桂州爲第十二邕州爲第十三
總天下爲九十二將而鄆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焉六年
熙河路經畧制置李憲言本路雖有九將之名其實數目多
關緩急不給驅使又蕃漢雜爲一軍嗜好言語不同部分居
止悉皆不便今未出戰其言已多非李靖所謂蕃漢自爲一
法之意若將本路九將併爲五軍各定立五軍將副及都同
總領蕃兵將使正兵合漢弓箭手自爲一軍其蕃兵亦各自
爲一軍臨敵之際首用蕃兵繼以漢兵必有成效兼可減併

將副及部隊將員於事為便從之元祐元年司馬光言禁旅
 藍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衛祖宗以來諸軍常分番出戍茲欲
 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家習知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
 來唯是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隨行其餘常在本營伙食嬉
 遊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副
 總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
 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以為非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
 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等如未置將以前使州郡平居
 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貞以守死諫議大夫孫覺亦以為言
 於是諸路兵更互出戍稍省鈐轄都監以將官兼州郡監職

史記卷一百三十七

七

卒不能盡罷將副紹聖間樞密院言往時軍士犯法將官
 得專決遣故事無留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
 得自裁欲仍依舊法及諸軍除轉排補金隸將司州縣無得
 輒與從之至是州縣一無關預兵愈弊無復可用矣宣和三
 年知婺州楊應誠言諸路屯戍常隸守臣民兵之任一然後
 號令不二不然將驕卒橫侵漁細民氣壓州郡有不勝其憂
 者於是詔隸守臣無何復罷之江浙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
 兵望風逃潰事平童貫言東南將副領皆孱弱全不知戰虛
 費廩糧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皆工農遂至定盜橫行奔
 流一方今事平之後當添將添兵鎮遏緩取然南人性弱素

五十萬人
未補禁軍
時作何處

史記卷一百三十七

八

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內郡則置將副隨京畿將分接
 補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從之
 初置兵廂兵者諸州之額兵也內總於侍衛司一軍之額有
 分置數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數州者在京諸司之額五禁
 宣徽院以分給畜牧繕修之役而諸州則各以事屬焉建隆
 初選諸州募兵之壯勇者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既
 無戍更亦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
 東西京東民為本城廂軍遇執糧禁軍闕即遣補三年乃至
 五十萬黑軍中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復多自騎射至半
 城共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闕立新額或因工作
 榷酤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梁郵傳馬牧隄防疆界若此者
 事在而名未可廢及直牢城以待有罪配隸之人壯城專治
 城障不給他役而教閱廂軍亦自為額請以諸路不都廂
 軍併為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如禁軍法奏可五年以西邊
 用兵詔諸處役兵益罷今諸路轉運司刻剗廂軍又令部水
 監剗河清軍共三萬餘人赴陝西團結十月詔諸路教閱廂
 軍增人指揮名額排連並同禁軍元豐之末總天下廂兵馬
 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其為兵凡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
 人而府界及諸司因事募兵之額不與焉崇寧政和間工役
 日興增募益廣矣

日鄉兵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咸平四年令陝西係稅人戶家山一丁號曰保毅官給糧賜使之分番戍守五年陝西緣邊丁壯充保毅者至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五人七月以募兵離去鄉上詔諸州縣充強壯戶者稅賦止令本州輪納不得支移以十月至正月旬休日召集而教閱之貧窮無力召替者令保明放停康定初詔河北河東添籍強壯河北凡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皆以時訓練自西師屢劄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棟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庠得古寓兵于農之意惜其束于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以時閱習定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說河北帥臣李昭亮曰昔唐澤潞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庫費府庫益實乃籍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効而或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

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所在嚴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將臣統取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整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河東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賸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訓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管刺弓手爲保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諫官司馬光奏陝西項管籍鄉弓手始論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爲保捷正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聞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聞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

行刻有序進退有備莫不以爲真可以戰孰不知彼猶聚成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三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云陝西保毅開寶八年發平涼清源二縣民治城隍因立爲保毅弓箭手分戍銅鞮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因周廣順舊制也咸平初秦州置千人分番守戍上番人月給米六斗五年點陝西沿邊丁壯充保毅凡得六萬人千人給資糧

名號不一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諸契丹道路勇銳可爲間伺者充強人置都頭指揮使無事散處田野寇至追集給器甲口糧食錢遣山塞偷斬賊營能斬首級奪馬者如賞格虜獲財帛皆畀之慶曆二年環州募涅手背自備戎械并馬置押官甲頭隊長戶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給奉廩三年涇原路被邊城皆悉置環慶二州復有若戶康定中以沿邊弓手涅手背充有警召集防戍與保毅弓手同大順城兩谷砦有強人弓手天禧慶曆間募置番戍爲巡徼斥候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番隨軍訓練河北河東強壯咸平三年詔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下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人十以上籍四爲強人五百人爲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三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騎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五年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都官給鎧甲景德元年遣使分詣河北河東集強壯借庫兵給糧訓練非緣邊卽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營農至康定初州縣不復閱習其籍多亡乃詔二路選補增其數爲伍保迭糾遊惰及作奸者二十五人爲團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慶曆二年揀以爲強

勇不預者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而河東強壯自此寢廢矣其募于河北者傳給塘泊河淤之田力不足於耕重苦番教應募者寡熙寧七年罷之以其田募民耕戶兩頃獨其賦以爲保甲河東陝西弓箭手周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材勇者一人爲之餘九戶資以器甲初繼建隆二年詔釋之景德二年鎮戎軍曹瑋言邊民應募爲弓箭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賦有警可募正兵爲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三頃者山戰馬一匹設堡戍列部伍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慶曆中諸路總三萬二千四百七十四人時河東都轉運使歐陽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修言代州崑崙山火山軍被邊地幾二三萬頃請募蠻種充弓箭手詔宜撫使范仲淹議以爲便遂以崑崙山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敵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餘戶歲輸租數萬斛自備弓馬淫手背爲弓箭手以并州明鎬沮讓而止至和二年韓琦奏鎬讓非是曰昔潘美惠契丹數人寇遂驅秀韓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謀和因循不復許入復業遂名禁地歲久爲戎人侵耕漸失疆界今代州軍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二千餘戶下并州富弼議弼請如琦奏詔具爲條視山坡川原均給人二頃其租秋一輸川地畝五升坂原地畝三升毋折變科徭仍指揮

卽山險爲屋以便居止備征防無得擅役麟府豐州亦以閒田募蠻人給屋貸口糧二石而德順軍靜邊砦壕外弓箭手尤爲勁勇夏人利其地數來爭占朝廷爲築堡戍守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陝西十州軍并峇戶總四萬六千三百人康定元年詔麟府州募歸業人增補義軍俾耕本戶故地而免其稅租其制與弓箭手畧同而不給田熙寧三年秦鳳路經略使李師忠言前年築熟羊等堡募募部獻地置弓箭手迄今三年所募非良民初未嘗團結訓練射力田事今當置屯列堡爲戰守計置屯之法百人爲屯授田於旁設堡將校領之農事休卽教武技其牛具農器旗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七

鼓之屬金官予置堡之法諸屯併力自近及遠築爲堡以備寇至寇退則悉山掩擊從之五年趙鼎爲鄜延路以其地萬五千九百頃募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其能省募兵之費褒賞之七年帝御器械王正中詣熙河路以土田募弓箭手所募人毋拘路分遠近王詔言河州近城川地招漢弓箭手外其山坡地招蕃弓箭手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自來出軍漢兵多盜殺蕃兵以爲首功今蕃兵願於左右耳刺蕃兵字從之五年詔蕃弓箭手陣亡依漢弓箭手給賻弓箭手出戰因傷及病廢不能自還者金依軍例賜其家從舉熙河路弓箭手營田康議言弓箭手營田每五十頃

爲一營差諸農事官一員幹當從之。元祐三年，殿前司副都指揮使劉昌祥奏，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箭手人馬，凡五千二百六十一，賜勅書獎諭，崇寧元年，經審院裁會陝西五路井河東自紹聖開斥以來，疆土至廣，遠者數百里，近者亦不減百里，罷兵以來，未曾措置，田多膏腴，墾墾降詔，置弓箭手，類多貧乏，或致逃亡，州縣鎮砦，汚吏豪民，日占沃壤，利不及于平民，且僉緣舊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舉措置，應緣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條法，從之。崇寧二年，提舉鄆延路安師文奏，權通判德順軍事盧達原，根括打量由五砦新占舊邊境外地，共四

史集

卷一百二十七

七

萬八千七百三十一頃，乞賜優賞，詔師文授左朝議大夫，達原授朝請郎。三年，熙河路都轉運使鄭僅奏，朝廷給田，養贖蕃弓箭手，本以藩扞邊，而使頗累家產，人自爲力，今拓境益遠，熙秦漢蕃弓箭手，乃在腹裏，理合移出，然人情重遷，乞且家選一丁，官給口糧，國成耕夫，使佃官莊，過歲無日，除糧種外，半人官，半給耕夫，候稍成大第，聽其所便，從之。五年，趙鼎之言，遼寧之復歲，貴朝廷供億一千五百餘萬，鄭僅初建官莊之議，朝廷令會計其歲人，凡五莊之人，乃能支一莊之費，蓋都遼乃西蕃之二小國，遼州謂之遼州，都州謂之青唐，與河南本爲三國，其地濱河多沃壤，昔三國分據，民之供輸

於其國厚，而又每族各有酋長以統領之，皆衣食贍足，取於所屬之民，自朝廷收復以來，名爲使蕃民，各占舊地以居，其實展更戰國，殺戮竄逐，所存無幾，今兵將知州，多召閑民以居，貪日者，或受金乃與之地，又私取其羊馬馳畜，無一毫租賦供官，若以昔輸于三國者，百分之一入于縣官，卽遼州者，費有餘矣，帝深然之，知樞密院張康國，力言不可，使新民出租，恐致擾動衆情，挺之奏，弓箭手官給以地，而不出租，此中國法也，若蕃兵，則其舊俗，既輸納供億之物，山戰又人皆爲兵，非弓箭手之比，今朝廷所費不貲，經營數年，得此西蕃之地，若無一毫之人，而官吏戍卒，饋餉之費，皆出於朝廷，何計

史集

卷一百二十七

七

之拙也。又云，遼寧之復，羌人屢叛，溪撈羅撒走降夏國，夏國納之，時時寇邊，兵不解嚴，而饋運極艱，和羅人粟，鄯州每石價至七十貫，遼州五十餘貫，蓋倉場利於客人，人入中乞取，而官吏利於請給斛斗，中官獲利百倍，人人皆富，是以上下相蒙，而爲朝廷之害，帝以爲然，初熙寧三年，熙河運司以歲計不足，乞以官茶博糴，每茶三斤，易粟一斛，其利甚博，朝廷聞茶馬司本以博馬，不可以博糴，於茶馬司歲額外，增買川茶兩倍，朝廷別出錢二百萬給之，令提刑司桂椿，又令茶馬官程之，併兼領轉運使，由是數年邊用粗足，及是之再相，熙河漕司以軍糧不足爲言，乃今更支兩倍茶，一百萬，歐張康國

番檢元費以來。本惟用博馬指揮以進。然不知兩倍茶。自非
博馬之數。而何執中鄧洵武雜然和之。由是兩倍茶更不支
給。而鄧渥兵費不給矣。政和三年。秦鳳路安撫使何常奏。自
古行師川兵。武騎或步。率因地形。兵法曰。蕃兵唯勁馬奔衝。
漢兵唯強弩格角。蓋番長於馬。漢長於弩也。今則不然。西賊
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上下山坂。出人蹊澗。踰高絕。遶輕
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百里而走。千里而期。倏往
忽來。電擊雲飛。每于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鷄子。以
為衝鋒奔突之兵。山谷險峻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為
擊刺掩襲之用。此夏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金寨之民。皆是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獵騎射為能。緩急以逐追馳騁相尚。
又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
諸牌手。不惟捍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
也。至道中。王起丁罕討繼遷。馬上用弩。遇敵則萬弩齊發。賊
不能措手足而遁。元豐間。劉昌祚等遇靈州賊。聚守隘。官軍
不能進。於是用牌手為先鋒。賊下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
以牌手踴躍閃爍。振以響環。賊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阻
之處。先以牌手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
矢不虛發。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地。則馬上
用弩橫射。可以一發而盡殲。所謂勁馬奔衝。強弩格角。其利

兩得之。而賊之步跋子與鐵鷄子皆不足破也。又步兵之中
擇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斬馬刀。別以一將統之。如唐李嗣
業用陌刀法。遇鐵鷄子衝突。或掠我陣。或踐我步人。則用
斬馬刀以進。是取勝之一奇也。詔付諸路經畧司。五年。詔陝
西河東逐路。自紹聖開拓邊疆以來。各有包占良田。金合招
置弓箭手。以為邊防。舊雖至今累年。曠土尚多。應募人數未
廣。茲緣自罷提舉官。隸屬經畧司。事權不專。頗失措置。根括
打量。催督開墾。理斷交侵等事。盡在極邊。帥臣無由親到。今
夏人通貢。邊鄙安靜。若不乘此往來督責。多方招刺。開闢閑
田。補助邊計。恐因循浸久。曠土愈多。銷耗兵民。人額有害。邊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七

八

防大計。兼提舉文臣。玩習翰墨。多務安養。罕能新舊。未可
令陝西河東逐路復置提舉弓箭手司。仍選差武臣充理。每
歲樞密院取索逐路招到弓箭手。并開墾地土。比較殿最。
取旨照陟。靖康元年。臣僚言。陝西待弓箭手為國儲蓄。舊提
帥府。比年始置提舉弓箭手官。務取數多。自以為功。自是選
拔不精。法制浸壞。乞罷提舉官。以弓箭手復隸帥司。從之。河
東路依此。弓箭社河北舊有之。熙寧三年。知定州康誦言。河
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
夷人無異。乞下本道逐州縣令募。就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
習弓箭者。自為之社。俾歲之春。長吏親閱試之。北人勁悍。選

見出今
三條門
也

急可用從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北邊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稍驕卒情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其遠夫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不素講難以應變若進取漢人交鋒兩陣稍當雜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見錯與漢文帝高祖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虛空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實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青溪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范仲淹神世衡等專務整頓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植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蓋備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

史稿

卷二百三十七

九

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貨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雉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同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若邊徼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皆有重罰遇警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牙爪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強壯弓箭社並廢而此路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盜賊盜皆驅使弓

衛人戶提役見今州縣全籍此等寅夜防拓均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迫呼勢貴失業責其實用不逮往日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連未盡其用近日朔州文安縣及真府北砦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遠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境知人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輒用雇籍舊約束稍加增損欲乞朝廷少賜優異明

史稿

卷二百三十七

十

設賞罰以示勸懲今本路管內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分番晝夜巡邏盜賊小寇來即擒獲不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利害較然不報宜和七年臣僚言往年西路提刑梁揚祖奏請飭誘民戶充弓箭社繼下東路令做西路例招誘原立法之意不過使鄉民自願入社者閱習武備爲禁禦之具耳奈邊功生事之人唯以入社之民衆多爲功厚誣朝廷敕怒于民貴州縣急於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戶到追脅迫脅悉驅之人社更無免者法始行于西路西路既受厚

不似何也

實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謾滋甚近者東路之奏數至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人武藝優長者一十一萬六千陛下灼知其不然雖命帥臣覆實彼安肯以實聞乎今東路憲司官屬坐增秩者幾二千人而縣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閱勸誘者誰與此其誕謾可知矣審如所奏山東之寇何累月淹時未見殄滅哉則其所奏二十四萬殆虛有名不足以裨賊明矣大抵因緣追擾民不堪其勞則老弱轉徙道路強壯起為盜賊此亦致寇之一端也且私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保伍之法雖於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畢則兵器藏于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于家不幾于借寇哉陛下下罷東京弓箭社使民得免非時呼迫迫脅之擾以安其生緣弓箭社推恩者益迫奪庶幾羣下悚懼不敢妄進曲說以肆其奸實今日之先務也詔梁揚祖落職兵器人官弓箭社人放散河北河東陝西義勇慶曆二年遷河北河東強壯并抄民丁涅手背為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奉廩犯罪斷此廩軍下番比強壯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慶曆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三十一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陝西路總十五萬

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寧三年王安石奏蔡挺乞以義勇五番教閱帝患密院不肯措置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之涇渭儀原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止戍守經畧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諸軍結隊分隸諸將選藝精者選補給官馬月廩時帛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戍守時土兵有闕召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練而未施於征防意可案府兵遺法俾之番戍以補土兵之闕分四川義勇為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至三月罷周而復始詔行之諸路八年詔韓琦等曰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良今關結保甲一路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武藝人保甲武放而歸展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起契丹之疑也荆湖路義軍土丁弩手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蓋溪洞諸蠻保據巖險叛服不常其控制須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戶籍蠲免徭賦番戍皆備大率安其風土則罕嬰瘴毒知其區落則可制殺猶其校長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等皆教功選補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實代王師有禦侮之備而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鼎湖衛桂陽亦置慶曆二年北路總一萬九千四百人南路總五千一百五十人番戍諸將或以歲或以季或以月上番人給口糧夔州路義

軍士丁壯丁州縣籍稅戶充或自洞歸投分隸邊砦習山川
道路遇蠻人寇遣使襲討官軍但據險策應之廣南西路土
丁嘉祐七年籍稅戶應常役外五丁點一為之凡得三萬九
千八百人熙寧七年知桂州劉燾言舊制宜融桂邕欽五郡
土丁成丁已上者皆籍之既按蠻徼自懼寇掠守禦應援不
待驅策而近制主戶自第四等以上三取一以為土丁於土
丁三丁籍一以為保丁初塞多非四等以上減舊丁十之七
又保丁多處內地恐邊備有闕請如舊制便奏可也欽溪洞
壯丁熙寧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罷民兵則可漸復至於
二廣尤不可緩今中國募集軍往戍南方多死害于仁政陛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下誠務軍職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為兵則事
易成於是蘇軾請訓練二廣洞丁舊制一歲教兩月安石曰
訓練之法當什伍其人拔其材勇之士以為什百之長自首
領以下各以祿利勸獎使自勤于閱習即事藝可成部分可
立緩急可用矣邕州五十一郡洞丁凡四萬五千二百人九
年趙尚征交趾人辭帝諭以用洞丁之法當先誘以實利然
後可以使人甘言虛辭豈能責效命此郡延集教養兵賴卿
有以制之違西夏其禍遠違帥臣其禍速合於兵法畏我不
畏敵之義故能責其效命主師之南鄭宜選募勁兵數千擇
衆將領之以脅諸洞論以大兵將至從我者有賞其不從我

如此周達
何也

上官均言
實之力與

者按族誅之兵威既振先脅右江右江既附復脅左江兩江
附則諸蠻無不附者然後以攻交人剿絕巢穴甚非難也郭
述性各倚卿宜論以朝廷兵費無所惜遣復事崖岸不通下
情將佐莫敢言者卿至彼以朕語諭之福建路槍仗手總一
萬二百人有奇以歲之農隙部使者分間依弓手法賞之元
祐元年御史上官均言福建路往年因寇盜召募槍仗手至
數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每歲監司按試槍仗比至閱視其
老弱不開武技者十七八監司所至多先期呼集既至往往
代名充數冒受支賞徒有呼集之勢而無戰試之實乞重行
考覆不必充滿舊數庶幾得實靖康元年臣僚言天下步兵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之精無如福建路之槍仗手出入輕捷取得其術一可當十
乞送官前去召募從之舊兵者籍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
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
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湟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隴麟
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趙
元昊反破金明砦殺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潰遂破塞門安遠
砦圍延州陝西安撫使王堯臣言湟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
餘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嘗用之以平
西羌其後守將失於撫馭遂成驕黠自元昊反領戎軍及渭
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掠蕃族之情最重關塞

因其費隙而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及士馬之數數及千人聽自推有謀勇者受班行及巡檢職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枝覆得首級及傷者給賞仍依本族職名遞補增奉詔如所請慶曆二年知青洲城神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虎口為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環慶路安撫范仲淹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點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為正兵必至驕蹇今蕃部都處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悉無衣廩若違得禁兵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七

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況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饑人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募勇猛為便議遂格自治平以來蕃部族帳益多而撫御圖結之制益密凡強人十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壯馬一萬九千二十九治平四年郭達言秦州青雞川蕃部願獻地請以川南牟谷口置城堡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順二州之援斷賊人寇之路閏三月收原州九峒總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帳蕃兵萬人馬千匹熙寧元年議者謂熟羌乃唐設三使所統之黨項也自西夏不臣種落叛散分寓南北為首領者父死子繼兄死弟襲家無正親則又推其有屬之強者

以族首多或數百雖族首年幼第其本門中婦女之令亦皆信服故國家因其俗以為法其大首領上自刺史下至縣待並補本族巡檢次首領補軍主指揮使下至十將第受廩給歲久主客族帳混淆莫紀康定中嘗遣蔣偕籍之今踰三十年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職族首名品而客戶或以功為使臣軍班超處主家之上軍興調發有司惟視職名使號令其部曲而眾心以非主家莫肯為用請自今蕃官身歿秩高者子孫如例降等以為本族巡檢身歿無等可降者子孫不降如此則本族蕃官名品常在或其部曲立功當任官者非正親母得為本族巡檢止增其奉其軍主祖父有族帳兵騎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七

者子孫即承其舊如此則熟羌之心皆知異日子孫不失舊職世為我用矣奏可二年郭達奏蕃兵必得人以統領之若專迫以嚴刑彼必散走山谷正兵反受其弊當設六衛以用之曰遠斥埃曰擇地利曰從其所長曰捨其所短曰利誘其心曰戰助其力此用蕃兵法也五年王韶招納沿邊蕃部得正兵二萬族長數千六年帝謂輔臣曰洮西香子城之職官軍貪功有新巴種角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昔李靖分漢蕃兵各為一隊用眾不至紛亂王安石曰李靖非素拊循蕃部者也故其教兵當如此今熙河蕃部既為表用當稍以漢法治之使久與漢兵如一宜錄用其豪傑漸以化之此用

夏變夷之術也。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盛衆，倘撫御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倘會合訓練，爲用兵之勢，以備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逸能勞之者也。安石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赴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強，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王韶以爲先以恩信結納其人，有強梗不服者，乃以殺伐加之。王安石曰：「蕃部之情，視西夏與中國強弱爲向背。若中國形勢強，附中國爲利，卽不假殺伐，自當堅附。帝以爲然是歲，王韶拓黑河地千二百里，招附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三十餘萬口。王正中圖結黑河界洮河以西蕃部，得正兵三千八百六十六人，正副隊將六十人。十年，樞密院議立陝西河東間結蕃部法，上手詔曰：「夏人所恃以強國者，山界部落數萬之衆耳。按其地誌，朝廷已有其半，彼用之，則并小凌大，所向如欲，在我則徒含撫養，未嘗得其死力，豈惟不能用之，又惡其爲患，故小有悖戾，有司惟以利說解之，上下相習，任其縱散，久失部勒。今止於舊法，聊改一二，則功亦可收，徒爲紛紛，無補於事。」熙河蘭會路經畧制置使李憲言治蕃兵，當簡其法令，順其性情，漢蕃兵騎雜爲一軍，語言不通，居處飲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爲一法，臣近以蕃兵自爲一將，

勿拘以漢法，出戰則蕃兵在前，以正兵繼之。元豐六年，詔蕃官宜與漢官序位。河東經畧司言：「蕃官部堡塞兵出戰，嘗以漢官驅策，不當與漢官序位。」兵部請：「蕃漢非統轄者，乃令序官，奏可。環慶范純粹言：「頃兵部議蕃漢官非統轄者，並依官序。按諸路蕃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制遠人也。行之既久，忽然更制，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今邊上使臣，當在蕃官之下，十有八九，非人情所能堪。蕃部克驕，豈可輒啓，宜悉依舊制。」金序漢官之下，從之。熙寧三年，王安石變募兵而爲保甲，聯比其人，以相保任。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有大保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七

長十大保爲一都保，有都保正，又以一人副之，主客戶兩下。以上選一人爲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奸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律依五保法，餘事非干已，非教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他保有自外人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書其姓名，時以捕盜賊相保。任未肆，以武事也。十年，始詔保丁練習武事，歲農隙所練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第二等，免馬養四十役錢。

二千本戶無可免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有差時雖使習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右正言曾布言保戶數以聚諸縣願分番練巡檢司習武技於是詔主戶保丁上番于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正月各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本所續逐劇盜雖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解事訖遣還毋得上番人數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界給使餘兵悉罷十二月罷河北西路強壯緣邊弓箭社初保甲緣司農八年改練兵部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元豐二年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

史纂卷一百三十七

宋

法以昭宣使王中正東上閤門使狄詒提舉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置教頭教之三年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云安石曰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獎養之今之創置者教閱糜費也沮其手背也使之運糧也唐以前未有募兵亦可以戰守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耳時開封府保戶有質衣買弓箭者帝憐其貧乏安石曰府界募多盜攻劫殺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民戶皆備賞錢今賞錢不出於百姓而使其自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東壞民產民不怨決河則壞民

款乃建理者為之具限所願也

產則怨矣時諸縣鄉民或自殘傷以避團結安石辨說甚力曾孝寬為提點楊森告捕扇惑保甲者甚嚴安石曰乃者保甲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無所驚疑今居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不便新法陛下親長社一縣為保甲迫逐于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于捕郡其計無聊專務扇惑自古作事未有不以法齊眾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聯十數萬人為保甲若任其自去來則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且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帝曰然一日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新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願使朝

史纂卷一百三十七

宋

驗問乃民因斷木誤新指蔡証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古者民居則伍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而已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制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衆而強也征伐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恬然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

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開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提舉州縣不得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是三路州縣收糶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戎守攻戰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試賦之人皆戎服執兵奔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三

驅滿野者舊嘆息以爲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歸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敝靡所投訴流移四方機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竊設資資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蠹殘平民殊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勢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爲射爲索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

同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過槩然鼓之鳴鎗始交其奔北潰敗決無疑也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聚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章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系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不以除盜乃實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數白晝公行人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猖獗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而應之其爲國家之慮可勝言哉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得賊動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驅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爲害乎且向者千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爲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此蓋聖意欲惠養殊方休養生民中外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罷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也臣以爲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

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免其賦役，除出賊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枝，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還補職級，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願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于舊者，即令衝替，如此則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且即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俟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兵士弓手，耆老壯丁，逐捕盜賊，金乞依祖宗舊法，尤為門下侍郎復申前說，蔡確執奏不行，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行之屢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調疾病，汰小弱，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為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惠終在，今以臣之所見者為陛下言，不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圖成法，夫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

羈縻之虛，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交鞭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創稅市巾，買弓條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涼棚，造隊牌，做椅桌，買筆墨，雇直均，菜紙，楷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間，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過於城市，觴酒豆肉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為名，而推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貽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也，故有逐養子，出贅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其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特何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吞嗟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

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來飢餓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咎責之害或因官逼督迫不得已而賣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者也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而不問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爲法也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

史纂

卷二百三十七

五

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願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耳激之至淺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月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凌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

功哉惟陛下濫計遠慮以爲生靈安樂之惠以爲國家安靜之福從之紹聖二年帝問義勇保甲數宰臣章惇曰義勇自祖宗以來舊法治平中韓琦請遣使詣陝西再括丁數添刺熙寧中先帝始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七十餘萬丁設官教閱衆議沸騰教藝既成更勝正兵先帝留神按閱藝精者厚賞或擢以差使軍將名目而一時賞賚率取諸封樁或禁軍闕額未嘗費戶部一錢元祐弛廢淺可惜也元符二年御史中丞安惇奏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砦調發未已河北連年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帝曰府界豈不可先行蔡卞曰

史纂

卷二百三十七

六

於先朝法中稍加裁損無不可之理布曰容檢尋文字進呈蔡卞勸上復行保甲教閱法帝屢以曾布布進呈盡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初舉無異當以漸行則人不至於警擾帝曰然布又曰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以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第退以語卞卞殊不快云熙寧初人未知保甲之法今耳目習熟自不同矣布不吝微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京畿保甲投入百七十一課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課遮樞密張康國馬首

善政也

申訴詔並於農隙時教閱二年詔保甲並遵元豐舊制

曰召募唐末士卒歲於征役率多亡命梁太祖令諸軍悉歸

而為字是為長征之兵國初因之武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或

取當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飢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

給役取之既非一途仇徙者遷禁衛弱短者為廂軍制以隊

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

之任戰關給漕餉而天下無悍夫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

後詔軍士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丁而應募在他處者聽從

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養馬久而未集曾布謂不若增

募兵為簡便兼土兵乃勁兵眾以為允上從之蓋收租歲額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一百七十萬而十指揮之費不過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

人養馬之法兼行也崇寧三年京東等路招軍五萬洪中孚

自河東入觀徽宗問新兵教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易事也

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曾否減損若未

嘗減損似不須增蓋兵貴簡練而不貴多今邊增二軍所費

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

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倚藉之

卒不復安於南畝今一旦罷遣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轉徙重

為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聞聽於額外收管不過一二

年盡矣帝稱善宣和五年臣僚言竊聞道路洶洶相傳云諸

軍捉人剝涅以稽閱額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搜且毆百姓呼

呼或謫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進門大索但長身

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

達奴隸皆避藏恐懼事既見聞今國家開服必欲招填禁旅

當明示法令資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

途實虧國體流聞四方傳播遠邇殊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

以弭疑畏時寶錄宮道士張繼滋因往尉氏亦被剝涅詔捉

刑司根治臣僚因言招剝闕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速諸營

非敢人用大駭幸不旋踵德音禁止羣情悅服其已被剝涅

而非願者願亦改正尚有經官求免而未得者輩數若此況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其違乎竊聞小人假借聲勢因緣奪攘所在多有至武哀鳴

得脫其家已空今往來猶懷畏避伏望聖明特賜戒勅應在

外招軍去處毋得橫滋從之靖康元年開封府尹聶山奏招

兵者今日之急務近緣京畿諸邑例各招刺至於無人就募

則強捕村民及往來行人為之遂至里閭奔駭商旅不行殊

失朝廷愛民之意檢準政和令諸盜再犯杖以上情罪不可

決放而堪充軍者給例物刺充廂軍今京城裏外聞有盜賊

皆是豪猾無所畏懼雖經斷罪頑惡弗悛若依上條刺充廂

軍不唯得強壯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復為盜如允所請則

自內及外皆可見之施行從之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言都

水使者陳求道請招刺保甲五萬充軍緣比來陝西正兵數少全藉保甲守禦及運糧請役差使外所餘無幾若更招刺五萬充軍則是正丁占使殆徧不惟難以選擇兼慮民情驚疑別致生事乞令州縣曉諭保甲取其情願如未有情願之人乞令保甲司以正丁餘數內選擇赴關從之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衣黃旗滿市時應募者多庸保殊無聞志聞十月何樂使王德募奇兵雖募行乞之人亦皆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賊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外大擾王宗泚斬巨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為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殘為禁軍逃亡舊制三日者死熙寧五年議更法文彥博曰國初禁軍逃亡滿一日者斬仁宗改滿三日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來活人命至多然於軍人逃亡比舊不開加多仁宗改法不為不善帝乃詔增為七日元豐三年詔軍士民兵逃亡隨軍効用若首獲並械送所屬論如法雖立戰功不賞仍不許以功贖過沈括奏軍前士卒逃亡潰散本非得已須急招安帝命括具劄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飢寒逃歸其家可隨所在城砦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聽歸所屬節次具招撫數以聞崇寧四年尚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為劫盜累降指揮計以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絕昔神宗以將不知兵兵不知

將故分領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所不統則其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檢會將教與見行教令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令來兵將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恐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坐視而不禁人員將校故縱而不問致逃亡軍人所在皆有蓋自來立法未詳兼軍中長行節級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保上下相制豈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況招軍既立賞格則逃走安可無禁從之大觀三年樞密院言自陝西路提點刑獄吳安憲陳招誘逃亡之法乃立投換改刺之令自此諸募產生軍律不肅朝廷已嚴立法然尚有冒名一節其弊未除如與統轄軍員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數多欲避譴責輒將逃軍承逃亡之名便與請給既經譴責又冒請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軍士多懷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住之地也若加重賞中以嚴刑庶革斯弊從之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大備無可議者比多逃亡者緣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嚴故也其弊有六一日上下率敎二日舉放營債三日聚集賭博四日差使不均五日防送過遠六日單身無火聚似此雖有條禁而犯者極多乞下有司推究從之三年十一月開封少尹陳彥修言諸廂收到寒凍赤露共五千七百餘人其間逃軍數多合行措置今欲依

押送逃軍格每二十人差使臣一員付與係押送人名請送
 爲便官屋安泊依居養法關請錢米存養候暗和管押前去
 所有沿路支破口券金依本府押送逃軍法請於合破口券
 等外更量支盤纏詔每人支盤纏錢三百兩襖一領候二月
 晴暖發遣五年臣僚言今諸軍逃亡者不以實聞諸將月名
 請給至於陳閱差役則巧爲占破甚不獲已則雇募通逃以
 充名數旋即遁去無復實用平居難于供億緩急無以應用
 而奸人攘臂其間坐費財賦雖開收勘斂法制嚴詳而共利
 之人一體傳會望賜處分靖康元年河北路制使劉韜奏近
 制置使仲師中領軍到榆次失利潰散師中不知存在奉旨
 師中下應統制將佐使臣等金與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將統
 制將佐金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爲重緩急必須護
 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視主將如路人畧不顧
 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殺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等未嘗
 罪以軍法繼而劉法昭殺今師中又死王事若兩軍相遇勢
 力不加血戰而敗或失主將亦無可言榆次之戰頃刻而潰
 統制將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軍士中傷十無一二得師中
 不出若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而其受命卽行奮不顧
 身初聞右軍戰却卽遣應援此時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
 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鼓卽行亦必得

出一時將佐若肯戮力相救或可破敵今一軍總却諸將不
 顧主帥相繼而遁其初猶有懼心既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
 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懷恐無所懲艾遇
 敵必不用命乞應科神師中下統制將佐金依聖旨處分仍
 令軍前自効如能用命立功與免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恩
 赦不得復敘仍乞優詔褒賜師中以爲忠義之勸詔神師中
 下統制將佐金降五官餘依韜奏紹興十五年福建安撫莫
 將言汀漳泉劍四州與廣東江西接壤比年盜寇剽劫居民
 土豪備私錢集社戶防捍有勞有司不爲上聞推恩破家無
 所依歸勢必從賊官軍不習山險且瘴癘侵加不能窮追營
 屬良民悉轉爲盜請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無歸勇健之徒
 各收千人仍以効用爲名足備緩急實永久利詔令張同
 措置開禧元年奏知政事蔣希言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不下
 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使財用稍足招募強壯不惟省費
 又得兵精且南渡以來兵籍之數紹興十二年二十一萬四
 千五百餘人二十三年二十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
 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八人乾道三年三十二萬三千三
 百一人以比二十三年已增六萬九千六十一人如此何緣
 財用有餘紹定四年臣僚言州郡有禁卒有壯武有廂軍有
 土兵一州之財自足以給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虛月招歲

補悉成文具。蓋州郡各養兵之費，所招無二三，逃亡已六七。宜申嚴帥臣而黜陟之，咸淳季年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序幾其優厚，強刺平民，非無法禁，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名買舟，候負販者羣至，輒載之去，或購駕船人，全船疾趨所募，或令軍婦治容誘於路，盡淫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民有被洗而赴水火者，有自斷指臂以求免者，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無賴乘機假名擾害，買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節次招軍凡二十三萬三千有奇，除與額創招者九萬五千，近又招五萬，謂之無兵不可，汪立信書抵買似道謂內地何用多兵。

是橫遭降配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郵，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又邊郵常無事，則已異時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使者四出，大加招募，廣為揀選，將數倍於今日所退之兵，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黠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非計之得也。臣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國家又可得其用，冗兵既去，大費自省，此安危所係也。

從之。靖康元年，詔軍兵久失教習，當汰冗濫，加揀擇，然不能精也。方兵盛時，年五十以上皆汰為民，及銷併之久，軍額廢闕，則六十以上復用為兵，時政得失，因可見矣。嘉定十一年，臣僚言：今軍法所先，莫如汰卒，如十兵中有百人老弱，遇敵先奔，即千人皆靡矣。乞嚴敕中外將帥，務覈其實，嘉熙初，臣僚言：今兵貧弱如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強勇者，異其籍，而厚其廩，如百人之中揀三十，是萬之中有三千人矣。時試之弓弩，謀之武藝，暇則馳馬擊毬，以為樂，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才力精強，則厚賞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蘇轍有言：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又必命主帥制領，鼓勵而精擇之，假之統御之權，嚴其階級之法，將樂與士親，士樂為將用，則可以運動如意矣。

日厚給，為農者出租稅以養兵，為兵者事征守以衛民，其勢然也。唐以天下之兵，分置藩鎮，天子府衛校卒，不過十餘萬，而國用不見其有餘，宋德五代之弊，收天下之甲兵數十萬，卒之京師，而國用不見其不足者，經制之有道，出納之有節也。國初太倉所儲，纔支三三歲，承平既久，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緣帛貨貝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用，其後軍儲充溢，帝有餘羨，內外又安，非偶然也。凡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橫三

史事

卷一百三十七

七

司定倉放界分，諸倉分給諸營，營在都城西，給糧於城東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耜之勤。凡三歲大祀，有賜資，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亦有非時給者，邊戍每季加給銀錢，郊寧環慶緣邊，難於養汲者，兩月一給薪米錢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收質賣者，重賞之法，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凡二邊所增馬步軍

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當千萬，結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計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知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踴貴而未嘗足，誠願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卽遷，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卽調發，便近嚴戒封驅之臣，毋得侵軼啓釁，以覲恩賞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熙寧四年，王安石言，今士卒極窘，至有衣紙而裹甲者，此大可憂，而自來將帥不敢言振恤，恐成姑息，以致兵驕，語云觀之如

史事

卷一百三十七

七

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之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前陛下言郭進事，進知人疾苦，所至人爲立碑紀德，士卒小有違令，輒殺之，惟其能痛賞存恤，然後能殺違令者，而人無怨，今宜稍寬將帥之法，使得封椿錢物，隨宜振恤，然後可以責將帥，得士卒死力也。宣和七年，詔曰：國家養兵衣食豐足，近歲以來，官不守法，侵奪者多，若軍司乞取及因事奉斂，刻剝分數，以致不足，又官吏冗占，饗多修造，役使違法，差借雜役之兵食，浮於禁旅，假借之卒，役重於廂軍，近因整緝軍政，漢駭聽聞，有知前者宜寬之法，凡諸軍闕額，收其奉廩以爲封椿，累朝皆有之，而熙寧爲盛，宰執得人，則闕額用於朝廷，樞

荒勢重則關額歸之審院政和軍政所以益不逮崇寧大觀
者由兩府之勢互有輕重故也紹熙元年知常德府王鈺言
沿邊城砦之官以備疆場不虞虞祿既薄給不以時孤寒小
吏何以養廉致使熱視奸猾泄漏禁物公私庇蓋活不加問
弓手上軍戍卒儲直糧食累月不支迫於飢寒侵漁蠻獠小
則致訟爭大則啓邊釁乞嚴勅州軍按月廩給如其未支守
卒印不得先請已奉庶俾城砦官兵有以存濟緩急之際得
其宣力安邊弭盜莫此爲急厥後解日以滋迨至咸淳軍將
往往虛立員以冒稍食以建康言之有神策二軍有游擊五
軍有親兵二軍有制効二軍有靖安唐灣水軍有游擊采石
水軍有精銳破敵軍有効用防江軍原其初起惟騎戎兩司
額下後乃各募軍分額多而員少一統制月請以會子計之
則一萬五百千推之他軍槩可見矣當是時財賦之山產有
限原稍之請給無涯浚民膏血盡充邊費金帛悉歸于大將
之私帑國用益竭而宋亡矣臣僚嘗言古者兵與農一官無
供億之煩國有備禦之責後世兵與農二竭國力以養兵奉
之若駒子用之若備人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其說
有二曰屯田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大之淮襄民兵爲
先屯田大之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既於權奸竟不行

日訓練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
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
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
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
其餘月止一教朝請卽任公務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情者頗
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元
符元年會布言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人主而威令在
管軍凡申嚴軍政豈待朝廷立法而後施行耶是管軍失職
矣帝以爲然神宗嘗謂今之邊臣無知奇正之體者尤奇正
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五陣之變出於自然非強
爲之宰相韓絳請諸帥臣各具職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長立
以爲法從之帝嘗曰李靖結三人爲隊必有意星書羽林皆
以三人爲隊靖淡曉此非無據也詔諸路經畧司結隊並依
李靖法三人爲一小隊九人爲一中隊以新定結隊法及置
陣形勢遣近侍李憲付發遣延州趙鼎尚言置陣之法以結
隊爲先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爲一小

隊合三小隊爲一中隊。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兩隊頭左右像旗五人。卽充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像。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卽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大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旣離

史籍 卷之二十三

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或以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者。密臣謂五人而一長。則五十人而十長。推之於百十萬。則爲長者多。而統制不一。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閭。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正五閭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部。五部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自廂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皆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夫法定乃可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

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之。行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卽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漢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者卽七軍也。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卽內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方則以八包一圓。則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左右廂軍各二爲四。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

史籍 卷之二十三

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衛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陳約。戰日擇寬平之地。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牧場。方可盡其法耳。其不可用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管陣之制。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特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營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救。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則軍何由敗哉。

元豐四年，以九軍法，校閱于城南好草院。蓋九軍營軍馬方圓曲直，凡五變，是為五陣。寶慶二年，莫澤言：州郡禁軍平時則以防寇盜，有事則以備戎行。實錄於朝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郡軍政廢，各於原給，閱額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鈴總路分，雖號主兵，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大，坐作進退，同兒戲。守吏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甲，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少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虛費三萬緡也。私役禁軍，素有常惠。守帥圍池，建第宅，不給餐錢。寓公去城遠，絕類，得借兵，授官鄉間，近而輔郡，至有寓公占四五百兵者。良由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八

耶

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也。乞嚴戒監司守倅等，止許借廂軍，仍不得妨教閱。餘官雖廂軍，亦勿借。淳祐十一年，臺臣條陳：按舊制，禁兵毋私役。比歲每一州軍，區無處數百，官無大小，而雕鏤組織，攻金設色之事，靡所不有。工藝雖精，擊刺不習。設有小警，何能授甲。乞申嚴帥守，及統兵官，應軍匠聽歸營伍，閉習訓練，勿競作無益虛糜廩給，以妨軍實。咸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欲在軍訓練，閑於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即行。士悉將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湖，置帳前官，專任管運，不為軍計，實為家謀。絕無戰陣新功，率從帳前升差。大略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

六百，以供雜役。九年，臣僚言：此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觀資格。退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日夜困休，一或少違，即罹國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蓋弊至於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日遷補太平興國九年，上詣崇政殿，轉改諸軍將校，內外恩院，乃謂宰臣曰：遷轉軍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其下不畏憚，雖有一夫之勇，亦何所用。咸平四年，帝謂呂蒙正曰：選眾求才，誠非易事。朕嘗孜孜詢訪，有所得，向求於軍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任。其間王能藏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八

五

此射親所由名

能頗宜力。陳興張禹珪亦有能名。蒙正曰：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有以見陛下知臣之明也。慶曆五年，定州路都總管司奉奉詔閱教軍士，遷補階級，弓射距期七十步至百步射，最親者為第一等。其間教時，弓不必引滿，力鼓即發，務在必中。舊制軍中揀飾級，以挽強引滿為勝。今一旦取射親者為第一等，而退素習挽強引滿之士於理未便。詔遷飾級用舊制。遇閱教即如舊制。九年，樞密院奏：換官稍侵軍校出行伍有功，不久乃至闕練使。帝曰：祖宗以來，軍制固有。意凡隸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營置軍都指揮使，都虞候分領之。凡軍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責之既嚴，則遇之不得不優。至若

諸路則軍校不逾路領一管不可比也周室雖盛成康之後
衰以衰微本朝太平百有餘年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
也紹聖二年會布言國初以來皆而問其所欲察相人才或
提官或遷將校或再任此則威福在人主以至唐笑或放罪
貳行法亦視其情狀而懸縱之元祐改法乃令大開典二司
軍頭司先指試定但對御引呈依拍定等第推恩殊失祖宗
取衆之法先朝燕達林廣嘗唐突常降配先帝釋之後皆爲
名將有王明者杖春配領表叫呼云若不得換前班乞納命
管軍賈達乞重配先帝亦貸之但降一等與換外官如此故
人知恩威皆自人主出豈可一切付之有司帝悅厚祐十一

史

卷之二百三十八

本

御史臺奏邊戍獲捷奇功者制軍帥舉奏授官必其人
行陣有戰禦功今自進勇副尉至承節郎其獎尤多題
以奉權要酬私恩或轉售於人方等第功賞之初卽京名其
中朝廷審核已無稽考甚至承受廳吏斷卒之流足跡未嘗
出部門而沾親目矢石往來軍旅之恩授以名器請中嚴帥
副令立功人親授告身庶革冒濫寶祐五年樞密院言近年
任子維流日授者纔無差遣便請從軍緣統領至總管會幾
何時超躡而進甫得總管却取軍職輒稱私計不便或托父
母老疾巧計離軍又以筋力未衰求差正任甚非法意至咸
淳中大將若呂文德夏貴孫虎臣范文虎輩矜功怙寵慢上

發下行伍功賞視爲已物私其族姻故舊俾戰士身背草莽
而姦人坐竊其勳爵矣

日屯成慶曆六年契丹便京讓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
程琳言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
自景德以前邊數有警官軍雖衆罕有功成蓋定州真定府
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非便况建全魏
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
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
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
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

史

卷之二百三十八

七

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即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并大名府
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臣控守要
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減之則不足以備敵又
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潮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
里野無民居非賊蹊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水東灌塘淀
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直
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
大名府澶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四路各置
都總管副都總管一人鈐轄二人都監四人平時統以河北
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卽北京置四路行營都總管擇嘗任

兩府重臣爲之議未決，竄入爲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府，便命現度，昌朝請如陳議，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爲一，高陽關大名府爲一朝，廷以吏部甫新，不報。皇祐元年，詔陝西邊警既息，土兵可備守禦，東軍屯戍者，徙內郡以省餉餉。熙寧初，帝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廣。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何？」植浮圖朕每以此爲念也。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與

史粹

卷之二百三十八

人

省邊費宜和四年，臣僚言：「東京遠戍四川，皆京師及府，有武藝無過之人，既至川路，分屯散處，多不成隊，而差使無時，安致勞弊？」蓋四川土兵既有詔不得差使，則其役併著京軍，實爲偏重。若令四川應有土兵禁軍與東軍一同差使，不惟勞逸得均，抑亦不失熙豐置東軍彈壓蜀人兼備發寇之意。七年，詔廣南東西路地遠山險，盜賊間有竊發，內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瘴癘疾病，不任捕盜，又不諳山川道里，林壑幽折，故盜不能禁，可令每巡檢下，招置土人使勇輕捷者，參戍兵之半，互相關防，易於擒捕。靖康元年，河北東路宜撫使李綱奏：「臣兩具論，以止諸路防秋之兵爲不可，必蒙聖察，今宜撫

司既無兵可差，不知朝廷既止諸路防秋之兵，將何應副？兼遠方人兵各已在路，又已借請數月，本路滑州州縣又已預備半年，百日之糧，今一放散，皆成虛費，而實要兵用處無可摘。那漢恐誤國大計，詔依所奏，紹興之初，群盜四起，岳飛劉光世諸大將隨宜調發，屯泊要害，控制捍蔽，是亦權宜之利。厥後樞府帥臣屢言久戍之弊，甚者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更，尤可閤念。蓋出戍者皆已老瘠，而諸州所番類皆少壯，及工匠三司多以坐甲爲名，占兩道制，有終身未嘗一日戍者，於是命置諸州尺籍，依期更戍，逮夫端平破川蜀，咸淳失襄樊，梁淮甸，疆宇蹙而兵法壞，叛將資降，庸夫秉鉞，間有國

史粹

卷之二百三十八

人

忘身之士，則遙制于權姦，移屯更戍，靡有定方，於是戍卒盡於分命，不戰而斃者衆矣。官器甲，神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上疏曰：「漢宣帝時中興，賢主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責，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盜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爲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責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敵愾大爲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據內修，未見其可也。倘欲施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

旁此說亦
是亦可以
人終言也

泉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惜也莫
若更制法度歛數州之作聚爲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
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爲匠師而朝廷內置工
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廢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
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臣所造往往
不可用此可見法禁之張弛矣大抵劣爲此言以迎達上意
欲妄更舊制也始置軍器監先是軍器領於三司至是一總
於監七年判監呂惠卿言其所上兵器制度下殿前馬步三
司令定奪去取而逐司不過取責軍校文狀非獨持其舊說
不肯更張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帝遣管軍郝質赴

史記卷之二百三十八

監定奪皆曰便時軍器監制器不一材用滋耗選官馳往州
縣根括牛皮角筋帝慮未有實効而虛用財役詔中書樞密
院嚴實其事軍器監奏兵器視前增而工省帝令與御前工
作所較工孰省驗器孰良王韶謂如此恐內外相傾且往年
軍器監檢察內臣折劍弓弩隙由此生今令內臣較按軍器
監又如曩日相傾無已帝曰比累累詔軍器監事今令較見
事實所以明曲直也安石曰若每事分別曲直使功罪不蒙
則天下之治久矣安石卒以辯口解帝之疑而軍器監獲免
欺日之罪崇寧初從那恕之議令創造兵車數十乘買牛以
駕已而蔡頌又請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奏吏旁緣浚爲

民害河北陝西都轉運司言兵車之式若用許彥圭所定則
車大而費倍若依往年二十疇舊式則輕小易用且可省費
詔以許彥圭式行之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今之用兵
與古不同古者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出正塗故車可行而
敵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若駐軍各以保險爲利
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一被追襲退非
已有臣屢觀戎馬之閒雖糧糗未服器械不能爲用况于車
乎臣聞此車之造許彥圭因姚麟以進其說朝廷以麟爲子
而不知彥圭輕妄姚麟徇恩以誤國計其車比于常法
六七寸還不合轅東來兵夫牽挽不行以致與費本物自

史記卷之二百三十八

貨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棄車而還者往往而是夫棄車則
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難運致其爲諸路之患
有不可勝言者彥圭但圖一官之得不知有誤於國此而不
謀何以懲後乞便行罷造已造者不得運來以寬民力彥圭
卒得罪自是歲督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無已時而較數
皆闕繕修無虛歲而每稱破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
下相蒙騙致靖康之禍靖康初兵使皆關詔書屢下嚴立賞
罰而卒無補河陽權州事張旂奏曰河陽自今春以來累有
軍馬經過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筒槍牌之類於
市肆博易燕食名爲寄頓其實棄遺避逐征役拘收三日間

得器械四千二百餘物此乃太原援師尚且棄捐器甲則他路軍馬事勢可知宜諭民首納免貽他患初御前軍器監軍器所募全軍匠以三千七百為額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為額紹興初役兵幾千人後增至五千六百餘又於諸道增二千九百餘本外復增給口錢百七十月米七斗半於是內庫累歲兵械山積三十六年有司奏物料減三之一工匠二千雜役兵五百為額建炎初上諭宰執曰方今戰士無慮三千萬若皆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強敵無足畏也造弓必用良工善價淳熙九年湖北京西造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藏之咸淳九年因降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

史稿卷之二十八

主

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為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稊草成堅索條闊四寸長三四十尺每二十條為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秋葉垂四層或五層則茂樓屋灰以泥築火砲不能侵砲石雖百鈞無所施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牌雜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諸日兵甲非不堅利也亦何足待

曰馬政國馬之政歷五代寢廢至宋而規制備具太祖置左右飛龍二院太宗親兵于幽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元內阜充勿分置諸坊牧養之后改為監大名洛州衛州並分第一第二河南鄭州同州相州滑州邢州中牟許州共十

有四監時嚴直李謬監收許州益官救馬多死并主吏斬于市淳化二年詔困人取馬數十疋於便殿設阜棧教以秣飼且以其法頒于諸軍趙守倫請于諸州收龍坊畜化馬萬五千疋迺水草收放不費芻秣生聽蕃息足資軍用守倫復言收馬萬疋歲當生駒四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當嚴責罰若馬百疋歲得駒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駒即籍以聞從之大中祥符元年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疋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蘇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浦藥糖九萬五千餘斤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驤驥六坊監止番馬二千餘疋皆春季出就

史稿卷之二十八

主

收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凡病馬淺者送監深者送下監療之較掩死數歲終第賞罰每監定牝馬二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為定數凡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舊案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遂州置場市漢馬則綱造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陝西廣統勁勇等軍相與為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眾復賣金益之曰馬社軍典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太平興國四年詔蕃部鬻馬官取良而棄劣又禁其私市無以懷遠人自今駕馬印識之許民市焉市馬以三歲已上十三歲已下

爲率國初市馬歲五千餘疋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疋內外坊監牧地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三萬九百頃不預焉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熙寧元年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官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入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者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爲焉八年議廢諸監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人

主

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草息非便紹元緒確較其利害上之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爲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廢之收其地租錢歸市易之外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於田司請廢行於澆增課以募耕者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元祐初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養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議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

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諸路廢監棚寨草地雖盡其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馬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諸監皆復崇寧中知任縣韓筠請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謂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八

主

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熙豐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聚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貨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草息而不顧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詔下州縣悉行之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不從同知樞密院會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疋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

祖錢道藩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十而所存兩監各可收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亦不貲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蔡京罷政用事者更言其三年而復行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趙鼎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進貴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關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數萬之馬猶可具也時不能行其說保甲養馬者熙寧五年安石以為保甲有馬可以得戰樂益公私兩便請開封府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給之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時河東騎軍馬萬餘疋番戍率十年一周兵部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樞密院以為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歲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况募軍馬五千疋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收馬不以五千為限於理為可帝從之哲宗嗣位保馬遂罷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

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諸監既廢仲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王拱辰請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養產市馬坊郭鄉村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加之至三疋止時西方用兵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其役給地牧馬亦本於戶馬之意云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屬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司馬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以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遺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輕變亂成法自是職任始一市馬之數以時增損熙河市馬紹聖中歲二萬疋費五十萬緡後遂以為定額時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關會路者即以爲買馬之數高宗紹興四年置監餘杭及南潯詔以五百疋為一監社一而化四監為四群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匹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焉南渡前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鄆良健可備行陣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可服乘守貳食資格以多為貴經涉險遠且綱卒盜其易果道斃者相望成都府馬務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新

錢帛馬至，價不即償，致然也。舊蕃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倖，欲馬溢額，觀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馬至秦司亦罕，廣馬，邕州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其直為銀四十兩，身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尤驥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自北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大理國也，嶺南自產小駒，疋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咸淳末，紀智立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史籍

宋史

卷之二十三十九

本

史籍卷二百三十九

宋史二十二

志

刑法

宋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惡，躬自折獄，務底明慎，海內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儉邪並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刑之寬猛，史籍

宋史

卷之二十三十九

本

繫乎其人，然累世以愛民為心，雖失之重，而祖宗遺意，蓋未泯焉，今撫其質，作刑法志。宋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判大理寺賈徽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宋成務等，交其繁雜，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

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會曰此檢入惑上之言也
小周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爲不可於
是詔中外言數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
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
於合農田敕爲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
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
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
而下矣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至慶曆中
又復制定增五百條別爲總例一卷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
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

史

卷之三百三十九

二

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三十有一流之屬二十
有一徒之屬百有五杖之屬百六十有八笞之屬十有二又
配隸之屬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六十四此在編敕
之外者也嘉祐初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者令乃
命類次爲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爲驛令琦又言自慶曆
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抵牾請詔中外使
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
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
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
有六又別爲續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

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
之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
可采者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
行帝斷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
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隸於未然之謂勸禁於已然之
謂令設於此而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於是凡入笞
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
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
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實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
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奏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

史

卷之三百三十九

三

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
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
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難折舊制因
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廢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
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恭照去取以成一
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鑒等刑定舊
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
後僭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
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
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

制凡元祐條例悉廢之。徽宗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羣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己意，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祇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播遷，斷側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入吏省記。三年，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實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爲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乃詔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自泰陵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制度，乃詔削去之。」至乾道時，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抵牾難以考據。詔大理寺官詳定其可否，中刑部以所隸事目分送六部，長貳參詳。乾道敕令格式當是時，法令雖具，然更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既行，乃爲具例。臣條言：「乾道新書尚多抵牾，部戶部尚書蔡洸詳定，凡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復以其書散漫用法之際，官不暇徧閱，吏因得以容姦。」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爲一

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淳熙末，議者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慶元四年書成，爲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理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年，前後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降奉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爲成法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爲常法者，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攷定之。淳祐二年，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修改者百四十條，期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爲四百三十一條。度宗以後遵而行之，無所更定。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效前後增損，不可勝紀。云：五季末亂，禁網頗密，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春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春杖二千五百里，春杖十八，二千五百里，春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春杖二十，徒二年，春杖十八，徒一年，春杖十七。一年，春杖十五。一年，春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春杖二十九，春杖十八，八十，春杖十七，七十，春杖十五，六十，春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春杖十下，四十，三十，春杖八下，二十，一十，春杖七下，常行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先是藩鎮跋扈，專殺爲威，朝廷姑息，率置不問。

刑部按覆之職廢矣。建隆三年，詔凡奏案大理寺詳覆，而後覆于刑部。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內外折獄，雖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有失，別置審刑院獄之。吏一坐淡，終身不進。山是皆務持平。唐建中令竊盜賊滿三匹者死，漢乾祐後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法，周懲其失，復遵建中之制。帝猶以為太重，詔曰：「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常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竄。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贓論。今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

不伏報，帝覽奏制然曰：「海隅習俗貪黷，穿窬固其常也。因詔嶺南民犯竊盜，賊滿十貫者決杖黥而配役，十貫以上乃死。太宗在御，常躬聽斷，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矧見隱微，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小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違限者，準官書稽程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議決者，所在以聞。然州縣繁，往往猶以根窮為名，追獲至破家。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請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放數白州，州獄置厝，長吏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聞，命其禁多者，命官即往決遣，寬濬則降黜州官。先是諸州流罪，皆錮送闕下，所在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建隆諸犯徒流罪，並配所在半城，勿復送闕下。書論宰臣曰：「每聞大獄奏案，節日小未備，移支按覆，動涉數千里，禁繫淹久，甚可惜也。卿等詳酌，非人命所係，即量罪區分，勿須再拘。雍熙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半城。八月分遣使臣按巡諸道，帝曰：「朕於獄，奸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冤滯。平十月，親錄京城繫囚，遂至日，近臣或言勞苦過甚，帝曰：「倘患及無告，使獄訟不允，朕意淡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古人幸已守節，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但能惠養黎庶，中理冤滯，自可以感召和氣。朕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自是邪惡盛。」

某武臣等懇期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爲常後世遵行不廢太昶才術言古者投奸人于四裔今乃建方四人盡歸象閣配務役神京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于此聚役禮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刑刑之所望自今外處罪人勿解送上京亦不番於諸務充役殿前不行決罰之刑錯黥法其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監科以重明刑謹法之意帝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然不能從也三年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問天下所上案牘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陸贄曰帝必臨遣諭之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九

九

自無滋蔓無需滯賜以裝錢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者爲定令淳化初始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凡管內州府十日一報因慢有并獄未決卽馳傳往視之州縣稽遲不決按獄不實長吏更劾奏佐史小吏許便宜按劾從事帝又慮大理刑部吏解文巧誤設審刑院于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遣臺使東傳按鞠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悉罷之歸其事轉運司真宗天性寬慈尤懷

刑部嘗謂宰相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有不稱職者當責其主審刑院衆詳議官就刑部試斷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詳問者每奏案令先具事狀親覽之翌日候進止咸平元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景德二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處斷重辟極斷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帝出筆記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遠東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卽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然地遠無由周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又曰河北陝西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九

九

地控邊要尤在得人須性度平和有執守者親選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內出御前印紙爲曆書其績效代還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官吏贓盜者真以淡罪御史臺審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備局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爲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內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決其死當時之極法也仁宗時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議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

存其後

加于唐而大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主自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疑獄。上請法寺。多見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會言。天下皆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獄。而久不得決。謂諸疑獄。及情可矜者。聽上請。乃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今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罪名可疑者。其案以聞。有司毋得舉發其

史籍 卷之三百三十九

十

後雖法不應奏。吏請減者。多得減死矣。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以任情。有司以爲言。今毋過十五兩。明道二年。詔獄有重辟。獄官無預燕遊。迎送。凡上其獄。大理寺詳斷。大事期二十日。小事減十日。審刑院詳議。又各減半。其不待期滿而斷者。謂之急按。凡集斷急案。法官與議者。並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之。景祐二年。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爲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慶曆五年。詔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以聞。承平日久。天下生商益蕃。犯法者多。歲斷大辟甚衆。有司未嘗上其數。嘉祐五

年。刑部李紱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甚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爲善哉。願請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德之初。曾布建言。盜情有重輕。賊有多少。今以贓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贓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賊重論死。是盜之生死。係於主之貧富。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同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奏減。而州郡或奏或不。死生之分。時幸與不幸耳。不若變舊法。凡賊情不傷人。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罪有差等。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

史籍 卷之三百三十九

十

汗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壓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仁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重不失其當矣。及有爲相。始從其議。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重。京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減者。惟減一倍。賊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減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恐怨仇報復。亦不爲之擒捕。故賊益逞。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乃詔如舊法。元祐五年。詔命官犯罪。事下邊防軍政。文臣中尚書省。武臣中樞密院。

無以人爲
與庶子

中丞蘇轍言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斷例輕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並由大理刑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復分隸樞密必有罪同斷與失元豐本意請並歸三省其事千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歸一而兵政太臣各得其職從之存宗時議六項法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賊備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因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棄就戮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賊備三貫者斬權吏部侍郎江大獻言強盜用舊法痛懲之固不為過天聖以來盡用輕典浸失禁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九

十一

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處行之夢虎而恒取財者再犯則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與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姦姦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死者十四人舊法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獻議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來其所自斷則輕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未流之弊專用已私以亂祖宗之成憲者多矣乾德伐蜀之役有大校制民妻孔而殺之太祖召至闕數其罪近臣皆救帝曰朕與師伐罪婦人何事而殘忍至此遂斬之時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

開寶三年童元吉守英州月餘受賕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定欲懲措克之吏特詔棄市峽州民范義超聞顯德中以私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番雷脫走至是擒義超有司州引赦常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論止其罪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帝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撲箠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犯大罪非情原漢唐者多得貸死太平興國六年不雨太宗意微怒竟以省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恩笞園戶病創死帝至承信市有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太祖以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九

十一

其內處死忍特處死至是有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後姑殺婦者同凡凡諸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氏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已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供俄劉氏死及府中慮因移司錄司按問頗得誣伏之狀府白于上以其無顯狀令免死決徒元吉妻張氏擊登聞鼓得寬帝召問盡得其狀乃劉氏有姦為子所覺懸棒成疾而誣之推官皆降秩醫工詐稱被毒劉氏之弟欺隱王氏財物並流海島初元吉繫左軍巡卒東線掠治謂之風彈爭極其慘帝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呼求連死及解縛兩手反

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內，乃復寬酷如此。况四方乎？
凡歲飢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輒貸其死，曰：平民艱食，強取餬糧，以國活命耳，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飢何米可哀，盜傷主可惡，然迫于食不足耳，卒貸其死。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刑，兼他州，非首謀減一等。知諫院司馬光曰：臣同救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飢偷盜斛斗，因而盜財，有與減等所放，臣切以為非便。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被刑弛力，含禁去義，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憂害良民，不可不除。頃

史記

卷一百一十九

九

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遇凶年劫盜斛斗，輒寬縱之，盜賊公行，吏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行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與減等所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今歲府界京東京西被災者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干寬仁，而終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事報聞，帝嘗御經筵，講周禮大荒大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慢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罰其窮也。今羣持兵杖劫掠，一切寬之，恐不能以禁盜。帝曰：不

史記

卷一百一十九

九

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能賑恤，飢卒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帝聽斷，尤以惠厚為主。廣州司理奉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審刑院張拯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既廢，復得敘官，命特治其罪，是赦勿徵用。單州民劉玉，父為王德，毆死，德更赦，玉殺德以復父讐，令決杖編管。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贊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諫官以升之言，有司斷獄，或事連權倖，近臣多有干請，以中旨釋之。請後有干請者，以違制論。許之。知虢州周曰宣，奏水災不實，有司論如上帝不貸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墜溺，官私虛舍，意在為民，何可加罪？英宗時，三班奉職和欽，貸所部緡錢，帝命刺緡，福建路半知，知審刑院盧士宗，請稍寬其罪。帝曰：罪故而寬之，則死者益衆，非刑期無刑之道。有過誤者，貸之無傷也。熙寧二年，內殿崇班鄭從易，母亡於嶺外，歲餘方知，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違常朝夕為念，乃無安否之間，以至贖年，不知存亡耶？特除名。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贊父為人毆死，贊幼未能復仇，繼而判管州吏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管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貸死刑，配靜州。宣州民葉元，凡亂其妻，殺殺之。

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為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帝曰：「罪人已死，發亂之事，不足以定罪。且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又有其父，賊其侄，逆理敗倫，宜以嚴兄至死律論。」紹聖以來，連起黨獄，忠良屏斥，國以空虛。徽宗即位，外事耳日之玩，內窮聲色之役，徵發亡度，號令靡常。於是蔡京、王黼之屬，得以誣上，行其變亂。法制崇寧五年，詔曰：「出令制法，重輕予奪，此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為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特旨處分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明年，制凡御筆斷，不許詣尚書陳訴。如違，並以違御筆論。又定令：凡施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為姦，巧文凌誣，無復祖宗忠厚之志。窮極奢侈，自連禍機。靖康雖知悔悟，猶誅姦惡，而謀國匪人終亦未如之何矣。高宗性仁柔，其於用法，每從寬厚。知常州周杞擅殺人，帝曰：「朕豈不能任情誅，顧非理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為之。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還左司諫，帝命別選。謂宰臣朱勝非曰：「大中奉使，與獄頗多，今使為諫官，恐四方觀望，其用心忠厚如此，同知樞密院事李綱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也。』」

豈可一一誅之，誅其渠魁足矣。待貪吏雖極嚴，三省上祖宗故事，有棄市者，帝曰：「何至爾耶？但所遣之足矣。」貪吏害民，固在可疾，然豈忍其縶紳于死地耶？諸獄具，枷以乾木為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管杖不得釘飾，及番節日加笞，屬之類，仍用官給火印，每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輪官一員躬親監視。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其情狀招狀奏聞。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其較死囚多者，黜貲。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十二年，御史臺點檢錢塘仁和縣獄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牛仁和柳一多一斤一輕半斤，縣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詔禁囚無供，便者日支錢二十文，千餘人無罪，還者每程給米一升半，錢十五文。官支病囚藥物錢，有擅亡律，公人不從查者，罰金。孝宗曰：「罰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財縱盜也。」監司知州無額上供者，賞。帝曰：「上供既無額，是白取于民也。」可賞以誘之乎？其明審如此。乾道三年，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于執政，探取旨意，以輕為重，甚亡謂也。自今其意乃心，數明于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詔令，罰同儕教三衛及江上諸軍，各有推獄之說，司獄成決于主帥，不輕屬官。單吏多受財，為奸尤宗詔屬官兼管之。寧宗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年千八

有案理宗
亦無用之
人耳

案以仁典
以暴亡理
宗豈得無
罪惡理宗
非暴具民
亦也時當

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幾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貨之江西提
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無為有差訛交互出入人
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
紅書畫唱喝傷痕衆無異詞然後署押從之理宗起自民間
其知刑獄之弊初即位即詔天下恤刑差署吏解一歲凡數
疏決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
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伴貳伴貳不行復委幕
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要饒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
意所欲點則令人其當點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
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狀又擅置獄具非

史事 卷之二十一

九

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指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
腋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腕地
短豎堅木交縛兩股令獄卒跳躍其上謂之超棍痛漢骨體
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月壘動藉其資又以赴辦月椿及
添助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
漁其百諸重刑皆申提刑司詳覆或具奏裁奪無專殺之理
而州縣往往殺之待罪者法無拘鎖之條特一時軍壓暴賦
姦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鎖之俾之省愆或一月兩月或一季
半年亦有限期有口食時州縣拘鎖者竟無限日不支口食
囚係淹滯死而後已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

至戶婚詞訟亦皆收案有飲食不充飢餓而死者有無力贖
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為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
病中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
累詔切實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詔獄本以糾大憲惡故其事不常見初基臣犯法體大者多
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鞠治焉神宗以來凡一時
承詔置推者謂之伺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題
照寧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達謀反提無刑獄
王庭鈞言其無迹但語涉指斥及妄議休咎請編配帝遣御
史臺推直官葉周輔勘治中書并勅庭鈞庭鈞懼自經死達
史事 卷之二十一

史事 卷之二十一

九

詔逮宗室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河中府觀察推官徐
革等詔捕繫臺獄命中丞郭紹同知諫院范百祿御史徐禧
雜治獄具賜世居死李達劉育徐革凌遲處死李士寧杖脊
結管士寧挾衛出入貴人門常見世居母康氏以仁宗御製
詩上之百祿以士寧愛惑世居致不軌且疑知謀推問不服
禧奏士寧贈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為反臣不敢當同百
祿以士寧嘗與王安石善欲銀鍊附致妖言死罪釋放出之
以婦大臣百祿坐落職照寧以前凌遲腰斬之法未嘗用於
元凶巨盜而自是以口語狂悖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典始
由柄國之臣籍此以威精神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流毒不

百祿解
不是

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諸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度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太府寺主簿蔡卞奏臣叔父碩嘗於那恕處見文及甫所寄恕書其述義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謂單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荷恩逆為機辨以榛塞其塗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及甫嘗語蔡碩云司馬昭指到蔡粉昆世以驢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為粉昆眇躬反

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復依元祐施行自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徽宗即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無罪者既蒙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蔡序辰安惇安可以不加罪乎詔並除名靖康初獲樂方平王繼李彥梁師成朱綱趙良嗣童貫蔡攸蔡倫李彥彥臨吏也高宗治王時雍等賣國之罪刑寺論洪芻納景王寵姬余大均納喬貴妃侍兄王及之善辱寧德皇后女弟當流陳冲括金銀自盜與官人飲當統張卿才李綱與官人飲當徒並該赦上聞狀大怒李綱等解之上新

政亦重殺士大夫乃謂易大均中時贊命流沙門為不赦還卿才及之並安置邊郡宋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僞命之止服新都市范瑄與建炎三年以慶運軍使使領兵入見而對不遜知樞密院張浚奏瑄大逆不道討大理鞠之賜死十一年樞密院張俊使人誣張憲與岳飛謀為變秦檜欲乘此害飛命萬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于市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賊汚僭擬與檜書言舜陟誅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于獄飛與舜陟死檜權愈熾屢與大獄以中興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律在服
中

史記卷之二十一

聖

天下疑獄不能決者則下兩制與大臣臺諫雜議觀其事之大小無常法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新繼母馮氏與父知遠離今奪資產與已子大理常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鉉曰馮氏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宜依大理寺斷右僕射張昉等四十三人議若以五母皆同即蒲氏雖賊方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氏強占親母之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蒲氏何地托身臣等議田產歸崇緒馮氏合與蒲氏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氏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準狀原詔從昉等議熙寧初

登州奏有婦阿云自首母服中聘於韋氏惡其夫醜陋謀殺不死審刑院大理寺論死而以違律為婦奏殺殺貨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殺傷法減二等論刑部定如審刑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違詔從安石所議御史中丞滕甫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法官齊偃王師元等奏公著等所議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殺裁安石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

以殺而殺
以殺而殺
以殺而殺

史記卷之二十一

聖

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殺傷法若已殺後放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判刑部劉建中丞呂海等又言中書樞密院合議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會公亮等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至是乃決蘇州民張朝從兄殺死朝父朝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會公亮

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即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則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此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重輕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為從情輕之人別立刑法如前代斬右趾之北足以止惡而除害禁罪非在邊防屯戍而處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功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錮加密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割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

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免錯其間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日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韓絳請用肉刑自布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刑官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爲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刑官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日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內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盜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徙杖笞之罪則制刑

有差等矣議既上帝問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樞密使文彥博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偶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本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賊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又詔議重賊併滿輕賊法大理寺言律稱以賊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卽以重賊併滿輕賊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賊者不可用二罪三罪之法故令累科爲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賊輕重不等若犯二賊三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今併重以滿輕此從寬之一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雖從輕法亦不至於容姦也從之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勅中書堂後官劉衮議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官吏當原如衮議興元府秦淑梁懷吉寄累於出妻其子取食懷吉毆殺之法寺以盜累論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刑部郎中杜紘議出妻受寄累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御史臺論紘議不當罰金八年尚書省言諸盜有經殺人及犯強姦強盜

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按律文自首減等者為非巨竄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知人欲告按問自首者並不在減等例司馬光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堯懷羅三州之民罔殺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即引舊例貸之凡律令赦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令關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關殺條律無所用也元祐元年范純仁言前歲四方奏獻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

史書

卷之三百三十九

宋

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濫虧弊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案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其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紹興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上疏曰漢高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姑其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罔殺當

赦所不原者法既無疑情無可憫刑寺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耶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為害非細應今後大辟情法相當無可矜憫所司輒奏裁減貸乞令臺臣彈劾理宗時往往獄不時報囚多灰死監察御史程元鳳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狀未圓而不呈或以書疑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遲獄吏固以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遲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同中部部同中省動涉歲月省房又未據為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

史書

卷之三百三十九

宋

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屢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減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已斃于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千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獄即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者部法寺違慢者劾正其罪從之而所司延滯如舊凡應配役者傳軍籍用重典者照其面會赦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徒罪非有官當贖銅者並送作坊役之犯死罪獲貸者多配緣登州沙門島編氓二年止隸諸州牢城婦人應配則以妻給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天聖初平羗縣尉鄭宗諤受賕枉法抵死會赦帝問

輔臣曰。尉來月幾何。豈祿薄不足自養邪。王欽若曰。奉雖薄。廉士固亦自守。杖配安州。帝數愆食。末年更知以康自飭。犯法者稍損于舊矣。配錄重者沙門島。若其大嶺。其次三千里至鄒州。其次大鵬管。其次大遼。其次充言。流人冬寒。被剝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巨竄。遇冬月聽罷役。本處至春月遣之。詔可。熙寧二年。知房州張仲宣坐枉法。貶死杖脊。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其人雖無足矜。恐汚辱衣冠。爾遂免杖。自是命官無杖。黥法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於面。徑不過五分。紹聖三年。刑部侍郎邢恕言。藝祖

倍於慶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衆。黥配之人。所至充斥。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孝宗詔。刑寺集議。臣僚奏。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恐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壞。無復顧藉。強民適足。長惡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做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做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爲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倘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木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低倍。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內竄。而其他偶麗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錄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闖毆殺傷。及胥徒犯賊。貸命流配。等人。設使逃逸。未必能爲大過。止欲從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滿給放。復爲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衆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爲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神宗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考天下之奏。率多瘼死。漢惟獄吏相緣爲姦。檢視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其且爲令。應諸州軍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五縣

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歲死七人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則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獄官如推獄經兩犯坐從違制從照刑獄歲終會死者數上中書檢察死者過多雖已行罰當更黜責復詔失入死罪已決三人官除名編管吏配界千里二人以下有差三年罷大理寺獄大理置獄本以四繫淹滯俾獄事有所統而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獄上大夫若命婦獄辭小有連連輒捕繫凡邏者所探報即下之獄俾會銀鍊無不誣服至是台符等得罪獄迺罷仁宗欲立斷法以待薄刑詔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

史

卷之二百三十九

律

律外又數更改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于理情雖可哀法不得贖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朕甚憫之漢文帝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於刑措其議科條非若於律者或曰利犯禁者修違令過候可罰則為贖法鄉民以望麥士人以錢帛使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為富人得贖而貧者不能免非朝廷用禁之意事遂寢至和初隨州司理參軍李朴父駁人死并上所授官以贖父罪帝哀而許之君子謂之失刑然自是未嘗為此而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刑而已凡大赦及天下曲赦惟一路或一州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問亦釋流罪所被廣

狹無常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答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併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太宗常因郊禮議赦秦再恩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趙普曰凡郊祀肆告聖朝盛典其仁如天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遂定赦初太祖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及所在長吏告論民無目法是後將祀必先申明此詔焉亮言朝廷雖有是詔而法官斷獄終是會赦多所寬貸詔悉為如舊七年春京師兩彌月不止仁宗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遂赦天下神宗詔言事按察官毋得以赦前舉

史

卷之二百三十九

律

勅知諫院司馬光曰按察之官以按前事典起獄訟榮之誠為大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僚糾擿隱伏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為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藉以偷安姦邪愈以無忌非國家之利也請去言事兩字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對曰若言之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常罪言者帝從之熙寧七年帝以旱欲降赦普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事不節與若一

唐三教是政不飾矣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元祐元年門下省言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其內外官不以赦降原減請更刪改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渡紹興歲至四赦蓋刑僭而恩濫矣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此常制也世謂三赦一赦於古無有三王歲祀圉丘未嘗輒赦自唐興兵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止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折被害者伸之未必無憾不能自新有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順罷三赦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詔罪人情

史記卷之三百三十九

卷

漢文

中者毋得以赦免然亦未嘗行

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遠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宋有天下雖不足以優倫三代然是時君汝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文哉宋之不競或歸咎於文勝之弊此以功利為言非知道者之論也歷代之書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藏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

周有刻書

書開元最盛為卷八萬有奇其間唐人自為書幾三萬卷則有書之傳者蓋亦鮮矣陵遲逮于五季干戈相尋海內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復觀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又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設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秘閣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地

史記卷之三百三十九

卷

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官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于太清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敬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省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則主于校書郎徽宗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輯至是為盛矣最其當時之目為部

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百三十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建秘書院。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漸以富。當時類次書目。得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自是而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動成奏快。累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尚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不掩。雅鄭各通。譬之萬派歸海。四清可分。是則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今攷前史。分經

史籍

卷之二百三十九

書

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史子集四類而條別之大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

史籍卷二百四十

宋史二十三

表

宰輔

宋宰輔年表。始建隆。終靖康。凡一百六十九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執政者二百三十八人。始建炎。終德祐。凡一百四十九年。居相位者六十一人。位執政者二百四十四人。攷之曰。古之史法。主于編年。至司馬遷作史記。始易以新意。然國家世祚。人事歲月。散於記傳世家。先後始終。遂難考見。此表之不可無。而編年不容於盡變也。厥後班固漢史。乃曰百官公卿表。敘官名職秩印綬等。然後書年以表其姓名。歐陽修唐史。又專以宰相名篇。意必有所在矣。宋自太祖至欽宗。舊史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嘗命陳繹檢閱二府除拜罷官職事。爲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以來。百官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時而後。會輦諸人。皆續爲之。然表文簡賅。世罕知好。故淪落無傳。今纂修宋史。一以實錄爲據。旁采紀傳。以爲是表。其間所書宰輔官職勲爵。館殿職名。間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時而異也。然中書位大。止於參知政事。而樞府職事。自同知副使而下。雖簽書同簽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故不得而略焉。夫大臣之川合。關于世道之隆污。千載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

而下將使覽者即表之年觀紀及傳之事此登載之不客於不識也表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於其間然歲月昭于上姓名著于下則不惟其人之賢佞邪正可指而讓而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見矣後之覽者其必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

宗室世系

昔者帝王之有天下莫有衆建同姓以樹蕃屏其不得封者則亦置之同上使帥其氏族故繼別之宗百世之遠豈獨崇以成不拔之基哉蓋親親之仁爲國大經理固然也周官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於是昭穆序而禮法之隆

史

卷之二十四十

二

殺行焉後世封建廢而宗法壞帝王之裔或至雜於民伍降爲皂隸其可歎也宋太祖太宗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別其男女嫡姁及官爵叙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國之制未能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亦可樂見靖康之變淪徙死亡而度所存十無二三而國之枝葉日以悴矣今因載籍之舊考其原委作宗室世系表

宋之宗室數傳以後一官一職亦不可得食粟而已又曰世表不遺趙氏族譜耳易代而後天命已更焉能爲有集功存一序以見其意世系十餘卷皆例之

史綱卷二百四十一

宋史二十四

列傳

后妃

宣祖杜太后定州人治家有禮法生懿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懿王光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吾聞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太祖拜於堂上太后慨然不樂太祖請其故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堯禹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

史

卷之二十四十一

一

所言未竟
不足爲可
以大宗久
假不歸也
作之也

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疾不離左右疾亟太后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德也太后曰不然正由梁氏使幼兄主天下耳使周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四海至廣萬幾至衆汝百歲後當得位於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遂崩年六十諡曰昭惠

太宗李皇后眞定人太宗即位拜夫人生懿宗而懿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諡曰元德大中祥符三年禮官趙湘請以后制人字廟號宗曰此重事也侯大臣議之宰相王旦等請尊號去大字升神明德李皇后之次從之

尊號去太則曰皇后次太后嗣王所尊皇后
人主所立假借不得此所以有別廟之禮也

真宗郭皇后太原人性謙約族屬以家事求言于上后不許
兒子出嫁以貧祈恩養但出裝具給之為上所禮重及崩上
漢悼之禮官奏皇帝七日釋服詔增至十三日諡曰章穆
劉皇后嘉州刺史通之女也母麗氏夢月入懷已而有娠通
從征太原道卒后少孤鞠於外氏善播弄蜀人韓美携之入
京師時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育之太宗
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指使張耆家及即位入為美人后
無宗族以美為兄大中祥符中為修儀進德妃章穆后崩真
宗欲立為皇后大臣以為不可帝卒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

史記卷之二百四十一

以為已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
記其本末真宗退朝問天下封奏每至中夜后皆與聞有問
輒引故實以對天禧後帝久疾事多決於后宰相寇準密請
皇太子監國以謀泄罷相用丁謂代之入內都知周懷政謀
廢后殺謂以準輔太子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詣
謂告謂夜乘轎車挾崇勳懷吉造樞密使曹利用謀明日誅
懷政貶準衛州司馬詔皇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天下事
后裁制于內真宗崩遣詔尊后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
分謂等請太后御別殿太后遣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
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御別殿于是請帝與太后五日一御承

史記卷之二百四十一

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議已定太后忽出手書欲
禁中問章奏遇大事召對輔臣其謀出於謂非太后意也謂
既貶馮拯等上奏請如初議帝亦以為言於是始同御承明
殿侍衛如乘輿令天下遵太后父諱天聖五年正旦太后御
會慶殿羣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壽是歲郊祀
出上書諭百官毋請加尊號明道二年太后謁太廟乘玉輅
服紫衣九龍花釵冠齋於廟廣明服袞衣十章冠儀天前後
左右各十人龍輿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加上尊號是
歲年六十五諡曰章獻明肅舊制皇后皆二諡稱制加四
諡自后始追贈三世皆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父封魏王仁
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
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官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
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
以涼帳帟首時洞王元份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請帟
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乃趙家婦
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大臣可得命
行司別製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銀器曰尚方器勿使
入吾家也常服縵繡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欲效
之太后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方仲弓上書請依武
宗故事立劉氏廟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鄭其書于地曰

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臣劉緯自京西還言有出胎報千金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會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羹餘進哉。后稱制凡十一年。仁宗親政后。諭輔臣曰。皇帝聰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於是設樞崇政殿西廡。日命近臣侍講。讀自丁謂曹利用以儉樞貶竄。天下惕息畏之。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兄子從德死。姻戚門人拜官者數十人。史曹修古楊偕郭勣段少連論奏。太后悉逐之。太后保其家。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不豫。帝爲大赦。

史籍

宋之二十一

四十一

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至京師。諸醫爲太后請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中外無輒言泰寧軍節度使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皇章穆並祀真宗室。詔三省與禮院議。皆以章穆皇后位崇中。蓋已祀真宗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處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貴。功德莫與爲比。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用太廟之儀。廟名奉慈。以崇世享。慶曆五年。禮院言章獻章懿二后請遵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祔太宗廟室。故事。祔真宗廟。詔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請二后祔於章穆之大從之。

李宸妃杭州人。父仁德左班殿直。初入官爲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進婉儀。真宗崩。從守永定陵。章獻太后爲訪其親屬。得其弟用和。補三班奉職。太后以仁宗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卽位。妃隱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遂引帝起。頭之。太后獨坐簾下。召夷簡曰。一官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史籍

宋之二十一

四十一

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曰。今將奈何。夷簡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禮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殯。用水銀實棺。崇勳如其言。後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於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諭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歎曰。人言其可信。遂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拜用和爲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以福康公主下嫁其子瑋。楊淑妃鄂人也。真宗卽位。拜婕妤。進婉儀。位昭儀。上帝東封。

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爲修儀妃位與之埒而妃通贊有智思奉順無所忤章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爲嫌後加淑妃真宗崩遺制以爲皇太后仁宗在乳祔章獻使妃視凡起居飲食必與之俱擁保扶持恩意勤備及帝即位召其住承德見禁中欲授以都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更命爲右侍禁章獻遺詔尊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母追班人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罷去同議軍國事第存后號所居官曰保慶稱保慶皇太后景祐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三帝思其保護之恩命禮官議加服小功仁宗未有嗣后每勸帝擇宗子近屬而賢者養于官中及英宗立議者謂趙慈母於子終於孫止請廢后廟遷其主園陵英宗弗忍命下有司議末上會帝崩

仁宗郭皇后平虛節度使崇之孫也天聖二年立爲皇后初帝寵張美人欲以爲后章獻太后難之后既立頗見疎其後尚美人楊美人俱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太怒入內都知問文應因與上謀廢后勸帝以爪痕示執政上以示呂夷簡夷簡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廢詔封爲淨妃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七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七

仁宗不喜
完此舉也
一八八

玉京神妙仙師出居瑤華宮中丞孔道輔御史范仲淹等伏閣言后不可廢道輔等被黜后既廢楊尚二美入益寵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上未能去文應言之不已上強應曰諾文應即以輓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詔尚氏爲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後帝頗念后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愴惋帝書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疾太醫診視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文應求爲都知右司諫姚仲孫數其罪曰方帝齊宿太廟而文應此言

料

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官嬪，帝微帝所，宦者始言乳嫗段小子，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親剪妃怙寵，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斬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必以爲言。」妃乃止。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之，贊立爲嗣。帝夜暴疾，崩后悉欲諸門鎗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大臣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抑臣僕，官省肅然。帝疾愈，卽史纂

卷之二十四十一

命徽徽還政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帝致極誠，李每從行，必先後策，校后亦慈愛，天至帝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展候，賜舊制，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后春秋高，后弟侑年亦老，帝數請令侑入見，后不許，他日侑侍帝，帝復爲請，因借侑指后問少爲帝起，若令侑得獨侍，諸后遂起曰：「此非汝所得，爾也。」起還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親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侑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謂神宗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出之於外，帝懷聽，然不能行也，帝有意於燕游，已與大臣定

此非人所堪

談諸后自其事，后曰：「儲者賜予備乎？鍾仗士平椅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服久矣，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達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拊拾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竟，遂致傷和氣，宜燕察之，軾由此得免。前年六十四，諡曰慈聖光獻。

周貴妃，開封人，生兩公主，仁宗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公主下嫁

史纂 卷之二十四十一

後景孫郭獻卿，進賢妃，徽宗立，加貴妃，歷五朝，動約一致，故得藏于周氏室，而傍建僧屋，費緡錢六萬，皆貯儲奉賜，詔計出外第，與親戚相往來，年九十三，薨，諡昭淑。楊德妃，定陶人，端麗機敏，妙音律，組紉書藝，一過目如素習，拜美人，父忠爲侍禁，仁宗欲加恩，擢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徵，倖恐敗左右私謁之端。」帝悅，妃與郭后不相能，后既廢，妃亦遣出，後復召爲嬪，好養，贈德妃。妃復召，可也，后則不然，此郭氏所以難及。英宗高皇后，瓊曾孫女也，母曹氏，慈聖后姊也，后少鞠官中，時英宗在帝前，與后年同，仁宗語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

遂成婚濮邸。生神宗。岐王顥、嘉王顒。治平二年，冊為皇后。后弟士林，殿內崇班，帝欲遷其官。后曰：「士林獲升朝籍足矣，豈宜援先？」后家為比。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元豐八年，帝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太后撫太子曰：「男甚孝，願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間起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普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修京城夫役，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寬民間係戶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

史籍

宋史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后遣使勞之於途。從父遼裕坐兩征失律抵罪，蔡確獻諫乞復其官。后曰：「遼裕黨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哉？」公著至，並命為相。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聞之，戒其臣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慎勿生事，間邊釁也。」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今皇帝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為異時貽惑地。吾姑託訓上為名運之耳。有司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后曰：「冊上當防非國家美事。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殿足矣。上

元豐宴后，毋當入觀。后止之曰：「夫人入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也。但今賜之燈燭，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破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爾，吾先斬汝矣。」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人，以為女中堯舜。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謚曰宣仁聖烈。

史籍

宋史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帝將卜后，后救其族勿以女實選中，族黨欲愛恩，例換閣職。后抑不與。帝倉卒晏駕，后決策立端王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所斥逐賢大夫士多收用之。纔六月，即遷政。明年正月，崩。年五十六。謚曰欽聖宣肅。帝追念不已，加恩兩翼宗良宗同，並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自徽宗以上三世，皆追封王，爵非常典也。哲宗孟皇后，洛州人。哲宗既長，宣仁太后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命尚書

太后出
生

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同知樞密院韓忠彥辭司徒充六
使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
細事也進后父閣門祇候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
原郎君後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說事就坐諸
嬪御立侍劉氏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朝向太后於隆禧宮后
御生朱棣金飾婕妤在他坐有溫色從者為易坐製輿后等
輩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后后起立劉氏亦起尋復坐或
已歸婕妤好坐矣遂仆於地婕妤對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
仲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以故出入禁掖
史纂 卷之二百四十一

早何不言

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其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
耳后即獲符于帝前官禁相傳厭勝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
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
班梁從政置獄鞠之捕逮宦者官妾酷掠誣服獄成命侍御
史董敦逸覆錄敦逸秉筆未下郝隨脅之敦逸乃以奏讀上
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章惇誣宣
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為后
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因奏中官之廢情有可
哀詔下之日天為之陰晦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流涕是

人不欲廢后也臣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欲黜
逸會布解之乃止后既廢遂立劉氏為后帝久亦悔之日章
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為
言者即命以官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氏號元符皇后
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后
不得復臺臣錢適石豫等連章論尊忠彥等信一布衣狂言
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京主其說徽宗詔依紹
聖詔旨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延寧又
火出居私第及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
存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丞馮澥右丞李回迎王即帝位
史纂 卷之二百四十一

帝母后為隆祐太后太后至杭州踰年扈從被制苗傅與劉
正彥作亂請立皇太子太后同聽政太后泣諭之日自蔡京
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傳等必欲立皇太子
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今
天下傳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
政尚書左丞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傳
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傳等曲加撫慰傳等
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杭勝非令人見太后太后諭令世忠
進來梁氏馳入世忠軍宣太后旨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

勝非勸以復辟帝還宮太后撒簾帝幸建康太后撒發比至帝率羣臣迎於郊會防秋迎太后往洪州命滕康權知三省劉珪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議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廂都指揮使楊維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諭康珪緩急取太后旨以行過落星寺他舟覆官人多溺死惟太后舟無虞議者謂金人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洪州詔劉光世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渡江自大冶縣徑趨洪州康珪奉太后趨吉州馮佩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倘

史籍

宋之三百四十一

志

遂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金人迫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泰和縣舟人景信反揚維忠兵潰失官人一百六十康珪遁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命中醫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惟給沙錢市買不傳與百姓交關土豪陳新率眾圍城康珪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罷康珪命盧益李回代之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之意遂遣御管司都統辛企宗迎歸太后至越帝親迎于行宮門外問所過

守臣治狀書若風眩有官人善符咒治之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立命出之太后生辰帝置酒宮中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改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乃命更修神宗實錄宣教郎范燾與太后姪孟忠厚有憾詆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於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何治其罪紹興五年忠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崩年五十九諡曰昭慈聖獻帝詔曰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凡喪祭用母后臨朝禮推恩外家凡五十人殯於會稽上皇村附神主於哲宗室位在昭懷皇后上初后受冊之

史籍

宋之三百四十一

志

日宣仁欽曰斯人賢淑情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忠厚秦檜僚婿也檜心忌之忠厚判紹興府入見語所善王銍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銍教之但言乞免提舉學事而已然猶見廢卒贈太保劉皇后初爲御侍明斌冠後庭且多才藝由美人嬖好進賢妃生一子二女有盛寵能奉順兩宮意時孟后位中宮后不循列妾禮且陰造謗語內侍都隨劉友端爲之用孟后既廢后竟代焉右正言鄭浩上疏極諫坐貶寬徽宗立冊爲元符皇后明年尊爲太后官名崇恩帝緣援立故曲加恩禮后以是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

左右所遇以蘇鉤自縊死年三十五諡曰昭懷

假蓋劉二后號為得
夫天道固不借也

徽宗王皇后開封人生欽宗后性恭儉鄭王二妃方寵巨聞
妾意迎合誣以間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獄泰驗略無
事跡獄止后見帝未嘗言及帝獨然憐之崩年二十五諡曰
顯恭

帝皇后開封人父紳以后貴封太師樂平郡王后當欽聖廢
即班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
友即位遂以二人賜之后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封
貴妃有異寵多資以詞章天下歌之王皇后崩立為皇后將

史事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七

受冊有司制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請命工改製妃時河服
又乞罷應仗內簿等儀恩澤皆弗陳請時族子居中在樞府
后亦外戚不當預國政必欲用之且令充外職帝為罷之及
后中復用后歸寧還言居中與父紳相往還人言其招權市
賄乞禁絕之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劉貴妃薨帝思之不已
將追冊為后后即奏妃乃其養子請議褒崇之禮帝大喜欽
宗受冊尊為太上皇后汴京破從上皇北還五年崩於五
國城年五十二紹興七年何蘇等使還始知上皇及后崩高
宗大慟附主徽宗室以開哀日為大忌梓宮歸與徽宗合葬
于會稽永祐陵親屬遷官有差

高宗云為
母故不葬
與金和蓋
悉用兵不
但不得歸
且有不得
之禍雖
豐馬車
以律人子
也乃遂上
皇太后冊
寶于慈寧
殿生辰正
朔皆進行
禮洪皓
奉天下降
遂加徽宗
全人遣蕭
殺那其瞻
來議和帝
曰朕有天
下而養

史事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七

不及親殺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
用兵不恥
不然朕不
憚用兵殺
等還帝又
語之曰太
后果還吾
當謹守
誓約如其
未也雖有
誓約徒為
虛文何何
鑄寶賜報
謝召至
內殿諭之
曰朕北望
庭闈無深
可揮卿見
金主當日
慈親之
在上國一
老人耳在
本國則所
係甚重以
至誠說之
庶幾有
之和不
不復已
感動歸等
至金首以
后歸為請
金主曰先
朝所屬豈
可輒還
助再三懇
請金主始
允鑄等就
館伴耶律
紹文來言
金主
許從所請
洪皓聞之
先遣人來
報鑄等使
還遂命參
政王大
翁為奉迎
使金人遣
其臣高居
安完顏宗
賢扈從以
來十二
年四月既
渡淮命太
后弟安樂
郡王韋淵
奉魯國大
長公主

有齊金
千兩日
濟事

吳國長公主迎于道，帝親至臨平奉迎，帝見太后，喜極而泣。八月至臨安，入居慈寧宮，親屬還官幾二千人。太后有智慮，金人既許三梓宮同還，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乃得疾，俟秋涼，進發，候行者畢，集然後起，擯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眾，由是無異言。太后在北方，聞韓世忠名，大臨平呼世忠至，廉前慰勞，還宮，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早，恐妨萬幾。」嘗謂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我之分，使人間言，易以入帝，嘗戒官人曰：「太后年已六十，起居須適意，外事慎毋令太后知。」太后壽登八十，親屬進官一等，庶人年九十，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

史錄

宋之十一

太

封之九月，崩，諡曰顯仁。太后性節儉，所得供進財帛，多積於庫，至是喪葬之費，皆仰給焉。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有陰助。」既北還，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安妃劉氏，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宮，官罷，出居宦者何訢家，內侍楊俄察其美，復召入，到貴妃以同姓養為女，遂有寵。進至淑妃，生建安王模。嘉國公禧、英國公德、加貴妃朝夕侍上，擅受顯席，嬪御捕進，擯其父劉宗元節度使，妃天資警悟，能迎意合旨，善塗飾，每製一服，外間即倣之。林靈素目為九華玉真，安妃肖其像於神霄帝君之左，慶年三十四，冊為皇

后，帝悼之甚，後官皆往唁，帝相與啜泣。崔妃獨左視，無戚容，帝怒，疑其厭，下者劉康孫喜談休咎，醫曹孝忠侍疾，無狀，閤內侍王堯臣出金明池游宴，皆捕送開封府鞠治，獄成同日誅。遂廢崔妃為庶人，崔氏生漢王椿。

高宗崩，皇后祥符人，高宗為康王，封夫人，金人犯京師，夫人從三宮北還，上皇遣曹勛歸，夫人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吾白大王，願如此，得早相見也。」王憐之，及即位，遙冊為皇后，官后親屬二十五人，紹興九年，后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余入秘之，高宗虛中官以待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始得崩，開上為輟朝，行釋服之祭，諡憲節，紹興十二年，后

史錄

宋之十一

五

祥符至，帝思念悲慄，不樂，皇后吳氏知帝意，乃請為其侄劉昭姬，邢氏二女，以慰帝心，云。

吳皇后，開封人，父近，贈太師，追封吳王，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花下白羊一，磨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被選入康邸，人謂侍康之徵，王即帝位，后嘗以戒服侍左右，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免，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還越，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龍御日隆，進貴妃，顯仁太后亦愛之，邢后崩，開至，祭檜累表，請立中宮，太后亦以為言，紹興十三年，詔

立為皇后帝御文德殿授冊后即移清殿延受之追王三代
親屬官者三十五人顯仁太后性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
意皆給古列女圖置坐右為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
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官命婉儀張氏育之后時為才人亦
請得育一子得伯玖更名琮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
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俱愛之封普安
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封
建王出瘞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孝宗即位
月朔朝上皇畢入見后如宮中儀上皇崩改稱皇太后光宗
嘗言及川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孝宗崩時光宗疾未平不能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一 孝宗 孝宗崩時光宗疾未平不能

後帝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人言南使惟吳玠言為可信
時玠已卒
張賢妃開封人初為婕妤帝欲擇宗室子養禁中輔臣問帝
以宮中可付託者誰耶帝曰已得之矣意在婕妤已而伯琮
入宮年尚幼帝命婕妤好與潘賢妃吳才人環坐以觀其所向
時賢妃新失皇子意忽忽不樂婕妤手招之遂向婕妤帝因
命婕妤好男之選婕妤奉贈賢妃
劉婉儀不知何人恃恩招權嘗遣人諷廣州番禺獻明珠許
以官爵船官林存澤言于朝詔止其獻金人將叛盟劉錡主
戰侍醫王繼先請誅錡帝不擇一日在婉儀次有憂色婉儀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一 孝宗 孝宗崩時光宗疾未平不能
訪之繼先如其言以竟嘗帝意帝惟與繼先言合詰之婉儀
急其以實對帝大怒詔以他過廢之
光宗孝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道之女后生有黑鳳集
道營前石上遂字后曰鳳娘道士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
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
聘為恭王妃乾道四年立為皇太子妃性如悍嘗訴太子左
右于高宗兩官高宗不擇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
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光宗
即位冊為皇后帝得心疾孝宗購良藥欲待帝至官授之官
者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事過即授藥萬一不果

不許何也
豈尚少也

李宗生大
也

其太宗社何，后規藥實有之，會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季
宗不許，后曰：「妻六禮所聘，嘉王妻親生也，有何不可？」季宗大
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
太上帝嘗宮中浣手，見宮人手白悅之，后遣人送合于帝，破
之，則宮人兩手也，貴貴妃有寵，后因帝郊祀宿齊宮，殺之以
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增劇，
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奢，封三代為王，家廟逾制，衛
兵多千太廟，后歸湯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
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皆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帝久不朝，
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幸執臺諫連章請帝
出宮，給事中謝浚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
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
天下帝感悟，命駕朝重華宮，百官班列以俟，帝出至御屏，后
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
欲砍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
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季宗崩，
帝不能就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皇太后，
前年五十六，諡曰慈懿，朱之曰慈不稱其矣
寧宗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有楊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一

亦奇

大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慶元六年，
妃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
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氏，而貴妃頗涉書史，性復機警，帝
遂立之，大山以佞，冒謀告后，后凌衛之，欲因事誅侂胄，會
曹議用兵，后使皇子入奏，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
不答，后贊之甚力，帝亦不答，后恐事泄，俾大山擇廷臣可任
者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欣然奉命，參知
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告之，與禮部尚書衛湜
著作郎王居安共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侂胄方早朝，彌遠遣
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擁侂胄至玉津園，梟殺之，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一
建等以聞，帝驚駭，蓋是謀悉出中官及大山，帝初不知也，侂
胄既誅，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
室子玠為皇子，彌遠既相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玠不能平，彌
遠陰蓄異志，欲立宗室子昀為皇子，十七年閏八月，帝大漸
病，遣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安，
事曰：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反，
后終不聽，谷等涕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必
必生，楊氏無類矣！」后然良久，曰：「其人安在？」昀入見，后指
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遂矯詔廢玠為齊王，立昀為皇子，即
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紹定五年崩，壽七十有一，諡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一

石亦守分

欲以實厚
費日有人
官亦奇

法姪賈人
不其人

史記卷之二十一

書

曰恭聖仁烈次山官至太保封永陽郡王子谷新安郡王石
 承寧郡王恭聖垂簾人言本朝世有母后稱制石獨曰事豈
 容樂言昔仁宗英宗皆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絲撫育軍
 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
 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垂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
 密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及漢唐母后臨朝得失
 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徹簾進石太傅恭聖附廟除太師谷
 擬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助盛德徒以先后故致貴
 顯幾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偃然受之是將自速顛覆耳矧
 恭聖擢遷族屬意慮深遠言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
 再三不受辛年七十一

聖宗訓皇后諱道清深甫孫女也后生而驚異一目父早
 卒家產破壞后躬親汲任初浚甫為相援立楊太后太后德
 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官太后命選謝氏女時謝氏諸女獨后
 未聘兄弟欲納入宮諸父不可曰納女當厚奉養異時不
 過一老官婢奚益會元夕有鵲來巢燈山泉以為后妃之祥
 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殄良已所號鑒白如玉又醫去目醫
 時賈涉女有殊色同選入宮理宗意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
 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竊語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
 耶帝不能奪遂立為皇后后既立賈貴妃專寵貴妃處閹貴

史記卷之二十一

書

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畧不介懷太后漢賢之而帝禮遇
 益加焉開慶初元兵渡江理宗議遷都后言恐搖動民心乃
 止度宗立尊為皇太后進封父果伯魏王祖漢甫會祖景之
 皆魯王帝鼎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大臣請垂簾同聽政加封
 五代太后以兵興費繁痛自裁節汰慈元殿提舉已下官省
 汎崇錢月萬緡賈似道兵潰陳宜中請正其罪太后曰似道
 勤勞三朝豈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禮先削其官後乃貶
 死京朝官聞難往往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國家三百
 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爾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不能出一
 策以救時艱內則中官權大外則委印棄城避難苟免生何
 以為人死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
 官守者尚書省即與轉一資負國逃匿者御史覓察以聞丞
 相王煥老病陳宜中面夢炎庸儒無所畏日坐朝堂相爭晨
 張世傑兵敗于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適宜中母
 書使勉之始還朝太后又親為書召夏貴等兵日吾母子不
 足念獨不報先帝德乎貴等亦罕有至者德祐元年十月元
 兵破常州太后遣陸秀夫等請和不從宜中率公卿請遷都
 太后不許宜中痛哭固請不得已從之明日當啟行而宜中
 倉卒失奏時官車已駕日暮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
 正月更命宜中使元軍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

存社稷臣體非所較也。未幾元兵薄阜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相引去。二月，元兵入臨安，宋亡。帝昀與全后入燕，太后以疾薨。杭八月，至燕，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年七十四。無子。兄奕宋時封郡王，姪堂尚榮郡公主。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略涉書史，忠干識納。妃，理宗以母故，乃詔后入宮，問曰：「汝父昭孫昔守岳州，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金兩，朝之民尤可念也。」帝曰：「即此語可母天下。」後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詞甚令宜配嫡嗣，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冊為皇太子妃。度宗立，冊為皇后。生帝昀，昀立，冊為皇太后。宋亡，從帝昀入燕，後為

史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三

尼終于正智寺。

楊淑妃，不知何人，端宗母也。端宗封建國公，臨安被端宗往溫州，又往福州，衆立為帝。冊妃為太后，封弟衛王。昀修容，餘氏所生也。至元十四年，元軍圍帝於海上，明年四月，帝昀崩。代立十六年二月，帝昀投海死。太后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張世傑之海濱。

宗室

昔周之興，封建宗室，平王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幹弱而枝強，後世矯其失，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

稱祿，即加封爵，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稱

王，祿有名，宗室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靖康之亂，諸王驍首，斃於金人，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宗，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崇石之固，亦可知已。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治陵武功，其宗即位，尋議追復，改葬，其子孫，漢邸即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棄邸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故

史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三

表面出之作宗室傳。

蔡悼王廷美，本名光美，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追封曹王。弟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幼亡，追封岐王。太宗即位，授廷美開封府尹，封秦王，或告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發帝不忍暴其事，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賜藥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緡絲各萬匹，銀萬兩，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領于瓊林苑，命王適判河南府事，開矩判留守事，以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充樞密都承旨，賞其告陰謀功也。樞密承旨陳從簡，皇城使劉知信等皆降黜，由交通廷美，受其燕餽也。會趙普再相，廉得虛多，通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下多遜御史獄。

孫瓚為皇姪諸孫教授廷美諸子肄業焉真宗即位追復廷
美秦王張氏楚國夫人子十八故事皇族封王者物故則本
宮之長封國公公薨亦如之廷美第五子德鈞之子承簡最
長封徐國公進安定郡王承簡薨第四子德雍之子承亮以
次封昌國公熙寧二年詔宜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
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太常
禮院言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
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
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會孫以下準此
今依禮令傳嫡承襲詔以承亮為秦國公奉秦王廷美祀薨

史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

斷樂平郡王廷美長子德恭封安定郡公有疾子承慶封服
肉食之卒追封高密郡王承慶封循國公弟承壽武當侯孫
叔韶皇祐初進所為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入謝
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汝以文章第進士前
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
首謝賜以九經封會稽郡公從弟叔充唐州防禦使尹國公
先是繼母無敎封法叔充請于朝遂為定制藏書至萬卷遺
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之枕章自刎乞如外官法朝廷
從其請宗室正任有遺恩自此始第三子德莫判沂州時年
十九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莫曰上天降灾守臣

德文本節
入三兄早
卒故於次
為第五

之罪也責躬引咎齋戒致辭既而蝗自城偏生乙忽邪居
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德莫疑其冤命他司按
之無異因令緩刑未幾果獲殺人者卒追封信都郡王諡安
簡第八子德文少好學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進見戲呼
曰五秀才由是悉稱之帝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奉賦
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為師友特命翰林學
士楊億與之游加同平章事仁宗稱為五相公而不名以德
文屬高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德文雖老嗜學
不倦有疾仁宗臨視親調藥飲之及薨復臨哭年七十二贈
中王諡恭裕

史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

燕懿王德昭太祖長子也性寬裕喜愠不形于色開寶六年
授興元尹太平興國元年改京兆尹封武功郡王詔與齊王
廷美朝會班宰相上四年從征南州軍中晝夜驚驚不知太宗
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久不行太原之責德昭
以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責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
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陽謀太子惟吉
生朔月太祖命筆至內廷擇二女媼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
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射十發八中
帝其奇之五歲時帝射飛鳥一發而中惟吉從旁躍喜甚
帝亦喜命黃門擁抱出入常從太祖崩惟吉時六歲晝夜哀

號今章皇后恩諭再三始進恒謝太宗卽位猶在禁中日侍
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封安定郡公凡邸第僦僦車
馬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得侔也真宗卽位加同平
章事以太祖章畫像服玩器用賜之惟吉歲時奠享哀慕
甚至每誦詩至哀其爲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存疾作上屢
臨省之親視灼艾日給御膳爲營佛事堯年四十五追封並
王張吉好學善屬文工草隸飛白真宗次爲七卷御製序命
以訓學者詔置兩京教宗院六官各建學舍惟忠弟維
和清源郡公孫世開七八歲日誦萬言學問該洽事後姪季
史華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宣仁有見
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不諫已
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興初呂頤浩以令時讀書能文請主
大宗正司帝曰令時昔附譚稹頗違清議頤浩固請乃命權
知大宗正事襲封安定郡王四年薨貧無以爲歛帝命戶部
賜銀絹令諱字君序奏棺用事安定郡王絕封十餘年捨死
次令諱當封適以事被拘遂命令諱襲封令諱以爵遷令諱
乃升令諱知紹興府權戶部侍郎領殿儀二州鑄錢局先是
諸州錢監兵匠多飲不稱積其衣根號三分缺額錢令諱請
以其錢付諸監省朝廷降銅本錢州縣義倉多紅腐請歲出
三之一以易新粟從之令諱聽令諱再襲封除同知大宗正
事奏減生日支賜并郊祀賞給以助軍興詔妻之薨年六十
八令諱夜事明敏有風采在廣東日嘗與副使章茂不協除
中以法陷茂以死世以此少之令諱博學能文知泉州泉屬
邑有隱士秦系故處唐相姜公輔墓邑旁令諱建堂合祠之
郡人感其化歸寓三衢嘗視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之句通守江召錫檜兄埜也諷教官莫汲訴令諱誘
誦朝政侍御史黃德元承風旨劾之誣以賕私詔下獄案驗
無狀乃論令諱誘誦不遜令宗正司拘之檜衛令諱必欲置
死地初趙鼎之子汾歸過衢令諱驢之侍御史徐希檜檜旨
誣令諱與汾有密謀伺朝廷機事捕汾下大理寺俾汾自誣

與張浚李光謀逆而令於預焉獄成槍病不能省乃獲免槍死復得二十八年薨

秀王子偁秦王德芳之後高宗族兄也子偁次子伯琮被選入官是為孝宗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鈴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入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恭選高宗納之紹興十三年卒追封秀王時孝宗為普安郡王請持服詔侍從臺諫議秦熾等請解官如南班故事孝宗受禪稱皇伯紹興元年詔仰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貌如濮王故事嗣子伯圭孝宗兄也知明州詔徙定海戍兵于

史籍

卷之十一

十一

許浦伯圭奉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微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楊明又遣明禽其黨倪德二人素桀驁伯圭撫而用之賊黨遂散在郡十年政治寬和時禁鑄銅器密獲犯者不忍真諸法論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光宗即位封秀王臣僚言治平中追崇濮邸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護一人非所以強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日或不免于議治則傷恩否則廢法曷若歸之南班俾無吏責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師護伯圭長子也紹興二年伯圭薨未踰月師護亦卒伯圭性謙謹不以

近為自居每入見行人家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次子師松淮西提刑兼領屯田事奏以荒圩給軍士其屯田為民世業者勿奪從之及代去吏請獻羨餘二十萬師松曰後將病民矣襲封秀王薨謚恭惠

漢王元佐太宗長子也太平興國中出居東宮秦王廷美遷洛陵元佐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發狂侍人有小過操挺刃傷之雍熙二年少間帝喜為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

史籍

卷之十一

十一

新愈不與諸王宴歸過元佐第元佐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忿被酒縱火焚宮詔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詣西行至黃山召還居南宮使者守護諸議趙齊胡善報元頓首謝罪帝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汝等安能輔導耶真宗即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元佐平居不接外人而事武豫知帝遣術士管歸真為之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真至矣帝問之曰豈非為物所憑乎薨年六十二神宗以其孫宗說嗣封祁國公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殺女僕鎖閉外宅其子右武衛大將軍仲旻叩頭殿下泣訴云父老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宗未俞其請仲旻氣塞不

恐有使之
者如御
寶之危

史

卷之二十四十一

宋

能言及家而卒。贈馮翊侯。宗說竟幽死。從弟宗旦。七歲如成人。選爲仁宗伴讀。帝卽位。獲起選。群從上書言狀。帝曰。宗旦。朕幼學。勤勞多年。此出朕意。豈應訴以常格。所生母死。請別擇葬域。歲時奠祀。遂著爲法。懿贈太尉。諡恭孝。弟宗悌。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憫然曰。宰相子。乃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贈東陽郡王。諡曰孝憲。元佐立。孫上閔。父卒。徒行護喪數百里。路人嗟側。卒贈越王。太子元僖。太宗次子也。封陳王。詔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懇請乞遵舊制。上曰。宰相之任。實摠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遜之道。卿等無異議。淳化三年十一月。元僖入朝。方坐殿廡中。覺體中不佳。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頃。遂薨。無子上。哭之慟。贈皇太子。諡恭孝。元僖姿貌雄毅。就第。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及薨。上追念不已。悲泣達旦。作子詩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嬖妾張氏僭恣。捶解僕主。元僖爲所惑而不知。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張氏從死。左右親吏悉決杖。判官呂端。推官陳載。坐裨贊有失。訟議趙令圖。侍講周象。坐輔導無狀。貶黜有差。詔停冊禮。真宗卽位。詔復太子。改諡昭成。以元佐孫宗保爲太子。孫生二歲。母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甯與處。及冠。歸本宮。性仁恕。主藏吏盜米。

史

卷之二十四十一

宋

千斛。貫不問。嘗書忍字于座右。以爲戒。及卒。神宗臨奠。其子仲勣泣曰。先臣幼養官中。終身不自言帝感悼。贈新平郡王。諡恭靜。仲勣亦好學。能詩。事親以孝聞。周王元儼。太宗第八子也。仁宗冲年卽位。章獻皇后臨朝。元儼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淡自沈晦。閤門却絕人事。參議陽狂。不復預朝謁。仁宗親政。益加尊寵。元儼上請報可。必手書之。陝西用兵。上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聽入其言。嘗問胡善王。漢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日如此。安用宰相。善王曰。元昊封華原郡王。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官之人。皆晝睡。夕典覺。有司以其反易。驛明。諡曰榮易弟。允迪。羅州觀察使。居父喪。官中爲優。歲妻錢氏告之。詔絕朝謁。錢氏亦出爲洞真道士。快人。讓王允迪。太宗第四子。南王元份子也。薨。諡安懿。仁宗無子。以王第十三子宗質爲皇子。是爲英宗。宰相韓琦等請下有司議。嚴安懿王及夫人合行典禮。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則不三年。斬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

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人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澆惟宗廟之重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繼體承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然陛下所以致展端見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夫人封太夫人致之古今爲稱中書奏廷等所議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廷等議漢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又奏禮與令出繼之子於所繼所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文

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廷等議稱漢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詔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問禮官范鎮等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使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會公亮趙概附會不正之罪因請如王廷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漢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漢安懿王燕國夫人王氏燕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漢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

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聖爲開卽開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誨等所劾以爲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聖爲開卽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開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漢議亦廢神宗立詔以漢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王夫人云王二十八子子孫多賢洋國公仲鸞父鸞諸子皆進官仲鸞獨不忍受嗣漢王宗晟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初將却而雨或謬改卜英宗訪諸宗晟宗晟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文

郊雨霽帝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係天下之望世稱其忠乘城王宗祐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爲後立曰臣不幸幼失怙恃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華原王仲御居父喪哲宗起知宗正力辭詔虛位以須終制儀王仲湜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華州觀察使士街高宗以軍興南班宗子權罷歲賜至有身沒而不能殮者士街言于朝詔復舊制初神宗詔漢王嗣封世世不絕嘉定中臣僚言嗣漢王元降指揮雖有擇高年行尊之文然

高宗朝儀王仲湜以德望俱隆越仲琮而遷拜武德郎將大當榮封以官卑乃命士懷權奉祠事越十六年始進士僕之封是亦不拘定制也乞自今應封者命大宗司銓量都堂審察閣門引見然後奏取進止寧宗然之

魯國公宗肅商王元份之孫也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家人子竊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於兄弟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贈北海郡王次兄宗敏會稽侯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宗室子得封所生母自宗敏始

濟陰王宗景太宗第五子元偃孫也性慈孝居第及家廟火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學

宗景急赴家廟火亦不為害還彰德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喪其夫人將以妾繼室出之于外託為良家女納焉坐奪開府榮贈循王

高宗王宗達太宗第七子楚王元偁之繼孫平陽王之子也鄰家失火盜囚為奸竊宗達所服帶既而得之貸不問浚井得鏹復授之先是諸王子授官為諸衛將軍餘以族屬親疎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趙安仁議為定制安仁請以宣祖太祖太宗孫初廢授將軍曾孫授侍禁玄孫授殿直父爵高者聽從高廢其緣特旨者不以為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奉定行之

雍王顥英宗次子也哲宗立拜太傅自熙寧以來顥雖請在外章上輒卻至元祐初乃賜成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類對郎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賜官制日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第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為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恩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遂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顧然皆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學

有成人之風朕其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班奉祖父以爲邦家光宣仁有疾顥旦旦入問亦被病宣仁稱病拜太師病益篤帝親挾臂視診今晝夜具起居狀門小愈則喜歲年四十七謚曰榮陪葬永厚陵顥與弟益王俱俱聰穎好學親接師友顧諟端肅

燕王俱神宗第十子趙王偁第十二子也徽宗幸青城父老選之不及道遇二王哭曰顥與王俱死徐乘皆捕為首者戮之衛進二王于金營北行至慶源俱乏食薨偁至韓州而薨紹興初有崔紹祖者至壽春府詐稱趙王次子受上皇蠟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與師恢復鎮撫使趙霖以聞召赴行在

事敗伏誅

蔡王似神宗第十三子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言：「似母弟當立。」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即位後，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言：「親隙不可開，開則讒可離，疑疑不可顯，顯則章難磨滅。」陛下之立，章惇言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年尚幼，小未達禍亂之萌，陛下一切包容，使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恩意，周渥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之急，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耶？臣願陛下審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聖

案賡：「入胸次終身不忘。」萬一有旁及蔡王之語，則骨肉離矣。陛下何頗見神考于太廟乎？疏入，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堂，然頗思其言。司諫劉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正夫引淮南天布斗粟之語，以對。帝感動，解其佩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崇寧五年，似薨，贈太師，諡榮惠。

信王椿，徽宗第十八子也。從端王北行，亡匿其定境中。時馬廣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岩迎椿奉以為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椿遣廣詣行在，奏曰：「邦傑與廣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將賊中，頗知其虛實。賊今稍墮，皆懷歸心，且累敗於西。」

此二賊
可恨

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諸崇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窮窘，兼缺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愛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崇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廣至，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其，上議樞手書，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潛善、伯彥終疑之。廣將行，密授朝旨，使徽宗、樞密令廣聽諸路節制。廣知事不成，遂留于大名府，不進。會有言樞密將渡河入京，朝廷因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金人恐廣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砦，斷其汲道。諸砦遂陷，樞密不知所往。或曰：「後與上皇同居五國城。」未必全人若得，樞密不能容之。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聖

太子謀欽宗長子，朱皇后出也。生為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靖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上幸青城，令密院同知孫傳、吏部侍郎謝克家輔太子監國，稱制行事。金人脅二帝，諭太子出城，統制吳革力請，欲以所募士衛太子。太子潰圍以出，傳不許。吳革莫鑄過，甚急，竟獲遂擁太子與皇太后共車以出。官吏軍民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已而北去。」

鎮王玠，宗室希置之子也。初為沂王柄後，柄卒，宗天子愷之子也。寧宗太子詢薨，立玠為皇子。玠素疾宰相史彌遠，遂好鼓琴，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厚其家，使美人嘲

竊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竊發之。官壁有輿地圖。竊指示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老賊」。以非新州則恩州也。又大書于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皆彌遠心腹。得之。美人以白彌遠。彌遠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悅之。竊乘酒醉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竊而竊不知也。真德秀時兼官教。力辭去。臨行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時沂王未有後。選宗室子昀繼之。一日。彌遠為其父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惠風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而後沂邸者其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勉之事。成彌遠之志。史籍卷之二十四十一

茂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竊不能自已。觸目增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竊心疑俄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為誰。甚驚訝。昀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竊。竊聞命。處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由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竊以為然。未幾。遙見殿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竊不肯拜。震梓其首下拜。皇后嬪嬙詔封竊濟陽郡王。封寧國府。帝加竊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正月庚午夜。潮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竊。竊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擿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竊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僞眾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偽為李全榜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楚尉兵卒。不滿百人。竊知事不成。率州兵討捕。遣王堯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挾醫治。竊疾。竊本無疾。天錫諭旨。過竊。繼于州治。帝輟朝。賜銀絹。賄少師。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堅。再致奏。右正言李知孝。奏遣王堯降封巴陵郡公。真德秀。魏了翁等。以竊為言。

更達惡而斥之端平元年詔復官爵吏部尚書常林言書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男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于冥冥中者幾希試禮部侍郎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命大宗正司請選擇立後迎善氣銷惡運莫先于此下禮部議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子松齡王五世孫登進士第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宜遣師邀金人河上奉迎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與知穎昌府何志同等同

史律

卷之二百四十一

史

盟傳檄中外已而金人退遣范垣詣濟州請王進兵南京且言臣之制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松充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張邦昌在廬州于松近守趙令儼幾察之且請誅其母子以絕奸心又言自臣以來奉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並取大元帥府裁決為便毋輒行宣撫使趙誦逗撓營私所宜加罪請調發兵州縣相經理淮南別浙形勢之地毋為羣盜所據移書責邦昌曰人臣常見危致命今議者謂劫請傾危之計實由閣下不然金人何堅拒孫傳之請而卒歸于閣下也敵既遠去宜

是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無及矣又遣王所學何事邦昌遣使迎王以白子松子松遣王書曰似聞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親母后明正誅賞降降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遂傳檄京師奏陸祐太后曰諸路間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有假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乃以所部兵會濟州康王即位子松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為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專取旨官

史律

卷之二百四十一

史

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五舉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涇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以張聲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並進可成大功除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章論王時雍徐來哲吳玠莫儔范瑁等逼遷上皇取太子辱六宮捕宗室竊禁物都人指為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為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松薦傳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之命遂寢賊趙萬犯鎮江子松遣將擊萬於丹徒調鄉兵守城官軍敗歸鄉兵為潰子松率親兵保焦山寺賊遂據鎮江初呂陵復土司天監書昌壽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

終聞其說請康末起兵微文頗涉不遜御營執制辛道宗與
子松有隙上其文詔御史按之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
京城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復集英殿修撰而子松已卒
子砥其祖後也北遷至燕山速還得上皇宸翰以歸帝命輔
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欲兵以待和
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陷
其畿畔人畏虎哈虎以肉肉盡終必食人若設陷葬待之庶
能制虎命知台州卒

子浦泰康惠王後也登進士第知明州沿海制置使海寇略
郡皆史吏反為之用限其蹤跡賊遂大熾商船不通于兩廷

史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史

上蒙倭率郡皆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
貸胥吏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海道遂平

師昇系出燕懿王韓侂胄用事師昇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
日百官爭貢珍異師昇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葉核脩觴
破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胄有愛妾
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
欲之侂胄未有以應師昇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
冠以獻妾為求遷官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
竹籬茅舍謂師昇曰此其田舍間景象但欠犬吠鵲鳴耳俄
而犬吠鵲鳴聞視之乃師昇也侂胄大笑以工部尚書知臨

安府侂胄將用兵師昇知侂胄材疎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詩
侂胄死其黨多坐譴以師昇嘗與侂胄異故獲用師昇四尹
安有能聲而鉤致民罪沒其家貲諸事權貴時人鄙之
希言惠王今慮孫也淳熙中登第遷樞密院編修官言諸將
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侂江而已
宜諭諸將一軍受聞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為
守毋以守為守卒贈越國公

希言燕王八世孫登進士第調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侂
胄當者諸司莫敢薦希言賢其人請以薦已者薦之遷江西
舉監提舉歲飢惡少聚劫希言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

史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史

曰希言不出飢民終不能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會
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卒贈成國公

士昭徽安懿王曾孫也從上皇北遷次洛州東與諸宗室議
欲還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洛州士昭乘驢西亡夜半登
欲隨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
察訪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至磁州招集義兵
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時洛州守臣王麟欲降
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為主士昭夜半薄城下力戰破
閉人城部分守禦敵治濠塹樹鹿角示以持久士昭厲將士
死守飛火砲碎其攻具以計擒其首領敵乃解去權知洛州

兼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洛州，糧盡援絕，衆不能守，乃擁士踰出城，由太名府赴行在。卒，追封義和郡王。

士儂，邵康季王仲御子也。封齊安郡王。數言事忤秦檜、岳飛，被誣。士儂力辨之，曰：「仇讐未雪，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惟大怨誣言者論士儂交通飛踪跡，詭秘事切聖躬，遂奪官，謫居建州。凡十二年而薨。贈太傅，追封循王。長子不凡，方苗傅之亂，封股納蠟書持告張浚，以功轉兩官。

士嶠，太宗五世孫。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嶠見先帝御容在舡中，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衆欲

史

卷之二十一

李

爲盜。士嶠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爲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嶠近屬也。州縣必相從，衆聽命。走謁太后于虔州。會虔民作亂，鄉兵應之，與官軍相持。士嶠請太后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宜急諭城中，中外定則外寇可再，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下，城中遂定。遷惠州防禦使，卒，追封建安郡王。

不惠，漢王後也。紹興中，登第，除知開州。郡有鹽井，舊長吏遺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惠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無鬬爭。夜戶不閉，轉義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畱之。薨，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攝大寧鹽場，

其利不惠斥去之，以鹽場羨餘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

市銀代納，省緡錢十五餘萬，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飢，不怠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糶，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閉糶，邑民發其原，不惠抵朱氏法，籍其米，照盜米者，民遂定。乃山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蜀不惠給餉，故事富人出振而下戶致於邊，不惠曰：「民飢不可援也。」以糶餘米，發卒遇之，會向家夢東，畜利率數千人入冠，成都大恐，不惠召條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赴沈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後

史

卷之二十一

李

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於是邛都川首領屋機合諸部落，大破吐蕃于漢源，斬夢東畜，乃令緣邊家出丁一人戍諸堡，復其家，不惠罷歸蜀人，送者自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遷知大宗正事，不惠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卒贈崇國公。不惠居官，所在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惠請復置安撫司以相維，大早勸孝宗求直言，通下情。時布衣上書，任忤抵罪，不惠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帝悚然，嘉其忠諫，每宴禁中，帝屬之酒，顧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

事。中曰：英國公借驍馬，不惡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驍馬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杖死爲之。蓋又請用燕其好尚如此。

善俊、太宗七世孫紹興末登第，知廬州。言異時，恃焦湖以通饋餉。今既涇湖宜募鄉兵保孤姥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武敗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遷龍圖閣學士。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再知廬州。言和好不可恃，當高城浚池以爲備，復芍陂七門堰，農政用修。知鄂州，南市火，善俊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僚屬言用度恐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一

善俊

使知建州，歲飢民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移知鎮江府卒。

彥侯，彭城侯叔聚曾孫也。遷湖南運判，徭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侯謂帥臣曰：徭人仇殺乃其常情，況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謀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讐，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

彥輔，魏悼王七世孫，登進士第，尉樂清。會大旱，令禱雨而責租益急。彥輔曰：捐歛已責，所以招和氣，何禱爲？已而果雨，韓侂胄死，詔檢詳士大夫前與兵議者將併逐之。彥輔歎曰：士方以僞學廢，今又以兵端斥去，苟欲銷士，何患無名？每見帝

言才難，遷湖廣總領，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輔置別籍稽核之，或傳軍中有怨言，彥輔曰：不樂者主帥耳，何損士卒？持之三年，掛虛籍者廢三萬，額減錢百萬緡，用度以饒。

彥迪，魏悼王後也。紹興末登第，遷工部尚書。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中外洶洶，樞密趙汝愚議立嘉王，欲倚殿帥郭杲以鎮遏內外，遣中郎范任告之。杲不應，杲嘗被誣，彥迪爲白于帝。杲德之，汝愚以告彥迪。彥迪大喜，遂馳告杲曰：彥迪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未及對，彥迪責之杲，杲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卽位，汝愚謂彥迪曰：我輩宗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一

彥迪

臣不當論功，會雷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迪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彥迪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已共政，及外除，頗缺望。乃疏當時名臣，目爲汝愚黨上之，帝由是疑汝愚。吳氏世守武興，兼利西安撫，樞密權吳挺卒，朝廷川丘皆從併利西安撫于東路，以輩世將之弊，而彥迪奏復利西安撫，其後吳曉因之以生變，人以是咎彥迪。遷沿海制置使卒。

公主

荆國公主，太宗女也。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所取，嫁明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主者降其父爲兄弟行，主獨

以舅禮謁。遣勅賓客皆一時名士。每宴集。主必親視。嘗
被益。帝命有司捕訊。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
盜。遣勅守許州。暴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
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才五六人。真宗遣內侍督諸縣
官。以衛主。駕還。勅卒後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
勅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上喜。圖史能為詩。尤善女工。嘗戒
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尤。及老病。日帝親舐之。左右
感泣。帝亦悲慟。曰。吾兄弟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累
勅。平。植。問于孫所欲。主曰。豈可以親病。邀賞耶。資白金三
千兩。辭不受。帝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所不避也。

史記卷之二十四十一

卷

上既哀明平居隱。八夷淡自養。臨終。誡諸子曰。吾歿後。柩中
無藏金玉。歛以時服。堯年六十四。遣勅亦賢駙馬也。主所居
室。堯无幾多。為鸞鳳狀。遣勅令鑊去。主服有龍飾者。悉屏藏。
之。主私主乳母。請均州團練使。章獻太后臨朝。嘗問曰。外間
人有何言。遣勅不答。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
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以帝少。內侍
多恐未能制之也。遣勅固池冠京城。嗜奇石。構堂引水。環以
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及
知許州。貧億墓。慟哭而返。遣勅通性命之學。兼好釋氏。將死。
與浮圖楚圓為偈。歿。卒。諡曰和文子。端愿。恩州團練使。仁宗

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言。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
宮女為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乎。知襄州。本路轉
運使。獻美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轉運使。銅民希寵。帝奪其
賞。移盧州。富弼曰。泥上之政。何以滅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
事。師厨傳以干名。則舉者至。更事既久。抑妄強。制得吏。故毀
隨之。富弼。淡然其言。英宗立。以疾。拱默。端愿進曰。陛下當躬
親樞綱。以保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之望。以太子少保致仕。
弟子許。樞密都承旨。師出安南。調兵河東。許言。王師征南。而
取卒于西北。使蠻問之。得以窺我。出知蔡州。卒。
魏國公主。英宗女也。神宗立。嫁左衛將軍王誨。誨母盧氏。寡

史記卷之二十四十一

卷

居。主日致膳羞。有疾。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主第池。藥
服。玩極其華。主請侍宣仁太后于寶慈官。不可。居常。悒然。
間遇早暎。帝降損。主亦如之。曰。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
休戚。元豐三年。病篤。詔時貶官。帝命還。詔官以慰主意。太后
及帝臨問。已不省。久之。稍甦。自訴疾。必不起。相持而泣。帝親
持粥食之。賜金帛六千。問所欲言。但謝復詔官而已。堯年三
十。主好文。善筆札。矜恤族黨。中外稱賢。誨不矜細行。與妻
姁。上旁。妾數抵戾。主藥後。乳母誨之。帝命窮治。杖八妾。以配
兵。誨。說均州。

范質

范質，大名，人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事晉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吳丹使邊少帝命十五將出征，夜召諸學士分草制，時質入直，奏曰：「官城已閉，恐泄機事，獨具草以進。」辭理優贖，初加中書舍人。周祖出征，每朝廷遣使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歎曰：「宰相器也。」周祖起兵向周，質匿民間，物色得之，喜甚。時大雪，解袍衣之，令草太后詔，及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二

迎湘陰公儀注質論稱旨，以質為樞密副使。周初，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司徒。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奸。世宗命質詳定，是為刑統。恭帝嗣位，封蕭國公。太祖北征，為六師推戴，時質方就食閭中，太祖入質車，王溥親仁，謂見太祖，封之鳴咽流涕，具言擁逼之狀。質等未及對，軍校雜彥環舉刀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階受命，加侍中。太祖初即位，庶事謙抑，質上奏曰：「自古帝王開基創業，封建子弟，樹立蕃維，宗戚既隆，社稷永固。皇弟光義，光美，乞並行封冊。」皇弟光義，雖在襁褓，亦行恩制。此臣之願也。臣又聞為

單枝舉刀
便無所指

宰相者，當舉賢能以輔佐天子，竊以呂餘慶、趙普精通治道，經事弱府，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納之，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質等憚帝英睿，請其制子進呈，庶盡秉承之方，免疎妄之失。由是坐論之禮廢。魯國公將卒，戒其子勿請益，勿刻墓碑。質既登朝，翕手不釋，念人或以為勞，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相，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從世宗征淮南，詔令多出其手。吳中文士莫不驚伏，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朝廷遣使視民田，按獄訟，皆延見，達天子憂勤之意。然後遣之。世宗駐揚州，因事怒質，罪且不測。質請見世宗，意其救儀，欲起還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二

之質趨進曰：「儀近臣也，過小不當誅，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位宰相，豈可使入主暴怒致近臣于死地耶？願寬儀罪，世宗意解，即赦儀。質性廉介，未嘗受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進道閤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歿家無餘財。太祖與侍臣論輔臣曰：『范質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曰：『宰相中，能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子曼知淮南轉運事，太祖謂曼曰：『朕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隱，急軍須，計以便宜從事，無庸一一中覆也。』或運米百萬餘石給京師，當時猶有心計錢俶慮地以吳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曼言收在口，自當賦繁苛，凡粟往歲棄其帝之屬，悉收算，欲盡釋以

顯成大典
何不榮也

其弊從之質從子果知制誥家食貨人錢數百萬兄喻性
書嘗為與元少尹居京兆殖貨鉅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給
果曰少尹不復新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果聞之喜因上言兄
老求與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果既至而膳否如故且常
以不法事干公府果大悔移知壽州言家世史官願棄直筆
成國朝大典召為史館修撰太宗惡其躁競出知漢州復召
為史官修撰果聞命喜甚以為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
遇州通判錢熙果問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實
錄爾果然至京師旬月卒果不善治生家益貧端坐終日
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

史綱卷之二十一

王溥

王溥并州人漢乾祐中舉進士為秘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
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
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魁魁之形何夜而
出日月既照氛祲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周
祖疾革以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畢周祖曰吾無憂矣
世宗將親征澤潞馮道力諫溥贊成之凱還世宗謂溥曰
漢相李松以蠟書與樊丹猶有犯其詞者信有之耶溥曰松
為大臣設有此謀肯輕示外人蓋蘇達吉誣之耳世宗詔贈
其官世宗將討秦鳳問帥於溥溥薦向拱事平世宗宴勞酌

史綱卷之二十一

酒賜溥曰為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丁外艱起復表四上乞
終喪世宗大怒宰相范質解之溥懼入謝宋初遷司空罷為
太子太保舊制一品班於臺卿之後太祖謂左右曰溥舊相
當寵異之令分臺御班於東西遂為定制太宗立封祁國公
卒海父祚頻領牧守能禦寇家累萬金溥在相位祚以宿州
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先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
右坐客輒避席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仕
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大稱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
固名位而幽囚我果大挺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溥子貽孫
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過覽之為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

魏仁浦

魏仁浦衛州人幼養其母後養其父為製暑服仁浦年十三
日為人子不克供養乃使婦往求食以衣我我安乎因
慨泣下辭母請濟河濟河水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
晉末緣樞密為小史魏仁浦杜重威欲以仁浦補牙職仁浦以

原仁祖迎謁道左補舊職周祖掌樞密召仁浦問關下兵數
仁浦手疏六萬人周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從周祖鎮鄴
帝諸大臣楊邪史弘堅等密詔誣帥李洪義殺王殷令郭
崇書周祖洪義知事不濟與殷謀遣陳光穗資詔示周祖周
祖召仁浦入計仁浦請易詔以盡誅將士為名激其怒周祖
從之例用雷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眾怒遂長驅渡河及即
位以仁浦為樞密承旨嘗問仁浦請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
氏仁浦手疏上之校簿無差周祖倚重之周祖大漸謂世宗
曰李洪義長與節鎮魏仁浦無違禁密世宗即位授樞密副
史

史

卷之二百四十一

五

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隣居欲併
其第屢請仁浦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
兵戈以報怨吾不忍為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子咸熙
仁浦仁祖嘗會賓客家僮覆按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令
更設饌具其寬厚若此贊曰五季至周末天下將定之時也
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所拔擢皆有宰相之器宋祖受命遂
為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與質臨終戒其子勿請
謚立碑自悔漢矣太宗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質可得辭其
責乎

石守信

史

卷之二百四十一

六

石守信浚儀人太祖即位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李筠叛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進討破筠衆于長
平斬首三千級又敗其衆二萬于澤州澤潞平加同平章事
李重進反揚州以守信為都部署帝親征至大儀頓守信馳
奏城破在朝夕大駕親臨一鼓可平帝亟赴果克其城後太
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
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
治之惟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
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一日帝晚朝罷與守信等飲酒酣
昇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然為天子亦大艱難

不若為飾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朕居此位，誰不欲為之？守信等惶惑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也？帝曰：汝曹雖無此心，奈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指示可生之望。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欲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山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爾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謂生死而後已。

宋史卷之二十一

七

內皆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資其厚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督軍趙普言：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普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宜進之。太祖曰：宜何以在卿所？普曰：臣託以字語有說。復面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有後悔。太祖曰：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太祖默然遂止。太平興國三年，守信封衛國公。九年卒，追封武威郡王。子休與，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按子砮，並黑水河，遇谷中夏人以數千騎渡河來戰，保與所部不滿二千，乃分短兵伏於河沿，俟其半渡。

宋史卷之二十一

急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徙延州都巡檢使。討賊遁至烏白池，賊眾來拒，保與應兵出入陣中，且行且鬪。凡三日，四十二戰，賊遂引去。咸平二年，知威遠軍，會夏人入鈔，保與發官帑錢數萬緡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與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待事定，覆而不允，願以家財償之。及夏人退，以問其宗貨，而不問。五年卒，子元孫，邕州觀察使。咸平初，夏人入寇，元孫與戰于三州口，單敗見執，傳者以為已死。贈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錄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曰：春秋時，晉復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僇，還其國不誅，因入對袖囊志。

宋史卷之二十一

八

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命資其厚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督軍趙普言：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普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宜進之。太祖曰：宜何以在卿所？普曰：臣託以字語有說。復面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有後悔。太祖曰：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太祖默然遂止。太平興國三年，守信封衛國公。九年卒，追封武威郡王。子休與，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按子砮，並黑水河，遇谷中夏人以數千騎渡河來戰，保與所部不滿二千，乃分短兵伏於河沿，俟其半渡。

王審琦

王審琦，洛陽人。建隆二年，為中正軍節度使。在鎮八年，為政寬簡，所部已令以罪停其錄事。事畢，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當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黜吏誠可嘉耳。何按之有？因者數服，開寶六年，加同平章事。七年卒，帝親臨弔哭之。贈追。

封瑯琊郡王。審琦重厚。有方畧。鎮壽春。歲得租課。量入爲出。未嘗有所誅求。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視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耶。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第。卽不能飲。或強飲輒病。會孫克臣。熙寧中爲鹽鐵副使。鄭俠以上書。京嶺奏克臣書薦俠。且愧之。坐奪官。復知鄆州。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河決漕淵。去鄆尚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而道。始之東平王陵。婦人得趨以避水。事寧。民繪像祀之。徒知

史綱卷之二百四十二 九

滅州有告外間入境。密旨捕送。株連甚衆。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間者。於他道拜工部侍郎。神宗幸尚書省。止贊其治。力以爲難。少者不及卒。年七十六。子師約。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塔。命宰相召師約至第。卽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師約善射。嘗陪遼使燕射。王津國發必破的。上以金幣鞍馬賜之。

韓重賁

韓重賁。武安人。建隆中爲殿前都指揮使。有諸重賁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賁以譏誅。卽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

兵者。太祖乃止。重賁聞善教已。詣普謝。普拒不見。出爲彰德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過其郡。重賁迎謁。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爲北面都部署。重賁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於定州。見重賁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賁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太祖大喜。七年卒。

張令鐸

張令鐸。棣州人。宋初。還馬步軍都虞候。出爲鎮寧軍節度。令鐸性仁恕。嘗謂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未嘗殺一人。及卒。人多惜之。

羅彥瓌

羅彥瓌。太原人。仕晉。補內殿直。契丹主入汴。遣彥瓌送殿馬千匹赴幽薊。彥瓌問太祖建號太原。以馬歸漢。漢祖擢爲護聖指揮使。周世宗立。遷散指揮都虞候。太祖自原橋歸公。見宰相范質等。未及言。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由是降階聽命。擢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乾德二年。拜安國軍節度。與昭義軍節度李繼勳大破吳丹。開寶二年卒。

王彥昇

王彥昇本蜀人性殘忍善擊劍號王劍兒太祖至陳橋為衆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遇韓通於路遂殺之初太祖嘗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罪彥昇拜京城巡檢彥昇中夜詣王溥第溥驚悸而出坐定乃曰此夕巡警甚固聊就公一醉耳彥昇意在求賄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出為唐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原州防禦使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梓斷其耳噉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髀不敢動前後哨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七年卒太祖以其能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史綱卷之二十一 太祖十一

慕容延釗

慕容延釗太原人太祖即位延釗擢重兵屯其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皆治邊境以鎮靜聞建隆二年來朝表解軍職徙為山南東道節度四年以延釗為兩浙前軍都部署率師南征荆湘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愛前都點檢延釗為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延釗使勞問猶以兄呼之消寢疾親封葬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追封河南郡王子德豐弟子德琛俱為名將

符彥卿

符彥卿字冠侯存審少子也事唐莊宗為散員指揮使莊宗

謀亂兵入官城近臣宿將皆逃去惟彥卿與王金斌力戰殺賊十餘人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慟哭而去天成三年討王都大破契丹於嘉山克定州城授慶州刺史嘗射獵一日狼狐兔四十二觀者神之晉初授同州節度兄彥德鎮滑臺叛彥卿上表待罪晉祖釋不問少帝立鎮河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率所部拒戰洹淵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于鐵丘彥卿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開運二年契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於陽城軍中乏水爭殺泥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若死戰彥澤等遂潛兵出其後順風擊

史綱卷之二十一 太祖十一

之契丹大敗其主乘輿馳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萬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為左右所間會再出師朔方彥卿不預易其行臣配以廢師戍荊州口及杜重威以大軍降於汴水悉詔彥卿領禁兵屯澶淵會彥澤引遼兵入汴彥卿遂歸遼遼主以臣城之役詰彥卿彥卿曰臣事晉主不敢愛死今日之事死生唯命遂主笑而釋之會徐宋孟起遼主遣彥卿歸鎮漢祖入汴彥卿來朝封魏國公移鎮青州周祖即位以彥卿為天雄軍節度封衛王世宗親征北漢命為都部署兼知太原府彥卿領步騎二萬進討初彥卿之行也世宗以井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示議攻擊且今觀兵城下徐國進取及周

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願輸軍須。世宗連下數州，彥卿等言未可進兵，世宗不聽。及至城下，命彥卿郭從義同訓白重贊，史彥超率萬騎屯忻口，以拒遼援。遼人屯忻北，遊騎及近郭，彥超以二千騎左右馳擊，敗其衆二千餘，遼騎遁走。彥超亦死，重傷數百人，諸將論議矛盾故不振，世宗乃班師。太祖卽位，加守太師，開寶二年，以疾請就醫洛陽，從之。八年卒，年七十八。彥卿勇略有謀，善用兵，前後賞賜巨萬，悉分給帳下士卒，樂爲効死。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必唾而咒曰：「此中豈有符王邪？」德光母嘗問左右曰：「彥卿安在？」或曰：「聞已遣歸徐州矣。」曰：「雷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其威名如此。鎮大名十餘年，委牙校劉思恩，思恩怙勢欲貪，彥卿不知覺。時藩鎮遣親吏受民租，稅量增溢，而冀郡尤甚。太祖遣官平之，詔以美餘粟賜彥卿，以愧其心。彥卿暗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必賞之。謙恭下士，對賓客終日談笑，不及世務，不伐戰功。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衆小驅從，一、二家僮遊僧寺名園，優游自適。周世宗宋太宗皇后皆彥卿女也。子昭壽，咸平初，遷益州鈐轄，昭壽以貴家子弟，日事游宴，簡僞自恣，常紗帽素裳衣，偃息後園，不理戎務。有所裁決，令家人傳道，多集錦工就屏舍，織綾羅綺帛，每有所須，取給於市，廣種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貯寺觀中，久之損

壞，勒道釋憤之，縱其下凌忽軍校，劍南自李順後，人心洶洶，知州牛冕緩弛無政，昭壽不能御軍，人皆怨憤，神衛卒趙廷順等謀害昭壽。三年正月，中使白峨前山還京，昭壽命駛吏具鞍馬將送之，延順等悉解廐中馬輻奔逸庭下，陽廷誼呼登廳執昭壽殺之。據甲仗庫，取兵器，都監王澤召都虞候王均率兵擒捕，延順左執昭壽首，右操劍彷徨無所適，卒見均至，卽與衆推均爲帥，合驍勇威武軍爲亂，牛冕迫轉運使張適奔漢州，是秋，官兵討平之。

王景

王景，萊州人，不事生業，結惡少爲群盜，清泰末，以都虞候從

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祖，契丹南侵，少帝幸涇淵，景與高行周等大破契丹於戚城，拜橫海軍節度。契丹至汴，以其黨代景，景歸大常山，聞契丹主俎卽問道歸鎮，斬關而入，契丹遁去。漢初，加同平章事，周祖徵時與景善，及卽位，加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然不尚刻削，民有訟必面詰之，不至大過，卽釋去，不爲胥吏所搖，部民便之。景入朝，部民遮道，雨之不獲，有截其馬轡者，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出大散關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斬首數萬級，秦州降，從景鎮秦州，兼緣邊都部署。宋初，封太原郡王，卒年七十五，追封岐王。景之奔晉，妻坐毀，二子逃免，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

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國受恩隆厚誠無所欲固問之景
稽顙再拜曰臣昔為卒嘗負胡床從隊長出入官妓侯小師
家意甚慕之今誠得小師為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
景景甚寵之後封楚國夫人小師嘗益景金數百兩私遣舊
人景知而不問性謙退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迎迎周
旋盡禮或曰王位尊榮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
是我惟恐不謹耳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將命景
尤加禮重贈遺萬餘緡或言其過厚景曰吾在行伍間即關
張尚書名今使於我是朝廷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為限耶子
廷義性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笑之因目為王當
史 卷之二十一 王景

王晏

王晏徐州人壯勇無賴嘗率羣寇攻劫後為奉國小校晉開
運末與都校趙暉等戍陝州會契丹入汴遣其將劉恩據陝
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子洵洵英雄豪傑
固當乘時自奮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發愿還
款河東為天下倡首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
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斬暉首懸府門外眾請暉
為帥晏副之晏遣人奉表晉陽時漢祖雖建號威聲未振得
晏等來歸甚喜以暉為保平軍節度晏為建雄軍節度加同

平章事周祖即位加侍中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
上井人以為快競來堞而上晏麾伏兵擊之殲死者其眾遂
遁晏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晏入朝周祖以晏家彭城授
武寧軍節度俾榮其鄉里晏至鎮悉召故時同為盜者置酒
遣以金帛語之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君昔嘗為之後來者
固當出諸君之下為我告諭令勿復為若不能改吾必盡滅
其族由是境內安謐吏民詣闕請為晏立衣錦碑世宗初復
請立德政碑世宗命知制誥張正撰文賜之詔改其鄉里為
使相鄉勳德里私門立戟改河南尹從世宗北征為馬軍都
部署遂平三關太祖即位封趙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

王晏

致仕卒年七十七初晏為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
為婦初晏既貴薄待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語人曰吾能治
之晏遣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
甚眾得非待精練之薄致夫人快快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
夫人疾可立愈晏以為謬已詎以他事誅其夫妻守西洛日
世宗征淮南白重贊鎮河陽慮井人為寇因約晏為援晏意
欲兼有三城即率兵赴之重贊拒不納遣人語之曰公在陝
州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在駕晏不能對遂引兵還
看此二事晏
奇性不改
武行德

武行德榆天人身長九尺餘家貧鬻薪自給晉祖鎮并門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拱立道左晉祖見其魁岸所負薪異於常令力士更負之不能舉奇之因置帳下遷寧國軍都虞候開運中契丹至汴行德被獲僞請于契丹以自効契丹具舟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送歸其國至河陰行德謂其下曰我輩受國厚恩今見制于契丹與其歸鄉并投邊塞爲異域之鬼若出其不意破賊黨守河陽俟契丹兵退視天下所屬歸之功業可建也衆皆曰惟命行德殺契丹監使授器甲由汜水抵河陽契丹師度使崔廷勛出拒行德度衆逆擊自旦及午殊死戰廷勛大敗棄城走來推行德知州事盡以府庫分給將士行德據上游屬平緝兵人重歸之漢祖起太原遣其弟行友問道來奉勸進漢祖大喜授行德河陽節度漢祖至洛行德以所部兵翼至京師漢陽加同平章事移其定尹周初遷西京留守時樂職入城犯者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入城歸者有僧從經買置就官翻觀密與豐管中而去姬入城抱關者搜得璽書以詣府行德見璽書非村姬所有疑而詰之姬言被捕僧訊治具伏與關吏同誣姬以布賞行德釋姬斬僧及抱關吏人畏之若神明朱初授忠武軍節度封魏國公致仕卒

侯章

武行德榆天人漢乾祐初鎮鄆州以見戶爲巡撫其租賦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彥鐸謀逆殺之加檢校太師周初兼侍中人朝獻銀帛請開宴周祖曰諸侯來朝天子自當錫宴以申禮樂豈俟其貢奉爲之耶因賜宴廣政殿章獻銀馬上壽不納建隆元年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既罷節鎮居常快快一日于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坐中有輕忽章者章厲聲曰當邊主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我粗人以戰鬪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爲之其人大慙

折德辰

折德辰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穆使德辰率師攻下河市鎮斬并軍五百餘級入朝請還內地世宗以其素得蕃情不許厚加賜賚而遣之宋初德辰破沙谷砦斬首五百級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卒贈侍中子御勛權知府州事改奉軍軍節度使卒弟御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御卿破將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遂下嵐州又殺其慈州刺史霍胡遷永安軍節度使契丹衆萬餘入寇御卿大敗之于子河漢斬首五千級獲馬千匹契丹大將死者二十餘人太宗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峽小徑人謀剽略臣諜知之遣人邀其歸路

因縱兵掩擊大敗之皆聖靈所及也上嘉之歲餘御卿被病契丹謀知之率眾來侵御卿力疾出戰契丹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敵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政棄士卒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毋念我忠幸豈能兩全言乞泣下卒年三十八上聞悼惜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咸平二年黃女族長蒙異係引趙保吉入寇麟州惟昌與從叔延檢使海起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保吉兵眾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墮馬躍弓起得神將馬失圍出海越惟信殺焉九月惟昌破言泥族拔黃營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眾景德元年入朔州界破狼水砦契丹方圍奇嵐軍聞之遣李七年還根赴澤州命出兵為援惟昌力疾領步兵冒風沙而行電車進營時疾已亟與賓佐宴飲談笑自若明日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知府州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要惟忠視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塵有馬入營中來以為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匹馬盡虜所獲也卒以其子繼宣嗣州事繼宣寄處剌種落嗟怨結為契州都監獲其弟繼周嗣州事元昊反繼周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韓絳發河東兵城羅兀繼祖為先鋒疾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卒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二

七

其子克聰報種諤謂川是取綏州夏人來攻再戰皆捷及諤得昇以繼世守綏州說韓絳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遣果州團練使卒繼周子克行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慶科諤拒之詔出師為援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嬰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惟知府州張世矩將秦兵討夏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難自行詔克行趣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即委管綸而西大酋咄咄保吳良以萬騎來蹙賊半渡陸克行縱擊大破之殺咄咄保吳良師還復與王中正出塞克行拔州每出必勝夏人畏之益左廂兵備以當折氏孫覽城葭蘆克行領兵吐渾河約勦部伍為漢入窮討之狀敵不敢動既迄役復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詔河東進築八寨通麟延道延帥遣秦希甫來議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為先希甫曰山近及違法也克行曰事有奇正當先遠役以出其不意且乘士卒之銳若徐圖之士心怠矣從之築成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羌人呼為折家父還秦州觀察使卒子可大知府州從子可適未冠馳射不習而能鄰延郭遠見之歎曰真將種也補殿侍隸延州敗夏人于蒲桃谷東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籍籍於軍門或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飢而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二

七

其耳非假也。單馬出謂之曰：汝輩何至是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流涕謝，因還歸。羌夏十萬入寇，可適得其鋒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鋒不傳，因卷甲疾起，大破之。尼丁礮回大糧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踰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幾八千，轉戰至高嶺，乃從間道，趣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其國毋踰山而遁。焚棄輜重，眾相蹈藉，赴崖澗死者如積。擢知岷州鎮戎軍，免知阿理。昧勒都通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圖之。會二酋以高殺為名，會境上，可適謀知夜襲之，并俘其族屬三千人，送取天都山，帝為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為

上遣人以李勇、康李克用麾下梁將李立、李建驍、勇軍之壯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國，擒其二將，還馬前。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鄆，明宗兵變，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益請罪。明宗曰：汝盡忠節，又何罪也？太守殷據汴州叛，益斬關先入，領滑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

王晏球討之，會契丹來援，益逆擊破其眾，進克州城。張良兵鳳翔，以益為西面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出為商州刺史。晉初，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張從賓據河陽為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為朕死乎？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為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夾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眾，擊殺殆盡。汜水為之不流，從賓溺死。延光以大名降，還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河中尹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命，授鳳翔節度，漢祖即位，加侍中，益嘗受契丹命，問漢兵入洛，愛之，修城浚隄為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賁書招益，益遂歸蜀，昶將兵數萬出大散關以應之。漢祖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時漢祖已不豫，召景崇至，問內謂之曰：侯益心懷攜貳，汝往至彼，如益來，即置勿問。昶遲疑不決，即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蜀軍，益懼，謀入朝，會漢祖崩，景崇將誅益，慮隱帝不知，高祖密旨未決，益從事程渥、景崇里人，益遣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可知止足，何必懷禍人之心，為已甚之事乎？况侯君觀武爪牙甚眾，事若妻妾，禍不旋踵矣。景崇叱去之，益即率數十騎馳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國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肇，言為景

宗所指諸僭貴庶孽之授開封尹封魯國公景崇遂據城叛
延廣七十餘口悉為景崇所害及周祖起兵隱帝讓出師
之益言兵不宜輕出大名成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
以挫其銳遣其母妻招之使降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言益
隱帝遣景崇與彥超守澶州至赤岡周師奄至戰于陵
義軍不利益見士卒無鬪志遂夜降周祖封楚國公致仕太
祖即位遣賜器幣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郊祀詔綴中書
門下疏禮與丞相等同卒年八十子仁矩漢隰州刺史初至郡
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為之空民情悅服宋初為雄州
刺史有善政弟仁寶趙普妹壻盧多遜與普有隙普提相以
仁寶知鄆州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尤
喜令馳驛召歸多遜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發兵增備未幾
賊也不如授以飛輓之任且程度之別遣偏將養精湖士卒
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然之以仁寶為交州水陸
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太宗悼惜
之贈工部侍郎仁矩子延廣在襁褓中遣王景崇之難乳母
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仁矩在
雄州方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
數騎馳出衙門射殺酋長一人斬首數級餘黨悉禽仁矩拊
其背曰與吾門者必汝也太平興國初護延州軍善撫士卒

下藥為用戎人畏服遷閣內祇候會西北戎入寇求可徵
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遷同
坊延丹綵選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宗賜以名藥遣太
醫隨侍戎人聞延廣至不復為寇叛卒劉滄嘯聚亡命寇富
平縣謀入京兆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遇于富平西滄
素憚延廣聲言我輩問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
奈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
挺身與滄鬪斷滄右臂獲之大破其衆關右以定李繼遷獲
夏臺趙休忠陰結繼遷朝廷命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獲
其軍夏臺平休忠就縛手詔褒美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
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用拜知靈州兼兵馬
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時戎人塞道郵傳不通延廣獨引數
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相率引避二年被病上遣御醫
馳驛視之延廣謂中使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恨
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為出涕官
其子孫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
偽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醜醜殆無噍
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與

趙贊

趙贊延壽子也母明宗女興平公主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

燕王延吉
色
何下
榆之取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七

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讀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及德鈞父子降晉，吳丹主領之北去，贊與公主觀西洛，天福三年，晉主命贊奉母歸蘭門，吳丹主南使署為河中節度，延壽從吳丹北歸，贊詣鎮河中，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改京兆尹，贊懼漢祖已許，遣親吏奉表歸蜀，判官李勣未延壽資佐，贊漢何賴，主家事亦委之，恕謂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倘復不容，後悔無及，恕請入朝為公申理，贊從之，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燕，蜀身受吳丹之命，自懷憂

信軍節度，贊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宋初，加檢校太師，太宗即位，進封魏國公卒。

藥元福

藥元福，晉陽人，仕晉為潞州刺史，吳丹圍魏郡，少帝駐軍澶淵，吳丹陣于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登陴望之，不見其隙，元福領兵居陣東偏，有馬破龍者，告吳丹丹曰：先攻其東，陣即梁可奪，吳丹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為一隊，躍出而闖，元福奮鐵鎚擊吳丹，斃者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吳丹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烈士，無以過之，授原州刺史，明年，吳丹復入，元福與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七

李守貞大敗之於陽城，以元福為威州刺史，靈武節度王令溫以漢法治蕃，都西人苦之，謀為亂，三族會長拓拔彥超等率眾攻靈州，以河陽節度馮暉進討，元福將騎兵出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邀暉行，李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數，禽三十餘人，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資賴以行，至羅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眾數萬布為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眾大懼，暉遣人賂以金帛求和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于險，既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欲困我耳，還延至暮，則吾軍成擒矣，暉曰：奈何，元福曰：彼雖眾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為陣者

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緩陣不
動俟敵少却舉旗為號合勢進擊破之必矣遂率眾奮
進元福舉黃旗以招暉暉軍既進彥超大敗橫尸蔽野遂入
清邊軍暉至靈州元福乃還郡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
于鳳翔時兵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雞依山列
陣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
擊之下今還顧者斬眾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
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遷蒲州刺史周初劉崇引吳
丹援晉州命樞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為西北而都排
陣使軍過棠坑崇夜燒營遁峻命元福與陳思讓追崇既行
史紀 卷之七十一 唐紀十一 老

趙晃 趙晃真定人周世宗征劉崇晃兼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
世宗意在連戰令晃倍道兼行晃私語通事舍人鄭好謙曰
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持重以挫其銳好謙入言之世宗怒
并晃械于州獄軍廻始赦之及征淮南為緣江步軍都指揮
使李重進敗吳人於正陽以降卒三千人付晃晃一夕盡殺
之壽春平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晃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
之分太祖常優禮之加檢校太尉卒子延溥太平興國二年
轉馬步軍都虞侯從太平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至
者帝怒欲寘於法延溥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
史紀 卷之七十一 唐紀十一 老

契丹未殄而誅諸將士若舉後國誰為陛下戮力乎帝嘉納
之雍熙四年知貝州卒論曰趙晃忍於殺降延溥能救後至
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如是云

郭崇

郭崇金城人漢末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馮道迎湘陰公贊
於徐州將立之會周祖為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遣崇率騎
赴贊遇於離陽贊衛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崇幽贊於館
舍廣順初鎮定武軍節度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世宗立加
侍中移真定尹世宗征淮南契丹出萬騎掠邊崇率師攻下
東鹿縣斬數百級俘獲甚衆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

明

崇德周室恩遇時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崇德有異
山近邊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德於恩義蓋有所
還言崇方與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得城中
太祖笑曰果如朕言乾德三年卒贈太師子守珪洛苑
副使妻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女為仁宗皇后

楊廷璋

楊廷璋真定人家世微賤有姊寡居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
從今媒氏恐過之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
人姿貌異常不可拒也姊乃從之周祖受廷璋純謹姊卒焉
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

史綱卷之二百四十一

北

追冊廷璋為淑妃權廷璋為右飛龍使涇師史懿稱疾不
朝周祖命廷璋往代懿謂之曰懿不就命即圖之廷璋至屏
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載路周主崩廷璋嘔血
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建雄軍節度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
高壁等砦關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謙溥領州事并
人攻關州廷璋曰關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為攻城具
常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約謙溥為內應街夜夜
擊城中鼓譟以出并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
甲萬計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加檢校太保宋初加檢校
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李

楊氏生此
而不必家
而後有也

鈞叛潛遣親信賁璵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械送京師因上
攻取之策賊平來朝改鎮鄆州卒廷璋美髯長上短下好修
容儀雖見小吏未嘗解帶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
太祖命荆罕儒為幹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
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
罕儒遂不發廷璋父洪裕嘗漁于鄆東陂忽有驍騎至以二
石鴈授之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狄使者也言訖不見
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垣塤進士
及弟餘不為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助得西頭供奉官崇助
重誨子也

史綱卷之二百四十一

平

宋僊

宋僊洛陽人父廷浩尚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僊廷浩仕晉
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晉祖嘗事莊宗僊母入
見詔令勿拜謂之曰主居葦下薪米為憂當奉主居西洛以
就豐泰命僊分司就養教有司供給僊祖在晉陽遣子承訓
奉書僊母以承寧公主與僊結昏及即位拜右金吾衛大將
軍駙馬都尉周祖舉兵向關時僊鎮滑州開門迎謁周祖遣
德之僊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降周祖謂僊曰至尊
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僊策馬及御營軍已亂
矣世宗征淮南吳人大發舟師次東沛州世宗遣僊破之世

此一節或
亦可取
始作何用

晉人義
同之宋人
不居
亦
名

不得於漢
有得於周
遇合阿自
有將

宗嘗大於野有虎逼乘輿，倭引弓射之一發而斃。師還，授滑州節制。宋初，加檢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徽。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倭得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倭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從征揚州及平，改保信軍節度。太祖納倭長女為后，倭本名延澤，以父名從水，改為倭。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封邢國公。卒，倭莊宗外孫，漢祖之塔女為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孝章皇后寢疾，語晉國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族屬不敦睦，貽笑于人。」景德中，倭幼子元翰果詣京府求析家財，真宗諭其族屬務遵先后遺戒焉。

向拱

史綱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向拱，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名。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佐之。中途遇孟見拱狀貌雄偉，意為宮家子，隨之將劫其財。拱覺之，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逆戰于虢城南，殺三千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權知延州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帥，犒之，誓不復侵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隴三州人歸，蜀人又取鳳州，宰相王溥舉拱討之，拱與鳳翔王景率兵出大散關，敗蜀人於黃花谷，劍門州邑皆若重風宵遁。秦

史綱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風階成平，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州，爾守拜淮南節度。周師聞壽春經年未下，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贛和泰復為吳人所據。拱請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城下，然後收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府庫，付主者，復遣牙將分按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師行吳人有負糧糧以送者，至壽春，敗吳軍于黃著，若壽州克，加同平章事。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西京爾守，宋初，加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至汜水迎謁，言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攻之，緩則勢張，難為力矣。帝從其言，奉甲倍道趨之，筠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遂見擒。拱

王彥超

王彥超，臨清人，少事唐魏王繼宏，繼宏遇害，彥超依重雲山僧，暉道人為徒，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此？」給資帛遣之。晉天福初，領蒙州刺史，漢初為復州防禦使，周祖革命，湘陰公傳校率廷美據徐州，拜彥超武寧軍節度，討之，彥超督戰，破其水砦，乘勝拔之，移鎮河中，加同平章

事劉崇南寇命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下我士卒精銳驪以先登死傷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趣石州彥超鼓士乘城射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移鎮鳳翔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中書令開寶元年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侍曲宴太祖從容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奏曰臣無助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丘園行德等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行德等皆罷議者以此許彥超太祖與彥超有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從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爾謂予小郡者蓋天使然也帝大笑復以爲永興軍節度太平興國中封祁國公彥超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一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用俱遵儉約卒年七十三彥超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得免爲幸無陰德可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諸子果無違者宜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蕩之矣孫克從進士及第止於州縣

張永德

張永德陽曲人曾祖丕家世饒財丕克用鎮太原時月度多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謂庫不給卽坐罪沒入貲產丕爲之一歲府財有餘其宗人政嘗補任率族居泣拜請丕代之丕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周祖以女妻永德永德與母妻詣宋州時冠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僞爲委巷中有賊過卽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皆舍去周祖爲樞密使表永德供奉官成潞州漢帝遣人賜詔師常遇時周祖鎮鄴家族見詔永德聞密詔授遇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淹殺永德耶永德卽死無怨惡累君侯家耳遇曰何也永德曰奸邪害政郭公欲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也遇以爲然私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義教里中有女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人洛遣出官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雨其止舍女悉取裝具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爲雀形者德貴人也願事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不能奪居久之謂周祖曰君貴不可言時不可失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人傳柴翁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其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永德以此謁遇遇遂永德歸周祖登位封永德妻晉

既德可與
周事早故
女後自

公主授永德駙馬都尉。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大將樊
愛德何徽退，時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卒二千，周兵分進大
將及駐上黨。世宗語永德曰：「前日高平之戰，將士殊不用命，
吾將按之以法。如何？」永德曰：「陛下欲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
士卒咸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都枕于地，誅二將以徇軍。
成大振師還，徙義成軍節度，隸人曹澄等殺永德父穎奔南
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世宗至壽州，劉仁贍執澄等檻送行。
在壽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
列十八砦，西偏有高麗下瞰營中。永德還勁弓強弩伏麗旁，
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空砦出關，永德亟登

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眾歡服。咸平三
年，長檣校太師，知天雄軍。卒年七十三。初，永德寓睢陽，鄰居
生卧疾，永德察之，獲愈，生就永德求永五兩，置鼎中煮
之，中全一日告適淮南，曰：「後當相遇於彼。」永德遂至，數舍
而遇。法生曰：「君當太貴，吾不吝。」此處損君福，及永德屯下蔡，
分兵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梨織旗幟，永德善騎射，
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伶
兒，見永德命之前，乃淮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
諸君貴，今不謬矣。」若始終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
為？然能降志，實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歸家資，延
王全斌，太原人，其父為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唐莊宗
疑其有異志，召之，全斌時年十二，謂父曰：「此疑大人有他圖，
加以全斌為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累歷內職，宋初，
安國軍節度，乾德二年，命全斌為四川都部署，崔彥進，副之。
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討蜀。全斌下興州，
獲軍糧四十餘萬斛，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

延本傳及
李德勝傳
作廷

宋元并
多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二

史

招討使韓保正獲根三十餘萬斛遂至嘉陵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馬軍都監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于漢渡全斌然之命彥進與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全斌山羅川迎漢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悉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昭遠與王昭遠引兵來戰三戰三敗昭遠遁去渡枯柏江其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根八十萬斛全斌趨劍門次益光會諸將議進取之策待衛軍頭向輅曰降卒卒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有渡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於此建兵劍門不足恃也全斌欲卷甲赴之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今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若命諸帥協力進攻令一偏將起來蘇既達清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橋于江上蜀人見果成棄砦而遁延德至清強昭遠退陣漢源坡雷偏將守劍門全斌擊破之昭遠遁走獲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師大興城孟和遣使奉表降全斌入成都旬餘劉延讓自峽路至和館遣廷讓與全斌同詔書領兵亦無差等由是兩軍相睦蜀人構之主帥遂不協初上詔全斌有制置須臾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二

史

將僉議故雖小事不敢自決詔發蜀兵赴關全斌不即發蜀兵憤怨兩路隨軍使臣數千百人全斌等保庇之不令都發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叛劫屬邑衆十餘萬僞蜀交州刺史全師雄有威惠適與族屬赴關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撫之光緒滅師雄之族納其女及家裝師雄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濬殺都監李德榮成都十縣皆起兵應之師雄自號興蜀大王全斌使崔彥進高彥暉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叩蜀角雅等十七州並隨師雄驛路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坑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殺之未晚諸將不從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于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又破之師雄走保灌口崇會虎提指揮使呂幹爲主將所不禮殺知嘉州武懷節遂普州刺史劉楚信與師雄合衆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王承昌率州民爲亂都監王仁贍討呂幹于嘉州翰走雅州師雄病死推謝行本爲主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幹于雅州翰爲其下所殺關門使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入蜀時歲暮京城大雪太祖設也惟於講武殿衣紫貂

裴帽以視事。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受寒。」念西征將士，
傷犯霜雪，何以堪此？即解裴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
將：「不能獨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及成都平，命呂餘慶知府事。
全斌但典軍旅。全斌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
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
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詔，全斌進破蜀
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召還。太祖以全斌等
立功，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服。命御史臺
于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百官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詔特
從寬貸。全斌責授崇義軍觀察。而後彥進昭化軍觀察。而後

史記

卷之二百四十二

聖

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餘責。降有差。開寶
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
「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以立法。今已
克金陵，還卿節鉞，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全斌至鎮數
月，卒。會孫凱武勝軍觀察。而後治軍有紀律。平居撫士卒，均
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
後與敵遇，未嘗挫敗。卒益莊恪。

高彥暉

高彥暉，漁陽人。為階州刺史。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
田欽祚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至，

遇伏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請收兵，詰朝與
戰。」欽祚欲從。慮賊攻其後，乃紿之曰：「公食厚祿，遇賊畏縮，何
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
皆死之。時年七十餘，上甚痛惜，命優恤之。

史記

卷之二百四十二

聖

史緯卷二百四十三

宋史二十六

列傳

趙普

趙普字則平，藺人也。太祖卽位，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普言中書無宰相，署勅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之。普曰：此非帝王事也。翰林學士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也。詔署以賜普，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參政班在宰相後，不宜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三

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每迎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本約晉王同來，已而太示至，設重裨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制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避乎？丁內艱，詔起復視事。普與帝謀罷石守信等兵權，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視。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開寶六年，帝復幸其第，錢王俶遣使致書於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三

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帝至，倉卒未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所不知。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爲政久頗專，雷得驪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驪不平，求見上奏之，并言普強市人第宅，多聚貽，上怒叱之曰：非猶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左右曳出斬之。旣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參軍。時禁私販茶，隴大水，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冒市大木，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鼎以聞。太祖大怒，將逐普，願王溥奏解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復營邸店，規利。翰林學士廖多，邊屢攻其短，會得驪子有鄰舉登聞鼓，訟堂後官初贊李可度受賕，執法普庇之。太祖下御史按問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厚，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節度。太宗太平興國初，入朝還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語普初無立上意，故普奉朝請數年。普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幸所沮，因言昭憲太后願命及先朝上書事。初普在河陽，上書太祖云：皇弟開封尹忠孝全體昭憲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願命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帝訪得之，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請益

有陰謀帝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輔以察奸變拜司徒封梁國公延美得罪多遜南還普為之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
雍熙三年大軍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與師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襄糧生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直抵幽州奈何將帥不遵成算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闕連取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敝為遠人所製此責在主將也三復來奏嘉其直諫四年普表求入覲陳王元偁言普開國元老宜委以政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冊拜太保李繼遷授邊普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今圖之保

史綱卷之二十四十三

忠反與繼遷同謀時論歸咎於普普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時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日赴中書視事有太政則召對冬被疾表求致仕拜太師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卒年七十一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願為尼上不能奪長女號智果大師次女號智聞大師初普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太祖曰若處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闔戶啟篋讀書竟日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性淡澹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

為他不知
為學先時
所讀何書
或見圖冊

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卒用其人又有人當選官太祖惡之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為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潛立於宮門竟得命允乃退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終宴太宗時彈德超護曹彬不軌普為彬辯雪保証事狀明白太宗歎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寬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為姦利下獄爰書木具郡

史綱卷之二十四十三

禮將近太宗欲勿貸普曰奈何以吉而壞陛下教今歲太宗乃止咸平初追封韓王配享太祖廟庭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贖名曰送使兩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輪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自是將不得專其兵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時周世宗親征淮南圍壽陽太祖分兵滁

州矩壽州只四程李璟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拏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關為暉所敗暉入懸滁陽太祖屯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自量與已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學究曰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應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為備斬關而入

史將 卷之三百四十三

五

德初明德皇太后靈駕權攢埋懸重升附神主安易言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所以周制但器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內伏輜轎車龍輅之屬焚於栢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休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何乃違典章苟且升附方權攢安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栢城未焚凶伏則凶穢唐突祖宗聖約奉章近例但權攢未立神主升附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西附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判禮院孫何等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今園陵年月不便須變禮從宜禮文侯神主升附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神主附文有關既不欲穿牆動土以龍輅權攢木象其上四柱如屋室之攢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埋懸重升附神主皆依近例又安易云昔日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附廟今明德皇太后獨先附廟後園陵臣詳當時先山陵後附廟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未升附則廟祭猶闕禮文不備須從變禮以合聖情而安易稱柩城未焚內伏則凶穢唐突祖宗按禮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

史將 卷之三百四十三

六

史記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七

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達遷
本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古內其儀謂之唐突武又云
方章皇后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因陵權貴之時不立神主
人廟直至因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廟廟臣詳序
為太宗嫂氏上仙之時百官不會成服亦不停廟享今明
穆皇太后母儀天下遺命權停享祀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
是唐屈味妄引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以訐直自負而所詆
者皆良善以清要自高而所尚者皆鄙俗名利之志老而益
益詩書之文體而不習請依元議施行從之論曰自古創業
之君定策佐命一代有一代之材未嘗乏也陳橋之事人謂
晉及太宗先知其謀事定之後普以諫議大夫立於新朝數
年范王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酌功普不亟於得政及
其當擇獻可替否俱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
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以輕勦為戒
其言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由普慮
失之心也君子惜之

吳廷祚

吳廷祚太原人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
之李筠叛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岳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
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連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

難魚腹於淵可成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東京又討
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授雄武軍節度夏人以伏羌地來獻
改鎮京兆辛子元景尚太宗蔡國公主授駙馬都尉知定州
時王超領兵踰唐河與遼人戰元景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
護河橋既而超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
謂吏民詣闕貢馬疏其善政願借雷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
歲旱吏自召平以土龍請雨元景曰巫本妖民罷止讎嚴安
能格天惟精誠可以感神乃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雨
沾洽真宗於帝塔之中獨稱其賢卒諡曰忠惠

李崇矩

史記

卷之二十四十三

八

李崇矩上黨人史弘肇召署親吏弘肇多殘殺左右懼稍
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弘肇既誅周祖與弘肇素厚使崇矩
求其近屬得其弟福崇矩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崇
矩謀世宗帳下補供奉官宋乾德二年拜樞密使加檢校太
傅劍南初平禁軍校呂勳構亂禁軍多在黨中言者誅其
妻子太祖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擊戮然合誅者
萬餘人恐有被驅率非其本心者太祖曰然乃盡釋之東關
之稍稍自歸翰遂敗滅從征太原師還崇矩被病帝命乘輿
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耳固辭
趙普為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帝聞之不悅客卿仲性陰

附錄
卷之二十四
李處耘

設備因掩殺之王均胤蜀與雷有終受詔進討均胤走繼昌
人城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改左神武軍
大將軍其子遵尚萬壽公主鄭仲早死其母貧餓詣繼昌
乞丐家人競前詣送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李處耘

李處耘上黨人父華後唐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契丹來援
力戰死之顯德中李繼勳鎮河陽詔署處耘以右職繼勳初
不為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
堂拜母委以郡務繼勳罷鎮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太
祖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與太宗王彥昇等定議

始入自太祖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却還知揚州
及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朗州軍亂詔慕容延
釗討之以處耘為都監密詔處耘圖荆南處耘至襄州先遣
開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其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
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處耘令
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門高
平衝造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覲處耘
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保寅大喜遣報繼冲以無慮荆門
距江陵百餘里處耘宴保寅等於延釗帳密遣輕騎數千倍
道前進繼冲望保寅延嗣還聞大軍奄至惶怖出迎遇於

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揮繼冲令待延釗遂先驅而入比繼冲
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即遣發江陵卒萬餘人
并其師趨朗州分遣別將趙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疽七
百餘艘斬首四千級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復敗之遂北至
教山岩賊棄岩走俘獲甚眾處耘擇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
分啗之賊而縱其餘遂明延釗大軍繼至縣者入城言被擒
者為大軍所啗荆人大懼從城潰道獲周保權於僧寺中遂
入潭州荆湖悉平利師至襄州衛尉卿解者倍取軍人之直
處耘捕其尤者二人斬於市以徇延釗少校司義舍於荆州
王氏家使酒兒恣王氏患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怒赴延

至白湖處，極望見軍人入民舍，舍中大呼求救。遣捕之，延到閩人也，鞭其背，延劍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處標前潘州刺史卒，處標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恩遇，思有以報。臨事，前制不顧羣議，遂至貶死。後太祖追念之，為太宗納其女為妃，即明德皇后也。子繼隆，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遂赴關中，途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嘉之，為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諸將禦之。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眾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遂詔之罪，請獨當之。敗契丹於徐河，李繼遷叛，命繼隆率兵擊之，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斬三千餘級，俘者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三

十一

漢老幼千餘，斬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理乞，牛馬鐘仗所殺尤多。又出開光谷，破保寺諸族，斬其首領五十七人，降三千餘眾。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爰伽羅賦十四族，怙其眾不下，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從曹彬征南州，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俄而傳潛米信軍敗，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契丹大入邊，為涪州都部署，劉廷讓戰於君子館，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為援，既而敵圍廷讓，繼隆退保崇壽，廷讓全軍陷沒，上怒，追繼隆赴關，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為定州都部署，詔有寇至，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唐河，護軍去繼忠請出師，中黃

門林延壽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關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二年，延壽入成虜軍，將丁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繼隆所領步騎裁一萬，敵眾方食，繼隆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過徐河，俘獲甚眾。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以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繼隆遁去，擒保忠以獻。監軍秦翰欲誅保忠，而出兵追繼隆。繼隆口保忠，枕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繼隆遁去，千里窮偵，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進也。詔廢夏州，舉其城，繼隆奏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喻山中增置保戍，控扼其衝，為內屬蕃部之障蔽，以斷賊糧道。不報。至道二年，白守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三

十二

宗遂糧靈州，為繼隆所邀，敗於洛蒲河。上命五路進討，以繼隆出環州，由赤墜苦井路赴之。繼隆以同達乏水，請由案驢路徑趨賊之巢穴。太宗知其必敗，遣周瑒資手諸勇責督其進軍。赤墜繼隆以便，發兵不俟報，行十餘日，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慙憤，肆殺戮，奏轉運使陳絳果集軍儲不繼，並制秋先起送軍糧赴靈州，必山旱海路，自冬至春，易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太宗許之。遂率師次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其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真宗幸山澗，繼隆求扈從，命為駕前排陣使。先是澶州，陳師於北城，度軍為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

繼隆與次
不
後
有
以

俱不近人
情多智任
此亦不

保吉率眾禦之追奔數里及上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明
年幸繼隆多智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
臨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書命諸王詣第候謁繼
隆不設湯茗弟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弟繼和知鎮戎軍
未涇原儀渭鈴轄言鎮戎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
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諸族之路自
置軍已來克張邊備誠能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
緩急會於此軍并力戰守賊不敢過此軍則緣邊民戶不廢
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皆廢墜賊數路
來寇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自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

史律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主

而力不能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今靈環慶鄜延石銀麟
府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
吐蕃懾服皆為不虞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臣恐議者以調發
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到
琮方與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獨用况
繼還強盛有踰曩日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羣蕃震懼
絕無圖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還徑來侵掠軍吟著
族以首原渭靈環熟戶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遠不
惑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苦
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去萬倍矣又靈州遠絕是常非有

史律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主

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
誠恐賊勢滋大故也使繼還得靈州西取秦成之羣蕃北掠
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迭錫糧道
路臣欲自蒲關至鎮戎城西就胡盧河川運送誠恐靈州食
盡或至不守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詔書緣邊不得出
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狂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慮此賊
他日愈熾不若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
與關賊黨縱散則今掩擊如此則王師進而賊兵勞待其內
潰然後大舉且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守
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奸邪之偷毀憂家則思為食
懷憂身則思為退避思食獲則官局不治思退避則辦事無
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渥
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渥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
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
臣為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城錢
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資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糧
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
免關征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厚賞產則心有所繫必死
戰則動有成績故終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今如漢超之
才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

厚賞不吝賜與。甯牛奉給其家。牛奉查其用。然後可以資。遂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遂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渤海之內。地盜賊國之僭。民况軍武絕。西鄰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知恩。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畏體。竭材盡慮。何患鹽州之不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為允。或聞議者欲開其禁。夫鹽之不入中土。固賊之良策也。今若謂鹽食自蕃界來。雖鹽禁不能困賊。此需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界不入賊境。而入於邊。其利甚明。况鹽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主

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藩時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兵甲皮餘之物。其目甚多。以朝廷雄富。摘山海商利不入。則或謂軍須。况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五年。繼和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隴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長。皆櫛以為戍守。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為應援。其宗甚嘉之。戎人一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史重貴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繼和好談方畧。所至幹治。然性剛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擐甲常如冠至。及校閱之際。杖罰過當。人多怨之。其宗屢加勸。繼和言。保捷軍新到屯所。亡命者多。請優賜緡錢。苟有亡

加過從改與

逆。卽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亦以特旨給之。上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從并州鈴轄。朝廷詔書。約束邊事。或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卽處大辟。繼和言。其不可。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之類。悉須裁奏。兄繼隆卒。繼和恥以道奏。遷官久之。繼和為殿前都虞候卒。

曹彬

曹彬。字國華。瑯壽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人皆異之。顯德中。遷西上閣門使。使吳越。私觀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道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拒之。非懷遠也。乃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主

受而辭之。悉上。遂官。世宗強還之。彬悉以遺親舊。時太祖與禁旅。眾皆屬目。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太祖嘗重之。及卽位。謂之曰。我時嘗常欲相親。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為周室近親。復奉內職。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攻河東平樂縣。降之。建隆二年。伐蜀。以劉光毅為驍萬來。攻彬與李繼勛大敗之。建隆二年。伐蜀。以劉光毅為驍州前軍副都署。彬為都監。兩川既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構亂。眾數十萬。彬與光毅率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中惟圖書衣衾而已。上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

此語味不
忘情於使

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項田欽。先赴荆南。督戰。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進克池州。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雲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進次秦淮。大敗之。俘斬數萬計。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無采路。絕彬後。師與李煜歸降。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降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與諸將焚香為誓。明日城陷。煜率臣屬詣軍門請罪。

史綱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七

彬慰安之。待以賓禮。使煜入宮治裝。彬待之宮門外。左右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貲。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知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之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爾時潘美以賀彬。彬曰。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曰。不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問其故。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征。何以

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於石。諸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領兵甘草地。會昇南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如摧枯拉朽耳。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從征太原。太原平。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分路北伐。三月。敗契丹於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五月。戰於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驛易水而營。上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關。先是。彬與米信出離州。聞契丹出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曰。潘美之師。先起。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務貪利。彼聞

史綱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七

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美既而潘美下。應等州。東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彬亦進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訝彬進軍之速。及彬奏。稱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餉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軍果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自將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俟美等盡出山後。地。會重進之師。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建功。而彬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議論蜂起。彬不得已。攻涿州。棄糧而往。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契丹躡之。遂大敗。彬等至。具伏違詔失機之罪。彬責

將不能制
其下敗之
道也

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為侍中，真宗即位，復開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為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二子材器可取，臣內舉，肯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瑒不如瑋。」卒年六十九。追封韓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庭。彬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分給宗族，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竄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消事罷訪。」

史綱

宋之二十四十三

文

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子瑋，字寶臣，沉勇有謀，善讀書。李繼瑋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徙知鎮戎軍，鎮戎據平川，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瑋自隴山以東，衝古長城，整以為限，以弓箭手皆土人，習墜塞蹊，曉羌語，耐寒苦，官本管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給以境內開田，春秋耕飲，州為出兵護作，而獨其租，嘗出戰，小捷，尤引去。瑋偵羌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輻重而還。羌聞瑋速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疲，我不乘人之怠，可休。」慰士馬，少遇決戰，羌方甚疲，皆

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大破之。謂其下曰：「吾知羌已疲，故為利以誘之。此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秉銳以戰，會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附。吾以此取之。」李繼瑋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瑋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討滅，後更強盛，不可復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家妙僕，慕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騰去。」即日將兵薄天都山，受降。內徙，德明不敢拒。還涇原路都

史綱

宋之二十四十三

手

鈴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理族於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日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僕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東號為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舅質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質樣丹之廝敦感激，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質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其首乎？」廝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函其首并獻南市地。南市，秦渭之阨，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其年唃廝囉率眾數萬人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

餘級復遣間殺立達。河川洮南安江妙敦。通川黨通諸城。皆
結臂爲熟戶。浚瑒塹三百八十里。抵樓囉囉。樓囉囉。西蕃要
害也。皆役屬羌廂軍。工費不及民。噶斯囉勢蹙。退保積中。不
出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瑒以瑒爲環慶秦州安撫使。委乞
骨咄大門等族。聞瑒至。皆歸附。拜發書樞密院事。丁謂逐寇
準。惡瑒不附已。指爲準黨。謫知秦州。瑒以宿將爲謂所忌。卽
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報矢。服白隨從。天雄軍改彰
武軍。節度使卒諡武穆。瑒在軍。得人死力。平居其間。暇及用
師。出入如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瑒所在。明日。徐出視
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主

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成
卒叛入夏國者。瑒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瑒叱之曰。
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聞之。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瑒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
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給田
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加田五十
畝。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鑿其地。爲
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
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其次爲副指揮
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

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開邊溪。率令溪廣丈五尺。
山險不可墾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天
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瑒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
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山東賈同造瑒。
瑒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
三千環列。初不問人馬聲。同語人曰。瑒名將也。嘉祐中。配享
仁宗廟庭。弟琮。仁宗冊琮兄女爲后。除衛州團練使。琮奏曰。
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時
論稱之。

潘美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主

潘美。大名人。太祖受禪。陝帥表彥兒悍嗜殺。且繕甲兵。太祖
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旣歸。宜
修臣職。彥送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表彥。能令來覲。善。成我
志也。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諸軍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進
克富川。劉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又下昭
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
衆十餘萬聚焉。美乘之。韶州拔斬獲數萬計。銀窮蹙。遣其臣
王注詣軍門求通好。美論以上意。曰。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
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鋹遣其弟保興
率衆拒戰。美倍道趨欄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

山谷堅壁以待。美築壘休兵。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破之必矣。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焚其柵。大軍陳以待之。張衆驚出，來犯我師。美逆擊之，張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遂克之。擒張遂、京師、露布以聞。八年，命美爲昇州、道都監，與曹彬征江南。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舉果數萬人，則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逆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資等。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艦，以防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三

五

他變。美既徙軍，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吳人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遣徐鉉來乞緩師。上許，煜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攻。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吳兵形率士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拜宣徽北院使。太平興國四年，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禹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遼兵萬騎來寇。美奮擊，大破之。時代國公雅烈三年，詔美及曹彬等北伐。美拔寨，雲應

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騎將楊徽之、美坐削秩三等。知真定府，加同平章事。卒，配饗太宗廟。子惟熙，娶秦王女。惟熙女，卽真宗章懷皇后也。美追封鄭王。信都人李超，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清中，進士官至右司郎中。制于手尚可施除從何人不可爲善

郭守文

郭守文，太原人。遷翰林副使，從曹彬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丁憂，以拒命自歎，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致太平，豈有後至之責邪？煜心乃安。太平興國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三

五

三年，劉繼元既降，其弟繼文據代州，倚遼人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詔護定州屯兵，大破遼人於蒲城，領武州團練使。夏人擾邊，命守文帥師討之。破鹽城鎮，及羅鳳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俘獲生畜萬計。又破咩鬼族賊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遂寧，端拱初，兼鎮定高陽關排陣使，遼騎南侵，大破之。唐河先是將臣戍邊者，多致寇以邀戰功。河朔諸州，殆無寧歲。既敗岐溝關，命守文總兵鎮常山，以經畧之。守文已卒，中使還言守文死，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得此，曰：守文得奉祿賜資，悉輸勞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歎久之，賜錢五百萬。

為其宗納其女為夫人即章穆皇后也追封譙王

劉廷讓

劉廷讓范陽人乾德二年為四川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帥禁兵步騎萬人請州兵萬人由歸州伐蜀夔州鑲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廷讓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鑲江曰我軍所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鑲江三十里舍州步進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其城守將高彥壽自焚遂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明年正月大送州州將陳愈降初出師太祖命之曰所得郡縣當傾帑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三

章

歸京師不俟報離屯所帝怒下御史按問獄其有司議罪不赦詔削奪官爵配隸商州廷讓快快不食行至華州卒贈太師宋之寬

裴繼忠

裴繼忠并州人護國州屯兵入河東破三紫得生口馬牛羊鉞伏踰萬計近戍主消懼無功受譴以誠告繼忠繼忠以所獲分與之遷通事舍人與崔彥進破契丹長城口殺獲數萬聖書褒美有勸繼忠自論其功者繼忠不答與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諸州大破夏人於葭蘆州雍熙三年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為定州路馬步軍都監取飛狐下靈丘平蔚州摘其帥人鵬翼遷判四方館事護定州屯兵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驛兵尤驍果取諫庭下而其妻子城中繼忠曰此精卒可而守城萬一敵至城中誰與捍者繼隆不從既而契丹入寇城陷士卒妻子皆為所俘繼隆恐其怨已欲分給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奉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力可也從之眾皆感悅繼忠因奏請以隸麾下會契丹騎大至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待之繼忠曰今強敵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驟除乃令漢人侵畧他郡為自安之計乎我將身先死敵軍靜塞軍摧鋒先入契丹兵大潰太宗重書獎諭前後賜資鉅萬繼忠悉以犒士卒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時論稱之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三

章

張瑄

張瑄，館陶人，有勇力，善射。太祖帳下，太祖從世宗南征，至十八里灘，營為戰艦所圍，一人甲折鼓譟而前，眾莫敢當。太祖命瑄射之，一發而路准入，遂却及攻，時春太祖乘皮船入城，遂城上弓弩聲發，矢集如蝗，瑄以身蔽太祖，中流矢死。而復蘇鐵著悍骨，堅不可拔，瑄索酒痛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及即位，遷內外路馬步軍都頭，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升開封，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瑄不能統制。」命瑄為都虞候，瑄性暴多所凌轡，時史珪、石漢卿用事，瑄輕侮之，日為巫媼二人街之言，瑄納李筠、韓億百餘人，恣

史珪、石漢卿用事，瑄輕侮之，日為巫媼二人街之言，瑄納李筠、韓億百餘人，恣

此太祖之
此因之
此因之
此因之
此因之
此因之
此因之
此因之
此因之
此因之

作禍福上，詔之，瑄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衛鐵，掘亂下，氣垂絕，曳出，下御史案，鞠之，瑄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其賜死於城西井亭後，聞其家無餘財，止有僕三，天其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瑄有僕百餘人，今何在？」漢卿曰：「瑄所發者，一散百耳。」太祖乃優卹其家，其子尚切，擢其兄進為龍捷副指揮使。

曹翰

曹翰，大名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澶淵，署為牙校，入尹開封，曹翰在鎮，會太祖寢疾，翰不俟召，歸見世宗曰：「主上不豫，王為家嗣，不侍醫藥而決事於外，庭失天下，望世宗惜，即入侍。」

以府事屬翰，及即位，補供奉官。世宗征淮南，留錢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歸京師，翰適至，正陽遇之，慮劫兵，器

矯殺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今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大漸諭范質，以王著為相，翰為宣徽使，質以著嗜酒，翰飾詐而端，並寢之。宋初，敗濟州刺史乾德二年，詔由楚萬人會王全斌軍成都，平全師，維以翰等叛，翰及諸將討平之。及征江南，命翰為先鋒，使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遺，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仍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圖於涼師，因調

史珪、石漢卿用事，瑄輕侮之，日為巫媼二人街之言，瑄納李筠、韓億百餘人，恣

翰言非是
失向為耳
性惡

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遷桂州觀察使。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南州，率所部攻城，卒搗土得寶，以獻。翰曰：「銀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又擊者解也。其班師，予已而果驗，拜威來軍節度使，判州州，翰征欽奇，臨汝陰，令孫崇望、高顯立，翰以市兵器所為多不法，獄其常棄市，上貸其罪，流登州，召為左千牛衛上將軍，翰陰後多智數，好夸誕，貪日貨，賂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奉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直禁日，誦其所作退將詩曰：「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為家貧賣寶刀。」上憫其意，賜錢五百萬，白金五千兩，卒贈太尉。

楊信

楊信、趙州人。建隆二年，遷殿前都虞候。信病瘡，上親視之。開寶二年，散指揮杜延進等十九人，將為不軌，召信逮捕，遂明其獲信有童奴田玉，能指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為字，玉直達其意，無失。太平興國二年，信病疾忽愈，太宗聞之，遂幸其第，信自言遭遇兩朝，恩寵隆厚，敘謝感概，涕泗橫集，明日卒。

兗進

兗進，馬邑人。初給事魏帥杜重威，重威愛其淳謹，及杜僉令與姬妾雜侍，入宋，還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進名進，自稱曰：「卿人問之，則曰從吾便耳。」時侍衛軍校書所掌兵數於提上如

史記一
史編卷之二百四十三

易記以待顧問。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廷以示上，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嘗受詔還京師，問：「見高倉欲取者，必取而縱之。」馬曰：「買肉不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親吏，肩輿羅於市，進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曰：「此誰養親之人，傳以為笑。」重威子孫貧困，進分月俸給之。士大夫或有魏焉，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於榻上，進怒，烹食之，病卒。

田重進

田重進，蘭州人。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兵傳飛狐城下，伏兵南口，擒吳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贊，斬首數千級，俘

獲以萬計，還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州城，進攻蔚州，牙校李存璋、會帥蕭瑒、押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厚定州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移京兆，承典軍節度，卒。重進不事學，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遣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

劉廷翰

劉廷翰，浚儀人。父紹隱，晉時以隊長戍魏博，范延光反，力戰死焉。廷翰為殿前都指揮使，入朝常行衆中，每歷官殿門，少

史編卷之二百四十三

識之者，以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識事，忘其名。太宗為撰名，親書賜之。

崔翰

崔翰，京兆人。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太平興國二年，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瘡，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肅卒，望其所舉，以為進退。六師出，如一如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太原既平，上將有事燕薊，諸將以為晉陽之役，師罷餉匱，適有伐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遂北伐。既而班師，至金臺驛，大軍南潰，上令翰率兵千餘

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眾徐定。既復命，上喜，命定州得以便宜從事。緣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契丹兵數萬寇滿城，翰會李漢瓊之兵於徐河，崔彥進率軍自高陽關繼至，合擊之。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虜數萬，初劉繼元降，上令翰往撫慰，停略無得出城。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構於上，以為感德軍節度使，移鎮鎮安軍。以疾召還京師，稍聞入見，曰：「臣既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尸足矣。」上壯之，復令起鎮卒，翰驍勇有謀，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李瓊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三

李

李瓊，南州人。涉獵史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台，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為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過瓊，見其危坐讀書，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關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否成敗，皆在此也。」周祖謂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以瓊為師。及討河中，解瓊兵籍，令參西征軍事。周初拜濟州刺史，改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請立碑頌德。世宗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宋初召為太子賓客，建隆三年，請老，改右驍衛上將軍致仕。瓊信釋氏。

四外春秋
五代時便
堪作將用

四月八日詣佛寺，遇疾歸，至嘉祥年七十三。

郭瓊

郭瓊，盛龍人。漢乾祐中為行營都部署，平盧節度劉錫恃佐命舊臣，稱疾不朝，將相大臣懼其難制，遣瓊與衛州刺史郭超以所部兵屯青州。錫不自安，遣前召瓊，依壯士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屏去從者，從容就席，略無懼色。錫不敢害，瓊為陳福，錫感其言，遂治裝上道。周世宗時為齊州防禦使，宋建隆三年，告老，加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卒。

史緯卷二百四十四

宋史二十七

刻傳

李萬超

李萬超，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末，以肅統指揮使戍潞州。契丹入中原，潞帥張從恩往歸契丹，以郡事委前驍衛將軍王守恩。及契丹使至，奪守恩郡務。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重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虜使，據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勛業。汝曹能從我乎？」眾皆躍然曰：「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殺虜使，推守恩為帥。漢祖命史弘肇統兵渡河，史肇

卷之二百四十四

主路謂萬超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曰：「殺契丹使而推守恩，蓋為社稷計耳。今賊害之，以自取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為先鋒都指揮使。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使大義定中原，所向風靡，後服者皆在早圖之。令奇乃開門出降，弘肇留萬超權州事。漢祖以為刺史，宋初為左驍衛大將軍卒。」

王仁鎬

王仁鎬，邢州人。周祖即位，為承典軍節度使。世宗嗣位，移河中，殿中丞上官贊言：「河中民多匿田租，遺贖按視均定百姓。」

苦之多，逃亡他郡。仁鎬抗論其事，乃止。拜安國軍節度使。嗣曰：朕惟襄國，實卿故鄉，分予龍節之權，成汝錦衣之美。郡民共老攜幼，迎於境上，有獻錦袍者四。仁鎬重衣之厚，酌以金帛，視事翌日，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楸，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山以為不如負米之樂，信矣。郡有羣盜，仁鎬遣以金帛諭之，悉近去。宋初，如檢校太師卒，仁鎬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肝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貢仁鎬曰：公貴為藩服，不能動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歛容還謝人稱其長者。

陳思謏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四

陳思謏，臨能人。為晉右廂兵馬都監，改知衛州。丁憂，時武臣罕懷憂，思謏不俟詔去，郡奔喪。仕周為廣海軍節度使。宋初，加檢校太師卒，思謏信釋氏，所至焚屠宰，本祿悉以餽僧。人目為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孫者拙，進士甲第，為京東轉運使，拜刑部郎中，知潭州。時三司使侯若拙自謂得之既失，堅因請對，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太宗怒，謂宰相曰：士子進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藩任，而貪進擇祿如此，往有黃觀者，或稱其能，選為西川轉運使，輒訴免，因黜守遠郡。今若拙復爾，亦須譴謫。凡人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樹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黜知處州，移知潭州，勤

于政治然家學術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勝眼若拙素無文
故目為賸勝云

焦繼勛

焦繼勛許州人天福初遷武德使安重榮反鎮州安從進自
襄陽舉兵應之晉祖命繼勛督諸將進討至唐州遇從進兵
萬餘設伏擊敗之從進單騎奔還從進弟從貴率兵千餘人
援之繼勛殺其衆殆盡獲從貴斷腕放入城中從進自此不
復能軍漢初授保大軍節度周祖舉兵向關繼勛奉帝逆
戰於雷子陂不利遂歸周祖宋初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子
守節閤門通事舍人監香藥權易院三司言歲課增八十餘
史籍

宋之二百四十

萬當遷閤門副使真宗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美餘而還續
行何以勸遂陞授命者止以為宮苑副使奉使契丹館伴丁
求說指述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燕然山距此幾
許求說其斷

田景威

田景威太原人仕周為武勝軍節度宋初為左驍衛上將軍
卒景威性鄙吝務聚歛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罷
鎮常忽忽不樂妻譏其意引景威徧閱囊儲方自釋在邢州
日使者王班至景威勸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
名也景威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論我聞者笑之

李穀

李穀汝陰人為晉磁州刺史契丹入汴少帝北行舊臣無敢
候謁穀獨拜迎於路君臣相對而泣因傾囊以獻契丹主登
使至州穀斬之密送款於漢祖遣河朔會豪傑入據安陽
契丹主患之議比旋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契丹還攻安陽
陷之穀見獲契丹主設刑具謂之曰爾何背我歸太原穀曰
無之契丹主引手車中似取所獲文字穀知其詐曰如實有
此事請顯示之契丹主詰之數次穀詞不屈及契丹主病謂
穀曰我南行時汝謂我必不得北還汝何術知之今我病甚
如能救我則富貴爾穀曰實無術為人所誣耳卒寬之德光

史籍 宋之二百四十

祖殺得歸漢初權判開封府時京畿多盜穀發其巢穴悉禽
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
衆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漢政紊亂周祖為人望
所屬屢以諷殺穀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周祖重之及
即位拜平章事兼判三司穀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
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洛陽黃巢之亂困廬蕩盡穀生於外
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立垣屋凡族人之不仕者分田居之
詔改清風鄉為賢相鄉加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
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請令端明直學士編記言動為內廷
日曆以付史官世宗伐南唐以穀為淮南道前軍都部署穀

敘能謀而
不能行
因卿來也

史記卷之二十四十四

一人有疾垂而不養非為父之道也卿處輔相之位君臣分
義奈何以祿奉為言加守司空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訪以
政事恭帝嗣立封趙國公太祖即位遣使賜器幣殺好反引
塞士李昉為殺記室嘗有疾殺視之謂曰子他日官祿當如
我昉後至宰相司空殺歸洛中昭義李筠以殺周舊相遣錢
五十萬他物稱是殺受之既而筠叛殺愛懼發病卒太祖悼
惜之贈侍中

資貞固

資貞固白水人同光中舉進士授河東節度推官晉祖在藩
甚重之及即位拜中書舍人貞固上疏曰臣聞奉養為明知

人則皆求賢從諫鄭所以稱子皮識賢為位魯所以讓文仲
為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詔所司各
議十人有何才能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符薦引舉奏
之官望加獎賞如涉徇私舉奏之官宜加貶罰自然官由德
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當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帝漢
嘉之命著為令典少帝即位遷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
繼以婚後罷之貞固以書格短難盡士才請復給婚取士平
允時論稱之漢祖入汴貞固率百官見於榮陽漢祖駐駕勞
問帝以姓自漢出尊光武為始祖并親廟為五詔郡臣議廟
制貞固曰按王制天子七廟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

史記卷之二十四十四

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
七無其人則五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
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
以祀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東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
正宗祧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
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
高皇帝光武皇帝為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
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論者以天子建國各從其所起
亮自唐禹山夏是也立廟皆祖其有功商之契周之稷是也
高祖起於晉陽而追嗣兩漢徒以同姓為遠祖其失其義但

高祖思是
高祖之後

不徒同姓
相非王族
所起耳

建不家
二心即

東不家
自叙

立親廟可也。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適逢吉，適禹珪
自郿府僚佐，驟居相位，恩得舊臣冠首，以貞固有時望，乃拜
司空平章事。貞固少時中蟲，若養在腹中，常便閉，拜相日大
吐，有物如蜥蜴，落銀盤中，游氣衝盤，焚於中，衛吳聞百步外
人皆異之。隱帝即位，加司徒，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太，橫專
權，凌上，貞固端莊自持而已。周祖兵起，貞固與蘇逢吉奉隱
帝兵次於野，及敗，逢吉自殺。貞固遂詣周祖，及即位，加侍中，
旋罷相，封沂國公。世宗即位，貞固歸洛陽，輪謀殺，齒為編民，
貞固不能堪，恩於雷守向拱，拱不聽。宋初，赴關陪位，詣范質
求任東宮三少，預朝請，質不為奏，乃還洛放曠山水，與布衣

史纂 卷之二十四 七

李濤

李濤，京兆人，唐敬宗後也。仕梁為起居舍人。晉初，改史館修
撰，張從賓陷洛陽，張全義子繼祚黨之，晉祖將族其家。濤曰：
全義歷事累朝，頗著功効，當巢蔡之亂，京師為墟，全義手拔
荆棘，再造都邑，垂五十年，洛民賴之，乞止罪繼祚妻子，從之。
改刑部郎中，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上訴。
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濤伏問抗疏，請寘於法。晉祖召
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晉祖
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奪陛下不恐

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乃拂衣起。
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命守貞子希範皆拜
官。濤彥澤節制，遷中書舍人，及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
城恐行害殺人，皆為濤危之。濤詣其帳，通刺謁見。彥澤曰：今
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
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漢祖至洛，濤奉百
官表入見，拜平章事。隱帝即位，楊邠、周祖共掌機密，史弘肇
握兵柄，與武德使李穀等爭權，互作威福。濤請出邠等，潘鎮
以清朝廷。隱帝不能決，濤復白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為
所構，免相歸第。以邠為相兼樞密使，及周祖舉兵，太后倉皇

史纂 卷之二十四 八

汴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周初為戶部尚書，帝即位，
封昌國公。宋初，拜兵部尚書，以疾在告。軍校尹勛、董凌、五丈
河、丁壯夜潰，助愷斬陳、陳、排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
百，明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助以謝百姓。家人曰：公
久病，宜自愛。奏朝廷事且置之。濤口人孰無死，設為兵部尚
書，生視軍校無辜殺人，安得不奏？詔削勳官爵。配許州卒年
六十四。弟濬，晉中書舍人。契丹入汴，濬陷塞北。周初，濬密奏
言契丹主幼弱，多嬖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此其
時也。遂歸為契丹所獲，建隆三年卒於虜中。

劉溫叟

劉溫叟洛陽人父岳後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
岳曰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如溫洛之叟足矣故名溫叟晉
少帝立拜翰林學士岳仕後唐嘗居內署溫叟既受命歸爲
母壽聞樂聲乃內賜紫袍兼衣母謂溫叟曰此卽汝父在禁
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朱初拜御史中丞兼判吏
部銓溫叟言伏見兩京百司漸乏舊人多廢故事雖檢閱具
存於往冊而舉行須在於攸司蓋因年限歸司者例與賦選
冬集赴任者尋又出京遂使在司者失於教習歷事者難於
進還伏望自今在司停職者經恩後却勅歸司如無缺員卽
令停缺一日晚歸由闕前太祖偶與中黃門登明德門前聊

史籍

卷之七十四

七

者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如常翌日請對具言近制人主登
樓則有恩宥登下諸軍皆蒙賞給臣所以呵違而過者欲示
衆以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善之憲府舊例月賞錢不足
則以贓罰物充之溫叟惡其名不取事繼母以孝聞雖暑暑
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言執禮者惟溫叟焉太宗在晉邸
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
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遣前吏送角黍執扇見封識宛然還
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且不用况他人乎命吏輩歸邸太
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節士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雍
熙初子紹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太宗知爲溫叟子愀然

召宰相語其事問紹當得何官宰相言免選已爲厚恩帝曰
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權紹太子右贊善大夫
紹弟舉進士及第知龍門縣群盜殺人舉捕得之將械送府
恐道亡去皆斬之衆服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
言其苛暴真宗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舉曰策在蜀歲豐事
簡故得以寬假比來歲凶盜起非誅殺不能禁曙之所行亦
未嘗出陛下法外帝善之謂宰相曰諫官御史當議朝廷大
體以畢爲右正言王曙坐冠帶貶官在朝無敢見者舉歎曰
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乃還子八判邠州邠
地鹵民窮遠汲八浚渠引水注城中客曰自郭汾陽城此州

史籍

卷之七十四

十

苟外水可饜何待今日無爲虛費勞人八不答水果至鑿五
池於通遠氏大便利遷知邠州儂智高犯嶺南八上書願自
效以爲廣東西提殺八疾馳至長沙見狄青曰賊若退守巢
穴療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若待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
悉衆來大戰於歸仁鋪前鋒孫節死八以右軍搏關自辰至
巳勝負未決八與青出勁騎張左右翼搏其中堅賊遂潰知
休州治狀爲河北第一爲秘書監致仕八得謝二十年放驢
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故年老不衰謂張耒
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膈而平日
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饌而休養之

史記卷之二十四十四

邊光範

邊光範陽曲人晉天福初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

有言朕居漢官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買奉貨

其自知入宋拜御史中丞卒

張昭

張昭范縣人宋冠編誦九經處儕類中緩步調視以為馬蹄

無不表勸進為自安之計子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

賓諸生、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諸謬者多、如此而欲托以主宅、不亦難乎、臣請各置師傅、今皇子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上上謁之時、陛下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為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淺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即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淺旨、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致邦家構患、舞陽萌生、昔隋祖明察、煬帝亦傾楊勇、太宗齊聖、魏王終禮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本收輕議、請諸王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膏侍之際、

等處歷仕
唐晉至宋
其禮太祖
道且言多
可也

與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厚薄、恩愛審於奸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稱善、清泰三年、遷禮部侍郎、晉初、為翰林學士、晉祖嘗幸內署、與昭語舊事、甚重之、以唐史未就、詔與呂琦崔悅等續成之、漢初、為吏部侍郎、周顯德初、遷兵部尚書、撰周祖實錄三十卷、及五朝實錄、世宗好拔英俊、自布衣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瑋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皆受知於人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以用人、世宗善之、恭帝即位、封好國公、宋初、拜吏部尚書、致仕、昭博通學術、藏書數萬卷、自唐晉至宋、尚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真龍知其禮、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卒年七十九

寶儀

寶儀字可儀、漁陽人、父禹鈞、周諫議大夫、儀晉天福中、舉進士、周廣順初、為翰林學士、恭帝立、儀以兵部侍郎使南唐、唐宣詔會雨、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僕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倘以宿服失容、請俟他日、景遂拜命于庭、是隆元年、遷工部尚書、翰林學士、王若以消矢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漢嚴

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曰齊儼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兵部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論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入翰林爲學士加禮部尚書四年卒弟儼保儼偁齊相繼登科當時號爲竇氏五龍馮道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謳誦之初周祖平兗州將盡詩有從者僕與馮道范質請之得免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儼籍其府庫太祖親吏取絹給麾下儼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旣著籍乃官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言儼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儼剛直乃引薛居正奉知政事反儼卒太祖謂左右曰天何奪我寶儼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儼

卷之三百四十四

主

字望之。晉開運中，拜左拾遺，請鎮恣用酷刑。僞上雖曰棄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也。較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典近聞數等。盡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割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死者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周世宗時，加集賢殿學士。帝方切於治道，僞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爲首。一曰明德，禮不明，則五倫不敘；二曰崇樂，樂不崇，則兩儀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庶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奸不憚；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六者不可斯須而去也。」世宗嘉納之，詔僞考正雅樂，僞校鐘磬筦

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之法迄今遵
用詔中外臣僚言事儼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爲政之
有倫在庶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
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媿恥之
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明行黜陟宋初轉禮部侍郎卒儼
善推曆嘗謂盧多遜楊徽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
太平二君兄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
可謂盛矣然無及輔相者唯傅祐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
其言傅字日章開寶六年拜右補闕太宗領開封尹還傅判
官時賈琰爲推官傅不喜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傅琰與會

卷之一百四十四

去

瑛言嬌誕。僞叱之曰：「巧言令色，心不獨媿乎？」上諤然因罷會。太平興國七年，奉知政事。上謂僞曰：「汝何以臻此？」僞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卿能以公正責賈瑋，朕旌直臣耳。」是秋卒。初，僞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僞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卿士，資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諸弟不能及。」僞亦中人材，爾僞有操，尚可加也。僞起居郎，僖左補闕，儀子諲，諱，俱登進士第。

李穆

李穆陽武人拜左拾遺知制誥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曰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

臨事不以死生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召李煜入朝。以穆爲使。穆至論言。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王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富。恐不馬當其鋒。願加三思。無貽後悔。使還言狀。上以爲要切。太平興國初。拜中書舍人。坐爲秦王廷美草制辭。笏記資授司封員外。八年。復拜中書舍人。擢參知政事。九年卒。上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今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穆性至孝。坐泰王事。屬吏給母以奉詔。鞠獄臺中。及資授爲省郎。亦不以白母。每陽爲入直。暨于奉復。母終弗之知也。論曰。

史綱

卷之二 百四十四

七

資儀李穆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獨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薛居正

薛居正。浚儀人。建隆三年。知朗州。會亡卒聚山澤爲盜。城中僖下餘人。監軍疑其黨賊。欲誅之。居正請緩其事。因率衆破賊。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開寶五年。拜平章。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已。爲臣者多無遠略。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世。唐太宗能受諫。直詆其非。而不耻以吾所見。何若不爲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之人臣。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今年穀方登。庶物豐盛。非上天垂祐。

史綱

卷之二 百四十四

七

何以及此。宜同心共濟。修舉閭政。以成其美。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焉。太平興國初。進司空。因服并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遂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室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烟。焰與歸卒。居正自參政。及爲相。凡十八年。配享太祖廟庭。居正妻妬悍。婢妾不得侍側。無詞養子。惟吉與京師少年角抵蹴鞠。縱酒追逐。好音樂。與伶人游處。居正不能知。以蔭補西頭供奉。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謝。上問不肖子安在。願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聞上語。愧懼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上知其改行。命知澶州。改揚州。惟吉既知非改過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卒。

沈倫

沈倫。太康人。爲戶部郎中。奉使吳越。道出揚州。屬歲饑。吏請以軍儲貸民。倫具以白。朝議令以軍儲貸民。若薦饑無幾。就任其咎。倫曰。國家以康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憂水旱耶。當決於宸衷。太祖卽命發廩賑貸。王師伐蜀。爲隨軍轉運使。王全斌等人成都。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師還。遷樞密副使。倫第宅庫廩。處之晏如。而爲母市木營佛舍。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事露。皆

可笑

楊紹正人
不施其言

自言於上，倫亦啟其事。太祖笑曰：爾非踰矩者，因遣中使爲治第。倫願制度狹小，從之。太平興國六年，授左僕射，致仕卒。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盛夏坐室中，蚊蚋蚋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冀以徹福。在相位日，值歲飢，鄉人假粟千斛，盡焚其券。徵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子繼宗，及貴，閻氏以封邑固讓田氏，倫別爲閻氏治第，田氏遂爲正室，緒紳非之。有司議謚恭惠，繼宗上言：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臣父雖起家不由文學，嘗照集賢修史之職，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鼎，判考功張洎曰：沈倫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謚曰恭惠。

史集 卷之二十四十四

文

實爲美稱，昔唐相溫彥博，出納明允，止謚曰恭，實易直公舉不避，亦謚恭惠。如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非出至公。若大臣子孫，許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至於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望如故，從之。繼宗善骨產業，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爲光祿少卿卒。

盧多遜

盧多遜，河內人，父億，晉河南府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諸守景延廣欲並緣增爲三十

七萬緡，億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資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宋初，遷河南少尹，性恬退，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致仕，多遜，太平興國初，拜平章事，博涉經史，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太宗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在翰林，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通夕覽閱，及太宗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多遜與趙普不協，普子承宗娶燕國公主女，承宗知深州，受詔歸闕成婚，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憤怒，及普再相，多遜不自安，普及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人告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太宗怒，以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

史集 卷之二十四十四

子

昉，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滕中正，雜治之，獄具，法斬，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多遜職在禁制，任當精勵，淡負倚毗，不思補報，乃包藏奸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近臣雜治，具獄以成，僉議梟夷其族，乃詰其官，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尚念客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罪，非我無恩，多遜親屬配流崖州，其已上親配隸遠州郡。趙白斬都門外，多遜累世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於流所，端拱初，錄其諸子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日餐甚薄，及多遜貴顯，服用漸侈，億

慨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大中祥符二年，多遜歸葬襄陽，詔賜錢三十萬，以其孫為襄州司士。」宋之厚也。

宋琪

宋琪，字復寶，蘭人也。舉契丹進士中第，為趙贊記室，隨贊歸漢。乾德四年，為開封府推官。太宗為府尹，甚禮遇之。琪出入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門下，遂惡之。白太祖出琪知閬州。太平興國中，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歲中四遷，拜同平章事。上謂之曰：「世之治亂在賞罰，若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無不治。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曰：「在昔

史纂

卷之二 百四十四

生

帝王多以崇高自處，辭色嚴厲，左右無敢違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確時事，欲通上下之情，無使壅蔽。卿等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等謝。端拱二年，將討幽薊，琪疏言：「大衆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有陽城之圍。蓋汾河之北，陂淀坦平，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同韓、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扶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漆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蔽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汾山村壁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出林

薊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會鑿此水，河大半有崖，斷不可徑渡。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山中防遏。此是新州鵝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隔達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漲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乾必溢，可以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湖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

史纂

卷之二 百四十四

生

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臨水矣。觀此孤壘，決旬必克。幽州管內泊山後八軍，開前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之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後晉從役，窮以來，常懷背離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免辛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前門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番漢諸部之家，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還親嫡，封冊為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宜

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平盧柳城等處，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永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又奏曰：「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常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廐黑室章女真、黨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泊幽州管內，屬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畛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獮子馬。」

契丹主吹角爲號，衆皆頓令環遠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積薪，之爲弓子鋪，不設橋營壘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行止，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編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根道，日夜舉火，上風曳柴，俛俯自資，退敗無耻，散而復聚，陳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霖，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被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警柵，但當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技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驕日，朔雪連空，勒馬相持，擅禍之利所宜守，俾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具磁相州，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若以彼全國之兵，此一郡之衆，慮衆寡之不敵，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貝州以來，設犄角之備，俟其陽春啟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亥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刑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高宗鬼方宣王，繼仇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藉好，

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疏奏願采之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王繼恩為劍南西川招安使填上書曰大約黨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畝者謂之熟戶漢山僻遠者謂之生戶其俗多世讐不相來往遇戰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轄中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黨項畝東自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咸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和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豐

視其休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武等州約則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前除無難矣仍告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已行彼為利誘則入百其勇靈武路自通達軍入背岡峽皆蕃部熟戶使人商旅經由宿泊大軍所入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又臣曾受任西川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開州二百里西北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猶存李順與鳳等州李順要衝請選重臣鎮守之奏入上令繼隆擇而行之至道二年拜右僕射卒

李昉字明遠饒陽人周顯德二年李穀征淮南昉為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及見相國寺詩稱賞之曰吾知此人久矣擢集賢殿直學士朱初加中書舍人太宗立遷戶部侍郎從攻太原車駕次常山賜羊酒俾召將相及里中父老歡宴七日而罷人以為榮師還拜平章事監修國史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罷為右僕射淳化二年復拜平章事太宗嘗問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舉短長以對昉獨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

昉以一布衣論罷宰相無權如此

歸獄上。遂曰：朕不及朕，不及助與李琪建議。時政記：月終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進御，自助始也。助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崔相。泊草制漢攻詠之，而佖劾望必詣助。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佖曰：我為廷尉，李公方秉政，示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助為相，有求進用者，見其才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或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助常薦王旦及病，召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宰相也。卒年七十二。謚文正。子宗壽，第進士，拜起居舍人，從真宗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

七

李大名，上疏曰：今之言事者，皆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遣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惟以閉關塞關為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與言及此，誠可歎息。自古行軍，首擇將帥。今陛下選任非不至，已借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防犯塞，車駕親征，會不聞出丁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轡上都，垂求當寧，豈不盛哉？拜右諫議大夫。卒。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勲名自立，不事門閥，唯

助與曹彬家耳。宗壽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宗壽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並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獎拔後進，惟恐不力。士人歸仰之。子昭述，為河北轉運使，屯兵譚言倉粟陳腐，欲以勦衆，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長者如李公何可負其謀？遂表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蒙正父範，蜀多內訌，蒙正與母被出，頗淪賸窘乏，及為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上諭蒙正曰：凡士未達時，見當世之務，不合于理，則快快於心，及列有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拜平章事。蒙正質任寬備，趙普開國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

七

之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其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言：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需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當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

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淳化中，罷爲吏部尚書。四年，復入相。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曰：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上天之賜，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因近以及遠，養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治淮陽，子賤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曰：老子解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彗運卒，有市私貨者，上聞之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僞工樞師有少販竊，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容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惡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上欲遣人之朔方，論中書選可使者。蒙正以名上，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于地。曰：汝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耳。固稱其人可使。因指笏，俛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也。卒用其人。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僚屬。特總裁之而已。真宗咸平四年，復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封許國公。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上

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富弼之父富言，白蒙正有子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令與諸子同學。卒年六十八，諡文穆。蒙正有冊子，每四方，晉罷謁見，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其爲相，百官稱職者以此。子居簡，提點京東刑獄。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介米嘗死，北走契丹，詔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曰：萬一介果死，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如何？居簡曰：介死時，必有內外親族會墓，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証，以聞。介事得釋，遷兵部侍郎卒。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慕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搜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失檢，選上一榜，盡與京官。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燕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日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

主

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部。御撫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雖遼滅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齊賢居使職。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拜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齊賢請行。遂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遼人自胡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部兵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擊衆懷。既二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爲遼兵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遼兵遙見。火光中有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伏步兵於土磧。若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反歸功於盧漢贊。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功屯繁峙。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呼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

主

矣。果爲繁峙兵所敗。淳化二年。參知政事。進同平章事。四年。罷知定州。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終喪不食酒肉。真宗卽位。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則近之矣。時咸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請自治之。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毋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大臣如此。何以率下。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沒。青岡砦燒棄。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觀視所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計則不足。防邊則有餘。今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所彼賣馬之路故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達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則緣邊之勢。張邠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

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間之必不敢
於靈州河西顧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諸部亦稍稍復繼還
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合西邊屯
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吟而入
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川陰要
處所以偽窮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然後縱蕃
漢之兵重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
果陷賊偽承典軍薛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貨產欲
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
景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
史籍

史籍

宋之二百四十

卷

為繼繼併在當時皆以繼繼只是懷慈父祖舊地別無他心
故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
府八部族諸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
厚泊陛下賜以銀夏土境寵以節旄自此奸威愈滋屢斷靈
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臣方受經
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繼為敵此乃以蠻夷
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各名目封渝羅支俾其展
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方沮撓及繼繼為渝羅
支射殺其子德明依前攻劫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
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撓制矣今潘羅支已亡所鐸

將又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拜右僕射出判河陽前老
以司空致仕歸洛得梁茂年喬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
舊暢詠其間七年卒年七十二諡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
慷慨有大略喜提獎寒儒初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未用普
曰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臣上悅遂大用
之子宗海郎延路兵馬鈴轄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
鈴轄黃德和趙遵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海曰軍奔將無所
歸激之則為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以秘書監致仕頗事
干謁其子子昂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鑑
湖一曲以為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尚少伊瀝天下
史籍

史籍

宋之二百四十

卷

佳處即非朝廷所賜惟閑逸之人所有大人盡羽衣優游何
必更事請謁乎子昂司封員外郎素善尹洙洙曰不以通俗
易意者子昂也

史緯卷二百四十五

宋史二十八

列傳

賈黃中

賈黃中南皮人父玘刑部郎中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玘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一口案行府署中兄一室獨論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顆乃李氏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拜

史緯卷之三百四十五

蔡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之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黃中素重呂端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于上遂奏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求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四年罷知澶州上戒之曰大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亦不必太過也黃中頓首謝上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黃中終日憂畏吾恐先其母也卒年五十六其母尚在上聞其貧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不忘也黃中在翰林日太宗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所敢知上以為謹厚及知政事卒

無所建明云

錢若水

錢若水字潛成新安人十歲能屬文舉進士為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鞠錄事嘗貸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殺女奴棄尸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具上州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不署錄事詣若水訴曰若受富民金欲出其死邪若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留心更旬日知州屢趣亦竟未決時上下皆怪之若水終不恤也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曰安在若水密送之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

史緯卷之三百四十五

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即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其滅族矣知州曰此錢使君之賜也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以為功當置錄事于何地邪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名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常草賜題保忠諒有云不斬繼遷開復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為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斯隆與轉運盧之翰有隙奏轉運使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等三人首若水請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庭中不去久之上出曰固以

同州提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為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相除外。貴重莫比。陛下拔其一幅。奏詠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由知。勸驗明白。然後加諫。未晚也。賊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既而事悉虛。繼隆坐罷。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生曰。呂蒙正以布衣擢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寂寞眼穿。當望復相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餘資品。崇重亦不寂寞。今歲穴高士。不求聞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乃謂不能自重。爾上默然。真宗即位。上章求解。僕射不許。若水請益堅。乃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從幸大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三

名若水。陳無敵安邊之策。曰。孫武者。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能賞罰不私也。今倚恃領袖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任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濟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水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故人聞我軍法之嚴。來歲必不敢犯邊。如此。可以坐清邊塞。天威懾于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初即位。劉崇結敵入寇。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賞。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即遣

去。自是兵威大振。以至收淮甸。下秦鳳。平閬南。特席捲耳。陛下神武。豈讓世宗。若安邊之術。我太祖制置最得其宜。郭進在那州。李漢超在開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海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海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資。其位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屢使乞和。此陛下之所知也。改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備邊之策。若水陳五要。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五

四

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沈厚有謀。諳練邊事者。除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名勇敢之士。為隨身部曲。原膳官為支給。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審相報示。寇來則亟為救應。寇去則不令遠追。苟無大過。勿為替移。能立功効。則自賞如此。則戰守同心。敵人不敵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遂州沿邊民。為招收軍。給與糧賜。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用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使領。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

之仍使商人入粟緣邊倘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取而
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遠傳
將以入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營格親征則城
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
未能制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微無事
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啟戎心况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
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
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情臣自知府以
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訊之
皆以恩親為言此蓋今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

史

卷之二十四十五

五

乎望陛下示將帥俾中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
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聞郭
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
汝郭進殺汝矣故郭進所至未嘗少劓前日之事即今日之
元龜也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為進退太白者將軍
也合于東則主勝合于西則客勝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
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
也陛下苟思兵固戰危不例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
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置言
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兇項已大發工夫將興役詔

從幸人
行時

若水自大名馳往觀若水還言綏州頃為內地民賦登集
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即須增
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馬二山無定河在
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邊寇奔衝難于固守况城邑焚
毀村木隨之城之甚勞未見其利遂詔罷役初若水率眾過
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六年春得疾灸兩
足刺背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羸瘠詔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
與僚友會食簡舍假裝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其母
白金五百兩子延年時七歲錄為太常奉禮郎從弟若冲河

史

卷之二十四十五

六

賜令僕酌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斷其臂又害其幼子諱
傑僕于其門

蘇易簡

蘇易簡梓州人充翰林學士太宗飛白大書玉堂之署令易
簡防下廳額易簡會韓在畢士安李至等來觀上遣中使賜
宴至等賦詩紀其事他日易簡置禁中以水試飲罷江南徐
逸所作也上問命取試之易簡因奏曰臣間日中則昃月滿
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
丕基則天下幸甚太宗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
老急于進用因垂言時政闕失遂叅知政事蜀人何光遠易

簡父執也。嘗任縣令。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遂代
人充試。易簡屏山之。光遂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詆易簡。
易簡以聞。光遂坐棄市。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
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居常快快。太宗嘗召其母入禁中。賜冠
帔命坐。謂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
教以詩書。上曰。真賢母也。易簡性嗜酒。上戒約。深切草書勸
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
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

郭贊

郭贊。襄邑人。太平興國七年。參知政事。嘗言臣受不次之遇。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七

晉以恩直上報。太宗曰。恩直何益于事。出知荆南府。俗尚淫
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贊命投之江。不數日大雨。真宗從
贊授經。嘗至其家。稱贊純厚長者。拜工部尚書。太宗在晉邸。
時凡詩篇多令屬和。真宗訪其賜本。贊集為四卷。以獻。卒年
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親臨哭之。贊初充貢。有邑人忌而毀
之。自是不中選。泊贊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涕泣而去。
贊聞之。名還慰諭。俾就舉。遂中第。

李至

李至。真定人。生七歲而孤。鞠于飛龍使李知審家。雍熙初。泰
知政事。時議親征范陽。至上疏言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

之道。必務萬全。今日邊庖未充。況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去山
既遠。取石猶難。願畜威養銳。親募伐謀。若聖心獨斷。在于必
行。則京師天下之本。陛下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
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驂轡。揚言自將
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軍旅。親抵邊郵。北有契丹之
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東顧之懇切。所執之狂愚。臣雖不肖。耻
在二賢後也。以日疾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兼秘書監。上幸
秘閣。出草書千字文賜之。至以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
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
孝經若也。乃書以賜。真宗正儲位。以至與李沆兼賓客。詔太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八

子事以師傳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表辭。詔答曰。朕旁稽
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于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
將姑其謙冲。故乃異其禮敬。勿飾常仁之讓。副予教子之心。
至等入謝。太宗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同矣。卿等可盡心規
正。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于禮樂詩
書。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言也。真宗即位。拜泰知
政事。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
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燃脂不足懲其惡。擢髮不
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兆民。蓋所損者小。
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小醜介意。料彼首從。亦

厭兵久矣。有朝廷赦其罪責。啖以厚利。廉以重爵。亦安肯違而不從。訖于渝。胥哉。昨鄭文寶絕肯。雖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傳以和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告諭。懷德畏威。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昨歲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以為當然。若移朔方軍于靈州。亦一時權宜之計也。後靈武卒不能守。至性都。各幼百于知審。及貴。遂其養子而利其資。出知河南府卒。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五

九

辛仲甫

辛仲甫。字義人。顯德初。郭崇。鎮。澠。淵。署仲甫。掌書記。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謀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鞫之。具得實狀。崇。後。鎮。真。定。仲甫。為。判。官。太祖。受。命。監。軍。陳。思。誨。審。奏。崇。有。奸。狀。上。遣。中。使。往。驗。之。崇。憂。遽。失。據。察。佐。皆。愕。然。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効。節。何以。加。辭。弟。遣。偵。使。者。率。餘。屬。郊。迎。盡。禮。聽。彼。何。察。久。當。自。辨。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于。思。誨。遷。知。彭。州。州。卒。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為。亂。屬。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雉。之。兇。黨。徒。謀。泄。白。首。禽。首。謀。斬。之。州。少。樹。異。無。

所休。仲甫。課。民。栽。柳。陰。行。路。郡。人。德。之。名。為。南。園。柳。太祖。問。群。臣。文武。兼。資。者。趙。普。以。仲甫。對。徒。益。州。兵。馬。都。監。太平。興。國。初。奉。使。昇。丹。進。主。問。如。寃。進。者。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由。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進。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進。主。不。能。屈。雍。熙。二。年。拜。參。知。政。事。咸。平。五。年。卒。

溫仲舒

溫仲舒。河南人。太平興國三年。拜工部郎中。尋。星。見。名。對。仲舒。言。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溪。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戶。口。減。耗。彫。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五

十

弱。供。賦。道。虛。墳。塋。不。死。即。亡。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緩。民。庶。太。宗。嘉。納。之。進。戶。部。尚。書。卒。

王化基

王化基。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遷。右。拾。遺。上。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懷。悅。之。士。也。權。御。史。中。丞。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因。言。五。事。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必。法。天。道。尚。書。省。上。應。玄。象。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

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于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求人但聞側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所舉之官實者廉能則特旌舉主若貪冒敗事亦連坐之陛下自登寶位七經選掄然下僚遠官尚多沈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上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才矣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損甚大使民之受害甚於水之受毒若不繩以法雖夷齊顏回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耳望責諸路轉運使副觀察州府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摧以侍從之任所貨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建官不必備惟其人國家封疆雖踰前世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穰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推官及州官等悉分莞樞務倉庫富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

員似此非一今以觀察使臣及縣令簿尉等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使皆廢更止糜公帑設或貪夫榮錫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同議裁減可厭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凶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無所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太宗嘉納之至道三年拜泰知政事卒年六十七子舉正拜泰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仁宗曰卿恬於進取故不次用卿

皇祐初拜御史中丞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留班廷諍乃奪宜徽景靈二使又曰前朝用人雖守邊累年官止遷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冠期待遷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吏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此故也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弟舉元為京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利貨案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官至給事中于詒工部尚書

趙昌言

趙昌言孝義人拜御史中丞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然

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兩更其職。時鹽鐵副使陳象與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頌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二更董半夜。有衛書翟頴性陰誕。與旦狎。旦爲作大言。使頴上之。改姓名周馬。以爲唐馬周復出。其言多毀時政。自薦及舉朝臣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問。昌言坐貶崇信軍司馬。頴蘇流海島。遂知天雄軍。大河貫府境。豪民崎嶇交固。利誘奸人。潛穴屢防。後河溢。昌言命徑取豪家府積。以給川白。是無敢爲奸利者。拜參知政事。王小波李順構亂于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上命王繼恩進討。餘寇未殄。昌言查攻取之策。太

史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主

宗命昌言爲川陝招安馬步軍都部署。既行。有奏昌言無嗣。昇折三根。有反相。不宜握兵。詔且駐鳳翔。昌言已至鳳州。留百餘日。賊平。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曰。才不才在人。豈以寒舊世家爲限。卒年六十五。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澶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幸平江。昌言一見。議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早秩擢詞職。昌言所薦也。

陳恕

陳恕。南呂人。爲河北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曰。古者兵出于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

若使之持兵禦寇。仍執耒服田。必不能兼之事也。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漢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條上七十一事。太宗謂宰相曰。朕嘗謂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稍假以辭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曰。耕常問奴。織當問婢。因名恕等曰。卿等清而不通。端守繩墨。不能爲國家度長。舉大。剖煩析滯。如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有節。日本備。至數年不決。致貧窮無告。豈不傷和氣哉。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恕言。封域浸廣。財穀繁多。三司

史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主

之中。簿牒填委。朝廷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庶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集過鮮。不撓上心。此一時之良策也。從之。恕將立茶法。名茶商數千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行之。貨財流通。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請議。恕欲板取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太宗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真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恕避熱。

三
行
可
子

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所取甚少。或譏之，恕曰：「吾取王魯，名世才也，不媿知人矣。」以疾求館職，真宗曰：「卿求可代者。」恕薦寇準，遂以準為三司使，恕為集賢學士，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冊，詣恕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與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卒年五十九，恕宰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不喜釋氏，請廢譯經院。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終不能廢，但存而不論可也。」子執中，以庶選衛尉丞，其宗春秋高，有疾，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說，擢右正言，拜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執中上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

史
綱

卷之二百四十五

五

田劬卒，甘言悅守，臣一旦犯亭障，延安幾不保。此蓋范雍輕信，失于戒嚴，劉平躁妄，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震駭。今軍須之出，民已愁歎，復欲徧修城池，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並遣城池，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蓋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餉，然後徐議蓋平，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出知永興軍，屯涇州，令諸部曰：「寇籍吾水草，抄遶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表言兵尙神密，千里烹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

從之。進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肅然。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間道不及門，會慶宴答小婢走死，諫官趙鼎、范鎮交劾之，出判亳州。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子世儒，國子博士，與妻李氏殺其母，棄市。

魏羽

魏羽，婺源人為戶部度支使，許王堯，或有以官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窮究之。羽乘間言曰：「漢成太子竊弄父兵，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于是，太宗納之，由是彼助者皆獲輕典。」羽言自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

史
綱

卷之二百四十五

六

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當領其職，從之。迄今不廢。太宗嘗曰：「羽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髮鬢盡白，亦可憐也。」卒年五十八。

劉昌言

劉昌言，南安人，趙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己，經理其家事，拜起居郎，連對三日，皆至日。昌言捷給詭譎，能揣人主意，無不稱旨。還同知樞密院事，既驟用，不為時望所伏，或短其闕語難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言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不迎，別妻勞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至京師，本州給錢辦裝，驛次續食，會誅

凡人趙贊昌官與養善太宗自此惡之出知襄州徙知荆南府卒

張洎

張洎全椒人仕李煜為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恩寵第一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獨得預為建大第官城東北隅賜書萬餘卷洎好建議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踰年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攜妻子及家裝自便門入宮中紹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俱死喬自經死洎

史律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七

下見煜曰臣與喬同幸極務圖亡富俱死又念主在謹為主周旋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出帛書示之乃闕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表兵職先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為大吹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日就死臣之分也解色不變上奇之謂曰卿大有膽不如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太宗即位充史館修撰淳化中上令修撰楊徽之等修正入閣舊圖洎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者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口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

獻後耳

史律

卷之二百四十五

九

翰林學士上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故事赴上日設宴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是令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知制誥宋成務等預會時以為榮上謂近臣曰張洎江東士人之冠也會錢熙與劉昌言語洎及若水旦夕當大用昌言曰洎必恭政柄若水後進年少豈遠及此時翰林小吏在側以告洎洎方修傍邊幅以回恩寵疑熙搆已遂白于上上怒出熙通判朗州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吏洎當章制上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自魏晉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稱內史行郡

事東晉有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潯陽荆五郡為大都督若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楊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及命大臣臨郡者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前代段文昌山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吳王以揚潤二郡建國居大都督之任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授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伏乞改正上從之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奏知政事泊屢受其失易簡罷以

史籍卷之三百四十五

泊泰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泊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欲老儒附已以自大泊夙夜坐曹中每冠帶候準出入于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門廷與泊提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泊俛口屈道于上上欲進用知其任在江左日多謗毀良善李綱移書伯泊其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郡皆江東人泊善詩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伯得罪故熙古言熙古伯道諫非泊謀也自是遂加擢用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奏泊專修時政記諫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忌之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奏言李綱

呂端亦下

小人處大可笑可恥

遷率萬餘眾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樞密趙容等各以所見盡策端等入見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乞共為一狀陳其利害泊越次奏曰端等條位輔弼上有所詢反絀默不言深失許謨之誼端曰泊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顛切之理上默然泊上疏果迎合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初有此意既而悔之覽奏不悅以疏還之謂近臣曰張泊上書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泊既不稱旨思欲固位知上嫉準前態慮一旦同罷因斥準諱謗準不敢自辨上大怒罷準未幾泊病在告肅自口力疾請對方拜踏于上前左右掖起之上章求解職改刑

史籍卷之三百四十五

李

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鳴呼千餘日準年六十四李綱既歸朝貪甚泊猶巧索之繼以白金類而得與泊泊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燈記室泊素與慎修善疑慎修教燈自是疎之尤謂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監敎攻為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泊慙而退

李惟清

李惟清下邑人為監察御史言荆湖民市酒務官贖轉賣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國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充鹽鐵使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何以堪當

宋之功
不勝正出
多幸制耳

裁減省惟清曰開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將帥不得其人故邊事未寧兵多費廣也臣聞漢衛青霍去病唐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願慎擇將帥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上曰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韓彭雖古之名將以昔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任之此機事卿所未知也權同知樞密院事惟清以俗吏進無人望真宗即位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佛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辛子永錫陰光祿寺丞父喪未除上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契丹之術因對袖表以獻真宗名試制策不中貶澠水縣主簿論曰張宏為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趙昌言為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于是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得王曾堪寇準可謂知人然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而普皆非君子所為也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而普親鄉里十年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而不能死之大吹非主之對徒以辨舌僥倖得免厥後端序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恨失政柄及居臺端恣情擊擿舊史稱為俗吏又奚貴焉

王顯 王顯開封人為小吏給事太宗藩邸性謹介未嘗踐市肆太

平興國八年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于面墻矣淳化三年知延州時夏竦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李繼遷負恩于靈夏王小波于紀于巴邛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然狼子野心未可深信宜謹屯戍固城堡積芻糧選才勇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宜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逕留顧總實兼有之至于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誠慮國家方事西南審謀典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奸謀矣咸平二年復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師授同平章事鎮定高陽關都部署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契丹入寇過威虜軍北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為笠濕緩不堪用顯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斬首二萬級時議親征契丹顯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乘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達師乃先老况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倘北邊部落與之締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徒知天雄軍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請今宜撥使于文武群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為之益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助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可以一眚遂廢苟加以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是秋契丹入寇上議親征顯謂大將方在鎮

定契丹必不南侵中爲止駐澶淵令鎮定出兵會河南軍合擊之可也若契丹虛張聲勢以抗鎮定潛遣銳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沿河游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步騎于濮州渡河橫掠澶州迨北掩擊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稱藩顯請通青鹽以濟邊民從之三年有疾時車駕上陵顯謂賀佐曰顯年位倍極今天子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吾恨也言訖涕下至京卒

附殺

陶穀邠州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加倉部郎中漢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穀言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叙對且異昌

史綱 宋之二百四十五

奎

言徒冤天恥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群臣有所聞見許不時詣闕問奏從之仕周加吏部侍郎太祖將受禪未有解文殺出諸懷中而進之太祖甚薄其人穀嘗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轉禮部尚書卒

厄蒙

厄蒙幽州人充史館修撰開寶元年蒙言昔唐文宗每名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于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輪修曆日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曆日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

勸導有司書經宰相以潤泄爲虞昧于宣播史官疏遠不得與聞聖委宰臣凡有裁制之舉假借之言發自宸衷可書備策者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蒙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以工部尚書致仕卒

王著

王著字文人周顯德三年充翰林學士宋初加中書舍人嘗爲北都員外郎復爲翰林學士卒著少有俊才世宗眷侍尤厚命皇子出拜每呼學士而不名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及有疾謂范質曰王著當命爲相會世宗崩而止

史綱 宋之二百四十五

論

楊昭儉

楊昭儉長安人仕晉爲中書舍人張彥澤鎮涇原殺從事張武昭儉請置之法不報會詔朝臣上封事昭儉上疏曰天子若臨四海日有萬機想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襄石之論不達于聖聰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臺糾劾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爲茲者難免冤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侵侮朝章屠害幕吏欲訴冤于丹闕反執送于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同府劾誅彥澤以謝軍吏時河決乾郡大發丁夫塞之少主書銘立碑記其事昭儉曰陛下刻石

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擢輪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少主嗟賞之命，罷其事。開寶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

張滂

張滂，南陽人。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誥，會秘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滂及盧多遜師頌並試，覈定優劣。太祖令試于講武殿，滂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滂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附殺高錫，黨張去華以沮滂耳。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劇可久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三

劇可久，范陽人。周顯德三年，為右庶子，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刑法者，御人之術，勸懲之斧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廢也。雖堯舜之世，亦不能捨此而致治。今奉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明罰敕法之意，竊以朝廷之所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三卷，及國朝制敕等律，令則文辭古質，或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或有所疑誤，將救舞文之弊，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有所守，臣等商議，望準制旨施行。仍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秩，律令之難解者，就文訓釋，格

敕之繁雜者，隨事刪削，其有矛盾相違，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無或拘牽，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書成，凡三十卷，目曰：「刑統，頒之天下，與律疏令式並行，可久拜大理卿。建隆三年，致仕卒。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高防

高防，壽陽人。涇州防禦使張從恩表為判官，親校段洪進，經官本道，帶市直，從恩將殺之。洪進懼，詐曰：「判官使為之，從恩召防詰之，防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終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防還，久之，有言防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三

自誣以活人，從恩益重之。契丹入汴，從恩時鎮潞州，欲歸款契丹，防為陳逆順，請固守。臣節從恩不用其言，遂歸契丹。防與巡檢王守恩以城歸漢，加金部郎中。周初，為刑部員外郎，宿州民殺妻，族受賂，偽言風狂，病瘠吏不加考掠，具獄上請，防口風狂，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為証，且禁繫踰旬，亦當須索飲食，卒寘于法。宋建隆二年，知秦州。州西北夕陽，連山谷多，大木夏人利之，防建採造務，築堡要地，自渭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歲獲木萬章。夏部尚波千等率眾涉渭，奪木筏，殺役兵，防與戰敗之。太祖慮邊遠，遂罷採木之役，改知鳳翔卒。

普忌于晉
如其事也
小人也

馮瑱

馮瑱，歷城人。知梓州，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瑱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華挺相擊，必無同志，但持重以鎮之，且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瑱坐城樓，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餘黨並釋。其罪境內獲安。太祖嘗與趙普言瑱有奇才，普忌之，乃遣詣蜀，潛令所親信從行，密察其過。遂擊登聞鼓訟瑱，及監軍李美受賕為奸，召歸屬吏。普遣人于潼關聞其裝裝得金帶珍玩之物，皆封題將以賂太常，瑞府劉翥太祖欲貸之，普固執不可，乃流瑱登州沙門島。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五

美配通州海門島，翥免官。瑱在海上十年，太宗立為大理卿致仕。

王明

王明，大名入。開寶三年，征南漢，以明為轉運使，劉鋹降。七年，用師南唐，以明為汀路巡檢，戰摧都部署。南唐將朱令贊自王江領衆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為校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遣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贊。帝曰：「非應急策也。」令贊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校明樹長木于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之，疑大軍襲其後，迫撓不進。明後徵諸軍相為犄角，因督兵摧襲之，至

小孤山，諸軍合擊，大破之。擒令贊，泉赴水者過半。金陵平，命知洪州。

侯陟

侯陟，長山人，為左司員外郎，權判吏部銓。出知揚州，為部下所訟，追赴闕。陟理窮，素與盧多遜善，乞哀于多遜。時江表未平，軍卒暑疫，方議休兵，陟從揚州來，知金陵危甚，多遜教陟上急變求見。陟入大言曰：「南唐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班師？宜急取之。」臣若謀陛下，願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遂寢前議，赦陟罪，復知吏部選事。

楊克讓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五

楊克讓，同州人，為刑部郎中。太祖嘗命坐輿，諭以將大用侯陟，素忌之。上問識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善，其人自才識佳士也。」近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以自奉。臣頗怪之。上怒，出克讓知昇州。克讓每視事，自旦至暮，斷決如流。時稱能吏。徙知廣州，卒。子希閔生而失明，諸弟讀經史，一經耳，輒不忘。善屬文。趙普守西洛，府中殷贖，皆希閔所為。奏署本府，祿固辭不受。張齊賢、李沆領府事，皆優待之。卒年三十九，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日華日嚴日休，皆登進士第。

李符

李符，內黃人。秦王廷美出守西京，以待知開封府，趙普令符

上言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變宜遷遠郡以絕人望廷美遂遷房陵廬多遜貶崖州符謂普曰珠崖雖遠水土頗善去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而悉符為言廷美事以符用刑不審貶寧國司馬坐事徙嶺表普移符春州卒報應

杜漢徽

杜漢徽長安人建隆三年為雄武軍使是冬被病以符甲授通判宋為請告歸京家人勸其求醫藥漢徽笑曰我在戎行四十年大小百餘戰不死幸矣安用藥為

吳虔裕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元

吳虔裕許州人漢隱帝時為宣徽北院使樞密使楊邠求解職隱帝遣人諭邠曰樞密之任非卿不可何聽間譚而為此請耶虔裕在坐曰机要重地非可久處俾後來者迭居可也太平興國六年判左金吾衛仗事虔裕掌金吾三十餘年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儼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人傳笑之然則勸楊邠解職思自為之耳

張勳

張勳洛陽人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有橫罹鋒刃者除衡州刺史州民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乎勳何以存曰惡也倚机也

李縉

李縉河朔人周祖征河中時營柵未備李守貞夜出兵夾擊營中惶怖失據客省使門官聯率左右數十人遇縉於月城縉謂之曰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為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非奈軍士無圖志何縉憤怒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為國致死耶即授縉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縉犯賊鋒有賊將躍馬持戈擬縉縉刺之洞胸連殺數十人賊遂潰固大破之守貞平遷慈州刺史卒

郭廷謂

郭廷謂彭城人為李景濠州監軍周世宗攻淮右濠城甚恐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五

手

廷謂與州將黃仁謙為固禦之計城中負販之輩多不逞廷謂籍置大寺遣兵守之給日食俾製防城具隨其所習以故周師不得規城中虛實周為浮梁于渦口命張從恩守之廷謂語仁謙曰此吾之患也彼以騎士勝故利于陸我以舟師銳故便于水乘今久雨淮流泛溢願假舟兵二千斷其橋直抵壽春仁謙從之廷謂輕權銜枚抵橋下麾兵斷竿悉焚之周師大餉焚其資糧而還周師退保定遠廷謂募壯士為負販狀入城偵軍多寡及守將姓名還曰武行德周務勅也廷謂曰是可圖也乃依山設伏以破之行德單騎脫走及紫金山之戰南唐諸將多歸降獨廷謂以全軍還周師復至廷謂

夜出敢死士千餘襲周營焚頭車洞屋周師自蹂躪死者甚衆既而援兵不至周師急擊延謂商望大勳降于其特加宴勞賜金帶襲衣良馬器皿拜亳州防禦使乾德二年爲靜江軍節度州承舊政有莊宅戶車牌戶皆隸州將屬爲戶日獻雉兎田獵戶歲入皮革又有鄉將都將鎮將輩互授閭里延謂悉除之性謹儉事母以孝聞每束帶立侍開寶五年卒子延濬淳化四年李順亂充成都都巡檢使時成都將陷延濬單騎入城與郭載募亡卒退保劔門賊數千來迫延濬擊破之王繼恩率兵至以延濬爲先鋒使延濬倍道先進賊出探騎數十悉擒之盡得其機事易旗變號賊不知覺斬關

史

卷之二十四十五

三

掩入斬千餘殺真宗初改內園使卒延謂兄子延澤庚辰員外郎致仕于濠州城南作小園以自娛有詠牡丹詩十餘首

咏牡丹至千餘首亦難

趙延進

趙延進頓丘人周世宗召見之延進從兄爲帳前指揮使世宗指延進語之曰爾弟奉勇有謀將授以禁軍大校延進自陳好讀書不願也開寶二年授右龍虎將軍太平興國中遣人授邊命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禦之賜陣圖分爲八陣俾以從事師次滿城遂騎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下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無問志延

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于克敵耳今敵衆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持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遠令而獲利不猶愈于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于是改爲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前還知鎮州及代吏民數千守關借留詔許留一年改知鄆州飛蝗不入境詔褒之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卒延進姿狀秀整涉獵經史好作詩其妻淑德皇后之妹故在顯德與國中頗任以腹心云

楊業

史

卷之二十四十五

三

楊業太原人事劉崇爲建雄軍節度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繼元既降帝召見之大喜以業老于邊事遷代州兵馬都部署帝密封褒獎賜予甚厚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出小徑至雁門北口南向背擊之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開門使王侁軍器庫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朔州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敗績諸路班師詔還四州之民于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漢寧等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曰今邊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

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侯大章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州必來拒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追強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騎士援于中路則三州之衆保固全矣僊曰須數萬精兵何畏懦如此可直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贊成之業曰此必敗之勢也僊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業請行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授之兵柄將爲國家立尺寸功今諸君見責業當死敵以報國恩因指陳冢谷口曰諸軍于此表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待俟業轉戰至

史記

卷之二百四十五

書

此即以步兵夾擊援之不然無繼類矣美與僊領麾下兵陣于谷口自寅至巳僊使人登北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自午至暮至谷口盡見無人拊膺大慟率帳下士再戰且鬪且行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手刃數十百人馬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逼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甚贈太尉賜布帛千疋粟千石錄其諸子潘美降三官王僊劉文裕除名代北苦寒人多服氈屬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

火侍者殆偃仆而業挺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士卒樂爲之用戰敗時麾下尙百餘人業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可走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貴殺數十人矢盡空拳擊殺數人遂遇害餘無一生還者聞者皆流涕于延昭緣邊都巡檢使咸平二年冬契丹援邊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契丹攻之甚急延昭集城中丁壯登陴試器甲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且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遂去拜莫州刺史真宗駐大名問以邊要帝甚悅指示諸王曰楊業先朝名將延昭治兵懷塞有父風深可嘉也徙寧邊軍部署延昭上言契丹頗愼去北境千里人馬俱

史記

卷之二百四十五

書

之雖衆易敗凡有剽掠率在馬上願飭諸軍扼其要害衆可殲也不報乃率兵抵遼境破古城俘敵甚衆卒年五十七延昭有謀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號令嚴明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于下故人樂爲用在邊二十餘年契丹憚之曰爲楊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護視歸葬河朔之人室相而泣錄其三子官其常從門客亦試藝甄叙之子文廣典州防禦使韓琦使築築城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急進北至軍寨部分已定進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文廣追襲之斬獲甚衆曰先人有奪人之氣此必爭之地彼若據之未可圖也還步軍

都虞候辛

史錄卷二百四十五終

卷之二百四十五

五

史考有子
如牛路出
家和尚

史錄卷二百四十六

宋史二十九

列傳

荆罕儒

荆罕儒信都人周世宗戰高平求驍勇士通事舍人李延傑以罕儒副命為都指揮使及征太原遣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罕儒令人負束芻徑趨太原城焚其東門從平淮南拜泰州刺史軍吏者艾詣闕請留恭帝詔褒之建隆初改晉州鈐轄罕儒特勇輕敵率騎深入晉境漢人閉壁不出虜復甚眾是冬復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退夕次京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六

土原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眾襲之罕儒遣都監闕彥進分兵禦貴超罕儒錦袍衷甲據胡床享士方割羊臂厲以啖問彥進小却即上馬麾兵徑犯賊鋒并人掛戈脊之罕儒手殺十數人遂遇害太祖痛惜之擢其子守勛為武德副使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資海之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八用猶不足供奉官張奉珪使泰州自言張承業之子罕儒曰我生平開張特進名幸而識其子遺錢五十萬米千斛雖不知書而好接儒士進士趙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保雍將歸京師罕儒問所欲保雍言以絲易茗可得厚利罕儒立召主藏奴籍藏

中絲得四千餘兩盡以予之從孫嗣乾德初應募為控鶴卒從李繼勛討河東繼勛擇悍勇百人截落陽峯嗣手斬五十餘級賊焚紫霄進薄汾河賊將楊業扼橋路嗣轉戰殺其兵于計業退保城進焚南門奪羊馬城太宗征太原嗣登城手刃數賊箭貫雙足斫二齒賜錦袍銀帶補龍猛副指揮使契丹侵雄州內侍令嗣外開城壁敵進圍之嗣率兵接戰十數合斬騎卒七百餘與軍夜相失三鼓嗣領百人突敵圍斬數十級敵兵遁嗣邀擊之殺獲其衆李繼遷寇邊嗣從田欽祚戍三义口欽祚戰退依山為營賊亦若其下嗣夜領勁卒五十往襲之抵賊所殺百餘人焚其營而還雍熙三年從

史

卷之二十四十六

二

田重進譚廷美入遼境戰飛狐口遼師不利重進至飛狐城北遼將大鵬翼率衆大至壓東偏重進數戰不勝命嗣出西偏虎兵薄山崖以短兵接戰遼兵敗投崖手斬百餘級散卒千餘在野嗣呵之悉斷絃折筈來降追至土嶺遇裨將黃明戰敗將還嗣曰汝且頓兵于此為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追奔五十餘里而還數日賊復圍直谷石門二砦重進遣嗣以兵五百援之嗣曰敵二萬餘今援師甚寡難以解圍重進憂之嗣曰願聞道往見譚將軍遣其策應中夜匹馬詣廷美廷美曰敵勢若此固何可解嗣曰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別擇三二百人張白旗于道側彼見旗幟繙巨謂大軍

繼至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驅往問必克其若延美許之一日七戰連兵遂引去蔚州諸降重進命嗣率勇士數十人絕入見守將翌日將受降而敵反拒大軍嗣與關殺傷甚衆遠接兵大至副都指揮使江謙有異議嗣斬之悉收兵出城轉戰而南時軍校五人其四關死嗣力戰敗之因與重進合領涇州刺史至道二年遼人入侵范廷名捍之于嘉山廷名徙高陽命嗣以兵二千為殿過平敵城遇遼衆十餘萬嗣且戰且行廷名使系贊泰輪來援夜二鼓敵至嗣曰彼不利夜戰我當破之以趣大軍即與贊泰輪合望敵炬火多處并力衝之詔且至涇州遷邠寧環慶副都署嗣起行間經百五十餘戰

史

卷之二十四十六

三

克以戰功居方面大中祥符中卒

曹光實

曹光實雅州人為永平軍管內捕盜游奕使太祖命王全斌平蜀俄而盜賊起夷人張忠樂群行攻劫光實殺其徒黨忠樂率衆數千中夜奄至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近賊殺其族三百餘口發冢墓壞其棺槨光實請全斌共以事白兼陳攻取之策全斌令率兵先導克其城獲忠樂而甘心焉全斌遣入貢京師太祖謂左右曰此蜀中傑俊也詔升殿勞問以為黎州刺史改汝州團練使大軍北征潘美出雁門光實為前鋒遇敵迎擊敗之斬首數千級李繼捧

入朝以光實為銀夏綬麟府豐州都巡檢使。遷捧弟繼遷。逃入蕃落為邊患。光實乘間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眾。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僅免。使人給光實曰。我發奔北不能自存。公幸許我降。因致情款。陳明舅之禮。期某日降于葭蘆川。光實信之。欲專其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設伏兵。令十數人迎光實。光實從數百騎往赴之。繼遷前導將至其地。舉手麾鞭伏兵應之。光實遂遇害。從子克明始生。會忠榮之亂。父光遠遇害。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光實歿于葭蘆川。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由是顯名。蜀人留京師。例不得還鄉里。克明以母老。間道歸。李順反。克明募眾數萬人。以迎王師。復名山火井等九縣。又復雅州。蜀平。擢邛州駐泊巡檢。峽路潰卒。郅紹等皆起攻雅州。克明又平之。遇賊王珂。戰于延貢鎮。克明設伏山下。以數十騎與賊接戰。克明傷北而伏失期。不發。克明挺身走。賊追急。乃倚大石。引弓三發。斃三人。由是獲免。景德中。知邕州。左右江蠻洞三十六。克明召其酋長。諭以恩信。相率來集。克明慰勞。出衣服遺之。感泣而去。獨如洪峒。恃險不至。克明諭防遏使黃衆盈引兵攻之。斬其首領陸木。蒨于市。海軍校陳進反。時邕江暴漲。州城摧圯。克明率丁夫伐木。

為逆舫。維之水上。狀如郭郭。多張旗幟。浮巨械。陳兵其上。為守禦備。募溪峒兵三千。黃衆盈亦濟兵千五百。將趣象州。巡撫使曹利用約克明會兵。行次貴州。遇賊大敗之。斬首四百餘級。賊平。遷江淮。浙都大提舉。捉賊克明使人捕賊。輒出私錢賞之。以故人人盡力。視賊中趨勇者。釋縛使還捕其黨。前後獲千餘人。徙宜融桂昭柳象。邑欽廉。白都巡檢使。蠻酋原榮二。謂曰。藥箭中人。以是解之。可不死。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鴆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取藥箭刺首股。而飲以藥。即死。群蠻慚懼而退。知桂州。州人覆茅為屋。歲多火。克明教以陶瓦。又激江水入城。以防火災。徙邕州。交趾李公蘊入寇。克明遣人諭以利害。公蘊拜表謝罪。徙甯州。卒。

張瑄

瑄。大城人。宋初。從征澤潞。為行營。瑒若使。先登陷陣。遷華州團練使。太原未下。詔入覲。問計。瑄曰。澤潞經李筠之叛。素與未復。軍旅一興。恐人力重困。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乃賜裝衣金帶鞍勒馬。令還州。朝議伐蜀。遷鳳州。團練使。瑄盡得山川險易。務疏陳之。太祖大悅。乾德二年。大軍西下。以瑄充西川先鋒都指揮使。督兵開大散關。路躬撫士卒。且役且戰。人忘其勞。至青泥嶺。卒。天禧五年。瑄妻年百五歲。家貧。詣闕自陳。詔賜束帛。錄其孫永德為三班借職。論曰。昔

許子辛于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
業罕備光實威當干城之寄臨戎力戰身歿于敵雖罕備特
以不戒光實何賊甘言失于輕敵然其志驅御節誠可嘉也
業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死其忠義之風榮可見
矣張曜臨事則有陷陣之功平居則獻忠之議其忠誠有
足尚焉

李延渥

李延渥晉陽人景德初知瀛州契丹大率授邊延渥率州兵
強壯乘城發礮石巨木擊之殺傷甚衆契丹主與其母親鼓
衆急擊發矢如雨延渥分兵拒守契丹遁去死者三萬餘傷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六

者倍之獲鎗甲兵矢竿牌數百萬是本州團練使初城守時
戊棚垂板覆城繞數寸許契丹射之矢集其上凡二百餘及
寇退修城詔取板視之真宗稱其勞大中祥符八年以左武
衛大將軍致仕卒

何繼筠

何繼筠河南人太祖親征晉陽契丹來援繼筠時屯兵陽曲
縣驛召至行在所授以方畧命將精騎數千赴石嶺關拒契
丹謂之曰豈日亭午俟卿來奏捷至期帝御北臺以俟見一
騎自北來亟遣人逆問之乃繼筠子承裕來獻捷生擒刺史
二人獲生口百餘斬首千餘級馬七百餘匹器甲甚衆并人

特契丹為驛授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城下并人喪氣

拜建武軍節度卒子承矩字正則米信知滑州太宗以其不
習吏事命承矩知節度副使契丹授邊承矩上疏曰臣幼侍
先臣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于順安若西開易河
蒲口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腴
澤築隄貯水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蒞閭關南諸泊悉舉
開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
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
休息民力以助國計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
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望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六

邊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雜夫兵不患寡患驕情而不精
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
無憂上嘉納之以承矩為制置緣邊屯田使自順安以東瀕
海廣袤數百里悉為稻田兼有莞蒲蟹蛤之饒徒知雄州承
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兵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言無
所疑忌故契丹動息皆前知之契丹精騎數千夜來襲伐鼓
縱火以逼樓堞承矩整兵拒之進明列陣酣戰斬賊甚衆擒
其酋鐵林相公契丹遁去三年拜引進使州民詣闕貢馬乞
借留承矩詔書嘉獎復遣之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
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

栴風沐雨不以爲勞，露行不以爲苦，復恃騎賊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障：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川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險塹，綿亘沿海，縱有敵弱，安能奔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此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里，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別爲堦球，自可息邊患矣。而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制御無力，動誤國家。雖提提虎之師，莫遏大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法，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夫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伏望慎擇驥吏，出牧邊民，厚之以奉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六

人

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深溝高壘，秣馬厲兵，以飭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以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城，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臣又聞以重兵伐蠻夷，中國之利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城郭寧。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倚如山川之形勝。望于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算也。又權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以全大體。今緣邊權場，因其犯

塞，尋即停罷。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五年，始建權場。或謂承矩意在繼好，然契丹無厭，未足信。徒使公行窺偵，會契丹有殺斥候卒者，復罷之。景德元年，入朝，真宗謂宰相曰：「承矩謂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擇善地處之，除知澶州，承矩自守邊。以來，嘗欲朝廷懷柔遠人，爲息兵之計。車駕至澶淵，卒與契丹和。明年，復知雄州。契丹始遣使奉幣，承矩疏朝廷待邊人之禮，悠久可行者，以聞。手詔嘉納，承矩有識，鑒知澶州日，李沆王旦爲佐，承矩厚待之，以爲有公輔器。善推步，自知冥數，以老疾求郡，詔自擇其代。承矩薦李允則，乃授承矩齊州團練使。至郡，七日卒。年六十一。緣邊民聞之，皆相率詣雄州發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六

九

哀

李漢超

李漢超，雲中人。兼開南兵馬都監。人有訟漢超強娶其女爲妾，及貨錢不償者，太祖召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開南時，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自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賊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于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開南，尙能保汝家之錢貨乎？叱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承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無復爲也。有不足于用，何不告朕？」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在郡十七年，政平訟理，吏民愛之。詣闕求立碑，頌德。太祖詔率更令徐鉉撰文賜之。

太平興國二年卒。漢趙普、蘇士卒與之同甘苦。死之日，軍中皆流涕。

郭進

郭進，漢州人，少為富家傭保，任氣有力，結豪俠，嗜酒博博。其家患之，欲殺進。主婦三氏陰以告，進遂走晉陽，依漢祖入汴。進請以奇兵間道趨洛州，因定河北諸郡，還乾州刺史。同初，移登州，群盜攻劫，進率兵平之。民吏下餘人，請闕請立屏盜碑，許之。改洛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復詣闕，請立碑頌德。帝左拾遺卿起撰文賜之，進寄于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荷菱蒲，亂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植也。」開寶九年，卒。

史事之二百四十六

年以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馬步軍都監，招徠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進嚴于御下。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諱不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常有軍校誣進不法事，太祖知其情，遂進令殺之，會并人入寇，進謂其入曰：「汝敢欺我，信有。」今貴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如敗，可自投于河。人馬踴赴敵，遂大克捷。進即以問，乞還其職，太祖從之。太祖嘗有司造宅，賜進悉用角九，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不可用，帝怒曰：「進持扼西山下，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如兒女耶？」太平興國四年，車駕征太原，命進分兵控石口，嚴關以防北寇。契丹犯關，進大破之，田欽祚護石嶺軍，悉為奸用。

進屢形于言，欽祚以他事侵之，進性剛烈，遂自經死。年五十八。欽祚以暴卒聞，太宗頗聞其事，罷欽祚為房州團練使。進既卒，以牛思進代之，思進少從軍，嘗取強弓絀于耳，以手引之，今滿又負墻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不動，軍中咸異之。授石口牛衛上將軍致仕。

董遵誨

董遵誨，范陽人，父宗本，隨州刺史。遵誨，周末，遷虢武指揮使，太祖徵時，客游漢東，依宗本，遵誨范藉父勢，陵太祖，太祖每避之。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長百尺，餘依化龍飛騰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

史事之二百四十六

對，他日論兵，遵誨辭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辭宗本去，及即位，召見遵誨，伏地請罪，帝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何記往日紫雲及化龍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有部下卒擊登聞鼓，訴其不法事，太祖釋之。遵誨再拜泣謝，上問其母安在，遵誨言母在幽州，經難，縣隔太祖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遂與之。高道誨時任通遠軍使，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所服珍珠盤龍衣命綜資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以此為嫌也。」澤潞李筠叛，令遵誨從募客延劉討之，因留鎮守，遷羅州刺史。遵誨不知書，歸達無崖岸，多方畧能挽強，命在通遠軍，凡十四年，安撫一而夏人。

此段與前
天同
不
治
有
意
可
忘
記
不
可
不
治

既而嘗有劉璋進本使馬者遺海都署嚴下將討之夏人
惟許歸所畧諸罪遺海慰撫之自是各謹封界秋毫不敢犯
太平興國六年卒

馬仁瑀

馬仁瑀夏津人開寶四年遷瀋州防禦使兄子四辟謀殺平
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耳願以過失殺傷
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佑勢耳非過失也豈敢
以重刑亂國法遂論如律

盧懷忠

盧懷忠河間人授內河坊副使州軍亂太祖將出師討之

史事 卷之二十四十六

主

盧懷忠使別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
之懷忠使還奏曰縣冲甲兵雖整而持弦不過三萬年歲雖
登民苦暴飲而趨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
形勢自不暇言可國也太祖謂宰相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
今出河湖南復通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即以懷忠為龍
圖閣直學士客省使使江南還疾卒

張延通

張延通潯州人開寶中為西川兵馬都監同內客省使丁德
裕屯蜀都德裕密延通面質其短德裕銜之太祖征太原
有使自行在至言太祖當盛暑躬日矢石勞頓萬狀延通曰

主上勤勞若此而吾輩日享逸樂何以自安德裕不答後
人歸問太祖召延通頓首而待德裕答曰德裕懼遂奏延通
嘗對衆言涉指斥且多不法事太祖怒收延通下御史臺及
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斬之以此二人真可畏也

史事

史事 卷之二十四十六
史事 洛陽人開寶六年加都軍頭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
令止傳訪珪廉得數事驗之皆實由是信之珪漸肆威福民
有市官物不當價者珪告其欺則當實法列罪無不側目上
聞之下詔曰古人以獄市為寄者蓋知小民惟利是從不可
盡法而繩之也況先甲之令未嘗申明苟陷人于刑濫非理

史事 卷之二十四十六

主

道將禁其二價宣示以明文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價
欺罔官錢者案勒得實並以枉法論其犯在諸前者一切不
問珪乃不復敢言時郭貴以德州刺史知邢州梁夢昇知德
州貴族人在德州頗為奸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
人告珪曰去夢昇珪何便言之一日上言邇來中外所任皆
得其人珪曰今之文臣未必皆善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
史郭貴幾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
也命中書以夢昇為替善大夫珪諧不行常快快坐滿洩禁
中語出為九州刺史歲饑淮蔡民流入州境珪不待聞即開
倉減價以糴所全活甚衆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遷知靜戎

其熙中卒，珪多智數，好以甘言小惠取譽于人，故所至不忍其去云。誠價全活善，固不可掩也。

翟守素

翟守素，任城人。太宗卽位，領憲州刺史，梅山洞蠻叛，詔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懈弛，不堪用。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稍木爲弩，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平其巢穴。郡縣大吏富人與賊帥也，漢陽交通，守素得其書數百封，盡焚之。反側以定。徙石州卒，年七十一。守素逮事四朝，任職五十餘年，謹慎寬容，所至有治績。凡斷大辟，雖罪狀明白，仍徧詢察家，僉同而後決。屬吏有過，不面折，每因宴會，援往事之相類者言其失，以微脅之。新進後生，多至節帥，而守素久次不遷，殊無隕獲意。時論以此稱之。

史補

卷之三百四十六

十四

劉福

劉福，下邳人。宋初，遷橫海指揮使，率所部由峽路征蜀。比至成都，孟昶已降，大將王全斌部送降卒歸京師。至綿州，降卒盜庫兵，劫蜀將全師雄以叛，刺史成彥饒以同華兵百餘人守城。全斌遣朱光緒將七百騎及福所部以護之。光緒盡殺師雄妻子，師雄領叛卒聚村民十餘萬，衆攻城益急。龍捷指揮使田紹斌率精銳百騎由東山西北行，福領所部由山南行，出賊不意，夾擊之。賊衆大潰，斬首及溺江死者以萬計。

累遷邠州觀察使，卒。福既貴，諸子皆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

安守忠

安守忠，晉陽人。父審琦，周平盧節度，封陳王。建隆四年，蜀平，太祖知遠俗苦苛政，南鄭爲走集之地，特命守忠知興元府，以撫綏之。改漢州刺史，每遣使太祖，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律已以正汝行，見之當效其爲人也。」雍熙二年，徙夏州，西戎犯邊，每戰必捷。拜澠州團練使。初，守忠嘗夢一漢字，方丈餘，及領是郡，幾二十年，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

史補

卷之三百四十六

十四

變振甲及門，開人舍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擒之可也。」人服其量。太宗居藩日，素相厚善，及卽位，每優任之。守忠處之益謙，從征太原，多與謀，畧人罕知之。所至郡縣，樂施予，豐宴犒，喜與士大夫游從，時論多之。卒贈太尉，審琦以愛妾故爲隸人所戕，守忠終身不畜妓妾，蓋有

譚延美

譚延美，朝城人。建隆元年，征淮南，延美領都指揮使，汪端寇期州，招討慕容延鈞遣延美率兵副之，大敗賊衆，擒端以還。雍熙三年，舉兵北伐，命延美爲幽州都監，與田重進出飛狐。

北退敵延美曰彼恃衆易我宜出其不意先攻之即
直進大軍繼至遂敗之斬首五百獲其將大鵬翼端拱
從知寧遠軍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以待之不敢入圍城
數日民出取芻糧者無異平日契丹疑之遂引去咸平中致
仕卒

元達

元達爲澤人身長八尺餘有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苦太
息委木相而去之任俠縱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拔劍斬之樹
立斷達私喜曰此神助也送徒闕下行數舍悉縱之曰汝曹
皆男子可善自爲計吾亦從此逝矣遂亡命山林間太宗居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六

宋

晉耶達求見得減帳下及卽位補御龍直隊長州郡部送亡
卒至問左右請殺之達曰此輩寬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不
如赦之開其自新之路以成好生之德上悉原之領幽州刺
史卒

尹繼倫

尹繼倫浚儀人父勳鄆州防禦使內舉繼倫克北百緣邊都
巡檢使端拱中契丹寇威虜軍上遣李繼隆發集定兵萬餘
護送糧車數千乘契丹將于越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之繼倫
道領兵巡徼與寇遇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兵不顧而去繼
倫謂其衆曰今寇蔑視我彼兩山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

不捷亦洩怒于我將無通類矣爲今之計當卷甲銜枚以
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豈可泯然
而死爲胡地鬼乎衆憤激從命繼倫命軍中秣馬俟夜人持
短兵潛躍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間天未明于越去大
軍四五里食訖將戰繼隆軍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
其將皮室皮室契丹相也衆驚擾于越傷臂乘善馬先遁寇
兵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相戒曰當遣
黑面大王以繼倫而黑故也領長州刺史著作佐郎孫崇陳
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爲之奪氣
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是圖練使卒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六

宋

田仁朗

田仁朗元城人乾德中討蜀命仁朗爲鳳州路都監敗左
庫使爲中官所譏太祖怒詰之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
容曰臣嘗從破蜀秋毫無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豈得
爲奸利以自汙太祖怒遂釋太平興國中李繼遷圍三族砦
命仁朗發邊兵擊之仁朗次緱州奏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會
三族砦將折還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太宗大怒遣軍
庫使劉文裕代之仁朗尚未知時繼遷攻撫寧砦仁朗喜謂
諸將曰虜常逐水草易合爲寇勝則進敗則退無以窮其巢
穴今繼遷肅聚羌戎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城小而固兵

少而精，未可以旬日被嘗俟其用，以大兵臨之，分點營三百，遂其歸路，必成擒耳。部署已定，欲示閑暇，日縱博博會代者，至仁明赴闕下，御史按問仁明對曰：「所名銀綬夏兵其州皆留防城不遺，所部千餘人皆曹光實舊卒，器甲不完，故請益兵，況轉輸芻粟未備，三族皆與綬相去道遠，非元詔所救，昨臣已定擒繼，是策會詔代臣其謀不果，因言繼還得部落情，願降優詔懷來之，或以厚利啗諸酋長，密圖之不爾，恐他日難制，大為邊患。」御史以狀聞，上大怒，切責憲府。大理遂當仁明之軍，與連期二十日以上，坐死，上特貸之，後知其無罪，拜右神武軍大將軍卒，死之日，人多惜之。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六

大

劉謙

劉謙，堂邑人，自祖直，以純厚聞于鄉黨，有盜其衣者，置不問，州將廉知，俾人故竊其衣，亦不訴理，乃名前盜衣者，俾還之，直云：「衣乃自遺之，非竊也。」州將義之，賜以金帛，不受。至道四年，權殿前都虞候，時高翰為天武左廂軍校，有卒負債殺人，瘞尸管中，累日得之，上怒，翰失檢察，執訊于便殿，謙前奏翰職在巡邏，及開教諸軍，不時在營，本營事宜，責之軍頭，上釋翰罪，江北屯兵，常以八月給冬衣，謙言：「邊城早寒，請給以六月後，以為例。」領保靜軍節度卒，初謙將應募，與同軍王仁德，訊于日者，日者指謙謂仁德曰：「爾當為此人廐吏，及謙帥駁，

前仁往京，謙後廐中。

劉保勳

劉保勳，河南人，為雲安監鹽制置使，茂滿出羨餘百萬，轉運使欲以狀聞，保勳曰：「倉官物為已功可乎？」乃止。雍熙三年，命曹彬等征南州，保勳權御史中丞，知兩州行事，子利涉，以屬封府兵，曹彬芻粟隨軍，會王師不利，濟巨馬河，保勳馬陷淖中，利涉自後救之，力不勝，人馬相濟，壓遂俱死，上以其孫巨川為秘書正字，保勳性純謹，未嘗忤物，精于吏事，不憚繁劇，嘗語人曰：「吾受君命，未嘗辭避，接同僚，未嘗失意，居家積貲，未嘗至千錢及死，聞者皆痛惜之。」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六

九

劉蟠

劉蟠，渤海人，性寡合，能攻苦食淡，尚事苛刻，設奇詐，以售知人主，與桑維翰、太祖嘗臨視之，蟠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其符，役遂頭不治，遽出迎謁，太祖以為勤事，賜錢二十萬，蟠始茶淮南，蟠乘驢馬，僞稱商人，抵民家求市茶，私販不覺出與之，即擒，與于法，遷左諫議大夫卒。

孔承恭

孔承恭，京兆人，為大理寺丞，獻官詞託意求進，太祖怒其引喻非宜，免官，太宗即位，復舊官，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擢兵部郎中，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罔之羽儀，制度聲名，往往

謙雖以
其人以
主豈可
獻于君
之商

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更遷授斯為舊章此間瘠紳之流多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甚無謂也朕將振之以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為太常少卿戶部郎中柴成務為光祿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為太府少卿承恭以疾求解官且言早游嵩少間樂其風土願卜居焉上召見哀其羸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主簿以其子珍為登封縣尉俾就祿養未行而卒承恭少疎縱及長能折節自勵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又舉令文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州邑于要害之處設木牌坊刻字以示民違者論如律上皆從之好奉佛多蔬食所得奉祿大半以飯僧嘗勸上不殺人請于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人多笑之

樊知古

樊知古長安人家于池州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關上書言江南可取狀太祖令送學士院賜試及第授舒州推官上言親屬在江南恐為季煜所害願迎至治所詔煜遣之煜厚給資裝護送至境上王師征江表知古為鄉導命湖南造黃黑龍船以大艦載巨竹絙而下于石牌口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平拜侍御史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六

十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六

十

按行江南諸州投轉運使李煜用兵權宜調款知古悉奏為常額豫章洪氏掌昇州權酤通錢數百萬知古微時嘗辱於洪氏至是責償銅錢以快意太宗即位遷駕部郎中知古本名若水太宗問之曰卿名山河書對曰唐倪若水為人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水知古學漢安引以對人皆笑之遷河北東西路轉運使兩路各置轉運副使都轉運使之名自知古始加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奏請修城木五百餘萬牛革三百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何奴黃河五為中國之患朕自即位以來或驅揚無事則有修桑河隄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無害此蓋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厲雖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然所請過當重困吾民詔有司量以官物給之入為戶部使知古累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在戶部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知古與泰知政事陳恕善太宗言計司事多乖違恕以告知古後知古因奏事自解上問從何得知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洩禁中語罷之出知古西川轉運使知古自以嘗任三司使鬱鬱不得志常稱疾未嘗按行郡縣蜀中富饒甲天下土狹民稠耕種不足給兼併者多糶賤販貴以規利淳化中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為亂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初起黨與裁百人州縣失于備禦附之

者衆遂攻陷青城縣。巡檢使張玘射死小波。玘亦被殺。衆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順攻蜀州。殺監軍王亮。陷邛州。害知州桑保紳。都巡檢使郭九能與賊新津江口。爲賊所殺。勢益張。衆至數萬人。陷永康軍。雙流新津溫江郫縣漢州彭州遂府成。都知古走東川。自劾。擢離所部。制置無狀。上特宥之。改知均州。憂悸卒。

臧丙

臧丙字夢壽。大名人。知遼州。時知石州馮汝士與監軍不協。一夕判刃於腹而死。丙上言。汝士死非自殺。乞按治。太宗覽奏駭異。卽遣使鞠之。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六

三

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冤死不明。不加宿直者以罪。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以爲然。拜右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卒年五十三。上軫悼之。以其子待用爲四門助教。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寄養其父名丙。立子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朗大。因望而拜。既寢。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人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於禮不當更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待用。歷賀州刺史。

張觀

張觀。毗陵人。拜監察御史。三司言。劾外賦稅輕。詔觀按行諸州。令稍增之。觀言。遠民不宜動撓。因而撫之。猶慮夫所。况增

封祀有何急務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六

三

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力。固不可也。或言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策。徒歛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遂不遣。復上疏曰。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於庭。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當承意將順。甚乃簿書錢穀。咸以上聞。豈徒費顯至尊。實亦輕紊國體。況帝王之道。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列于細素。垂爲軌範。不可不慎也。若夫方今之急者。遠人未服。邊鄙不寧。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浮朴未還。吝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尙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隆典未復。計祀猶闕。凡此數者。皆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

陳從信

使卒。觀廣覽史傳。雅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人之風焉。

陳從信，亳州人，心計精敏。太宗在晉陽，令典財用，事無大小，悉委焉。開寶三年秋，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太宗大怒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計，使倉儲垂盡，乃請括民船以運，是可卒致乎？」苟有闕，當罪汝以謝眾。三司使楚昭輔懼，而太宗求寬釋，使得盡力。太宗召從信問之，對曰：「從信嘗游楚泗，知糧運之患，舟人之食，日歷郡縣，助給是以凝滯。若自發舟日計往，復併支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運米至京，搬盤入倉，宜宿備運卒，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今

史事 卷之二百四十六

三司欲籍民舟，若不許則無以資辦。許之，京師冬月，薪炭殆絕矣。不若募舟之堅者，漕糧其損敗者，任載薪炭，則公私俱濟。今市米騰貴，官抑其價，買者失利，不敢致于京師。儲粟之家，亦匿而不輸，是以米益貴。民將餓殍，若聽民自便，即四方奔湊，米多而價自賤矣。太宗具以奏，太祖可之。其事果集，太宗卽位，遷樞密都承旨，加右衛大將軍卒。從信好方術，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

王賓

王賓，許田人，小心謹愿，年十餘事宣祖及長，善騎射。太宗領兗海，以署府中右職。太平興國初，補亳州監軍，其妻妬悍，賓

不能制，時監軍不許挈家至在所，妻擅至，賓具白上。太宗召其妻，杖一百以配忠靖卒。一夕死，賓歷右羽林軍大將軍，卒，賓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為勤舊。恩寵尤異，前後賜資數千萬，俱以奉釋氏。在紫陽日，見古寺基，以奉錢修之，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碣，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聞，詔名寺為淳化，賜新印經一藏，錢三百萬以助之。

張鑑

張鑑，藏英之孫也。拜戶部使，會五路進兵討西夏，令鑑往環州與李繼隆議，送易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開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至虛頓空，加以蒲洛之行，曾經

史事 卷之二百四十六

剽劫，原州之役，又至遷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棄糧草，兄今遠處追科，本戶稅租互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歎，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惟懼乏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必恐撓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況靈州一方，僻居絕塞，雖西陲之舊地，實中夏之益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接送，蕭然空虛，祇益外虞。不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飛輓之役，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防，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遷給事中，以疾知相州卒。

姚坦

姚坦，濟陰人。太平興國三年，通判唐州。八年，諸王出閣，詔給
諡以上于朝班中，舉年五十以上，通經有文行者，以備官條。
乃以戶部員外郎王適為衛王府諮議，坦為益王府翊善。太
宗謂適等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資良士贊導，使日聞
忠孝之道，汝等朕所慎簡，宜勉之。坦性木強固滯，王嘗為假
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俯首，王強使視
之，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
縣催科捕送，輒流血被體，此假山也。民租稅所為，非血山
何？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王少佚豫，坦即醜詠王，鄭
史律 卷之二 百四十六

美

其為人坦每暴揚王私事，上戒之曰：元無知書好學，亦足為
賢王，少不中節，須臾辭規，今無大故而詆訐之，豈釋贊之
道邪？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逾月不瘳。太宗甚憂之，召乳母
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居常不得自便，故他
時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王不能從，諫而又詐
謀命倖至，後苑杖之數十名。坦慰諭曰：卿居王宮，能以正道
為群小所疾，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護聞王薨，判吏部南
曹。他日因事入對，上召升殿與語，坦言及故府，短諸王，稱已
放言，坦退。上謂侍臣曰：坦在宮邸，不能以正理誨導，事有微

失，仰從而揚之，此實直取名耳。景德初，求補郡，出知鄧州，轉
運使，表其治狀，詔嘉獎之。卒，年七十五。

宋太初

宋太初，字永初，澤州人。權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預請
旨。太初以為大風憲體，獄成然後上聞，時論避之。嘗著簡
評三十八篇，自序曰：余平生慕文史老釋之學，嘗謂吾儒之
中，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為，其歸一也。喜以古聖道契當
世之事，而患未博也，忽外物觸于耳目，內機發于性情，因筆
而簡之，以備閑忘耳。卒，年六十二。

鄭文寶

史律 卷之二 百四十六

志

鄭文寶，襄城人。事李煜為校書郎，煜既入朝，文寶欲一見，處
術者難之，乃披裘荷笠以漁者見，陳主上竟宥之。意宜謹節
本，上勿為他慮，感其忠。太平興國中，登進士第，累遷陝西
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勸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饑民
八萬六千口。文寶前後自環慶部，越早海入靈武者十二
次，曉達蕃情，習其語，經山部落，每宿酋長帳中，其人呼為父
爺。猛卒戍環慶七年不得代，思歸謀亂，文寶矯詔以庫金給
將士，自劾請代償，詔獨之。諸羌部落樹藝殊少，但用池鹽與
邊民交易穀麥，文寶言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青白鹽
為命耳，請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於陝西，以濟民

全官獲其利而戎益困遂還可不戰而屈乃詔自陝以西有私市者皆抵死行之數月犯者益衆戎人乏食相率寇邊以小康堡內屬萬餘帳亦叛商人販池鹽少利多取他處由唐鄧襄汝間避善價吏不能禁聞虜民無鹽以食境上騷擾上遣知制誥錢若水視之悉除其禁名諸族撫諭之乃定朝廷議城古威州支寶言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衆山之西唐大中時雲武未叔明敗其衆州郭寧張若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學未見水甘上流有良本薪積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歷明沙蒲開兩戍東控五原北回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衆州主伯魚伯魚抵青岡古岡距清遠皆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六

主

唐合而清遠當群山之口扼塞門之要弩車野宿行旅頓絕威州脂城東隔堅石盤互不可沒池城中舊乏井脉又飛鳥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兵據清遠之衝乘高阻險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獐十族屬從山中熟戶究項孰敢不從又分騎據磧北清遠軍之口即自環至清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青同清遠三城爲頓師歸車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有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全帛嘆究項西家子弟使爲朝廷用不唯安朔方制豎子至于經營安西緩復河湟此其漸也詔

兒戲可笑
唐李德裕

從其議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營田舊制建議興復可稅稻萬餘斛減歲運之費清遠據積石嶺在旱海中去靈夏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數十人又募民以榆槐雜樹及獐狗鴉鳥至者厚給其食地易南樹皆枯民甚苦其役城卒爲山水所壞又令寧慶州爲水碓亦爲山水漂去衆還西長鬼寧鬼悉俄文寶以金帛誘之與手書要約令陰圖繼遷謂之曰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又預漆木爲舟以備馳獻繼遷之首又發民曳古碑石詣清遠軍將以紀功鬼囉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上怒文寶復請禁鹽邊民抵罪者甚衆解鹽復虧課詔下御史臺鞠問貶靈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六

主

山令真宗即位授殿中丞時慶州發兵護駕糧諸靈州文寶素知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遷所敗果如其奏轉運使陳緯沒繼遷陷清遠軍名詢其策文寶獻河西隴右圖叙地理本末言靈州可乘時方遣大將王超授靈武以文寶爲隨軍轉運使至環州或言靈州已陷文寶易服單騎司大雪間道抵清遠故城得其實遂奏班師除本路轉運使疏請再葺清遠軍都部署王懷忠言其好生事徙河東轉運使上言管內廣銳兵萬餘難得資糧請徙置近南諸州又欲令強壯戶市馬備征役宰相李沆以爲廣銳兵皆本州守城徙之慮致紛擾文強壯散處鄉落無所拘轄勒其市馬亦恐非便文寶固執

前議命錢若水詳度若水言與沅同遠罷之寇準薦其熟西
事可備驅策復任陝西轉運使大中祥符初以前官致仕文
寶好談方畧以功名爲已任久在西邊參預兵計心有餘而
識不足又不謹細行所延薦屬吏至多而未嘗擇也卒年六
十一

劉綜

劉綜庚鄉人少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海遵海嘗遺貢馬太
祖嘉其敏辨將授以三班職綜自陳素習詞業願應科舉雍
熙二年舉進士第通判眉州代還對便殿言蜀地富庶安寧
已久益州長史望慎擇其人爲河北轉運副使言州縣幕職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六

李

官以特老放罷者其間有廉謹之士或家累無託或居止無
定全藉祿廩以濟朝夕一旦停罷則饑寒無依有傷和氣聖
自今並除致仕官又言河北承兵寇之後民戶彫弊請自今
募職州縣官並以河朔人充之冀得安土勤于職事夏人擾
西邊靈州孤危議者請棄之綜言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銳
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才故也今
輕從群議欲棄靈州是中賊之奸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爲
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爲屏蔽于蒲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
爲之應援此暫勞永佚之勢也況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
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利害之理

昭然可驗又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皆據資例而授未爲得
人自今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方津要或戶口
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又京朝官當任遠方者幸以父母未
葬爲辭意求規免請自今父母未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
視狀並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罷其官從之景
祐三年拜樞密直學士綜請御史出使按獄所經州郡官吏
能吾生民利病刑獄枉濫悉得察舉權知開封府綜言貴要
交結富民爲之請求或託爲親屬奏授試秩緣此謁見官司
紊亂政事請加抑止又文武官居外任而家屬寓京師其子
弟無賴者望嚴行約束從之以疾出知廬州卒

史綱

卷之二百四十六

王

下哀

下哀成都人爲淮南轉運使充鹽鐵副使卒哀明敏有吏幹
然性慘毒指克嚴峻真宗嘗問近臣曰哀公忠盡瘁無所畏
避人罕能及然項在外任頗傷殘酷所至州縣纖微之過無
所容貸大凡督察部下糾摘愆違非有大故所宜矜恕官吏
自當畏威懷恩不敢賁過公家之事亦無不濟乃知爲吏之
方適中爲善也

許驥

許驥湖州人祖信父唐世以財雄邊郡後唐之季唐曰其父
曰今國政廢弛狄人必乘機而動苟不速去且爲所虜矣信

以資富強不樂他徙唐遂潛資百金而南晉祖果以燕路契丹唐歸路絕卜居睢陽娶李氏生驥風骨秀異郡人咸同文以經術聚徒唐稱驥詣之曰唐頃者不辭父母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宗緒願先生成之太平興國初驥詣貢部與呂蒙正齊名廷試擢甲科五年轉右拾遺直史館改江南轉運副使上言劫盜配流遇赦還本鄉仇讐告捕者多所殺害自今請以隸軍詔可遷正使端拱初知益州召歸言蜀民浮賦易搖宜擇忠厚者撫之為預備既而李順叛眾服其先見遷御史中丞出知單州卒

裴莊

史

卷之三百四十六

裴莊

裴莊聞中人為高陵主簿權司理棧轉運使雷德驥以威重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局徐謁道周德驥稱其有守潘美鎮真定辟為通判莊言緣邊岩嶺戍兵既寡戎人易以襲取請廢罷以益州兵咸平二年巡撫江南言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因循偷安以得親民之任其素蘊才器有政績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務真偽莫辨使倖滋甚自今望慎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天禧二年改光祿卿告歸卒

馬全義

馬全義蜀人隸李守真帳下守真叛周祖討之全義每率敢

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真性忌克全義屢為畫策不能用城陷變姓名亡命周世宗鎮澶淵全義往事之從世宗入朝周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此人忠于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等宜效之宋初領果州團練使從征李筠筠退保澤州城小而固攻之未下太祖召全義賜食問計對曰筠守孤城若併力急攻立可殄滅倘緩之適足長其奸耳太祖曰此吾心也即麾兵急擊之全義率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鐵臨敵士氣益奮遂克其城領江州防禦使卒于知節知定遠軍時郡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管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

史

卷之三百四十六

裴莊

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忍何以肅下命斬之景德中奏書樞密院事時契丹已和中國無事大臣方言符瑞知節每以為非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王欽若為樞密使知節薄其為人常面詆之天禧初知天雄軍卒

雷德驥

雷德驥邵陽人判大理寺其官屬附會宰相趙普擅增刑名德驥求見太祖曰共事未引對直詣講武殿面奏辭色俱厲太祖怒詰之德驥曰臣值陛下日旰未食故震威嚴耳帝令左右曳出斬之怒旋解黜為商州司戶參軍知州奚嶼希舉相首倡受庭參德驥出怨言嶼銜之有言德驥為文訕上者

嶼名德慶與潛遣吏命其家人得之械繫德慶以聞從黨
武其子有爵等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帝出趙普嶼等名
德慶為秘書丞雍熙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帝謂宰相曰朕
令德慶錄京朝官功過之狀引對既得漸欲詳臣擇才委任
且使有官政者樂于召對良取累者恥于顧問可以為德勤
矣遂戶部侍郎會普再相宜制之曰德慶方証姪不覺隱易
上疏乞歸田里太宗召見諭之說趙普出守西洛帝終保全
之淳化三年卒宰相堂後吏胡贊任職歲久或言其請託秘
書丞王洞與德慶同年登第洞以家事委有都一門令有
鄉市白金半錠曰欲與胡將軍胡贊也時攝官三任解由今

史事 卷之二 百四十六

者許名試錄用有鄉與攝上蔡主簿劉傳文游俗書三書而
一任失其解由用偽印造之因得試有鄉告其事下御史府
按鞠傳坐棄市洞次杖除名贊籍家有鄉授秘書省正字自
是累上疏密告人陰事俟被病白晝見傳入室以杖鑿其背
有鄉號呼聞于外數日而死弟有終署萊蕪尉知監劉祺以
其年少易之有終發其奸服祺坐杖流海島以有終代知監
事李順之亂拜知益州次簡州佛舍賊將至有終命左右重
閉名士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出賊圍數重及城寺入推擊
析者在焉改知許州咸平二年正旦益州神衛卒殺鈴轄符
昭壽知州牛冕縋城出都趙檢使劉紹榮冒刃格劉泉墓不

賊叛卒未有主欲率紹榮為帥紹榮屬曰我燕人也燕都十
家給本朝豈能與汝同逆汝亟殺我衆未敢動都虞候王均
來招安叛卒即擁為主紹榮自縊死均借號大蜀以張錯為
謀主錯太原舊卒狡猾粗習陰陽均懸懷告言官軍若至我
當出迎自陳被胎之狀錯使親信防守均不令與人接見官
軍圍城每射箭招安錯悉焚之又令均子弟至城下均皆不
之知復拜有終知益州與御厨使李惠等招討之均自縊死
四年拜宣徽北院使卒有終輕財好施能撫士卒官用不足
傾私帑以給之奉身甚薄常御銅鞍勒馬其弟德慶所刻有
終在蜀嘗貸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詔獨免為致徽

史事 卷之二 百四十六

使特給公用錢歲二千貫身沒之日宿負不啻千萬官為償
之王繼英在樞密忌有終進用言其在蜀厚費以收士心真
宗不信卒保護之子孝先知貝州有張熙輩詐稱黃河都總
管詣州郡募糧數至貝州孝先覺其奸捕繫獄欲因此為奇
功故嚴賊傷為契丹謀者位侍中司空大寬官使都送京師
樞密院按得其狀謫澤州都監子簡夫隱居不仕樞密使杜
衍薦之召見授書秦州觀察判官任罷自以處士起不肯
隨衆調官多為岐路求辟薦時三白渠久廢京兆府薦簡夫
治渠事先時治渠歲役六縣民四十日用楸木數百萬而水
不足簡夫役三十日楸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張方平薦

王超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六

張

道二年五路出兵李繼遷起出殺夏德用年十七爲先鋒他將失道起將退德用曰歸師追險必亂乃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起爲之按轡繼遷躡其後望見隊伍甚整遂引去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遷邢洛磁相逐擒盜張洪霸聚眾界上德用以輓車載勇士詐爲婦人伴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擒之遷殿前都虞候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罔欲與之卒不奉詔仁宗以爲太可用拜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待罪行間足矣且不學不足以當大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下以白皙人皆異之或言德用貌

元昊叛兵
出久無功
士大夫爭
譏其多
所改作德
明曰何必
不知足也
但不知足
勇名不廢
以吾可將
四敵而勝
之耳豈冬
言哉見賦
居修神道
祥

史緯

卷之二十四

華

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罷
爲武寧軍節度使有勅聽用市馬于府州者上其券乃市于
商人者言者猶不已降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
舉止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徙知曹州或謂德用曰孔中
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事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
可惜也徙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契丹使謀者來覘或
請捕之德用曰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以不戰也明日大
閱授梓鼓之士皆賜羅終日不戴一人下令具糗糧聽吾鼓
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入復請和拜
同平章事罷爲會靈觀使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端聖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六

王繼忠

王繼忠開封人為定州副都部署咸平六年契丹數萬騎南侵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領兵赴之繼忠與契丹戰自日昃至乙夜敵小却遲明復戰敵斷餉道起贊皆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契丹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遂陷于契丹真宗聞之震悼初謂已死詔贈大同軍節度官其四子景德初契丹請和令繼忠奏章乃知其尚在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咸道使至契丹必以襲衣金帶器幣茶藥賜之繼忠對使者必泣下附表懇請召還上以誓書約各無所求不欲渝之賜詔諭意契丹主更其姓名為耶律宗信封楚王死途中

史集

卷之四百四十六

美

王漢忠

王漢忠彭城人為郃寧環慶都部署坐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襄州未行暴疾卒漢忠軍政嚴肅每行師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無所貸故部內無盜警邏財采施好讀書待賓佐有禮名稱其茂以是自矜群帥不悅漢忠沒後其子閻門祇候從吉上書訟父冤歷詆群臣行賂樹黨蒙蔽邊防之事真宗命樞密王繼英同狀從吉止誦狀中語他無所對上以從吉付御史具伏乃進士楊達為之辭從吉坐除名達杖配春州

魏能

魏能鄆人也謀殿前班出戌舊制諸軍辭見才器勇敏者許將校交與能時無舉者太宗曰能材勇過人朕自舉之遷左班都知端拱五年任威虜軍團練使契丹入寇大敗其衆斬首二萬級契丹親軍鐵林公來薄陣能發矢殛之斬其將十五人契丹復入能率州軍破走之獲器甲十八萬詔能與保州副都部署張凝領偏師分道入幽易率制契丹之勢能畏懦不前衆皆責讓之凝獨默然或問之凝曰能粗厲險俊既不為諸軍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上嘉凝有識從能定州能心規出怨辭明年師還大名時王能曹瑛各

史集

卷之四百四十六

愛

領兵歸國鈴轄孫全昭遣王能曹瑛分道先入能繼之能怒全昭後已疾驅競入全昭射之能奪全昭弓以去訐詞紛競上怒能退還出為鞏縣都監卒

呼延贊

呼延贊太原人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為行宮內外都巡檢真宗廷補軍校衆皆叙已功或至譴譴贊進口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為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恐禍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三年卒贊常言願死于敵徧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于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復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作鐵折上巾兩旁有刃各重

十數斤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勁健其子病瘡封股為瘻瘻之

周仁美

周仁美漢州人開賢中應募從李漢超戰于西嘉山身中重創稍隊長漢超上其功謀殿前班命王繼恩引兄迥祇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歷死賜錢四萬五千命負出之遷馬軍副都軍頭戊環州牛耶泥族為寇仁美往擊之斬首三千級至道初牛耶泥族復叛仁美提兵撫輯之謂其下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設酒召酋長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諸族悞畏二年都務

史綱

卷之三百四十六

罕

清遠軍與虜角走之明日又戰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獲勢糧直抵清遠先是諸蕃貢馬京師每為李繼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為援賊不敢犯補瀘州龍衛軍都虞候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發二矢上許之因前奏曰臣老于戎行多戍外郡罕入覲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倘備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潛而笑潛稱其武幹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復屯鎮定州有亡卒聚盜掠村間王超委仁美追捕仁美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一日超失仁美求之甚急詰旦仁美至賊悉降領端州防禦使卒

田紹斌

田紹斌汾州人仕劉鈞為佐聖軍使周顯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居其家屬宋初補龍衛指揮使嘗盜官馬負直償博進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內侍私謂之曰汝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上釋之乃密賜以金太平興國初領江州刺史梅山洞蠻叛紹斌擊之大破其衆擒蠻二萬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蠻黨帖服充靈州馬步軍都者皇甫繼明白守榮皆餉于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賊井李繼遷率兵來薄陣紹斌且行且鬪凡殺千人寇復尾後紹斌為万陣

史綱

卷之三百四十六

罕

使破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弩三百與敵兵角于蒲洛河大敗之會繼明病卒留一日未發賊追圍我師守榮欲擊之紹斌曰番戎輕佻勿與戰當接應結陣徐行守榮怒曰若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行四五里繼遷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欲邀功與賊賊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發守榮大敗丁夫蹂踐死者甚衆紹斌率所部還至清遠止食見溪中人裸而呼曰我自守榮也繼引而上解衣與之李繼隆言蒲洛之敗紹斌振兵不顧有異志太宗怒曰紹斌昔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其賊臣也遣使捕繫詣獄號州安置真宗即位授環慶靈州清遠軍都者慶州野鷄族數為寇掠有驍捷

卒往邠州被掠奪紹斌擒其酋三人斷臂則放還寇遂帖服遷邠州觀察使傳潛屯中山紹斌馳書于潛言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與戰慎無窮迫潛莫懼不敢出賊焚劫城砦召潛屬吏詞達紹斌免官大中祥符初領長州刺史從東封就班時紹斌已老軍中建充庭旗旗倒壓紹斌仆地遽起無所傷其壯健若此明年卒年七十七

張思均

張思均沙河人周初從薛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人入宋補龍南指揮使從李繼勛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開寶二年郭進田欽祚戊三交從戰于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級問門派候齊延珠前昇陷敵軍中思均鼓動騎突入奪環大將之出必辟爲先鋒太平興國初屯定州領兵幾萬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死賊薄軍城奪馬及鎧甲而還未幾遼人復來攻戰城下斬首萬餘級領河中刺史雍熙三年遼人攻河間劉廷讓戰君子館命思均翼從時天大寒弓不得發援兵不至於是敗績端拱初自契丹逃歸授澄州刺史徙益州鈴轄王均陷漢州思均進攻克之斬偽刺史苗進已西尉傅翊有善馬思均求之不與責以轉餉後期斬之名付御史臺治罪當死特貸之遷左千牛衛將軍卒思均起行伍征討有功質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

羅云

卷二百四十六終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秦王廷美尹開封。端為判官。太宗征河東。命秦王留守。端白王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乃懇請從行。許王元僖尹開封。端又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就鞠。端方決事。使者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使者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

即罪人矣。左遷衛尉少卿。拜參知政事。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君矣。事得嘉實。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其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鈞深未達。磬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為相。持重議大體。以清簡為務。自以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請參知政事與準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筆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李繼遷援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太宗欲誅之時。寇準在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

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門外。以戒凶逆。端曰。若此。非計之得也。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難違忤逆之人乎。陛下今殺之。繼遷可擒乎。徒結怨仇。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請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病死。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聞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

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結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繼恩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官車晏駕。立嗣君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止。真宗即位。垂簾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呼名。以端無體。洪大宮庭。階凡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加右僕射。平。監正惠。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錢俶納土。選知台州。錢氏上圖籍。張修

賦數士安言。潮海新民始得天子命。更宜一用舊。聽從之。要翰林學士進吏部侍郎。蔡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朕倚卿輔相。豈在今日。可求與卿同進者。對曰。臣等初實不勝任。冠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爾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朝臣罕出其右。弟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未聞月與準同拜平章事。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謀傾準。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無以自明。士安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奸問斬之。景德元年。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

史錄

卷之三百四十七

三

順安北平轉。覽貝冀天雄士安與冠準請真宗幸澶淵。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賁斗魁。或言大臣應之。上安適卧疾。移書于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病少間。追至行在。撻覽為伏弩射死。眾潰去。乃議和罷兵。真宗以契丹既和。放河北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遷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必有慶事。之使置國信司。專主其事。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

運費與輸糧中分

九機之難知

方既定中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二年。以病求免。不允。晨朝至崇政殿。盛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卒。諡文簡。真宗謂冠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爾淪沒。深可悼惜。曾孫仲游。字公叔。登第。調襄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期迫。還陝西。八十縣餽。視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投賦給食。必曠日乃畢。轉運使范純粹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委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劾金帛緡錢之數。勿略。局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斛量數千。洞徹倉庾。塙壁使廉擇者至其所。人曰。斛樂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

史錄

卷之三百四十七

四

而故劾曰。大衆遂行。純粹嘆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與賈路。刑獄韓續在太原。續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續將寬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抄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果誣。改知耀州。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虛張其數。揭喻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糶若干萬。碩富室遂爭發糴。民就食者凡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仲游受知於司馬呂公著。未及用。而入黨籍。坎壈散秩。以卒。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貽書戒之曰。孟軻云。子豈好辯乎。子曰。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

嘗不出乎此。君於禍福利害切身者雖未嘗言然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賦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川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邪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是非人所是非猶抱石而拯溺也。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與之書曰昔安石持興作之說勸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所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欲使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

史

卷之二百四十七

五

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變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湊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日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然後所

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禁前日之散而左右職司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抹前日之散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識者深憂其病之猶在也光祿得書筆然

冠準

冠準字平仲華州人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知

史

卷之二百四十七

太

公安縣通判鄧州人見楚王元佐殘忍不法帝謂準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官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官中有甲兵恐因而格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官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官中果有不法事廢之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官出果得劍眼挑筋摘舌等語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嘉之曰朕得冠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此謂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官事同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準

日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賦吉駐少乃服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責沙拜準同知樞密院準與知院張瑄數爭事帝怒詔遷出準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問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曰陛下思準不少忘問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

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銳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若明日同列以問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得五日耳因請帝幸涇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帝乃詔親征召群臣議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不然出奇以抗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奎何樂

之兵故率出

史記卷之二十四

帝曰欽和
不悅何也
利口可畏
親記原非
中主所喜
彼大則具
錯之株小
財冠準之
取
準上天哲
是不學處

利用以聞
皇后故帝
不知

宋 卷之三百四十一

一時未達
其意非不
也

客宴聚惶恐準神色自若道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教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教準從錄事泰軍借綠衫者之短纓至膝拜救于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國經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為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閒何無地起樓臺及北使至賜宴兩府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初丁謂出寇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爾大慚由是史綱

宋史卷之七十七

七

年時愛飛鷹走狗母不勝怒舉秤槌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葬西京道出公安縣人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枯竹盡生菊衆為立廟歲時享祭無子以從子隨為嗣贈萊國公諡曰忠愍皇祐中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為篆其首曰旌忠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為翰林學士嘗侍曲宴太宗日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其貴人也拜參知政事真宗即位拜平章事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曹致堯等是矣致堯副沆仲舒安撫陝西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沆因罷致堯以他人副

宋史卷之七十七

七

仲舒帝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遣臣沆以為不可議遂獲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詭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李繼遷叛有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言此勝方點未可以歲月破須乘靈州退保慶慶然後以計圖之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不如審各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堡而歸則開右之民思行矣未幾而靈州陷沆為相王旦參政事時西北用兵成

至肝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沈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二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哭丹和親，旦問何如。沈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上慘然不樂，旦以為不必煩上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泰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慶典，靡有暇日。旦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於沈，沈不用。曰：顧且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

史記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主

人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沈嘗言：居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其或有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憂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嘗讀論語曰：沈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也。景德元年卒。年五十八。上臨哭之，慟贈太尉。諡文靖。配享真宗廟庭。沈性直諍，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為無口。沈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宗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克矣。嘗曰：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務求稱足，與諸弟友愛，暇日宴飲，未嘗

言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沈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沈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父祐，為戶部員外郎。太祖征太原，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不前。上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非威遠之道，俾能治劇者，往莅之足矣。乃命祐知潞州，饋餉無乏。符彥卿鎮大名，太祖以祐代之，且察彥卿行事，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嘗手

史記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主

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遷兵部侍郎，卒。旦幼而沈默，進士及第，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沒膏肓，植棟梁之材也。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名宿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真宗即位，遷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日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拜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出郊迎，忽聞後有騶呵聲，回顧之，乃旦也。大驚，拜同平章事，官禁火，帝曰：兩朝所積一朝

殆盡誠可惜也旦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常臣備位宰府罪當罷免因上表待罪帝降詔罪已令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官火所延非天災當坐死者百餘人旦曰陛下下詔罪已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可乎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言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書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併臣付獄莫宗曰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

史記卷之二十四十七

旦所得書既而帝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太子論德見旦稱天子學書有法旦曰論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應書學選舉契丹遣使來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揆朝廷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錢給三十萬緡絹內各借三萬仍諭大年額內除之契丹大德次年嘗有司契丹所借金幣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北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旦請敕有司其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悉謝曰朝廷有人寇準在密院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齒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

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之中書有事送密院建籍格準以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遵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謝旦曰公乃許大度量且不答準罷樞密託人求為使相旦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準深憾之已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共道旦所以薦者準愧嘆以為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遣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為人所奏帝怒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徐曰準許大年紀尚駿耶其宗意解曰此正是駿耳遂不問泰政王曾等謂旦曰每奏事有不經上覽者公輒批行恐人言以為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曾等言及前事帝曰旦朕所倚晚論以小事一而批行卿等謹奉之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不敢沮抑人此乃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其宗名旦至欽若猶譚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聽河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名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

丁謂未必
某贊自助

侯心問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等問且曰丁謂久遠當何如且曰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耳內臣劉承恩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且曰承恩待此以瞑目且不可曰他日將有所用故且所薦人未嘗知且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上多且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其故且曰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

史記卷之二百四十七

七

復帝號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述師德之意且曰且安得有幾毀之人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且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矣曹瑋解秦州帝問可代者且薦李及眾謂及非守陝士且曰臣用及以能守瑋之規也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曼叔自還兵下今太峻兵謀為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曼叔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邪已陛下數欲任及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且素羸多疾屢疏辭任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以命皇太子出拜且言太子

亦太始

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耳且既罷相命肩輿入禁中使子維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問二人且不對帝曰試以卿意言之且起舉笏曰以臣之恩莫如寵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後竟用準為相且疾甚帝手自和藥賜之卒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大恸贈太師魏國公諡曰文正配享真宗廟庭且性寬和家人未嘗見其怒嘗試以烟投羹中且惟啖飯後又盪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

史記卷之二百四十七

大

立何必田宅子素仁宗時知諫院皇子生將進百僚賀諸軍素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日急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緡以佐邊費遂已京師早素請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將以朝日出禱素曰臣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體泉觀素曰體泉近豈憚暑不欲還出邪帝悚然詔詣西太一宮命素厄從北為還天大雨出知原州蔣偕議築大蟲峽堡役未具敵何間擊擊不得成偕請罪素責使畢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恐敗不可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即素行矣偕卒城而還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子彥從

蘇軾游軾守徐州。華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華曰。李太白後無此樂。三百年矣。歷宗正丞。卒且弟旭。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真宗謂旦曰。前代弟兄同居。娶地者多矣。朝廷任才。豈以卿故。屈之耶。由兵部郎中出。知應天府。卒。旭子質。通判薊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告質曰。吾以術鈎致得之。喜見子色。質曰。以術鈎人。寔之死。而以爲喜。仁者固如是乎。宗旦漸沮。爲薄其罪。知廬州。盜殺其徒并貨而遁。捕得之。質論盜死。大理以法不當死。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貳其黨。且計之自新也。今殺人取贖。被捕獲而貸之。豈法

史紀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

意乎。及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著爲令。制湖轉運使。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贖。以辦贖。賈私。錢子之吏。捕盜人衣者。盜曰。迫饑寒。以至此。賈別予衣。遣之。范仲淹以朋黨貶饒州。質獨載酒往餞。或以爲言。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駐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出知廣州。州掌市舶。多貨物。敏中至。判南市藥物。以往以清廉。調遷工部郎中。太宗飛白告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並除

程密直學士。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樞務以貽敗。發青溪諸朝貢。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視其名。不啓。封遣去。捕侃僕。詰之。云其嘗納箱中。蔭臨江傳舍。題壁。擲得封題。如故。太宗驚異。召見慰諭。遂次意。登用。拜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器過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平初。進泰知政事。四年。拜同平章事。出知永興軍。遷京兆安撫使。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僚。有告禁卒欲倚僻爲亂者。敏中伏兵廡下。明日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閑。命雜

史紀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

入先馳。賜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各搜短刃。卽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時曹州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或以所愛伶人與宿室。張齊賢調備任情。獲劫盜。或縱遣之所。至不治。帝嘆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其喜。賈客必多。卿往觀之。宗諤至。敏中謝客。門閤寂然。宗諤徑入。賈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助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

邪正何常
此亦將順
之言以同
民則爲善
事

此双應不
識字故名

王欽若新喻人擢進士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度支判官母貧
有言天下通負自五代迄今督理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獨
之欽若一旦命吏句校成數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
耶欽若曰先帝罔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
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拜泰知政事知貢舉僧惠泰與
欽若厚任託托惠泰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求中第欽若
已入院妻李氏書懿名于奴祁磨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事

書了竹紙
則不待書
也

欺信欺天

卷之二十四

發命邢昺等勸之諫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臂與駕以銀屬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兄弟帝頗欽君厚遂誣湛受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遁去湛坐流儋州欲若獲免湛死貶所人寃之而欽若方寵人莫敢言詔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首表以謝或謬誤有所譴問或責吏但云楊億以下契丹旣和欽若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竊爲陛下耻之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謬曰陛下取幽燕乃可潞邸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謗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上曰天

笑者也

且而笑大中祥符七年拜同平章事遷僕射出判杭州仁宗嘗作飛白書適欽若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置藥合道中人賁賜且宜召之至國門人莫知者復拜同平章事進司徒封冀國公卒欽若少時嘗夜起視天中亦文成紫微字後使蜀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則裴度也遂好神仙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性傾巧每朝廷有所興造必委曲遷就以中帝意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奸邪險偽誠如聖論無子

史綱卷之二十四十七

丁謂

丁謂長沙人少與孫何同袖文謂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為自謂愈抑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世謂之孫丁登進士峽路盤踞邊以謂領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而蠻反為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酋感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餽以菱蕒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諸岩積聚皆給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偏給緡帛歲收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畫也真宗幸涇湖以謂知鄆州兼齊濮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爭趨楊劉渡舟人達利不

章

史綱卷之二十四十七

帝

時辭謂取死因詐為駕舟人命斬之民乃悉渡遂立部分整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噪聞百餘里契丹引去明年權三司使謂上會計錄以侈上心大中祥符初議封禪帝問以經費謂對以有餘議遂決詔謂為計度樞草使帝欲營玉清昭應宮慮左右進諫以問謂謂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祈皇嗣群臣有諫沮者願以臣此意諭之會王旦審疏諫帝以謂謂告之旦不敢復言乃以謂為玉清昭應宮使遷泰知政事謂獻白鹿靈芝九萬五千本時寇準為相惡謂謂嫌其過遂罷準拜謂同平章事帝欲謫準江淮間謂除準遣州司馬王曾以帝語質之謂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弟假準也曾取然權遂不復爭謂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李迪執不可因斥謂奸邪不法事爭論帝前謂罷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訴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言臣臣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設枕即入中書視事而李迪獨罷相謂連左僕射司空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寇準李迪再此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客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俱先示謂閱訖乃進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時允恭為山陵都監判司天監邢

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弟務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眾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帝遣王曾覆視。允恭坐。撤移皇堂杖死。曾欲因山陵事。并出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曾留獨對。具言。曾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絕地。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馮拯。曾利用等。論以丁謂交通允恭。擅易陵寢。拯等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願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欲亟行。即殿廡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女道士劉德妙出入謂家。謂敗建勦之德妙。款服。謂嘗教云。若不過為巫。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家開設像齋。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今德妙持入內。云上。即問若何。知為老君所賜。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作頌。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妖誕復貶崖州司戶。參軍子。地坐與德妙姦。配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坐謂罷者。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十數人。大理評事賈同。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官觀樂。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虛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譏。國家

無因循之失。開機敏。文字數千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更久難解者。一言判之。眾皆釋然。善談笑。喜為詩。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其宗造官親。奏祥異之事。皆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管貽應官。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晝夜加功。七年而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增以權字。由是太后惡之。謂在貽所。當事釋典。家寓洛陽。為嘗自責。叙國厚恩。戒家人不可妄有干覬。遣人致于洛守。祈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眾僚時達之。守得書。不敢隱。即以聞。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後徙光州。卒。流落貶竄一十五年。髮鬚無白者。人亦服其量也。未卒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呬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為異人焉。謂築地教坊。楊景宗為役卒。負土後。謂敗。景宗以意惠太后。貴仁宗以第賜之。

夏竦丁謂王欽若事。迭昭然。竦之奸。謂本傳不夏竦。德安人。父承皓。補右侍。與契丹力戰死之。竦舉賢良方正。知冀州。屬歲饑。大發公廩。不足。又勸率大姓出粟。全活四十餘萬人。拜參知政事。趙元昊反。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入為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中。元昊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若用之。邊將體解矣。會竦至。言者請不令入見。諫官

余靖言疎累表引疾及聞名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疎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感矣詔疎歸鎮明年召入爲宰相陳官御史復以爲言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會京師無雲而震者五帝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曰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罷知河南府卒贈太師謚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奸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子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入寇嘗乘之安期令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家數百步令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安期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決暴疾卒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七

七

史緯卷二百四十七終

史緯卷二百四十八

宋史三十一

列傳

陳堯叟

陳堯叟字唐夫閬中人父省華棲煩令太宗親試進士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問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省華爲太子中允遷左諫議大夫卒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封黎桓充交州國信使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微欲於民往往斷其手足堯叟却其私覲又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堯叟悉捕歸之桓感恩請捕海賊爲謝先是歲朝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八

一

當此高麗客自諸州兵使帶軍糧泛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則多沉溺海北岸通角塲正與瓊對伺風使一日可達堯叟覘度之移輪租米於塲令瓊州遣兵具舟自取人以爲便詔諸路課民種桑聚堯叟言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唯麻苧耳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旣成宿根旋掘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獲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卽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需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

姓名
中
有
虎

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正。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杆軸之功日以滋廣。望許以所種麻芋項畝折桑棗之數，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溥。詔從之。拜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遷右僕射。知河陽卒。年五十七。景德中，堯叟掌樞密，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宗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母馮氏性嚴肅，不事華侈。年八十餘，封滕國太夫人。堯佐字希元，進士及第，歷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湖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浣衣於江，鰓魚尾而食之。堯佐命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八

二

史籍小舟檣網往捕鰓魚暴，非可網得。至是俯首受網。堯佐作文示諸市面京之人皆驚異。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空縣逃去。太后怒，欲罪之。堯佐曰：「罪詒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以法？由是得免。拜同平章事，出判鄭州。致仕。卒。年八十二。」

宋庠

宋庠字公序，雍丘人。為翰林學士。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解。帝諭之，因改名庠。拜參知政事。嘗論及唐入閣儀，庠言：「入閣乃唐之因，改名庠，拜參知政事，嘗論及唐入閣儀，庠言：「入閣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官，官在

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官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耳。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八

三

臣等字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殿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廷嚴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為帝責此。謀意欲因執中論者，以庠為知禮。皇祐中，拜同平章事。出知河南府，入充樞密使。封荊國公。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當減四十萬，義則出補更戍，祖宗本謀也。不宜輕改。以司告。後任卒。庠天資忠厚，嘗曰：「逆詐特明，殘人矜才，吾弗為也。」弟祁字子京，與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

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寅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遷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熙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兼典之權三司度支判官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曰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儲太倉無三歲之粟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故也朝廷大有三元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征誠無謀矣何謂三元天下有定官而無限員一元也廩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元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元也三元不去不可爲國請僧道已受戒者始如舊其他悉罷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元去矣廩軍不擇居小寇弱而悉剽之只圖供役本不知兵月支廩糧歲費庫帑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爲盜賊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得力耕者數十萬元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卽遣代罪論隨取之而足今一官未闕群起而趨之州縣不應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司立限員以爲定法其員舉等科實置選限俟有闕官計員滿吏一元去矣何謂三費一日道場齋醮無有虛日百司供億至不可計彼皆以視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臣以爲此者爲敗盜之計耳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

使有司專委奉之歲時獻之足以薦明德介純嘏矣何必希難致之福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靈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不異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衆而費實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舊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儉素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官錦繡珠玉不得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電照飲馬西河登爾戎首在吾掌中矣爲翰林學士景祐中帝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爲亂春秋書殞霜不殺夜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王不勝不能制臣下又言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固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出知定州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兵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橫尾五十年很態惻心不能無動今垂涎鎮定二軍不戰則博漢趙邢洛直搗其虛而吻焚進無所顧藉今欲使賊畏忌不敢前莫如鎮重而定

強夫恥怯尚勇好事喜功貪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
陛下少屬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關備負無
殺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
乃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銳而士寡不
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前直視勢同建
瓴賊鼓而前如行堯征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
鎮定無策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
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遷之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登
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強弩巨
挺長鎗利刀什伍相連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八

本

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殿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
用矣臣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騎健我能用步所
大雖翼丹多馬無所用之大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
道帥而兵不分故定樞其胸則鎮撫其脅勢自然耳今判
而為二其顯然有害者屯崞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
號令文移不能一職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其責
邪請合鎮定為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
有事則遷治於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
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登
上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

和岳堡是
子京新出
得主意

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情歸萬出萬全此一
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要待刀筆吏委
曲可曉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
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七篇徒知益州除三司使石司諫吳
及言那在蜀奢侈過度不可任三司拜翰林學士臨卒遺奏
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為社稷
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七聖之主若六官有就
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
禍患之大計也自作志銘又為治戒以授其子曰吾終之後
三日而歛三月而葬棺用雜木漆其四合三塗即止足以勝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八

七

微竹朽衣巾而已母以金銅雜物置冢中費高三尺石費
仲不必用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千石
下勿請謚勿受贈典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兄未仕以此
諫言公言公庠也其子尊遺命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
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祁修唐書列傳百五十卷
新唐書列傳後附不
可尚史之下集也

劉沆

劉沆永新人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天聖八年擢進士第二
知衛州大姓尹氏欺賄翁死子幼偽作賣券攫取其田其子
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

駁沉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時爲券嘗問鄰人乎其
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拜參知政事張貴妃薨追冊
皇后沉爲監護使拜同平章事充閹使中丞孫朴御史范
師道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葬不報時中書可否多用側人
授例以公而法有不行沉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
十皆浮薄權豪之流有司以之賈易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
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
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
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
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之類此近臣陳句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人

人

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實常格雖
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
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三事毋問例衆
不悅沉既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
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而務扶人陰私莫辨之
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是次
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朴皆補郡中丞張昇
言沉挾私出御史罷知應天府沉善任數刺探權近趙失隆
持之以軒輊取事及卒知制誥張瑛詆沉其家不敢請諡

馮拯

馮拯洛陽人咸平中爲簽書樞密院事拯言備邊之要不扼
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勝間依徐鮑河爲陣
其形勢可以取勝前歲王顯不趨要地王師未行契丹已入
鈔賴霖雨而遁去此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
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沒幾盡今訪秋宜於
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
中陣天雄軍置鈴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遷泰
知政事王濟上編敕帝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宗嚴急
出于一時之意臣下莫敢言其失也王旦曰詔敕宜簡近亦
傷於煩拯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

史籍

卷之二百四十人

九

今則累矣拜同平章事進左僕射乾興元年封魏國公遷司
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名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
頗哀請錢惟演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敗歸
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
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
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爲司徒拯氣貌嚴重臣者傳詔至中
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詣第累日不得通自以咨事拯使
詣中書既至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
大媿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力言升居也殿不可任遂出之
拯乞罷相出判河南府卒

賈昌朝

賈昌朝，襄鹿人。除國子監說書。景祐中，特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西域僧獻佛骨，昌朝請加賜道還，母以示中外，從之。遷禮部郎中，劉平為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族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今收其族，使平在，亦不敢還矣。」乃得不收。權御史中丞，議者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若有功，則責報無窮矣。」乃言太祖初有天下，暨唐末五代，方鎮武臣，主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使威靈稟成算，出師禦寇。

史事

卷之二 百四十八

十

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爵傳約名譽，多非熟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履易之將，取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制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於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勳、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敢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抹弊之一端也。又上備邊六事：一曰，取將帥自古帝王，以恩威取將帥，賞罰取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於帳帳，猶尚覺寒，况伐蜀將士乎？」此取之以恩也。曹斌卒，

史事

卷之二 百四十八

十

漢瓊討江南，太祖名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劔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得而殺之。」漢瓊等股栗，此取之以威也。太祖雖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鈴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奉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泄，甲可乙否，上行下展，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成功，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取將之道也。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為賊破，存者無幾。今河北河東強壯，已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為軍，其才能絕類者，籍其姓名，升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縣為管兵，宜優復田，略使力世死，世為遺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三日，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鬻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絳者，皆責之。異時被徵甲冑，霜露戰勝，攻取，告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亦不必例為總管鈴轄，請擇有才勇，可任者，授之。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時教習，使摩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

援令之日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四曰制遠人今國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則服元吳二國合從有倚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聘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北有雲中雁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恃州縣鎮戍耳歲所供饋又不下數千萬一穀不熟或至狼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吳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明勝明珠滅賊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募人往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發生體解而瓦裂矣五曰緩蕃部屬戶者邊鄙之屏翰也延有金明

史

卷之二十四十八

主

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強敵迫之塞上諸州稅馬孤孀蕃部既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氏庶可爲吾藩籬之固也六曰謹規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之規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將帥鎮守堯樞之制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爲問謀羌夷情狀無不豫知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與山川險易之勢絕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域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將帥

之臣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爲爪牙臨陣自衛無殺將之辱身死力爲說候望敵知來無陷兵之恥書奏多施行之慶曆三年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呂朝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六年口食常謂呂朝等曰請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呂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君德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呂朝頓首謝明年出判大名府拜尙書右僕射呂朝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節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

史

卷之二十四十八

主

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復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封許同公爲樞密使文彥博罷諫官御史悉呂朝代彥博言昌朝建大第別朝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陰問無實出判許州卒年六十八呂朝在侍從多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云

魯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燕人舉進士天禧元年爲右正言宗道多所論劾帝頗不悅後入對曰陛下用臣豈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以凡謀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忠念之也拜泰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唐武后何如

王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宗道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安釐先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遂命釐後乘輿輅容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蔡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遷禮部侍郎卒宗道為諭德時嘗就飲酒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曰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弟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為臣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嘗以語太后太后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八

高

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

薛奎

薛奎絳州人舉進士及第為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潰腐奎自轉運廬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輸怒奎曰用兵日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督促且民戍之輸意解遷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黑林平地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慚服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奉子吏因市禁物隱開算為奸利奎請留蜀道繼帛於關中轉給之權御史中

永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折之曰皇太后垂嚴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出知秦州州宿重兵經費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積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賑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徙益州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千之母子遂如初拜奏知政事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而拜不聽及太后崩帝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其在袞冕也奎曰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乃以后服袞冕為戶部侍郎卒奎性剛遇事敢言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八

主

真宗教宴大臣至有酒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機游宴簡少今天下雖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

王昭

王昭字晦叔河汾人中進士第知益州有卒夜告其軍將亂昭辨其偽立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召為御史中丞王治昭應官災守衛繫御史獄昭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僭官災孔子以為桓僭親盡當毀者也遠東高廟及高固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宗隆以臺榭官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

史緯

卷之二十四

七

今所述官非應經義災變之來所以示警願除其地罷諸廟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詔諭天下以不復緒修拜同平章事踰月卒曙喜淨園法齊居蔬食泊如也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頗事游宴及曙至戒厲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見寇萊公脫年之禍耶修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及為樞密使首薦修于益萊殿中丞元昊叛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萊寓書言河外兵饑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尹洙與劉滉爭城水洛事洙貶慶州益萊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泥裨將洙為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劉不敢

與蘇舜欽會泰邸醉作傲歌黨人因以相傾宰相章得象憂殊無所可否蔡攸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刻狀言益萊罪當誅舜琦言益萊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主益萊此其意可見矣乃黜監復州酒遷京東西轉運使言今步謀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典作大州大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太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多不舉而虛名無實之風起矣熙寧元年四月支密院益萊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

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昔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鉞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母足諭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況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奸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益萊請二人即引見衆論謂之知應天府辛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如此

蔡齊

史緯

卷之二十四

七

蔡齊字子思膠水人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頗幸因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賜自齊始也為御史中丞章獻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齊白執政曰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睡制制乎遂罷預政有飛語刺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齊行繫獄連逮其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小人無知不足語且無以安荆王帝遂釋之拜樞密副使交趾虐其部人故宜州來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自德帥之不許請給以荆湖閒田若縱去必不敢還齊許將聚而為盜賊矣出知潁州卒潁人皆號泣從子延慶知

渭州夏人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之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以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獵羊馬延慶戮之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示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遷吏部侍郎卒延慶始為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毫無所私

王嗣宗

王嗣宗汾州人登進士甲科通判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狼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遣使械嗣宗下吏會赦復

史律 卷之二百四十八

大

中興重地思得大臣鎮之謂宰相曰嗣宗自言知武事可當此任因召問之嗣宗奉詔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種放得告歸山嗣宗禮之甚厚放醉後偈傲嗣宗議之放曰君以士博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得趙昌言帽置首科故放以為言嗣宗愧恨因上言所部兼併之家侵漁細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願以臣疏下放徙放嵩山真宗方厚待放今徙居嵩陽避之改知邠州城東有靈公廟傍山有穴羣狐所居妖巫挾之以為人禍福水旱疾

疫悉禱之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燬其穴得狐數十盡殺之徒知鎮州發邊徼奸賊嘗自言徒種放掘邪狐按是虛為去三害授樞密副使知陝州表請老且求入覲既至閣下乃求知許州寇準為相惡之特命致仕嗣宗為中丞日嘗言宋白郭贊甲府七十不請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嗣宗晚歲疾甚猶徘徊不去嘗謂人曰伏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眾皆嗤之

李紘

李紘楚丘人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樂工補教坊紘言陛下卽位未能顯嚴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

史律 卷之二百四十八

尤

遂罷之輔都早流星墜有聲會僧禱禳於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今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咀於其間非所以示中外也遷侍御史出知秦州卒

趙安仁

趙安仁洛陽人父孚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詢文武禦戎之策孚言曰今有不用干戈不勞飛輓可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仲尼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德英斷一舉成功當逆城危於累卵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

文實入城諭之曰。若北邊未實全燕。猶便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鄙。故非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為。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察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資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安仁登進士第。為翰林學士。初字候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涇州。會北邊請盟。命安仁與各書。遣使韓杞。杞以安仁為接伴。杞受襲衣之賜。以長為辭。將復往。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不人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拜叅知政事。子良規。知陝州。

歲饑。百姓請開殘稅二分為官。伐芟以給河壩。或謂須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徵縣遂行。以擅命自劾。遷工部侍郎。子若錫。性至孝。登進士第。以父老不仕。日則扶掖上下。夜則寢於傍几。至出門亦難。僕御中嘗從。謂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諸諸子以為法。元祐初。擢給事中。論蔡確章惇。言其不宜復職。蘇軾出知杭州。若錫言軾之文迫攀六經。而詩書馬知無不言。王人畏憚。為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雖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厭直。言將乘隙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通。行其諫令。則四方風動。為利博矣。拜御史中丞。上

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為躬政之漸。後買易劾趙鼎。謫若錫。繼言軾負恩懷逆。願正其罪。宜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紹聖中。貶少府少監。

陳彭年

陳彭年。南城人。為龍圖閣直學士。真宗謂之曰。儒術汚隆。其應實大。國家崇什。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宋梁而下。王風浸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為君之難。由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

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因製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二論。彭年請刻石。國子監焉。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更謂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不覽。曰。不過與符瑞圖進取耳。拜叅知政事。為天書儀衛副使。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若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統之。應答該辨。與上意諧。及升內閣。李宗諤卒。楊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既繁。形神皆耗。舉止失措。冠服顛倒。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及卒。其妻入謁。上出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

章獻皇后
見於

程琳

程琳博野人爲太常博士契丹館伴使使者謂琳曰先皇帝
嘗通使承天今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
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
屈知益州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物歸我自知之苟有謀
不待告也權知開封府章獻太后稱制琳上武后臨朝國王
蒙正連姻太后家子齊雄雖卒至死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
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尊理且奴僕與已犯同太后
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
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八

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女而答其妻改三司使謹出
納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
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或請併天下稅物名者琳曰
合而爲一易於句校可也後有典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
重困百姓也拜參知政事元昊叛猶遣使來朝衆請誅之琳
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可後使者恣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
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誅之時議重賂囑使歸使討
賊得地即與之琳曰使囑賂羅得地是復生元昊也不若用
間使二羌不合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
曾孫詣才七歲宗室女所生也貧不自給乳媼擅出莽第第

琳議曰
以可名
必以力

琳欲得之使吏諸論姐以借幼宜得御寶許割乃售乳姐以
祭女故入宮見太后既得御寶琳乃市取令吏市材木買婦
女已而吏以賕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天雄軍爲陝
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
此時以節度使喚三將使各有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
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乘遠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機
夏人以五百戶犂牛羊扣邊言契丹兵至衙頭國中亂願自
歸琳曰許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聞夏
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騎三萬
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辭琳閉壁倒懸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

史緯 卷之二十四十八

范雍
范雍太原人爲給事中王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謂大臣
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耳雍抗
言曰不若悉燬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建爲灰燼非出
人意如因其所有又將葺之則民不其怨非所以畏天戒也
元昊反屏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元昊遣人通伏於雍雍信
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時大將石
元孫領兵出城守城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帥師來

修城有何
非使言者
真話可
疑矣

授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為賊所執
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戶部侍郎知永
興軍狄青為小校犯法當斬雍貨之雍修軍城或言非便
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永興獨無恐遷
部尚書卒曾孫坦知開封府命使契丹時與邊議非時遣使
以觀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徵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政和初
為戶部侍郎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入十員
留後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時以為當

任布

奇 任布河南人為樞密副使子遂上書詆大臣及布皆不才御

史錄

卷之二十四十八

七

史原周詢言布不才其子知之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通
語逐其父為不知大體

高若訥

高若訥倫次人知諫院范仲淹坐言事出知睦州余靖尹洙
論救相繼貶斥歐陽修移書責之曰仲淹剛正奔行中無比
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
是不復知人間羞恥事矣今而後次知足下非君子若訥愈
以其書奏貶修夷陵令大慶殿設祈禱道場若訥言大慶殿
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瀆慢
聞文惠為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出為相州鈐轄又

言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入對不過數刻何以盡萬機宜賜
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判刑部丁母憂許行服將喪自若訥
始服除權御史中丞宰相賈昌朝與泰知政事吳育數爭事
上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宰
相昌朝及育皆從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
之未下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啓
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臣賊朝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
當誅况為賊屈得一遂棄市以泰知政事為樞密使卒若訥
傳記無不該通因其母病遂通醫書衛州醫學皆本高氏焉

孫河

史錄

卷之二十四十八

七

孫河會稽人中進士第知處州以起居舍人為陝西轉運使
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河言自夷簡當國無忠
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又以張士遜
冠台席此夷簡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之
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
聞契丹無厭乘此求略天下空竭士民怨嘆今夷簡以病求
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於朕躬四方
義士傳聞謠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
無不盡忠無不從不知何以報陛下也荷遂容身不救前過
以家而易制者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為羽翼欲因病默然

以去無一言於沃上心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遷我慶路安撫經畧使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言優人因賊及之汚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以徇將休言此特戲耳不足深罪汚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論之曰汝賴賊我前若私議動衆必死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譴者徙泰州時僕習高反汚入見帝以泰事勉之對曰泰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問薛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汚所料宰相應籍奏遣汚行以爲嶺南東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汚請益

史綱 卷之二十四十八

宋

發騎兵增選編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泰知政事奏曰母張皇汚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改作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觀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百人汚恐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言大兵且至令多其安撫賊狐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汚與青會青及智高戰于歸仁舖智高敗走青還汚聞治後事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遷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迫冊爲皇后命汚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汚曰陛下若以臣汚讀冊則可以驅客引使讀冊則不可遂請罷出知杭州

汚言如曰
聖旨下見
如此宜其
不疑

所爲不法詔按其迹使者奏汚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白牡丹遂誘與姦及在杭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汚妻弟趨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汚愛明所藏郭皮服書屬明不以獻初明父時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汚捕按明僭稱王取其書屬判配之及汚罷去明斷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汚自書使吏卒與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汚見之西湖上遂設計取女至州宅與伏食卧起在并州官庭列大槌擊訴事者皆剔取盜足後筋詔責寧國節度副使起知濠州英宗言守邊難其人衆知政事歐陽修奏孫汚向守

史綱 卷之二十四十八

宋

廢宜東取使退以爲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卒
高瓊
高瓊人父乾孖族歸中朝瓊勇悍無賴爲盜事敗釘於市將嫁之會暑雨糾潰守者稍怠卽單劍而遁太宗尹京邑召置帳下及卽位遷并州都部署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譴言者瓊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啖之謂衆曰今逢

充斥無禮如此君何不賦詩退虜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登未進項以所執樞策鞏夫背曰何不亟行已至此尚有何疑上乃命進輩帝既罷兵科簡士卒諸班直十年者方補軍校年老者退為判員項曰此非激勵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馬軍都校舊勳權步軍司以疾在告令項兼領二司項曰臣衰老僅有大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蕃緩急亦可選用不然之以疾求解兵權校檢校太尉卒年七十二子繼勳在蜀有威名號神將繼勳子遵甫生宣仁皇后封楚王繼勳封康王繼勳弟宣蓋州都監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警繼宣猶惡少年飲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八

宋

范廷召

范廷召東鄉人父為人所害廷召年十人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奉養雍熙三年北征為幽州道先鋒都指揮使破賊衆三千斬首千餘寇克因安新城三縣東勝下涿州轉鎮州則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于徐河斬首數千級至道中遣將五路討李繼遷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於白池獲單主吃羅等其歸殺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召與賊虞州

西折首二萬級廷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加檢校太傅卒年七十五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群鳥飛過廷召一矢貫三鳥觀者駭異性惡鷹鳴聞必擊殺之與符人相反

符懷敏

符懷敏真定人為涇原路招討經畧安撫副使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若王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質等禦敵軍次安邊砦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鎮戎軍西南先引百餘騎以前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涇原都監李知和等會兵開元吳徙軍新豫外

史

卷之二百四十八

宋

欲與入而
遇敵已矣

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分諸將趣定州砦都巡檢使劉湛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均出蓮華堡曹英出劉瑋堡懷敏出定州砦英督軍夜發翌日湛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英等援之敵已拔柵踰邊壕懷敏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絕其水泉劉質關于河西不勝衆潰去懷敏屯寨門東偏英陣東北隅敵以銳兵衝懷敏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士卒攀城墜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軍見之奔駭懷敏被蹂躪幾死與致遠城久之乃蘇復還士據門橋揮手刀拒入者趙均等以騎軍禦敵敵稍却是夕賊圍城四隅諄曰

定州定州
字相和定
西安西
相和定

爾得并總管樞密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園中今復何
往夜四鼓懷敏召英等計議莫知所出謀結陣走鎮戎軍懷
敏自論親軍平明往安西堅以英珣為先鋒賈思純為左右
翼如和為殿聽中軍鼓乃發至那鼓未作懷敏先上馬大軍
安堵未動懷敏將徑去執事者言不可懷敏叱之使去不聽
授劔將擊之上遂散懷敏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
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為敵所
斷其子宗晟與趙正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毋得
動及前陣已去後軍不知故得存時韓質等兵六千保蓮華
擊劉湛等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敵長驅抵滑州六七
里

宋紀
卷之二百四十人

幸

百里內焚蕩盧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贈懷敏太尉
英等贈官有差降到湛等官

曹利用

曹利用字晉人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涇州射殺契
丹大將撻覽契丹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樞密院以
利用應選授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
來不求地則遷路耳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金帛
賜單于有故事利用上軍中契丹母曰晉德我界我關南地
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界契丹周人取之
我朝不知也若由金帛以犒軍尚可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

聞和議遂定知宜州劉永規殘酷軍校來眾怨殺永規叛陷
柳城縣圍象州以利用為廣南安撫使嶺南平拜樞密使同
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契丹使者蕭從順榮懿稱疾留館下
不時發朝廷問勞相繼從順慨然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
引去利用在位久虛囑章獻太后臨朝凡內降恩力持不予
左右多怨蔡事蔡前或以指爪擊帶輕左右曰利用在先帝
時放爾耶太后銜之利用雖抑止內降亦有不得已從之者
或給太后曰蒙恩內降利用不從今其家姪諾臣請其得必
矣哈之信太后愈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戒數之
利用去其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利用從子洵為趙州兵

宋紀
卷之二百四十人

幸

馬監押州民趙德崇告洵不法事崇勳請往按治遂窮搜其
獄洵坐破酒衣黃衣令人呼商賈杖死利用請房州安置籍
其家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行至襄陽驛懷敏以語通之利用
素剛遂投綬而死以暴卒聞死非其罪天下冤之明道中贈
太傅歸所沒產

張者

張者開封人給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章獻太
后徵時嘗寓其家者待之甚厚及太后預政寵遇最隆累官
左僕射封鄆國公贈第尚書省西凡七百楹安伏高麗踰四
十年家居為曲閣積百貨其中與群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為

諒切以樂貴之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即出就外舍子二十四人得一守貝州妖人王則作亂得一為草禮儀伏誅可一與群婢賊殺其妻棄市希一河北安撫副使請從邊兵內地以寬經費每歲為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庚辛之季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為伍保逃亡者坐之使遣人以其州界河不當禁漁及不當役白溝兩屬民希一日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輪中國田租我太宗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稅故名兩屬還有中國不役之理遠人詞案州一嘉州開練使遣人刺兩屬民為兵民不堪其厚利一緩徭之至二萬人發原賑恤且移諸涿州自是不

史綱卷之二百四十八

敗復判了既多矣因

夏守贊

夏守贊倫大人經畧安撫陝西名知樞密院事入見帝問西事守贊言平時小障屯馬兵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戰安能出關宜併其兵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帝然之子瞻邠延路副都總管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曰士彬與元昊仇此行固耳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邪召士彬與飲厚德之士彬感泣殺賊自效

史綱卷二百四十八終

宋史三十二

列傳

狄青

狄青汾州人為延州指使與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賊陣皆被射突敢當尹洙為經畧判官薦於經畧使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仲淹以左兵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過秦漢以來將帥兵法遷安遠節度觀察留後青既貴帝敕青傳藥除面上刺字青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忘本也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

史綱卷之二百四十九

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在涇原常以寨當寨欲用奇以取勝令軍中間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群止即大呼馳突既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連還山間青遽鳴鉦而止虜得引去將佐悔不追擊青曰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獫狁高反破邑質等七州至廣州殺吏縱掠東南大震遣張忠肅偕等討之皆為

所陷又遣孫河余靖招撫久之無功仁宗憂之以青爲宜撫使率衆學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邊藩落兵自從或謂南中非騎兵所宜青謂樞密使高若訥曰蕃部善射耐寒暑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被之必勝之道也故青卒用騎兵被賊青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等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即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青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三

東軍人有奔萊一把者斬之以徇于是一軍肅然乃合孫河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誨偕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鈴轄陳昭悉青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青至賓州昭來謁青集將佐于幕府立昭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三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不敢仰視昭起拜曰昭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絕乃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十日糧休士卒僅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索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

孫河令將主席行酒少服藥方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云夜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迎戰于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阻騎兵于後縱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師戰不利死青軍法嚴將卒莫敢退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兩翼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不能駐軍士縱馬上鐵連柳擊之皆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青臨行上言古之師還以凱歌告剗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三

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廢罷從之青入邕州獲金只巨萬計數千悉分獻下賊所俘虜皆慰遣之歛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桶于其傍或言智高已死常祇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邪智高兵敗奔遁諸人欲窮其窟穴青以爲人不測之域以趨利非大將事天下皆皆青脫智高于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始交趾諸山兵助討智高余靖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青至撤騎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辟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

非其情實止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計也以一智高而橫縣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志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拜樞密使或告以當祖狄梁公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梁公哉卒謚曰武襄神宗論近世將帥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以中牢祠之說海云南夷尙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武襄不聽衆方聲祝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疎密布地而釘之曰俟凱旋當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九

四

謝神取錢其後破智高師還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祝之乃兩字錢也

張王保定人隸狄青麾下策青調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王持鐵簡出關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陣以逆官軍軍小却王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兄使作銳陣于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推爲鈴轄趙薛祥攻大順城王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

郭達

郭達洛陽人隸陝西經畧麾下時議取靈武達曰地遠而食

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也未幾任福以全軍沒陳執中安撫京東秦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達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必敗事邪曰喜功徵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嘆曰君真知兵懷敏既覆師矣遂真定兵馬監押保州卒飯田況遣達往招之達嘗與亂首侍其孫同事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達識之即與其黨再拜達遂登城達諭以禍福衆疑不即下達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遭母憂解官慶帥杜杞贖以錢四十萬謝弗受副吳奎使契丹達主受尊號達入覲禮使還黜爲汾州都監遷容州觀察使從狄青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九

五

討儂智高戰于歸仁舖張王先鋒達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達念兵法先據高者勝荷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大事去矣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達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王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應審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達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達背曰達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徒鎮鄜延神諤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議以邊驛方起詔焚棄綏州達曰虜既殺王官又棄綏州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之因匿詔不下夏人請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達

其屬趙尚與夏使議夏人唯言告基高曰二告之基舊有三十六堡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不能對議乃殺帝問緩州何以尚在大臣皆莫知達自劾違詔之罪帝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人也何所輕重受之而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夏人將執殺楊定者斬之千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泉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之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韓絳主种諤計議山兵達曰誘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李乾德陷邕管以為安南經畧招討使大長沙遣將復邕管至廣西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七

板廣源州又拔决里監乘勝取枕柳門州大戰富見江斬偽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失三十萬人目易涉難死者過半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復左武衛上將軍卒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時教兵久不就遠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善用編陣每至所部使人自言所能暇日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欲罪都巡檢使白玉達申救甚力已而玉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達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達先招懷後戰圖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隱然為一

時宿將用達其長故南征無功

吳育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為右正言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育言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今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授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而撫之又言宜先以文詔告諭不必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不報既而諸將覆軍卒封元昊為夏國主育又言天下久安相務因循政令紀綱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七

邊防機要蓋不復修一旦有警則倉皇莫知所為及稍安靜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德明乃降元昊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得肆志而不顧請募士論斬厮羅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攻之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請勿納朝廷未知所答育上疏曰

力能而終
有向所終
波既順皇
款月何必送

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備今二
蕃自開日久不解可視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遇計亟納元昊
臣恐契丹窺兵越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
且有烟塵之警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
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願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
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
討之如此則彼肯不怨我矣拜參知政事與宰相賈昌朝教
諭論上前出知蔡州有告妖人千數聚於確山者詔遣中使
招捕有名者十人中使至發巡檢兵往索之有曰育在此雖
不敏聚千入境內母容不知此時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

史記

卷之二百四十九

九

財錢耳一弓手名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必驚疑乃召十人
皆至咸送闕下皆釋之而告者伏辜徒陝州上書論獄曰
先王凝旒莊績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有罪仰屬之有司楊
儀嘗為三司判官近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為何
等大獄及問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紛紛竊議朝廷之
士人皆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召判尚書都省育侍
讀禁中帝言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等慎之育曰聞所傳之
言不若察所行之事聖主舉動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
知其善黜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
自立百王之要道也除郎延路安撫經畧使夏人既稱臣而

並進種落數侵耕為患罷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契
未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歸府也疏上不報
既而夏人果犯河外太原將佐皆得罪卒年五十五育性剛
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之

宋綬

宋綬字公垂趙州人為知制誥遷工部侍郎太后稱制五日
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仁宗未嘗獨對群臣綬奏唐睿宗為
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
立約唐制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件
太后意出知應天府太后崩詔定祔廟禮綬言春秋考仲子

史記

卷之二百四十九

九

之官唐立坤儀廟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又言帝王
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嚴帷白陛下躬親萬
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德建華弊以新天下之耳目而賞
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口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
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時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
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出自大臣朋黨罔上朋黨
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上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
以進退人大官恃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
盡邪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
唐初黨尤盛王坐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室艱難整

忠惠太后
神勇改記
本傳不載
其端

齊紀正。在今日。拜參知政事。有詔罷修寺觀。而章忠太后
以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在中之物也。諫官
御史欲邀名邪。綬曰。彼豈知太后所為哉。弟兄與土木為違
詔。即論奏之。耳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綬言人心逸於久安
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待事至而應。殆
矣。臣願防勵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言。取下之道。有三。臨事
尚乎守。當機主乎斷。兆謀貴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發。能斷則
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閑。聲
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卒。謚宣
獻。始丁謂命綬草冠準貴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

不道。皆証事也。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當制。即
草。謂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固故。朝論快焉。
子欲求能。固問直學士家藏書三萬卷。皆畧誦習。熟於朝廷
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族弟昌言。為河陰發運判官。入
境。見道上棄屍。若剛剗狀者甚眾。既至。得盜六輩。殺人而
傷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得稅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
少年共為朕家。昌言窮治其淵藪。極法行之。擢都水監丞。

李若谷

李若谷。字子平。京兆人。知制誥。士族。元甲。恃陰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
代若父兄訓之。爾拜參知政事。言風俗美惡。在上之人作而

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月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
癸卒。年八十。

王博文

王博文。字濟陰。人知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飢。民多盜。潛吏捕之。
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博文幼喪父。其母改
適。博文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
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
服。請解官持服。同知樞密院事。卒。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
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子時。權御史中丞。
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倚撫人罪。沒以成俗。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九

士

請戒屬之。英宗即位。感疾。後疾平。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
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嚙奏曰。人之葬其親。送形而往。
迎神而返。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
子之虞。數至于九。山陵既不得親往。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
攝事。今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陛下
在藩邸。以仁孝知禮。聞于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
始終孝德。以全令名。又上疏曰。董仲舒為武帝言。天人之際。
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強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與自刻。即光有天命。祖宗基業之
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強。

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資，自疾平以來，于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群臣關白軍國之政，請人主裁決者，日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幾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寧，則天下名醫良工，可日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自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為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昭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唯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入耳，修身行己，德業日新，知之者無幾，為善多而得名少，然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據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為爾，非不能也。在陛下勉強而已。復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帝乃出，時兩都人瞻望歡呼。皇太后遂還政，學士王珪等議以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知制誥錢公輔謂仁宗不當配祭，請

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孝經嚴父之禮。真宗配孟夏麥祀，以倣唐貞觀故事。太宗配正月上辛祈穀，太祖冬至配昊天上帝，宣祖配感生帝，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公輔之議，陷陛下於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拜樞密副使卒。

王

王，臨城人，知益州。戊戌夜焚營，脅軍校為亂，股潛兵營下。今日不亂者，歛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莫知也。遷樞密使，寶元中，趙元昊反，上問邊備，執政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驛騎號州語人曰：「昔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鞏為定帥，鞏至定事畢，常還。」鞏曰：「明日願少留，及飲食罷，鞏屏左右謂鞏曰：『公滿面，雖有十年必總樞，時西方富有警，公宜預講邊備。』」鞏聞人言，不然，無以應卒。鞏曰：「西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鞏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怠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人，誰肯為我言者？鞏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言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其英物也，必為邊患。公其勉之。」李贊曰：「鞏非留心國事之人，與

之言邊計對而不相聞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程戡

程戡陽翟人知渭州陝西有保殺軍人若其役戡奏曰保殺在神兵外不照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謀保提而保殺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殺者以計備律坐之知瀛州契丹使至解疾求者相見敵使謂之曰有疾可毋相見兄當如禮判延州橫山酋豪怨趙祚欲率其屬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祚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九

五

祚久悻悻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教殺兵利害以聞戡以為四路雖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所以叛去者苦邊吏苛暴為西人所誘耳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猶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兼沿邊巡檢使無專領蕃部事從之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戡上章請老弗聽遣使資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戡再上

章曰臣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為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戡在邊安重治不近名或言戡交通宦官閹士夏至今妻出見之官無妨

盛度

盛度餘杭人為起居舍人嘗言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提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為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因繪圖以進景祐二年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奏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于二人及二人俱辭相

史緯

卷之二百四十九

五

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上因問之曾應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度體肥大親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往往略視而語皆之性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罷為尚書右丞致仕卒

丁度

丁度字公雅祥符人判吏部南曹舊制監司及藩鎮離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唱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維蔽也又獻玉鳳為章獻太后以戒外戚司天言永昌

度有自氣請增築以壓之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舉
治乃止進翰林學士劉平石元孫敗帝問禦邊策度曰今士
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
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
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
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
賞罰方陞韓瑒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振控
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敢
出度言苟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休
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葉清臣請鑄大錢以一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七

度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為
折中歷代更改法雖稍密不能其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繼以
峻法等盜鑄者漢受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
重輪錢錢輕物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族戍邊月給百錢得
大錢數十不可崎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易擯增價臣嘗
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贖背在西京有強盜
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
山絕處兒黠嘯聚鍾治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鉛
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止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
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府文

等州火山等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
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
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不許以貨產升戶
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
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
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與典
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罪以受賕足矣遂
得免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
未平宜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所言欲自求柄用帝曰度在待
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甫安得是語擢樞密副使

史錄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七

度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脩宿衛者太祖親閱益
士以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
又言契丹雖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及購邊錄拜秦
知政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
宦官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
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
帝前仁宗從竦言度求罷改觀文殿學士卒度性淳質居一
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
名嘗問著龜占應事度言卜筮雖在昔聖人所為要之一技
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又嘗示以猷囂曰朕欲臨天下

以中正之道度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

張觀

張觀絳縣人歷尚書左丞性至孝知河南府父居業至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買田宅營林樹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恬曠少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仁宗嘗飛白書清字以賜之然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入否衆傳以為笑卒謚文孝

明鎬

明鎬安丘人進士第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

史

卷之二十四十九

大

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皆散走入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為體量安撫使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為宣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彥博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帝曰鎬忠勤及其未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鎬力疾頓首謝翌日卒王則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與妖黨習五龍瀉派經及圖識諸書言釋迦佛裝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去涿母與之訣刺福字於其背以為記因妄傳背字隱起衆信事之州吏張簡卜吉主其謀連結恩冀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據河北其黨

潘方淨以他事被執故不待期以七年冬至執知州張得一索軍資庫鑰於通判董元亨元亨拒之殺元亨及司理泰

軍王漢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漢出獄囚自稱東平王以張營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溲其面鎬至賊徒斃城降者衆於是令伍伍為保一人絕餘悉斬州人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緇以引官軍先登數百人焚樓櫓欲專其功斷緇以絕後來者賊衆拒戰官軍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緇而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奔契丹契丹使謀者以告鎬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堅不可

史

卷之二十四十九

大

下乃為距閭將成為賊所焚復即而城為地道日攻其北率之及彥博至穴通還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乘之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奔還賊大潰開東門遁閭門祇候炭網與戰死之總管王信獲則檻送京師支解以徇餘衆皆焚死

王堯臣

王堯臣字伯庸虞城人第進士第一遷右司監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言皇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宜游宴帝為罷張燈擢翰林學士陝西用兵為體量安

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敝特甚請以詔勞來諭以賊平獨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不及半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聚寡不伴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遲諸益關土兵以二萬屯涇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矣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蓋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岩礧爲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賊所向無前故賊不

史籍

宋之二百四十九

十

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掠驅擄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圖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棄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又延州鎮戎軍涇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卒挽強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戒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以擅復元昊

書除仲淹堯臣言二人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仲淹衛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原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鄒湮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將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置府涇州蓋屯兵三萬人使堯臣再安撫涇原既還言自陝西用兵夏竦陳執中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畧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爲經畧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乃陳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畧安撫等司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既爲陝西四路都總管

史籍

宋之二百四十九

十

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節制而尙帶經畧使名者尤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請逐路副總管並罷經畧使之又言鄆延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爲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涇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原界無險阻雖有賊若皆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昔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派監近獎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拜奏知政事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勸帝立英宗爲嗣挾詔草以進未果立而卒元豐

三年子同老進遺稿帝以訪文彥博具奏本末贈太師蓋東忠

孫抃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皇祐中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言抃非
亂繩才不可任風憲抃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
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計人為風采捷給若書夫者
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為才無乃
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命兼知審官
院抃辭以任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在臺數言事不為煇激
尤喜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
史稱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三

抃奏罷之溫成皇后葬以劉沆為監護使抃奏沆為宰相不
宜為后妃護葬事時又議為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
同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果遷未
聽抃奏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駕訓子弟言官
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改翰林學士承旨遷
禮部侍郎抃入居侍從泊如也拜泰知政事罷為觀文殿學
士致仕卒

田况

田况其先信都人沒於契丹父延昭脫身南歸况舉進士甲
科趙元昊反夏竦絳畧陝西辟為判官竦與韓琦尹洙臺上

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况上言昨仲
淹奏乞朝廷救包荒之量存廊廡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未
行討伐示以恩義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使涇原一路獨入孤
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埃我師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
賊計中今夏竦韓琦尹洙獻此策與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
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遂擊或賊界
自守備不必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於是罷出
師議遂知制誥嘗論及政體帝以好名為非在道守故常况
言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
者而淵烈休德偉若日月由實美而然也設或開弱自守不

史稱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三

為明辟低弘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
或今充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惘矜下民橫
擢將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
為含張子奪之術自非若臣朝夕憂憤大有為以退後虞則
勢可憂矣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憚
茲因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
修貪歛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功
實神倫幸則有勤政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為天下何所望治
乎大聖賢之道曰名教曰名節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
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進而勸

汎之方息矣。時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保砦。况意其畜奸謀。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腹創生民。輸將道路。疲敵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竄。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每念至此。不勝惋嘆。兩府大臣。廟社生民。安危所繫。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時。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今北敵桀驁。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竄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敵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變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為計。此臣所日觀也。和議既定。遂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為安哉。願召宰相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達時政。專以慮患為急。君臣上下旦夕憂思。同心協力。事必有濟。今不以此為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識者羞之。為陝西宣撫副使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詔況汰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况策元吳勢屈。必納款。欲令盡還延州侵地。毋過許。度幣主將陷沒者。請戮。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始契丹寇涇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悉縱之。因自歸中國。後生八男子。况其長也。保州之役。坑殺降卒數百人。况卒

無子

田錫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擢左拾遺。直史館。上疏言朝廷大體曰。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所謂老師費財。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共有聖人乎。蓋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書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道德自尊。此大體之二也。爾者。為縣平寧。京師宮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而尚書省。欲隘尤甚。耶曾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黃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刻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鈐鎖有輕重。尺寸斤兩。并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

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因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俸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謗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不為割咀豈為賞奪耶時趙普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為失至公之體普謝之錫奏曰陛下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請鈔略四部為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憲經歲而畢真宗詔史館以群書借之掌銀臺封駁錫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勅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權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李上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章奏已至矣錫耿介寡合居公庭危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宋

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帝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或從幸也豈可藏章責直邪悉焚之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時北庭未寧禹偁假漢事以明之曰漢君賢明者文景也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卑于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

以誠奉簡可也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宋

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為溪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卑于雖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政耳帝嘉之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霽宿麥未苗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舉與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伏兩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願有減奉以贖耗盡

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還五十馬，願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卽位，請求並言禹偁言，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慎選舉，以清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其汰僧尼曰：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增一民，故農益困，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蠶得

史

卷之二十四十九

元

乎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察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刪除此輩，且可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復知制誥，時宰相李沆張齊賢不協，意禹偁構之，由知黃州，禹偁作三黜賦，以見志。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奏疏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二十餘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族人，名爲郡城，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開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

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祖創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覦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許諸軍府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置守捉軍士，閱習弓劍，修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上納之，郡有災異，禹偁手疏自劾，上詢曰：官云守土者當共咎，上惜之，命徙新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誓，止期身後之語。至都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詞學敏贍，爲文著書

史

卷之二十四十九

宋

多涉規諷，以是爲流俗所不容，嘗以李絳崔群自況。子嘉祐爲館職，范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恩觀之，不若爲相之善也。相則堅壁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貴，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漢議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張詠

張詠，字復之，郢城人，登進士，知崇陽縣，民以種茶爲業，詠曰：

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命拔茶植桑。民始以為苦，其後龍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絹百萬疋，皆坐城下。見有負萊歸者，問之，云市之誅怒而答之，曰何不自種？更有錢在，對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勿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誅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斷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期。太宗曰：其強幹，擢臨密直學士，張永德為并代都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誅封還詔書，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淳化四年，賊李順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以誅知成都府事。明年，

卷之二百四十九

年

賊思誠賊，敗成都，開中民苦運餉，誅至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一掃而空。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誅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誅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也，今能亟自乃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降州，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誅給以錢，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誅曰：今餘食所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誅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

寨，此有當血抵寇壁，平湯醜類，若老師曠日，此地適為兩虎所食，由是大致克捷，誅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奉罷陝西還，繼上喜曰：同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誅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繼恩帳下兵囑取民財者，兵聞之，幾城夜遁，誅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迷走投井中來，時群盜聞誅，則自投井，遂不復言。龍猛軍到，反記猛軍者，聚郡盜不可制者，充之，剽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誅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益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誅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鈴轄驚曰：某行矣。誅顧左右設酒具于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饒之。

卷之二百四十九

年

誅遂與伙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于公，誅曰：何也？曰：某負兵，願乞應付，誅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誅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誅召鈴轄，鈴轄謂兵士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誅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誅封刊，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如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至暮，路無行人，誅召屬縣曰：近者謠言，或聚汝歸縣，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立誣，誅求明日得之，誅戮于市。印日，帖然誅曰：此言之與，冷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

在乎誠。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大開詠始出。眾蒿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獲行。眾不敢離。每夕張燈。柱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冰。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錢者伏辜。曰。鼓角為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即位。名為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為言。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為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茂。富民命其塔主家。贊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塔。其後子訟之。官塔持書詣府。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三

時子幼。後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命三分其財與塔。而子與七。初詠自蜀還。詔以牛冕代詠。詠曰。冕非撫御才。其能接贊之手。喻年王均。亂廷見。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為相。密重學士。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服。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附。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咸得其實。門人李岐問其旨。詠曰。彼有奸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詢之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領登聞鼓院。以瘡生於腦。出知昇州。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公路來。魯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

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塵肆無賭博。市易不誼。淨夜宿邸中。間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同薦之於朝。初蜀士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岐張遠。皆有學行。敦勉就舉。悉登科士。由是知勸。上聞詠屬勸甚。令薛映曉驛代題。以疾未見。乃疏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復知陳州。詠少與青州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問史白傅霖。請見。詠曰。傅先生天下賢士。汝何人敢召之。霖笑曰。是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三

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因曰。子將去矣。來相報爾。詠曰。詠亦自知之。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謚忠定。詠剛方嚴猛。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曰。非新某。此御終不脫。詠即斬之。少學劍。有士人游宦遠郡。為僕夫。持其陰事。欲得其女。為妻。詠遇於傳舍。知其事。陽假僕從。出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曾游蕩陰。縣令饒東。帛萬錢。詠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陵澤溪。與人烟疎濶。可俟徒伴偕行。詠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率一短劔。去行三十餘里。遇夜止一孤店。惟一翁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鸚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見詠不應。伸手排闥。詠忽起立。

包氏詩鼓
自爲對非
大綱

史綱卷之二十四十九

其子嗣身入詠隨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復殺之詠持劍
觀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
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家被焚也詠宿鄒州有一山人自
稱神和子與之語皆應外事質明別去語云異日相會于西
川及知益州因患頭瘡於龍興觀設醮至夕坐寐夢神和子
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追士王文正文正云
曾收得鄒州處士贈神和子歌詠聞之益異其事乃建大
開號曰仙游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
候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卒赴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設大
會餐所留文字乃書像自爲贊也贊云華則建修虛則絕物
垂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垂崖詠嘗謂李叟曰大小之事皆
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凡百
公事未若字前則屬陽陽主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
刑刑貴正各名不可改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
詠賦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
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可以對偶顯失點之詠憤然毀裂儒
服趣豹林谷以弟子事陳希夷希夷曰子當爲公卿一生辛
苦此地非棲憩之所也後二年果及第希夷遺詩曰征吳入
蜀是尋常門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脣
邊澹後詠兩入蜀定王均平順之亂又後餘杭獲左道僧紹

蘇紳

倫累乞閑地不許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病方許之
蘇紳晉江人進士及第爲三司鹽鐵判官時安化蠻蒙光月
寇宜州敗官軍殺鈴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國家凡以西
北二邊爲意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
臣前爲宜州推官粗知本末安化之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
衆不過三四千人故群蠻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
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大過也宜州吏民言解符中蠻
人騷動朝廷與兵討伐惟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蠻
人畏服知桂州曹克明嘗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
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
日之患矣至使乘隙騷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于此朝
廷優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剋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大臣
者雖不善撫馭自致喪敗然御免貶官富有以剷除之臣觀
蠻情所恃者地形險扼據高臨下大軍難以進退然其壤土
碗碗資畜虛乏刀排火種以爲餽糧其勢可以緩圍不可以
速破可以計取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忠敢湖南北雄武等
軍皆慣涉險阻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請速發諸宜州策應
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風氣
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梁需平爲曠日持久之計何得便利

卽闕漢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逃林莽亦可殲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畧之獲退無守禦之備然後論以國恩許以送款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仍詔旁近諸蠻論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卽優賞以金帛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峒荆湖州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竄可保數十年無假擾之虞矣朝廷用其策遣馮申巳守桂州經制一蠻遂平還禮部郎中紳銳於進取曹中修人陰中王德用共疏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留中不下出紳知河陽卒趙元昊反紳請詔邊帥爲入討之計

史集卷之二十四十九

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圖則防守之費不止於十年矣紳與衆適在兩禁人以爲險波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

尹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遷太子中允范仲淹貶救勝趙堂戒百官爲朋黨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貶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以武備不可弛作叙燕息戍二篇上之叙燕曰戰國之世燕號最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敢而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

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周雖復三關尙未盡收燕南地國初與并州合其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帥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足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若設兵爲三壁于必爭之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完固率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奮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

史集卷之二十四十九

三也大眾信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處弱職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監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尙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揺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散而復振幾耳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與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燕

新造之勢微幸於一戰唐非政裁兵廢久矣士大夫謂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復用之鑒此以少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息成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微千里環重兵以成之雖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遂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吐蕃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與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川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未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兵十餘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一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史

卒歲給無慮二萬恩實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藉丁民爲兵擬唐置府料京兆西北數郡當得兵六七萬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獨其難徭民幸於庶宗惓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

盛秋旬間常若危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副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備習其形勢積聚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趙元昊反辟爲經畧判官加直集賢院上奏曰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疎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誦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

史

卷之二百四十九

史

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

但見取於民間者日煩。卽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臣下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而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仁宗嘉納之，領涇原路經畧公事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逮劉滬城水洛，洙以爲前此屢困

東

卷之二十四十九

畢

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遣人再召滬不至，命將往代之，又不受。於是械滬下吏，戩論奏徙洙慶州而城水洛。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於兵制盡當時利害，未及施爲，而元昊稱臣，洙亦得罪去矣。

孫甫

孫甫，字之翰，陽翟人，舉進士及第，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之。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嘗曰：「吾辟屬官，而得益友，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資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

東

卷之二十四十九

畢

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後卒不廢。」遷右正言，甫奏張子奭使夏州，言元昊復稱臣，乞歲貢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五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爲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況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貢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況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諸之不已，令德明送弟入質，乃許之。是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殊勝解池，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隄防矣。兼聞張

謝絳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旱蝗，河決滑州，絳上疏曰：「昔兩漢口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太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用之宜，推心責成，以

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謀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金永匪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家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關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晉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吳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辨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懾服苟不智答或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溪入豈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退命號勇赴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編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莫如竒嫻范仲淹方面之才莫如韓琦田況孫沔至于帥領偏裨王德用龐籍狄青等皆其選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臣以為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由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臣不知將何所用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為

難若立得等免杖管使得入粟必能速辦大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此日多以卑官踞請厚俸或身為供奉而有守刺之給或為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俸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稍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開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諸臣以河北之兵食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宰相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知河陽卒

楊察

楊察成都人七歲始能言舉進士甲科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尋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摘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為放軟以襲唐體察謂防禁一潰則奔競互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瀆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權御史中丞會詔舉御史察言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

遺御史何郊以論事不實中書問狀察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繁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遂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遷戶部侍郎卒

史籍卷二百五十

朱史三十三

列傳

梁顥

梁顥字太素須城人舉進士不中第上疏曰方今科名之設
俊造畢臻貢于州郡考于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奈
何所取不外于詩賦策論夫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
陛下誠能設科以擢之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失生民
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于治不特詩賦策論之小技
以應有司之求而已不報雍熙二年復舉進士賜甲第爲右
拾遺直史館咸平元年遷大常寺諫議大夫詔訪羣臣邊事顥疏言昨
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
陲說寇老精兵于不用以致蕃馬南牧邊塵盡驚河朔之民
流移矢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驚駭親征此
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赦而不誅何以謝橫死之民而振
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
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
者委任之臣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埃未嘗遇害士卒
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爲游騎不齎軍糧隨逐

水草過敵則殺。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武勇謀畧。素為衆所佩服者。取十人。爲人付騎士五千。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爲利。往復打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火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寇兵。量山甲上援救。如此。則東城者。不堅閉壘門。捍邊者。不倚伏郡郭。雖匪良將。且殊膠柱時論。稱之。頗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命群臣上封者。悉付顯及詳。顯詳則可否。還翰林學士卒年九十二。子附。擢甲第。授著作郎。直史館。遷舉進士。論景祐赦書。不當錄宋以後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以詛殺人。獄具。以

史籍 卷之七十五

無傷。識者曰。殺人以刀。或可拒。而詛不可拒。是甚於刀也。論死有烏似鵲巢庭中。大臣以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知兖州萊蕪治鐵爲民病。當役者率破產。適募人爲之。自是民不病。而鐵遂溢。權樞密副使張堯佐。以內寵。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帝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賁。適恐非所以全之。遂解二使。使智高入寇。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領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平章事。張貴妃治喪。皇儀殿適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國使。適言

國朝以來無此制。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刃。而多機智。數京師茶買。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糧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處卿提點陝西刑獄。御史馬遵論其貪。顯祐權出知鄆州。復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進太傅。卒。孫子美。使湖外。迎章惇意。逐臣在部內者。多被其虐。是河北都轉運使。傾清計以奉上。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遼宋之禍。實基於此。

楊徽之

楊徽之。浦城人。周顯德中。舉進士甲科。端拱初。拜左諫議大

史籍 卷之七十五

夫史館修撰。上言曰。陛下嗣統鴻圖。闢揚文治。廢隆修舉。儒學習藝。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起選。明經業者罕殊用。若非振舉。勸勵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宦師四方之會。太學有替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者。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原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衆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太宗嘉納之。咸平初。加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國書之府。清淨無事。卿得以養性也。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

知曾易者
爲此傳

嶠為之微之純厚清介嘗言溫仲舒范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卒年八十夏侯嶠幽州人舉士安為相撫坐嘆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

呂文仲

呂文仲新安人授御史中丞景德中劾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游山出姓名七十餘人令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眾荷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乃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丞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仁慈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吏察其為人置于冗散或選舉之日損斥之未為晚也上從其言

王著

王著成都人以字書改史館祇候太宗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裕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裕問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若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及後真宗對宰相言著善于規諫待詔中無其比

潘慎修

潘慎修青田人王師征江南李煜遣慎修隨其弟從鎰入貢求緩兵留館驛提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為國且亡

當待罪何賀也及群臣稱賀從鎰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加厚煜歸朝以慎修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宰記室許之江南舊臣言李煜事多過實真宗以問慎修對曰煜情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上以其得臣子之體深嘉嘆之

杜鎬

杜鎬無錫人兄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人所訟疑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明經改崇文院檢討將祀南郊鎬星見宰相趙普問之鎬曰當祭日食則廢鎬見日食類也普言于上罷其禮改虞部員外郎太宗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俱賤進禮部侍郎卒鎬所居僻陋僅庇風雨燕居暇日多醵酒饌以待賓友和易清素士類推重之

查道

查道休寧人母病思醵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母疾尋愈及母卒絕意仕宦游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勸以仕道拱初舉進士高第知果州寇酋何彥忠集眾大木槽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糧罪欲延命須臾爾共黨豈無誑誤邪遂一馬兩僕直趨賊所

賊驚駭持滿外禱道神色自若坐胡床諭以詔意或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代歸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不惟計度金穀蓋以審察貪廉今觀其所至無懲勸之公而有因循之弊望自今使回日令其任內曾薦舉賢良者若干奏黜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臧否以為賞罰從之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以耳聾表求外任知號州上御龍圖閣飲餞之蝗災民歎道不候報出官廩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飢者給麥四千斛為種於民全活萬餘人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卒

史事

卷之二百五十一

六

孔道輔

孔道輔字元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第為寧州推官有蛇出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進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驚服章獻太后臨朝名為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率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絕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令謝其主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

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乃酌大厄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仁宗召問之對曰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蓋慢中國帝然之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當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奏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出道輔知泰州入為御史中丞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奏

史事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七

知政事程琳帝欲罪琳宰相張士遜疾道輔不附已反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可為辨之道輔入對官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憤惋發病卒子宗翰元祐初為彬陽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之號皆賜實封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教其子弟進刑部侍郎卒

朝詠

鞠詠字咏之開封人。皇察御史錢惟演自毫州來朝。闕入相。詠言惟演儉。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力攻謂。今若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去。大安殿。生芝草。召群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投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王欽若復相。忌詠。會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逃。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欽若死。召為殿中侍御史。曹利用貶

史

卷之五百五十五

人

死。管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河北京師早饑。請出太倉米十萬石賑饑民。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覲。莫得再用。詠奏曹利用擅成禍。士遜與之親厚。援薦以至宰相。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鎮。遷天章閣待制。卒。

段少連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遽行黜責。中外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

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觀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群詣殿門。請對。夫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違絕之。則國家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伏閣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中錫。前史以為美事。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精。天之道也。氣稜蒙蔽。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乘一德臨萬方。而氣稜蒙蔽。以累聖明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既懷不忍之心。又稽不遠之復。是以歷肝

史

卷之五百五十五

人

膽披情條。為陛下廓清氣稜蒙蔽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自昔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况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夫皇后有罪。然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不示之于天下。不告之于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若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亦當降為妾矣。此抗章復請。不蒙賜名。豈非奸邪之臣。離間陛下邪。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如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有上封事者。恐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不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

史記卷之二十五

有過旅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則館俾自修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一起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上惑宸聽指紳黜黜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穢蒙蔽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職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陶陳皇后故事以誦惑陛下漢武驕奢淫縱之主故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于別館必恐懼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于天下而獨不加于妻孥乎願諸復中官位號杜絕非問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惟豈不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

史記卷之二十五

先見 恐高宗皇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官閣不正之風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爲兩浙轉運副使傳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彈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誠識以還以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有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卽爲汝辯明矣吏皆以貨對少連得其情諄諭使去有能自改者或保任之秀州有無罪人死于獄時少連在杭吏恐制方聚謀詐爲死者服罪少連已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時稱神明權工部郎中知漣州卒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

虎秦龜爲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段少連輩相繼爲諫官御史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稽顙

稽顙字公質宋城人進士及第爲兵部員外郎張堯封嘗從穎學爲文後堯封女入禁中爲修媛甚被寵幸使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父業爲序以獻穎不答

梅摯

史記卷之二十五

梅摯新繁人舉進士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債頗急賈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殺輪期權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上疏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深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祐陰不勝陽則災異哀止而盛德日起矣進侍御史言石元孫不死行陣係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不報李用和除宜徽使加周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珣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

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急授無功。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卒。

司馬池

司馬池字和中。夏縣人。議者以蒲坂實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遼。乃問哈口道。自開喜逾山抵垣曲。池謂人曰。昔人何為捨運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眾不以為然。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半盡沒入河。眾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得無有異乎。行至官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友止告以母疾。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軍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

史律 卷之二百五十一

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少屈。徙郿縣尉。蜀人妄言。將人寇。令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縱民游觀。三夕。民心遂安。權密使曹利用奏為群牧判官。利用委池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而諸負者皆入。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下自中書。非所以防過舉也。知鳳翔府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徙杭州。轉運使張從華劾池決事不當。會越州通

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為也。徙知晉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旦字伯康。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群盜剽奪。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于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遂弭。知宜興縣。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謂大諸縣。旦言役大而民力不勝。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通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旦孫朴。兵部侍郎。二帝北遷。金人挾之去。徽宗崩。朴與朱弁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不問。遣朱松年問

史律 卷之二百五十一

行。以金人情實歸報。王倫出使。高宗寄黃金賜之。金命朴為左丞。不受。卒於真定。朴開詔謚忠潔。且字伯康。光

李及

李及。郿州人。舉進士。知秦州。將吏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擄婦人金釵。吏執之。及方觀書。詰問服罪。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士皆驚服。徙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眾謂當置酒名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拜御史中丞。卒。妻張氏。族悍。及生子。鞠之外。舍張氏。因請歸養之。乃會親屬。以子學堂往。碎其首。及遂無子。

燕肅

卷之二十五

史記

七

蘇南字穆之蓋部人舉進士知明州俗輕悍喜圖肅下令獨
 非先改者於是聞者如息判太常寺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
 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詔刻
 縣之聲遂協以禮部侍郎致仕卒肅喜為詩能書人妙品圖
 山水冠布淡淡意象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
 鼓二車及欲器以獻又上進花漏法在明州為海潮圖并論
 二篇于度為戶部判官三司諸權河北鹽度言川味不權酒
 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議遂殺肅孫瑛為
 暇丘尉縣人習為盜瑛榜論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胡
 色顧乃合耕稼本業為人所不肯為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
 肯於鄉間尉不忍以是待汝盜為稍息歷廣東轉運副使瑛
 括南海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香燕知河陽為金兵所
 害

蔣堂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擢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究
 火所起官人多屬史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
 修德應變有司乃歸咎官人以之屬吏而賜之死是重天譴
 也殿中丞滕宗諒亦言祥符中官掖火先帝嘗索其人寘之
 法矣若災變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事哉帝原之還江淮
 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進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

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旅人自可附驥奏也以禮部侍郎
 致仕卒

劉夢

劉夢字道元崇安人進士中第權侍御史李照改制大樂鐘
 磬夢以為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共器凡四方晏獻
 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為湖南安撫使前將以帛購蠻酋
 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氏誅之而罷購州境獲
 安遷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為道士弗許請致
 仕許之夢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號食獨居一隅家人罕見
 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健聰明如少壯時前死數日自作遺

史記

卷之二十五

七

表以麻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卒
 年八十三

馬亮

馬亮字叔明合泥人舉進士王均反以為西川轉運副使賊
 平召開蜀事會械送賊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
 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皆伏山林者甚眾今不貸之
 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悉宥
 之遣還部除舊通官物二百萬餘徙昇州歲旱民饑湖湘漕
 米數十舟適至亮發以賑貧民以太子少保致仕卒知福州
 時呂夷簡從其父家宰為縣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氏

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那中梁迴宋庠及弟那亮皆厚遇之曰後日必顯世以亮為知人

陳希亮

陳希亮京兆人中進士第知鄂縣至現歲歛民財祭鬼謂之脊齋否則有大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及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矣知廬州虎翼軍屯壽春以謀反誅遷其餘數百人於廬自疑不安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醉耳貸而流之以其餘給使令守倉庫皆感德誓死以報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輕騎出按

史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七

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賊首二十四人遁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聞和遂相與列隊迎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付葉縣聽命既至令曰汝等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元以徇餘遣赴役如初移知鳳翔于聞使者入朝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囑其留月餘裝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盡閉希亮問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橫暴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况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單令狀以還使者至羣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分司西京致

仕卒子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為人間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射之不獲慥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廣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遷於光黃間曰岐亭處居疏食不與世相聞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滿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慥云方山子慥子慥然弄筆耳陳慥是固以慥附青其地于後世信矣

史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七

耶簡

耶簡臨安人進士及第知福清縣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賓州縣吏死子幼養塔偽為券冒有其資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贖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取偽券示之字弗類塔伏罪以工部侍郎致仕簡子錢塘城北治園廬道引服何晚茂顏如丹一日謂其子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擇今意倦其將逝矣就寢而絕年八十九

孫祖德

孫祖德，離州人，進士及第，為天章閣待制，三司判官，許中，因
宦官閹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偽
銅法所禁，而官自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州，除吏部
侍郎，致仕，卒，祖德少清約，及致仕，要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
苦其悍，反貧以財而出之。

李垂

李垂，字舜工，那城人，登進士第，遷館閣校理，丁謂執政，垂未
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
權怙勢，觀其所為，必游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
罷知亳州，明道中，還朝，問門祇候李康伯，謂之曰：舜工文學

史

卷之三十五

大

議論稱於天下，宰相欲用為知制誥，但以未嘗相識，盍一往
見之，垂曰：我昔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為翰林學士矣，今已
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
冀推轂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聞之，出知杭州，卒。

張洞

張洞，字仲通，祥符人，舉進士中第，調潁州推官，民劉甲使弟
柳鞭其婦，鞭已，夫婦相持而泣，甲怒，追柳使再鞭之，婦死，吏
當柳死刑，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柳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
眾不聽，洞稱疾不出，乃獄于朝，如洞言，判祠部，時民為僧者
眾，洞奏，舊教諸路三百人，及僧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

不少矣

可許陳亦

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攝放，近歲滋廣，若以勲榮宜假之，當
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若
不裁損，後不勝其弊，詔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
將葬，洞議，蓋為榮盛，其孫訴之，孫并等議，改曰恭，洞駁奏，執
中位宰相，無功德，而多罪戾，生不能正法以懲之，死猶當正
名以誅之，竟從，并議皇后郭氏廢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
有司請附於廟，知制誥劉敞，謂春秋書，歸于太廟，用致夫人，
致者，不宜致也，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
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洗之於既，況
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當時大臣

史

卷之三十五

五

議已然之矣，垂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
哀姜之惡，所不忍追，非先后比，敞議非是不從，時天下久安，
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為德，洞謂此非朝廷福，又言，諫
官持諫以震人主，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
士不棄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修極論之，英宗即位，轉
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疾，或經旬不御，正殿洞言，陛下春秋賜
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居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親群
材，以刑先帝付畀之意，朕元元之望，上達聰政，命攷試開封
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帝事，英宗曰：
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

意解沂國公宗說不道洞奉詔訊之獄具奏宗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殺無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室多賢蓋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疏一切厚廩之使知幸若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貨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恩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賴上起藩邸察之不罪也為江西轉運使民輸細絹不中度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為糴麥不踰時而足卒官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

年

李仕衡

李仕衡成紀人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聘言商人入粟上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唐因用益耗請調丁夫轉粟而鹽鹽諸州官白舊之可不得絹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飲之又增以轉粟稅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開中大授乃以仕衡為陝西轉運使初歲出內帑絹錢三十萬助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真宗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朝廷以為材為河北轉運使奏罷內帑所助絹錢百萬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家由倍償之息

唐正德
吏部侍郎
李仕衡

以是二機之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請戶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意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錢帛錫糧各十萬見于行官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為河北都轉運使上如亳州又貢絲綿織帛各二十萬集粟塞下至鉅野解州汙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沒故城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言者以為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屬上供者二十萬則其羨餘帝謂王旦曰仕衡應梓有材人欲以此中之明年早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附濟京西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群盜妻子實隸園中仕衡悉縱之其徒感恩梟賊首來報入為三司使舊市羊及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

年

本黃史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水至溺險處往往漂失吏破產不能償仕衡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曹利用仕衡塔也利用被罪改左衛大將軍卒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才智過人然寡廉鮮恥貨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

李溥

李溥河南人初為三司小吏景德中制置江淮等路茶鹽酒稅發運使事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海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載石輪潮中積為長堤自是舟

今高郵縣
李溥

行無患江淮歲入茶增五百七十餘萬勛漕舟舊以使臣或
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得并三綱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
相司察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幾失二百石還官死使辦久
專利惟內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群臣上書論事
法官輒沮之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何以廣言路王旦曰法
制數吏則詔令低低故重於變易海既專且食發運使費震
條其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仁宗即位起知淮陽軍復以
贓貶致仕卒

胡則

胡則永康人以進士調慈州縣事秦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

史

宋之二十五

卷

索湘命則部送勞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向恐不足奈
何為一月邪湘懼遣則入奏太宗問以是策則對稱旨上顧
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紀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
湘謂則曰微子幾敗我事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
有盡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為辭姑以有餘報
之宋為則所料提舉江南路緡錢監得吏所匿錢數萬斤吏
懼欲自盡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
之生乎藉為美餘不之罪遷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然
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散落獨則遣人至海上饋
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為衆人講

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自成都械昌期至則械械館以賓禮
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著書百餘卷龍誕穿鑿詔取其書賜葬
魚歐陽修言其異端害道奪賜服罷歸

許元

許元宣城人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
范仲淹薦元可倚辦糧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元至悉發瀕江
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大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
西京師足食朝廷以為任職遷副使遂為使遷侍御史欲與
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語輔臣曰東南歲比
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捐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欲分遣

史

宋之二十五

卷

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為功非朕志也既而元欲專六路
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大路轉運司自兼
既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廢元在江淮十餘年以
聚斂刻剝為能多聚珍奇路遠京師權貴發運使治所在吳
州衣冠之用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親勢家貴族立權巨燭與
之小官悍獨伺候歲月不能得人賞怨之而元自以為當
無所愧憚

鍾離瑾

鍾離瑾合泥人舉進士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兩後雖因
早多隱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權知開封府卒

孫冲

孫冲平棘人舉進士遷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命冲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為役遂以冲知棣州塞之歷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軍大譟梓守佐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圍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詔給善帛使者至冲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卒不與遷給事中卒

施昌言

施昌言靜海人舉進士高第為河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類

史籍

卷之七十五

五

棣等六州河可涉宜築城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為當城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又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立十二營以招境詔昌言與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奏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觀守者徒畏虜國之虛名今不當復事無利之若以重困財力為江淮發運使罷知越州卒昌言為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為優與男子雜戲樂殺無所不言仲淹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楊偕

楊偕字次公中鄙人舉進士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衛士曰

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用化金哉衛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改侍御史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復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知河中府夏竦為陝西經畧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滅戍兵弟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為解耳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民為兵偕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敗又因國而難供知并州元昊大掠河北偕

史籍

卷之七十五

五

議東麟州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為界也宜論偕連修復寧遠以援麟州偕累奏不已罷知滄州求面論兵事及進神機營陣力其法外環以車內北以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下其法於諸路王吉用之敗元昊於免毛川遷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解臣偕以為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首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陽修蔡襄勸偕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出知杭州襄謂告過杭而輕游里市或謂偕可言于朝偕曰襄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以工部侍郎致事卒

終

史籍卷二百五十一

宋史三十四

列傳

王浩

王浩字聖源，館陶人。中進士第，爲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擾定，未暇治邊圉，則用意以講和。永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討之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虜爲商賈，而我墜不堅，兵不練，規規於盟款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善禦敵者，必思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契丹十有其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益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曷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秣，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墾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圉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突之患，以之灌漑，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取敵，何求而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通判洛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海不可溉田，沿上書駁軫說。除河州轉運副使，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戍，置禁卒之閫，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此者以較處罪多重於律，以緝估罪者，赦以釋直代之坐，是

此等事如

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突之患，以之灌漑，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取敵，何求而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通判洛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海不可溉田，沿上書駁軫說。除河州轉運副使，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戍，置禁卒之閫，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此者以較處罪多重於律，以緝估罪者，赦以釋直代之坐，是

此等事如

降知滑州，遷河東都轉運使。時元昊數寇河東，沿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

此等事如

知滑州，遷河東都轉運使。時元昊數寇河東，沿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

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知沿所建爲利子隅進士第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履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隅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隅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審決未至軍中謀劫囚隅爾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命取囚斬于市一郡帖然遷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其有貨易者市人持以禁不肯償隅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遂不爲奸從河東都轉運使隅廉直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隅不可奉使契丹得千緡散之族人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三

楊政

楊政字樂道保靜節度重勛曾孫也進士及第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政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絕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誥李昉自防禦使遷觀察到永年白團練使遷防禦政當草制封還詞頭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

轉官移鎮其名器也今而等無尺寸功特以守城故除之恐非祖宗意詔他舍人草制范鎮言朝廷如以政言爲是當罷向等所遷官倘以爲非乞復令政命詞下允嘉祐六年京師大水政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下其章禮官議言南郊三聖并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廟爲祠殿政在汴南討蠻時家問至仰冀之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後賜諡諡官飛白御書扇遣使持置其柩

周洪

周洪字文淵鄱州人進士甲科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以衛賦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四

不與百姓巧於避匿乃條詭名挾佃之類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從江淮制置發運使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洪役三十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從知相州辛洪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

徐的

徐的建安人擢進士第攝江陵府事城中惡少年欲爲盜報夜縱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還相家不然皆爾罪也大遂息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出滯監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除荆湖南路安撫使卒

陳太素

傷感傷寒
高辭多取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一

李虛已

五

陳太素，緱氏人，中進士，權大理少卿，每臨案牘，至忘寢食，案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吾豈不甚於我也？以為有司議法，常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求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杜曾者，濮州人，為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而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謂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詔著為令。」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一

俞獻卿

六

俞獻卿，歙人，中進士，第為三司鹽鐵判官，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不聊生，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陛下誠以景德中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賦益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修一日，又甚於前，夫厄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

張傳

晏殊唱和，致竟曰：「子詩詞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拔正之帝為罷諸宮觀兵衛又無名之費以鉅萬計遷刑部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

相傳晉宋時有從易從簡宋史有從易無從簡而從易字簡夫蓋傳聞之異也

陳從易字簡夫晉江人進士及第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益據成都陷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眾皆呼悅乃厲將吏修守備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萬一不測吾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改監察御史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遷河南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王欽若最善之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憚及府居南京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七

時丁謂用事人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乃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語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澤憾矣從易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所著有泉山集

楊大雅

楊大雅字子正錢塘人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

曰吾不學乎今而學乎古是以至此天禧中提點淮南刑獄循江按部遇風覆舟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為歡以集賢學士知亳州卒

寇賊

寇賊臨汝人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酋斗望劫瀘州燒清井監殺官吏帝遣內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懷奏夷人嘗於二年春燒清井監殺吏民既赦其罪復來寇邊聲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我遺資榮富順監諸夷競起為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芳子弟合六千三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八

百人緣清井要轉關破之夷人相率來附納牛羊銅鼓器械其眾而斗望猶抗拒不從城命懷信分兵拔其柵進戰思晏江口斗望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格戰賊乘其後大破之賊兵溺死者眾斗望遂降遷河北轉運使河決澶涘賊視役河上隄壅敗里眾皆奔潰而賊自若須臾水為拆去眾異之仁宗即位遷給事中賊與丁謂善謂得罪帝謂輔臣曰賊有定幹毋深遠也出知滑州總領修河既而以歲饑罷役賊言病民者特撻錫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工歛之是重用也遂塞之權三司使時議茶法賊曰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

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漕知開封府城里有
賊妻至死更教事發太后怒欲致之死賊曰傷居限外事在
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卒賊以附丁謂貶
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趙賀

趙賀封丘人補臨朐縣主簿知州寇準知其才會調丁壯塞
澶淵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如賀
準使由淮門過曰旌賀之能也爲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時軍
將分部漕船主吏受賕不平或數得富饒郡因以商販食者
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爲三等與役之劇易

史籍

宋史一百五十一

九

相配吏不能施其巧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
塘岸壞並海支渠多澶廢水侵民田詔賀領其事伐石築堤
浚積淤日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
三十萬徙知壽州卒在臨朐時以轉運使李中府薦改官中
府卒無子賀爲主墓圖其像歲時祀于家

袁抗

袁抗南昌人爲益州路轉運使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葛
二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經
錫其半聚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職者却之抗奏朝廷與蠻
夷互市非以取利也金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去

利侵犯不知費且幾倍詔如舊制改少府監卒

張吉

張吉河內人父廷嘉讀書不仕賜號嵩山處士吉爲保定軍
司法參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賊以自効
瑾爲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矢中臂
不顧手殺數十人知安豐縣渡泚河三十里距世支流注芍
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元昊反遷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
吉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吉不聽城垂就寇大
至吉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庫有雜綵數千段吉矯
詔賜士卒衆東望呼萬歲賊疑救至解去權判西京御史臺

史籍

宋史一百五十一

十

魚周詢

魚周詢字裕之雍丘人舉進士第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
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騷動趣募兵士
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自唐季至五代張臣專地中國所
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平吳楚取蜀晉北捍獯粥西服
獫狁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
敵庫府無空虛之弊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
背恩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關犇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
備行伍故大舉卽大敗小戰輒小奔日費千金度支不給實

從從刑特
轉明也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官器得清雜仕流以鐵爲錢。壞國法而官立。應禁。驅民
齋華。蕩析恒達。怨容益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
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望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借民力
之時也。願委本路守邊軍計臣。依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
去武臣之庸懦。黜守宰之貪殘。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
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
則公有美財。私有餘力矣。陛下忠仕進多門。員多闕少。滋長
奔競。糜費廩祿。臣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
流外之補。負取費。服與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
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
除無限。凡守一關動踰再期。預關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
給。虛計歲致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塞廉
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特詔進士中第解褐。無令過
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數年。自然名器不濫。
奔競衰息矣。陛下忠牧守之職。罕聞奏最。國家鑒諸侯專地
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疑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
宣。秩爲卿監。而本歷省府提轉。則稱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
治。改絳易轅。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參舉
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
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

十一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重矣。陛下忠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且曰。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
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
於違猝。非自卒伍。卽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
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
有若今之甚也。願選衆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
試以邊任。臨軒敕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
關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訪議。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
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忠惠西北多故。邊情閭閻。獻空言者
多。陳實效者少。臣聞國家和約。北狄脅命。西夏僭華。止戈輸

賈黯

賈黯。鄧州人。擢進士第一。遷左正言。時言官或論事亡狀。輒

明官大
人傳大
司公
同使大
等為公

史律 卷二百五十一

官侯謂宰相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左正言謝泌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今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闕如此令疑前詔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四夷死者衆駭言吏息於視因獲湯疾病因以致死請處計多少而賞罰之時皇子出封並除檢校太傅駭言太師太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取法子為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中者毋兼師傅官改授三公詔可權御史中丞以呂誨知樞密事誨以管輅不說駭言臣嘗為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誨厚一時公言非有嫉妒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英宗即位

古之卿也
改授三公
謂此等

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駭言俊又滿朝未有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諸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謂駭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對曰天下未嘗乏人願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駭議稱漢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卒駭介直下急通判襄州疑倭人賊已以人言噴之在開封為罪人所置又噴以人言論者議之

李京

李京趙州人進士中第知魏縣未法嚴正吏不便欲以青中

之送相率通去監司議以苛刻知唐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乃免遷監御史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徒感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猶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也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命令以消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

開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盛惑宜亟絕之苗繼宗續御子
弟乃孫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制惟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
不累聖政仁宗嘉納之授右正言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
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鼎臣希昌朝意
上其書謫監鄂州稅既至言臣爲御史諫官五年凡六上章
四親封自陳疾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
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贊
何部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實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實補
御史問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實爲朋黨
臣初被黜問諸臺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謀丞
史緯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臣奏毀臣與實條友賜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廷奏推
引有力均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
惟陛下察之幸官

呂景初

呂景初字冲之酸東人舉進士爲殿中侍御史奏疏曰聖人
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
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
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奉之猶尚不堪
況歲歲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職則先奔致勇者亦相
率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

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數十年來兵數
倍之所虧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大臣始安避怨論
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
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
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與圖議政事雖有願治之主佐治
之臣而未至於升平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
之列擇其通達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嘉祐初大雨水
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上言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
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蓋
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

史緯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
典郡爲夾輔之勢時秋青爲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爲
變景初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以虛聲爲兵衆所附
中外爲之惴惴蓋未立皇子宗社大憂惟陛下蚤爲之計則
人心不搖固本固矣數詣中書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
素小人爲此言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小人無
識或以生變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率圖里恩也遂出青知陳
州李仲昌以河事敗遣中人置獄景初言事不出政府恐奸
人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權天章開待制知陳
院卒

吳友

吳及字幾道，靜海人。舉進士，爲審刑院詳議。仁宗春秋高，無嗣，及上疏曰：陛下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謂：官官太多，故也。古者內刑之五，一曰官。聖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圖爵命，重切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差，况無疾乎？有罪而官，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當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爲胎卵傷而風風不至，宦官多，故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濟，發德音，詳爲條禁，遞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實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帝異其言，嘉祐三年，置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辟親親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七

五品微故
不給侍

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遂罷內臣進養子。五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妻乘夫，失在陛下淵默，陰邪未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駢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人，爲敵所輕也。遷右司諫，出知桂州卒。及當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及爭不可，主者怒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諫。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本

范師道

范師道字貫之，長州人。進士及第，同知諫院，後官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閹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閹女御以周氏董氏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詔，而掖庭遷拜者甚多。夫周董之選，猶可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四品，居五品之列。

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皆謂陛下寵幸太過恩澤不節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資役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且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糾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仁宗晚年尤恭儉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直龍圖閣知明州卒

何中立

何中立許州人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爲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成卒有告大校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宋

受賊者中立曰是必挾怨也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白矣矣懷而竄之

沈起

沈起代陽人進士及第爲侍御史時輔臣皆進官還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爲濫今邊鄙屢警未開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夏竦除樞密使還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從愿內濟後竦疎外專機務奸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還跡爽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主山會賓友縱酒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張昱之

張昱之秘之子也進士及第擢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爲三部使接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爲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保州通判石特舉言於昱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每季一出則別給錢糧餘悉罷之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不悅巡檢司卒惡待舉遂殺之以叛昱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卽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以兵自衛昱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與田況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宋

殺降兵數百人

魏瑛

魏瑛羽之子也知壽州富人犯法當死自繫獄中瑛曰是皆欺臣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觀不可窮治爾必更受賕而爲之謀後有告者如瑛所料

張述

張述遂州人舉進士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宗廟社稷未有所託此臣所以

夙夜彷徨而爲陛下憂也。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天下幸甚。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罔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不息。天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恐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閤寺。或奸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道

史綱

卷二百五十一

五

胡順之

胡順之。臨涇人。登進士第。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制。歲租賦常不入。被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

陳貫

陳貫。安陽人。舉進士。知衛州。簿書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遷度支員外郎。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傳潛張昭允。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碑

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岫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真宗納之。嘗上形勢選將練兵三論。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旣失古北之險。然白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畧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康給賜予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竟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北捍契丹。

史綱

卷二百五十一

五

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之險。易使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子安石。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不合。以安石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條曰。與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便貿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爲減。官軍西征。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試人邀功。乃取文吏敢行者。申約束。以防逃潰。曰。事不豫。警。僕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進吏部侍郎。

范祥

范祥。三水人。進士及第。提舉陝西銀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權轉運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

百里道經亞兒峽，祥權州事，請修築未報，輒自典役，青唐族羌遂破廣吳嶺堡，圍亞兒峽，官軍戰死者千餘人，貶知唐州，改制置解鹽使，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社齋郎。熙寧中，復洮岷堡，宕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為延邊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詠奏：「朝廷復洮隴古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范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為守禦，乃即古渭為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以舒忠義之氣。詔贈秘書錄子一官，子育舉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實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堡，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可見矣。使河東還言，韓絳築羅兀二砦，謂必郡三十萬夫，遼州最為窮僻，然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儼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宜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料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愧不失期，願以達其意，翻致鞠罪。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一

五

願貸被劫官民，其經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從之。詔往歸延議界地界，有言保盟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張場嘗廢矣，一旦約敗，兵卒鬪者仆於前，耕者侵於後，是約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興，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遷戶部侍郎，卒。

田京

田京，滄州人。舉夏竦軍卒，詔翰林學士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計。京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不道久矣，今欲驅不習之衆，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師出必敗。」或欲使送款，京曰：「敵兵未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嘗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請降，而以奇兵出原渭，殺大將任福，遷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遣城趣南關入，虜徒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民安居，應賊京浦前之由，是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解服，南關民衆多。京遣中京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逐攻，城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傾，乃索其妻子去。恩州平，知滄州轉運使，招輯流民，給田除稅，凡增戶萬七千，拜右諫議大夫，卒。

范諷

范諷，齊州人。進士及第，通判柳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

古無有之
公不行之
忍出口

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數日爲治裝祖行拜右司諫百官轉對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曰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爲陛下極言者使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爲戰地不亦信哉遼人相目不敢對知青州山東機宰相王曾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入爲右諫議大夫嘗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遣光祿卿知陝州入見言元昊不可擊以兵守要害擇侵掠久當自服倘內修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憂復給事中卒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奏知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王濟

政事王濟與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爲陛下引姦邪去則朝廷清矣張士遜與譚議事不合諷曰世謂大事未易議小事不足爲所爲幹何事邪

王濟

王濟字巨川真定人拜監察御史與張齊賢廷爭改鹽鐵判官齊賢以河決爲憂請令濟昇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陰陽災沴也宰相苟能和陰陽引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南河關右歲被侵擾苟用得其人可以驅致今則未也上聞濟問邊事濟曰蓋茲疆場敢爾恣陵謀國乏人國家所恃獨一

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臣懼敵人將飲馬於河清也拜兼侍御史知雜事時周伯星見濟乘間奏曰昔唐太宗以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濟與內臣裴愈有隙愈坐事上怒甚命憲府鞠之濟爲辦理遂獲輕典出知洪州卒

楊億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生時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入對連三日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與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制章奏贊稱曰汝方髫髻不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王濟

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秘書省正字賜袍笏真宗卽位拜左司諫知制誥加工部侍郎卒

晁迥

晁迥清豐人舉進士歷禮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仁宗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慈爲知制誥同預宴帝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薦臻此天所以警陛下願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災而爲祥也有以衍命諸迥者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卒年八十四宗慈祠部員

外郎知制誥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迥焉拜叅知政事朝廷以金節胡床及金抹器賜迥廝羅宗慤曰仲叔子矣辭邑請紫綬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紫綬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况以乘輿之器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以疾求罷除資政殿學士卒

劉筠

劉筠大名人士舉進士爲翰林學士銜草丁謂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約不奉詔乃更召晏殊銜自院出遇殊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帝久疾晏殊擅權銜曰姦人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三

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請補外知廣州仁宗卽位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勝臺中御史自言事毋自中丞進禮部侍郎卒

謝泌

謝泌欲人中進士第直史館時言事者衆詔開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塞泌言邊鄙有事民政未又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求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願隨之情得以上達王禹偁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以杜私情詔從之泌奏曰伏覲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

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崇曰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棄指掌當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說政爲衰世之事乎太宗追還前詔時羣臣升殿言事者既可其奏得專達於有司泌請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令殺送三司覆奏而行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泌好方外之學疾革服道士服端坐卒

孫何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孫何汝陽人與丁謂齊名友善時常號爲孫丁舉進士及第歷右司諫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唐之盛時不聞別分利權勑使領而軍須取足及玄宗後心旣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救當時之急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會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請三部使領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其事職守有常規制既定無搖克之慮而有詳練之

名居官唐式可以復矣從幸大名詔訪遺事何言將帥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守城堡不卹人民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唇齒之相依若手足之相衛乃託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敵騎往還奔馳烏遼麻糧景從萬兩方行迫乎我來寇已遁去今大駕駐郡下契丹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宜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真宗嘉之判太常禮院卒

朱台符

朱台符者山人進士甲科爲京西轉運副使上疏曰臣聞蠻夷猾夏數爲邊害或振旅薄伐或和親修好歷代經營斯爲良策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絕大漠而海內虛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殷鑒不遠也頃者晉氏失御中原亂離太祖深鑒往古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大省戍邊之卒不與出塞之師關防寧謐府庫充溢深得制禦之道幽薊之地實維我疆尚隔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蠻斧推轂用稽誅殛重興弔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茲厥後大肆兇鋒殺畧軍民攻拔城砦長驅深入莫可禁止當是時也以河爲界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既阻款盟乃爲備禦屯士

史錄

卷二百五十一

元

馬益將帥芻粟之飛輓金帛之委輸贈給賞賜不可勝數繇是國家之食貨匱於河朔矣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遷受節黎桓加爵威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加溫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祥禪將終中外引頸觀聽德音宜於此時赦契丹之罪擇文武才畧習知邊境辨說之士爲一介使以嗣位服除修好睦隣往告諭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計之力有不足志欲歸罪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使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捐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旣和無北顧之憂可專力西部繼遷自當革心而束手矣是一舉而兩得也出知洪州卒

史錄

卷二百五十一

辛

威綸

威綸楚丘人舉進士知秦和縣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還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祥符初掌吏部選事上受天書綸上疏曰臣恐流俗狂惑以人鬼之妖辭當天書之真旨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以答上祝以慰蒸黎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卒綸事兄維其友愛維卒哀慟不食者數日樂於薦引每一喪十數人皆當時知名士

張去華

張去華襄邑人父誼長興中進士出和凝門下凝拜端明殿

學士署門不接賓客，詔致書於疑，以爲切近之職。實備顧問，四方利害，所宜詢訪。若不接賓客，豈得耳目坐聽職業，雖欲爲自安計，其可得乎？疑奇之，薦于桑維翰。維翰左拾遺，詔言契丹有援立之助，所宜敦信謹備，不可自逸。以啓發端，乾祐初，拜中書舍人，貶房州司馬卒。去華以陰授御史臺主簿，屬三院議事，不得預坐。謂所親曰：「將領之職，非壯夫所爲，卽棄官歸，杜門不出者三載，舉進士甲科，拜秘書郎，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因言制誥張潛虛多遜，殿中侍御史蘇頌文學庸淺，願得校其優劣。太祖召潛，潛與去華臨軒策試，命陶穀等考之，擢去華爲右補闕，朝議薄其躁進，以是不遷秩者。」

十六年，拜左諫議大夫，工部侍郎致仕。卒，謚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農爲急，真宗嘉之，命以練素帛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子師德亦舉進士第一，時人榮之。判三司都理欠，憑山司言通負官物者本非侵盜，其悍獨貧病無以償者，願特蠲之。帝從其言，拜左諫議大夫卒。

喬維岳

喬維岳，陳州人。陳洪進納士，以其子文顯爲泉州留後，朝廷議擇能臣圖掌郡事，以維岳爲通判。與化百丈鎮盜起，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欲盡屏其民，燔府庫而去。維岳謂朝廷寄我輩以緩遠，今惠澤未布，盜

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諸書意哉？承矩復堅守，轉運使楊克讓率兵破賊，圍遂解，拜給事中卒。

張雍

張雍，德州人。中第，知梓州。王小波李順作亂，衆數萬人，雍訓練士卒，得兵三千餘人，又募彊勇千餘守城。益州金帛以實幣，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誦權鹽院判官謝潛伐山木爲竿，銷銅鑄爲箭鏑，組布爲索，守城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順陷益綿，叩彭漢州，永康軍僭號大蜀王，勢甚盛，遣其黨楊廣將十萬衆寇劍門，相里貴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兵皆老弱疲憊，無糧甲，斌笑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墮其姦計，非良策也。有卒依敵樓呼噪，與外應，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難下，賊稍退。復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令軍士趨治，裝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內，謂信然，伏精兵萬餘於山東以待。雍率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盧斌領兵立矢石間，固守不動。攻圍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兵來援，賊乃遁。上手詔褒美，雍等升擢有差，以兵部侍郎致仕卒。

上官正

上官正開封人爲西川招安使正好漢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欲面攻官吏之短聚積怨怒上馬手札或諭曰夫過事極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達民爲念斯盡善矣後左龍虎軍大將軍致仕卒

盧斌

盧斌開封人以筆札事晉邸淳化三年爲銀夏兵馬鈐轄與李穀等五路出師討李繼遷斌言羌夷之族馬騎兵悍往來無定敗則他走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多積芻糧以備接應虜若內寇首尾邀擊庶幾我無枉費而不失其利之策次時業已出師不從使領兵二萬爲前鋒於易白池與諸軍會斌謂繼隆曰靈州抵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取州靈路截十日程遂行不見賊而還

楊允恭

楊允恭臨晉人爲內殿崇班時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捕盜允恭既平江賊又趨通州羅海賊賊係梁州張慕發勦奪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爲慕所破中允恭左肩流血及神容色則壯遺善遇者以起連鐵釣散部之夏兵部士卒爭進賊赴死大半擒繫百人轉江淮兩浙都大發運使

史綱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史綱

卷二百五十一

三

重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顧其職或廢或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牙吏悉集允恭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於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初產茶之地悉計其直官售之精蘄不校商人弗肯售久而焚之至道初劉式建議請廢綠江權務許商人過江貨鬻允恭言諸州新陳相採兩河風土各有所宜非雜以數品卽商人少利請依舊江北置務均色號以年次給之詔可真宗卽位改西京左藏庫使言川峽鐵錢之弊曰凡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一今輸鐵錢亦一吏卒之奉舊給銅錢一今給鐵錢五及行用交易則鐵錢之十爲銅錢之一且民入田稅以一爲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給增一爲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復失其半矣自是吏卒奉給始改用十鐵錢易銅錢之一允恭言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易粟之運以人以馬其費頗煩而所載數渺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備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于外議者沮之而止爲荆湖江浙都巡檢使卒

謝德權

謝德權福州人爲閩門祇書院人劉曄僧歷雅訟執政與許

州民陰構西夏爲亂詔溫仲舒謝泌勸問令德備監之按驗無狀入對便殿泌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然之遷供奉官命浚北平砦濠并蒲陰城一日乘傳詣闕求對言前歲契丹入塞傳潛閉壘白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開奏捷臣以爲今歲契丹必寇內地今邊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壘開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涇州城治德清軍城壘以爲豫備臣恐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上慰遣之既而契丹果閉蒲陰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先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一

聖

而土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趾或河流汎溢卽復填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爲限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爲大雉以試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卽坐所轄植樹數十萬以固岸知泗州卒

史籍卷二百五十二

宋史三十五

列傳

李迪

李迪趙郡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頻歲蝗旱上出三司使錢出入財用之數示迪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而民不勞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卽驛舍州治爲行宮裁今塗墜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

史籍

卷二百五十二

一

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然之他日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怯也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峭斷難欲入寇關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問關右兵幾何迪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置佩囊中因探取之帝令黃門取紙筆迪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喜曰真所謂顧收在禁中矣未幾峭驛報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戰三都谷大勝帝曰卿何以知必勝迪曰峭驛報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

可笑至此

秦州會食以激怒璋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以此知其勝帝自是欲大用迪上將立章獻后迪屢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參知政事周懷政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籍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舊制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冠冕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謝帝顧迪曰尚可辭邪拜同平章事真宗不豫冠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

史記

卷一百五十二

二

力爭之詔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請旨準既貶謂權用事與迪不協迪請與謂俱罷帝怒左遷迪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出迪知鄆州太后聽政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太后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喜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復拜同平章事降太常卿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新年禱皇子仁宗曰大臣

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所宜其母往改戶部尚書以太子太傅致仕卒諡文定子東之集賢院學士英宗卽位兼侍讀帝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命賜賴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卽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王卽位東之請老拜太子太保致仕賜對延和命坐置宴資善堂令講讀官背賦詩教王珪叙其事東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遷少師卒子孝基進士高第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竭邪竟不往知雍丘縣遷知隨州州號繁劇孝基事來亟斷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省事耳爲光祿卿與父東之同

史記

卷一百五十二

三

謝事幾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有李受者潯陽人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如東之禮時稱二李云從弟肅之幸冠氏邑多盜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哀止知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摧陷肅之出入泥濘中結草困以儲庾粟爲爰舍以居窮民振給死傷嚴徹盜竊神宗嘉之遣使勞賜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卒肅之母喪廬墓三年帝稱其一門忠孝云弟承之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卽守任情傲法人莫敢忤承之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權三司使商人犯禁貨北珠乃公主售之吏不敢

使帝問會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會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會以爲不可及，長率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出知青州。徙天雄軍。契丹使者欲車徒而後過，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拜右僕射，封沂國公。會進退人士，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之，會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與宰相呂夷簡不合，交論帝前，遂俱罷。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日當知之。如期而卒，年六十一。諡文正。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大臣賜碑額，自會始。配享仁宗廟庭。

史籍

卷一百五十二

六

張知白

張知白，滄州人。中進士第，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稱賀。知白以爲人君當修德應天，星辰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

遷工部郎中。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自請補外，不許。拜叅知政事。時王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出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知白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徙亳州。仁宗卽位，進同平章事。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帝以問二府，衆曰：轉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此舉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以爲疑，莫如因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契丹果罷去。

卒諡文節。

杜衍

史籍

卷一百五十二

七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累遷安撫使，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論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之於朝。爲御史中丞，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設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糞其翔踴以圖厚利。請量州郡戶口衆寡，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不許爭糴。州郡闕毋錢，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遷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更受賕爲奸，衍既視事，敕吏具

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者銓事悉自予由是吏不能爲奸拜樞密使務邊境倖每內降恩率褻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仁宗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衍多識本朝故實善決大事邊將欲大舉擊夏衍以爲不可及契丹與夏人爭銀盆族大戰黃河外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宣撫河東請以兵從衍曰二國方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與仲淹爭議帝前仲淹嘗父行事衍至是詆衍衍愈降契丹卒不來契丹將劉三蝦來歸輔臣欲留之以詰契丹陰事衍曰中國

史綱 卷一百五十二 人

主信義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矣且三蝦爲契丹近親而通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乃遣三蝦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倖進小人多不悅故爲相纔四月而罷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致仕皇祐元年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封祁國公寓南都第宅卑陋亭客多用器器客有稱狀者衍命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易朝服絺袍革帶而已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嘗語人曰浙人柔懦少立某自幕府以至監司人尚不信某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乃曰杜衍非兩浙生

邪何以如是門人爲令將行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不足施然切當船縣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於世而以此誨某何也衍曰衍歷仕年久人主所知今子始爲令夫良守難得若不相知何以行志張方平奉佛甚謹衍每嘲之一日衍有疾召醫醫讀榜嚴未終卷不卽往衍怒曰榜嚴何好而卿嗜之醫出之袖中衍覽不覺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與方平言之恨其已晚方平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恨其得之之晚矣卒年八十其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諡正獻

晏殊

史綱 卷一百五十二 九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七歲能屬文安撫張知白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殊神氣不攝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作此賦請試他題既成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直史館爲翰林學士帝每訪以事殊用方寸小紙細書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慶曆中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臺閣多一時之選帝嘗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權倖不便出知類州卒諡元獻

麗籍

麗籍，字醇之，武城人。及進士第，擢羣牧判官。言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望書內降，寔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遷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詔，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取垂簾儀制，盡燬之。孔道輔曰：「言事官多親望幸，相意獨麗醇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除陝西都轉運使。籍言：「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鬻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裁煩費，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改延州觀察使。金明西北有潭，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鑑出入之隘，遣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于谷旁，募民耕種，收粟以贖軍。周美取承平砦，王信榮龍安砦，悉復所亡地。元昊遣質從姑來送款，稱男不稱臣。籍不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至京師，天子不許更議之。」籍乃送使者。關下因言者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籍遣使者申諭之。元昊既臣，召為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於是邊費頗省。并參知政事，進同平章事。儉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諒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

史籍

卷二百五十二

十一

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侍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委之，必能辦賊詔，鎮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提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致仕。封穎國公。卒，孫恭孫帥澶州。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後皆廢罷。

章得象

章得象，浦城人。進士及第，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聞士輕狹，而章君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博，李宗諤象一夕負錢三十萬，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

史籍

卷二百五十二

十一

此節相度
此為翰林學士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親政，拜同平章事，帝謂得象曰：「太后臨朝時，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尚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在中書八年，宗憲親戚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得象無所建明，御史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封鄆國公，守司空，致仕卒。初，閹人詣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知濱州，奏農器有弊，非所

以勸力本也。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付御史臺按之。非是。夷簡以聞。忤大臣意。權知開封府治。嚴辨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卽位。爲參知政事。請以祥符天書內之方中眞宗附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奸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也。拜同平章事。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對曰。官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以張耒夏竦太后所任用。與夷簡謀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

簡請貶黜道輔等。后遂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微。楊太后亟以爲言。乃命罷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欲制遺詔。楊太后奏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范仲淹議城洛陽。夷簡言。契丹畏壯侮怯。遂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曰。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賊遂修京城。夷簡曰。此豈危城邪。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圍東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乃建北京。寶曆初。仁宗服藥入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進。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繼徐行。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感風眩告退。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降手詔曰。古謂難可瘥疾。今剪以賜卿。以太尉致仕。卒。帝泣下曰。安得愛國忘身如夷簡者。仁宗初立。太

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當國柄最久數爲言者所詆而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夷簡堅執不可太后曰適已許其使矣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使人無譴而去趙元昊反詔募能生擒斬元昊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太名聞之曰謀之誤矣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誅監軍黃德和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請詔都知押班以後但有不得稱者舉主與同

史

卷二百五十二

古

罪可也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迪與夷簡同相建寧有所規畫夷簡覺其非所及有人曰李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迪曰公子才可大用卽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皆喜後迪免去方知東之出爲夷簡所賣也王會求復用宋綬謂夷簡曰公何以處之夷簡曰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王會有意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會既至又與夷簡不協復求去言夷簡政事多以貽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召夷簡夷簡請付有司詔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上大怒罷會知鄆州范仲淹屢攻夷簡之短出知澧州康安元年復舊職會夷簡復相言仲淹賢者豈可但

除舊職遂遷龍圖閣直學士仲淹謝夷簡曰竊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忤慢仲淹焚其書言臣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復書忤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夷簡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得如此宋庠以夷簡深罪仲淹因曰仲淹可斬樞密副使杜衍爭之甚力上問夷簡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上遂不問後配食仁宗廟諡文靖子公弼知成都府治尚寬大人疑其少威斷有營卒犯法當杖打不肯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立樞

史

卷二百五十二

主

三司使初公弼爲羣牧使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不與朕馬時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計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言諫官陛下耳目執政陛下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言觀事而進退之則去留皆得其當矣羣出將室帝愛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羣非小變陛下宜側身終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勅內侍高居簡希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當奈何

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解其近職可也進樞密使時議欲併聚慶邸延爲一路公弼曰白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決而諮邊更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噤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偪之公弼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上減其半虞徙之淮南公弼以爲既去本土又創其廢二十萬衆懼有反側爲之奈何安石立新法公弼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稿示安石安石先自之遂罷知太原府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做古援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塹土於

史錄

卷二百五十二

六

其上城堅不陷遂包泉於中而州得以守卒贈太尉弟公弼知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叩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弼不聽單騎出城遣人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弼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軍校曰若復偪蹙斬而後報衆皆帖息還知開封府原廟亡珠繫治典吏公弼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御至奈何顧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卒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益利路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今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所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

史錄

卷二百五十二

七

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宣撫陝西還言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密定討伐之計須悉歸所侵地乃許和琦與范仲淹富弼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群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罷琦爲辨析不報乃請外知定州振活飢民數百萬求知相州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憂恐臣下爭以立嗣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各帝以宗實告琦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

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莫知所指琦投杖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然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會差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太后嘗泣道帝失琦曰有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時大臣不預定策者陰進廢立

史錄

卷一百五十二

太

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塞琦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何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承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白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王長宜與照管謂神宗也后令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奏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哀命奉戴嗣君

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奏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之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嫡婦作主之語琦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史錄

卷一百五十二

太

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親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琦慮官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有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宗已安而太后未有還政意乃請英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聖顏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祖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杖成上幸相國寺人情乃安太后不久即還政太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批

山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入內都知任守忠奸邪反復間謀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簪書矣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富弼亦以爲然故琦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詰之必服既而諒祚果上表謝罪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

史綱

卷一百五十二

三

門問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募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勅會公亮愕然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王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爾劾琦琦請去帝爲興濟王安石散辭位帝泣曰公必欲去乎乃除判相州徙大名府王安石散青苗錢琦疏言之帝曰琦與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六年復判相州琦言臣竊計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募兵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行保甲法置市易務而小民無所措手足矣今農怨於畊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

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八年換節永興軍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僉馬皆驚帝哭之慟謚曰忠獻配饗英宗廟庭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恐身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媿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謀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子忠彥使遼遼主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濮安懿王英宗所

史綱

卷一百五十二

生

生父也中書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行皇伯之議中書乃草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以堂爲園卽闢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上未暇白太后明年臺議復作太后忽降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妃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奏曰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上遂降手詔仍勝朝堂曰朕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

生父稱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臺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禮無加爵之道。誨等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帝。定陶之號。立廟京師。為言封還告教。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訛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云生有之恩。禮宜追厚。侯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士民之眾。不詳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草也。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為簽判。每

史緯

卷二百五十二

七

雲雨。包藏實怪。理宜然也。嘗言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網乃是經綸好手。又謂成事在磨。未嘗以磨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如何曰。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議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議者。不無議議矣。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于韓。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繼宗追贈琦魏郡王。子忠彥。以給事中使遼。遼主使其臣王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略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損乎。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東而後上。忠彥曰。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之。知樞密院事。哲宗親政。言者爭論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用心。近海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徽宗即位。進左僕射。封儀閣公。致仕。卒。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指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史緯

卷二百五十二

七

會公亮

曾公亮，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鄭州。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家中物，後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虞耳。」索之果然。嘉祐六年，拜同平章事。熙寧二年，封魯國公。卒，年八十。公亮性吝嗇，疏貨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安石德之，故引其子孝寬爲樞密，以報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議其持祿固寵云。」

陳升之

陳升之，建陽人。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拜同平

史籍

卷二百五十二

書

章事。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皆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何嘗於理？」升之曰：「若制置三司條例，則可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旬，帝敦諭乃出。封秀國公。卒，升之深投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難從，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卽求解條例司，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荏相。

吳充

吳充，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拜樞密副使。

既不善進
如何爲

王韶取洮州，皆前未能遣，充請招還故地，原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承爲外臣，無庸別置郡縣，彈指力不用。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黨。安石去，遂代爲同平章事。充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薦孫覺，程顥等數十人，充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歛，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幾年于茲矣，今欲去弊政，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之尤素。惡蔡確及確預政，屢爲所譏。充數遭同列困毀，憂畏成疾。卒，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

史籍

卷二百五十二

書

王珪

王珪，字禹玉，華陽人。會祖永，右補闕。吳越納土，太宗命往均賦，永悉除無名之算，或言其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悅。」珪舉進士甲科，爲侍讀學士。時三聖并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并配，所以致孝也，而資乎饗。帝後宮有崩，所以廣恩也，而簡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殿，中書召珪作詔，立皇子珪曰：「此大事也，非前受旨不可。」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退。

而草詔歐陽修歎曰真學士也莫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諱貴勿不諱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初珪請對方作詔有諍之者後英宗召至紫珠殿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論之曰雖有謫卿者朕今釋然矣珪謝曰非陛下之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卽位遷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賦詩志感帝見而憫之拜參知政事進同平章事元豐官制行拜尚書左僕射神宗謂執政曰官制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同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大喜遂薦命克

所謂人上
令人說也

稱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晏殊見其文以女妻之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范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知諫院康定元年甘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遷史館修撰奉使契丹西兵久不決劉六符以中國爲怯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先以書遺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夾簡薦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托疾不拜弼曰弼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震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遣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路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馬門增繕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以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宋帝朴訥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

士健馬牛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昔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欲求利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不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祖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契丹 宋

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微引弼馬自近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及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微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登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弼歸復命受誓書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故視果不同故馳還都見上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子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說

爾當改正弼語侵夷簡送易書及至契丹主曰南朝遣我之辭當曰獻弼曰本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又曰改為納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顏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辭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奏曰三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契丹 宋

方因西兵相臣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匹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復除弼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中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弼乃受命帝統以太平責成宰相開天章閣給筆札使弼與范仲淹等書其所欲為者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急務十餘條又安邊十三策太畧以進賢退不

全以兩朝
以臣共
十萬此
宗萬加

有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四年契丹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宋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耳臣請任之二邊卒無事出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數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簡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率五日遣人持酒肉慰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險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取之死

史編

卷一百五十二

辛

者爲叢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糜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遣使襲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至和二年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弼爲相守典故而傳以公議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以母憂去位詔罷春宴時執政遺表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起英宗立召爲樞密使以足疾

其不可謂
不謂不可

求辭判揚州封鄭國公熙寧元年徙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技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使姦人得以傳命當如天之臨下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當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顧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辨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

史編

卷一百五十二

辛

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已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故無使有悔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弼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慙然判亳州青苗法出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請老拜司空致仕弼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安石嘗有所論述帝却之曰富弼手跡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弼爲樞密使時怪韓琦不

關報擅議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語歐陽修爲參政議
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獨此舉忘仁宗累主上欺
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
致書幣弼不答書而琦之禮終不廢琦與修之卒也弼皆不
祭弼云元豐六年八月有大星隕於所居堂下空中如甲馬
聲弼登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卒年八十遺奏言去年永
樂之役兵民死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遇恥
敗不思救禍之時乎若夫執要之道在人君所存與所用邪
正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贈太尉諡
文忠配享神宗廟庭子紹庭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常平
史緯 卷二百五十三

三

辭曰歷年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

史緯卷二百五十三

宋史三十六

列傳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其先不敬氏彥博及進士第轉殿中
侍御史元昊入寇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
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械
繫詔彥博置獄鞠治既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遣他御史來
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成就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
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
騰貴彥博就諸城門相近一十八院減價糴賣與貧民不限
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重適足以
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米價拜同平章事御史唐介劾其在
蜀日作問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上怒貶介出彥
博知許州至和二年復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
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
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
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廡志聰曰
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官門
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彥博召

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候狀懷德稱其謹愿可保無此
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沆等判
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富弼用李仲昌策自澶州南胡河穿六
潔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奏惡弼陰約內侍武繼
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
于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因繼隆上言請皇后
同聽政志聰以其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召二人詰之曰
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
二人大懼彥博曰以汝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出狀示
同列同列皆憤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
灼中官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
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
歸第沆密白帝曰陛下遑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
乃以沆列呈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雖有風
聞之誤然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封潞國公判大名府入爲
樞密使熙寧二年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
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屬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
過也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知大名府選人李公義請
以鐵籠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
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

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府核實彥博言河非
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帝不悅元
豐三年年太尉帝稱彥博仁宗時建議立嗣有定策功彥博
曰如周勃之光是爲定策臣何功之有以太師致仕居洛陽
元祐初用司馬光薦命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
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二諡曰忠烈彥博逮事
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望見
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蘇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
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老西羌
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
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與邵雍程頤兄弟如布衣交又與富
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
序齒不序官謂之耆英會初寶元間河東關漕使章得象言
開緡紳間說彥博落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明日召至
既退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差委之不十年出
將入相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
司府官唐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嘗言
潞公今豈與恨邪煥曰公所爲必有理結聽之明日彥博交
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觀

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一日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官。以言彥博得罪。彥博亦罷相。未幾。彥博復召還。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仁宗用是起先公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也。元祐元年。程頤爲崇政殿說書。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十。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家世。廼感泣辭母。之應天府就學。師戚同文。晝夜不息。食糜粥。冬月。以水沃面。人不能堪。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名。母喪去官。服除。晏殊薦爲秘閣校理。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言。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太后崩。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保育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謂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

史

卷二百五十三

四

宋

卷二百五十三

五

訪聞曰。官掖中半口不食。當何如。帝惻然。命仲淹安撫江淮。郭皇后廢。仲淹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由是罷知睦州。徙蘇州。遷吏部員外郎。仲淹還朝。言事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五千人。都監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糧十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請俟春深入討。况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討。緩有據要害也。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從之。仲淹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元昊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喻之。元昊答書不遜。仲淹焚之。朝議謂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降知耀州。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與朱觀爲伍。恐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

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
宋遠，版築皆具，旬口城戍，即大順城也，賊以騎三萬來戰，仲
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自豹金湯，皆不敢
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時明珠滅賊，有功，兵數萬，涇原帥欲討
之，仲淹上言：「二族道險不可攻，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
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泉
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微，可以無
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
王懷德喻之，仲淹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乞與韓琦同
經畧，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

史綱卷二百五十三

六

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命龍緒兼領環慶，以成
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用之，元昊精
知，斥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
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
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嚴廢格，九曰重
命令，十曰減徭役，又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
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宰也，樞密
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
府差除循資級，當得用條例，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
佐治之職，非法也，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並從

史綱卷二百五十三

七

輔臣子奪其大者，二府會議奏裁，不果行，時議弛茶鹽之禁，
及減商稅，仲淹言：「茶鹽之入，但分商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
歲入不可闕，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
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
不稱者，皆一尋勾之，富弼曰：「六丈則是一筆勾焉，知一家哭
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仲淹士望所屬，上倚以為
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制倖濫，考覈官
吏，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漸大，論者以為不
可行，及出按察，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思薄，磨勘法密，僥
倖者益不便，於是謗毀行，而朋黨之論作矣，會邊陲有警，因
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鄉，仲淹往見之，
夷簡曰：「何為至此？」仲淹言：「經制西事，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
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能再入？』及仲淹出，
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乃以陝西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
病請鄧州，徙青州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仲淹性至孝，以母在
時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所至有恩惠，鄆慶二州之民，
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
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彈之，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
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
乞付外。」上曰：「比有為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

上通三八
相修通冊
和無所定
明故所之
此事可取
而本傳不

願陛下審訪之士，選數日又請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廣君無輕典，既無明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曰：「仲淹既無可疑，乞稍遷之以慰其心。」上遂用之。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辭不可。尹洙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繫，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覓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雖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

史

卷一百五十三

八

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花，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解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奏：「惟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然窮則墜人窮，則變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材質，或有節行，申奏，庶幾說薦罪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皆擒高延德，後放歸。朝廷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賊，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著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

錢
從嚴佛事
俱富民出

錢

史

卷一百五十三

九

者也。劫盜張游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富弼議：「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戢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謂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傍徨，遽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仲淹領浙西，發廩及募富民入粟，杭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復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舍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宴然。仲淹之力也。在睢陽時，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感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也。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投以左氏春秋曰：『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得南園地。

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仲淹曰一室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即地建郡學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族人之貧者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往睢陽純仁次丹陽達石延年曰三喪在淺土無以葬奈何純仁即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仲淹問純仁見故舊否曰受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過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見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同爲諫官欲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

史釋 卷二百五十三

十

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純仁字堯夫中進士第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沒始出仕除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人呼爲著作林焉治平中爲殿中侍御史時議濮王典禮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閭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遷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

使者諫死

無留意邊功拜同知諫院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食近昧遠顧加深察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鼓動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廢棄老成貶逐正士夫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倖佞所乘宜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純仁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送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

史釋 卷二百五十三

十一

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慶州通關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者威名卿隨父既久邊事必熟純仁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素中懷擅發常平粟以賑之俟屬請待奏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詔遣使按視會秋成民謹曰公實活我安忍累公晝夜爭輪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邠寧間有彘家使者遂發家竊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邠寧帥楚建中所封也詔治建中罪純仁言建中守法中請待報故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者賢多在洛

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顧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出謀自已出則詔詎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寬大開上意忠厚華士風章悍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

史

卷一百五十三

主

臣嘗爲館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緒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因下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誹謗上之確寘新州純仁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寘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既貶呂大防奏確黨人其盛不可不治純仁而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獲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壅合之依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制

安世劾純仁黨確純仁力求罷政出知穎昌府復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太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繼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出轍知汝州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

史

卷一百五十三

主

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本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寘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日御史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邪哲宗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出知穎昌府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上疏曰向來章惇呂惠卿等貶謫不出甲居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愛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明知也忤惇意詆爲同罪永州安置時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諸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

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今日以爲言則不可也。徽宗卽位欽聖太后同聽政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純仁乞歸許州養疾病革以宣仁太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有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休祐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就祿而卒年七十五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初罷相程頤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何爲不言如是數事純仁謝罪他日願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三

高

先言之矣每戒子弟曰人雖昏愚責人則明人雖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造次顛沛必於是行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將與柴車共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爭較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元祐改政過於急切純仁揀蔡確所見其違當時若從其言元祐黨綱之禍不至若是烈也子正平爲開封尉有憾於蔡京京嘗謂言正平矯揉父遺表及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逮正平克明就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欲罵

京賊可恨至此

服克明曰有司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乃行及命驗寶有御寶及內東門注籍獄乃解正平猶羈管象州家屬死者十餘人後正平遇赦得歸穎昌守唐君益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世濟忠直語正平曰此揭於墓隧則可若揭於通途廣陌中以幹勸庸俗不可也正平退閑益工詩著荀里退居稿以壽終純仁弟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丞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壁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奉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將必有說他日廷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易若置此使供常時之用乎琦是其言徽宗卽位擢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三

高

尚書右丞純禮奏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官吏推行或有失當以致有民宣仁垂簾雖有變更蓋大臣識見異同非有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不得志於當時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而欲絕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而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值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其疏以示純禮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以稍革小人徇利之情生當禁安置徐州復左朝議大夫卒弟純粹龍圖閣直學士以黨禁鄂州安置復徵猷開待制卒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

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將買蕭郎四千六百將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需一命富民將而損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

韓億

韓億字宗魏京兆人舉進士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章獻外姻爲副使安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款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使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失辭而億更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三

七

以爲恩意甚美之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億僥倖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語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除衆知政事每見諸路有擄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二千石奈何網之於盛世乎卒諡忠獻子綱水部員外郎綱子宗彥兵部員外郎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使一歲臣考世次帝入子長則和帝質安以下諸帝皆其孫請修胎養之令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三

七

弟綜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者慚還不復言弟綜進士甲科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嬖而出生已府以爲狂流汝州綜恐惡果迫責窮治盡其母嘗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擢右正言仁宗謂綜曰凡論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遷御史中丞掖庭劉氏通請謁爲姦綜以告帝帝遂出之張茂實掌禁兵綜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典宿衛神宗立拜樞密副使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綜必曰臣見安石所陳皆至當可用陛下宜恃以爲助拜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綜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綜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拜同平章事開募府於延安綜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用知青州城神機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譚厚實蕃兵衆皆怨遂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既城囉兀又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起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亂罷知鄆州代安石爲相既顯處中書事子禧留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綜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用佐綜不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出知許州哲宗立封康

公致仕卒。子宗師有孝行，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後爲集賢殿修撰，絳從弟維字持國，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給享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神宗，封賴王。維爲記室，參軍，皆諸友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同修起居注，侍選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選英開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已終，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候，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濫議得罪。維諫曰：移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遵先王之法爾。請令百官詳議，以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三

太

盡人情，復海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言：點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答不合，出補郡。維言：鎮文字小失，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大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言忠者？神宗卽位，維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倖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帝嘉納之。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文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傑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王安石惡之，維因請去。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對曰：使臣言得

行，賢於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出知襄州，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維曰：陛下憂閭早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上疏曰：畿內諸縣青苗錢，督索苛急，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貸。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費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減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英斷而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上感悟，詔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雨。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宣仁后手詔勞問，維言：人情實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三

太

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愛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親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兼侍讀大學士，言：先帝以夏國主棄帝被廢，故與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善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地不可不棄。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勳皆被罷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於是復起。川元祐更役法，四方奔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能論帝意迎合，不可不察。詔欲廢王安石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紹聖中，坐元祐黨，均

州安置後許歸里卒弟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若令聽持服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秦人語曰寧逢亂虎莫逢玉汝玉汝縝字也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爲山陵使畢事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璪韓宗文爲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太后從父璪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等論縝在先朝奉使制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罷知穎昌府致仕卒子宗武第進士徽宗卽位爲秘書丞

包拯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舉進士知建昌縣以親老不就親亡廬墓終喪知大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令歸殺而盡之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謝監察御史言國家歲路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

邊備遷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諸近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或訓練義勇少給糗糧屯兵一月之費足充一歲之用不報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之飲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閭閻包老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豫建太子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悅曰徐當議之張方平爲三司使拯劾罷之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拯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誤田而奪之牛非樞密副使卒諡孝肅拯雖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既貴衣服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子孫仕宦有犯賊者生不得入家門死不得葬先域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子總通判潭州卒無子婦崔氏守節不嫁拯嘗出侍婢歸父母家生子崔氏使謹視之後取歸名曰純拯亦未必

吳奎

吳奎字長文濰州人爲大理丞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共五已責逐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

然何以不奉詔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曰今冬令反與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潰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災異乎十數年來下令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神宗初立權參知政事時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屢召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會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令知江寧李咨言王道莫大於格天大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率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未可及他事帝王之職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曰堯時四凶在朝何也奎

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罔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耳帝然之出知青州卒諡曰文肅奎少時甚貧既貴買田爲義莊以賜族黨沒之日家無餘財

趙抃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推官人有教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罪不當死讞而生之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蔡襄吳奎既出守歐陽修買黥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如修輩又皆求外以不能諂事權要

傷之者衆耳修黜由是復留出知處州橫外仕者死多無以歸抃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處者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英宗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擢參知政事王安石用事抃上言安石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夫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事體爲小而禁近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

廟社稷之福也。懇乞王位。知青州。京東旱蝗。來及青境。遇風
退飛。盡墜水死。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
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
致仕卒。諡清獻。拊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
不畜聲妓。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
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要之以惠利。為本。晚
學道。有得安坐而沒。子旼。元祐中。為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
臣不敢投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堯庫。甚者不使應科舉。
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以子雱列。
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擢第。為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除宣徽使。
介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

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親
望。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逮竄之。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
激。明鑒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
謂彥博由妃嬪至宰相。此何言也。介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
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而已。帝怒甚。果適此介。使下殿。修
起居注。蔡襄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以為太重。詔改美州。
而罷彥博。出吳奎。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使護之。
召為殿中侍御史。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居
外。時彥博再相。奏介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復知諫院。
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美。願時
延羣下。發德音。可否易幾。以恤天下。治平元年。為御史中丞。
英宗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介曰。自古欲治之主。非求
絕世之術。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
成之采。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
宰相省閱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
政府。而文書弗與。知可乎。公亮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
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
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
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
困擾。諸公久當知之。中書嘗進除目。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

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矜林學士臣近聞宣諭其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振訴之太宗太宗曰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作威福故太宗削去之今準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言劄子之外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常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介數與安石爭論帝主安

史

卷二百五十三

主

石說介不勝憤疽發背卒諡曰質肅子叔問第進士擢監察御史裏行河北飢流入就食京師官振給之而來者不止叔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爲左司諫卒第議問爲司農管當公事使河東還奏事記大綱於旁帝取而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卒孫恕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躬耕自養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恕高行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意不能行竟飢死山中唐之清不愧夷齊

邵亢

邵亢丹陽人爲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勅議者謂宜諭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樞前使見嗣君從之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間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闕訟爲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出知亳州卒從父必充直講遷爲唐書編修官必言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同知太常禮院天子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禘祠肆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卽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徙於尚書省爲西京轉運使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

史

卷二百五十三

主

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

馮京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自鄉舉禮部延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質官振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東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京妻父富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韓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甬氏授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進參知政

事數與安石論辨，罷知亳州。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哲宗即位，知大名府。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安石不合，後為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宣徽南院使，致仕卒。年七十四。論曰：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

錢惟演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三

宋

錢惟演，字希白，仁宗即位，以兵部尚書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為婚，共逐寇準，及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制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為人，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罷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未行，冀復用，待御史鞠詠劾之，惟演乃去。惟演抑鬱不得志，及帝崩，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莊獻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

文選二字
相連亦通

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歸本鎮卒。太常張瑛按諡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欺官曰墨，請諡文墨。其家訴於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悔懼可憐之意，取諡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諡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升祔真宗廟室，子駿訴前議乃改諡曰文，係惟演出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喜獎勵後進，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也。子晦，東上閣門使，王守忠領留後，移開門，定朝立燕坐位，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外夷所笑。」歷霸州防禦使卒。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三

宋

弟贍，權監鐵副使，兩浙轉運使，貢課當坐，贍言：「浙部仍歲稅，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歛於民，民不堪矣。」神宗詔釋之。惟演從弟易，字希白，父侔，嗣吳越王，為胡進思所廢，立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刻志讀書，昆舉進士官秘書監，卒。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罷之，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數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為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劍南，遂寢，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上言賦題朽索之馭六馬，意涉譏諷，真宗惡之，降第三。明年，又中

第二人爲光祿寺丞奏疏曰堯於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仁之至乎古之內刑者劓、剕、剕、剔皆非死而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鈞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方乃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壽州巡檢使陳賊於關關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誠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謂非法之刑不可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納其言爲翰林學士卒易才學瞻敏教千百言援筆立就善尋尺大書子彥遠明逸皆以賢良方正應詔朱典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彥遠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三

辛

祠部員外郎上疏曰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夏人盜靈武懷元吳內寇出入五截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貢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餉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選起居舍人知諫院諸路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謁門者特賜五品服上疏曰震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千一百一十五萬餘

子瞻其

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百餘萬是田墾不闢而遊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爲判官以墾田頃畝人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與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從之卒官子瞻字穆父授流內銓主簿神宗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總謝以不能安石知不附已行權監鐵判官奉使高麗帝曰高麗好文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儼然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

史籍

卷二百五十三

辛

十雨總曰在館時既辭之矣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總曰左右番各有職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知開封府老吏欲困以事謀人訴牒至七百總隨即制決簡不中理者械而譴之戒無復來開月一人又至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其人謝曰無有總曰汝非前訴云云者乎取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進戶部尚書復知開封蘇軾乘其據案時遣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各詩簡近所未見也哲宗漉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不允以命惇惇嘗行惇謫詞固辭帝曰豈非以行詞缺缺非少主之臣碌碌無大臣之節爲嫌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

到底不出
抄手

經帷帝語之曰臺臣論徐鄆事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奉當付卿以溫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經各語云弗容羣小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起乃爾乞身帝善之停極力排詆諷全臺攻之罷知池州卒明進縣策制科擢右正言勅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杜衍亦免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遣方正坐青叱曰明處安得不起明遂為起罷知蔡州復為翰林學士御史論其傾險檢簿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出知永興軍卒景謀維演

史緯

卷二百五十三

主

從子也中進士第王安石薦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親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第一景親者袒坐其側命景謀視服脫帽未及它語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謀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民患又問就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見安石已作相先使弟安國見之安國亦相善謂之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君以事景謀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營事景謀曰峽路民情僕困不能知戎瀘用兵繁朝廷舉動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客數

十人皆為之懼退就舍賞之與詆之者參半景謀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由已苟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吾豈為之哉遂與安石絕官制請鄆卒印做諸孫也為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衛使往鞠之嘆以薦劾印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之命易一薦乎卒平反之為陝西轉運判官徽宗召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廢飲食動不動轉輸顧救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其毀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潞海也臣聞其地皆曷南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縱得之無所用

史緯

卷二百五十三

主

知慶州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橫其中歲得粟數十萬致仕卒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遷著作佐郎趙元昊叛方平言元昊入寇當白延渭渠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遷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

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請絕其使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嫌隙除封冊幕下如此則於西北兩得矣從之拜御史中丞衛卒夜變帝稱張貴妃屈翼功夏竦言常尊異之方平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可乎出知益州未至詔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詔發陝西步騎往戍蜀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還歸既至二役盡罷還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開得叩都譯人進此語者梟首境上流其餘黨蜀人遂安以三司使召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

史綱

卷二百五十三

帝

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浚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會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倘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遷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顧命而言不可辦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

力疾書之乃退草創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司馬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道憂服闋爲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靈夏河西因其會聚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稍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葵與馮瑁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勝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

史綱

卷二百五十三

帝

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使邊郡檄其國可也禧遂行故事歲賜契丹金縉服召二府觀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方平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然之判應天府新法諸河渡坊場井及宋開伯微子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鬻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史緯

卷一百五十二

樂

王拱辰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胡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

火緯

卷一百五十二

畢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爲知雜御史，論事不擇言，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內侍楊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此忠臣也。乃解拜御史中丞。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盡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復以請。詔昇報聘，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以弟爲兄，故尚先致敬。況今爲伯父，豈遂復以洪基像來。」

遷叅知政事樞密使英宗立請老帝曰卿勤勞王家詎可遽去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舞踏司馬光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自安其位言事者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居其位於事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六諡曰康節

趙槩

趙槩字叔平虞城人。中進士第。知制誥蘇舜欽等以羣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不可擢樞密使叅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集古今諫爭

卷一百五十三

无

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嘗置子坐右時用省閑。卒年八十諡曰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妻師德。歐陽修遇槩素薄。及修有獄槩獨抗章言修爲仇家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修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槩知其貪代以已奉其所爲類此。

胡宿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

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知湖州前守睦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修吏皆疑以爲欺。宿曰君輩佐滕公久矣。苟有過豈不早正。乃陰共以視候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遷翰林學士。充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拜樞密副使。雄州趙滋頗治界河事。宿言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將之更移文足以辨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三

无

爾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禍。願守兩朝法度以惠後元。天下幸甚。以太子少師致仕。諡曰文恭。宿內別外。與人言必思而後對。臨事重慎。不輒發。亦不可回。居母喪。一年不至私室。篤行自厲。雖貴遠常如布衣時。在審官制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以水災貢課。同列謂小累不足自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從之。同列曰公固欲自倚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議事主。忍有毫髮欺乎。故爲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從

子宗愈舉進士甲科同知諫院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一出執政意抑大臣不法誰復言之時更定役法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遷吏部尚書卒

史綱卷二百五十四

宋史三十七

列傳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冠天下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諫修貽書責之謂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及仲淹使陝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重范公豈以爲同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遷知諫院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并漲余靖皆以訟仲淹見逐當時目爲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畧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
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也故
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
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知其忠一日泰事罷頭侍臣曰
歐陽修何處待來時往待答以黨議罷去修上疏曰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問其有可罷
之罪自古小人譏害忠賢欲廣陷良善必指為朋黨欲動搖
大臣必誣以誹謗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
為小人之朋欲盡去之則善人無過可指惟以為黨則可一

史記

卷之三百五十四

三

時肅宗至如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難以他事動搖雖有頗
謂是上之所惡必誣以此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
臣不用致同之禍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於內
四旁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知滁州母
憂服除召判流內銓修在外十二年矣入見髮盡白上側
然小人忌修復用詐為修奏乞澄汰宦官內臣怒共譖修吳
充白之上悟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上臨御久通閱羣臣未
有人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竄二府慶曆舊臣惟二
人與修在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
大略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之士一切不錄榜

出幕簿被黜者聚議修馬前街還不能制然文章從是變矣
代包拯知開封府拯威嚴而修簡易有以拯為言者修曰凡
人天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
任吾所長耳唐書成拜翰林侍讀學士修上疏曰陛下臨御
三紀而儲官未建昔漢文帝初立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
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肖早定致素
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拜參知政事修與
韓琦同心輔政英宗議追崇漢王典禮議者謂當稱皇伯改
封大國修引喪服記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為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

史記

卷之三百五十四

三

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禮追封大國則禮無加爵之義
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子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
夫人為后御史呂誨等詆修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
修薦為御史眾目為善邪之奇思自解遂以不根之事劾修
神宗詰之奇所從來辭窮坐黜修亦出知亳州熙寧四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穎上樂其土風遂卜居穎其在滁也
作亭鄆琊山以醉翁自名嘗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
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嘗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為六一
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
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脩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

部列傳
通鑑纂要

解正相反
一則亦用
詳不來

史緯

卷之二百五十四

四

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小邑如此天下可知或問公所行寬簡而政事治何也曰以經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不理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刻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嘗言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牘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食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憚便即為良吏矣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視切如此修自讓五代史詔撰唐書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勅撰修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為日久豈可捨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祁姓名修切失父其母謂之曰汝父為法吏夜來囑治官書屢廢而歎吾聞之曰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爾夫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可求其死乎修終身服之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舉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惟恐不及所賞識如魯輩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軾皆為聞人為於朋友生則扶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子乘代修事

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

劉敞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舉進士廷試第一直集賢院判考功夏竦卒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議定大衆使中貴人參其事敞言王事莫重於禮樂今儒臣滿朝辨論有餘而徒若道諛者參之臣以為貶益笑也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固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史緯卷之二百五十四五

使臣在中國非計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吳充以中書總其太直耳敞曰陛下寬仁納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據知制誥奉使契丹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專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故道此澤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知鄆州前守政不治市邑擾攷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詩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衛客還取得之又有一囊遺物市中者且往訪之故在先

齊肅乃商
周初何不
洗秦

是久旱地多蝗。敵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嘉祐。給
享。羣臣上尊號。敵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
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茂頗有災異。正
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
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卒年五十。敵嘗曰。歲星往來虛危間。
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已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
統。敵得先祭。勞罪數十。銘識奇與。皆能讀之。敵甚珍惜。曰。我
死。子孫以此蒸嘗我。爲文敏。瞻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
王九人立馬。却坐頂之。九制成。弟微字貢父與敵同登科。同
知太常禮院。時更學校貢舉法。微曰。本朝遇士之制行之百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四

六

年將相各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母輕
議。改法。夫士修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
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微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
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
不命而請則非矣。禮官同其議。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
止。微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治尚寬平。盜亦衰息。拜中
書舍人。卒年六十七。敵子奉世。字仲馮。爲金書樞密院事。哲
宗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
奉世曰。幸先既失。尚可爲例乎。帝乃止。御史中丞邢恕劾奉
世。附呂大防。蘇轍。貶隰州團練副使。奉世常云。事君行已。內

省不愧怍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若加人。雖善攝生者。不
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進士第。調太平
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修王安石諸名士。
俱萃於伯玉。伯玉問諸之曰。吾方作六經。闢子其爲之記。鞏
數脫鞏。竟不當意。乃曰。夫六經闢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云
尊經也。鞏乃服。通判越州。歲饑。常平不足贖。而田野之民。不
能皆至城邑。鞏諭告屬縣。風富人自賣粟。總十五萬石。視常
平價稍賈。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知齊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四

七

州。州多盜。鞏屬民爲保伍。使機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
鞏以勸從。盜有移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
之。以勸從。盜所購金帛。隨之。旁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
外視章顯。實欲弼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
理財者。未有及此。卒年六十五。鞏爲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
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
聲譽未振。鞏道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
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誼。不減揚雄。以客故不及。帝曰。
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也。帝然之。呂

公者皆告神宗以舉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
大用云弟肇字子開舉進士為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王觀論
胡宗愈出守潤州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
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觀論執政而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
目也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
議受冊崇政殿仁宗改為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
以極崇奉之孝臣竊謂太皇當特下詔賜帝孝敬之誠而固
疏謙德從兩制崇政之議則帝之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
從之四年早有司猶歲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舊方作
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四

有旨罷宴出知徐州帝親政肇入對言王以得人為立政
之本宜選忠信端良之士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
近侍御其損益相去千萬矣貴近惡其言出知瀛州徽宗
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詔求言肇草詔具述帝旨
投匭者如織章悖惡之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為有失帝命肇
作詔論天下肇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
子小人兄弟布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
肇交冠裳之建中靖國元年日又當食四月肇言比歲日食
正陽災咎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
好或萌於心忠邪賢否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

布人奸臣
不得與見
弟同僚
布視察京
那都向可
宋某

舉蔽小民冤抑宜反覆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
帝悚然自思以以來四十年大臣更迭用事邪正相軋黨論
屢起肇身處其間議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布思傾忠
彥時肇知和州與布書曰兄方得君當引善人翊正道以杜
悖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君子繼跡去朝所用侍從
臺諫皆前日事悖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
之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論元祐
人於帝前退則排元祐人於當路悖卜繼未至一蔡京足以
兼二人可不為深慮哉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
免肇安置汀州卒年六十一紹興初謚曰文昭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四

蔡英

蔡英字君誠南遊人舉進士直史館兼脩起居注開寶浮圖
殿下有舊疾備舍利謂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議復營
之寶諫曰非理之謂不可遷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
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
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勝天意也夏
竦罷歸琦范仲淹在位英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
實於朝庶民歌於路夫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開天下之輕
重然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
進天下有不安者乎帝親書君謨兩字賜之知泉州距州二

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海，往來畏其險，莫立石為梁，長三百六十丈，蟠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非端明嚴學士知杭州卒，臨忠惠襄王書為當時第一。仁宗酷愛之，令書溫成后父碑。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當於會靈園宴射，坐客激矢傷人，乃以諍襄，他日帝問之，再拜謝，終不自辨。」

呂澣

呂澣，揚州人，直集賢院，修起居注，儼智高寇嶺南，詔奏即母得輒報澣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澣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顯出以示執中，執中去澣。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四

十

亦知徐州，改樞密直學士，卒年五十五。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澣立朝最孤，有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方擢領要，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必至狼狽，宜給賻庀葬，以厲臣。」澣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云。

余靖

余靖，曲江人，范仲淹論呂夷簡貶杭州，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如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及貶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皇吳主兩無猜嫌，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之口，疏入，請歸鈔州酒稅，名為右正言，太常博士王翼，西京

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必謂異深文重法，希陛下意以取寵，所損非細事也。」前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鞠囚與人恩澤。」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止捐金縢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勝，出將帥輕敵之故，數年還將練兵，方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戍事有絀，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肘腋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四

十

之外，而歲賜如此，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後西備北，為禍更深，和與不和，皆有後患，不必曲意備徇，以貽國羞。儼智高反，詔靖經制廣南西路，靖追鈴轄陳曙出殲，敗走，朝廷遣狄青討賊，青至，按軍法斬曙於坐，靖躍然起拜，及青班師，靖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及子弟送之，闕下，遷工部尚書，靖嘗夢神人告以死於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後卒於江南秦淮亭。

彭思永

彭思永，廬陵人，第進士，為侍御史，仁宗祀明堂，有傳百姓皆進扶，時張堯佐覲執政，王守忠求旌節，思永率同列言之，皆

曰會合出水晚也。思永曰：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單此謬思，豈為天下孤寒哉？不過為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宜皆用權，非君親之福也。帝怒，解空職，治平中召為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賀之議，思永上疏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是仁宗為皇考，而濮王為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不可言而變也。陛下為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等夷，無有差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濮國大王，祭告之，則曰姪嗣皇帝。若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咸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主

且切于欲施行，而中書不可，以戶部侍郎致仕。卒。思永為兒時，口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亡釵者至，遂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錢，不還釵矣。就舉時，持數銅為資。同舉者玩之，或堅其一於袖間，眾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束手銅墜于地，眾服其量。

陳襄

陳襄，侯官人。攝浦城縣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襄曰：某物能辨盜，犯者捫之，概有聲，乃率同列詣鐘所。祭於案，以甲而以帷蔽之。命群盜捫鐘，既出，獨一人手無所為。盜者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孫洙，廣陵人。知制誥。先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同用一詞，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各撰定。

豐稷

豐稷，字相之，鄞人。使高麗，海中大風，橋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為。稷神色自若，神宗召問。卿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臣泛連天風，海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哲宗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出知穎州。徽宗立，除御史中丞，入封。與蔡京遇，京曰：天子自外服，言公中執法，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即日論京姦狀，未能退之。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主

去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於帝前，請數行帝曰：已論稷為若不聞者，黃畢乃止。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倘如唐王亦嘗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巧亂政，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

配去蔡京
與中丞也

義蔡京得政安置台州卒年七十五

呂頤

呂頤字獻可端之孫也進士登第為殿中書御史時廷臣好攻訐論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蔡欲廢之請以兩閣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易駭異謂之曰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內臣王聖明等為陝西四路總管海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餘權乎聖罷之者作佐郎章祥光言岐王頤宜居外郎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王安石謂無罪論劾安石曰人姦似忠人佞似信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古

國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前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人故力加營救願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海來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海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海知鄧州海之將有言也可馬光勸止之海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願可殺耶海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海之先見明年以疾表求致仕曰臣偶染微疾醫者用術乖方幸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

宋之不足
金之其
亦何足貴

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卸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論朝政也疾革司馬光往省之曰已瞑問光哭歷然而起張曰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遂卒年五十八海內痛惜之

劉述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奏執不已安石以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鞫其罪述率御史劉琦錢顗上疏曰安石執政踰數月中外人情翕然皆動蓋以專肆朋黨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府欲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主

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使三司用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因許道文過飾非妄議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大公章祥光獻岐耶遷外之說疎間骨肉罪不容誅呂頤等連章論奏乞加寬宥安石獨進邪言笑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自進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陰自結接以固寵祿久妨賢路亦宜斥

言官論事
何罪可承

免。上安石奏貶琦。顯監鹽務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被謀殺已傳旨。削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眾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養鷹鷂者。求其鷂也。鷂而烹之。安用彼哉。今琦顯所坐。不過疏直。乃以違犯人臣。被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本資。以靖群聽。不報。開封勅之。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與范純仁爭之。貶知江州卒。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隨父官江寧。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共

討賊之進。上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州有疑獄。俠職議安石。如其請。俠感為知己。秩滿入都。還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用之。俠辭。安石問以所聞。俠曰。昔苗免役。保甲。市易等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自是不復見。除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來見。方置修經局。欲辟為檢討。命其客黎東美詢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俠所以來。求執經相若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利民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苗免役法出。民咸以為苦。雖負水拾髮。擔薪提茶之屬。非

俠自謂

納錢不得。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販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詔小夫裨販者免之。征商之重者損之。他皆無所行。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風沙霜雪。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附郭貧民買麻糗麥麴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破額。買九指木。賣以饋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諸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群情懼死。方春斬伐。湖澤而漁。草木魚鱉。不獲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七

切罷去。與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侍左右。輔弼含。親近相。使抱道懷議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乞離逃散。進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震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與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

天人相與
如也
可以
治後
新法
何也

可差可也

散之故。清高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九十有八事。民聞譁叫相賀。又下貞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條所進圖紙。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通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上疏論之。并言禁中事。惠卿奏為訪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送之曰。御史誠然不言。而若上書不已。是言責在臺門。而臺中無人也。惠卿暴其事。喉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為黨與。俠史籍。卷之二百五十四。太

行至太康。遂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借僧屋居之。英人爭遣子弟從學。哲宗立。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由京英州。被宗立。赦還。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門為鄭公坊。紹興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為山陰尉。

何郊

何郊。字聖從。陵州人。第進士。轉殿中侍御史。仁宗詔群臣陳左右明邪中外險詐。郊請問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眾臣。一而疑眾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

故多端而加焉。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兄一士則疑其請託。好善者君子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為朋黨。若臣交結而欲天下無善者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修祭器勞給留後。本郊曰。舊制出臣通領。至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又言張堯佐緣後官親。叨竊非據。外庭私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可也。以尚書右丞致仕卒。

吳中復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四

北

吳中復。字興人。通州漳州人。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用。中復致問之。抃曰。昔人耻為身御史。今豈有議面臺官部。復命。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璜。奴犯法。按致於理。璜謂之。殺宗命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仇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避入自。喬年衣冠坐廳下。喬年慮因。掩隱剔伏。不能得。竟受罪。乃歸傳舍。擇仁上。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頭乃得一奇士。吾公為君矣。

周孟陽

周孟陽。字春卿。成都人。第進士。為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詔以英宗知宗正寺。英宗謙讓固辭。凡上

十八人皆孟陽為文及命為皇子英宗以疾辭中使十輩趣召不出孟陽入臥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為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帝乃霍然起及卽位召至隆儒殿在過英苑中群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固辭乃遷集賢殿修撰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

楊繪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進士上第知興元府庫藏被盜繪就視史籍

國卷之二百五十四

主

之見蹤跡不煩人所出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之一訊其伏召知諫院以論曾公亮改侍讀繪固辭帝謂滕甫曰朕知繪忠蓋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姑令少避耳卿可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時王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免役法行繪陳十害罷知亳州繪性疎曠素衷誠一為范祖禹所重卒年六十二

劉庠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除監察御史英宗不豫儲嗣未立庠拜

諫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卽為無窮之計賴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從之遷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拾近功為國家長利知開封府王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蓋一往見庠曰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以為非則不合以為是則不可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庠論新法不便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出知太原府請募民子弟剽銳技擊者籍為勇敢倣漢

史籍

國卷之二百五十四

主

朱京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登進士甲科擢監察御史時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於國邪京風神峻整兄者憚之目為真御

史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監院遷國子司業卒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人握閤門祿候西川賊劉玘平上官正議修城命允則往視還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知潭州真宗曰朕在南衙甲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湖南民列允則治狀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誤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游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木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斫冰代砲契丹解去遷契州刺史城北舊有楚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遷東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四

李

諷刺出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澄澈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就關城浚壕起月隄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禋事召界河戰棹為觀渡縱北人遊觀不知其引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為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自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徹樓夷院為諸軍蔬圃浚井疏瀦列畔隄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墾墾久之榆滿塞下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庫財耶上元允則結繇山聚優樂使民縱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四

李

遂偵知統軍欲間入城中觀燈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契丹知而誅之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密遣吏微瀘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決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大狀其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若舍安救火事當不測嘗得間謀殺轉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繇邊金殺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絨印因賜以金縱還未幾謀至還所與數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山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既無有遂殺謀去並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報謂即歸卒斬之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窺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天聖六年卒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蘇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飲民間錢起浮圖飛謗主京師監司亦有奏削其宗

悉封付九則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審論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發兵罷斥候允則不欲顯為其備故也

張亢

張亢字公壽臨濮人進士及第知鄆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百員餘官雖高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參錯不同請別置使各每路軍馬事止以一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軍

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隊震聲勢以緩我軍復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至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鄆延正兵亦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機倭之眾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中軍一為後陣分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入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陣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千總延州領三大將鄆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

共為一大將則鄆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非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伏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隣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機輓為號昨到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問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趙寒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應兵掩襲乃瑜也蓋兵馬出入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四

軍

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持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驍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臣以跳鈴弩試皆不能張開弓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不敗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剽奪之收正錄食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兵若皆出至邊深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不及格宜悉還坊監

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占籍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勵邊民竊聞大神議五路進師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切以為未可也山界諸州城郭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暮甲雖精利其間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入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咸悅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嘯斯囉及九姓同乾分制其後必為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

因儒將所率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為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遂自鄜延發兵千里遠聞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李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鄜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勇健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其見功効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後陳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其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暇邊防軍政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

史記

卷之五十四

天

當付之不足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
諸處中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
北用兵戒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
副招撫審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
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
銳宣毅等兵久未會閱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軍
士有手藝者皆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今延州諸將
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
內不能聚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
也陝西聚集軍兵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素

特刊之
宋事成於
如此

史記

卷之五十四

天

皆人棄集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驪捍寇路時麟州魏路猶
未通勅充自護實物送麟州敵以兵數萬趨相子特來邀充
所將才三千人乃激怒之日若等已陷死地前開則生不然
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
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疋乃修葺寧
砦夏人數出爭戰于瓦毛川充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昂
伏兵強弩數千山下後初萬勝軍皆新募市井無賴子弟
罷更不能戰敵日自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充陰易
其旗敵果趨東軍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築清
寨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充奏今所通特
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特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
之勢謀本下會吳丹欲渝盟徙知瀛州葛懷敏敗遷知渭州
范仲淹宣撫河東奏充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既
下明鑑以為不可屢驟止之充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若
驟而止耶坐遣節度死所甘心每得罪置案上督役愈急及
堡成乃發封自勃朝廷置不問番漢歸者數千戶歲城戍兵
萬人河外遂為并汾屏蔽復知瀛州言州小而人眾緩急無
所容若廣東南開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惡充不附已沮其
役九卒城之為徐州總管幸充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

優厚至遣人貿易以助其費人皆樂爲之用取軍嚴明所至有治跡民圖像祠之公許進士中好將才惜不大用

劉沔

劉沔保州人爲渭州瓦亭營監押形寧生氏西南去洛陽二百里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通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沔進城章川收舊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客使人說城主歸附那令內附會鄭散行逸泥遂召鐸斯那及諸酋屬來獻地願爲屬戶戰令泥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民情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噓官軍才千人泥堅卧令卒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四

辛

長坎飽食坐胡床指揮一戰氏潰追奔至石門氏酋稽顙請服詰其衆謀麾下又敗臨洮氏于城下截遣重士廉助衆城功未半會敵罷泥原路尹洙以爲不便令罷築且召之泥不聽增版起役洙怒械泥士廉下獄氏家驚叛朝廷遣魚周詢往視氏衆請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泥權水洛城告于城成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發首率弟淵將以柰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堇水洛立祠歲時祀之熟戶蕃官牛裝等願得見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爲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石碑記泥事

趙滋

趙滋開封人授定州路駐泊都監嘗給軍食同列言果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上吏憚生事莫敢禁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禁其舟移文涿州漁者遂絕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懼之契丹嘗大候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如此方可衆人焚舟

劉平

劉平祥符人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遷郎遷路副總管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四

壬

遣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蒙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贖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季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帥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朔方李彝興黨武彊繼業一切亦從內地自此重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趙德明唐靈武靈王師問罪願爲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緩銀夏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舊漢戶并授德明故諸甲治兵漸窺邊隙郎延環慶涇原秦鳳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累叛規離復與喃厮囉

靈夏已平此二州也之界戶也

購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危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吳與喃
斯囉復平將何以制其後軼今元吳國勢未強若分鄰延環
慶潭原秦隴四路兵馬之半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
十萬三倍元吳之眾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
等州招集土衆糜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
給以衣祿金帛又以上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
家不替月而民心自定遣使諭喃斯囉授以靈武節度使使
扼河外族帳以窮之復出歸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都
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吳不過鼠竄爲
窮急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緩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

史

卷之二百五十四

聖

歲者歸取足洪宥而洪宥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爲肘
腋我乃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兵
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緩銀連年調
發老帥費財以攻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漢臣之過也今朝
廷或貸元吳罪更示合容不准宿兵轉多經費九萬一
吳潛結吳月互爲角如河城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一
商定守禦長策未報屬元吳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
雍以書召平平與元孫孫合軍趨上門又有告敵兵破金明
關延州者平復令平與元孫孫救延州平督騎兵晝夜倍道行
至高安鎮平先發夜至三川口西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

門延州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巡檢方侯
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召之爲外援詰旦步兵未至平與
元孫孫之行之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兵悉至平將
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大雪平與敵皆爲僵月
陣相背有頃敵兵涉水爲橫陣郭遵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
殺敵百餘人乃退敵復嚴爲陣官軍又擊卻之殺獲及溺水
死者幾千人會日暮敵復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
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勢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皆潰平遣其
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
德和不從遣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進留士卒得千餘人轉

史

卷之二百五十四

聖

閏三月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柵自固敵夜叩
柵問大將安在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殺之夜
回鼓攻賊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及旦敵酋舉鞭麾
自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與元孫孫皆被執德和言平降
賊朝廷命文彥博龐籍往訊得其實德和坐腰斬延州吏民
詣闕訴平戰沒狀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郭遵用
鐵杵九十斤死後排者得其器與衣冠葬之贈果州副總使
桑慆
桑慆雍丘人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
見百姓走避水遂棄其粟而載之徙居汝穎間耕廢田以自

給諸縣多盜，憚自請補耆長。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去，憚疑少年王某遂夜入其家得衣，不使之知。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盜屍衣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送縣伏辜。嘗之鄰城，遇尉出捕盜，招憚伙與俱行。至賊所藏尉陽爲不知，將去之。憚曰：賊在此，欲何之？格殺數人，因盡縛之。補通池尉，宿盜王伯爲民害，朝廷命巡檢使捕之，未得。憚至官巡檢，僞爲宜頭，令憚招致之。憚挺身入賊中，與伯同臥，起十餘口，伯遂與憚出至山口，爲巡檢伏兵所執。憚幾不免，巡檢以伯爲功，憚不復言，掘末安縣巡檢京西。

早雖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授賊名姓，使憚往捕。憚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示之以怯，戒軍吏不得輒出，久之夜與數卒爲盜服，以出跡盜所，皆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爲具飲食。如事群盜，憚歸三日，自携具就媼，僕而以餘遺媼。媼以爲真盜，憚稍語及群盜，媼曰：彼間系殿直來，嘗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若還矣。憚又三日，在厚遺之，實告曰：我系殿直也。爲我察其實。後三日復來，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憚。明日，部分軍士與賊遇，手殺三人，餘二十人。一日皆獲，除兵馬監押宣州，發叛殺巡檢官軍不能創，因命憚往盡殺之。授閩門祇候，憚曰：是役也，位有居吾上者，吾

將以賞讓之，或議以好名，憚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固辭不許，遷涇原路兵馬都監，踰月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任福臨敵受命所統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福及子懷亮力戰而死，軍校死者數十人，士卒死者六千餘人，贈福武勝軍節度使。

郭諮，字仲謀，平林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士，知濟陰縣。言漕清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漕，惜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汶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壩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開閘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知館陶縣。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修言：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均上蔡縣稅契，丹朱開南地，諮陳大水禦戎之要，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游沱，後唐河注游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鵲陂，下注北宮城，南抵游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若以兵戍之，會契丹約和而止。轉運使任顯言：諮有巧思，自爲

兵械皆可用。遂知汾州。言獨轅營可試。許置弩五百。募工兵。教之。經畧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營。分給并潞諸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衝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遼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衝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幸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既乏。臣間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間得敵自至者。勝先。嘗使地者。決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強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築堡。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營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若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

田敏

可取。帝壯其言。諭言今治汴河漕運。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京師可危。請自鞏昌。由七里店。孤松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命水監楊佐同計度。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易州牙吏。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詔抵彬。敏應募。間行達涿州。彬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僅免。補易州。若指揮使。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李繼隆討夏州。奏敏麾下敏卒兵至索驪口。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素驪鎧仗。

數萬計。遷馬步軍都軍頭。從王起屯定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爲契丹鄉導。敏自漁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還北平。嘗總督契丹入夜。敏戰于楊村。敗之。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駐。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捷。覽曰。今日戰者誰。捷覽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爲保州防禦使。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曾鞏其文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推進士上第。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貨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

史鑑卷二百五十五

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呂公著交。二人無錫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韓維為記室，每講說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即位，命知江寧府，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帝問為

史鑑卷二百五十五

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選，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宋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為光？」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免行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資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馬給之，或官與民共養。自前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令佐分地計畝，墾地土肥瘠，定其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畝，墾地土肥瘠，定其

色流分爲五等以地之等約定稅數免行桑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稍寬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令興復賦歛繁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帝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爾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視事御史劉述程顥諫官范純仁李常等皆不得其言相繼去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皆罷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初安石在侍從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爲參政孫覺李常爲諫官奏請舉行之安石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三

不可日足又益兩參以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石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察夫并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此之共黨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希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闕其奏出彥博守義於是呂公著韓維

小人何人

奇

安石嘗以立辟舉者也歐陽修文彥博韓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七年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臨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者安石曰水旱常數災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近臣左右無不言其害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焉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達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竄嶺南惡罵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五

四

知江陵府御史都尚書惠卿服闋安石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嘗自帝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加左僕射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十月其出東方詔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言昔武帝五年其出軫十年又其出軫二十八年天文之變無窮豈須思昔有所陳說帝曰問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邪寒暑雨民猶怨者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邪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帝喜安石之起悉從之時

由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勸復之法窮困生民
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詆之旁與惠卿交惡惠
卿發安石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
上頗厭安石所為安石謝病求去及子雋死力請解幾務出
川江寧府封舒國公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改封荆哲宗立
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忠配享神宗廟庭崇寧
三年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高宗停配享
制王封安石訓釋詩書周禮頒之學官號曰新義一時學者
無不傳習主司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不用黜春秋不列
於學官日為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自奉至儉或

史
卷之二百五十五

安石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
情安石作詩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黃廷
堅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不停轉以是知其好
改作也安石性強枝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及議
變法有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曉諭已意辯論輒數百言眾
不能誦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
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自再相罷終神宗世不復
召安石為人慷慨陰刻無所顧忌未冠者書數萬言舉進士調
旌德尉方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與安石謀曰執政
手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自用乃以雋所著作

錢板歸于市遂達於上召見除太子中允遷開直學士
安石更張政事旁實導之言不誅異議舊法不行安石與程
頤語多因首跣足婦人冠以出大言曰秦韓琦富弼之頭
于市則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卒時三十唐荆亦上書云青
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大喜令鄧綰
薦為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疑其輕脫恐背已立名不除職
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堀怒凡二十疏論新法不善皆
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諭以他日堀伏地
不起遂召升殿堀曰臣言大臣不法請為陛下陳之乃指笏
展疏曰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近迎堀訶曰陛

史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下前殿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趨進堀大聲宣讀凡六
十條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
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馬京知禮不放言王珪曲事安石無
異所語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瓘安石顧指
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
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為賢詆為李林甫
盧杞上屢止之堀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待臣衛士
相顧失色安石請去閣門料其潰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
中故之且自劾終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貴改監吉州酒稅
卒安石弟安燾字和甫早登科從河東唐介拜郎延路城驛

不使意之
人心則
不使意之
不使意之

安禮能
言不
不使意之

元河東於民四萬負餉宜撫使韓維使往後水行而後帥
呂公弼至安禮曰民兵不習武事今驅之深入此不為寇所
乘則凍餒而死兩宜亟罷遣從之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初
終專爵賞上最多失實詔即河東議功安禮謂公弼曰終以
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不實人猶得非之公乃欲干
其任耶直舍人院蘇軾下御史獄無敢救者安禮言自古
大度之王不以言語罪人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
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過行為卿賞之進知制誥慧星見詔
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
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左右大臣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七
賢者生事用力難於講磨取利究於困夫足以干陰陽而
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禱小數貶損舊
章恐不足以應天變帝覽之嘉歎知開封府滯獄幾萬人安
禮至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遼使聞之歎
息訪更帝喜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
諸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眾譴安禮曰文王卜世三十其
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家以利其嗣者帝側然命罷
之還者得數匿名書告人不軌所舉百餘家帝付安禮治之
安禮驗所告皆畧同最後一書多三人安禮曰吾得之矣呼
其一同之曰若豈有不快者耶曰有持金來售者拒之執挾

此等可異
去意似見街即命捕訊果其所為斬以徇不建一人并尚書
左丞時伐夏不得志李憲欲再舉帝以勸輔臣王珪曰向忠
財用不足朝廷今指錢鈔五百萬繼以餽軍食有餘矣安禮
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易粟今距出行之期幾
兩月安能集事紹聖二年知太原府卒弟安國字平甫舉進
士又舉茂材異等第一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
安石故賜對卿兄弟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欽太
急爾帝默然不悅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諫安石又責曾
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安國在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
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願兄送僕人惠卿衡之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五
八
安石謂卿忠卿因鄭俠事貶之放歸田里卒安石乃有佳
弟或云從弟

李清臣
李清臣魏人韓琦開其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為和川令
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判銓張揆使自陳可勿
用衆者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揆曰君
能如是未可量也歐陽修奇其文及試秘閣考官送卷至中
書修曰不置李清臣第一非知文也嘗視果然時大雨霖論
者歸咎激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備宗廟水不潤下
為證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民開寺無疾痛可上者乎
答言天地豈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疾苦則五官為之不寧

清臣何故
與卓述之
論益有以
不親元有
諸臣欲立
異議以規

史記

卷之二十五

九

安燕安燕正人豈可與李清臣張噪輩並列

安撫李厚卿開封人元豐初假左陳曠大夫使高麗迎勞館餼加拜丹禮數等王使近臣言王侍使者出於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蘇曰尊中華事大圖其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久與遼國通好豈於此較厚薄哉同知樞密院夏人欵塞乞還侵軼書言地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有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元祐二年知院事時並塞苦寇掠燕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成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

止緒 卷之二百五十五 十

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同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同列皆遷執政蘇獨如初詔增兩秩蘇懇辭曰是雖有故事特以一時同列起升之故用是以慰安其心爾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爲姑息而大臣稍敦廉耻之風竟不受以憂去卒喪爲門下侍郎章惇與蘇布衣交說其助已蘇不答徽宗立出知河南府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特已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因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熙寧元豐

止編

卷之二十五

十

之聞中。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進費。使軍無見。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可勝計。此則所謂反謂紹聖不為厚誣。願陛下監之勿使為身謀者。得行其偏說。又言東京黨禍已前。願戒履霜之漸。高九汲切。辛年七十五。

張璪

張璪。字叔人。宋冠登第。知諫院。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百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其一名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朝廷既復河隴。欲因勢戡定。楚蜀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

史綱卷之二百五十五

十一

有通明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又言行役法。以。求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美。數均損之。以惠貧弱。鄭俠。京。州。璪。謂。呂。惠。卿。劾。馬。京。與。俠。交。通。致。京。等。於。罪。判。國。子。監。增。博。士。弟。子。員。月。書。考。歲。校。以。行。藝。次。升。畧。做。周。官。部。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法。之。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傳。致。其。死。不。克。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哲。宗。立。陳。官。御。史。合。政。璪。密。邪。便。依。舊。貌。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權。陷。人。深。交。舒。宣。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璪。入。不。報。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趙。鼎。蔡。確。數。

人之性不同而能擇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遇要

既章不可不速去出知鄭州卒

蒲宗孟

蒲宗孟。開州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治中平。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官禁官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以為佞。問投劾。呂惠卿劾于實法。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在官為注籍。以正百年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其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哉。民於是益病矣。拜尚書左丞。帝嘗以無人才為歎。宗

史綱卷之二百五十五

十一

孟。字。爾。封。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敢。斥。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難。見。此。人。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漸。慨。無。以。自。容。罷。知。郢。州。郢。介。梁。山。深。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偷。小。物。亦。斷。其。足。筋。所。殺。不。可。勝。計。以。慘。酷。奪。職。復。知。河。中。卒。宗。孟。性。侈。汰。帝。藏。豐。盈。每。日。剖。羊。十。數。有。小。洗。面。大。洗。之。溫。曰。君。欲。使。我。坐。暗。室。恐。僕。邪。帝。曰。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濯。浴。之。別。一。浴。用。湯。五。斛。侍。婢。十。數。人。他。家。養。僮。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賦。答。之。曰。問。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勒。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鍼。其。失。

小人
不
會
說
兩
句
話

云此等人存以示
戒非取之也

黃履

黃履，邵武人。舉進士，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言賈桓有云：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群臣且然，况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御史翟思言：事詔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豈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哲宗御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那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出知越州。紹聖初，

史綱卷之二十五

主

復為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舉蔡垂象時，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徽宗立拜尚書右丞求去卒。

蔡挺

蔡挺，宋城人。第進士，知慶州。趙諒祚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宋遠城惡，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布鐵蒺藜，大順城步水中騎渡，水多，踰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移寇宗遠，王衣初營，夏人驚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諒祚，諒祚為鄉導，挺言：思順復來歸命，其言合，出兵迎候之。諒祚果疑思順為死之徒，知渭州籍禁兵悉還府，建勤武堂。

五日一調之，偏伍鉦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為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參正兵防

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積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日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闢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舉熙寧嘗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開提

史綱卷之二十五

主

王韶，江州人。第進士，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上平戎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探洮河，則龍蜀諸郡當盡響應。昭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嵬氏子孫唯輩位粗能自立，勝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成之南至于洮河，諸郡皆故漢郡縣，所謂混中浩爽，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

撫之時也。諸種既服，明氏敢不歸。明氏歸，則河西李氏在焉。殷掌中矣。且明氏子孫，昭征差處，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料令宗黨制其部族，引川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在漢有肘腋之功，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召圖方畧，以昭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訖珂在青唐最大，夏人欲聘屬之，詔曰：「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論以成敗，因留宿，龍珂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詔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能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命昭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昭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上詔，謂能師中以資舜卿代之，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昭不能對。舜卿奏其地，安石又罷舜卿而命韓維、組附會其事。後師郭述言，昭自貸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徙達渾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達軍，以詔知軍事。五年，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家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幸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抹耳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詔躬環甲冒塵，援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賸征度，洮援之，詔戒別

詔曰：「若羌不
止其入觀

將山竹牛嶺路，與更勝、西勝、師越武勝，過昭征首領昭掌等，與戰破之。遷賊武勝，建為鎮洮軍，復擊走昭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為熙州，合黑河洮岷通達第一路，以詔知熙州。六年，取河州，降羌叛，詔回軍擊之。昭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河州木城，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阻隘，釋馬徒行，昭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復取河州，連拔宕嶠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七年入朝，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不備。」所謂批亢搥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昭征知援絕，援柵去。初，思立遣師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州，帝為之耻食。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昭征窮蹙，降。俘以獻，拜禮部侍郎。官其兄弟及兩子，賜緡八千匹，召為樞密副使。熙州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詔欲罷轉運判官馬城、安石右之，詔於是與安石異，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石之役，詔言決里

唐源之史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疑臣爲刺譏以歷
何事折臣臣本意不實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
視河作路河唄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億不求退必致不容詔
本繫空開邊疆跡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
悅罷知洪州徙知鄂州卒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
諸將授以指每戰必提督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
聲震山谷侍者股栗而部偃卧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
客張續前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曰本出汝曹娛
客而今失歡如此命的人孟蜀之譏笑如故人服其量晚節
言動不常若病狂狀病疽洞見五臟蓋多殺之徵云子厚通

史綱 卷之二十五 七

直郎元祐東河厚上疏陳不可不聽紹聖中羌酋駱征
樓爭固河州守將王照與厚獻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師出塞
下遇川降賊征次青唐驪樓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驪樓姓名
曰趙懷德以厚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
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界懷德崇寧初蔡京復開邊羌人多
羅巴奉懷德之弟溪賧羅撒謀復困懷德奔河南命厚接撫
洮西遣童貫偕征多羅巴集衆拒之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
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破
殺之遂拔湟州進熙河經畧安撫三年厚帥大軍次于湟令
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誡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

將中軍起綏遠期會宗谷川羌監陳臨宗水倚北山羅撒張
黃屋建大旗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
攻其背親帥強弩連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羌
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
騎馳去其母飽慈公主亦諸酋聞鄯州降厚計羅撒必走青
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
宿去其悔之厚將大軍趨鄯州尙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
鄯州拜武勝軍節度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焚大通
河橋以叛新頓大震厚降鄯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納款還
厚告官入朝卒厚弟家童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視遂好談

史綱 卷之二十五 八

丹砂神仙事得鄯州書生言天神可祈而下則聲容與人
接因言其術謹傳微禁庭徽宗方崇道教林靈素自度技
不如願與之游拒弗許家與外兄戶部尚書劉摯以爭進絕
還往神使家國焉以達日第征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
談果事有之否摯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
乃言之帝即召家宋美風儀善談論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
設大神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
家當立敗靈素言家父兄昔在西邊客與夏人謀反遲至尊
候神日固不愧帝未之信是日家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
閣卒獨聽宋入帝齋潔敬待越三夕無所聞乃棄宋市葛窰

荷向

荷向之孫也。知定州。北使入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深易治道。會謂必渝盟。向日彼欲驅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懸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謾言。以微倖取成。兵來不除。道無能為也。遷工部侍郎。

鄧綰

鄧綰成都人。舉進士第一。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時政。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首而竟後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寧州觀之。知一路

史補 卷之二百五十五

九

古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安石薦於神宗。召對。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時。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曰。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除集賢校理。郡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安。笑罵好官。自我為之。尋同知諫院。擢御史中丞。言頃即史記免。除省府職司。蓋選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為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忠矣。遣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綰言。遠安為地。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遠巡

此論甚佳
即此論也
可補

前通終不
可補

刊

自能其言。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而我得以遠。先之以畏。屈則後。力爭且大為中國之重。帝然之。安石去位。綰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獨前迹。乃發惠卿私事。又論三司使章惇。出惠卿陳州。惇湖州。綰論手實法。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計之憂。人饑饉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遇服食器用。米粟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黠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計。畏怯者守死恐困而已。詔罷之。綰既攻惠卿。附安石。乃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

史補 卷之二百五十五

十

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相乞恩澤。有傷國體。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自劾失舉。有旨。綰操心頗醇。賦性慈回。斥知鹽州。徙鄧州。卒。子洵武。第進士。為國史院編修官。御史陳次升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棄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謬。不足以汚此選。不應遷起居郎。徽宗相韓忠彥。曾布。洵武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恭京不可。京時出居外。帝未有意。

後用洵武言，陛下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
 以厭其同，如史記年表，劉秀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
 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
 左序助紹述者，宰執中唯溫蓋一人，餘趙挺之，范致虛，王能，
 由錢道，四五人而已，右序輔相公卿執事，以百數，帝出示曾，
 布而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
 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
 豫議，明日以付溫蓋，蓋欣然奉行，前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
 京，進洵武吏部侍郎，崇寧三年，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知樞，
 密院，拜少保，封莘國公，卒，鄧綰洵武世濟，其姦蔡京敗亂天，
 下禍源於洵武焉。

史記卷之二十五十五

主

卷序辰

卷序辰，成都人，父周輔，御史臺推直官，嘗有詔獄，事連掖庭，
 實傳史，它司不能決，乃命周輔，周輔度不可追遠，奏請以，
 要辭示主，帝從之，特以為知體，序辰紹聖中，進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言朝廷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其，
 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誦詔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
 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
 章疏案牘，散在右司，若不彙編而藏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
 司姦臣所行，進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

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紹紳之廟無得脫者，
 序辰遷禮部尚書，鐸遷侍郎，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
 隨傳致語言，指為訛謬，除名，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類事狀，
 視章惇奸惡為輕重，存殺名臣，橫羅獄，序辰既放歸田里，
 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蔡京為相，鐸拜禮部尚書，序辰拜，
 侍郎，以罪永無復官，會赦卒。

王廣淵

王廣淵，大名，人，舉進士，英宗居藩邸，廣淵獻所為文，因兄觀，
 昵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以不從太子，
 故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
 史記卷之二十五十五

主

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
 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從客謂曰，
 朕於洪範，得高明沉潜之議，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
 之體，無出於是，卿為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神宗立，
 改京東轉運使，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
 以來急要利，乞留本道錢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
 十五萬，與前錢法合，安石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
 呂公著撫其舊惡，還故官，弟臨，簽書雄州判官，契丹泛使至，
 臨言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
 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

人殺
對之
受之

無果可與哉朝廷善之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
宋大畧皆自治而已契丹刺兩騎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
前遣還臨日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自是來
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

王陶

王陶京兆人第進士為太子中允遷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
延福宮為盜有司引職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
外同會降為此於是流諸海島中貴人尋煉丹者入禁廷陶
言漢唐方士名為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
出之陳升之為樞密副使陶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五

壹

復以有正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今獨兩人召請并還
唐介呂陶等奏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
中聖廟遭祿之後天下願順無所寄命交章抗疏請早擇宗
室賢以建儲廟是言切論動天感人夫為是議者豈肯懷
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
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故親發德音鏡為此舉中外
搖搖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稍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山
嬪御宣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
愚海內民庶謂陛下始者順天意民心而命之今者聽左右
婦息之言而滅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伺伺隙可不惜哉因

南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曰既而端琦決策遂立為皇子

英宗即位加直史館脩起居注為太子詹事神宗立拜御史

中丞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事

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

待罪帝出陶知陳州歷河南府陶雖東官舊臣帝薄其為人

不復用元豐三年卒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

豪氣樂施一日大雪念陶與母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

子東坐日高無炊煙愚市酒肉薪炭與陶火飲食又捐數百

千為之娶及陶尹洛愚老疾喪明白衛州往謁之意陶必念

舊哀已陶對之遷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陶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五

壹

李參

任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
河東轉運使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顧為使者毋行
部擇條作之賢者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
其政官戶部侍郎李

李參

李參邠州人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輸荆南造船日久
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參請至冬伐竹遂除其害
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圖令民自磨度

麥米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原有
美觀感寧苗法益萌於此朝廷思邊費益廣蔡建議筆錢
建部以平估權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權貨錢千萬計嘉祐
七年召為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為主計外臺將承風
剝天下之民困矣乃改辟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
參官各有職臣若不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

許遵

許遵泗州人第進士為審刑院詳議官累典刑獄強敏明恕
知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命以自醫會婦人阿云許
婦人有與許同其寢于田舍被刀斫之十餘創不死斷其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五

妻

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議于朝有司當為
謀殺已傷遵駁云被問即承應為按問當按刑非是事下刑
部以遵為妄詔以贖論未幾判大理耻用議法坐劾言刑部
定議非由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教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
而殺之寒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
石議光以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觀皆
言遵所爭反法意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逐異已者遂從
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為盜劫吏先問
左則按問有左先問右則按問有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

而非盜之情天下益非之

盧士宗

盧士宗呂樂人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祠廟禮院
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
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
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
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
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遷太上廟主於
園魏明帝遷處士主於園邑晉武惠廟遷征西豫州府君
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五

妻

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附廟則
遷弘農府君高宗附廟又遷宣祖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
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太行附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
合不當添置一室詔并等再議卒從八室之說議者非之出
知青州入為英宗口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宜處外命
再對御史言其哀病改沂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士宗儒者
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杜純

杜純號城人為大理正言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
摘抉隱微蓋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

來或徒肆望望。重民相惡。或意目告貨。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隨而逮之。皆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責。而生欺者。以誣告則此風可息矣。陽州商尹奇。質驛有美教云。官潤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責備止爾。若薄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則數百萬之儲。皆為土石。請沒其羨。而釋其人。范純仁韓維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純言。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承計其決溢之變。前口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變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拜光祿卿。卒。弟紘起進士。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紘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無行。若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五

毛

留能使汝無儉。皆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知鄆州有揚。輒以酒者。妖言其止。期為變。州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民益譁。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真因吾驚擾而發。奈何。略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姑無何。獲盜誅之。徙知應天府。辛。

周沆

周沆。益都人。第進士。湖南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為轉運使。沆言。盤勝方驕。且地險氣勢。宜須秋冬進兵。請選邑宜。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掩

其巢。餘兵紿山尾。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進。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改河北都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十六百萬。今擬用工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來與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濟棣之民。其魚矣。不聽。河塞復決。以戶部侍郎致仕。卒。

沆括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五

元

沆括。字存中。以仕子為沭陽主簿。縣侯澤水。乃職方氏浸曰。沂沐者。故跡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甌水為百渠九堰。以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提舉司天監。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與術朴造新曆。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時大籍民車。又市易司忠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兼解鹽給之。古者論二事。皆不省。括贊側。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迷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皆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無善。然忠范戎。雖開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勢須列候。

射人下

史記卷之二十五

史記卷之二十五

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播河北西路
 察訪使先是轉運司置官收銀冶之利括言近寶則因食其
 勢必然人眾則費愈鉅何以檢制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十
 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
 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哉倘隣國將
 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
 戰猶中國之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
 宜以射遠人堅為法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兒地留館不肯解
 日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
 能屈說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而虐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此
 六命竟不可奪括還詣樞密院開故牘得項處所議疆地書
 括古長城為境今所爭遼三十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
 究本末幾誤國中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權三司使皆曰
 事丞相府吳充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至今未衰是果
 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
 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
 若弛之使無所預則善矣充表行之蔡確論括陰害司農法
 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歷市良家子馳
 射角勝有帆箬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遊人壘激越歲得

宋

史記卷之二十五

徵札起來者千餘皆補中軍儀從成於他府總管神諤西
 討以括為副拔錫賓二州加龍圖閣學士禁兵出成朝遷再
 加賞養而不及鎮兵括以為禁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
 也今不為若是且召亂乃藏教書爵制賜錢數萬諤聞詔
 最之曰此右府領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
 暇請者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師
 仁等言南奔上卒三萬人皆潰入寨居民怖駭括出東郊能
 河東歸師遇奔卒伴問曰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
 在後即諭令各歸屯旬日潰卒盡還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
 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於天文方
 志律曆音律醫卜皆有論著平日與煩客言多朝廷故實者
 舊出定國為筆談

李太師
 李太師華陽人登進士第擢知制誥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
 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太師太師亦還之出知汝州人稱為
 三舍人展溪黃魯直題葉縣其二偈化為雙雉關山谷
 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于府太師訊得其賁釋之復天
 章閣待制致仕卒

呂夏卿
 呂夏卿普江人舉進士直秘閣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

朱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嘗言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寇。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奉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如小兒。年五十三。

陳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知山陰縣。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分。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縵。魚鹽薪藪之屬。得難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難償他物。而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自昔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俱以貨貸為不善治。生祖祭著令。以財物

史補 卷之二十五

至

出。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等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業。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殺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機慳薦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收息。富室藏錢。坐待時里。通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放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放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

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徹海內。非明王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蘇軾為文哭之。

苗時中

苗時中。宿州人。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諸帥久次。無他討意。賊必從間道乘我不備。與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款徙梓州。轉運副使。林廣討蠻乞弟。乞弟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募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今深入賊境。變且不測。天子以十萬衆

史補 卷之二十五

至

相付。豈以一死為勇耶。廣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詔班師。時中進戶部侍郎卒。

張頤

張頤。鼎州人。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饑。朝廷遣使安撫。頤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頤請召蠻人排擊。不報。明年。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慈等州。克梅山。蠻居其地。移胡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嘆之。乃言。頤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頤。詔賜廩三百區。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為順州。將城之。頤謂無益。奏

之人觀帝言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
南黎人陳德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
自効宜有以慰納之命謂其使一介呼之出補以牙
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對曰荒微蠻蛋得是足矣為戶部
侍郎知荆南卒

章華

唐李德裕人少舉童子科馬亮知杭州見所為詩嗟異之秋
貢上第麻上同勿道革革間之曰以私得薦吾耻之弗就後
二年遂首選登第年才十六慶曆中知蕪州蠻入寇桂管騷
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後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

卷之一百五十五

聖

易其更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啻中州一大縣
無賊也甲兵之備將為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叛
九部里守不守皆如革慮以光祿卿致仕退居十五年子秉
為舉進使行請歲一歸觀時以為榮卒年八十二秉未冠有
為舉嘗謁將堂坐池亭望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
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
夫立名節也堂實味其言曰君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提
舉兩浙鹽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
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餽詔損上供米價以糴兼言
價雖賤貧者終無得錢請但償糴米而以其餘振贍先是糴

元正數節

運使多缺徐美以希恩罷秉言職在重督六路財賦以時上
之安得美今請美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知渭州夏境胡
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築堡之倭斬
萬計夏酋仁多見丁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偏將駐
靜邊營指夏人來路曰吾通明坐待捷報矣及明虜至見宋
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服
者諸將請以問秉曰吾敢以疑似欺朝廷乎他日物色之鬼
丁果元詔賜服馬金幣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
惠民降提舉洞霄宮卒或亦可用製

滕元發

卷之一百五十五

壽

滕元發初名甫東陽人為鹽鐵戶部判官神宗即位同治亂
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以黨相
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其之草木
綱維相附者必受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
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太息久之進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
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
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中書樞密
事多不合中書嘗戰功而樞密行約束樞密詰脩堡壘
中書曰與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救二府
同而後下時有宰相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

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誅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
宗爲罷之河北地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
壓皆輟寢爰舍元發獨處屋下曰星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
卒死食饑除田租脩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知開封
府夏主承常被殺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
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乘常失位諸
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
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不果用
出知定州元發論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爲
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言新法害民陛下既知之矣但下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七

子紹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不聽會婦黨李達爲
逆或因以擠之黜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
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
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勞滿篋卽置何罪數官
日間神宗覽之惻然徙知鄆州淮南京東僞元務虛流民且
至將蒸爲瘠瘠度城外廢營地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
成二千五百間井甕器用皆具民至如歸全活五萬人以龍
圖閣學士知揚州道卒

史綱卷二百五十五終

史綱卷二百五十六

宋史三十九

列傳

李師中

李師中楚丘人舉進士知洛川縣民有官茶直十萬緡追索
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
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匾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
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嘗出鄉亭見羌人雜
耕皆兵興時入塞者中國人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中
以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畧使并索旁郡徙諸絕塞提點廣
西刑獄惠州蕭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云不用朝
廷兵食詔以奉付師中師中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趾能保
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腹有敗衄奈何注不
能對遂罷熙寧初知壽州前此屯重兵於境寇至每戰輒敗
師中簡善守者列寨上而使善戰者中居各諸城曰卽寇至
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擊之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湮上
下雨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師中言不若先招
撫唐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部必乞脩城砦因其所
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畧之患部人必歸心唐
唐有西域地則建以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大抵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一

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勒遠畧貪廣地。後未有能守者。詔師中罷師事。還右司郎中。卒。師中始仕州縣。耶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拯何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服多自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趙高

趙高字公才。卬州人。第進士。郭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神宗擅統。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高反故地。歸降人。以解。高言。綏州實形勢之地。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今舉而還之。彼能聽順。而無犯塞之心乎。神宗召問狀。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三

對曰。綏州存亡。皆不免用兵。今納其降數萬人。羣隙已深。不可無備。神宗然之。以高權宣撫判官。遂以綏州為綏德城。高延見。高言。古田者。不出租賦。倚為藩蔽。實元用兵。後凋耗殆。其曠土為諸酋所有。高問之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高曰。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高曰。其地存乎。首無以對。高曰。聽汝自募丁家。使古田充兵。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丁籍。又檢括境內公私田。間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提空薄。漫不可效。因議置其手。屬歲饑。高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訓練以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嘉之。

交趾叛。以郭遵為宣撫使。高副之。遵令蘇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水陸並進。三路致討。勢必潰散。不聽。賊乘後。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高遣將吏。伐木治攻具。發機石。其艦被擊。皆廢。斬首數千級。賊渠酋遂降。高以玩寇坐貶。高降知慶州。羌唃廝囉名昌詭稱。遣將入寇。時蕃主白信。以罪係獄。高知其可用。被械出之。使往果轉取以歸。夏酋搜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高遣將李照。而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遇敵則抄掠也。使敵人平夏。則難破矣。又遣蕃官。率輕兵取間道。出敵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伏兵。遂獲其眾。生擒兇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夏酋見其眾。延安知夏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見其眾。門汝徑以輕兵。持其腹心。敵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其眾。夏遂入貢。拜端明殿學士。李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三

楊佐。宜州人。及進士第。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四面皆石底。用栢木為轆。上出井口。垂繩而下。方能及水。歲久餘敗。欲易之。而井中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雨。則氣隨以下。猶能施工。晴則亟止。佐令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

楊佐

楊佐。宜州人。及進士第。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四面皆石底。用栢木為轆。上出井口。垂繩而下。方能及水。歲久餘敗。欲易之。而井中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雨。則氣隨以下。猶能施工。晴則亟止。佐令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

九月不
以受一
遊

謂之而盛如是五月并幹一新復其舊利拜天章閣待制率

李先

李先臨領人起進士知信州換楚州在信人曰爲鎔安頭言
無貌而有才也楚號照天燭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
殺牛鬻之里胥自上官尤惡之但擬與杖罪通判孫龍舒以
爲當從毀其按明日龍舒至先引囚曰汝罪應杖通判貸汝
案已毀矣遣之出歷長書監致仕

俞充

俞充鄆人登進士第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神宗遣
內侍王中正經制之充詐設羌衆以爲中正功出妻拜之擢

史綱卷之二百五十六

四

知慶州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退司馬光之入充知帝有
用兵意屢言西征後言夏西乘常爲母梁氏所成或云雖存
而國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恣恣國人怨嗟實與師問罪之
狀也夫帝嘗將有祭點者起必爲吾忠今師出有名天亡其
國勢如飯竹之易顧而陳及討之暑留令據屬入議充暴卒

楊仲元

陽仲元晉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
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
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沁水
縣河外用兵皆俾西界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

易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
歷知光化號三州遷光祿卿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
以私怒加入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
國耳卒年七十五私怒加入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徐祜

徐祜分寧人王安石行新法祜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遂以
布衣充經義局檢討神宗見其策曰祜言朝廷用經術變士
士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授真
安軍節度推官召對上曰朕閱人多未見有如卿者擢監察
御史與行李士寧挾術出入貴人間許宗室世居以寶刀曰

史綱卷之二百五十六

五

非公不可當此以仁宗御制詩贈世居母康氏世居與其黨
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置
獄詔祜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難治百祿勸士寧以妖
妄惑世居致不悅祜知士寧與王安石善奏士寧遠詩實仁
宗所制今以爲反臣不敢同百祿言百祿坐貶士寧有罪祜
故出之以如大臣進集賢校理鄧綰言呂惠卿賈華亭富人
錢五百萬買田詔祜參劾祜陰石惠卿餘御史中丞神諤復
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城橫山賊平夏詔祜與
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舜舉主饒餉祜言銀
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爲河水所吞甚西

非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復有三州陷沒百年
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倭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
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
地者永樂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堡塞者六若之大者
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
十三萬遂城永樂神機營言非計嚴整曰君獨不畏死乎敢
謀成事功以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
畏大帥而淪異域也禧奏謂異議詔守延州永樂凡城十
四日而畢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來爭邊人馳告
百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六

六

夏人散丁騎趨新城禧亟往觀之或謂禧曰被謂相城雲寇
非賊也禧不聽與裨將畢俱行留括守永樂大將高永亨曰
城小無才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欲斬之械送延獄俄夏兵傾
同而至高永亨能請及其本陳學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敗不
成列願執刀自宰上等拒戰夏人分陣進攻進抵城下曲珍
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懼珍自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
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人將奈何敢不戰先自
退邪俄夏騎度水犯陳邸延選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銀
槍錦襖光彩耀目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賊復陳夏人乘之師
人潰死及奔者幾半珍與殘兵入城遂變復有騎兵緣崖而

其多可也

哀馬八千匹遂受開水若為夏人所獲復井不及泉士本
渴死者大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劍拒圍李度不可敵自縊
前突圍而南未能動李度盡指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
聽夜大雨城陷禧殺常舉死之未能援子陳初括奏夏兵來
逼城見官兵整散還帝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職豈肯還
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帝開禧等死悲憤不食贈
吏部尚書官其家二十人授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自靈
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神機陳進取之策
禧素以邊事自任輕狂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
倚遂無意西伐矣授邛州人為陝西轉運使與李察皆以苛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七

曠者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搜察神誘起與靈之役搜督
餉民苦相運多散逸搜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宛轉山谷間
凡數千人累日乃死搜受吉得斬郡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
以峻法小吏獲丁夫亦顯戮不請軍食竟不繼貶為判官未
幾既城搜金銀鈔帛充牣其中欲奪示徐禧以為城甫就
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開愈急而搜守之不敢去以及于
難宋能綏州人為都延都監轉六宅使身及善戰夏人患之
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夏兵二萬犯常川堡宋能
以下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圖且卻而令後騎
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遂解去四年西討宋能為前鋒國

本脂城夏人十萬來援未能謂弟末享白後特家易吾軍食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磨戰于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索驍牛羊萬計城猶未下遣謀說其東壁守將來降衣以文錦賜以銀文羅諸城下首令介託遇遂出降進寧州刺史末崇城陷其孫昌裔欲拔之從間道出未能數日吾結髮從事西羌職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力戰而死贈房州觀察使錄其子孫

蕭注

蕭注新喻人舉進士攝番禺令假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百

史補

卷之二百五十六

人

攻城南勢危甚注自閩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智高平以注知邕州注募死士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兩首歸獻居也數年陰以利啗廣源薛登密繕兵甲上疏曰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爲事在天聖中鄭天益爲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致寇能爲秦州團練副使遷邕州都監聖學初有言交人挫於古狄衆不滿萬可取以注知桂州神宗召興攻取之策對曰

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千羈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種酋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得其驩心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起一意事攻討令驅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集舟師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趾益衆大集兵丁謀入寇乃罷起命劉資代之交人以髮遺絕其表疏率衆犯境陷廉白欽邑四州死者數十萬人注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韓絳爲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韓當位

史補

卷之二百五十六

九

極將用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卒年六十一

陶弼

陶弼字尚翁永州人少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矚觀之傍一老父曰此龍也行且闕君宜亟去行百步許雷大震兩岸地又出大雲余卒遇暴風二十七艘同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慶曆中知邕州邑地卑下夏雨彌月溺登城望三邊皆浸爲陂澤壘室垠江三門諭兵民卽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爲土囊千餘水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之

大雲地

彌發原以振於內，方舟以體於外，旬有五日本方退，公私無所失，自橫河以東，數州皆沒，徙知順州，州去邑二千里，多毒草，瘴氣，戍卒死者什七八，彌亦病卒，彌家至貧，既死，妻餽屋以居，詔錄其家五人。

林廣

林廣，萊州人，授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長梁遠城將，慶州兵據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求軍亂也，挺身繩城出，諭以順逆，皆投兵聽命，去者才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能聽命，不唯免死，仍有功率之，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六

縱兵奮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斬之，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實討盧繼之，弟延禧不進，詔廣代之，廣督師臨水，衆皆踴躍，廣挾渠帥及質子在軍，而令次西，獲餉，故入箚道，而無鈔畧之患，抵樂共，與蠻遁去，廣分兵前進，每戰皆捷，次落婆遠，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且不解甲，廣陽許之，除阜爲壇，設伏以待，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盡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投弟阿字，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從橋下脫走，降其種落三萬，進次歸州，窮搜巢穴，發故酋苗望簡怨塚，天寒，士墮指，而乞弟竟不可得。

班師廣在道，以教書招蠻，既降而殺之，在道疽暴斷頸死，武以爲殺降之報云。

神世衡

神世衡，放兒子也，知武功縣，杖人不使執拘，令自凭欄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教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但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門，皆如期至，改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傳者舉放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博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梁後觀手，轉衆欣然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夏戎犯延安，世衡任鄜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六

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克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攷河東之衆，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是地利也，詔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肩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勅署爲青洞城，蓋還內嚴崇，班知城事，世衡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爲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羌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

官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
衡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
是諸部有貳若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
無定河河北有虜寨常濟河爲患世衡數使虜羌擊之往
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
費寡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
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白城中勿擅錢幣軍需城守
之具不須外計皆請自給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有狀即
延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拔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
則邊野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能素嫻

吏緯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主

強問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
夕雪深三尺左右皆言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
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說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
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緣邊諸城
獨壞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
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以環爲意元昊有腹心將號
野利王天都土各統精兵最爲毒害世衡謀去之清澗僧王
高世衡察其堅朴可用勸令冠帶因出師以襲賊功白于帥
府表充指揮便又爲辦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高既
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高終不

怨居半年世衡語高曰吾將使汝其苦有甚于彼者汝能爲
我行否高泣許世衡草遣野利書奇熾致納衣間審縫之燭
曰非溺死不得泄若言時當云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乃
以書通一幅聚一郡遣野利喻其早歸之意野利見東龜度
必有書索之高目左右對無有野利乃封以上元昊元昊召
高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高堅執無書筆楚極苦終
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官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高終不
說命曳出斬之高大號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召將軍吾
召將軍其人急追問之高乃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高就
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

吏緯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主

相見只令官屬口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遣野利
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窺之因言使
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當
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
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奉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
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慈之以歸底字不可遠滅虜得之以
獻元昊天都亦得罪死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
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下僚屬爲請莫能得其
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
知世衡能用間也子諤誣孫朴爲道師中諤知青澗城夏將

其弟夷山請降，誘使人因夷山以誘名。自路以金盃，名山吏李交喜受而許降，名山未之知也。誘以間，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闘，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誘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誘還次懷遠，晨起，敵四萬衆偪城而陳，誘開門以待，使名山帥百餘人挑戰，誘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身爲中軍，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以擅興安置隨州，會侯可入見，神宗問其事，可曰：「神誘奉密旨，取緩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復其官，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撥其巢穴，以爲經畧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敵屯兵夏州，誘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木下，夏兵八萬來援，誘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詠，遇捷書聞，帝大喜，群臣稱賀。誘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誘迂枉不進，士卒饑餒，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誘班師，誘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

俯視輿窺，可以直覆巢穴，而徐福沈括議移銀州，城未築，與誘異，奏留誘守延，及末衆受圍，誘觀望不救，帝置不問，命知延州，疽發背卒。誘性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剝肺肝，坐者掩而誘飲，食自若。轉運使李授槐軍入誘營，軍吏鳴鼓聲咄，誘叱吏曰：「軍有殘帥，卽斬之，覆棺怖，遂出，皆渡河，奔遇敵，始門下客，衣其衣，乘其馬，旗鼓從之，敵以爲誘，追之幾殆，詎黑河副將使青唐重龜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回枉，以奪險，誘誑其地，里謂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趙便道鬼章，慙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益自矜大，結屬羌，將入寇，誼與姚兕合兵進討，兕部洮西，領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羌迎戰，擊走之，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洮州城，大募蔽野，誼曰：「吾軍遠來，彼不知衆寡，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急攻之，霧霽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之曰：「別後安否？不能對，私謂人曰：我生惡種，誼今日乃爲所擒，命也。」徙知鄜州，敵聞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遷保州，圍練使辛朴知河州，河南屬羌阿章等叛，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熾，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六七至，不得已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殊死戰，爲賊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進不得行，偏將王舜臣善射，獨立敗軍後，

可概當不止此以後必有大災也

差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奔臣念不殲之吾軍必盡乃大言曰吾令先來者肩間插花引弓三發皆中而殲之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踴躍莫敢前奔臣因得整衆須臾差復來奔臣自申及酉發矢無虛者薄暮乃得踰隘當時微奔臣則師破矣贈朴雅州防禦使師道少從張載學知懷德軍夏國焦彥堅來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重賈謀伐燕使師道盡獲諸將師道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賈不聽既次白溝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共惡也今射幾微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讎基

史綱卷之二百五十六

宋

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故災恤降古今通義惟大國國之賈不能對師道復言宜許之不聽賈右衛將軍致仕以劉延慶代之敗績于盧溝金人南下加京畿河北制置使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間命即東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遲不進形見情露取辱焉乃揭榜沿途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送過汴水徑過敵營金人體健皆稍壯增量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神欽宗聞其至喜甚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徐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

故不擊草乃盡出之金兵再至而師道自亡

請同何故不用

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金使王訥在廷頗望見師道拜跪如禮帝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以來諸門盡閉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如常出入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城諸河執政不可金兵退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翰見師道於殿門外問兵計師道曰我衆被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可破也翰復奏師道智慮未衰於是加太尉爲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滑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不用旣而太原陷又使遼遼大河陽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

史綱卷之二百五十六

宋

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遂卒年六十七及京師失守帝拊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師中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州時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盡出之師中上言樞密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提出上黨據其不意當可以選劉延不

見其兵也
必敗

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名乎即日辭嚴約古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服從行五月抵壽陽之不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遼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失期不至兵饑甚敵悉衆攻之右軍潰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郿至已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無以賞皆憤怨散去留者幾百人師中力圖死贈少師諡曰莊愍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池州人也七歲時群兒戲於庭一兒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見得活京洛間盡以爲國中進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九

上甲科用禮部故事日當食京師不見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人主獨不知其爲患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上疏曰臣向者進說乞還宗室爲繼嗣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速爲不祥之事此欲倉卒之際授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命送中書光見宰相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韓琦等拱手曰謹奉教英宗遂立爲皇子詔剽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光見韓琦言其非琦曰君見慶曆間鄉兵剽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教與民約水不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九

成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故民不信雖光亦未敢信也琦曰吾在此君何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見兵用之運糧成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不數年皆如光慮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曰仁曰明日勇曰審官曰信實曰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詔錄頌耶直省官四人爲關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時法也關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所役爲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涼祚以降詔邊臣招納之光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涼祚幸而勝之滅一涼祚生一涼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涼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神諤察兵迎之取絳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奉冊昔匈奴日頽自稱天子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各以加之也願不受尊號帝大悅執政以河朔旱傷鬪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

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順
 官其欲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
 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蔡絛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
 見其不明耳。趙鼎進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
 雖至今。信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
 知布法。彙就足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
 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彙就。布舊法也。諸
 族變易。樂者。上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周用。雖典亂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六

李

國用車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夫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
 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黷可也。不
 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
 人主。安用條例。苟用條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
 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於機察
 流弊。况縣官督責之。民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
 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
 強富民。亦不強也。自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聚
 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
 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為病。光曰。臣

論語

斷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當時朝廷不許有司尚能病民。况
 許之乎。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
 則省東南之漕。而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饑荒。而拉米糴
 矣。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
 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
 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而欲算之左右。與論國事。此消長之
 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
 用光。是真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求退。帝非光權客。則使光
 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正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謙
 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難位自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六

李

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
 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
 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
 之患耳。臣之所憂。乃在異時。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
 不同。情者常乏。必資於人。今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加課。
 恐其逋負。今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
 能去。責而使之代償。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
 食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糴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
 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課。基
 固之以饑饉。民之贏者。委死於溝壑。壯者相聚為盜賊。此事

之必至者也。四力辭。帝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本受命，則稍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白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而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但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歐陽及蘇本意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仁，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安石著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竟出知永興軍，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絕口不論事，光常患歷代史繁多人，主不能遍覽，爲資治通鑑以獻，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其幸，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初，神太后太后臨政，起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風目，以觀新政，而議者指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埃，極清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保馬，市場諸法，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憒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金

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之害，乞直降敕罷之。」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拜尙書左僕射，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遯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間遯隙，光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賓客畢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是年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京師人罷市以往弔，巷哭以過車，如喪其私親。光自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金

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副，韓琦在魏聞之，與文彥博書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光誣謗先帝，盡廢成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斷棺，帝不許，令奪贈謚，卽碑，蔡京擅政，懼發冢碑，以光爲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洎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恐得

罪於後世。問者愧之。建炎中。配契哲宗廟庭。于康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爲著作佐郎。兼侍講。言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以備振貸。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利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生民幸甚。拜右正言。康自居父喪。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卒年四十一。天下哀之。然康不死。亦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五

士第。神宗立。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帳。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罷。是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出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解銀臺司。熙寧二年。爲御史中丞。王安石行青苗法。公著言。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國治。亦未有能育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肯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出知鄆州。遷端明殿學士。帝與論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知此。不以清淨玄虛爲務。惟以

知人安民爲急。所以爲堯舜也。有欲復肉刑者。議服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未幾。城陷。帝臨朝嘆曰。邊事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帝將立太子。論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而中書獨取古。公著請事。于三省者。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卒。公著獨當國。有司諫。賈易言事深。訐大臣欲罪之。公著以爲主上春秋方盛。異時有進邪說者。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六

五

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使人主有輟言者心。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蓋異禮也。明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竟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請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公著好賢樂善。每議政事。輒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執。則毅然不同。神宗嘗言。其於人材。如權衡之稱物。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嘗曰。悔吝每不自勝。一見晦叔。廢然而反。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仕矣。後安石得志。其功已

而敦用公。公以交情不終於講說語約而理盡。可
馬光曰。每同。公講說。便覺已語爲煩。兄。便客使公。將論
新法。族孫嘉問。密奏。以安石公。獨達。外。或曰。嘉問敗
壞家法。可惜。公者。不答。客愧而退。一。少留。曰。司空尚能容
呂惠卿。何況旋堂。此人安意迎合。可惡也。公者。又不答。既去
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者。亦不答。章惇爲相。言公者。更
豐。豐法度。制。禮。喪。碑。銘。典。初。還。贈。謚。子。希。哲。安。石。爲。政。將。寘
其。子。方。於。諫。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
知。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時。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
公者。作。相。希。哲。久。滯。管。庫。公者。歎。曰。當。世。善。士。吾。敢。拾。畧。盡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六

美

爾。以。言。故。置。不。試。命。也。希。哲。母。賢。明。聞。公。者。言。笑。曰。是。亦
未。知。其。子。矣。置。有。司。諫。不。拜。會。黨。論。起。分。司。南。京。徽。宗。立。召
爲。少。監。崇。寧。章。惇。罷。爲。官。祠。卒。希。哲。純。起。居。舍。人。宜。仁
太后。崩。急。人。乘。間。進。說。播。主。聽。希。純。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
皇。慈。臨。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
得。罪。之。徒。日。何。變。故。以。更。改。神。宗。法。度。爲。說。夫。政。有。得。失。因
有。損。益。於。聖。德。固。無。傷。也。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
之。政。乎。小人。既。誤。先。帝。復。誤。陛下。不。可。不。察。出。知。毫。州。入。崇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詳。至。守。蜀。館。於。府。舍。及。還。朝。載。以。俱。或
問。本。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舉。進。士。禮。部
奏。各。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者。越。次。抗。聲。曰
陳。因。真。上。列。哭。青。歐。陽。修。皆。然。鎮。獨。否。調。新。安。主。簿。擢。起。居
舍。人。知。諫。院。言。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
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上。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
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
司。同。制。國。用。又。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
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
恐。異。日。之。憂。不。在。二。邊。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六

美

取。償。京。師。而。權。貨。務。不。仰。予。鈔。久。而。鬻。之。才。得。其。半。或。議。出
內。帑。錢。稍。增。償。與。市。可。得。美。息。鎮。謂。今。外。府。滯。商。人。而。內。帑
乘。急。以。牟。利。傷。國。體。不。可。溫。成。后。葬。太。常。初。議。爲。固。後。議。爲
陵。鎮。曰。嘗。聞。法。吏。舞。法。今。見。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異。同。狀
帝。天。性。寬。仁。言。事。者。旋。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明。事。鎮。務
引。大。體。非。開。朝。廷。得。失。生。民。利。病。則。潤。咎。不。言。宰相。陳。執。中
嬖。妾。皆。殺。侍。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
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
退。是。因。一。彈。遂。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趣。之。文
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待。之。以

至誠陛下用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百官不得開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賜祭則兩得矣帝在位久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鎮曰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拜疏曰方陛下不豫中外皇皇莫知所爲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按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不報復上章執政論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乎鎮又言陛下得臣疏不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至中書大臣設辭拒臣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凡見上面陳者三鎮泣帝

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言今預買細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做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鎮舉蘇軾爲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至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師臣李師中以此二人況彼二人孰是孰非其能逃聖鑒乎今言青苗有効歲得什百萬緡錢大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又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必觸大臣之怒然臣職獻替不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鎮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應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難退

名益車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清忠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故足尚也。今吾不見用，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哲宗立，用韓維薦，拜端明殿學士，欲以為門下侍郎。從孫祖禹止之。鎮遂固辭，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江復論難，凡數萬言。卒年八十一。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議論如出一口。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銘。光生為鎮傳，服其勇決。鎮銘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波險猾，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局，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

史筆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三

三家之福，乃易他銘。兄錫，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徒步求之。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兒亦必壽。已而果然。嘗長嘯，鄰胡騎及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稱曰：昔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云。百祿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時水災，大臣方議減禮，百祿對策曰：備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涸。下。昔漢家尊其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太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緩而隆，官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發，變異所由起也。熙寧中，知諫院，論手實法曰：令雖有手實

之文，而未嘗行，蓋使人自占，必不以實。而明許告匿，人相讐訐，民間日益多事矣。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賄，欲加等流配。百祿曰：鄉民困徭為吏，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復以賄賂人，苟繩以重典，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也。光乃止。為刑部侍郎，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刊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死貨之數以問，遷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呂大防命百祿行視。百祿奏：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大防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泺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泺有限，危之

史筆 卷之二百五十六 三

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進翰林學士，為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樂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圖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拜中書侍郎，禮官議合祭天地，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欲行之於今，且成命之頌，祀天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系哉。熙寧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西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暴而動，非策也。

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畝曰是皆良田爲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將何以辨雖欲棄之爲費已甚矣出知河南府卒從弟祖禹字淳甫生時母夢一偉人被金甲而入曰吾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之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書成光爲秘書省正字神宗崩祖禹上疏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基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基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而父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祥而大祥中月而禘禘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依服三日然後禘此禘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非又服之耐廟後仰古繼八月而遠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禘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頌官是以古服臨喪人主袞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婦嫌辭改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服除故事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除服而開樂設宴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夏暑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他日治亂所關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者卒拜右議大夫祖禹言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從之則禍戾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出錢米賑之諫官謂訴災不實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界而不問若稍施懲恐後無復敢言者矣時禁中克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上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宣仁后面諭祖禹曰外議虛傳不可信也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實懷私憂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年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洶洶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言陛下方親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留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願人心而退之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畏小人再破壞邪蘇軾約俱上章論列陳草已

史論
自
大
實

小人如
足之
遇
三
其
心
其
亦
知
之
何
哉

其見祖禹疏達附名同奏曰公之文垂世之文也祖禹又言
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
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遜主亦戒其臣勿
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
可知先后日夜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恭已以臨
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不
報因請暫日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
之政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制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
管徐贍命充种諤與造西事兵民死傷不下二十萬以至吳
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

史錄卷之二百五十六

著

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
北民心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
如解倒懸惟是向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紹述如得至
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許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
復振矣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
不從遂請外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訐又摭其諫屢
乳蠱事安置賀州徙化州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邇英嘗將尚
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福却立云願陛下留聽
首肯乃退每當講讀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恭
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樂然成文蘇軾稱焉

諫官第一皆進唐鑑十二卷深明唐家治亂學者尊之目為
唐鑑公云余亦自
名史籍子

史錄卷之二百五十六終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程氏嘗
 謂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前曰軾若為滂母事許之乎程
 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軾嘉祐二年歐陽修為
 禮部選士軾刑實論書軾以洵多士疑門人曾鞏所為
 乃宣第二後軾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嘗過此人能為一
 地英宗聞其名欲以庶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等事

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當培養之使天下之
 士莫不敬慕皆欲朝廷進用之則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
 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所以累之不若於館閣中帖職與
 之且請召試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及
 試高等直史館軾問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王安石執
 政神宗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所學與臣異別試以
 事可也乃判官告院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
 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懷然
 權開封府推官會元元教府市漸燈軾言陛下市燈以奉二
 宮之歡然百姓不可戶曉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



用之資願追還前命詔罷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
 便曰臣之所欲言者有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
 已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復
 強暴至于人主所持者誰書曰子臨兆民禦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聚散
 之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
 此觀之人士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
 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
 財本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
 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其為可畏從古

以然雖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昭
 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惟商鞅變法不顧
 人言至于其身亦卒不免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
 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
 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
 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
 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
 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
 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

管幹于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于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溪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很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益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播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撫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惡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能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中書宰相

相繼而後行事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闕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賢君者與文景言賢相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今所闕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闕獸亦可謂拙謀矣且遣使縱橫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而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謂陛下有意興作苟且順從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日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有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開江浙之關

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東萊、岷蜀之驛驛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離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邪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罪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于所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七

五

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以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千不免成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戌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于怨使行此二者必怨無

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有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者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據刺義勇當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七

五

時諸書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者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播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苗家之邑倉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對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歸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

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令取客。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廉賤。爲賣已厚。非買不售。非賂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通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間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解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還

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如此。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亦常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大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亂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亂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閉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假借無日。天下之勢。與此不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功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我仁祖之取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參考其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

蓋耳目務求暇晷則人不自安各國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也自古用人必屢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輟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况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臣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奇策然諸為屬國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時將相釋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刑人知其疎而欲以國中行說尤不可信矣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哉夫名器傳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妄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嘆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終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缺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

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可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近日三司舉官使天下那還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大指射以關其勢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先得占闕常調待大豈不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各實亂矣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問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祖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按今則似內重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舉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警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敢仁宗之世識者譏宰相但來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慮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雖無其人，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七

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受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資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不和如和，莫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

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言，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同安石滋怒，軾請外通判杭州，遷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有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曰：『公姑徐之，而平實旋罷，密有小盜，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捕盜，卒因茶反，以禁物誣民，強入民家，爭鬪殺人，懼罪將爲變，民奔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七

必不至此。悍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徒知徐州河決，曹州圍于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良人，軾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曰：『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率其徒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民乃安。徒知湖州，軾見事有不便者，每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宣言，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糴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聞來』

三月食無鹽宰相王珪亦舉軾咏詩曰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蜚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比地下之蜚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咏喻何預朕事猶逮赴臺獄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並舍人院王安禮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罪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遂以開練副使安實黃州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山水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神宗語宰相王珪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乃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上書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詔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

不知其用欲復差役設官置局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損民財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力於農事而貪吏猾胥因緣為姦二害輕重蓋略相等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功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置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驅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益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棄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嘗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神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慮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輪欲法神考之屬精而悉監司守令

宣仁皇帝
明神宗
史不識字
可笑

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左司諫朱光庭言仁宗莫能名之德神
考大有爲之志賦不當以始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
之不忠者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太后曰詳
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守令言之非論祖宗也軾進講寶訓
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出知杭州西湖渾塞軾乞開治言臣
聞天下所在陂渠湖河之利廢興成毀皆有數惟聖人在
上則典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本翟方進爲丞相決
壞汝南陂陂陳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成飯我豆羹芋
魁反乎殺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
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徐皓時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連

史緯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主

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
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
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
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
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
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湖之
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湮塞其半父老
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條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
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竊謂西
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

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
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
萬歲壽若一旦湮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
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
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刺史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
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
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野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
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
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
頃若蓄洩及時則濱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

史緯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主

湖數十里間交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
西湖深潤則運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
于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十不出三歲輒翻兵大
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復
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
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于湖
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濟則富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
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日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
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土
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七

太皇太后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臣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至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漢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復望少賜詳覽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

史編 卷之二百五十七

大

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義天使人來祭因持其母二金塔云祝兩官壽載不納奏曰伏見熙寧以來高麗屢入朝貢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膏山川購買借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強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交通引惹以希厚利今准秀州押到泉州百姓徐誠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侍者僧壽介等五人及貴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資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閣黎又兼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資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豈有欲獻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以詰朝廷若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訪聞徐誠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

印板既成公然于海嶼載去交納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今引高麗僧人必是徐欲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乞法外重行以戒奸民猾商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為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愧也臣已令官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狀後列云州司不奏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雖派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向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狀頗似穩便從之未幾貢使果至浙江潮白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激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賦議自上流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泄河引豁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十里以達大慈浦北折抵小嶺鑿六十五丈東至古河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有惡賦者沮之功故不成賦再泄此州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名為翰林承旨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攻賦賦請外出知穎州徙揚州名為兵部尚書遷禮部兼端明殿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賦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

小人皆能自述大亂之想雖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辭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不交否其辭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如唐明皇中興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辭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瀘南而明皇不知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口壅蔽其漸至於此也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宿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縱有何不可而使將帥不得一面向天顏而去議者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聽事其非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成達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以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寢祖宗臨遣邊臣故事此朝廷有識之士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門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問盛臣願虛

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然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俟
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
恨陛下亦無悔今天下雖未大治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
治常得中醫卽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
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功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
有政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實社稷宗廟之福定州軍
政壞弛陷卒驕情軍校蠶食廩賜軾取食汗者配隸遠惡諸
校心不自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今
若是軍中亂矣決配之衆乃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
會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坐帳中將史戎服執事副總管

史綱卷之五十五

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科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
而出訖事無敢譁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
紹聖初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
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鵠豚先皇始以帝堯之仁姑
試伯鯨終爲孔子之望不信宰子言者誣以謗訕諒知英州
尋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
昌化軾至就官屋以居有司猶爲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土
人奉土運甕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建中靖國元年卒
於常州年六十六葬汝州郟城縣李薦作文祭之曰皇天后
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讀者凜然

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
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云流水
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而止故雖嬉笑怒
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
來蓋亦鮮矣父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畢命軾成其志復作
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
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卽位贈太師謚文忠以其孫
符爲禮部尚書日以其文真左右謂爲文章之宗子過字叔
黨能文子由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也論曰軾自爲
童子時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以問其師師告

史綱卷之五十五

以韓范富杜諸賢則曰正欲識其人耳蓋已有頗頗當世賢
哲之意窮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
而發上第囉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文章政事以特立之
志爲主而以適往之氣輔之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
所守皆志與氣爲之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
口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稱爲天下奇才二主
皆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豈非命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
獲用亦當免禍嗚呼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
哉今錄其上皇帝書等著于篇

蘇轍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三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
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勅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
至曰往者西夏作難陛下甚不安坐夜不安席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
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有事而不懼也今陛下無事
則不憂有事則恐懼失聖人憂樂之端矣問之近歲以來官
中姬嬪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議便殿
無所顧問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
寶珍玉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害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
所誣以害政壞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無傷於外今海內窮
困生民愁苦而官中賜與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
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返若共火國家內有養士
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給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
餘臣恐民心不歸也策入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蔡襄曰吾
三司使也愧之而不赦怨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
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求之天下其謂我何乃真之下等神宗
立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
讀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
之吏緣爲姦姦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
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三

大。唐。劉。晏。字。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
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四。貴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
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公。誠
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
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祿。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
是。古。而。法。遂。行。安。石。因。遣。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
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上
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
箱。押。問。爲。事。上。曰。如。此。則。宜。令。時。事。何。以。反。爲。異。論。授。河。南
推。官。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哲。宗。立。召。爲。右。司。諫
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自。罷。差。役。將。二。十。年。民。未。慣。習。况。役
法。開。涉。利。害。行。之。徐。緩。乃。得。周。詳。今。州。縣。寬。剩。錢。足。支。數。年
且。依。舊。星。役。一。年。俟。有。司。審。議。成。法。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
事。始。可。久。又。欲。改。安。石。經。義。別。爲。科。舉。新。格。轍。言。進。士。來
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特。決。詩。賦。雖。小。技。用。功。不。易。乞。來
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取。注。疏。不。用。王。氏。學。試。後。徐。議。科
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從。初。神。宗。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
增。安。驪。米。脂。等。五。若。夏。遣。使。賀。登。位。未。還。又。遣。使。入。境。朝。廷
知。其。有。請。蘭。州。五。若。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曰。頃。者。西。人。雖

至朝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心。蓋知朝廷厭兵。欲使此議發。自朝廷朝廷亦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復來請地。予之則不復為恩。不予則禍難無已。乞早賜裁斷。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進戶部侍郎。職言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欲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有為必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七

五

成自聖。臣不知本末之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則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億矣。兩司既困。則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國計也。又言本部自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分胃案。以為軍器監。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斂諸司利權。未就而光卒。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口鼻。以聰明手足。領之以便利。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

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數十年來。群臣每因一事。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獲。他司可以辦事。為功。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務。不問事之當否。各營一職。不復相知。雖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於事。能否同病。唐虞辛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願明詔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否。程其作之遲速。制出于一。而後財用贏絀。可責之戶部矣。從之。朝廷以吏部吏額。比舊數倍。命徵量事。及減吏。自中子曰。吏額不難定也。昔無重法。吏通賂賂。則欲人少。以專其所得。今行重法。賂賂既少。則欲人多。以分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七

五

任其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以事之難易分等。重者一分。輕者一釐。積若干分。而設一人。今若取逐司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乃據實立額。吏年滿轉出事。故死者。名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美額盡而人不怨。代軾為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河賦之文。及轍伏冬軾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搗搗在位。呂人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面斥其非。上疏曰。臣聞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爲患至於牧守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置之於則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同處必爭相爭必勝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易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議者惑於邪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退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宗社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宣仁后曰轍言不可兼用邪正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七

轍中理則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制度其在官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則官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不審詳覆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州五行之理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同執不從縱今累歲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言唐悉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買孤堡議納趙鼎忠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自處置若遂養威邊擾關陝豈復安生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被差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舊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差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一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三事不去臣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七

七

等情知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以揭被衆者予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憾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近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熙河范育種說開邊隙轍乞罷二人別擇老將以付之宣仁后以爲然大臣不從轍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勢須止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熙河奏契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單峽殺人三日乃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不須復守信約下大臣議轍曰朝廷與夏人議地界欲

川度唐舊制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簡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思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綏定朝廷又要兩界首所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果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脫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此不直之大者也今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此非西人之罪皆我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信約臣請詰責帥臣宣仁后從輟議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

史緯 卷之二百五十七 堯

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輒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豐之意臣謂先帝之法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降至於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失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征伐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李清臣言輒引漢武先朝以激怒哲宗落職知汝州再貴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貴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卽位復大中大夫居許州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終

日默坐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輟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濔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集並行於世族孫元老通判彭州茂州蠻叛帥司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移書成都帥周麟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畏其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徵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于官軍十萬也其次先以變兵誘其前陳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燕名與計事元老言茂有兩道正道自溫山趨長平絕嶺而上

史緯 卷之二百五十七 辛

問道自青崖間趨刁溪循江而行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蓋不能用後帥至如元老策望乃降遷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内剛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欲見之且求其文不答罷爲提點明道官卒論曰蘇軾論事精確修辭簡明王安石初議青苗輒數言止之非王廣廉傳會則此議息矣蘇軾英邁之氣閱歷之文輒爲軾弟可謂難矣元老秉政力斥章蔡不生制停及議回河伯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君子不黨於敵見之輒進退出處無不相同而其齒得稍優於兄意自謂切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終

呂大忠字進伯藍田人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大忠言養兵糈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糈可省矣爲定國軍判官知石州肅祿來求代北地神宗將從其請召大忠議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是何言也對曰臣恐敵其漸也議未決大忠以養

去竟以分水嶺爲界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善理財者視天下猶一家兄弟雖異宮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忠也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夏人自犯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強則縱困則服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聚豪家因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衆入舍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爭易錢而去得百餘兩斛馬需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官稱之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旣無用修身治民之學不可不勉涓白以爲得

師馬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襟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嘗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畧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二年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大忠欲以計取橫山自汝遮殘井運遞進築不求近功旣而王文郁用事章惇主之大忠議不合徙知同州致仕卒第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疏爲渠民號曰呂公泉英宗卽位爲監察御史裏行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衰耗乞骸骨而不從英宗有三年之喪遣其子名之者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以尸軀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矯飾使四臣之誠不得自達邪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言先帝選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遺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監臨之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沒而肯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以厭服天下今大臣欲使陛下顧私恩而遺公義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出知休寧縣神宗立召直舍人院知制誥哲宗卽位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問以待遇之計且曰向

者所出是地雖建立城壁終慮孤絕誰保之則弱國守之
恐有後悔奈何大防言夏人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
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
不賀登殿之故足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
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內斌
童通阿守環慶西人不取人侵昔以三州之力禦敵而有餘
今以九州之大備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
三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封汲郡公大防兄哲宗年益壯
請收諸道官取仁宗趙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據乾興以來四
十二事足為勸戒者標曰仁宗聖學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

位八年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宣仁后崩左正言上官均論大
防隱憂後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
書監分司南京又以修神宗實錄為誣詆徙安州兄大忠入
封哲宗諡大防安否曰執政欲遷諸將南朕今處安陸為朕
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潛
其語於章惇惇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虔州而病
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卒
年七十一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過
市不左右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
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
於古聞中言禮樂者推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
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
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高宗贈太師諡曰正
愍弟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通六經尤達於禮其論選舉曰
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眾多為樂今之選舉流品者以多為
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
夫為國之要得人以治其事而已如為治必得其人惟恐人
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治事皆任其責惟恐賢士之不至不
必愛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
度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人則常處

之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人得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爲秘書省正字。卒。傳述之化。排開爲事。行。漢。蘇。而。後。流。爲。議。議。也。書。省。正。字。卒。章。文。曰。起。下。部。勢。使。之。然。亦。不。善。學。者。之。通。也。

劉學

劉學字老東。光人。幼時。父居正課之。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嘉祐中。擢甲科。爲南宮令。縣賦甚重。輪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學援旁郡例。請裁以中。償轉運使怒。學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奏至。三司使包拯請從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

史錄 卷之二百五十八

五

帝七十有六。民歡呼。下口劉長官活我。學與信都令李中清。河令黃幸。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擢監察御史。裏有人見神宗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見人少。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言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收過與不及。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罷役十害。司農會布作十議。以詰之。幼學欺誕。懷向背。詔問狀。學言。臣待罪言責。不士民之說。以同於上。職也。今有司令分析。是使之疑。是非爭於負交。日相並。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臣所

史錄 卷之二百五十八

六

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涉欺罔。什就竄逐。不報。學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益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歎之憂。青苗之禍未息。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典事起。新難以備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屠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清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損之爲無能。狹少僂辯者。取之爲可用。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二掾屬決之。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河北大旱。諸路大水。三邊瘡痍。民愁財匱。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請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偽惡。學悉去其弊。父老目爲學士。鹽。營書南京。判官司農。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利錢。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徵子廟十三貫。學見留守張方平言之。方平托學爲太口。關伯遷商丘。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歷世尊爲

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保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親利。元稹潰慢。何所不至。縱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哲宗即位。擢侍御史。擊劾蔡確章惇。皆罷去。時學制過於煩密。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不肯遇之。彼將以小人不肯自為。而況於學校之間乎。擢御史中丞。擊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合附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事雖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府路為之騷動。今日之政。大約皆此類也。向者黜責數人以培克躁進。然非使之沒不省事也。昧者不達。矯枉過正。可不為之禁止哉。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觀疏其奸邪。宣仁后怒。將斥觀。擊開救其力。簾中鴈聲曰。若有人以左丞為姦邪。甘受之否。擊曰。陛下審察毀譽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貶諫官而進之。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太后常與帝論人才。擊曰。人才難得。賦性忠實。且有才識上也。才識不逮而性忠實次也。若懷邪觀望。隨時改愛。此小人也。雖有才終不可用。六年拜右僕射。邢恕諫。

永州。恕故與擊善。遣書書擊。擊答之。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性傾險。有求於擊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雅。侍御史楊畏二人交章劾擊。箋釋其語曰。以俟休復者。俟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言擊延納章惇諸子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面諭擊曰。言者謂卿交遊匪人為異。口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那恕雖以宰相處之。未必展也。擊皇懼而退。罷知郴州。紹聖初。謫新州。居住新州安置。大理寺主簿蔡渭訟擊及呂大防等。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文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因是欲殺擊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擊有廢立意。起同文館獄。用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第進士。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同知太常禮院。文彥博為相。請建家廟。頌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

祿宗祀是有廟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則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案唐憲宗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諸禮院議立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官頌謂勅書云向因念慈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嚴闕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議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于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曰郭后帝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祔后廟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謂追母后萬歲後配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九

府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過矣公亮歎服出知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謂使有變救兵欲因而生事頌不動而止權知制誥知審刑院言提舉青苗官與諸司不相臨統

文移同異州縣莫之適從乞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于新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鈐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若者小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神宗曰前詔臺官有關不拘官職高下頌曰朝廷開此制止謂不限京官若不拘外官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於是洛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十

天下謂頌求大臨爲三舍人云知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旬旬赦之木愈譙薄鄧元孚曰公高明豈可爲一婦所紿但論旨如法檢自不誅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婦人自有親望或致後悔旣而婦死元孚曰我輩豈能測公之用心也還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我鄉里先進荷一語我執政可得也頌笑而不應吳越錢選知杭州頌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糾錢夜因晝繫若無所償頌曰吾嘗汝使營衣食之外悉以營官期以歲月償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果如期而足一日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吏領十輩荷校付獄迨夕會散坐

客不知也。時右諫議大夫使吳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
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
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
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神宗聞而嘉之。因問彼處山川人
情。向背。頌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
上下相安。未有離戾。昔漢武帝久勤征討。而匈奴不服。至宣
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慨然
有收復意。至宣宗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服
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惟知開封府國子博士陳世儒妻
李氏惡世儒生母欲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妾當厚餉。
汝輩既而母爲婢所殺。吏謂李氏不明。使殺姑。法不至死。獄
未上。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
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移獄。御史
臺罷頌。知河陽。名判吏部。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
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無所考據。卿若修
之。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
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曰。古
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
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
世爵。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今五服敕嫡孫爲祖斬衰。

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
俗但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元祐初。拜
吏部尚書兼侍讀。言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偏袒。惟應之以無
心。則無不治矣。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
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辯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
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行樞密事。
邊帥遣種朴入奏。得牒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趙純
忠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
頌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
徐觀其變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無恙。拜右僕射兼
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
能授任。深戒嬖倖。場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
仕。頌執政時。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后。哲宗
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
臣。俯伏以聽。及元祐諸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
君臣之義。無輕議之。徽宗立。進太子太保。封趙郡公。卒。年八
十二。頌爲局宏遠。自書契以來。九流百家之說。至于圖緯律
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爲人言。盡盡不
倦。朝廷有制作。必就而正焉。

孫固

孫固字和父，鄭州人。擢進士第。神宗爲皇太子，爲侍讀。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若司馬光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孔文仲對制策，作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乃反遇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言爲惑也。時尊倖祖爲始祖，固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爲始祖，而爲倖祖別立廟，祫祫之日，奉其桃主，東向以伸其尊。所謂祖以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主

孫固孫以祖屈也。韓琦見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父有讐，不取將爲途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於靈州。李憲不赴靈州，輒自開蘭會，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固言爲迂，今

悔無及矣。」知樞密院事。元祐二年，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同其年，高每朝會聽休于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時官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于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

趙鼎

趙鼎字大觀，亳州人。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當至權者，必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雖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當審處之，刑賞設施之，夫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改則改，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諫諍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制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錯而爲，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鼎引師丹董宏事曰：「事若類此，吾必以死爭之。」已而皇太后下書尊王爲皇，瞻數日，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罷。今邪臣乃與中官交締，而自爲之地耶？神宗卽位，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擾農中，損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爲陝西轉運副使，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鼎制置。鼎曰：「有本錢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主

後，雖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當審處之，刑賞設施之，夫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改則改，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諫諍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制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錯而爲，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鼎引師丹董宏事曰：「事若類此，吾必以死爭之。」已而皇太后下書尊王爲皇，瞻數日，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罷。今邪臣乃與中官交締，而自爲之地耶？神宗卽位，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擾農中，損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爲陝西轉運副使，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鼎制置。鼎曰：「有本錢

足持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元祐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以備選注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賸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遂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之議者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賸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陽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也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浸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請興師賸曰御外國以大信爲本且旣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卒年

史緯

卷之二百五十八

七

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臨

傅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第嘉祐末爲監察御史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曰今度支費用不足欲救其弊在陛下以儉約先天下如欲紛更聚斂則費用愈甚矣英宗卽位有疾內侍任守忠譏問兩宮堯俞奏皇太后逐之因言于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心下安反側任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英宗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罔不可

移中人之性上有所化堯俞嘗言上初親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獨之可乎願君臣之歸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覈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於上矣大臣建言漢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夫恩義存仁一也堯俞旣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漢王尙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由知和州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吾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人以爲不便誠不便也堯俞平生不欺其友敢以相告安石溫授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于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以妖人

史緯

卷之二百五十八

七

不獲請監祭陽縣草場郡探行縣堯俞出迎盡禮守爲遺吏代上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官方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也蔡確坐譴謫貶新州堯俞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蚋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干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至誠而御遐福也進吏部尚書拜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八初聖俞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求安者聖俞必不從堯俞乃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

黃治郡知守法而已

梁肅

梁肅字况之。郢州人。舉進士中第。哲宗立。遷右諫議大夫。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肅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聖朝盛事也。數論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肅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為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史者。天下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執鞅而

東

卷之五十八

七

斥去。願還鄉民。以正國體。章十上。出知潞州。以左諫議大夫召蔡確。作詩怨謗。與劉安世交攻之。言方今忠於蔡確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為奸言者。多于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憤同林。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拜尚書左丞。以議夏國地界不合。丐去。哲宗遣近臣訪以人才。肅曰。信任不篤。諫諍不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肅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惟望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聞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改知穎昌府。朋黨論起。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

王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年十八。鄉省試。廷對皆第一。哲宗即位。為監察御史。極諫時事。以為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辟邪。太平終是難致。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世。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耶。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敢知也。願趣補其闕。登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改起居舍人。嘗侍選英。巖叟曰。人主當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親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請洪範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

史

卷之五十八

七

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聞之。喜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昌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則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願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喜不徇於所愛。怒不遷於所憎。此人主之正也。遠聲色之好。絕盛游之樂。勇於救天下之災。畏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之剛也。若萬乘之尊。而不瞻乎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慮之若不足。俊傑雖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一日侍講畢。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

宗曰石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須
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
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留意哲宗然之并發書樞密院事入
謝嚴叟進曰或問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
果有之否此乃漢謀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秦
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否云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
必引類而去此危亡之具也兩宮深然之哲宗還后既定太
皇太后曰賢后內助不是小事嚴叟曰內助雖后事正家須
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語
哲宗宰相劉摯右承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尤

指斥奸邪而治學與教之功居多願深察議毀之奇重
惜腹心之人舉免為御史鄭雍所擊嚴叟屢疏論救御史遂
指為宦寵知鄧州徙河陽卒

鄭雍

鄭雍字昌人為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言事者交攻
之為為仲甫學上雍言計天下精選以潤過小不當革
前命以為奸邪不當在經帳今中外咸謂朝廷始以是舉言
者如此則邪正何由辨善惡何由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實
謂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天下也不聽周種請以王安
石配享神宗崩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

人防不立
之政言官
二十餘人

明是而弗用其言可謂言哉今穆以小民輒肆橫議願
正其罪登之從右議大夫吉朝廷重內譚外選用牧伯以
閭閻輕淺者充員不復為來自慮願積資望以漸試之遷御
史中丞時二府禁錮加嚴雍嘆曰旁招俊又將相職也彼足
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且二府天子所改容而禮
貌之者乃復防閑之如此乎拔賈誼廉恥之說以陳詔弛其
禁那想以書抵宰相劉摯摯答書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雍
與殿中侍御史楊畏孫其語曰俟休復者俟太后復辟也遂
論學成端自恣乞罷之又論王嚴叟朱尤庭梁燾等三十人
皆為聖黨以聞其提舉山知鄆州雍之攻擊人以為附左相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尤

呂大防也拜尚書左丞紹聖初治元祐黨臣雍頓首自劾
宗諭使勿去周秩抵之謂雍為侍從時因徐王私于權臣以
進哲宗怒曰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雍秩知廣德
軍章惇以白帖貶詢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雍欲為自安
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
案牘後之以白雍雖以此結構然卒罷政知成都府卒

元絳

元絳其先臨川人徙杭州東進士登第調江寧推官甲與
乙被酒相戲擊甲歸卧夜為盜殺妻稱乙以告里長執詣縣
絳較其妻曰歸治而大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述其後望

僧數中路
與婦人笑
終此自尋
亮也

如今墨
朱

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終命繁僧詰妻姦狀卽吐實人問其故
終曰吾見其哭不哀且與死者共席而衣無血汚是以知之
知永新縣邑豪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折取上腴
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縣索券視之則母手印存弗
受又訟於州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終至母來訴終視券謂聿
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而撰偽券當之耳聿驚
謝卽歸整田權知台州州大水終覺其城因門爲牘以禦滿
漲後人守其法拜奉知政事卒

許將

許將閩人舉進士第一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八

主

館職守備日久願得一職之秩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辛
田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爲兵部侍郎言兵措于形勝之內最
彰而易知隱于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曲
制官道名雖不同縱而備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乘
步騎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飲之取四方猶跬步兵械器
甲工雖不同而試之練而習之運衆技猶掌握非天下之
至神孰能與此又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
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元祐四年拜尚書右丞中旨用
王文節罷見領軍執政議用張利一將與執政同議復舊疏
刑一不可用言者論其寬伺主意銜直貴友罷知定州移大

名府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宜因梁村之口以
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
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
則梁村之口可以止雨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紹
聖初并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賤謫元祐諸
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
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
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
大臣也哲宗納之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凡居政地十年御
史中丞朱諤論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初無定論元祐間嘗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八

主

鄧潤甫

鄧潤甫建昌人擢御史中丞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
屬言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爲
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轍公卿無功則掩相國威爲四夷笑
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鑒
之具有害必矣陛下駕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
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陞

下始後世公集故述用其徒握兵柄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元祐末拜兵部尚書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暴卒

林希

林希福州人舉進士元祐初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主論差薄不足以玷從列由知蘇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閣下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勸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還葬於元祐而臣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復為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八

重

中書舍人哲宗欲號神宗殿曰宣光問前代有此名乎希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徽宗時盡黜元祐群臣希密預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却名節矣遷同知樞密院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試以相伺察希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已執政遂叛惇罷知亳州徽宗立徙舒州卒

蔣之奇

蔣之奇宜興人擢進士第之奇黜制科詣歐陽修盛言橫議

之善修因薦為御史之奇懼不為眾所容因修妻弟薛昂孫得罪怨修誣修陰事之奇遂劾修蓋欲自脫附修之名也詔中書開狀無實神宗語執政曰言事者以閉門峻跡之事中傷大臣此風甚不可長貶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出知亳州謝表云未敢薦禍之墨已移射罪之弓遷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之如揚之天長三十六畝宿之臨渙橫斜二溝用工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厘知樞密院事卒

陸佃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八

重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受經于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農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為乃爾當與呂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無足聽耳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忠卿謂之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鵝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言民皆便之佃說不行擢中書補國子監直學安石以佃不附已不復答以政事安石于旁用事好進者全集其門佃待之如常遷中書舍人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俎豆

為相量官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牙盤為稱從之時更先朝
法度夫安石黨與會安石卒仰率諸生哭而祭之遷吏部侍郎
修神宗實錄多為安石晦隱黃庭堅曰如公言蓋依史也
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訪書乎徽宗即位為禮部侍郎上疏曰
正始之道本于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采緝為精
神以攻訐為恩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
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其儒立法制治而
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繼述者不必
盡因前人所為否者更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更之而
不知揚之之失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更之之過也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蓋

願咨謀賢士詢考政事而共當之為貴大中之期在茲今日
也作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不當罰金佃曰中丞
不可罰則則不可為中丞佃執政持論多恕尤惡奔競常曰
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時當安寧人之才無大相遠以資歷
序進則上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後當以藥
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輕事改作是使之駢射也轉左丞御
史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為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論議
者諷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罷知亳州卒

溫蓋

溫蓋泉州人第進士知漳州鄉浩南遷過潭幕投宿村寺蓋

道都監將卒夜逼使登舟竟被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
內若范純仁劉本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為所侵困用事者
概之知開封府執政言帝當為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
英前史記雜紀因言昔堯舜同山黃帝然舜為堯喪三年者
以常臣堯故也蓋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
同出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聞帝付蓋蓋以為宜
相祭京天下正人一切指為異論布與京爭事帝前辭稱厲
蓋叱曰魯布安得無禮布得罪京遂為相進蓋中書侍郎蓋
任官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發謫傳合蓋天稟然及是
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部守十人蓋不為然京知中書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蓋

合人亦居中與蓋厚使居中自以其意問之蓋曰君在西掖
每公事舍人得東城蓋侍郎傾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餉等
十人皆其姻黨欲不遇其意得乎旋卒

孫覺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
蝗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未易之必盡力是除害而
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
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因語及知人之難
覺曰亮以知人為難終卒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士
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如

所知有限，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擬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聚徒增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以言事降官兩級，覺連章巧去，云去歲有副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諫諍者，乃通判越州王安石與覺書，將援以為助，復知諫院。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于覺，對曰：「惠卿薄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于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果交惡。

有舊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貨者，輪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其焉。覺太具多曰：「成周賒貸，特以脩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工券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于券時也。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亂正義。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奸邪之人結黨連類以搖動朝廷，非國家之福也。」安石怒，覺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魯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押配之擾，因遣覺行視虛實。」覺言如陳留一縣前

後，願示情願，請貸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放一錢，以此見其實不願與官相交。由知廣德軍，哲宗即位，遷右諫議大夫，覺論宰相蔡確韓維進不以德，雖去，猶自遷覺給事中，辭曰：「聞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還官以餌之，願與絕俱罷。」遂去。權御史中丞，以疾請罷。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為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相，駕過，傳從容累次追其死，作文以慰諒。名梅之弟，覺字傳師，為右司員外郎，荆湖開辦，命往相其便。覺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墾以省北道餉餽，從之。拜戶部侍郎，與蔡京不合，出知太原府，覺謀取葭蘆，成夏人數萬大至，覺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

李常字公擇，南康人，少讀書，虛山僧舍，既罷第，留所抄書九千卷于今。凡山房知諫院，王安石立新法，常言條制，司始建已攻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欲散取息，傳介經義，人情驚駭，眾折周官片言，以流布天下。安石遣所親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士名，常以非諫官辭，出知齊州。齊多盜，常得點檢兵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帑處，發屋破柱，拔其根枝，半歲間悉亡。有人告宗立進戶部尚書，政疑其少幹局，司馬光

亦言法無
兩可若無
上人的行
之可

曰用常主邪計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時役法
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
雖今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
願則可久耳乃折衷條上之拜御史中丞請取士分詩賦經
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蔡確詩爲誇誦力攻確
帝奏以言語爲罪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出知鄧州卒

孔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第一轉台州推官以制舉薦
討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故
求第爲其尊安石怒被神宗御批罷歸通判保德軍時征西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八

先

夏宗數十萬道境上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
而丁夫百集河東顧夫勞民而捐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
康夏兩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在彼而在
此此亦初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揚荆二王得稱皇
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
敦睦之義不應疎簡骨肉擇左諫議大夫卒士大夫痛惜之
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南時號三孔

王觀

王觀字明叟如皋人第進士哲宗立擢右正言時蔡確章惇
等相繼斥去制而以大奸既黜庶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

史記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八

先

公列兩省大臣議從之門外以其直舍爲制勅院名防漏泄
曾不欲便與給舍相通觀爭之曰制勅院更舍也奪諫省以
廣更舍信寄吏而疑諍臣可乎乃不果從朱光庭許蘇軾武
館職策問曰向辨之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觀言試之辭不遇
失輕重之體耳大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小使士大夫有朋黨
之名大患也帝然之蔡確即位遷御史中丞收元詔下觀言
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蔡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
貽任事者多垂異觀言竟舜禹相授一遺堯不去四因而舜
去之堯不舉元觀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
武王治鎬文王開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

此其易曉
有為實也
其人為也
此乃各言
以爲是耳

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之于後至于時與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念其言出知潤州安置臨江軍無疾而卒年六十八

馬默

馬默字處厚，咸武人。登進士第，張方平薦爲監察御史，遇事輒言，無所回顧。方平遣人謂之曰：「言太直，得毋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治平中，上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于公議者十無二。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八

幸

三應億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面，賢不肯混濁乎？願陛下明日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趨升之，天下幸甚。則部郎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總治不法，衆吏痛惡，請議去之，默以爲惡，而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衆共職，宜崇獎師顏以厲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令平官將劉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干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改正此後，以章清淨奉先之意，除知登州沙門島因官給糧者三百人，並數則投諸海，默曰：人命至重，既貸

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當時死鄉里也。奏請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全活者多。改廣西轉運使，安化等蠻，歲飢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有通，郭遠怯懦，邑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舖覆軍，陳曙先走，崑崙開喪，師張守節不戰，假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誅戮乃杜杞之方畧，此足驗矣，召爲司農少卿致仕卒。

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毓爲監牧使，時文彥博在樞府，見安世喜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竊以爲大然。」今新政屬民，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不應，他日見毓嘆獎之，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秦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曰：「無之，而心不自安，曰：司戶實貪，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疑則通，諸理意乃釋，宣仁太后臨朝，擢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謂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那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進左諫議大夫，民間謠傳：「官中求乳婢，安世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

史記卷之二百五十八

幸

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開之燕。頓御經帷。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晉宗僉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請黜之。不報。遂請外出。知承德軍。章惇用事。尤忌之。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譴雖不行。猶徙梅州。厚與蔡下。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命誅陳衍。諷令過安世。自裁。又擢蔡更爲轉運判官。使致廷臣判官將至。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此行之。客密視之。乃經紀同貳。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死。安世得免。劉后既立。惇下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詔以檻。

史籍

卷之二十五十八

畫

車收安世及鄧溫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敕書至。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明。然後知鄧州。曾年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嶷。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報國。若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直前爭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旁侍者遠觀。皆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家居未嘗有惰容。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模不誠。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

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專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林門終日。其樂無窮。嘗告其徒馬永卿曰。紹聖初。某謫居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每念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溫公之言。此人也。相葬之地。惟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卧於床。像於卧側。以自儆。自便卧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墳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罕見其面。時以爲若過京下。不見劉待制。如過涓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葬祥符縣後金人發其冢。覩如生。驚曰。異人也。爲之蓋棺而去。

史籍

卷之二十五十八

畫

史籍卷二百五十八終

列傳

郭浩

郭浩字志亮，晉陵人。第進士，嘗宗推為右正言，章惇用事，威震赫，浩劾其不忠，慢上之罪，賢妃劉氏立，浩言：「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廢后，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今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者？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嘆嘆，以為國家不幸，至

史紀卷二百五十九

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永平有子也，所以立者，以他姓後官故也，祥符德妃亦永平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況貴人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今宜制之後，霖雨飛雹，白雲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沍不止，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威命為難改，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切如行之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章惇以其自奏，胡官賜管新州，徽宗立，復為右正言，言人君恤

詩人借意
其以思下

為難也

史紀卷二百五十九

公議於局所之前，謹防斷於公議之後，則致治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遷吏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確，確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紙，則不可復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下乎？遂寬昭州，浩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願何憂？」凡五年始得歸，復直龍圖閣，卒。浩所與游，田畫、王同魯、趙皆良士也。書，翟陽人，元符中，監京城門，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以病歸。浩立后，貶新州，畫迎諸途，浩與語，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疾不許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之贈我厚矣。」知淮陽軍卒，淮人祀之，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客告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願，回欽交游，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逃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卒。諡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議之，謂孟

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感悟天子。則可無今日劉氏之事矣。

陳瑾

陳瑾字瑩中。沙縣人。中甲科。調越州判官。守蔡十劾加敬禮。微排通判明州章惇人相。瑾從衆道謝。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瑾曰。請所以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瑟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辦。瑾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作色曰。光不務橫述先烈而大改成績。誤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三

因如此。非奸邪如何。瑾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惇惇。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蔡十與惇合。正論遂絕。而紹述之說成矣。薛昂林自議毀資治通鑑。瑾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瑾上言。堯舜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若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甚感悅。命瑾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涪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極論蔡十章惇安惇那忽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夫。瑾言

必是欲其解

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今又罷夫。將若公道何。罷監揚州。

糧料院。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向太后給十僧牒。爲行裝。且命勿遽去。改知無爲軍。遣右司員外郎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瑾曰。不久卽真矣。瑾語子正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傾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耳。正蒙領首請投之。明日。瑾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謀辨移時。瑾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髮然出知泰州。崇寧中。京廣州正蒙告蔡京欲動搖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璫府尹李。璫遣使証其妄。告瑾曰。正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

史綱

卷之二百五十九

四

璫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快私情以特其說。又善所不爲。京之奸邪。必爲因禍。璫固當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辭。嘆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欲具正蒙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璫安置通州。璫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宜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乃著書直集。張商英爲相。取其書上之。會商英罷。璫復徙台州。宰相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命囚人石誠知州事。執至庭。大陳其具。將脅以死。璫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有制吾邪。誠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

集耳。雖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陋。為人所惑。若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愾備。揖使退。在自五年復承事郎。帝批進日。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謗之者。不許出城。又令居南康。遷至又移。堯最為京下所恨。故得禍最酷。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堯智明慮遠。方赴召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堯謂宰屬謝聖澤曰。此必有奇人圖蓋已。而為此謀。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請減劉學等家族及魏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聖澤驚懷。白

任伯雨

任伯雨。眉山人。徽宗初。擢右正言。伯雨首劾章惇。且言臣聞北使云。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同何為。只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養貓之邪。莫不以為可殺也。既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謂元祐紹聖之

王履正人伯雨言

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去。小人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王觀除御史中丞。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蜀。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觀除翰林學士。伯雨復論曰。學士。唐秩在中丞上。今觀為之。是諫官論事不行。適以為人遺官耳。為蔡卞所陷。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官至御史中丞。諫議大夫。

陳次升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第進士。為監察御史。掖庭鞠服。赴獄。次升言。事聞中官。宜付外。泰治。今屬於閣寺之手。萬一有冤。則後世議。初章惇蔡卞。以次升在元祐。聞外還。意其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賓。惡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流播紳次升言。陛下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教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今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教。勝適所以証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惇卞不樂。自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潛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進左司諫。時有議追廢宣仁后者。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母詰其所

帝亦明白

從來可也。自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還。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王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人主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既知之。而不用。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入見。以華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惇者耳。惇訖不去。蔡卞誣其毀先烈。謫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布京之惡。四出皆斥去。遷右諫議大夫。崇寧初。編管循州。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

陳師錫

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儒聲。神宗知其才。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七

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問一卷。屢讀屢嘆。實顧待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徽宗立。拜殿中侍御史。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親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熟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播紳不齒。豈可萍蘖史筆。向宗回宗。長陰爲京助。是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社憂。爲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天下之禍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者。乃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者。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同二向妄言。

官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獎。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蔡京典刑未正。乃臣之罪。若以是實。則所願也。出知潁州。削官置郡州卒。

彭汝礪

彭汝礪字器公。鄱陽人。進士第一。御史中丞鄧綰舉爲御史。召之不往。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遂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元祐二年。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之所更。其大者取士及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惡謗。諫官造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出知徐州。拜吏部侍郎。知江州。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躬親聽斷。修復熙豐政事。夫政不能無是非。行政之人不能無賢否。使政惟其是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遣表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足。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愛。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及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恒洛都承旨命之。汝礪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弟汝方知衢州。方臘之亂。罵賊而死。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九

八

呂陶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將堂守蜀延多士入學程其文得陶論
蔡諸生誦之曰此實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一坐皆驚一日
從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行斷句闕以示陶曰
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賦不繆一字中進士第
應制科時王安石改新法陶封策言賢良之言貴犯不貴隱
臣愚政志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
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下之
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
石取卷讀之安石讀未半神色頓沮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
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謂陶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
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復怒孔文仲達
罷制科陶雖入等幾通判蜀州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蘇軾
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乞補郡光庭爭辦不已陶言臺諫
常劾至公不可借事權以報私隙軾嘗戲押程願光庭乃願
門人故爲報怨指其策問以爲讒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
由是兩置之拜起居舍人大臣上殿乞屏史官陶曰大臣奏
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遂中書舍人哲宗
親政陶言太皇保佑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
然臣竊以無可疑爲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奸邪之謀上惑
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也出知陳州徽宗立致仕卒

張庭堅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徽宗立擢右正言庭堅
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
變而欲纖悉必復勢將斂于一偏久之必有不便於民者如
此謂之孝可乎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
有替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
假名繼述而實以肆其奸今遠畧之托於內者棄不以爲守
則兵可息特古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
唐反叛東都守涇既以郡爲可棄則區區之涇亦安足守臣
謂并棄涇州便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
踐阼以來令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若魏
叔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曾布
言其所論不當出知汝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及京還
例欲引以爲已用令鄉人諭意庭堅不答京大恨遂列諸黨
籍編管號州久之復故官卒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龔夬

龔夬字彥和瀘州人進士第三徽宗立拜殿中侍御史章惇
二蔡用事夬論其惡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
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九

士

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聞，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創造不根之語，文致皆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骨節銜冤於地下，子孫蒙網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惡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不忠，懷奸深阻，凡情所為，皆卜發之，望采至，公昭示譴黜，蔡京治文及由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欲族滅無辜，以逞其憾，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冥門下，傾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狂獄，斥逐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願考証其實，以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

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福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匪人，倡成柄以快私憾，以亂君臣父子名分之說，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

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厄運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非有射鈞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爭則黨論復起矣。陛下改元，詔旨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蔡京為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第進士，選成都教授，與安惇為同僚。惇深刻奸詐，嘗借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爾惇曰：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九

士

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為而交耳。安民曰：君所謂陰怨而友其人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曰：君貴天下事可知矣。我富歸山林，豈復與君接？是，非耶？第恐累陰德耳。後惇貴，遂賂安民，而惇子生法誅死。如安民言。安民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為之息。元祐初，李常孫覺論薦，擢大理丞，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曰：公若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

爭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大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資武。協心同力。運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青簡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王。中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京洛。論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長士如轉巨石。雖有特壞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主

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旦禍發。其傷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專權。恤黨。乞收主柄。而抑其奸。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朝。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願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惇益怒。又論戶部尚書蔡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乃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

痛切

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元祐之黨。必禁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早覺悟。而遂去之。他日羽翼既成。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奸始曲。人多半測。得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乞殷司馬光及余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斂棺。禮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數十上。度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大察明堂。劉賢妃從侍。齊官安民以爲萬衆觀瞻。虧損聖德。帝不悅。曾布以安民數論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主

其後併論曾布。於是布與惇比而排之。取其所貽呂公著書曰。于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於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撻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御史董敦逸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不當爾。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紉務。郡守魯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論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蔡京用事。人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

吳時

吳時。字仲道。邛州人。進士甲科。知華州郿縣。轉運使。徽州。僞

本左爲倫長安鄉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計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人戶以古者用師則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雖相去百六十里一旦策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遷提舉水興路學事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臣子所不忍聞時大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今君父聞乎摧給事中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約且在渝之必生亂王黼怒斥爲腐儒時求去提舉太平宮西歸過里人趙雍時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落筆已就兩學日之曰立地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九

王

李昭

李昭字成季濟南人爲祕書丞崇寧初詔以昭祀領捷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遂入黨籍中居間十五年自號東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有年也初昭已後試得高第侯家蒙執政恩頗舊恩使人致意昭祀事永無間法帖而已起知歙州甯不行靖康初以是居舍人召昭祀已卒

王漢之

王漢之字彥昭衡州人知藏州言自何承矩見塘溪之地也田東達於海又修保塞五州爲隄道備控所宜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沒失其道願講行之雅州歸信容城災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雅州現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調之爲朝廷益入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括克荒淫下可跋而待也延延康殿學士卒弟漢之字彥舟用大臣薦召對帝欲任以諫官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下筆即就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漢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九

王

遂入黨籍後知中山戶加寶文閣直學士卒漢之性淡泊恬於進退身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官常以降黜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黃

黃廉字夷仲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解新法白神宗召訪焉務對口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怨陛下不盡知也河朔被水河南災旱淮浙飛蝗江南疫

真行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時選使各得舉上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之則求賢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家支貨倚闕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備久候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河決曹村詔安撫京東凡所活二十五萬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失中國險固啓我狼心不可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下臨雁門帝始悔之王中正發西兵用一面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今民腹剝至骨不乏軍興

史錄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七

是矣言曰爲恨不耶即云師必無功蓋有以善其後及大軍潰歸中正挾軍於廉坐貶秩元祐元年爲戶部郎中陸思問言茶法爲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廉言思問茶法誠病民苦思罷之則避計不集蜀貨不通請仍准熙寧茶法而許東路通商茶無入陝西以通蜀貨定歲額博馬萬八千匹朝廷即以廉提舉拜給事中卒

朱服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進士甲科擢監察御史裏行奏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見服道誘引意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官出知廬州府人候服以便宜賑貸全活十餘萬口徽宗初貶

湖州國練副使卒

張舜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言以空室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也朝廷討西夏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賦詩有白骨似沙似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司馬光薦爲監察御史言西夏強臣爭權當與師問罪不宜加以爵命左遷監登聞鼓院進諫書少監使遼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帥役機民而爭曠土言多剴峭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

史錄 卷之二百五十九

太

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福好音樂美殊名茶古畫以爲佳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盛陶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爲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恐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郡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諫官劉安世等劾奏確爲謗詩陶曰確以弟頗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激恨注釋詩語近於招撫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言陶附會出知汝州元符中例奪職卒

章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進士第一為監鐵判官言三司經費取
頗有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歛于民舍卒趣迫故苦其難供
願發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
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判太常寺言自唐開元祭禮書以
四恤一章為豫南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拮据墜殘落
無所據今宜修補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苑
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使遷燕射運發破的遠
待之異於地使銜募雁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
之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而賜三品服拜實文閣待制知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九

北

涇州神宗曰卿為仁宗朝冠甲實文閣藏御集之處未始除
人今以處卿銜拜謝至部會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以生
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狴獄日繁請如故便元祐中卒

孫升

孫升高郵人第進士哲宗立為監察御史上疏曰自二聖臨
御登用正人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兼收並用近世
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
而邪慝日消師師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
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
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

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勅翰林承旨鄧綰伯章蔡確制稱其
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紹聖元年
翟思張商英攻之果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升元祐初
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為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
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
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
願以安石為戒世識其失言

韓川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元祐初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
之害雖曰平均物血其實不免交貨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
可為之所獲不如所亡耶願罷此法從之又言朝廷於人
士常欲至公以博采及其獎也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
欲收功以赴用要其終也莫不收虛名而廢實効近制太
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關則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
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因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
京師唯馳為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
顯出其下是修潔奉法之人不若營求請託之速化也詔吏
部更立法紹聖初貶峽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知襄
州卒

史籍

卷之二百五十九

辛

葉開臣

與門臣字輔之。鄆人。第進士。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石介死。罷者謂介北走遼。詔兗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同。探聞。眾莫對。門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合門證其死。衍探懷中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舉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州。舉故僻陋無學者。門臣請於朝廷。廟學。選邑子為生。日講說立課。律法學者。咸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掘起居舍人。歲早。將飭春宴。門臣曰。早霜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門臣曰。陽精既虧。京師雖陰。四方必見。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天。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有罪。不應出入禁中。紀續贈三代。偕

史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主

后禮。凡大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奸者。開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審畫。仁宗從之。英宗立。門臣請延訪臣下。觀決國事。疏劾皇太后早還政。門臣在言路。綱畧細故。至於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和平。不為峻激。使人主易聽。退未嘗以語人。神宗即位。列吏部流內銓。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門臣奏易為門謝。人甚便之。明堂議。伯希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門臣曰。嚴戈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待講。欲賜坐。門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兗州。改留守。南京。陞辭神宗。頗請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

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拜諫議大夫。知青州。致仕卒。

葛執中

葛執中。字希聖。高郵人。擢進士。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嘲嘲路險絕。執中但走一枝。論其首。即相率歸命。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非好生治民之意也。遷刑部侍郎。雪活以百數。夢神人界以騎都尉。謂旦為客言之。談笑而逝。

傅杞

傅杞。字元通。仙遊人。第進士。知龍泉縣。以事入都。將還。御史

史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主

中丞孫覺語之曰。朝廷欲用君。蓋少留。杞曰。仕官所樂居中者。免外臺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遂去。杞丞福州。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執政。薦為太常博士。徽宗為端王。降詔傳說書。升杞伴講。鞏浩得罪貶。杞以墮行。免官。徽宗即位。升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杞有汲引恩。與為之用。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皆極論之。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杞每以遵祖宗法度為言。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廷臣中。傅杞言道此。杞在朝。茂餘見事寢異。嘆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笑之。杞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開州卒。

沈時

沈時字德伴，德清人。第進士，擢監察御史。論當十夾錫錢，曰：小錢之值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十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以紓目前，然使流于最窮，無故有倍稱之息，何報而不為？雖日加斷新，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必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絰兄弟，造開封尹李孝立御史張茂直劾之，林逮至千百人，強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帝意其非辜，遣時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嘆以顯仕，白為左正言。時至蘇，閱實平反，釋無佐証者七百人。京大怒，貶監信州酒稅。卒，蕭服歸，管處州廬陵人。

徐勣

徐勣字元功，宣州人。舉進士。徽宗立，遷翰林學士。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藏記錄，宜盡取以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帝初政，欲革新法之害民者，曾布始以為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九

重

而勣勸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不考其實而姑務兩存，臣恐無中立之勢也。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官僚之舊，每曲意爭二人。勣不少降情，執中預政，勣出知太平州。入覲，極論茶鹽法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留守南京蔡京自毀瘡召還，見勣微言，憾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名有志焉，豈以利祿易之哉？京不能對，勣亦終不復用。

黃葆光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九

重

黃葆光字元暉，縣人。賜進士出身，擢左司諫。言三省吏優多，願一切革去。徽宗命釐正之。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徒葆光符寶郎省吏，隨發入寶錄官，作十道齊報上。恩帝思其忠，復拜御史。自崇寧後，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壯之。政和末歲，早帝以為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

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顧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太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而京所行乃背祖宗之法強悍自尊不肖上承德意太宰鄧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也疏人不報京以他事安置昭州京致仕起知處州卒

石公弼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人登進士第爲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節爲無兵之技以大半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

史

卷之二百五十九

重

日

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保章正朱汝祖日奉得罪公弼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奏遷御史進起居郎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史矣庸何傷公弼劾蔡京惡章數十上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振於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進兵部尚書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營繕民根本因之饑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耗所急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蔡京再輔政責台州安置救歸卒

毛注

毛注字聖可衢州人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警星見注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僭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考京之罪蓋不可以枚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防禁陛下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承當世之急務曰近年以來邊帥僥倖苟得昔日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日鴉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無益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輪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常額以外不預教養之恩歲貢而下累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之餘管應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網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述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罷相注以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卒

洪彥昇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既至，前尉欲中其罪，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偕待之。卻奉不納，還殿中侍御史。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奸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僂窳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奸回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詔諸道監司具法令不便於民者，久而弗上。彥昇言吏征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意，因緣為奸。言家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提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以行賞罰。從之。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九

老

之出知吉州卒

毛漸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渠陽蠻擾，授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棄地，漸曰：蠻徒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復入寇，荆土大擾。歷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漸言：款用被害，即捐二百萬，億仍歲知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於海，開無錫運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濬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浦，運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

水不為患。遷陝西轉運使，攝帥涇原。日夜治兵，會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卒，時知延安府陶節夫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入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比至吾城已就矣。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城備已固，遂遁去。節夫都陽人。

王祖道

王祖道，福州人。第進士，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徵富貴，誘王江苗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募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

史稿 卷之二百五十九

史

自中人主之也

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輳二千里，宜開建城，已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懷遠軍。頒諸司使，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砦為立學，又言：黎人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九州，中古州地為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竊摩知地州羅文誠，又州羅更晏，蘭州章晏，閩州羅更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佐拒命，發兵討擒之，復以懷遠軍為平州，格州為從州，南丹為觀州，皆城之，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為兵部

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圍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才十之一耳可取也程黎渠帥不勝忿怒擊起侵剽圍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京兆之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為刑部尚書卒祖道在桂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瘠瘠戍者歲亡過半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富天下與岡之半祖道起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敵是後龐恭孫張莊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張莊

史

卷之二百五十九

三

張莊應天人擢進士第為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莊與祖道相表裏及祖道徙福州莊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峒程大法都丹圖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買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諸州四州七源等州總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畧安撫使靖州與平允從三州相接知州王子武欲通之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既城言湖北至廣西出湖南則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以利哨諸蠻使納土

立里埃莊欲盡多屬廣西為已功息之子武誘復水蠻石蠻唐毀其峰表橋梁詔罷子武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悅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淡州別遣勇超等築安化城果為蠻所撓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擅為緩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追貶祖道責莊永州安置起知別南府卒

趙適適比王祖道張莊為

史

趙適適比王祖道張莊為

趙適適比王祖道張莊為

史

趙適適比王祖道張莊為

趙適適比王祖道張莊為

也嘗出金玉酒器飲晏州夷酋下漏等漏心斃之會適陳賈宗諒以欽竹木擾夷部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梅嶺峇房公老妻四出剽掠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黨族首願五十人族蠻憤怒與漏等合逼劫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廷濟而聽適節制適有指計意兵端益大詔發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為淮南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適破思義州進克村園諸落因其積穀食士卒漏據輪轉大圍其山囑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欄當道穿阮阱仆巨枹布渠答夾以守障備數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

不能進。間遣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峭絕，賊恃之無守備。適欲襲取，乃番軍進攻之，賊并力拒戰。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多生孫。適遣土丁捕之，緣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獠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孫背。暮夜遣土丁負繩梯登崖，縋梯引下人，挈孫蟻附而上。此鷄鳴友直祐恭與其眾悉登至賊棚，出火，然炬，孫熱狂跳，賊慮舍皆茅竹，孫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孫驚走，火益熾。官軍披瀝被棚，適應兵躍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不能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圍追獲之，安州平拓地環二千里，通建城砦，盡疆畝，募人耕種，冒

史籍 卷之三百五十九

三

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孫義史為安撫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通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求去，復知成德軍，加延慶殿學士。遼涿水人童才得罪，亡命栗泉，為賊攻，敗若兵。中山帥誘使來歸，才為遼所破，上書請取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適言不可，或以朝廷審謀不可沮，適曰：「帥臣雖異境，無異心，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適今以待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相接，邊隙一開，吾其得無事乎？」疏奏上，斥還才營，才窮蹙，轉入山東，詔以問適。適極論其害，適徙熙州，舖貫卒納之，慮適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興，諸蕃聞適至，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時議

更陝西鐵錢，領與銅錢等。適言：「銅貴鐵賤，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從之？以人奪天，雖屬其禁，終不可行也。以疾致仕，起知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論曰：諸蠻溪洞地多茅，瘴氣，尾與居，本非人域。秦京乃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錢幣，棄諸不毛，文飾奸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儼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修而燕朔之謀作矣。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實厲階。嗚呼！可不戒哉！」

史籍 卷之三百五十九終

張守約

張守約，涇州人。主原州，招羌酋水令通等十七族，萬一千帳，歐陽修薦可任將帥。遷熙河鈐轄，河州羌率眾三萬屯于乾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逐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告斬知岷州從征，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夏人以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此

史綱卷二百六十

去靈州不三百里，今以前軍先出，裹糧疾馳，三日可至，直擣其賊，破之必矣。不聽。遵裕果敗，知涇州，涇水暴，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歲饑，守約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曰：秋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塢，禱而還，諸北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其北遂無水患，召還卒。

張商英

張商英，新津人，長身偉岸，姿采如峙，玉質氣傲，儼然視一世。辟知南川縣，章惇鎮蜀，與狎，每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使者亦畏。商英足抗之，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呼入同食，商英長揖就坐，惇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



貶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顧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上呈，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此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什碑毀，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諸人皆相繼譴黜，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處毋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公無忘河陽時，以險語激怒當世。類此惇意交惡，商英助惇，以傾章，哲宗不直商英，責監江寧酒，遷中書舍人，崇寧初，為吏部侍郎，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非尚書左丞，復與京議不合，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達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

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安置陳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舉行之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除中書侍郎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益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謂京雖名紹述特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殺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張丞相導騎至

史記 卷二百六十

三

富庶下楊戩授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剛練使有助勞當陞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開建施試也詔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上商英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圖繼其短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輩之郭天信以方技隸太史徽宗落邸時嘗言當廢大位自是應寔之商英因客彭凡與往來御史中丞張寬公疏擊之責衡州安置天信斥死京遂復用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請令自便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警飢者易爲食故衆忠直之名欽宗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

高宗又賜諡文忠天下皆不謂然

何執中

何執中處州人進士高第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降夜半火執中撫牀號慟善與俱焚有頃火卻樞得存選爲端王侍講及卽位遷史部尚書蔡京藉上書人口爲邪等執中請禁其朝謁入都有任在京職秩者罷遣之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士論非之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一意謹事蔡京三年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太學諸生陳朝老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奸邪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如京之肆爲史記 卷二百六十

史記 卷二百六十

四

非法爲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予執中貪錄舉附致位二府已爲大幸乃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帝注香益甚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持之陳確在台州執中以石械知州事使殺確確不死執中怒罷確大長公主喪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從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情爲甲五日加少保入莫太清樓錫玉帶轉少傅爲太宰又

史記 卷二百六十

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政和五年疾甚命止赴六叅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以太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原稍一切如居位時人見帝曰自宰相致為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此中頓首謝卒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

鄭居中

鄭居中開封人登進士第為中書舍人鄭貴妃從藩邸進家世微居中自言為貴妃從兄弟除同知樞密院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宦官黃經臣勸妃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

史錄 卷二百六十

五

上蔡京以星變免居中與禮部侍郎劉正夫援之京再得政居中厚責報京為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力持前說京言不效居中謂不已援怨之部水使者趙森得龜兩首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羈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進知樞密院事四年京復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不用妃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為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時京總治三省變亂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何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加少師封燕國公朝廷遣使與

此即正
也

金約夾契丹復燕雲蔡京重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入數攻契丹王補童貫復議起兵居中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蹙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暴疾卒贈太師卒原郡王時有安亮臣者上書論燕雲之事曰宦寺專命倡為大謀燕雲之役與則邊警迭聞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遠至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捐之之議光武斥

史錄 卷二百六十

六

居中言其付如此蔡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又非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漢結蔡京納趙良嗣以為謀主建平燕雲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費銀子諸親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監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亮臣以官後竟為奸謀所奪亮臣嘗舉進士不第倖之族子也

劉達

劉達，隨州人，進士高第，崇寧中，拜中書侍郎，達附蔡京故蹟，進京以星見去相，而達中書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言邪籍之禁，凡京所行，皆理虛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嫌其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漢石公衡論達端忒反覆乘間抵喊，多用邪黨，盡廢紹述良法，罷守臺京復相，責安州居任，京再去，召至都，卒知樞密院事，張康國亦因蔡京達及得志，寢為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奸，京使御史中丞

史緯

卷二百六十

七

史緯中擊康國，康國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朝退，起毀廡，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壽云。」

林德

林德，福州人，為翰林學士，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為請命，德報聘，蔡京使激怒之，以啓黨入境，盛氣以待，遼者小不如儀，輒辭請及見遼主，始跪授書，仰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為之請，出其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及，辭遂使德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德答語復不異，遼

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飢渴如是三日，乃遣還，凡餐餼祖徧皆廢，遼人以失禮來言，出知穎州，遷開封尹，大貲負賈人錢久不償，一日盡贖當十錢，來賈人疑不納，駟訟之，德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德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為表裏者。」退鞠之，得省吏，實於法，張懷素妖事覺，德與御史中丞余漢維治，得士民交開書疏數百，德請悉焚之，以安反側，蓋京與懷素游最密，實為京地也，京浚德之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德與余漢薛昂始終附會，蔡京舉家為京諱，或誤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自批其口，集英謠唱貢士，德當傳姓名，不識

史緯

卷二百六十

八

甄益字，帝笑曰：「卿誤耶。」德不謝而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徙揚州，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德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令跡之，得屍溝中，果為賊民張氏所害，徙大名府，過闕言項使遼，見其國中撓可兼而有之，德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論罷之，塲生於首而卒，子偉，直秘閣數月死，嗣絕。

侯蒙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進士及第，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於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進士及第，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於，侯蒙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敕蒙往秦州，遽治

仲武等四服聽命。蒙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蒙奏：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繆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釋不問。遷戶部尚書，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諭之，對曰：臣不願以財利進，毋喪服除，升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御史中丞蔡凝，詆張商英私事其力，詔使廷辨。蒙曰：商英宰相也，蔡凝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知而銜之，嘗有機事蒙獨受，京偵得之，白于帝。

史籍 卷二百六十

帝曰：侯蒙亦如是耶？罷知亳州。宋江寇京東，蒙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道卒。

唐恪

唐恪，錢塘人。靖康初，金兵入汴，拜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宜和聞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依輔贊之徒，既從竄斥，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

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賜東宮舊書萬卷，除子環直秘閣，力辭進少宰。恪為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廷臣議以為當與恪從之，使者既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今勿前，皆反旆而去，泊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旋復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閣封尹何鼎引蘇軾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東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還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臥疾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交結內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侍，今國勢日蹙，不可以備位罷為中太一宮使，兼代為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還，既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覲，果不可。二年正月，復至金營，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倚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唐恪本足好人，但

吳敏

吳敏，真州人。蔡京薦為給事中，金人侵汴，徽宗欲東幸，命戶部尚書李稅出守金陵，敏詣都堂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稅遂罷行。上以皇太子為開封尹，李綱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敏入

言之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明日除敏門下侍郎轉太子僕
日臣願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敢受不次之擢乎上
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繁攸同爲
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薦李綱爲兵部侍郎
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
之與處仁俱罷言者謂其甚蔡京父子責涪州安置紹興元
年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歷秘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

多微行乘小輜子數內臣導從置行李局中以帝出日謂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之有罪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疾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
及至京則人有輦車小第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
僚同願莫敢言輔上疏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歷
陌之中郊則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
談帝其日由某路適某所其時而歸又云與飾可辨而避臣
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
之與民本以人合今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昨服之際在於
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惟恐或傷一旦宮闈不
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慈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但語有之
盜情上人人何負於盜哉况今華冗員斥濫來去浮圖誅

省吏出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
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蜂蟻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
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
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吳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
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
後若日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
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此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
民生奸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
余淡曰輔小臣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
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

史籍 卷二百六十

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親老細民無
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輔怒令吏從
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輔奏不
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知言必獲罪召子維來
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父有惡烏鳴屋樑聲若紡輪必却不
祥弗恤也處郴州六年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除御史中丞
書樞密院事金人圍汴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馮
澂出使括軍軍康王開元帥府於相州金人請欽宗詔召之
遣輔往遂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
歸輔輔歸乞未利邦昌不從康王次南京邦昌遣輔來見康

王即位輔仍舊職未幾卒

耿南仲

耿南仲開封人爲太子右庶子試詹事在東宮十年欽宗即位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玠李邦彥堅欲割地金人次洛陽不從言三鎮直請盡河爲界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羣臣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留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玠李綱位居已上不能平每事與議力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仲受旨諭王起河北兵入衛二帝北行南仲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

史錄

卷一百六十

七

仲位薄其爲人罷提舉杭州洞霄宮言者論其王和誤國御史中丞張浚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至師潰不恤國事用此報仇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論曰三代以後有天下之長久者漢唐宋耳漢唐末世朋黨相角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還延浸微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王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人修士而盡之上竊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補京柄權以不肯易不肯猶去野葛而代以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陷京者助京締補者爲黼援麗者遷迭相指嗾微功挑患

及汴洛既震惟籍無策苟生乞和如李邦彥王安中耿南仲余波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寵與信失刑矣

何臬

何臬字文鎮仙井人進士第一欽宗立爲中書侍郎王雲使金師幹尚不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綏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百官議從其請臬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况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其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宰相至割議臬辨論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臬請建四道總管使統

史錄

卷一百六十

七

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唐恪諸昌耿南仲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撤止之臬解政事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下帝罷恪相拜臬尚書右僕射時康王在河北臬請以爲元帥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京城失守從宰金帥營被留不返金人議立異姓唯何臬李若水不許預議二帝北行臬仰天大恸不食死年三十九高宗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傳

孫傳海州人登進士第爲中書舍人高麗人貢使者所過

天治封然煩費傳言索民力以妨農功於中國無絲毫之
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新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為
傳論誠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守職論事而責之過矣軾亦
罷去靖康元年進兵部尚書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
祖宗法惠民豐法惠國崇崇法惠奸時謂名言同知樞密
院全人固都城傳讀兵書感事詩有郭京劉無忌之語於市
人中訪得無忌記衛兵中得京言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
金人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之命
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
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為偏釋京不許

史錄 卷二百六十

日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為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
善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
山乃止傳領心待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攻或
臨之姑少試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
為國家羞傳怒曰京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
傳若若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指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
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曰非至
危急吾師不出何東敗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
牌者悉下城無得竊視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
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

夜日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條衆南遁金人遂登城二年正
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兼少傅輔太子留守帝過旬不返傳
屢詣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唯知吾君耳苟立異
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傳留太子不遣
謀臣之民間乃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
詣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圍殺之誤傷太子斬其
為亂者以獻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
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而黃金首萬一有濟傳
當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
傳使連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至南薰門金人

史錄 卷二百六十

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太子傳也當從金人
驛之去明年死於朝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陳過庭 陳過庭山陰人進士第遷御史中丞駐寇竊發過庭言致
寇者蔡京蔡卞者王黼蔡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朝
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明正典刑以謝天
下責黃州安置欽宗立除中丞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過庭劾
其可斬之罪乞京領表進中書侍郎朝議遣大臣割兩河與
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王憂臣辱願効死帝因
遣南仲昌昌至河東鈴轄趙子清殺之及城陷過庭從行金

人留不遣，建炎四年卒于燕山，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

張叔夜，字伯恭，海州人。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要其鋒。叔夜使視所向，賊趨海瀕，劫鉅舟，肉獲十餘載。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待之。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無固志，伏兵乘之，江降。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謂僚吏曰：「若緩之，使延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放賊文倬、鄭卒傳至郡，盜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遣吏諭以恩，言盜狐疑，相持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情，以之盜奔潰，追斬數千級。徙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乞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七

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進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部總管金兵再至，欽宗詔入衛。叔夜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間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王津圍鎬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令以兵入城，發書樞密院與金人大戰四日，斬其金環貴將二人，諸道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叩馬泣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勸再拜，眾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稻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

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既次白溝，取者曰：「過界河矣。」叔夜裂然起，仰天大呼而卒。年六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文。

宇文昌齡

宇文昌齡，雙流人，進士甲科，為左司員外郎，送選使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謂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耶？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昌齡曰：「天地神祇，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

史籍

卷二百六十

八

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相應，以氣相合，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園丘，以實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從其議，為戶部侍郎，知越州。卒。子常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漢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盡大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携貳，邊陲幾開，非中國之福也。」

龔原

龔原，遂昌人，進士高第，為太常博士，議祀北郊，原曰：「天子父

天母地既不為寒而廢祠其可為暑而輟行充徐王府記室
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入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為
蕭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鄆部獲知民間事宜臣
所知如是不知其他也徽宗立進給事中朝議帝為哲宗服
喪哀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主議者斥其
妄黜知南康軍詔定三年之制復修撰歷兵部侍郎卒

蒲苗

蒲苗閬州人母任氏知書號任五經自幼開敏中進士第通
判文州議者欲開徑路達陝西苗言洮岷積石至文甚邇自
文州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為其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七

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為之通道乎議遂塞累官中大
夫卒

何常

何常京兆人中進士第為熙河轉運副使議者欲貸民金
使人果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果
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強以金帛使自入粟懼為貪弱之害
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常奏戲龍羅雖
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為
減之終右文殿修撰

葉祖治

葉祖治邵武人熙寧初試進士祖治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
官朱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元祐初進禮部郎
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下從官議蘇軾劉放
言祖治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
新之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遂給事中祖治復復佞諂
密言王珪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宜仁聖烈女中之堯舜也
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治復
言若以珪為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
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養終膳下恩禮既解
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如此出知洪州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七

以黜貨聞祖治與曾布厚人目為小驍布用事以吏部侍
郎召布罷出知定州大言於上云使當時蔡確稍失事機王
珪得遂奸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就歸臣為朝
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方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
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提舉崇寧觀後知洪州卒

俞衆

俞衆江寧人以上舍生賜進士第拜給事中言學校三代之
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
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
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善者不出於學校

私人原
一定

然後為得爾蔡京再相賊向所用士多背已而果獨善是拜
御史中丞遷兵部尚書以毀紹聖法度出知江寧府卒

蔡疑

奇效

蔡疑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對曰熙
豐之德素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承
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
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
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
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除秘書省正
字遷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疑一意

史律

卷二百六十

附蔡京敘族屬尊為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至云向者大
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遂釋
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續廣上恩
出知杭州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方似
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持論頗異遂欲害疑以絕口因囑
子正策告蔡京不執執送京師入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
中謀使石越治瑾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奸
以定國而疑巧言惑眾造為蜚語不報范柔中以上書入邪
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仇自
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乞削其敘遷昭示好惡從之遷禮

奇效

賈易

部尚書疑附權倖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賈月不奉詔
帝怒賜之御史言疑游太學則挾詭計以誑諸生居侍從則
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為郡守則妄
尊大而覆監司召白金陵假然以承轄自處既升宗伯乃懷
不滿之心宜重賞詔賈房州安置復知杭州喜怒任情方
臘平西北戊卒代歸人得編緝疑禁民與為市下其直強取
之卒怒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疑踰垣走得免罷歸卒

史律

卷二百六十

賈易無為人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每議獄唯求合
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郡中稱平遷左司諫職居
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惡其奸出知懷
州非殿中侍御史復劾彥博彥博竟解平章重事而去易言
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二曰政事苟且三曰經
費不充四曰人才廢闕五曰刑罰失中皆老生常談無他奇
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易率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
惑朝聽之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謂宜關略不
問以活百姓易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來先帝遺詔為開好
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之詩以比熙豐之政
弟轍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誹怨先帝無
大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薄之出知宣州歷吏

此處多何
步論列
步論列
步論列

神侍郎辛

董敦逸

董敦逸吉州人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與御史黃慶基言
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軾相為表裏以
素朝政宰相呂大防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為誘毀
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
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
隨事抹改益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
嗣位博采眾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
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誘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

史籍

卷二百六十

董

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
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關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
誘毀先帝者也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
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蘇轍奏曰臣兄軾所撰呂惠卿告有曰
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豈
是誘毀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亦懊悔已行之事但未暇
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宜仁后曰先帝追悔
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宜仁后曰
皇帝宜深知之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知臨江軍紹聖初
軾職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入曰非前日白巖御

然則當日
書之何也

史乎復除監察御史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遷侍御史人
謝曰臣再汚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
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瑋華
秘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書却隨後
旁脅之敦逸不敢違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上疏云瑋
華之廢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
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
哲宗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
近習故使章惇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論敦逸何以解天下
後世之謗乃止徽宗即位為左諫議大夫極言蔡京蔡卞之

史籍

卷二百六十

董

惡遷戶部侍郎辛

上官均

上官均邵武人神宗親策進士擢第二元祐初為監察御史
宰相欲廢經義取士均言經術以理為主所擬者本也廢經
以文為工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廢經義未
見其得也自熙寧以來禁百司相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
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
明洞達不疑之意又言冗官之弊詔有司議久之未上均復
言今會議之臣畏世俗之議許不計朝廷之利害開邸毫之
不進不思人才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宜仁后曰當從我來始

乃自后族而下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問者：監司務為慘核，郡縣望風起，辨不服，以便民為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為吏者又復苟簡縱弛，顯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恩，以起中和之風。監察御史張舜民論宰相文彥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之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常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劾均反，巖叟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去。改禮部員外郎，復為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承樂之戰，怙勝氣，驕請蘭州，皆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三

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固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求蘭州，若地皆無，若輕予之，恐一旦虜虛，黑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無黑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也。不知治兵積穀，盡地而守之，傳堯俞為中書侍郎，許將為左丞，韓忠彥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濟，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

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昏。而言者得朋黨合謀，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是，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為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奸臣耳，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強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御史耳目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三

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不當妄言也。出知廣德軍，紹聖初，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其罪，因再黜章惇，欲更政事，出均知越州。徽宗立，遷給事中，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欲此之辨，由是不協。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復罷，均待制，致仕卒。

來之邵

來之邵，咸平人，登進士第，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好論，與楊畏攻蘇頌，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初，國是將變，之邵

逆探時指劾呂大防悖阮相握爲侍御史請加王安石美諡疏司馬光等咤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詠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道陛下其無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家富之邵子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論之出知蔡州卒

楊畏

楊畏洛陽人擢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時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陷乞成其觀望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書曰吾官夔峽雖淡山羣僚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

史緯

卷二百六十一

及光卒畏復曰司馬光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擊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燾等果論救皆不納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頌畏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以范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見轍不相復上疏諷轍不可用傾危反覆百僚莫不側目詔令兩省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相最爲相關之地宰相既不自舉使其屬舉之可乎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乃遷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太后山陵使畏首肯大防稱述熙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皆宗然之

爲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緒述惠畏按畢漸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結之曰畏前日度戮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辭職以遂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爲彼所覺罷畏言職畏跡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徒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出知真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落職至管崇寧觀蔡京爲相畏遣子姪見京以論蘇軾等章自明遂出黨籍復實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諷佞暴疾卒畏縱橫捭闔與邢恕締交俱爲禍紳

史緯

卷二百六十一

史

呂嘉問

呂嘉問河南人王安石用魏繼宗議置市場務命嘉問提舉神宗問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私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易市務器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曰非嘉問就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就為嘉問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七年皇帝憂之命韓維孫承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諸行一切罷之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廉薄勢不得不取於民非

史記

卷二百六十

金

重法莫禁也以薄糜中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若縣官廢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本畏吏方其以行役屬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場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舍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言嘉問多收息以干賞挾官府為兼弄神宗將委布步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買問狀辭同脅繼宗使誣布

父以傳明
名子以爲
同康

詔旨增加繼宗不從神宗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

以便民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曰陛下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為駸駸乎開架除陌矣嘉問請販鹽鬻帛豈不貽四方笑神宗領之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執政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入為光祿卿言者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千二百萬緒率二分共息十有五年之間子錢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鑒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資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黜知淮揚軍紹聖中擢知開封府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減口徽宗立鄂州安置起

史記

卷二百六十

年

為大中大大夫卒嘉問竊從祖樞密使公賜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慚以是斥外呂氏號為家賊

李南公

李南公鄭州人知長沙縣有孀婦携兒以嫁七年後兒族取兒去婦言非前夫子訟於官南公問其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此尚何爭命歸兒族遷為屯田員外郎南公女子皆適人而同產姝年三十不嫁御史論罷之歷戶部尚書子德帥承與偽為嚙之以獻徽宗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岡上敗散官安置

虞策

虞策錢塘人登進士第進右正言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政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其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尚莽濶疎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也歷戶部尚書徽宗立改吏部奏請均節財用曰臣北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歲一月所須為之哀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減裁浮冗以寬用度出知潤州道卒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主

劉拯

劉拯南陵人進士及第紹聖初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東坡等增減誣毀先烈顯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故以怨忿形於詔語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忠義之士為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軾謫英州拯猶舊視不愜也徽宗立欽聖后臨朝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為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出知濠

州遷吏部侍郎帝稱其識欽慈事進戶部尚書卒

錢適

錢適浦江人進士甲科崇寧初為侍御史進中丞請治元符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者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陳瓘龔夬等皆坐貶遂與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后聽政當國大臣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同已洵洵乃至疎迷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貶削忠彥等及追禡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主

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之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况既為先朝所廢則歲時朝見宗廟祭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敷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早正厥事所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兄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記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將來宗

道學必欲
廢而不和
其意其有
不可解

廟不可從享。陸氏不可祀。諸葛亮。皆所未安。請如精聖
三年。詔書。后由是。還。豫言。元符皇后。各位未正。乃冊為
崇恩太后。又言。元祐黨。尚多。漏略。所云。小臣上書者。昌州
推官。馮。解。也。以為。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稽之。逆順。陛下無
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愛。婦之恩。雖已。遂之
事。知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解。用是。除。馮。主簿。通
達。工部。尚書。舉。馮。解。自代。謂。解。越。操。端。勤。古人。與。稽。書。建。明
典禮。忠。義。凜。凜。以。罪。放。歸。方。鳳。陷。婺。州。通。奔。蘭。溪。為。賊。所。殺。

宋昇

史緯 卷二百六十

宋昇。原。曾。孫。也。父。喬。平。尹。開。封。依。堯。蔡。京。陵。轅。士。大夫。昇。為
京。西。都。轉。運。使。徽。宗。議。謂。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
城。門。下。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算。漆。灰。人。骨
為。脂。片。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雙。兆。大
抵。連。基。掘。遷。毀。中。監。奉。命。補。治。三。陵。泚。水。坑。澗。計。役。四。百。九
十。萬。工。未。幾。卒。

蔡居厚

蔡居厚。延。禧。子。也。第。進。士。進。右。諫。議。大夫。兩。河。羣。盜。起。太原
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備。養。於。平
時。故。緩。急。無。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

品以非正
人吏論却
正

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吏。強。官。弱。沒。以。成。風。蓋。嚴。毅。之下。吏
習。狡。猾。故。怯。懦。者。畏。之。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假。借。辭。色。為
為。卑。屈。淫。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為。之。乞。服。為。之。制
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出。知。東
平。府。卒。

龍鵬

龍鵬。字。德。符。雞。丘。人。登。進。士。第。調。筠。州。推。官。徽。宗。立。以。日。食
求。言。鵬。上。書。曰。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
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刑。左。右。之。忠。邪。為。本。臣。起。於。草。萊
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必

史緯 卷二百六十

邪。人也。從。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
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馬。光。左。右
以。為。奸。而。天下。皆。為。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
曰。奸。是。何。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跡。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操
微。端。端。以。同。權。寵。謂。之。奸。可。也。包。苴。滿。門。私。謁。馳。路。陰。交。不
遺。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
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王。聽。排。斥。正
人。微。言。者。坐。以。刺。諷。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口。掩。滔
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
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

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
忠信而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奸。是欺天
下也。至如惇。和。諱。商。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
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
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
師語曰。夫惇。小惇。殃及于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夫小
人譬之蠅。蠅其克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
過賊陷忠良。被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致
危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

史籍

卷一百六十

忠

不疑。詔令其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
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郭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
同列無一譴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
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謹使行之。
夫日月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
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敬明命。天運乾剛。
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變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大伐鼓。用幣。
素服。徹樂。而無修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
以爲相。相奏。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國爲邪等。免官。久之。
調績溪令。移病歸。居鄉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

德符二疏
正續倪保
文亦卓
不尋異人
也

無貴賤。少長。悉導師之。宣和六年。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
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
失。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
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
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
之言。聞於陛下。故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
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
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
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軍法之取卒伍。一有異論。累及
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

史籍

卷一百六十

忠

禁其收藏。其苛劄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
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言。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
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
石曰。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
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
德而天下。一於紹述。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
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廩犯關矣。
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造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
爲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
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

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舉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為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宮。命下而卒。賜為詩。清峭雄渾。無子。塔爾昂集其遺文三十卷傳於世。

任諒

任諒。蔚山人。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澤潞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行。輒入。盜既無所容。他縣地錯其間者。錢石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皆散去。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知邊隙不虞。陰關地密。果而叛。通夏人。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諫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

史緯

卷二百六十

史

密得數十萬石。訛移入宅。失藏粟而退。復開觀化堡。而邊儲已足。遂解去。知京兆府。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朝廷將有事於燕。諒貽宰相書曰。今契丹之亡。昭然可見。宜別立耶律氏之宗。使散為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勢。與鄰端起之全。其得失益相萬也。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為病狂。是冬。金人來兵犯燕山。藥師叛。皆如諒言。復起諒為京兆宰。

何灌

何灌。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琦數試其材。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君奇才也。他日當據吾坐為

府州巡檢。賈胡曉有泉遼入常越境而汲。灌中畫界墩。遏其來汲。忿而舉兵。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苦崖石皆汲。鐵敵驚引去。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霄出背負。後韓琦懼而引卻。知汾州。常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

州

灌言。陸運需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糧之。最可知。岷州引迤用水。能開田千頃。灌人號廣利渠。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言漢城湟中殺斛八錢。今西寧湟廓。仰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市牛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為他路放牧。知蘭州。攻仁多泉城援之。斬首五

史緯

卷二百六十

史

千級。拜廊州防禦使。童貫使燕山。副都總管郭藥師統蕃漢兵。灌曰。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今宜令藥師但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貫不聽。召選管幹步軍司。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不一支。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帝內禪。郭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王懼而退。以灌為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月。次滑州。方平南奔。灌兵亦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令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

創沒於陣帳下，韓絳雷彥典各手殺數人乃死。子蘄從父戰，始創死，紹興四年，詔復灌忠正軍，永宣使。

李熙靖

李熙靖，晉陵人，為太學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命下，乃得河東，而為淮東者，城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不欲發人之私以求自便，宰相問而賢之，留為兵部員外郎。」王補以太宰領應奉司，立經撫房於中書。熙靖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經撫事，經撫何為者哉？」黼不悅，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召對言燕山雖定，宜謹思患豫防之戒。靖

史緯

卷二百六十

王雲

康初，同譚世勛事龍德宮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或言唐睿宗上畏天戒，故吾為之，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熙靖再拜，貴微聞而忌之，金人立張邦昌，憂憤不食，故人視之，相持環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遂卒。年五十三。

王雲

王雲，澤州人，舉進士。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萬不軍，議和還，言粘罕得朝廷與余親，願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收和約，就改以為不然。」出知唐州。金人陷太原，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

金有何事

也。但宗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命王友弼詣粘罕，車幣至長垣，為金所卻。雲還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言：「康王舊與粘罕不結歡，宜往帝處為所留，雲言必無留王之理。」詰以百口保之。王受命，以雲為之副。初，雲奉使過磁州，兩郡微近，城民令還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王至磁州，雲隨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國粹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多賊也。」或發雲笥，得烏龜短巾，蓋平有風疾疾，寢則以護首，民益以為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

史緯

卷二百六十

王雲

王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譚世勛

譚世勛，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勛不善之，或問故，曰：「說多而屢變，非不易之論也。」除秘書省正字，梁師成與降居，數致願交，意不答。遷吏部員外郎，倖臣引恩澤任子，持不與，更自置其何世勛曰：「當當以舊例破成法，擢中書舍人，欽宗即位，世勛請辨宣仁國史之謬，遵欽宗遺旨，復元祐皇后位號，大享神宗，用富弼餉食，釋莫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帝，皆施行。」秋七月，書出東方，或謂此四夷將棄之兆，世勛奏：「重寶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謠說。」金騎南下，世

宋不復何

勅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通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請遣大將泰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戍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則金人不收過孫傳渙然之而何樂不從張邦昌僭國憂憤成疾卒

梅執禮

梅執禮浦江人第進士為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薦之宰相以未識面為嫌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欽宗立除戶部尚書執禮請以禁內錢銀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下嘗有小黃門持

史籍 卷二百六十

中批詣部取錢而不用雖執禮奏而杖之金人固京師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太子出避用事者沮之泊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萬計執禮與陳知質程振安其主保案民方已同執禮等哀之相謀曰金人所欲無幾雖銅錢亦不能給蓋以軍法結罪倘室其求官者挾宿怨誣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十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首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緒何有哉顧比屋罄盡亡以寒命耳首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連前曰皆官長也首怒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等為之

金首擄殺之而宋其首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流涕初忠為再出流離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葛勝門夜持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瑒泄其謀故不免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

留振

留振樂平人為太子舍人言古者大祭祀登饗受爵必以上嗣饗禮經所載且元豐獎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毀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于嬰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振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

史籍 卷二百六十

故也振抑澁實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宸衷逾度而不暇瞻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本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也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愆艾乎上率於異議不能用拜開封尹時捕亡卒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貽觀聽乃釋之金騎在郊逸車駕出城振力止之不從與梅執禮同及於難初徽宗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

高宗即位贈明學士謚剛愍官其子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給事中安扶扶新子也

劉延慶

劉延慶保安軍人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北伐渡白溝行

軍紀甚嚴軍師相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

人冒代急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遇將

為鋒師眾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葉師曰幹兵不過

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

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葉師先

行遙人燕城幹卒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淪紆不

支葉師失後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蘆溝南幹分兵斷饒

迫擒葉糧將王淵取漢軍二人蔽其目置帳中夜半偽相語

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以精兵衝其

中左右翼為應破之必矣陰遣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

以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退保雄州燕人作
敵謂之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兵萬人奔開遠
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

陳禾

陳禾鄆縣人舉進士擢侍御史蔡京于儻為太常少卿何執
中劾蔡京為將作監禾疏其罪罷之遷左正言時童貫與黃
經臣用事禾曰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
劾貫經臣怙寵弄權願寬之遠方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
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
碎衣臣當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

史籍 卷二百六十

日受危亡之禍上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易水上曰
留以挂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懇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
語盧航奏禾狂妄竊監信州酒除知秀州力辭卒謚文介

史籍卷二百六十

史緯卷二百六十一

宋史四十四

列傳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其祖徙居無錫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請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金人渝盟邊報狎至徽宗議避敵之計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今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公易不爲上極言之敏具道所以召

史緯

卷二百六十一

綱入議上意乃決擢敏門下侍郎傳位太子而自稱道君欽宗卽位除綱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徽宗東幸幸執議請上出狩暫避敵鋒綱曰聞宰臣欲奉陛下出狩果爾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也綱曰天下城池有如都城者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今捨此欲何之上曰策將安出綱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恃用之於有事之日自時中等雖未必知兵然籍其

史緯

卷二百六十一

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臣願效死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以去計勸上復命綱留守李稅副之綱力陳不可去言唐明皇幸蜀宗廟朝廷碎于賊手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陛下初卽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服於淵車駕朝發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益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芳奏曰中宮國公已行矣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毋留朕綱泣拜俯伏上前不肯起會燕趙二王亦以固守爲言上意稍定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敵專在卿矣綱惶恐受命因出治兵越五日道路紛紛復傳言欲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擅甲乘輿將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死守宗社乎願扈從巡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若以精騎疾追何以禦之上悟遂命輟行綱傳旨曰上意已定敢復言去者斬禁衛皆泣拜呼萬歲復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固守之議始決以綱爲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賊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綱坐酸棗門下有白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云斬獲奸細及驗認皆漢人首級綱捕獲數人斬以徇軍是日賊攻陳橋封丘等門酸棗門尤急上遣中使勞問城上歡呼

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賊乃退。韓萬不因遣使請和，乘夜突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明而入，使人出書，欲得大臣赴軍前定議。宰臣莫敢對，綱乃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李悅奉使可也。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和。」臣懼李悅柔懦誤國事，因言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上竟使稅往。李悅至全營果辱命，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絹絲各百萬，馳驅驛之，各以萬計。尊其國王為伯父，又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為質。乃許稅唯唯，不能措一辭而返。全人相視而笑曰：「此婦人爾。」稅至，呈金人所須事目，大臣震恐，欲如其數。綱力爭，以為所需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責十餘郡，地割之何以立國？為今之計，莫若遣辯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其和可久也。諸臣謂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於三鎮？上為羣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綱者。綱自度力不能勝，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綱出至城北，復回，則誓書已行。所求悉與之矣。宰臣具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用，以至臣庶之家，不能充數。於是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銀兩，立限輸官，不輸者斬。都城大擾，限既滿，亦不能足。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

史綱

卷二百六十一

三

金使奇人

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擊破金兵於鄭州。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京城以南之民稍安。靖難軍節度使神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澤原泰鳳路兵至，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當以計取之。扼河津，斷糧道，絕抄掠，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與戰，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以為然。期以二月六日舉事，而姚平仲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率步騎萬人，往劫金寨，欲生擒韓離，不金人驚覺，平仲遁去。韓離不遣使來詰用兵違誓之故。宰相李邦彥謂使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也。欲縛綱以與金，而金使反以為不可，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詣闕上書，明綱不當罷，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呼聲動地，悉不得報。殺傷內侍，上乃召綱入對。綱泣帝亦泣。復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方蔡懋代綱時，金人犯城，禁不得輒施矢石，有引砲及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賚，薄城爭發霹靂砲，擊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內侍，取其金帛，以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皆斬之。及盜稍稀，一領者取婦人絹一匹者，斬傷平民者，皆斬以徇。故外有

強敵以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對丘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及肅王為質不俟金幣數足遂辭去綱奏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上即日分遣將士以兵十萬數道並進日成諸將可擊則擊之而澤州奏稱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幸臣皆綱盡遣兵追敵恐倉卒無措綱曰罕雖來聞既和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也而宰臣密啓上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命無不扼腕綱聞之力爭雖得旨再進然將士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進擊之意矣於是金人旁出抄掠漢那思冀同而希罕之兵聞已和果退詔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尾從聞郝懷受命止東南部傳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及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因請行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對曰臣昨任御史以論劾水災蒙寬斧鉞之誅當時所言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魯猶人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善醫者

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慮亂之憂徽宗稱善因言行宮止郵違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臣竊嘗之家長出而端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但當以其能保大計而慰勞之皇帝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更革今陛下回駕宜有以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又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朋常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耿南仲議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仲憐然曰左司諫陳公輔為李綱結士民伏闕乞下御史綱曰臣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因上章待罪上手詔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眾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綱奏曰金人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虜廷欲為朝廷堅守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修邊防以待之昔唐設藩鎮以拱衛京師故雖屢

有變故卒賴其力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
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
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置樣德博連橫海
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所論多異同綱力爭之
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以為無
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執政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
之心綱惶懼乞骸時太原破圍神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
曰欲接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自陳書
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具
道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上不聽綱移疾乞致仕

史綱 卷二百一十一

七

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綱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
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
辭耳公堅臥不起諛言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同知樞密院
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不得已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
綱言吳元濟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
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害難去使朝
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奸禦外寇者自不難也因書裴度
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
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
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

小人不斷
國事欲實
亡而人主
聽之真昏
也

遣人歸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乞
骸骨上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
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
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進而死敵臣之
願也為一詞議罷師臣當乞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
之義上為感動進至河陽望拜諸陵上奏曰臣總師出擊洛
聖拜陵寢潛然出涕惟願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
適丁艱難之秋強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屬精求治思
報仇耻之日願漢考祖宗之法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
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

史綱 卷二百一十一

八

依賴天下幸甚綱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綱練士卒
修築器甲進次懷州以為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
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
施皮薩槍刃轉運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
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凡造千餘兩日肆
習之俟防秋之兵集欲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
兵皆悉罷減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
肥敵必渡人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
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現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收前詔所
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

何也
以金人
後乃罷
何也

何也
以金人
後乃罷
何也

何也
以金人
後乃罷
何也

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詔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中旨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極言節制不專恐悞國事不報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蘇山陳過庭李同矣吳敏復安置涪州綱歎曰事無可為者矣上疏丐罷命神師道領宣撫司事除綱知揚州綱辭免并疏言宣撫司兵若干防秋兵若干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及御前降例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存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乞遣使覈實果有

史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論綱十罪責建昌軍安置再

內殿涕泗交集上為動容言金人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障其計中賴天命未收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副委任之意且臣在道頗岐封示諭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罷綱岐綱猶固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今日扶顛持危國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付以宰相臣愚陋何足以仰副委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察管仲害霸之

史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論綱十罪責建昌軍安置再

可宜悉改正。四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屈膝於虜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汗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政本。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靡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

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上

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直君朝。在政府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全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僥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始議奉迎。僭逆如此。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失之節。上召黃潛善等。諭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

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請罷臣。上爲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剛直。臣等所不及。詔諭邦昌潭州。吳玠莫俦等皆遷謫。有堂綱言。近世上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從之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左右皆泣。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詔兼御營使。奏曰。今國勢不建。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展幾前日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

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上

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總監司守。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全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其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既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然河東所失者。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皆定懷衛滑。皆開州而已。其餘中山河間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然金人善於攻。而拙於守。今南路兵民雖懷忠義。使援兵不至。糧盡力竭。必憤於朝廷。金人固得撫而用之矣。請於河北

事
員大臣
委曲如

置招撫司於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宜論天子德
意有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者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四
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俾自爲守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最今日
之急務也上問誰可任者綱言張所可招撫河北傅亮可經
制河東所嘗論諸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欬語曰今當舉
綱之狀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
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
罪孰謂不宜第今日事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憂慮處
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難潛
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以所充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

史籍
卷二百六十一

制副使於是南路間以破敵捷書至金兵聞諸郡者多引去
而山若義兵應募者甚衆開封尹綱以留府非宗澤不可
力薦之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
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
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
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
名各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
按牌以遣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
者斬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又疏三事一日募兵二日買馬三
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

千古至言

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
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
數若部增二千則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朝議
遣使于金綱奏曰亮嘗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兩宮致天
下養此孝悌之至而亮嘗之用也今日之事止當枕戈嘗
膝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
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命綱草表以周望傳爲二
聖通問使一日論靖康府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

史籍
卷二百六十一

終夜不寢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道在知人遣君子而
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所行程書無益也綱奏陛下縱未
能旋軫汴京猶當且遣襄陽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
然中原非復我有天下之勢遂傾而不復振矣上乃詔諭兩
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手詔欲巡幸東南綱極論
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
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
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
南幸豈惟金人乘間而入盜賊亦將蠭起爲亂陛下雖欲還
都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

齊亮堂
八人可

史籍

卷二百六十一

五

與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
可以召將士京遠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
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邀救援晉議驛驛乃還沛都策無出於
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夫中原則東
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恐不易也況昔降詔許都
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
南陽而潛善伯彥陰上巡幸東南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
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已而還綱尚書左僕射除黃潛著右僕射既命兩相則潛著
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
又臣所建明今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得安
其位臣固望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
商而臣固有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請去去上曰卿所爭
制綱乃謂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非小事也臣昨議
去綱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
下為安使哉頃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
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
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初二帝北行金人
欲立張邦昌宋齊愈自啟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問之齊愈
書張邦昌三字時雍遂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

齊愈亮堂
意動李綱
可耳其

史籍

卷二百六十一

六

報其鄉人噉齊愈者以告綱時方論偽命之罪於是逮齊愈
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罪大但遷嶺南大諫第承不過論
綱出齊愈引伏遂戮之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
馬招軍之罪詔罷綱提舉洞霄宮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
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還東京南河都督相繼淹陷
比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踐毀開輔
而中原益賊盜起矣紹興二年除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時
荆湖江湖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
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
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處體微鄂及
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
襄漢之聲援可援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諫官徐備劉裴劾綱
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
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雲集檣頭
昌以臨銀何彼必震懼還掠王師追蹙必勝之理此上策也
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以助聲勢則敵人不敢南渡設
奇邀擊絕其糧道此中策也萬一為順流之計使卒伍潰散
挫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
矣往歲金人利在便捷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得以還定
安集今偽齊尋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奸民潰卒從而

如替不用
乃因其方
可矣

既不能
視中原

則謂偏安
之計亦
可奈何

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七

附之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苻堅以百萬衆侵晉。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五年。詔問攻戰守備之方。綢繆議者。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倖倖非制勝之術也。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而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將何以圖敵。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此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

策倉卒則以退避爲計。而以進禦爲議。國上下倫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壯當大敵。天恩降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不敢南渡。許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觀矣。然敵兵既退。天恩慰安。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數日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漢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黠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太祖太宗定難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其宗亦有遄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在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開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淮東淮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說海之策。冒風濤不測之險。此不可之甚者也。惟當於國家同艱之時。明政刑。治軍旅。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業之人業。此最上策也。臣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之計。而鮮復遣使。豈不以彙隙既深。終無修睦之理。故昭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逆豫之所。祇自取辱。無補於事。全人進擊之策。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

厚幣以事之。其不效者。則以兵。夫器。物。所。資。不。費。使。輒。往。來。半。空。之。言。又。必。長。其。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知。卒。不。成。而。往。為。此。長。也。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助。無。益。於。人。以。此。卒。之。兵。付。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明。利。害。人。心。之。所。同。豈。真。不。悟。哉。耶。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害。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功。罪。當。而。人。心。服。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卒。狂。族。之。指。為。奸。黨。是。非。顛。倒。政。事。敗。壞。馴。致。靖。康。之。變。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滿。紙。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奧。序。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上。未。復。仇。敵。本。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摹。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初。定。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仰。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上。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疏。奏。上。賜。詔。褒。諭。除。江。西。安。

凌劫制而
劉黃沒以
矣相去遠

撫。制。置。使。兼。知。洪。州。六。年。劉。過。閩。陞。辭。引。對。內。殿。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劉。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與。岳。飛。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車。駕。幸。建。康。劉。言。願。陛。下。勿。以。擊。勝。而。自。息。勿。以。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明。是。非。興。人。材。鼓。士。氣。惜。民。力。順。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盡。擲。以。全。軍。叛。歸。劉。孫。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此。糾。言。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

元祿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時行突不得已而避之。猶爲有說。今強與有警急之報。朝廷正可應往。事修軍政。將就。今明賞罰。蓋務固守而進。爲此投授。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還。上疏曰。朝廷遣王倫使。奉使進宮。今倫之歸。與全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若因說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夫金人毀宗社。逼二聖。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南

門議定
而倫不
則生有
則倫不
不若此
之事

端以爲聽其請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劄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有不用。或不久。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金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靖康國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喜曰。朝廷棄我。猶有張觀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凡七十萬人。由是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白河北置招撫。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在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長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益賊乎。今京東西卒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置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命益謙分折。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綱罷相。所領南安軍。卒于貶所。傅亮治兵河朔。部戍受關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

以何罪
所

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若相位。僅七十日。其謀不見用。獨於潛善泰桮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而忠誠不少衰。若赤子之慕其母。雖遇怒呵。猶號泣挽其裳。祕而從之。嗚呼。李伯紀之心。其諸葛孔明之心歟。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進士第。知掖縣。部使者市牛黃。澤報曰。方將受鴈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旁流。牛安得黃。通川在州。朝廷遣使。由登州與女真結盟。謀夾攻契丹。澤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靖康元年。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至磁。澤迎謁。

史記 卷二百六十一

主

曰。王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請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玦。廟有馬。是夜果有車馬等物。以塞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不往。金人破真定。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授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瑄擊之。大破之。見王言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贊欽宗手詔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脅上作詔。以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嘗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漣。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

之

史記 卷二百六十一

主

與復大計。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請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播教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既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爲怯。願躬冒矢石。爲請將先澤。時年六十九矣。聞封尹闕。李綱薦澤。知開封府。時敵騎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至。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

王善河東拒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
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
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
效力遂降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
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悉招
降之上疏請上還京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疏言開封
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士農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
陛下英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
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
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不識兵革以敵國譏設爲可惡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
實臣勇思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
前日之禍張邦昌欺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
使僞楚來謁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感於人言令
臣等待遇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
其定議衛開全兵甚盛將入攻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
圖後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據形勢立堅壁
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蘇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
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樂
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才也會金人攻汜水

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爲統
制澤視師河北還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以爲陛下
舍宗社朝廷使生靈失所仰戴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
不報復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
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
貴者亦有不和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
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
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
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
棄以道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下腹心也今欲去之是棄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
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
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
章聖望陛下因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
輒爲潛善等所抑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斷河梁
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
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
聞之夜斷河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
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
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金人方與衍戰伏

其赴前後夾擊之金人大敗。羣盜丁進降。詔授宣贊舍人。東
京外巡。進引部屯京。來泰澤。將士請以甲士衍澤曰。正當
披心待之耳。及進至澤。拊勞待之。如故吏。翼日請澤詣其壘。
澤許之。進益感畏。金帥紆軍據洛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
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
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責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
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
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
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金將曰。我守此土。有死而已。
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見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

史事

卷二百六十一

七

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
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借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勦王。澤疏曰。
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溯之南北。福建
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
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
之罪。乃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而保山。若者不
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煎其面。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
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
效義之心哉。王策本遠。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
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

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
計大舉。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
今收復伊洛。而金酋北渡。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
山皆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言之。國家中
興之兆。可見。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昔
楚人城郢。史氏鄒之。今門於儀真。教習水戰。規規為偏霸之
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
扼之計耳。先是澤在滋。以趙世隆為中軍將。及去磁。以州事
付鈴轄李侃。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
世隆入見。澤責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今上下之分。亦陷。

史事

卷二百六十一

七

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眾兵露刀于庭。左右皆懼。澤
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
興感泣。會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欣然受命。遂破
敵。以歸。降寇趙海屯板橋。輒整路以阻行人。芻者入。入過其
壘。海怒而縛之。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
對客。海具狀。叩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
大將曰。領眾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
屯城北。二人不相下。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諭之。
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
二人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官必解。

宗帝與契丹人有歸中國者澤論以共滅金賊。刺君父之
賊。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瑛官軍渡河為信。又為榜文。散示
兩河。縣為公據。付中國被虜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瑛
同澤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金人分近渡河。詔統制韓世
忠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兵援之。澤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
遣王彥等取懷衛。滑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護陵寢。馬廣
等自大名取洛陽。真定。楊進王善丁進。各貴等各以所領兵
分路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
見必同心。賊必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修吾舊
好。以攜虜情。遣知機韓世忠之。西使夏。東使高麗。論以禍福。

史

卷二百一

元

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轡之期。南河可以安
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就入
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
為潛善等所抑。憂憤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憂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我死無恨矣。衆皆流涕。諸
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
書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遺表猶存。上還京。都人號慟。三
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謚曰忠簡。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
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
就。識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間。將士去者

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以頴繼父任。會命杜充為留守。
以頴為判官。充反。澤所為。失都人心。頴屢爭之。不從。乃請特
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
矣。

趙鼎

趙鼎字元鎮。開喜人。登進士第。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
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京師失
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
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羣臣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
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使敵莫測。退幸之所。上納之。

史

卷二百六十一

年

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
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
左顧川陵。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昔日三國之所必爭。宜以
公安為行閫。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
經營大業。計無出此。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忌之。除川陝
宣撫使。鼎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
日之功。陛下有蠅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
物議。以被宸廷。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
於紛紜乎。臣所將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實募金帛。為數至
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壓已行。臣日侍宸展。所陳已艱難。

宋事始末
此可歌

現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至。鼎朝辭上。曰。卿宜可遠去。當遂相卿。拜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曰。慶時劉麟與金人合兵。大入。來朝。震恐。鼎得論戰。禦之計。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提去。未晚也。上曰。朕當親德六師。臨江決戰。鼎喜。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也。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惴惴。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麟邀之而來。非其本心。

史記 卷二百六十一

三

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復遣子麟覲。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湯沂中屯泗州。鼎移書于浚。令浚沂中合兵。勦敵。俊進軍至藕塘。與覲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劉世光。世光已棄廬州。回江北。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浚。河與陸戰。敗之。麟覲遁去。浚遣呂祉入奏事。鼎見祉。所言誇大。每裁抑之。上謂鼎曰。他日。使浚與卿不和者。呂祉也。浚因論事。語侵鼎。鼎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浚以王德爲都統制。鄭瑄副之。聽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瑄與德有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齊。浚引咎。

去位。復拜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上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開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居永州。浚既貶。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野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同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還康國右司員外郎。鼎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問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

史記

卷二百六十一

三

攻。必傷元氣矣。鼎聞和議。與秦桧不合。及鼎以事拂上意。桧乘間擠之。復出知紹興府。桧率桀政。僇行。鼎不爲禮。桧益憾之。徙知泉州。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御史中丞王次翁復論鼎治郡廢弛。罷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上書言時政。桧忌其復用。諷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漳州。又責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不談時事。中丞唐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復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張餘生之無幾。用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桧見之曰。此老偏強。猶昔。鼎于汾乞侍行。鼎語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同行。微仲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汝何

罪乃同死。章卿耶。不若我先死。使汝護養而歸。猶有後也。鼎在古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檢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遣人語汾曰。檢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自書墓志。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自歸葬。汾護喪歸葬。衛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欲掩取之。以為奇貨。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無所得。鼎之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孝宗即位。贈太傅。豐

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

國公諡忠簡。祀享高宗廟庭。

史緯卷二百六十二

宋史四十五

列傳

張俊

張俊字德遠。綿竹人。四歲而孤。中進士第。高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捍吳門。以俊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俊獨留。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俊謀起兵討賊。傅等以俊俊為秦鳳路總管。俊知上遇俊厚。急邀俊語。以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俊遣人賁頤浩書。約以兵來會。而命俊

史

卷二百六十二

吳江上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俊以書招之。世忠至對俊恸哭。俊大犒將士。呼諸將至前。抗聲曰。聞賊以重賞賄吾首。若俊此舉。逢天憐人。汝等可取俊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令世忠等以兵赴闕。俊大秀州夜坐。忽有客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俊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俊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俊翌日斬死囚。徇眾曰。此苗傅劉正彥也。傅正彥伏誅。拜俊知樞密院事。俊言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以俊為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全帥兀朮猶在淮西。俊懼其復擾東南。謀率制

是
用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之遂令五路之師以復承興都統制曲端言兵未可用使
端兵仍為安軍安置而檄召熙河劉錫系鳳孫徑還原蜀
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萬八千一萬匹以
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劉子羽吳玠郭浩皆言未可浚不
聽遂行次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
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金帥吳玠引兵驟至浚詐立
都統曲端旗以懼虜玠室曰開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
與柴襄王籍淳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錫身率將
士薄敵陳殺獲頗眾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營軍將士望
見驚遁諸軍皆潰浚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乃斬哲以徇五路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州勉日渡江韓世忠遣王愈詣兀朮約戰言張樞密已在鎮
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出浚文書示之兀朮色
變遂引還知廬州仇愈說浚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盡若
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以
大軍尾擊彼有不勝者浚不能用五年除右僕射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六年
劉豫子麟殺入寇浚命楊沂中屯濠州劉光世屯合肥與沂
中接劉猷攻沂中沂中大破之麟殺皆通七年問安使何鑄
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上號勸舜踊哀不自勝浚奏天
子之孝與上度不同當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還天
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
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請乘輿至建康中外幾事
最委浚以一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之令
秦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以王德為都統制鄧瓊副
之都承旨張宗元曰瓊畏德如虎今使臨其上是速之叛也
浚不聽及德視事教場瓊進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
做一牋錦被遮蓋德素驕勇竟不出一語慰撫之張宗元復
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之不然變且生矣
浚又不聽遂召德還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紮楊沂中
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駐廬州且命鄧瓊以所部兵赴行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二

四

在將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速現叛爾會社奏罷現
兵柄復遂殺呂社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浚引咎求去
落職居永州九年除福建安撫大使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
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
謀之於心諒察情偽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
怒令臺諫論浚請居永州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
漳州江名錫使湖南使國浚會槍死乃免三十一年金主亮
兵大入中外震動浚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池州
聞亮死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
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倚以為重孝宗即位召浚人見
目禮閣公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浚屢奏欲取
山東時召士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讚其謀左
僕射史浩不以為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
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
勝之計若乃徇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
朝廷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
制邵宏淵奉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是督府命令
不行也李椿遣浚于林書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
觀變然後可圖今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已為與尸之凶矣
況滿離不困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乎武鋒都

當事勢
如何豈可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二

五

統制陳敏曰盛夏與師恐非其時聞金重兵皆在大梁今若
渡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形
矣蔡賁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請俟萬全而後動浚皆不從
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
君父必俟乘輿臨軍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為哉上以問浩
浩力陳不可孝宗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結朕不
憚一行浚不悅與浩論辯於殿廷浩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
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
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至今不起浚曰彼民間無
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舉事浩曰勝虜能以鉏耰棘矜亡
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
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速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
何曰十萬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又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兩
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
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凡五日浩曰
平日頗枕輿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
大誓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
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之數年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喪
失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

以一身之事

高宗已若

征南之功也而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
 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沒默
 然明日奉史浩意不可同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
 秋必為邊患帝然之於是三省密院徑啟請將出師浩
 遂請罷出知紹興府高宗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
 大計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宏
 淵聽願忠節制宏淵不悅復令願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
 統矣願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
 之願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移周仁乘勝進克
 宿州浚以盛夏人疲召願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
 兵至願忠與戰宏淵徑歸不顧我師不利謀報敵兵大至願
 忠夜引歸至符離師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
 宗賜浚書曰邊事倚卿為重前日之舉朕與卿任之今日亦
 須與卿終之勿介意也帝封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
 每遣使必問浚飲食多寡何如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
 如故浚乞致仕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子杓杓
 曰吾嘗為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
 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開孝宗震悼贈太師諡忠獻杓
 知臨安府郡城浩穰奸盜聚惡杓盡分地以警抽夜戶不閉
 杓自有傳

史籍

卷一百六十一

七

止金人攻
滅時害怕

全若渡江
二賊必從
之也

朱勝非

朱勝非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元年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
 非逃去會韓世忠破敵勝非復還視事明年請濟州見康王
 言南京與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權直
 學士院勝非懇敗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除尚書右丞奉
 宣和末宰執子弟並列從班諫官謂向從竹馬之遊已造荷
 棄之列今不可以不戒拜尚書右僕射首傳劉正彥作亂上
 親御樓撫諭二賊不退勝非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
 太后不可傳願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耶勝非密謂上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語臣云二將忠有餘
 而學不足此可為後圖於是太皇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勝
 非請降赦以安傳等太后語上曰類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
 已須籍矣後鈞甫見勝非勝非謂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
 那無一人效力者乎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
 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柔吉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今
 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蓋早為朝廷協
 力鈞甫唯唯傳黨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目家艱難若等
 立功之秋誠能奮身立事官爵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
 軍中情實擢為工部侍郎傳等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
 質勝非給傳曰今當啓太后遣其妻子慰撫之傳等許之諸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二

七

義師志故
不意逆

事平使會
大平城於
調

將將至傳等懼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欲使公等自
反正耳若下詔命百官六軍迎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可
連聞之乃召學士李邴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勝非率百官
詣席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時
義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上曰君若去
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
遇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
浚此果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
獗官罷斥不報勝非復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
二年拜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人

呂頤浩

呂頤浩齊州人中進士第高宗卽位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
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
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
幸錢塘改知江寧府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禪位政元赦
詔至頤浩曰是必有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
沙漠可速遜位于幼冲乎均知有變無疑也頤浩卽遣人寓
書張浚及諸將約會共討賊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

有逞起之勢與袁揆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
復明時以圖恢復遂率兵發江寧舉鞭警衆士皆感厲將至
平江欲韓世忠爲前軍張俊輩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
中軍光世分軍殿後發平江傳宣託旨詔頤浩單騎入朝頤
浩疏言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等恐懼乃請高
宗復辟次臨平傳正彥拒戰頤浩督世忠等破賊傳正彥引
兵還頤浩入見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同平章事車駕幸建康
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
至爲邊而今當且戰且避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不可以
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上至平江聞杜充
敗績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進航海之策頤浩頗悉趙鼎勸之
除體泉觀使奉化賊將建劫頤浩真營中高宗以頤浩故赦
而招之復拜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紹興二年上還臨安
時秦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議出
師身自督兵北向高宗諭頤浩秦仲曰頤浩治軍旅檣理庶
務如種蠶分職可也頤浩與劉光世有怨言光世兵冗不練
乞移其軍還闕帝曰光世軍糧不足驟移之必潰先犒軍而
後料簡可也仲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
傾之而擅朝權頤浩開府鎮江聞秦仲已死遂不進詔還朝
欲傾秦仲乃引勝非爲助遂罷仲頤浩獨秉政屢請與師復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九

范致虛字大猷
不字大猷
之孫也

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
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瑄等
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
不能立國顧磨斷早定策策北向今之將銳皆中原人恐久
而清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
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無善狀請罷之李
光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并光罷之高宗以水旱地震
下詔罪己罷願浩湖南安撫制置使柳衡往陽盜起願浩悉
平之封成國公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命願浩往陝西以老
病辭疏言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赴闕卒
史綱卷二百六十二

願浩再相胡安國勸其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願
浩不能用

范宗尹

范宗尹鄧城人呂願浩罷宗尹攝相位時諸盜據州縣朝廷
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
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久之弊也
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
藩王守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同平章
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
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

范致虛字大猷
不字大猷
之孫也

名軍興聽便宜從事而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
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宗尹當北敵肆行之
術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匪人又無總率統
局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及為政多私屢為
議者所訾罷去卒年三十七

范致虛

范致虛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
祖送停官政和七年除刑部尚書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
學士劉葛乘蔡京怒擠之後葛坐王案欺言事論死致虛爭
之得減京士論賢之遷尚書左丞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

史綱

卷二百六十二

十一

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改知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
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
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乃得不取靖康元年知京兆府金人
南侵命致虛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再犯京師
詔致虛會兵入援致虛蓋兵十萬至穎昌聞京師被而遣致虛
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
倚以兵來會步騎號二十萬以馬昌祐統之命杜常將兵萬
人趨京師夏徽將萬人守陵寢僧趙宗印喜談兵致虛俾充
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洛金
人破京師遣人持詔以止入援之師致虛斬之宗印又以僧

為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
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不知兵宗印舟師至三門津
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臣高世山謂精罕曰致虛儒者不
知兵遣卒三千自足破之致虛軍出武關至千秋鎮金將與
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假先遁致虛新
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
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出險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
不至覆若羣聚而出殺過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
底于敗高宗即位徙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
合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不戰而走轉運使劉汲力
戰死焉責致虛英州安置起知鼎州道卒

史稿

卷一百六十二

五

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于也靖康元年擢御史中丞好問言陛
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
治效逾遐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
臣恐淳厚之德變為頹靡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為太平無由
致也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
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
輕重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
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人伴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

不省奇

史稿

卷一百六十二

五

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若不許遣兵
遣將何也諸臣集議皆謂之成以過奔衝而列勒王之師
于畿邑以衛京城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庭臣
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
知袁州未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
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中驍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
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將宣帥其徒數百欲逆乘與犯圍而
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
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傳阿之宣以語使傳好問
敗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
將駕必甲乘無關而後動詎可輕邪宣乃服麾其徒使退欽
宗再至金營好問從行帝被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金人立
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
為之耶姑寒敵意而徐為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
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
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轉禍為福且省中
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殿後令衛士夾陛敵所遣袍帶非戎
人在旁免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吳升其傳
諸邦昌見金使於紫宸殿好問曰官省故吏驟見御正衛必
駭憤且不測邦昌乃止王時雍議大赦好問曰四壁之外

寄問王心
不白人

皆非。我有將謀。盡令人謀以五千騎取廣王。好問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進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無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金人將還。讓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物。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疾則負罪。益漢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邦昌易服歸太宰位。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社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閭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攻宜舍。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賣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但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除知宣州。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好問處艱難之際。屈已就事。以規興復。其心有足亮云。

李光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登進士第。欽宗受禪。擢右司諫。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勛。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為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使利源歸一。時猶主王安石之學。光言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流毒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太原聞急。光請就委折彥質。起晉絳磁臨潞威勝汾民兵。及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剽掠親王。以三鎮為辭。勢必凌人。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高宗建炎三年。除知宣州。光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萬餘。號精練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成之。聲城址為十地。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照苗祖茂輪邑者。悉命輪都。初謀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賊軍乘民怠。使以濟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削盡賊方。攻宣州。剽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極。

未為推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初。戚方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汝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擢吏部。侍郎。光奏。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為己任。駐。蹕舍。猶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丁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言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述。與逆同拒。賊於并冀充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虎重兵。已至歷陽。命王粲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二

七

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葦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詔金人渡入。諸郡守臣。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詔光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為盜。某為守。分當相直。今俱為臣子。當共勉力。

忠義勿以前事為疑。方謝且泣。光言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為盜賊。本非獲已。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可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屯宣城。擅據倉庫。詞蔡不行。光請除之。授淮西招撫使。光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謂堵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欺陛下。使陛下異時欺百姓也。若已替辦見錢。則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奏槍方主和議。欲藉光名鎮壓。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除蔡知政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置黜虜。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二

七

奸計。夷平生大節。光言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而槍議微淮南守備。等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槍與光難生。前光曰。觀槍之意。欲塞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槍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而此。泰槍不愧古人。朕退而嘆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固請。除知紹興府。中丞。方俟高論。光怨望。瓊州安置。居瓊八年。呂愿中告光與同銓。訕訕朝政。移昌化軍。光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以郊恩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簡。子孟傳。官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歸計已決。不能往也。出知江州。致。

辛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中進士第。宣和七年，為給事中，作書抵
射相謂百姓田儉，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
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靖康初，改御史中丞，神師道罷，翰言
師道名將，不可解兵柄。欽宗言其老，翰曰：「秦如皇老，王翦而
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
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雖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且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徇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因夾可
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文

用高宗即位，用李綱薦，拜尚書右丞，權門下侍郎。李綱罷，翰
言：「制忠義英發，拾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
高宗未許。翰曰：黃潛善奏誅上書人，翰罷朝，問潛善處分何
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問其書何以不下。或府田
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
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罷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召為
端明殿學士，辭不至。三年卒。

許景衡

許景衡，瑞安人。登進士第。宣和六年，為監察御史，睦寇平，江
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

食之眾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

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詔權免比較。高宗即位，
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欲逐去之。
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
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
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
顧盡忠狗國之節，則不恕己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
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措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
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提刑趙叔近招降
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文

罰倒置，莫此為甚。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潛善等以景衡異己，
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大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
壇，堂拜高宗，以問景衡。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
太。之有。景衡嘗言建康天險，請定計巡幸。宗澤屢請歸汴，
上不得已下還京之詔。潛善等遂罪景衡，罷提舉洞霄宮。卒。
高宗思之，賜官舍一區，諡曰忠簡。不遺汴京而葬。其子景衡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日晡如電，驚勇絕人。能騎
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
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淵曰：真萬人敵也。迨至清溪洞，舍

願以出欽宗卽位。詔諸路勤王。世忠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辟河北總管司統制宣撫使李綱大麾下。李復倡亂。滿者。之者數萬人。綱大徵世忠討之。世忠兵不滿千人。乃分爲四隊。布戰。蔡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破之。斬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追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懷諸命。因脫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其衆悉降。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來見。金酋率衆數萬逼城。世忠單騎突入。斬其酋。長衆遂潰。康王卽位。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

東世忠令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術遣使通問。約曰。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鼓。金兵終不得渡。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相持于黃天蕩。太一字輩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以鐵纜貫大鉤。投驍勇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經。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關人王某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擗。衆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船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曰。壘大梁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鑿梁三十里。會風止。敵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戰死。敵得絕江遁去。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開鼓。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遇其三中。有絳袍王帶者。既墜而復馳。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十萬。世忠僅八千。相拒四十八日。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建安范汝爲反。世忠討平之。曹成擁衆郡邵。世忠平閩。旋師遣人招之。成降。得戰士八萬。移師長沙。劉

李衛公以
唐僖宗死
開元忠志

思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孟度不
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報捷與賊對壘奕
棋張飲堅壁不動一夜伏精兵於山下與諸將接營而進賊
方迎戰伏兵已馳入賊營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
驚潰應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悉平授太尉置背蒐
軍勇爲絕倫紹興四年以宣撫使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
分道入侵世忠自鎮江濟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
提騎兵前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微炊爨給良臣曰
有詔召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賊吾鞭所向
遂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開鼓卽起良臣至

東華 卷二百六十二

五

金軍聶兒字董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
將捷字也據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
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樑
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動騎蹂躪人馬俱驚
擒捷字也等二百餘人別將董敗擊金人於天長縣之磯口
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與金人
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閫將騎士往援之俘生女真千戶等
世忠追至淮水金人驚潰相溺溺死甚衆提聞羣臣入賀
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會雨雪金饋遺不通野無所
掠殺馬而食凡水夜引軍還劉麟劉猷棄輜重遁六年置司

東華 卷二百六十二

五

楚州世忠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繼爲星
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
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
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力陳議和之非乞留軍嚴遮
江淮金使蕭善以詔諭爲名世忠言金人以詔諭爲名暗致
陛下歸順之義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
心離散士氣凋沮此主辱臣死之時願効死戰不許世忠在
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放犯秦檜欲收三大將繼
拜世忠爲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餼百萬買米九十萬石酒
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旣不以和議爲然爲檣所拘乞解樞密
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
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卒追封新王謚忠
武配享高宗廟庭世忠性剛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
極言嘗表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視
整及跳淵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
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卽刻畫然解
兵凡十年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鄂州都統制軍
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
制官以身帥之人習勞苦馳騁如飛詔諸將偕行之世忠將
解元保安軍人金人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

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路背令夾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說降，元匿勁兵，令藏卒，微服以出，偽若降者，金人稍懈，勁兵競至，擒黑頭虎，俄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授保信軍節度使。

岳飛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生未彌月，河決水暴至，母姚氏抱飛坐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岳飛

從中衝鋒抵岸，得免，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補承信郎，從劉浩與金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大敗之，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謂陛下已登大寶，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采樵以

史籍

卷二百六十二

岳飛

致殺，皆謀定也，所變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部計，恃河北以爲固，苟馬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虜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蘆而歸，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大戰汜水，開射，殲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簾渡，與敵相持，遂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兩束交縛，夜半，燕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建康，金兵至，充遣諸將迎戰，王愛先遁，飛奮力戰，而充已降，飛奔廣德，兀朮趨杭州，飛要擊之，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求降，建炎四年，兀朮攻常州，飛四戰皆捷，追破之，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金兵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遷通泰鎮撫使，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收復本路州郡，乘機進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紹興元年，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蕭門數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飛過廬陵寄宿屋市質明為主人洗滌盆盥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問大將軍何在數者云已離偏禪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飛入賀州連破其砦成降時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上無疫癘頒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度吉盜連兵寇掠術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諸郡飛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湖寇楊么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欲自江西陸行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珍草寇帝以問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起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雖眾何能為眾輒指王貴曰爾曰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帥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車騎按其部招佐背日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論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陽政席益言飛玩寇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沒機胡可易言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召浚還飛袖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助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復遣入湖中欽說俞端猷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么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植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中牛阜擒斬之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衆地屬歸田籍少壯為兵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還至江上會諸大帥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觀中

不許有也

史

卷一百六十一

史

原飛遣王貴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浚曰
飛遣甚大今已至伊洛太行一帶山岩必有慮者九月劉
豫遣子麟視分道寇淮西劉光世在廬州張俊在盱眙同奏
召飛以兵東下浚言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
不足任竟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
師以致日疾聞詔即日啓行未至而麟視敗帝語趙鼎曰劉
豫收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詔飛還軍飛請圖
蔡以取中原不許七年入見帝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
有二馬日啖草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食介而馳
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楊俊甲
不喘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勞力祿而不求遇
速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難不擇
粟飲不擇泉機勢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噴殆欲罷
然此其好取易盈好逞身窮奮鈍之材也帝稱善拜太尉
數論恢復之略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
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願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
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
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
游滑經略兩河中原可定也帝曰有臣如此吾復何憂進止
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

一言不合
便解兵步
往未見太
宗元妙人

史

卷一百六十二

史

方國大舉合秦檜主和詔飛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曰王
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
何飛曰德與鄭瑒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必爭呂祉不習
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如何飛曰暴而竄謀尤理所不
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豈能取此軍浚驚曰男
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意以得
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山浚怒以張浚先
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起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遣重
以死請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飲人懷忠
孝昔飛訓養所致飛奏比者寢閣之命成謂聖斷已堅何圖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
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功可必錢瑋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
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所向人爭用命未報而鄭瑒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
淮甸伺便擊瑒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飛知劉豫結粘
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行間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貴之
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
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瑒冀緩死詭服乃作嘆香劉股
納之復遣至齊問舉兵期瑒歸以書示兀朮兀朮遂廢像飛

結不常字
其乃一人
非與字也
宋字也

奏宜乘廢豫之際，其不備，長短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誠，恐貽後世讎，槍街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調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奪之也，十年，金人攻拱，宅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分遣王貴、牛皋等，經略西京，汝鄭，詔昌陳留，光蔡諸郡，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帥大軍，長驅以闕中原，校少保，請將相繼奏，提飛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合龍虎

史錄 卷二百一十二

手

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遂戰，數十合，賊尸布野，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撈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撈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兵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敗之，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須昌汝宜速提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提前夾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將夏金吾，副統軍希罕，索字第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中原

失此機會
其可恨也
其宗萬世
罪人也

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號將以背鬼騎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飛檄慶堂令葺治諸陵，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草銓孫謀等，飲兵固壁，以待王師，李通、胡清等，舉眾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四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饒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養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願從者，金統制王琪，統領鹿慶，將官李觀等，營事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檄，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

史錄 卷二百六十二

擒至此不
治下者非
人也

君痛飲，方指曰：「渡河而擒，欲盡淮以北棄之，風高臣請班師。」飛笑，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今疾走渡河，棄饒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槍知飛志銳不可回，乃請張俊移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軍聞諸旗靡，亂飛口，吐不能合，久之泣下，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飛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余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苦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

余與飛有
成親知飛
且得飛不
處苦戰也

史綱 卷二百六十二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孔欲成功乎兀
木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十
一月金人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木韓常與飛
虎大王疾驅至廬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空虛若長驅京
洛以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
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兀木被漢州張俊
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
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槍忠飛異已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
飛至授樞密副使五月詔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
忠軍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
能平飛屈已下之楊一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
世忠大悅俊反忌之金人攻淮西俊不敢前飛聞命即行俊
以前途糧乏詠飛飛不為止遂解廬州圍帝賜札褒諭有曰
韓侂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恨之言飛還道不進以乏
餉為辭至是飛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槍欲與飛分其會
軍飛不從世忠軍吏景著亦言若分世忠軍恐致生事繼
胡訪上之朝槍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報書
之世忠見帝自明俊益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以飛報
忠事告槍槍大怒槍逐趙鼎飛對客嘆息飛素惡槍欺罔日
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忍面欺其主耶兀木遣槍書曰

飛在道

史綱 卷二百六十二

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槍以飛不
死終梗和議力謀殺之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尚効
飛又論張俊使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遣使捕
飛父子命何錡鞠之飛以背示錡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漢入
府理及閱實無左驗錡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飛坐繫兩月
無有証者尚遇孫革等証飛受詔逗留歲暮獄不成槍手書
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子雲及張憲棄市錡其責
徙家嶺南天下冤之宗正卿士僕請以百口保飛尚効之
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獄寺死獄之將上也韓
世忠詣槍詰其實槍曰飛子雲與張憲等雖不明其事儘莫
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秦金人所
畏服者惟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或問飛天下何時太
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每休舍課將士
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顧納無敢入者卒有
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
孤善以少掣家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
有勝無敗倖然遇敵不動敵人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襄陽之後
詔劉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平生
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槍

用兵在先
之謀

亦偶然耳
讀有善反
讀有善反
以父及其

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許和。乃錄故將。不可。淳熙六年。
謫武穆。追封鄂王。王云雷霖震。殿中侍御史羅汝楫。
飛罷其樞筦。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斂。咸謂死有餘罪。後汝楫。
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有善。
政。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飛將楊再興。本賊曹成將。殺。
飛弟誠。成敗。再興躍入湖。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
公。遂縛之。飛見再興。奇其貌。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
再興再謝。飛屯襄陽。遣再興攻長水縣。殺孫都統。及統制蒲。
在新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明日再戰于孫洪。溺其衆二。
千。復長水。得馬萬匹。芻粟數十萬。飛與金人戰于郾城。再興。
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併兵二十。
萬。復來。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與之戰。殺二千餘。
人。及萬戶撒八。李堇。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得其尸焚之。有箭。
鏃二升。論曰。昔宋文殺檀道濟。道濟嘆曰。自壞汝萬里長。
城。高宗忍自棄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二

音

史緯卷二百六十二

此古刻注
法也

史緯卷二百六十三
宋史四十六

列傳

劉錡

劉錡字信叔。蘄州節度使仲武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
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技箭水注。隨以一矢室。
之人。服其精。高宗錄仲武後。錡得名見奇之。知峴州。遷隴右。
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紹興。
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錡自臨安。奔江絕淮。至潁。
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下令兼程而進。
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敗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合舟陸。
行。趨順昌。知府事陳規來見。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
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得報。金騎入陳州。錡召諸。
將計。皆曰。金兵不可敵。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少。順流。
還江。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
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蔡舟沉之。真家寺中。
魚船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刊。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命將。
校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為間探。軍士皆奮呼。躍曰。平時人。
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
躬自督厲。取傷殍所造。庭中。以輪輟理城上。撤民戶扉。周匝。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三

十

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矣。鎬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云韓將軍營白沙湖距城三十里。鎬夜遣千餘人擊之。破虜頗衆。都統荊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乃圍之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鎬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若於城或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潁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敵來兵益衆。移營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關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夜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衛。故鎬

不能而小之

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爲敵所執。兀術問之。對如前。兀術喜曰。此易破耳。置鴉車砲具不用。翌日。鎬登城望見二人來。鎬而上之。乃敵城威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上。鎬懼。惑軍心。立焚之。兀術至城下。責諸將。諸將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此。元帥臨城自見。鎬遣欺訓約戰。兀術怒曰。劉鎬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宜用靴矢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術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鎬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鎬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衆請先擊韓將軍。鎬曰。韓常雖退。兀術精兵尙不可當。當先擊兀術。兀術一敗。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鎬軍閑暇。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饑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鎬拔兵不動。逮未中。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韓。韓血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術拔營北去。鎬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術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鎬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以鐵騎分左右翼。名拐子馬。專以攻

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號為長勝軍至是
為錡所敗敵稍退錡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城上數聲不絕
出飯羹餉戰士如平時敵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前進斬敵
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
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揚子
馬爾故錡兵備擊之兀平平日特以為強者至是殆盡提關
校武泰軍節度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入金
兵數十萬營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譟譟終夜有
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聲大驚惟能以逸待勞是
以大勝洪皓在燕言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山珍寶悉
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諸將若協心分路追討則汴京
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十一年兀朮復發兩
河兵謀再舉帝亦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詔大合兵于淮西
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
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山清溪兩戰皆勝行
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
壘橋造甲士數隊騎橋卧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
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交迫而陣德
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
揚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

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故
也即退走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
而錡以順昌之捷環賞諸將姚之俊與沂中密而與錡有隙
故岳阜之賞錡軍獨不與後還朝言岳飛不赴援而錡職不
力秦檜主其說罷錡知荆南府岳飛奏謂錡不許三十一年
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前年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
以錡節制連路軍馬錡屯揚州金人以銳裝船載糧錡使善
沒者沉其舟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戰于皂角
林伏發大敗之斬景山會錡病求解兵柄詔還鎮江錡病劇
督府蔡攸虞允文自采石督舟師與金人戰既捷過鎮江屬
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
而大功乃出儒生手我輩死矣嗚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
赦錡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
隨姓名其答如智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
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
書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亮多忌
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眾不可容以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
役正偏皆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
肉以一副完舉與甲置日下曬之令人以手摸看熟得幾何

在待熱如火不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
各授兵由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
分諸門進出迭入虜遂大敗殺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
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入輩揪其馬甲以斷其足
一隊繞倒卽壓斃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
遂從中議年或曰是戰也鈞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實以黃豆
入陣割束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爲竹筒所
滾脚不得故士馬俱斃云

吳玠

吳玠字伯卿德順軍人建炎二年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三

本

玠諱超字原都統制命玠爲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
虜二將原路其馬部監攻華州拔之宣撫使張浚巡關陝
至武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授玠統制
弟是年帳前親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
要害須其敵而乘之及大富平浚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
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曰
大富平又前阻草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
中與衆衆士高阜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
大震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衆繕兵列柵爲守計或謂玠宜
退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三

七

堅壁臨之彼懼吾蹀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
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堅壁待之更戰迭休山
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遂遁去沒立方
攻諸將聞玠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每
於當時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兀術會諸道兵十餘
萬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
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復大敗之兀術中流矢急刺其憤而
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
以臻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
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脫仙入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
黑河以綴關師古撤商喝自商於直檣上津三年二月長驅
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命田晟守饒風關招玠入援玠自
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關以黃柑遺敵曰汝軍遠來耶用止
渴撤商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
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
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乃募敢
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小校得罪奔金導以祖溪
間路中關音乘高以闕饒風諸軍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西

縣子羽退守三泉縣。撤商明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雖深入而餽餉不絕。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子羽與玠腹背要擊。死傷者甚衆。玠大作金人乃引還。子羽追襲其後。金人墮溺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初金人謂玠在西邊。故東險而東不虞。玠卒至。故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玠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兩軍合。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遣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玠拔刀指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術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玠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鈞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商明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視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目。金人宵遁。玠遣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四月復鳳秦隴三州。

此段見人
功於玠也

七月。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玠定國軍承宣使。玠與敵對壘。二十年。苦遠餉勞。民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戍民知灌漑。可恃歸。玠將曰。秦從先兄有事。而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今人則更進。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制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由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机於兩陣之間。則玠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脫蜀。東南之勢益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皆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有之。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肯。使爲宜撫。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謚武安。追封洛王。

吳玠字唐卿。玠敗於祖溪嶺。時玠在和尙原。玠命秦泰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兀術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開邊。前陣散漫。須後陣阻。

雖然後可以必勝。玠急修第二隘。璘固轉戰。會於仙人關。玠果力攻第二隘。血戰連日。金兵大敗。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遣定國軍承宣使。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煥使陝。以便宣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紹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朝廷復以胡世將爲四川制置宣撫司。置司河池。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劉錫渡河入長安。趙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華郭浩在郿。延惟璘。璘世將在河池。秦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當語沮軍可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遣金將約戰。金諷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金人真百十有七人。撤劉錫怒甚。來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仲力戰破之。又與金統軍胡善習不親。戰刺家灣。敗之。金州及陝右諸郡初欲戰時。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距懸以候。大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大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傷則更代之。

宋事可數者多

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會。遇遂用之。會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計。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夜半遣姚仲及王彥衡救我。坡約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奔發敵。敵愕曰。敗矣。胡盡出。慶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經表駐馬而麾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盡走。保臘家城。璘固之城。垂被朝廷。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竟劉和尙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三十一年金人叛盟。拜四川宣撫使。金人據大散關。璘力疾相持六十餘日子。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以數百騎當敵。敵銳士空壁馳出突璘軍。璘軍先得戰地。無不一當十。敵大敗。援營去。遂克德順市。不改肆。璘還河池。乾道元年。諸國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拜太傅。三年卒。年六十六。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略青細。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問勝敗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朝之法。一戰而

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四者。要在審審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際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砲近。強勝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兵為陣心。翼以馬軍為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馬王則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舉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猶憂之。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憂憤而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

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心忌矣。子挺并熙河經界安撫使。與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金左都監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挺起瓦亭。金人捨騎。操短兵奮鬪。挺遣別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九斤。字董等百三十七人。敵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諸將曰。西北險。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平。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地。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眾擊東南。賊不日。樓櫓俱盡。賊遂破。敵人爭德順。為大車。匿戰士其中。將填壘。而挺命輸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時年二十五。三年。以父命入奏。挺燕見從容。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

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而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有不濟。孝宗嘉納。除利州西路安撫使。淳熙十年。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為賑恤。全活數十萬。加太尉卒。

李顯忠

李顯忠。青澗人。初名世輔。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弓劍置母旁。即生。已而生顯忠。立於膝。咸異之。金人犯鄆。挺經畧王庶募間者。顯忠年十七。應募與張錡同行。有敵十七人。夜宿叢穴。顯忠皆殺之。取馬三匹。餘悉折其足。庶大奇之。究陳

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將金人陷延安。投顯忠及父永奇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乃為彼用耶。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心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校南路。給輜密。遣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馳獵淮上。嘗獨與顯忠立馬園場間。顯忠使吳俊往。撥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後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知同州。顯忠至鄜。永奇謂之曰。同州乃公入往來驛路。汝可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弟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顯忠赴同州。遣黃士成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撤。召至同州。顯忠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

不得渡與迎騎戰勝之顯忠慰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激里
易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既盟推激里易
下崖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遣人告永奇永奇擊
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
天昏大雪延安人皆泣下顯忠以二十六人奔夏泣言父母
妻子之亡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易取陝西五路歸于夏
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時有酋蒙號青面夜叉久為夏
國患夏王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
以歸夏王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勝說為陝
西招撫使顯忠為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也顯忠至延安

史

卷之二十一

五

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顯忠觀敕書望拜
大哭眾士皆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勝說曰顯忠
見講和赦書延安已歸宋今招撫可引軍歸國勝說不從曰
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令我空歸邪顯忠見其不從
乃拔刀斫勝說不及擒王樞縛之勝說以鐵錫子軍來戰顯
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殺死蹂踐將萬人獲馬
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川紹興正朔每一人予馬一疋旬日
間得驍勇萬人擒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之行至鄜州有馬
步軍四萬餘撒里易在耀州聞顯忠來遁去顯忠至河池見
吳玠受告勅金帶除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

養兀朮犯河南顯忠破之于合肥兀朮焚廬江而走加保信
軍節度使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降
官台州居住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棄軍
渡江亮駐和州之鷄籠山將濟采石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
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遣銳士萬人渡江盡
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關與金射鵰軍戰破兵敗走亮切責
諸將諸將弑之擢太尉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顯
忠復靈壁不戮一人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降卒諭
之金將大周仁遂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由是不相能兵傳
宿州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遂

史

卷之二十一

五

復宿州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
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李擢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
列大陣顯忠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李擢大敗退走翌日
敵益兵至顯忠邀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
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斬首虜五千餘人敵增兵復
來逼城顯忠用剋敵弓射卻之宏淵謂眾曰當此盛夏搖扇
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士無鬪志至夜中軍
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等各以所部兵
遁金人乘虛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屍
與羊馬塼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顯忠執斧斫之

始退。顯忠曰：若使諸軍相倚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矣。宏淵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我軍不返，變恐不測。遂行。顯忠勢難孤立，亦以軍還。幸而金不復南，顯忠見沒納。日侍軍，貴潭州安置。乾道改元，除左金吾衛上將軍，賜銀三萬緡。三萬緡，第一回幸，謹忠襄。

楊存中

楊存中，本名沂，中，崑崙人。父震，安邊巡檢。從討方臘，至黃巖，賊帥呂師裴扼斷頭之險，下石肆擊。震以輕兵緣山背而上，賊驚走。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師裴。知麟州建寧砦，契丹小鞠鞬攻破砦城，震與子居中執中力。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三

七

戰沒，合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得免。除殿中都虞候，兼領馬步帥。奉祖宗置三衙，賜列相制，令臣獨總，非故事。不允。紹興十一年，兀朮來侵，詔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于柘皋，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捺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噪奮擊，金人大敗。金主亮死，金人請和，存中請拘金使於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和尙原以界之。存中曰：和尙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王師盡銳而後得。

異議于金人，吳玠力爭不從。今玠在遠，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規於玠，願無棄封同安郡王以太師致仕。卒，諡武恭。存中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四十年。孝宗嘗呼郡王而不名，賜祭五世前所無也。

王德

王德，通遠軍人。隸熙河姚古，金人入侵，遣德謀之，斬一首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古城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太師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呼德為王夜叉，建炎元年授武器大夫。苗傅劉正彥走關中，詔德。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三

七

隸韓世忠追擊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欲德為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之，德殺彥章。至浦城，斬苗傅擒馬柔古。世忠訟其擅殺，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原之。四年，劉光世鎮京口，以德為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遂分軍渡江，收其揚數郡，遇敵于揚州，所殺萬計。紹興元年，討秀州水賊邵青，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光世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舊事。

不足資懷設酒盞歡而別金兵破滁州德越江襲之追至桑根擒萬戶盧亨一人千戶十餘人六年豫遣麟祝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詔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及德分兵禦之大敗犯兵于藕塘祝挺身走麟在順昌亦拔若遁光世罷宜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鄭瑗副之瑗與德故等夷恥屈其下率衆叛十年張俊徽德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斬縣與敵游騎遇德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至宿州夜半薄賊營詔朝高親軍壓汴而陳偽守馬泰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金卒投兵降馬泰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諭以順逆皆降遣蕭行在

史紀 卷之二百六十三 大

德乘勝趨亳州時鄭瑗屯亳聞德至日夜又未易會也遂遣德入亳州白張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雖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封龍西郡侯十一月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護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居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不繼當及其未濟急擊之若遲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曰德願先越江伏和州下然後宜撫北渡俊乃許德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拓卑兀术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賊有陣堅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二酋被甲躍馬

由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率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譽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拜清遠軍節度使二十五年卒

王彥

王彥上黨人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河北招撫使張所擢為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新鄉縣傳檄諸郡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傳遞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東京留守宗澤召彥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遣宇文虛中為前請使

史紀 卷之二百六十三 尤

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大忤其意遂降旨免對以彥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仲淹為平寇前將軍彥知瓊石逆節稱疾不就張浚宣撫川陝彥為前軍統制浚欲合五路兵攻金西安宿于富平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間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徵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以彥知金州時蜀富饒巨盜竄覲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遂擄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使人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暫遁入蜀就食耳彥遣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

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關
陝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山據水，設伏以待。
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機以麾，上殊死鬪，賊敗走。追至
白靖，復房州。紹興元年，李忠反，攻金州。開陷之，彥退屯秦郊。
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
彥勒勒率以待。賊至，逆戰大敗之。忠走降劉豫。彥仲政還襄
陽，彥集散亡，詣鄧州。因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泉三
道，一攻注口，一山馬郎嶺，一犇洵陽。前軍去金州三十里，
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
脆者自走。」遣焦文通禦注口，自以親兵屯馬郎，相持一月。大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五

字

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寇蜀，
衆各數萬。彥悉討平之。僞齊秦鳳經畧使郭振以數千騎據
白石鎮。彥與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五年，知
荆南府。荆南曠土，彥撥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
耕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六年，以軍萬人赴行在。知鄧州。
卒。彥稱名將，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狃於和議，電召之，
還奪其兵柄，使之治邵。士議惜之。

魏勝

魏勝，字彥威，山陽人。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結諸路民
爲兵，勝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投

一人，遂謀取海州。金守高文富遣兵討勝，遇於州南八十里
之大伊，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守禦。勝令城外多
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遣人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典師。
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民卽開門。勝整軍入，文富與其子安
仁率牙兵拒守。勝與戰，譙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
民皆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朮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
定。勝獨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病羸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
明肅。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旬日得兵
數千。具其事報境上帥守。時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端
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勝遂率所部千餘人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五

字

袁入沂州，巷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
金人遣懷德鎮固，以兵萬餘攻海州。抵州百二十里，新橋勝
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固。賊千人降。
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招諭結集，以待王
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首縣民
告急於勝，勝往救之。陣于山下，勝兵遇伏，趨若。金人襲之，勝
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
擊，金陣開復圍。力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
馬中矢踣步而入。若無敵當者，金人攻絕其水。若中食乾糲，
殺牛馬飲血。勝默禱，雨驟作。金人周山爲營，勝度必復攻海

因開出若越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抵城下勝出戰敗之
金分兵四面攻城城上矢石雨下相禦七日金兵死傷多乃
退勝起義入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
海道覬敵至州遣人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勝之功焉金主
亮舉兵渡淮慮勝觀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
膠西抵東海見敵聞海州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曰此非復
吾境戰與否任汝等因擢梁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買勇無不
一當十勝與寶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寶知金舟將遁以舟
師備海道初金主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
民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寶舟至操舟者望見謬云此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三

至

金國舟也寶縱火焚其舟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坐
以待縛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
倪海等上于朝獲其親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所以萬計餘
物不能東者悉焚之應還海州金兵至營于城北將攻開門
遣人說勝使降勝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與兵我朝以仁義
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降必獲爵賞金
兵過開勝登開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
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
渡河襲開後勝歛兵入城金兵迫將及勝叱曰魏勝在此爾
之皆辟易而退金兵趨城東欲過砂堰環城為營勝先據堰

金軍不得過一日果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
捍禦矢石交下鎔金液投火牛金兵多死傷乃距海州為長
垣包州城于中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期以三日渡江
於是內變兵乃解去奏功投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
勝善川大刀能左右射旗揚山東親勝金人望見即退勝為
旗十數書其姓名付諸將遇塵戰即揭之金兵皆避走初勝
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
酒榷鹽勸糶左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設險塞關
隘恒如寇至亮既殞勝益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徧以
酒食厚賂造還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用其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三

至

妻食人皆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
上聞第其將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
金人遣山東路都統以兵十萬攻海州寶帥率舟水陸並進
抵砂巷勝與寶軍合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為之不流勝
追北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金人復遣豆斤太師
資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膠軍餉道
勝揮精騎三千拒于石間堰敵不能進金兵來奪堰勝率衆
鏖戰殺數十人餘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寶既登舟勝令步卒
整隊前行自為殿金兵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堦
勝侯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

以成心也

全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快其
不備掩擊或獨出殺之使不得休息又聞夜發兵劫其營或
焚其攻具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實實以聞還報城中
已命張子蓋率兵解圍金人知子蓋軍至有退意子蓋先帥
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砂卷與金
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迫數十里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
詔解圍不命進討遂率軍還隆興元年詔以魏全守海州督
府遣買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海州莊制和仲忌勝陰
誘忠義軍勝與辨是非和仲譏勝於都督都督政之名勝至
鎮江計事罷其職後知為和仲所誣罷和仲復勝舊職也

史錄卷之二百六十三

州州城西南枕孤山故王登山城城中虛實故西南受敵最
劇勝築重城關山在內勝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弩車砲車
數十兩車上為檣木牌大槍數十垂瓊幕軟屏每車用二
人推敵可蔽五十人行則戰輻重器甲止則為營番塔如城
人馬不能近過敵可以禦箭策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勝
敵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實床子弩矢大如盤一矢能射數人
發三天可發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砲車
出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矛突出安陣則
出騎兵兩翼掩擊得捷援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重士
不殺退退俱利何便出擊處有相拒者夜習不使人見以其

知事使人氣

裝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
如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都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
劉寶措置盱眙楚州一帶勝專一措置清河河口時和議未決
金兵乘其懈以舟載甲楯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帥忠義
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
知其謀欲禦之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執境勝率軍拒于
淮揚自邪至中勝負未決金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遣人告
急於劉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遂不發一兵勝矢盡依土
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
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死年四十五屬保軍節
度使詔忠壯令有司刻木以葬立褒忠廟于鎮江官署二子
郊忠州刺史曰水信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劉
寶不出教兵沒入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為買和仲
誘謀京口前軍者五千餘人孝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
優異又曰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詔以郊為兩浙西
路副總管

史錄卷之二百六十三

可謂不

張俊成紀人以後軍統制從高宗至東平府中書舍人張俊
自汴京齎報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俊曰此金人詐謀
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遂如濟州

前府有告欲俟元帥乾龍節調香劫以叛群議集諸軍屯僊
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賊術窮黎明引衆北遁俊追殺之
高宗即位置御營司以俊爲前軍統制二年帝如揚州召甫
將議賊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攻安
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
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命俊赴泰鳳以他將領兵俊知其僞不
受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見張浚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
報國韓世忠來自海上浚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劉光
世次之俊爲後軍戰于臨平傅正彥敗走俊等入見帝嘉勞
之拜鎮西軍節度使金人分兵深入杜充棄建康帝如明州
史華 卷之二百六十三 吳
俊自越州引兵至元末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
敵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竟用丘橈
死之統制楊沂中用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
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旁射之
人破金兵殺數千人俊應敵必再至下令清野以輕舟伏弩
閉關自守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明州俊與劉
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
數援若去後七日敵至俊引兵趨台州紹興元年帝至會稽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川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等州連兵
數萬破江州授俊江淮路招討使與岳飛楊沂中分道進討

成爲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急趨之喜曰我得洪
州俊賊夾矣乃欽兵若無人者進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
狀報之賊以爲怯俊知賊急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
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爲先
紅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
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渡筠河出西山從山
後夾擊以午爲期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
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塵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
馳下賊腹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
降者八萬餘人復筠州追北至樓子莊賊據草山夾險設伏
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奔險乘勝追至江州成絕
江而進號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與
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入俊遣游卒進退若爭險
狀以誑賊而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潰馬進爲迫兵所殺
成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
改淮南宣撫使瀕江相距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
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渡淮去可
及其未濟擊之敵果北渡進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
張延壽六年劉麟兵十餘萬犯深壽詔楊存中與俊合兵拒

敵使使存中自定遠軍大越家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猷與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人八年金人請殺兵九年金復淪盟被河南開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十年鄭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金人棄城遁遂復亳州留宋超守之俊還壽春十一年兀術入合肥攻廬陽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為前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州德率眾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關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遂復昭關使統制趙審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敗金人于全椒敵斷石梁以阻俊俊疾作力疾引眾登岸追擊之王德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眾加太傅封廣國公十二年殿中侍御史江遘論之罷充醴泉觀使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進攻之封清河郡王奉朝請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侑以教坊樂部帝幸其第拜太師子弟遷秩者十三人南渡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濠壽之後俊與錡有隙故有濠梁之鯁岳飛冤獄俊助檜成其事帝於諸將中眷俊特

厚然常戒救之自淮西入見教以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母與民爭利毋與土木卒迫封循王

曲端

曲端鎮戍人夏人陷西安府懷德軍鎮戍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畧使席貢奏端知鎮戍軍建炎二年正月金妻宿入長安鳳翔關脫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遇人供糗糒道不拾遺金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六月除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授端都統制端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端辭以未受命

遂導涇原兵柄金謀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庶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十數輩說端端不聽庶知事急遣屬官魚濟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轉運判官張彬問師期端笑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險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執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引兵趨同官復迂路由三水與玠會襲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比至甘泉而延安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王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爾

不手端號令索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滅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虛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以戎服趨于庭既而張彬及走馬承受高中立同見帳中端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池子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共愛身者端怒曰端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不自安端欲殺庶奪其兵夜往寧州見撫諭使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師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下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言已自効待罪端拘庶其官屬奪其印乃聽庶去王璠將兩軍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三 幸

在慶陽端召之瑛不應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瑛謂中孚曰瑛不聽則斬之中孚至瑛已去遣兵要之不及而止謝亮歸朝廷問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不行議者言端反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浚欲收斂英傑以端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為名詣渭州察之彬謂端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妻宿以孤軍深入吾境當合諸路攻之毋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

端基及知此軍其死也 端生於浚亦死於浚 誅拜為人將則誰心之沒也

敵將士皆銳不減前日我將士無以大異於前況金人因糧於我彼為主我反為客今當拔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之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乃可破也彬以端言復命浚不然而其說四年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之彭原店端屯于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援已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効玠違節制是秋兀朮覲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固而已俟十年乃可端屢與浚異浚罷端兵柄責萬安州安置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三 幸

浚敗績於富平誅趙哲貶劉錫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寇淫原軍馬出力最多却退之後先自棄集皆緣前帥端謂練有方叙端開州刺史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以宿憾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言端指斥乘輿於是送端秦州獄武臣康隨皆以事件端端獲其背浚以隨提點慶路刑獄端曰吾其死矣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連呼鐵象可惜既赴遠隨令獄吏繫雜之糊其口餉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于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復宣州觀察使蕭壯愍端有將畧

自為地守 端亦將 不得王庶

然性剛悅恃才凌物所以取禍云

史緯卷二百六十三終

卷之二百六十三

史緯卷二百六十四

宋史四十七

列傳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給之子也。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瑒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巡江，若備他盜者，因召瑒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恐瑒覺，取黃紙題前，瑒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瑒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復以兵衛送。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四

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瑒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符，曰：「所誅止瑒一人。」眾皆投刃，詔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沒奇其材，及宜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金人窺江淮，浚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爭之，浚不聽。敗於富平，浚退保興州，人情大震。或請徙治夔州，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每將何及？今宜司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爾。浚然之，而諸將佐無敢行。

者子羽自請奉命北出，單騎至秦州，名諸亡將，諸亡將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於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守諸險。金人知有備，引去。四年，浚移治開州。子羽請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明年，玠以經畧使戍河池。王彥以鎮撫使戍金州。歲饑，與元開羅二鎮病之，請得子羽守漢中，浚承制，拜子羽知興州府。子羽至，通商輸粟，二鎮遂安。紹興三年，金人犯金州，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調兵守僦鳳嶺，馳告玠。玠日夜馳三百里，至僦鳳，列營拒守。金人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子羽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

史紀

卷之二百六十四

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在仙人關，其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符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來會，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潯陽山地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金人至，見壘已成，引去。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道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乃止。子羽預從梁洋公私之積，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過半，疲癯又作。亟遣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皆悉降。子羽還興元，浚雖敗，幸全四川。子羽之力居多，爲言者所論。責泉州安置。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奇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爲宣撫副使。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

一子羽年
浚用則川
浚龍則
宋事可
至此

其罪詔聽子羽自便。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玠言：「軍前乏糧，浚請令子羽見分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察邊備虛實，諸權都督府奏議軍事，以行還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除知泉州八年，御史常同劾之，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知鎮江府。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皋之敗，欲議和也。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十六年卒。

呂祖

史紀

卷之二百六十四

三

呂祖建陽人。建炎二年，爲右正言，侍御史王庭秀以言事出知瑞州。祖言：「朝廷緣論大臣今日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後來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知建康府，作防守利便上之。」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當移蹕江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在高郵，以無援退保鎮江。祖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宜撫兩淮之意，且失中原心，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五年，劉豫分遣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祖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七年，還

兵部尚書張浚以淮西劉先世不戰罷之命王德為都統制以鄧瓊副之瓊與德素不協交訟于都督府乃命德還建康以社節制之社至廬州瓊復訟德社諭之曰若以君為是則大相誰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德能立功雖有過亦屬累況小嫌乎當力為公辨之保無他慮瓊感泣事小定社得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滿諾於瓊瓊令人遞郵置得社奏大怒之會命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置司肝貽楊存中為淮西制置使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瑛曰諸兵官有何罪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瓊及兵馬鈴轄將仲福

史籍卷之二百六十四

四

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全軍四萬人度淮降劉豫據社次三塔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眾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語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聽命項去乎眾頗感動瓊立不行者千餘人瓊恐眾心變思害或得社括髮帛以歸其妻吳氏持帛自縊死聞者哀之

鄧剛中

鄧剛中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為四川宣撫副使都統每入謁必庭然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關吏乞講鉤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偏安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於階成二州管田抵泰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

萬斛秦檜惡之安置封州卒

徐處仁

徐處仁殺熟人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曰此命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為平價適以增之名為體眾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可為者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橫歛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諸置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出處仁知揚州徙大名尹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率兵萬人勤王欽宗親到

法不必置

史籍卷之二百六十四

五

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不常棄吳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賈既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洶懼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展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為是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二聖還宮部伍肅然處仁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大人之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任一職而後可以執政者乎乞諸自今尚書侍郎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之不能決乃中尚書省處仁嘗與吳敏爭事擲筆中放向唐恪耿南仲欲排去二人而代其位諷言者論之與

編和之臣
皆和之臣

彼俱罷處仁知東平府高宗即位遷大名尹卒處仁為首相
無大建明神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
謂余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汴京被圍時都人指
處仁為奸細殺其子庚處仁逃免

王倫

王倫萃縣人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
京失守欽宗御寶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徑造御前曰臣能
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寶劍授之倫曰陛下命臣彈壓幸假以
官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扶惡少數
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栗以倫小人除命太峻斥不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六

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假刑部侍郎充
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讓事金留
不遣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以金遺忠使往黃
龍府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即位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
見倫語及舊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
中之役我實償師贊成厥功上聞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聖
惠顧盟好不許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聖意乎况亘古自
分南北主上恭勤英後並用期於復古豈思久遠之謀二
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聖之
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曰君言是也歸當達之已而粘罕至

先聖指門
臂打也

曰思謀傳侍郎語欲以和恐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
平倫曰使事有指不給來何為哉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
崔縱張郁和繼入使日詢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
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臨安入對言金事甚悉除右文殿修
撰二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承壽王翊至以倫充伴使七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七

納若所衍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裔取不已會逆者至遂見捷
懶於涿州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
其不肯大國是冬豫廢倫見左副元帥昌昌遣使偕倫入燕
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與群臣定議許和命太
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偕倫來議事倫還昌差之
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梗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
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
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知開門事蓋
公佐副之金主亶設宴三日遣簽書直學院事蕭燾左司郎
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哲等驕倨受書之體未定

金使與
尋常使
不同

梓官歸人
后還河內
得倫未嘗
無用此詞
求一王倫
亦不可得
也

史

卷之二百六十四

人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責倫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就彼
中反覆論定安有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萬死一生往來
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秦檜等共解之曰中丞
無他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倫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言動
之通古懼乃許檜于使館受書以歸書中許歸梓官太母及
河南地九年以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官奉還太后交割
地界使東京留守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
兀朮還言於金主曰撻懶宗磐主謀刺河南地與宋必陰結
彼國倫有故吏隸兀朮泚告倫倫密奏乞爲備五月兀朮命
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見金主致使指金主不
答令宣勘官耶律紹文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
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
書來許歸梓官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
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遣紹文論倫
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謀我君臣
耶乃遣藍公佐先時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於河
間以俟報十年金論盟兀朮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十四
年金欲以倫爲平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
金遣使脅之倫拒盡力金杖其使令人縊殺之倫冠帶南鄉
再拜慟哭曰倫祖伯先臣且以直道輔相兩朝臣將命被留

史

卷之三百六十四

九

欲汚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縊年六十一地震雨雹
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
子述聞入金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謚愍節
紹諭江南自出金人意胡銓欲張國勢附新王倫其實倫
無大罪也寧結不受金職死時天變人哀可無苛責矣
宇文虛中字叔通華陽人登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宣和間蔡
攸童貫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真夾攻契丹虛中以廟謨失策
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言用兵之道必先計強弱策
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
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舉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
趙女真侵制以來朝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
羈縻封疆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域
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
持下莊兩關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忘情之兵抵當新銳之
敵以平時安逸之將角逐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
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幹肉不粘罕分道入侵
童貫通歸挾罕進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
兩路進軍事若此奈何虛中言今日宜降詔罪已更革弊
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備禦之事可擇將帥任之卽命虛中草
詔畧曰言路壅蔽請使日問恩倖持權貪貨得志上天震怒

議和可
通之時
命往
大和
可謂
大和

而不自惜百姓怨而朕不知及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
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
人欲召黑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神師道以水路兵會鄭洛外
援河陽內衛京城帝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護
其軍遂以虛中為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姚
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鄭州為馬忠所敗遂
收斂為一西路稍通師道姚古並達汴京虛中先馳歸收合
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發往官亭選令統領之
駐兵汴上會姚古仲功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逼城下
虛中絕而人欽宗欲遣人使金言功營乃平仲擅事非朝廷
意大臣皆不敢行虛中請往因持書復議和既至敵營令人
注矢露刃周師固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大日侍王至金
幕見二太子諸言不遜與募金人隨虛中入城要趙王李邦
彥吳玠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御筆書定三鎮界至
方退軍上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明日虛中從康王還除
資政樞密院事復使金營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涕泣不言金
帥愛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
全西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之建炎元年寬鄆州
二年授虛中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楊可輔副之明年金
人造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十

建炎口說
不詳事
之人
不詳是
金人官
大不是

虛中士
時供可
虛中

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太常卿封河內郡公號為國師金人每欲南侵虛中言費
財勞民以事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
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卹之仍官其子檜悉遣其家往
金金轉虛中承旨禮部尚書加特進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
見女真人輒以曠日之貴人達官積不平虛中嘗撰官殿
勝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撻其字以為謗訕告虛中謀反
鞠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
同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謨圖書多於我家豈亦反
邪有司承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天為喪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十
勝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為置後名紹節賜姓趙
氏官簽書樞密院事待之厚如此豈有以取之與
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二十五年為參知政事奏檜富國惡直
懼正必與已合者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
知政事章德元及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
元悉輸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處檜以我期其死不敢受
高宗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
陳俊卿論其挾詐傾邪專附秦檜父子罷之隆興元年符離
師潰復以思退為相金來索海酒唐鄧四州思退遣淮西安

知上皇有
議和也

事相數段
有和大人
患大何處
不至

割地最為
失策前王
已大言其
復為之也

好東知
孝宗王

好東知
孝宗王

史記卷之二百六十四

據司會解公事盧仲賢持書往報上戒勿許四州仲賢至金人脅之仲賢遂許之思退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好割四州張浚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拜浚右僕射詔王之望等回思退恐言宗社大計請票上皇而後從事上曰金無禮如此卿猶言和其罪甚於秦桧思退大駭陰謀去浚令之望言兵少糧乏機櫓器械不備上乃命浚行邊浚乞罷政許之思退密令孫道敷金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金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徵備之罪責居永州大學士張觀等言思退姦邪謀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金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蔡後孝宗訪邊事

王之望

王之望殺城人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金帥令喜寇黃牛堡吳玠擊走之遂取秦州復商陝原環等十七郡敵以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宰相陳康伯議罷德順戍宣諭使虞允文力爭之上罷允文以之望代之手詔命玠棄德順諸將倉卒自退敵東其後將校死亡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恟哭之

默若默天

聲震于原野之望遷江淮都督府奏贊軍事之望意不欲戰秦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宋永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務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變擇利而應之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復議先遣小使覲敵召之望還之望以守備不足恃為言上罷都督府以之望為淮西宣諭使之望言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浚主恢復之望實陰為思退地也拜秦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以言和還諫議大犬一日稍以和戰守訪御史張王簿李

史記卷之二百六十四

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于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西事將誰倚稽天怒金兵至浚楚守將棄城遁上命之望勞師江淮遣王并使金軍割商蔡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願世為叔侄之國金人講解而罷敵師退上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之之望言不可冒小利害大計之望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言官論罷之

徐俯

徐俯洪州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俯致仕

工部侍郎何昌言避邦昌改名爵買婢名昌奴遇客至即呼
前驅使之內侍鄭湛識俯於江西愛其詩薦于高宗以俯為
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
元豐更制以來所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神放未嘗不循
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提知制誥不
為泰矣終其為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名知制誥遂喧朝論時
謂荆南監軍崔潭浚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
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俱罷去紹興四年拜參知政
事九年予祠卒

沈與求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南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為殿中侍御史論范宗尹年少為相
恐誤國事出知台州宗尹罷除侍御史與求再居言路或請
宗尹所引用者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
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
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遷御史中丞與求歷御史三
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言多切直自敵已下有不能堪
者上有所訓教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遷參知政事金人將
入先是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上曰朕以二聖
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
人廢用之策不足信也今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

宗澤云
宗澤云
宗澤云

常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兼龍
知樞密院事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具營田利害事乞
遂尚書省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
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不告同列既得旨與求歎曰此大
事也吾不與問何以居位遂丐罷知明州七年遷知樞密院
事卒

翟汝文

翟汝文丹陽人除秘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
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
監宿州徙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兼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五

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刻而尊陪臣命如舊
制出知密州蔡京屢變鹽法盜販者眾有司窮治黨與汝文
曰祖宗法度廢弛尚不詰所由欲靖民也今繫而虐之將為
厲矣悉縱之密或貢牛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
宜輸財市之則其害不私於密從之建炎初陽應誠請使高
麗國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以大國假道至
燕雲金人却問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所言除
泰知政事秦檜專權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為姦汝文乞
治堂吏受賂者檜怒右司諫方孟卿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
能共濟國事罷去卒初檜為密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

用之汝文性剛不爲桎梏對案相詆至以檜爲濁氣

朱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借吉州團練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粘罕留之紹興二年金忽遣宇文虛中來館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使弁與正使王倫揆策弁曰吾來自分必死豈應覲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中四海之養於兩官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恨

史

宋之二百六十四

去

不食其肉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絕其餽遣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可易遣耶律紹文書曰上國得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與後使洪皓訣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合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大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日軍命報國諸公幸乘我共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某之墓於我足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

朝言弁守節不屈帝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粘罕等相繼死欲弁審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王倫再使歸以弁赴徽宗大行之文上獻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輅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八年金使烏陵思謀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奏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迎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大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已往或難固執動變先見宜鑑未兆盟可守

史

宋之二百六十四

七

宜然以待詭詐之心兵可息宜詳而講銷弭之術金人以贖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不思恤民專務廣地此天助中興之勢也以所得六朝御容及徽宗書畫獻秦檜惡之補宣教郎十四年卒弁爲文舉陸宣公詩學李義山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坑張忠輔高景平孫谷傅偉文李升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姜氏小校關進朱勛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

鄭望之

鄭望之字棟道彭城人少有文名山東推重之登進士第除

劉部員外郎金人攻汴。假工部侍郎為軍前計議使。金人遣
吳孝民與望之還。要大臣同議。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上命。
同知樞密院事李稅與望之再使。幹南不以朝廷受歸朝官。
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為辭。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求割三鎮。
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康王肅行。遂與張邦昌乘
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又命望之同稅再至金營。金
人拘留之。會姚平仲夜劫營不克。幹南不詰責諸使者。邦昌
恐懼。涕泣王不為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送望之
詣國王。特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言
辭勇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
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宮。高宗即位。李綱以望之喪。皇敵勢沮。
損國威。以致禍敗。責連州居住。綱罷。轉吏部侍郎。望之稱王
雲之冤。帝復雲官。與其子恩澤。望之言航海不便。忤旨。再領
明道宮。起知宣州。以言事罷。復徵開待制。致仕。帝謂大臣
曰。望之朕故人也。升徽猷閣直學士。以衰老辭。卒年八十四。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上舍第。為衢州司刑曹事。詔求直言。
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遂爭中
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
削弱。紹興三年。金人南侵。邵求可至軍前者。邵假禮部尚書。

充通問使。武臣楊惠剛之。至淮州。發舟使置酒張樂。邵曰。
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聞者泣下。左監軍提
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以青抵之曰。
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宜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首開邊隙。
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僞立。群盜竊起。
當此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
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提擬怒。楚邵因于祁山岩
明年。送邵及憲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呼為殿
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憲遂降。豫知邵
不屈。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作書與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登進士第。張浚薦皓假禮部尚書為金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登進士第。張浚薦皓假禮部尚書為金

國通問使龔璣副之。皓至太原，留一年。至雲中，結罕追二使，仕劉琨，璣唯唯。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而歸，恨力不能殲逆，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願就刑，璣結罕將殺之。旁一客喟曰：「此忠臣也，乃流逐冷山。」雲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臣于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二帝遷五國城，皓在雲中，道人奏書以桃梨果麋獻二帝，始知上即位。紹興十年，因諫者趙德書，權事數言歸達于帝。十一年，求得韋太后，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辛

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兄胡益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浚名動異域，可惜，置之散地。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困鹿皓，金主問其名，欲以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及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升在道中，皓至，見于內殿，求邵養母。帝曰：「卿忠賢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兄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卿，吉命，識之。」皓自建炎已內出使，至是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升得生還。皓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憐，乃不見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憚，謂皓

皓忠臣也
以爲爲
趙鼎爲
趙鼎爲

子道曰：「守公信有忠節，得上春，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除蔽蔽，開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家屬，歸之。皓曰：「昔韓起闕項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以淮爲限，彬等家屬皆吳人，宜留不遣，恐知吾虛實，破方田於棠，古始示強以當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如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淪盟，宜告之曰：『侯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適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情怒。皓言室然寄聲，憤怒益甚，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杭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鈔言燬理垂絳，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檜鑄大印，獄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鈔更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四

壬

相稱崇，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鈔流嶺表。李勤誣皓作飛語，安置英州。居九年，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復教文閣學士，諡忠宣。皓在金，范鎮之孫爲傭奴，皓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女爲人繫系，賄而嫁之。貴族流落，其後者皆力救以出。幸而得歸，爲檜所嫉，復貶竄以死。悲夫。子道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適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適爲接伴使，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爲梓宮太后，雖屈已早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何爲正？疆土以何爲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適奏接伴禮數，自渡江以來多過禮，至是用

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謂分正則國成。張而茂。幣亦可損。矣。議遣使報聘。遣既持。書。折伏。金使。慨然請行。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迴辭行。高宗曰。祖宗陵寢。隔澗三。十年。不得親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正復。前已亦無所惜。適至燕。金問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適。初。執。不。可。永。漿。不。過。二。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義。欲。留。之。左。史。緯。卷。之。二。百。六。十。四。至。

丞相張浩不可。乃遣還。適回朝。孝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適使金。辱命論罷之。乾道三年。拜中書舍人。兼侍讀學士。適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論駁。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客。自。封。鼓。之。職。似。有。所。偏。今。宰。相。兼。樞。密。因。而。登。正。於。事。無。嫌。當。樞。密。院。凡。已。被。制。勅。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黃。以。示。慎重。出。命。之。意。報。可。十。一。年。知。婺。州。婺。軍。無。紀。律。春。給。衣。欲。以。緝。易。帛。群。呼。嘯。聚。于。郡。治。郡。將。備。恐。如。其。欲。適。至。衆。每。前。事。以。飛。語。勝。譙。門。適。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聞。擁。適。

與適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適戮首惡二人。吳。最。詳。者。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楊時高第也。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著。燦。金。不。越。戶。限。比。合。生。穴。隙。視。之。則。飲。勝。危。坐。對。大。綱。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時。本。早。殆。殆。促。之。九。成。曰。本。也。方。議。及。公。等。上。覽。其。對。擢。寶。第一。日。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楊。時。曰。自。中。興。以。來。廷。對。未。之。有。也。策。中。言。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劍。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史。緯。卷。之。二。百。六。十。四。至。

人。焉。積。禍。殆。殆。自。斃。矣。提。鎮。東。軍。簽。判。與。提。刑。不。合。投。機。歸。九。成。既。歸。登。發。雲。集。退。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緩。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漢。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以。太。常。博。士。召。還。著。作。郎。除。浙。東。提。刑。辭。除。宗。正。少。卿。權。刑。部。侍郎。嘗。有。所。言。上。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官。類。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九。成。曰。只。此。便。是。不。誠。趙。鼎。罷。相。泰。檜。使。論。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

大方廣
聖人可恨

奏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中丞何筭言其矯偽欺俗
明附趙鼎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
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邊方以爲傾邪者之戒編置南安軍上
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
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
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樂于不停披讀久延
師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
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膝隱然可一笑也檜死起知
徽州乞祠歸卒

史緯卷二百六十四終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四

論

史緯卷一百六十五

朱史四十八

列傳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高宗策士銓答策凡萬餘言高宗異之
兵部尚書呂頤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紹興
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
疏曰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
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五

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僞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
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掉而縛之父子爲虜殷鑒不遠
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
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
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盱
眙秋海內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
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與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
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
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自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

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受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誓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虜變詐百端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際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弱者臨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難上敗

史

卷之二百六十五

之於滿口敗之於淮陰校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億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逃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譏洶河陛下不問正惡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力主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乃建白令臺諫

侍臣諫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勝耳有諫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裘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皆可斬也臣備員樞屬議不與檜等共

史

卷之二百六十五

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一八頭竿之焚街羈留虜使責以無禮而後典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檜以益狂妄因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救之乃謫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檜餘師非橫議詔編管新州十八年守臣張楫許給湯訕怨室移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上書也宜與進士吳師古錢本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詩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為人所許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安遠縣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爰應論事再

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安楚漢墳地。惡瘴溪。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孝宗卽位。復銓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兩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問門以未嘗預牒。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問門及以無班次爲拘。從之。時早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言。堯舜達四聰。明四目。雖有六縣。不能塞也。泰二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五

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名者。張燕辛次庸。王大寶王十朋。今養去矣。次庸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周世宗爲劉晏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受。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儒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

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示變。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慰天不可。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鼎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入。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尙能戰乎。乞補外。不許。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蒲琦以軍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忠。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五

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蒙國主祭酒權其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國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疏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國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向食鄙人。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和議成。則可乎。若不成。則可賀。請爲陛下極言之。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今中原詭吟思歸之人。日

臣分部吾之將帥。邀求需索。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疏入。責居撫州。忻拱州人。

廖剛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登進士第。紹興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之封建國。所以承天意。示大公于天下。後世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備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然拜御史中丞。時徽宗已崩。上朝建儲。率解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五

八

臣違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檢閱之。曰。是何真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鄭德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德年奉祠去。十三年卒。四子遲。遲送。皆秉麾節。邪人號萬石廖氏。

李迥

李迥。東平人。紹興五年。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清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清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

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舟。以避其役。如溫明。皮吉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為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詔迥以每歲收支之數具奏。迥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所支開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所支開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緡。所支開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泐料太多。引價頓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五

九

落。緣此未嘗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項。各一千五百九十九萬餘。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案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餘。軍興後。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臣考劉晏傳。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案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贖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贖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

七員。軍民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滅。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甚苦者。羅買般運也。蓋羅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羅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羅夏麥五十萬石。岷州就羅二十萬石。兼管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敷免川路羅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三京。命遣為京畿都轉運使。權東京留守。孟庾潛通北使。追察其隱。庾訟于朝。追求罷歸。庾以京師降于金人。

趙開

趙開。普州人。登進士第。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開取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歲輸折料等實數。謂之見尾帳。揭示鄉戶。俾人人共曉。里胥不得隱匿窺竊。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時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

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至礙之患。因指陳權茶買馬之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常在。而息錢自足。提舉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大更茶馬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收息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踰二萬匹。張浚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以開兼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鑄錢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食帑認為已。有五相隱匿。惟不恤嫌怨。然必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許之。大變酒法于秦州。置錢引。務與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支出。亦如之。民間用引為市。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總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宜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沒當以死。開曰。相若誤矣。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印為真。矣。照其徒使治幣。是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摘月費。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恒有贏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使。以餉餽不繼。訴于朝。開自劾老憊乞去。朝廷不許。而命席益為四川安撫制置大使。

開復與益不和能提舉太平觀卒

鄧肅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授鴻臚寺簿金人犯國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奔南京摧左正言肅在金營時金人索帛一千萬肅密覘分與將士之數不過八萬人至是肅上言之且云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大各用命朝廷則不然同時立功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尙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肅請分三等定罪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爲郡守肅勸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退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爲南仲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門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背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負軍之將豈宜任此訥遂罷又言外夷之長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及建局論官制兩月不見施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稍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群臣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五

忠

李耶

言煩冗瑣碎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堪遜進退尙領無事之時乞隨緩急限以期日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李綱罷肅言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復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肆矣執政怒罷歸紹興二年卒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五

忠

李耶在城人進士第拜泰知政事啓職紹興五年詔開

如宗澤苦
可奈何者不

使當一隊母諫大將則諸人說奮才智皆飛奔之僞矣大將
爵位已崇難相親一日今用兵第授以威策使自為戰而已
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其守備曰江浙為今日
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
將內則取給於屯外必因糧于敵誠能得功名自任如祖逖
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
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乞倣古制建伏波下嶺樓船之官以
教習水戰俾上將領之自成一軍而專兼於朝廷無事則戢
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德創前日之敗必
以一軍出自淮甸為策策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蒙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五

泛海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
不支則大事去矣不報郡閭居十有七年卒于泉州有草堂
集一百卷

張守

張守字子因晉陵人登進士第遷御史中丞上幸建康呂頤
浩張浚將水上幸武昌為入蜀之計拜浚為宣撫處置使身
任陳橋守與諫議大夫滕康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陸
下遠適則我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
可圖西歸自為計耳非為陛下圖家計也守復謂康曰幸蜀
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為難行議遂寢六月久

兩恒陰詔言闕政守上疏曰陛下處官室之安則思二帝母
后尊嚴龍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親肉賂漿之
味服細縵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逸絕塞之苦操與奪之柄
則思二帝母后動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
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
思流就果栗聖心不倦而人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
罪止之數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夫天時人事至
此極矣陛下觀本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
與前日未始異也侯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
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勤勞然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五

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
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出
知紹興府六年後拜參知政事八年上自建康將還賜安守
言建康自六聖為帝王都江流險濶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
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為圖恢復趙鼎持
不可守力求去知洪州改建康府卒守寄寓泰檜於張浚及
檜為樞密使一日守在省閣浚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
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
在江石時上疏請獨和買罷和罷泰檜方損度支為月進日
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

思失便無
加不至

歎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

常同

常同字子正安民之子也登進士第建炎四年為大宗丞乞
得州召還論朋黨之禍曰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
邪正計政五十餘年章惇唱于紹聖之初蔡京和于崇寧之
時六君子條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
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權門不知朝廷
之尊怨報私憤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
彼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
破同言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五

夫

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曰
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
為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逐流死而後禍亂成
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臣僚子孫不可用上曰
聞有此論同言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日是
非可謂定矣而士大夫猶宗京輔等傾邪不正之論公道何
自而出願陛下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金使李永壽入見
同言先振國威則和議當在戎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上因言今養兵已二十萬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除御史中丞乞知湖州卒

陳淵

陳淵字知默沙縣人賜進士出身遷右正言入對論此年以
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眾而所
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
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後用之端也
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
若事非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賜賚法之所無
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
息矣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
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五

七

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辨觀之其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
過尚小至丁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
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
庸上誠孟子主性安石背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
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
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
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
於佛其失性遠矣泰檜惡之使何鑄論罷之

魏程

魏程字邦達歷陽人上舍及第遷殿中侍御史劉夔挾金人

人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紅請扈從。命督江上諸軍。時劉
光世等皆患張俊三大將各懷私隙。莫肯協心。紅至光世軍
中。會之曰。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
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
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勅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
歡。光世以書聞。由此眾戰屢捷。軍聲大振。權吏部侍郎。紹興
八年。金使入境。命紅充館伴。使紅言臣任御史。嘗論和議之
非。今難以專對。泰檜名紅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紅
陳前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紅曰。相公固以
誠待敵。弟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

史記

卷之二百六十五

九

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已就和。令魯復書。陳條奏。紅言。臣素不
熟敵情。不知使人需求者何禮。陛下屈已者何事。賊遂為全
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無藉於金。何遇自取侮
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
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子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
也。縱還空地。勢亦難保。陛下既欲為親屈。願更審天下治亂
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
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指神與
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指神。民情大可見
矣。欲望速召大將。帶統制官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

之憂。大將以為不可。則三軍之氣堅。何憂於敵乎。以憂去。免
喪除知宣州。不就卒。

潘良貴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為秘書郎。蔡京方以得祿釣知名士。
使親故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
貴極言何鼎唐恪等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黜監信州。洎口
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黃潛善惡之。改工部。良貴求去。
越數年。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
省。良貴正色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
人曰。宰相用人。何可握于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半

史記

卷之二百六十五

九

能何以立。朝出知嚴州。還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向子諲人見
語言煩瑣。良貴故善子諲。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
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論子諲
言子諲復語不止。良貴叱之退。者擇高宗色變。問門併彈之。
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提舉
江州太平觀。知明州。退居十年卒。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
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欲妻以女。皆拒之。晚年家食貧甚。泰
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
於君父。吾不敢為也。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為之序。

呂本中

日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也。祖公著卒，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釋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其勉之。」紹興六年，擢起居舍人，監州草場苗互以職敗，有諍從，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職多至黜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投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顯酌處常罰，毋令異日姦臣得以籍口從之。七年上幸建康，本中言：「鸞鳥將墜，必開其形，今朝廷于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五

平

建平國之潘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內侍鄭湛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將有以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嚴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謀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遷中書舍人，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政治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趙鼎亦與本中相知，哲宗寶錄成，賜還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無過明是以去非，檜大怒。」風御史蕭振勅罷之，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諡。

文粹

陳規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靖康末，金人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犯隨郛復等州，規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郡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郡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與進合攻，城規連戰敗之，二賊引去。建炎元年，知德安府，李孝義以步騎救黃陂，城稱受詔召規，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夜半，孝義兵圍城，大敗之，羣盜楊進攻城，相持十八日，進拔，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五

主

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窮，進不遇，規斬之，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桑仲剽略襄陽間，其副霍明屯兵鄆上，規請于朝以明守鄆，仲爲王彥所敗，忿怒，從數百騎來襲明，明覺之，李橫寇鄆，遣天橋與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率壯人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橋盡橫拔，若去，金人歸河南地，改知廬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劉錡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規勉錡同爲死守計，兀水既過，遷樞密直學士，初規至廬昌，廣羅。

果麥實倉廩。令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儲以金帛代輸。至是
符得成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卒。規守德安時。條上營屯
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相險陞立。堡
若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
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
滿三年無通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
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不更置官吏。詔下其法於
諸鎮。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
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報女食嫁之。聞者感泣。
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立廟。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五 主

李陵

李陵龍泉人。登上舍第。建炎三年。除中書舍人。言陛下今欲
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
已之語。屢蒙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
以行。不以言。陛下倘當賢。祿當功。則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
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
人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萬淮
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顧浩既去。勝非未至。敵
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

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
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
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陵因
言。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雖君相制命。亦
不能為之地。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材能。量付以事。
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彈射。詔勝其
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復右文
殿修撰。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諸牒。
非頒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
買。無本可支。久矣。新行和雜。能償其直者幾何。一遇軍興。事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五

主

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強取之。雖名
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他。規取其豐美。器械不取
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未勝本。初無開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
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
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
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
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選
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
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
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

考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說各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飾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可立遷帥廣州卒

李朴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徽宗卽位右司諫陳瓘薦朴名對朴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四方互相排擊夫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敢裂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其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以爲四會令中書侍郎馮熙載選近欲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高宗卽位除秘書監未至卒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特爲用其可已矣

王序

王序字周彥崇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序穎悟好學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薦之會罷制科大觀

中行合法州復以序應詔時嚴禁禁序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復舉入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序不起詔旌其門賜號處士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力辭不受卒

王衣

王衣歷城人爲大理少卿范瑗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瑗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玠迎立張邦昌事瑗稱死罪衣顧吏曰因詞服矣遂賜死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足以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遷刑部侍郎卒

劉珪

劉珪字希范長興人游太學以書道中書舍人鄭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官掖之非違遷嶺表豈通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因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遷豈盡有罪信任踰異背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衆望浩愧謝之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于內庭珪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

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白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還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珣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遺草見素就冊之宜。政授傳國璽。群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為非。議遂廢。建炎元年。遷給事中。言陛下以前朝房院建承慶院。議者以為營造浸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為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遷吏部侍郎。言。准甸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羅木為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

史稱
卷之二百六十五

美

之令人乘虛大入帝。或如臨安。珣請中詔大臣悉屏。務唯謀守禦。遷吏部尚書。珣言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敝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衛伯等郡科率民丁。除治道路。廣市羊豕。備造服用。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隆祐太后如江西。詔珣權樞密院事。從行。金人追太后。舟至泰和縣。衛兵皆潰。珣奉太后趣虔州。落職卒于梧州。

胡舜陟

胡舜陟。績溪人。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

有相之才
無時不有
李綱宗澤
神師道並
皆足也但
不用之耳

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欽宗即位。舜陟言趙良嗣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為難。得請詔內外之臣。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高宗即位。言者論其客事偽廷。出知廬州。淮西入郡。群盜攻騷。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為廣西運使。因討郴賊。勅運副呂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奏遣大理寺官袁枬往推劾。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憫惜之。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

史稱
卷之二百六十五

志

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曰。舜陟罪不至死。勸官不可不懲。遂送枬吏部。

劉一止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登進士第。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足理哉。高宗稱善。除校書郎。考南浙類試。時科舉方變。同列患其無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當為首。啓號乃張九成也。眾皆厭服。遷監察御史。言陛下憫宿蠹未除。煩網未振。民困

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歟
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
之繁奸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
心耳何病焉貴近請托一止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
倖曰臺中當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用事者忌之落職秦檜
死召至國門以病力辭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諄其子
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嘗
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其
草頌魯公孫特命官制帝嘆賞爲手書之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五

天

史綱卷二百六十六

宋史四十九

列傳

胡交修

胡交修字已楮晉陵人登進士第爲給事中論天下大勢曰
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裔群盜
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榮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
援指臂不相救宜詔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
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訪以彈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
戎之要交修言昔人謂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饑寒覓之不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六

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
盜賊陛下明詔開其自新之路足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
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
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鞠爲茂草告吾杭稻
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
之反其田里耕桑以時各安其業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
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共人爲農爲兵不
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
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連之所爲乎李成盜江淮廷議
欲親征交修謂群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貽天

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勞乘輿盜尋通遷刑部尚書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謂崇寧大錢穀糧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數萬真贗莫辨售之不疑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裁銀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至悔悟恐無及矣蜀帥席益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在蜀五年號為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官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十幾三四交修言養兵所以保民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請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詔玠行之請補外知合州卒

恭崇禮

恭崇禮字叔厚高客人登上舍第拜中書舍人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行誦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落意引稱嘗肥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微群臣動色志士傾心其美不亡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為吏部侍郎崇禮奏謀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六

二

章誼

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意以蜀若不守江浙自拮故必圖之非特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對兵之勝負出知紹興府期年謝事居于台州崇禮草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榮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沒年六十

章誼浦城人登進士第為杭州通判苗劉為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帝問群臣曰今日之事何如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爭定窺希孟吉陽軍誼擢倉部員外郎誼請置水軍於駐驛之地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為陣那大為戰船小為傳令皆可為戰守之備又言金人累歲南侵我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此者駐驛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侯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驛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功有兵士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六

三

宋主兵則
備密理財
馬三司
兵向書亦
資員耳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六

以必消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川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諸問保民并盜退危生財之策詎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官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賊寇未退以未得折衝禦侮之將片賦未裕以未得字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可得而治矣是則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詎奏此修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為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承疑遵用則眾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令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撫關通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著為定法遷戶部尚書詔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有積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之間建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以疾請都知温州歲大旱米斗千計用劉晏招商之法增直以糴米商輻輳其價遂平復為戶部尚書詔奏營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多朝廷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招數縣地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也

卒諡忠恪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已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詎獨存大體士論歸之庸蓋萬詎使金帝曰詎母老朕當自諭之詎界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兒行不數月即歸及還母竟不知也

韓肖胄

韓肖胄字孫也父治守相州請祠除肖胄知相州陞辭帝曰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建炎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充通問使肖胄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強誓當雪此讐恥今臣行如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文氏曰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六

五

汝家世受國恩勿以我老為念使還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出知温州五年詔問職守方畧肖胄言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遇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于江北使壽離可圖又臣諸大將之兵自主門戶更相警戒若欲並進進攻宜先令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孰敢不聽命哉旬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踵而至矣除食書樞密院事卒諡元穆

陳公輔

陳公輔臨海人上舍及第紹興六年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誰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被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六

大

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張

張耒福州人舉進士秦京至晚歲漸覺事勢狼狽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問以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敢當此問京曰覺得目前盡是面腹脫取官職去庶人恐山林間有人欲得知之應之曰福州有張耒者抱負不苟當時適赴吏部京遂致之為幕客亦未暇接語也嘗謂道甚嚴諸生不能堪一日忽問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某聞先生教言但令徐行未聞學走也耒曰天下被而翁

一山亦
不遠
八百里
其可與
共

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若學走庶可逃死諸子大驚歸告其父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見耒耒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今欲救之恐已無及惟有收拾人才為第一義京和其所知以楊時對於是召時後耒知南劍州范汝為寇郡耒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賊眾敗走移處州時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材用耒云可造一小舟以十分尺便可計算

胡松年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六

七

胡松年海州人建炎間除食書樞密院事議報劉豫於登萊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侵邊即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河可保無虞松年言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况海道遼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督世忠尤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詔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帝親征太平江命松年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餉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紜無益也時除官例賜金帛松年以軍興費廣一無所請或勸其白于朝曰非請則已白之是活名也泰檜秉政士大夫曲意阿附松年至死不通一書世

以此高之

曹助

曹助，陽翟人。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還。過河十餘日，徽宗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抹父母有破虜之策，悉舉行之。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并持章賢妃所夫人信，命助歸報康王。建炎元年七月，助至南京，以御衣進。高宗泣以示輔臣，助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本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助于外。九年，不還。紹興十一年，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助反覆開論，金主許還。

史集

卷之二百六十六

人

李植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高宗問大元帥府時，群盜四起，備道絕。湖南轉運向子諲借補植，迎功郎，使督四百艘，押犒師銀百萬兩，植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北。十餘戰，卒以討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植氣十倍，入見，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日得一士如獲拱璧，竟特軍餉而已。授承直郎，伯彥潛善忌之，除

知滁州縣，遷戶部員外郎，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植杜門十九年，拾死子諲為戶部尚書，諱及龍飛舊事，議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見，帝曰：「卿朕故人也，以母老乞便養，除知佳陽軍，居憂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遷江南東路轉運使，致仕，始終以和議為恨，卒謚忠襄。」

何鑄

何鑄，餘杭人。登進士第，御史中丞廖剛薦鑄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在對，鑄言：「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于陵寢，奉兩宮于魏闕，紹大業，復境上，又何難焉？」拜監察御史，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

史集

卷之二百六十六

九

不濟，在于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則事無過舉矣。拜御史中丞，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檜惡其異己，有飛故將王貴上變逮繫大理獄，命鑄鞫之。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顧強敵未滅，無故殺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塞改命，方侯高飛死獄中，鑄為金匱報謝使，鑄曰：「此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萬俟卨論岳飛飛欲竄諸嶺表，帝止。謫徽州，再遣使金，使還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卒，鑄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先是，金諸將皆厭兵，欲和，難自已發，故使檜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

後我師屢捷金欲和蓋堅檜以鋒爭岳飛之獄遣歸即命欲金害之而爲竟免

王次翁

王次翁濟南人呂願浩師長沙辟爲參謀官辭去恭檜內召次翁見于道懷昭言願浩與次翁同郡願浩爲相次翁貧困至此怡笑曰非其類也杓既用以爲吏部員外郎遷御史中丞論趙鼎罷之全人收盟入倭次翁爲檜言于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更受累年不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次翁既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史籍 卷之二十六十六

十

論罷趙鼎與檜會檜忘鼎復用令次翁復言之乞願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賜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經以漢法當伏不道之刑責以春秋當生誅意之罰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泰知政事太后駕回次翁爲奉迎冠從禮儀使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病從者至境金使責價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懼檜疑其私相結約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之副使王顯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母子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梟其罪誅之次翁曰檜以未嘗察命故不敢專檜力爲營救

爲報附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終惡之遂告歸卒檜痘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杓去始終不二者惟次翁爾

勾龍如淵

勾龍如淵永康軍人勾姓本古勾芒高宗卽位避御名更勾爲龍因呼爲勾龍氏登上帝第張浚薦召試館職除校書郎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帝用意淵深淵深語平易此最難者兼給事中泰檜方得君如淵恐泰檜未嘗言臣觀朝廷之事非若臣情通不能收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於事勢未可行大臣辯論之亦可也然必陛下以此意諭之否則大臣論事

勾龍之姓

史籍 卷之二十六十六

十

不從遂以爲陛下疎之或疑他人間之既已懷疑則不能盡誠陛下以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聞而能久于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從前未有以此告朕者卿見泰檜宜語之檜力主和議或侍從皆以爲非上書諫卿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諫使卒去之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卽擢如淵御史中丞如淵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卽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後理建康三初也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罷今獨任一相名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又一初也臣願以任紀綱辨邪正明

賈誼諱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兵，七者為獻。帝同在廷，莫更有小八否。對曰：如趙主為相，盡慶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日今士論見孟庶之名，王庶之去，已有一蟹不如一蟹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庶一人，以正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為陛下別白之。于是出使知嚴州。又論庶大中皆罷之，全遣使來議和。踞甚，誠受書禮不決。外議洶洶，如淵議宰執就倖見金使，受其書納禁中，人情始安。後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奏曰：臣向獻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為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為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怨于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與莫將施廷臣皆主和議，緣此擢用。如淵居言路，即劾二人。廷臣言如淵有指斥語，帝以告秦檜，檜請斥廷臣而徒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曰：廷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太。於是皆罷。後檜擬如淵知遼寧府，帝曰：如淵用心不端，遂不用。

范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登進士第，遷校書郎。秦檜力主和議，如圭作書責檜忘憂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

此。必是負負世矣。倫忽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檜死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謠言有異言。如圭深憂之，致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篇，合為一書，冀封以獻。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所斷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起知泉州，復領祠卒。

王居正

王居正，揚州人。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輒置高選。居正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六

主

曰：時事如此，公不極所學，援元元塗炭中，向誰待居正避寃。陽羨山問勉出見公，一追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言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宜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王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初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也。詔以特務訪群臣，居正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刻文。

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
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
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
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振恤百
姓一切姑置之則費省而國裕矣居正素與秦檜善檜與居
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見帝言曰
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國中興又言使檜為
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同
檜檜銜之出知婺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
炎中減為二萬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詔如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六 高

建炎之數清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鴉鴉色者居正上言民以
炭自業安知所謂胡桃文鴉鴉色邪詔止之遷起居舍人上
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
二子殺身成仁之美除兵部侍郎出知饒州時檜再國居正
知不為所容以日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
而已檜風中丞何靖幼之奪職凡十年檜死復故職辛楊時
出所著三種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首尾
十載為書詩周禮辨學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殊曾孫也第進士為左司諫淮西宣撫使劉

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遣
未聞為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此者岳飛屬官以私事
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
在飛下乞以臣言示之冬至勅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
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愛惜矧兩官在遠陛下
當此今節欲奉一醵為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
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書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
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資聖聰醫官免試有壞成法自崇
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麻指揮紀綱敗壞
馴致危亂正陷前弊不可長也為吏部侍郎華星見詔求直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六 志

言敦復奏言康潛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
消毀譽亂真直言不問為深可畏臣嘗仰其言考已然之事
皆本於左右近習以邪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實亂正則能
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毒而彌縫則
能使上下相徇其黃鼓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
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
杜漸以助應天之實泰檜拜相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
姦人相矣金遣使詣諭江南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
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
屈已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

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叛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胡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為開封者必不如是澄婉謝追還請外知衢州閑居數年卒

黃龜年

黃龜年字德邵永福人登進士第遷殿中侍御史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檣堂專權抑塞言路除檣觀文殿大學士累擢江州太平觀龜年復奏北論檣徇私欺君合正典刑今乃任便居住復寵以儒學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可乎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六

七

檣厚貌淡情矯言偽行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罪狀顯著乞行誅殛遂就檣職復上章曰檣行詭而言謫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檣惡惡暴白于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不得已也又所以破邪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遷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司諫詹大方希檣意劾龜年罷歸卒龜年徵時永福薄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立

身遂取之子衡湖南提舉

程瑀

程瑀字伯萬浮梁人欽宗即位際左正言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陛下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浸廣最病之大者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遷給事中呂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瑀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願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六

七

浩惡瑀即劾益秦檜主和議瑀不以為是檣忌之提舉江州太平官卒

張闡

張闡永嘉人登進士第席益帥湖南辟置幕下群盜虞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開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搗賊巢賊勢以衰遷秘書郎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檣然升吏部員外郎尋侍從臺諫條陳再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有違

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蜀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孝宗卽位。權工部侍郎。金主亮死。爲王。哀求和。朝議遣使。闕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金人再求和。帝以問。闕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諫不可許。除工部尚書。時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闕謂不與同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

史記

卷之二百六十六

六

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亮元以弱。闕請祠。除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闕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地則失中原之心。違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無忘老臣平昔之言。卒年七十四。朱熹云。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難言利害。其言金人世仇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鉉張尙書闕耳。

洪擬

洪擬。丹陽人。本姓弘。登進士甲科。爲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

傾餉悉出于民。無屋而賣屋稅。無丁而賣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務。彈饒信。間擬上疏力諫。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選吏部尙書。詔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強則戰。若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蓋兩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天旱地震。詔群臣。

史記

卷之二百六十六

五

言事。擬奏。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諫條。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歸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廢也。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貴臣。連營列障。公行賄賂。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民怨多而和氣傷矣。罷提舉江州太平觀。卒。

趙遼

趙遼。資州人。紹興三十年。類省奏名。對策擢第一。時秦檜有所屬。而遼對獨當帝意。檜不悅。授食書劔南東川。帝嘗問。

王意在檜
臣不豫發
耳
不必有男
性之歎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六

三

檜趙遠安在檜以對久之帝又問乃除校書郎檜謂遠曰惟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遠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曰當以百金為助遠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遠往謝遠不答檜滋怒欲擢之未及而死除著作佐郎充普安王府教授嘗勸諫至及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遠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除起居郎入謝帝曰秦檜矣不附者惟卿一人遠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詔王綸曰趙遠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所以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遠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鄭次雲應詔帝謂莘執曰蜀中道遠其有文學行義之人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士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其可惜也檜深抑蜀人故帝語及之卒年四十一帝為之投淚遠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

張燕

張燕德興人進士第三人建炎初通判湖州明受之襲止既復辟詔求言燕上書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六

三

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樓會稽似不如是紹興八年除兵部侍郎上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燕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矣往者進臨大江旋退守吳會未嘗月而或前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遷延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權吏部尚書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燕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淺梓官歸我洞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群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于彼而取必于心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以臣事之而凱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金使張通古蕭哲至朝議欲上拜金詔燕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

欲行禮。群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官。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于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已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教正。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于天下萬世乎。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寺丞莫將。力贊和議。擢廷臣侍御史。將起居耶。朝論大駭。齋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官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從容獻納。庶回天聽。不爲所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力贊此議。爲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罪不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六

五

容誅。乃由察官趙權柱史。前日勾欄如滿。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罪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浸浸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系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方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議。權右史如周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盛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爲詞。與之斷斷論乎。豈加於庶幾少杜群枉之門。至于和議。則王僧實爲嚮主。彼往來中至再四矣。陛下特以爲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爲言。見二三事之端倪。亦大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屈已。但務雪恥。以思復讐。加厲

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報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誘我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強。何爲不成。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中外解體。遂成此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于是將廷臣皆不敢拜。齋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者。今雖需附會。墮敵奸計。他日必背君親矣。既力詆拜詔之議。泰檜惡之。齋託疾在告。檜使樓煥諭之曰。北屏闕人。欲以公爲重。院齋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和議成。命判大宗正士。優與齋修奉八陵。荆湖帥臣岳飛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六

五

濟其役。齋與士優遣武昌。出蔡賴河南百姓。懼迎夾道。且喜且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齋等至。朝謁永安諸陵。陵前澗水久涸。泉忽湧溢。父老齋歎以爲中興之兆。齋等入栢城。拔鉏荆棘。隨宜葺治。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仇恥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奉行天罰。得無望于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狠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修武備。俟舉陷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雪之責。塞矣。上問諸陵愛

如何蓋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默然蓋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于世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先帝陵朕斷不用金玉庶神靈有萬世之安蓋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開敵于淮陽作我逆繩不知安用諸將云朝廷戒勿得違間朕送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鄭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繼祖賦已竭而使命絡繹費用猶循兵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六

論

與時傾頤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勅檄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檜方主和悉置不問出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陞陞言軍典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為先務在蜀四年乞祠歸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槍死起知建康府除吏部尚書陞興元年遷泰知政事以老病不拜卒諡忠定

孫道夫

孫道夫丹稜人為左承奉郎言漢中前賊三秦後賊巴蜀孔明將亮出關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

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倚為重鎮武帝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討賊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為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出知蜀州遇事明了人口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益非秦檜所喜也除太常少卿充賀金正旦使使還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企人身試其父兄而奪其位與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六

論

魯開

魯開字天游贛州人登進士第為中書舍人論自古興衰機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巡撫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故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不得高枕而卧矣綱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同護全蜀還刑部侍郎秦檜上和議嘗格同恩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

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商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楮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聞曰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甲辱至此非聞所敢聞也又引故事以折之楮怒曰侍郎如故事楮獨不知耶他日聞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楮曰望意已定向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楮弟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言欽宗未復詔侍從堂諫議開言但當修德立政嚴於守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楮曰此事係

親征有欲遣使請敵求緩師者幾言增幣請和無利有害為朝廷計正當奮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難北取中原可也几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謀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請老還通奉大夫致仕

李彌遜

李彌遜吳縣人試戶部侍郎金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掠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楮于御榻前求去欲要上決意屈已從和詔廷臣大議彌遜奏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例持

大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始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發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幸國人以事嘗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楮遂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視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楮然然時和議已決附會共說者至謂向在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楮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計議不受封冊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禁中惟君臣

之禮不得盡爭，彌遜上疏乞歸，出知瑞州。言者論其沮和議，落職十餘年卒。詔復敷文閣待制。

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同僚方飲他所，或假俊卿與卒，及至守訝其遲，俊卿唯唯謝過，已而知其實，問之俊卿曰：「某以僕與資同僚，安得為無過？」時公方怒，其可幸自解，以重人之過乎？藻歎為不可及。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命俊卿整淮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金主襲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六

元

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沈靖有謀，除江淮宣撫判官，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得乘勝以定關中矣。」會議和詔，璘班師，召俊卿還。張浚北伐，卻宏淵兵潰，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當別任賢將。若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制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協濟，使浚得自効，上從之。乾道元年，除吏

部侍郎，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進同知樞密院事。時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俊卿館伴金使，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拜參知政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聖斷已明，忽論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為官禁細微事？」臣等出納命令，凡奏審取決陛下，非臣敢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今已行復收，中外惶惑，四年為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每接朝士及牧守，必問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六

元

堪宰相，名為樞密使，至則以允文為右相，而自為左相，上御弧矢，弦激傷目，俊卿言陛下于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陛下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厲戰士耳。願任智謀，明賞罰，獎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于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于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出帥福州。淳熙三年，除特進，判建康府，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毀踐，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奔，覲王朴之門，十幾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士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

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以兩淮備禦未設，請于楊和各屯三萬人，仍藉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監制州兵，預煩之患，詔行之，而竟爲衆論所持，亦去位，不及成也，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年卒，俊卿敬重之，嘉其論薦之，其卒也，嘉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謚曰正獻。

史記卷二百六十六終

史記卷二百六十七

宋史五十五

列傳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丁母憂，哀毀骨立，登進士第，知泰州，召對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路進，必黜其巧僞，以攻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遷禮部郎，紹興三十年，金主亮修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賁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言能籌備禦，允

史記

卷二百六十七

十一

急金使王全，高景山來，欲得淮南地，遣成問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姦謀不聽。」允文語宰相陳康伯曰：「聞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判湖之軍捍于前，江池之軍援于後，若日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之，而閻軍竟屯武昌。十月，金主將兵百萬自滑口渡淮，遣淮西王權東廬州，措置淮東，到壽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權自和州遁歸，壽州鎮江盡失，兩淮金主率大軍臨采石，朝命成問代錡，李顯宗代權，詔允文趣顯忠交權軍。



且師九文至光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故騎充斥我師三五
 星散解裝束甲坐道旁九文念坐待顯忠則誤因事遂招諸
 將勉之曰金印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
 戰九文至江濱見江北築高臺對楫絳旛繙旗中建黃屋金
 圭亮影坐其下令以明日濟江晨炊玉廚堂先濟者予黃金
 一兩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之我軍一萬八千九文
 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其一駐
 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執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大呼亮
 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我軍軍小
 卻九文入陣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

史記卷之二十七

子爾俊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軍以海船衝敵舟皆沉
 敵半死牛戰日暮未退會有消息自光州至九文投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退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
 九文稱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日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
 海舟繩上流別遣兵截柁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
 舟三百餘艘去再以提問顯忠始至九文曰敵趨瓜洲京口
 無備我當往顯忠分軍萬六千與之九文至京口敵重兵屯
 於河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海船不備百戈
 船半之九文以數少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戈馬船爲戰艦遇
 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船命張浚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

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亮至瓜洲九文與存中臨江授其令戰
 士騎軍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
 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召對上慰藉嘉獎胡陳俊卿曰虞
 允文朕之裴度也除川陝宣諭使陞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
 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壯戰則海內氣伸
 上然之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玠議經界中原奔進取鳳翔復
 鞏州等事受命朝廷西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鷄北不可過
 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蓋用秦知
 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
 五路新復州縣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宛蜀之路

史記卷之二十七

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十五戰不報執政忌之除知
 榮州隆興元年入對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
 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尋遷欲
 棄唐鄧海泗九文五上疏力爭思恩竟割唐鄧二年金兵復
 至思恩退上不用允文言陳俊卿薦九文甚大用竟遣元
 年拜泰州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請
 塞不報允文請斬之廷議不果三年爲四川宣撫使五年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起汪應辰胡銓
 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吳公武李燾其尤者也詔以范成大
 爲祈請使使使謀報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還陵寢來歸中

外洵允文謂金方慙亮決不輟動不過以虛聲嚇我耳敵卒無他金使烏林格天錫賀會慶節入見偕其國諸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諭之曰大駕既與使人且退來且可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允文薦梁克家自代不許御史蕭之敬劾之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何在許上為出之敏且製詩書扇以留之允文請召歸之敏以聞言路復以疾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陸辭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淳熙元年卒諡忠肅允文姿貌雄偉有大志慷慨磊落而言動有則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歷磨礱出人將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四

相垂二十年論曰金亮孔役兵鋒甚盛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備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遂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肥一捷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罷相鎮蜀志圖興復功雖未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辛次膺

辛次膺萊州人登進士第擢右正言韓世忠男直秘閣次膺言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果來觀闕書府也武功何與傳門一啓援例者眾又言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帥偶勝建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營奏稱聞首陳退舍便謂

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納之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宜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釐六詐秦檜在政府次膺劾王仲薏王與皆檜妻黨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借使貴連官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蔽之漸求去除湖南提刑金好成救書至次膺奏曰臣昨在諫列常數論金人受詐無常願陛下為宗社生靈深慮而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以和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棄舊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五

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使入道意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不答閱十六年食益甚檜死起知婺州召見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孝宗即位除御史中丞拜奏知政事以疾所免且奏曰湯思退名將至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共謂何除提舉洞霄宮陛辭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恐誤國家事耳乾道六年卒

陳康伯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為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有舊檜當

史

卷之二十一

方

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日將夕館人不供餽康伯閉戶卧不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康伯亦不對兼戶部乞約歲用計所入儲十之一二備水旱宰相擬權吏部尚書高宗曰朕且大用何權為拜平章事上曰康伯靜重明敏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全使出嫚言求淮漢地且以淵聖因問至上意欲視師康伯曰金寇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衍禁旅以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金犯廣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廷遣家避難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令臨安諸城門局鋪車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康伯奏曰間有勸陛下幸

至殿門仍給狀非大事不署敕師退乞歸不許一日出殿門病劇與至第卒贈太師配享孝宗廟庭謚文正

梁克家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金主亮死眾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難進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遂中書舍人克家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峻整及即位寵眷尤隆金入來賀會慶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遷給事中音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德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

史

卷之二十一

七

開導之上欣納乾道六年參知政事與庚允文可否相辨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曰朕將思之諸朝上面諭曰夜思卿言甚當毋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出知建康府陸游上以治効為問克家稱上無求奇功淳熙九年拜右丞相封儀國公卒謚文靖

葛邲

葛邲吳興人登進士第除正言言盈虛之理隱于未然治亂之分生于所忽宜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征權歲增之費下都稅務紹興間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後增

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貼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資庶可少蘇疲氓光宗受廟除泰知政事進左丞相出知建康府車宗印位判紹興府錢穀刑獄必親或謂人臣功佚有體鄧曰豈可崇微貌而簡庶務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賤如此致仕卒諡文定配享光宗廟庭

魏杞

魏杞字泰人登進士第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杞

史綱卷之二百六十七

奏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進加兵上善之行次肝貽金大將僕散忠義方擁兵圍淮道權泗州趙房長求觀國書杞曰書乃御封見國主當廷投忠義欲國書如舊式又割商秦地索歸正人及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令國書趙茂幣如舊不許割地及歸正人忠義遂犯山陽魏勝死之上怒詔以神物編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縢不具豈不誤國事乎乃以神物行王燕見金主褒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悉矣金君臣環聽悚然皆作張恭念以國書稱大宋令去大字杞拒之率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

發歸正人上慰籍甚渥遷同知樞密院事拜右僕射兼樞密使杞以使金不辱命絲燕官一歲至相位郊祀冬雷電免序熙十一年卒

周葵

周葵宜興人進士甲科為殿中侍御史論宰相所行不當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皆任事須假之權奈何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言豈大臣有過而言者論及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曰此論朕所未聞和議已定葵言為國有過職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葵孝宗即位拜泰知政事淳熙元年卒

龔茂良

龔茂良興化人第進士遷吏部郎官言本朝樂敵景德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在于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所勿為靖康之疑知隆興府江西茂薦大作茂良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拜泰知政事淮南早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清神嚴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曰淮南咫尺敵境民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乃計此米乎上命茂良以泰政行相事曾觀欲以文資錄其孫茂夏以

上許慎
非水茂良
事是不然

去也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七

十

文武官例隨本色蔭補。覲因茂良入堂，使直省官買光祖等當道不遵街司叱之，謾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親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親慙而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疑之手詔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令繳進手詔，謂和去雖得大名置朕何地？」良乃視事。謝廓然附會觀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輔不書黃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之曰：「朕極知卿不忍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紹興郡茂良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責安置興州。父于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復資政殿學士。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觀令人冰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後朱熹從其子得問本前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歎息云。」

汪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上欲除館職，趙鼎言且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遷秘書省正字，言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今方肆赦中外，莫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七

十一

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覲見，問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然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不悅，遂請祠以歸。寓常山之永年院，遇呂滿還，一室蕭然，餽粥不繼。應辰處之裕如，益以修身講學爲事。通判袁州，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有曰：「兩登上宰，皆直觀危之時，一斤兩竟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于薑相，恩待各于歸骨，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爲死黨，符發既

初，俞死，應辰獲免。權吏部尚書高宗內禪，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將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僞於元豐，今不當復。應辰與金安節等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皆以名寺，又言堯豈待光有開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奪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應辰乞補外，除知福州，升教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除吏部尚書，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築石池，以水銀浮金，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賈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力求去，出知平江府卒。應辰少從呂

居仁胡安國游嘗言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慈念室慈書剛制于酒慾室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高宗東土親權第一授紹興府僉判遷秘書郎金將淪盟十朋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立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可為大帥者或投閒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蓋指張浚劉鋹也又言今權雖歸于陛下政復出于多門是一槍死百槍生也孝宗立除侍御史上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主

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盛德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誓而復之髮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建隆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失武慨然志在興復此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出知泉州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諡曰忠文

吳芾

吳芾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秦檜舊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檜風言者論之謫通判處州遷殿中侍御史車駕至建康芾請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啓還東者下侍

從臺諫議芾言今欲襟帶輿漢控制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扈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鶻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糧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人能拒守者此秦檜與宋言路挫折士氣之所致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振而見危授命有人矣徙隆興府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芾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于百姓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主

寧得罪于上官退閑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卒年八十

陳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中進士第知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昔故土况唐鄆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又言廟堂嘗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翼然議遣王之望龍大淵使金營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都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

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誠恐辱國願先馳一介往候議決行未晚也遂以用防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不合因厚而歸而良翰已罷言職兩淮撤備金大入孝宗深悔之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靳思退等思退由是罷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趙襄以江淮楊存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提舉太平官午

杜莘老

杜莘老字起莘青神人第進士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求去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主

莘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今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當補益俊卿乃復留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始言其次足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

周執羔

周執羔弋陽人舉進士為禮部尚書孝宗問豐財之術執羔言蠶民之本莫甚于兵興師十萬口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于此罷廢老弱者幾半今不汰之其弊益深和羅本以給軍費因災蠶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而務為聚斂以奪民食可乎舊羅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蠶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

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蠶因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蠶之可也上憂然以老求去乾道六年卒

王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登進士科拜右正言張說攀援戚屬除金書樞密院事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相繼斥逐希呂與侍御史李衡劾之上以其合黨邀名罷主官觀去國之日踞殿而行除江西轉運副使轉吏部尚書求去除知紹興府希呂天性剛勁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言之侍從臺諫皆有諫疏至矣轉漕江西嘗作奉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生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居致仕歸寓居嘉興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主

陳良祐

陳良祐金華人擢進士第遷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諸地良祐奏陛下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商賈貴于食同不可不察博訪歸于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川泉而興亦有以川泉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起蠶之地萬一敵騎犯邊兵卒禍結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也且今之求地欲得河

南。屢歲常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
許我。必遣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
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
虛聲下之乎。雖曰止求陵寢。而地在其。中。其亦議此。觀其答
書。幾于相戲。必須遣使。則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足
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緩遠。貶瑞州居住。起知徽州。卒。

陳案

陳案字德應。餘姚人。權刑部侍郎。秦檜主和議。案言金人多
詐。和不可信。日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
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據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七

兵屢備。春勢而動。舍此。為乃建講和。何以繫中。屈之望。能
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稟復言。金每挾講和。以
售其奸。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于和。
臣以為不然。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關。
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
之他人。則以豫為戒。故相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
聽我所欲。自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
疆。可也。而同州之禍。至今存焉。蓋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
假和好之說。誘誘之辭。包藏禍心。受出不測。願便墨前軌。
嚴賊守之備。使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傍。

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謂私圖
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而成。大勳則梓官太后可還。
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案力請去。金果渝盟。除知穎昌府。
時河南新繼初復。無敢往者。案即日就道。次壽春。穎昌已不
守。改廣州。檜惡之。降秩。遂致事。既歸。刺中。備寓僧寺。日。以
食。處之泰然。歸十二年卒。王十朋為屬土賦。贈近世會稽人
物曰杜。郭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唐文若

唐文若。眉山人。登進士第。分放潼川府。給事中勾。海。真。以自
代。詔付行在。既至。而勾。海。出。不得見。文若奏書曰。昔漢高祖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七

士四皓去之。而西京少。此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
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節乘之。尊。駐。陳。東南。兩宮將。五。時
初復。正宜市。有。式。志。駐。以來。棄。與之共治。寧。遂。此。數
刻之對耶。書。日。名。對。高。宗。通。判。洋。州。從。遂。府。請
除。田。租。二。萬。一。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奏。槍。死。陳。警。部。
為文思。嚴以獻。曰。於赫我皇。既休兵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
居安思危。邦乃攸寧。向戌。弭兵。春秋所懲。蕭。僥。去。兵。禍。龍。乃
萌。師。旅。雖。多。縱。弛。不。繩。猶。曰。無。人。處。有。其。名。兵。非。以。戢。以。兵。
休。兵。自。槍。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孝。宗。嗣。位。除
知江州。金人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富。嚴。兵。備。以。定。

民志籍鄉兵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為固乾道元年卒

李燕

李燕字仁甫眉州人擢進士第除禮部郎中上納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乾道新曆成燕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除朔北轉運副使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犁種種而後設苗未立畔睨已多有橫加科歛者宜依乾道詔書止輸舊稅以廣牧募之術除禮部侍郎召對廷和殿講臣讀陸贄奏燕言費難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逢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七

舉賢所言切于今可舉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盡不足之嘆燕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賢之聞學士一日因宣對燕言外議陛下多履藥罕御殿宮中不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有此燕惟罪李楚奸用三萬緡他無費也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入分燕條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于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北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國窺伺十一年乞致仕不允遣給事中宇文价傳旨燕曰臣子戀闕非老病豈忍乞骸骨及命下燕曰事丁矣病革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

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卒年七十張拭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姪侍不殖產業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業適以為春秋以後縱有此書贈太師溫公諡文簡論曰李燕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擬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尤表

尤表字延之無錫人少學于楊時擢進士第除吏部郎官夏早詔求闕失表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億兆之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開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殷削而士卒有不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七

足之怨奏議不時報而整因者怨兩任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償使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除太常少卿太上前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請就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上下之倫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此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前與韓侂冑武然質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通議遂屬詔建康事堂令

皇太子參決庶務。表兼侍讀。獻書言儲副之位。止于親屬。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以來。多出權宜。乞懇辭。以彰嚴下之令。德除給事中。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直轉橫行。表職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為厚庸之具也。命遂寢。上以疾不省重華官。表上封事。曰。竊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願敦天性之愛。以解都人之惑。上遂朝重華官。耶律迺嚙以手幣除承宣使。表一再繼奏。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魯蘇者。祖宗之府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處用。祖宗爵祿。加于公。誠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間命遂不行。除禮部尚書。極論廢法。用例之失。壽皇以上疾未愈。命免到重華官。表率同列言。壽皇雖有免到官之命。願陛下力請而往。庶可以慰釋群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出。中外歡呼。表言。陳源委。特立竊弄威福。一旦廢斥。含憤蓄怨。待時而發。儻復呼之。必將將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安靜矣。時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遂卒。年七十。謚文簡。光宗不遇重華官。太常少卿詹體仁。陸對言。父子主恩。易于家人之後。次之以廢。廢之上九日。兄承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旗。後脫之狐。匪意得

媒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慮恢豁。凡厥疑情。一朝煥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叙焚倫。以承兩宮之歡。以慰兆民之望。體仁。蒲城人。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工部郎李大性言。今日之事。顛倒并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于北宮。素惟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于禮。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阜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阜為之衰。言成人畏子阜之來。方為哀。樞。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人。遷太府丞。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營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遷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覲真。揚廬和四郡言。兩淮堅固。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于江南。委空城于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樞為陛下建此策也。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廢矣。

路察恭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廷臺諫以儆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退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棘矣遷大理少卿寧宗即位提舉太平興國官卒

李椿

李椿洛州人父升進士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死張浚辟椿制司差遣隆興元年諸將上議北討事下督府椿奏記浚曰復讐伐敵天下大議不山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七

未易守也既而出師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庶乎其肯來爾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害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未幾果罷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已遠宜近故遠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奈何道之以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兄米僅支一二月嘆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請歲儲二百萬斛為一年之蓄出知婺州諸市牛能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繞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命放前詔

除吏部侍郎知舉國府致仕卒

劉章

劉章龍游人廷試第一為正字兼普安王府教授孝宗受禪以舊學拜禮部侍郎朝議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授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諧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衆凡所圖畫但資趙彥端一笑耳上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權吏部尚書對選德殿帝問章何所長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安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嘆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七

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第進士除秘書少監直學士鄭聞草制上改之引漢宣帝事必大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草制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鄒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于公孫弘蔡義章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雅伯說願平而察之不可有輕儒之心上是其言德壽加身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上表用嗣皇帝未安按建炎遷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金議受書禮必大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任親情豈嫌坐起上曰卿能道

朕心中事還相密使浮臘十四年拜右丞相必大乞去怒宜
論此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何遽
至德勅上曰禮莫大于事神而多以病分攝時祭孝莫重于
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
大泣而退十二月密示以紹興傳位手札命草詔欲專奉几
筵侍太后拜必大左丞相留正右丞相始以內禪意諭二府
十五年二月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
下聖位與于盛典再見願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
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即位拜太保益國
公寧宗即位以少傅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諡文忠必
大建三忠堂于鄉祀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郭又胡忠簡銓為
文記之蓋絕筆也

留正

留正字仲至永春人第進士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左諭德言
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免奏御從之出知成都府堯酋奴
兄結越大渡河據安靜砦正授諸將方畧擒之以歸還同知
樞密院事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妻特立權知閣門事終勢浸
盛會泰政閣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
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怒出特立江州孝
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興九年進左丞相特立除浙東總管

宰相待罪
五月時卒
可知矣

正屢出回
門亦不足

正此請可
便

名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名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復言
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曰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
出都待罪奏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
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于是一則人無異詞事
出于非則衆論紛起今事無是非陛下一持把定之說臣恐
自此以往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資及告敕乞歸田里上
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凡待罪一百四十日而
特立亦不至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上拂衣
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乃退六月孝宗崩光宗以疾
不能執喪正以上疾未能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七

留正

倦勤當復辟欲徵內禪太子可即位率同列奏乞早正嘉王
儲位上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懼辭對不報趙汝愚
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即
召與出國門上表請老及寧宗即位尊上為太上皇帝正入
謝復出都憲聖命速宣押汝愚亦以為請上親札遣使召正
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罪上從叔椿吏部侍郎而
正復相正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從之進少傅辭不拜言
陛下勉徇群情以當大寶當每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
意是非須爵之時韓侂胄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
曰此非知問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不

本見父母
嘉宗不
悅未見之
也

悅曰朕未見父母可思及下人耶侂冑從而問之以少師出
判建康府尋落職嘉泰元年封魏國公卒年七十八贈太師
謚忠宣

趙汝愚

趙汝愚漢上元佐七世孫父善應以篤行稱汝愚擢進士第
一除秘書正字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生于疑
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聞其語輒悟入輒復
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
列入請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進光宗起入內越二日
宰相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冑傳旨云宰相並出于是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美

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傳孝宗意令宰執
復入侂冑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
宣押汝愚等乃還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闢扣率羣第
孝宗崩汝愚恐上疑致不出視朝特其刺不上次日上視朝
汝愚以狀進上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
宮發梓宮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玠請遣
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意聖不許正等奏曰臣等連日進前
請對不獲今當率百官奏請若皇帝不出百官慟哭手宮門
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薨
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忠

行請太后攝行祭禮汝愚以國本係乎嘉王欲請太后命嘉
王監國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玠素畏慎不欲與聞大
計遂止明日宰執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奏云皇子嘉王仁孝
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
好明日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御批付丞相云
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伴仆于庭審為法
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言其事彥逾然之汝愚知彥
逾善殿帥郭杲因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遂
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洶洶太尉知否太尉為國虎臣此事
全在太尉杲未答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別有謀乎杲震然曰
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
日五更留正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汝愚與徐
誼葉適謀遣韓侂冑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冑因內侍張
宗尹以奏太后曰此豈易言明日往又不獲命侂冑遂將
退過重華宮提舉關禮侂冑具述汝愚意禮遂入見憲聖面
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
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乃
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
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憲聖曰如此則可令好為
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告秦政陳堅余端禮使郭

早及步帥間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密具黃袍翌日憲聖垂
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為
太子皇帝批出甚好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
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指
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
繼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
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儲君處分然
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
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今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官遂召
舜卿至簾前商論之憲聖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悉負不

史緯 卷之七 百六十七

堯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
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入素帷汝愚率同列再拜
寧宗請凡筵殿哭盡哀出就重華殿素帷坐百官起居訖汝
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命朱熹待制經筵悉召士君子之在外
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留正棄國之罪汝愚不聽除右丞相
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固辭不許
留正出判建康府汝愚怒促留正來謁不見之簽書樞密
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乃兄之促留正不憚加郭果節度使促留
正使促留正大失望葉適曰促留正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
點曰促留正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共易制不聽促

留正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
對每以為言一日熹講畢奏促留正假內批為奸邪內批除熹
官親促留正勢益張趙彥逾亦以有功與汝愚引與同列而除
四川制置乃與促留正合謀盡疏當時賢者指為汝愚之黨汝
愚請令近臣舉御史內批劉德秀為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
路遂皆促留正之人又擢京鎭代羅點汝愚始孤矣促留正欲逐
汝愚而難其名或曰彼宗姓也誣以危謀社稷則一網無遺
矣正言李沐求節度使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
于社稷汝愚出浙江亭待罪罷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
言頃時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乘相位而去官僚幾

史緯 卷之七 百六十七

堯

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國命如髮汝愚獨不避殞身滅族之
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風塵不播天下復安社
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使精忠巨烈卒受變言而去天
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皆幼穉之大府丞
呂祖儉訟汝愚之忠詔詔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伏闕言
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
李沐同知攸濟富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持兵柄指揮操縱
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悉送
五百里外黜管促留正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責承
州安置汪義端行詞用漢詠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

之意。功耶趙師召上書乞新改愚故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為守臣錢鏐所迫。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侂冑誅。贈太師賜諡忠定。配享寧宗廟庭。進封周王。子崇憲。進士甲科。乞中書。史館改正。因誣垂萬世之公。從之。而久未正。復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原稿。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筆者。何小人敢肆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于為善耶。聞者愧之。崇憲官廣西經略安撫使。

彭龜年

彭龜年字千壽。清江人。登進士第。進秘書郎。蒙嘉王府直學。光宗嘗感疾。久之疾平。猶不朝。重華官龜年言。壽皇之事高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視也。况壽皇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可知。特遇過官日分。陛下或進其行。則壽皇不吝不降。免到官之旨。盡為陛下辭責。于人使人不得以病。讓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構日深。疑隙日大。今外無韓琦富弼。內無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官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于疑問之根。盤固不去。自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官者。固非一人。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

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幸。願不幸歟。及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除起居舍人。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遇。官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

陛下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間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興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伏地扣額不已。血漬雙鬢。光宗曰。卿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不過官。光宗曰。須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官。則又不出。內外不通。臣寔痛心。同知樞密院余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三

瑞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悃。臣子至此。為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云。前但聞立儲之議。豈知踐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請往朝。南內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遷則殿門已閉。并表而退。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帶遠郡承宣使。而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劄耳。夫可與書行。近世禁令也。使其可行。臣即言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遷書哉。克金剛吊祭接伴使。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奸。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黜。

龜年附奏云始臣約喜同論僞胄今喜既罷臣宜併斥不報
僞胄用事龜年數共奸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最關大體寧
相或不能知而僞胄知之假託聲勢痛弄威福不去必為後
患上覽奏曰僞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予祠已
而僞胄復入龜年未去知江陵府慶元二年追官勒停聞僞
胄川兵日禍其在此乎開禧二年卒僞胄餘爵寶謨閣直學
士賜諡忠肅

黃裳

黃裳字文叔隆慶人登進士第選國子博士光宗登極裳進
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七

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擇內無
外富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自吳至蜀編戶萬里曰漢
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
之五鎮鎮則國體重矣遷嘉王府湖廣因勸講言今天下境
土北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在
吾氏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制則何
以服之且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十八年起義兵平禍
亂今大上平定之而國家九都統之名猶未之知其可不汲
汲乎學乎他日王擢用舊人吳端端請王謝王接之中節裳
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授之

義夫之心
而王亦自
可取

義夫王益向學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
裳製渾天儀輿地圖俯以詩章欲王觀象則思進學如天運
之不息披閱則思祖宗境土半陷于異域而未歸王侍宴官
中為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語勞裳裳曰臣
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名與府察宜有裨益光宗嘉納
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日私
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不出于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
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有以勝之因私而生勝因
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矣如潘景珪常才也
陛下因以常人遇之特以登諫攻之不已致陛下此之忿力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七

事勢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私則聞諫臣之
言無欲勝之心既無勝心則無加忿之心矣又論荆襄形勢
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據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
吳蜀中斷此今日之最可愛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
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
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
之法宗室不為執政極醜詆之汝愚乞免官裳言汝愚事父
孝事君忠憂國愛民出于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
義端所見曾奴隸之不如此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以
顯謨閣待制克翊善光宗以疾不遇重華官裳請五日一朝

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官裳請斬舜卿言陛下之午膳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原浚井為疑乎夫焚原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燭火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原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父子貴善為疑乎父子貴善本生于愛為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于相夷壽皇願陛下為主貴善之心出于慈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或者之所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人情一有猜疑方寸遂亂事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七

壽

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于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哀抗屏臥上起入宮裝挽其偏隨之至官門揮涕而出上章請外朝臣職有三曰侍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侍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扶主失今不過官有虧于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侍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據古勸君以孝今不同安不視疾大義以養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

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四十九諡忠文

羅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進士第為太常少卿兼修注官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報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其大豈可以為常事而忽之上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官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于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

史

卷之二百六十七

壽

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于天下上猶未過宮點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不聽點求去不許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宮入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遺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幾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無疑乃漢居不出久虧于道眾口謗謠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

明升青蓮
筆不可引

以思真宰
和

出御當釋然上猶未行點筆諱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
壽皇對曰陛下久謂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
豫點隨宰執進諫問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
引上裙點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
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問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
執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
而不諫然引裙亦故事也上曰引裙可也何得輒入官禁乎
點請且言壽皇止陛下一子臣惟恐見之不逮耳壽皇崩點
請上登殿許而不出點前後復侍從列奏請帝過宮凡三十
五跪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同奏口

史紀卷之二十一

十一

對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簽書樞密院事辛年四十
五贈太保謚文恭宰相趙汝愚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
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史紀卷二百六十八

宋史五十一

列傳

林大中

林大中字叔和永康人登進士第守侍御史江浙四路民苦
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
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
預支木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
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取于民今又令納折帛錢
以兩繳折一繳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為減所輸者三歲

史紀卷之二百六十八

卷之二百六十八

劫戶部馬大同大理少卿朱之瑞不報大中求去改吏部侍郎
郎不拜乃除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意
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叔和耶寧宗即位遷給事中
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密請內交大中拒之吏部侍郎彭龜
年勸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數
奏曰陛下寵飛不三數月間僚屬或死或斥類龜年一人何
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
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獨時
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不
聽出知慶元府制職歸屏居十二年作園龜潭之上客至預

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不以時事掛口。或勸進，倪肖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關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亦可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乃可懼而免耶？」倪肖誅簽書樞密院事卒，諡正惠。

胡紘

胡紘，遂昌人。舉進士，紘未達時，嘗謁朱熹于建安，熹待學于，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竟鵲舟酒山中，未為足也。」韓侂胄遂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推紘監察御史，使再攻之。紘幼汝愚，且諷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再貶，紘紳大夫憤懣不平，疏論甚衆，侂胄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二

多知名士，欲盡去之，不可一一誣以罪，乃設偽學之目，使進及言官何澹劉德秀排擊之，相顧未發。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沈繼祖以追論程願得為察官，紘遂以藥投之，紘祖論盡，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于是使紘草定釋服禮，紘復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闕為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殛命，群邪屏跡，自御筆有敕，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聖意，急于進用，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奸黨次第用之，以冀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不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群臣百

少為少
為少為少

切誠至此

唐出特天
唐出特天

有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皆斃于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留傳學之黨，卒執權往進擬，自是學禁益急，權吏部侍郎，坐同知貢舉不當罷，學禁漸弛，紘廢死于家。

林栗

栗，莆田人。舉進士，第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金人議和，約歸四州為叔侄之國，栗言前日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以是而屈，猶為有名。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誓而事之以叔侄，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庸，則荆襄有南寒之憂，無涸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

防備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弊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搖動？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遲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于境上移書，論以兩國晉言，收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罷州縣以奉犬下之使乎？孝宗急制紹興奸臣之弊，躬親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滋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過臣，則過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

史錄

卷之二十六

三

防備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弊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搖動？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遲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于境上移書，論以兩國晉言，收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罷州縣以奉犬下之使乎？孝宗急制紹興奸臣之弊，躬親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滋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過臣，則過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

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審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撓之矣。不使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竊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疏末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得善。栗徐曰。臣意尙在下文。執政訴于孝宗曰。林栗爲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言省併江州屯駐軍。栗奏金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旋故舒黃三州獨不倣。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

史

卷之二十一

四

襄池陽之師。下備京揚中間藩籬。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兼皇子慶王直講。有旨令二王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栗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祖宗設官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讀史爲事。他無煩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除知湖州。栗朝辭曰。漢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于痛哭流涕。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若蠶。又類辟。且病非。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而問之。今日國體于四百四病之中。名

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念則默。聞有反以詰臣。臣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在外而乘之。忽中于人。應時僻作。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尙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于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深察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走。美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艱。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慰

史

卷之二十一

五

鍼石難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能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息。然真氣不充。滿于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含杖而行。若急于愈疾。而不顧其本。百藥入口。互服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威于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除兵部侍郎朱熹召爲兵部郎官。未就職。栗嘗與熹論。易不合。使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論熹本

言以爲實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八

大

無學術徒竊張程願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
推尊所至輒稱門人上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
居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
入奏將置朝列以次取用而燕閒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
簡門生選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
除郎而輒懷不滿傲視眾口不肯供職是豈張程願之學
教之然也喜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
惟均望將嘉管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
言過當太常博士葉適解之曰攻策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
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
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初爲道學
之日鄭丙明之陳賈知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務
潔修有操守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
廢止人蓋用此術果爲付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更襲鄭
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烹
罔求其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謗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
有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狀罔于既形摧抑暴橫以扶
善類會發同國以慰公言侍御史胡晉臣劾之由知泉州卒

謝漢山

謝漢山臨海人中進士第江東大旱摧提舉常平講行救荒

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改御史中丞言此年以來紀
綱不立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
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選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
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奔競得志不復知有廉恥
請屬養利不復知有憂憲貪暴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
所忌憚請風厲在位華心易慮以肅朝著慶元元年拜右丞
相封魯國公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指蔡元定爲
僞黨漢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
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幾益臣乃敢狂妄如此當行遣
以厲其餘余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漢甫端立不動

史

卷之二百六十八

七

命余使候于殿閣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
傅致仕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

莊夏

莊夏字子禮晉江人登進士第慶元中爲宗正少卿時流民
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
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
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言今日之患莫大
于兵冗乞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弟若堵若垣強壯及
等者代之除兵部侍郎卒

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登進士第孝宗卽位詔經理遼東以賜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璿幽宅阻而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趨而我師甚憊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乃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者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明詔經理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分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劔關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八

八

狐而吳有長江皆所倚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康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漠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月環就與龍蟠虎踞之雄背湖奔猛孰與三江五湖之利今議者徒計錢唐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厚金以守之思恐半夜之或失也獨六飛願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人思不爲耳知貢與范成大讀之嘆曰是人傑也知蘇州韓偓曾聞阮特命入奏夜命密客詣阮誘以美宦阮不答謂所聞言問公卿搢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

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共門哉阮對畢拂衣出關促曹代怒批旨予祠阮歸隱廬出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已嘉定元年卒

王質

王質字景文鄆州人進士第爲大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庭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延義問次罷澈獨徘徊康伯難于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于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國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八

九

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隨之而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立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漢蔡和戰守之事乎李汝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有戰祖述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有和羊祐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其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勃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持而金人且來陛下則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索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忌者言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

庚允文當國孝宗命進諫官允文薦質頗亮可右正言將中
貴人用多憚質陰沮之通判荆南府不行絕意仕進淳熙
十五年卒

陸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孝宗卽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和議將成
游以書自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郡者駐蹕
臨安出于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
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
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
順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范成大帥蜀游爲奏議官以文字
不貽笑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八

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除給事中趙汝愚
之逐與祠起知嚴州陸辭上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
以賦詠自適并資亭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于詩
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閨不泉記見訊清議朱熹嘗言其
能太高迤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能全其晚節蓋有先
見之明焉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

方信孺字子若興化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憤卑邊幾
不已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規來使近臣薦信孺報使自蕭
山水名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縶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

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
金元帥至濠州金帥純石烈子仁拘于獄中露刀守之絕
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于古無
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
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至汴見金都元帥
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人來堅持五說信孺見宗浩辯
對不少訕宗浩叱之曰前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
日與兵復讐爲宗社也今日屈已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
詰報書日和與戰候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臺諫議所以
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玠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八

已諫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爲卑
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
遣書誘吳玠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
若得勝淞我亦得酒錢若得胥蒲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
捷若謂我不能下宿衛若圍廬和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
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
議如幾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猶師可也信孺固
執不許宗浩遂與定約復命再充通謝國信所奏謀官奉國
書書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受前說怒信孺不屈折
建曰遂以誓書來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

得此求彼，吾有死而已。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不對，屬聲請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兩首，皆信孺所持不可者，柟亦言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遷淮東轉運判官，山東初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取，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募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秩，信孺性豪爽，揮金如棄土，所至賓客滿，復軍既離，歸營，雖資以居，自放于詩酒，後貸用，局資客益，港信孺尋亦死矣。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八

主

史浩

史浩，鄞縣人，登進士第，除建王府教授，一日講周禮，言職大宰，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食，至酒正宰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食，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則不可以無會也。王謝曰：敢不佩斯訓。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東山，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太惜。

俾浩草奏，請冠驛以供子職，高宗初覽，蹙不悅，見後奏，意頓釋，或諫使王居守，浩以為不可，上亦欲王備議諸將，遂冠驛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為皇太子，浩兼太子右庶子，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張浚部將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帝信浚說，不山三省，徑檄諸將出師，浩謂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彼相，不去將，何待乎，因言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為右丞相，拜少傅，充醴泉觀使，劉光祖試館職，上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上遣曾觀持示浩，浩奏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下以禮，未嘗有誅戮之科，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為國而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年八十九，追封越王，謚忠定，配享孝宗廟，陳之茂嘗毀浩，浩挺之茂進職，上曰：卿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者，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游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八

主

程松

程松青陽人登進士第知錢塘縣諸事韓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饌合諸中堂夫婦謹奉之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大府寺丞未間旬遷監察御史擢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斬侂胄蘇師旦松勸祖泰當誅祖泰坐失流嶺南松滿歲木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于侂胄曰壽松侂胄訝其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除同知樞密院事自辛巳至批政才四年開禧元年侂胄議開邊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吳玠聞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玠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玠庭參玠問之及境

史綱卷之二百六十八

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賊多捕擒以去松不懼賊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各職銀者松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吳玠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玠求授兵玠各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益給之也未幾金人封玠為蜀王玠遣松書風使去松不知所為與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入見謀走兵疎職松恐取禍即揖二人出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避踴一城如沸松亟遁去由關州至重慶以書抵玠何玠嚴買舟稱職為蜀王玠遣使以厚封致禮松望見大恐棄其舟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敬視之則金寶也松乃棄程出

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職誅詔賓州安置死

徐誼

徐誼字子宜溫州人登進士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已群下多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光宗受禪遷左司郎中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燈不勝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請皇子嘉王泰決留正不能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百官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玠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正憂懼仆于殿庭而去誼以書責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奸則奸忠奸雜而能濟者未之有

史綱卷之二百六十八

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維之謂與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關內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開諭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從汝愚安府侂胄以賞薄歛望誼告汝愚曰侂胄必為國患宜其欲而遠之不虞又勸汝愚早退侂胄出入禁中誼得客汝愚防之汝愚計無所出誼向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乃謂誼退求災莫誼還謁布殷勤而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誼知其情益恨使御史劉德秀劾誼貴南安軍安置起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金攻廬楚不下留兵殺漢

既真疾諸人欺何不耳

州以待和時出鈔掠與宋師殺傷相當淮人奔建康者以數
十萬計苻粉撫循嚴備禦詩篇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懷生事
移知隆興府卒

吳獵

吳獵字德夫，陵人。登進士第，守正字。陳傅良請光宗過重
華宮，不從。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公不予此
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弟潔身而去，于國奚益？」傅良改容
謝之。寧宗卽位，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星
被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輕去喪，吹無以
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卽位，未見上皇，宜駕屬精誠，以俟上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八

宋

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典，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
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侍講朱熹又遽以御
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上不省，時議
孝宗廟配享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
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于張浚也。孝宗皇帝祇
復之志，一飯不忘，歷致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
之靈，惟浚一人耳。』議不合。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
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言：「金人德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
必出荆襄，乃輸湖南米五十萬石于襄陽，又以湖北漕司和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

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後皆為名將。獵計金攻
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高氏三海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
圍襄陽，德安游騎進竟陵，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募死士入
竟陵，命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
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等解荆襄之圍，吳玠反于蜀，
獵分兵抗均房諸險，清渠歸峽以待王師。賊除，四川宣諭
使兼知成都府，名還卒，謚文定。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括蒼人。第進士，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
重華宮，安世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于庭闈之間，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八

宋

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于父子之際，以一身寄于六軍之
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思父子之情，終無可斷
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問
謂之省，慕往則謂之定，卽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耳。不
報。寧宗卽位，詔求言。安世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
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始披輿地
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廣狹？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
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通
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
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

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多。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于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不竭。非毅然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兵。則兵可省。其大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庭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生計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朱熹官。嗣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嘉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耳。明知其賢而明去之。足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恤公議耳。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足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召。界以從官。俾

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罷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無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天下幸甚。不報。俄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既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起知鄂州。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僞。曾所惡。安世貽僞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薛書不成字。僞書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開暇遂除湖廣總領。會叔似罷。諸將無所屬。金剛德安益急。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其圍。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獵使蜀。詔安世權宣撫使。幕官上度獵客也。安世斬之。獵聞于朝。安世坐死。卒。

薛叔似

薛叔似。永嘉人。爲國子錄。論祖宗立國之初。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滋困。孝宗曰。朕在官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于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率于苟安。無事之說。上聽然。後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山寸紙。書叔似姓名。嘉其奏對也。還太常博士。除左補闕。金主俎。太孫璿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韓侂胄開邊。除宣撫使。叔似方募兵買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之

師已敗矣時宜司兵戎襄陽都統趙淳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遽臨事絕無可稱奪職罷祠佞胄誅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介故也嘉定十四年卒

劉甲

劉甲字師文東光人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蜀口出師敗劾金熙西和成州職焚河池縣令人攻大散關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徵募關之戌金自板谷口繞出關後毋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松謀通倣甲兼沿途制置職追統制王鉞以書致甲甲拒

史記

卷之二百六十八

手

之因卧疾職遣其弟敗邀甲相見甲叱去之謀自援歸朝遣李璣告變且曰若遣吳總入川卽日无解矣職僭王位甲遂去官璣至舉朝震駭召甲赴行在命吳總知鄂州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甲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金自鵬嶺同制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橫四川制置司事與元一府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甲幼孤母亦到股以進常謂吾生平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書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蓋清惠

劉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庠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宸甲冑間輒褻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巷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宜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是誤國于當時不思振立使陛下苟且偷安是誤國于久遠不可不察也遷校書郎光宗卽位殿中侍御史關上謂宰相謂正日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然除侍御史光祖入謝言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繫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

史記

卷之二百六十八

主

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熈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拔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分岐事故反獲紹聖元符之際羣臣得志滅絕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黨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

歲之內，遂者紛紛，中間正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竭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日憤懣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誚，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機，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官府之事，由此而理，則國家之幸，社稷之慶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又言：此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樂公正而樂軟美，既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三

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純，等諸大臣妙選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泰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科，固亦未至廢官，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朝室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從大府少卿求去，知夔州，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賢并心一方，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禮部重華日夜交課，其間宜用偉魏公，遂任守忠，故事以舞南宮使誘大臣，亦當收兵柄布腹心，俾緩急有可倚仗，寧宗即

位，除司農少卿，入對，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于素帳，益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于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于此，韓侂胄浸擅威福，故及之，朱熹與祠光祖言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陛下勿庸大寶，招徠者學，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不聽，除主管玉局觀，侂胄擅朝，日士大夫為偽學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臣張釜指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三

為謗訕，比之楊惲，謫居房州，侂胄誅，知潼川府，不雨求言，光祖言：女真乃吾不共戴天之讐，天亡此寇，送死于汴，陛下為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郭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令其巢穴，汙我汴京，倘可使吾使人拜之于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議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光祖姓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余端禮

余端禮龍游人第進士名對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
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強者先實
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郡威震朔方而漢
南無王庭者終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
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蠶陰結援于齊晉教習
之士益精而謀遺之禮益密伺其機而圖之用能一戰而霸
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于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
其備而密為之謀觀察察時則機可乘矣古之乘機者有四
有投隙之機有持虛之機有取亂之機有承敵之機因其內
弊而擊之若何奴困于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
也因其外患而代之若夫差卒于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
持虛之機也敵國不遠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取
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蹙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
敵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
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上喜
曰卿可謂通事變矣除監察御史先宗立擢同知樞密院事
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舉喪人情惻惻端禮謂
宰相留正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宰執請于太后太
后垂簾策嘉王即皇帝位上流涕遙遙端禮奏太上遽豫大
喪之上安危之機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

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
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雖然收淚乃就御坐入
行禪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
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衆論未一
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廢竊威柄汝愚欲
斥去之謀泄而汝愚遂端禮不能退但長嘆而已太府丞呂
祖儉上書忤侂胄南還端禮救解不獲他日兄上言除從官
而中書不知制綱已紊禍根已滋巧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
在位非年頗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抑鬱不愜志稱疾求
退判潭州授少保鄒國公致仕卒

丘富
丘富字宗卿江陰人第進士除國子博士虞允文薦富自代
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
治通養既成乃可北向時遣范成大使金所請陵寢諸言無
益大計徒以騁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
宗答富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富退待罪孝宗
不聽也知平江府論諸幣折閱請公私出納並以錢會各半
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寧宗即位知慶元府韓侂胄招
入見以奏疏示富蓋北伐議也富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
國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勝負未可

知首事之禍。共誰任之。此必有夸誕之人。貪進以僥倖。萬一
宜亟斥絕。不然禍必大矣。不聽。遷江淮宣撫使。師克泗州。進
關宿衛。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見。議招集潰卒。且求自解之
計。留謂宜正。蘇師旦。周筠。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皆欲全
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今淮北屯兵二萬。若金
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處。則首尾中斷。置敵計中。莫若
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自渦口犯淮南。或勸留棄廬和州。
為守江計。留曰。棄淮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吾當與淮南
俱存亡。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韓元靖自謂琦五世
孫。自北使。留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謂出韓

倪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第進士。除著作郎。光宗卽位。思言陛下
方受神金。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
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升中書舍人。
上久不過重華宮。思諫。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
稍陛下之于嘉王也。上為動容。李皇后浸預政。思因進講。奏
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子
夢卿終于恣橫。甚至父子寡恩。陰陽易位。漢之呂氏。唐之武
韋。幾于亂。上悚然。寧宗卽位。試禮部侍郎。首論言路不通。
自呂祖儉滿徒。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儉編寬。而布衣不
敢極說膠庠之士。微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蒙諸肯
披肝瀝膽。獨曰。威嚴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
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必不敢輕動。又言。蘇
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斬戮。以謝三軍。皇市斌喪師。襄漢李
興。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
三思。上甚喜。倪思父名。諱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能冒大怒。
思謂師旦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胡決如流。此明有餘。
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奸利。師旦已
敗。筠尚用事。人言。牛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

節也。倪胃悚然曰：問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于祠，倪胃死，復名乞用。言：熙寧令太子開議事堂，開習机政，又言：倪胃擅令此事，取內批特旨，宜以為戒。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必止，仍蹈覆轍。今有更化之名，而無更化之實，倪胃既誅，而固人之言猶未靖者，以倪臣猶兼官，若不時宣召，率常同班，同對，倪臣亦當遠，以息外議。權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倪胃，南自思謂有傳，因權臣部尚書，彌遠擬除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日，宰執當同進，比事聽倪胃覆，微可察，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言：前日論權臣獨班，恐貽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權臺諫，以擊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擊專擅之失。彌遠怒，思請去，益力。知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川昆命元龜，語思嘆曰：黃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蕭咸以為免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拒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曠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請貼改麻制，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幼思滿臣，借論麻制，罷職自足，不復起。嘉定十三年卒。

字紫

李紫字清叔，崇慶人。第進士，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

路劄外和羅，利州獨多，歲仇蔡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泣訴曰：民所以仇者，和羅病之也。蔡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總領四川財賦，淳熙三年，廷臣言：四川歲羅軍糧，名為和羅實科羅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蔡相度，以開蔡奏諸州歲科羅六十萬石，若從官羅歲約百萬，緡如于經費之中，四兩損益，變科羅為官羅，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祇量勿務取卡，最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蔡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迤超赴，軍餉坐給，田里免科羅，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像祠之。范成大既言開外泰，無倍于常年，實由罷羅，民力稍紓，得以盡于農。故孝宗覽之曰：免和羅一年，田闢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提守太府少卿成大入見，孝宗問經事可久行者，成大奏：李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紫。孝宗大悅，上意方嚮用，會疾卒。初，紫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襲蜀亂，發冊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宜之明，不能給大臣握兵之禍，以德武之烈，不能收落鎮握兵之權。危對臣，職唐室，斷不由此。吳挺以為恐，後紫總餉事，挺誣奏軍食窮，惡孝宗以問紫。紫緘其樣以進，挺詰紫，後吳曉竟以蜀叛，安丙既誅，職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乎？

鄭穀

鄭穀字致同建州人舉進士高宗即位擢監察御史苗傳劉正彥逆亂致廷立商榷二內遣所親謝微服為買人如平江見裴渙等其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自賊自遁無驚動三官此上策也渙等咸激赴難高宗復位遣穀書樞密院事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穀殆不能釋也

高登

高登字彥先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大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金人退吳敏學官屬

宋之二十一 六十八

手

并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授富川主簿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挽留五十萬不告姓名既無所歸因具書置于學授靜江府古縣令廣西帥洗昉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昉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誰莫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登船謂不能行故不至耳帥問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此蓋祠祀之登曰君為相上狀祠不可立登陟大怒登以去登陟遂制祠且誅以當殺之罪登航海詣闕故人有為言者謂曰丞相云當議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金不可遂即江獄而登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幸自廣漕部侍郎呂頤浩令差考試葉同浙水災所致之由語議檜郡

守李仲文臨建檜檜怒知管各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頭畢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稍比夜巡檢領百卒至登曰若朝廷賜死亦當拜勅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泣下舍劔此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他語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登兩居後徒以給聞朝廷行事小失則報憾不樂大失輒痛哭卒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母至孝舟至封庾間風方急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入舟中

宋汝為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建炎三年假武功大夫奉國書副京

宋之二十一 六十八

主

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致書于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與時亮相失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劫而縛之汝為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宗弼解縛延之曰此忠義之士也汝為見豫持願浩書與之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悚然起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乃拘留之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上恢復方畧與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吳丹之銳泉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連發由是猖獗兩

河竊據二京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關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群盜百戰之餘勇氣萬倍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將士思歸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主師速旋撫其機而不發遂不能殄滅醜類以命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術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鄙安可得也今當棄去成破賊之勢降詔親征勅諸師長驅直搗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誠兀術為急又言兀術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群盜而已去夏諸師各舉金人奔命敗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八

三

北之不暇故兀術為先發制人之計所恃者不過能聚兵合勢料我諸師分軍耳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人眾數倍合勢則期戮力並進何安乎不勝若以諸師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撤商明惟合諸師為兩節制公還大臣為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師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兵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搗東都賊必首尾中斷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由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京渡淮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檜將試遣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長

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遇之境上曰必奇士也款留之只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槍死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讐頗為諸公所知命謬數奇軋于藩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其亦已矣自知死期將終神氣不亂虞允文錢繼禮以書贈官一子

王信

王信字誠之歷水人登進士第升左司員外郎論士大夫趨向之弊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辨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貴持論尚刻薄而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弊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頗不為怪顧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于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向而無復為日前苟且之弊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舉為蠲明與減放上納共說權中書舍人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說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數共集也分野在楚顧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八

三

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心不一其
心不一故其論不一願求至當之論使歸于一宦者甘昇既
遂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復提舉德壽宮信執奏翰林學
士洪邁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
后聖訓以為今一宮之事異于何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
門空多煩不甞事獨昇可入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衛不能
有豈敢復請彼應以是駁之不行卿見之可道此意信乃止
知紹興府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尤知矩不
及地數尺而散數日卒

史緯卷二百六十八終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八

書

史緯卷二百六十九

宋史五十二

列傳

袁燾

袁燾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
歸點屬之賑燾發命每保書一圖出曉山水道路悉載之而
以居民分布其間凡民敷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
合鄉為縣徵發爭訟追胥按圖立決以此為荒政首寧宗即
位為都官郎官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
權者從旁視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斥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九

遂以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嘗臨朝太息
曰斯人若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
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樂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
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聖訓俞之
曰問則明朝士聞者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
默猶昔也臣竊感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常知反是而闇明
則雖先勞獨無所不通問則是非得失惜然不辨矣除禮部
侍郎史燾遂主和燾力爭之罷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卒燾
初入太學時九齡為學錄以道義相切磨後見其第九淵發
明本心之指遂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

自漢魏天
下於少年
是也

放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深齋先生賜正
獻子甫字廣微進士第一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直學士剛
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乃虛元
帝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延賢人
此不識剛德之真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
則斷在勿行宰相鄧綽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麥謂其
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
歸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
悅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言今日無
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為

史事 卷之二百六十九

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嵩之
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
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川父子異心之人臣獨不
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不報發遣
居郎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言嵩之輕脫難信
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概由敵中而來北軍聽之今又併湖南
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留中甫遂引疾奏臣合
奏留之遣其部侍郎秦江湖暴涌旱魃為虐楮幣傾其心腹
大敵劉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塞邪徑岳珂
以知興財召甫奏明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出利外補權兵

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卒諡正肅嘗謂學者當以自得為貴
草木之生聽命於土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游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果州人第進士知中江縣紹熙四年赴召
赴召思訪以蜀中利病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蜀之
地最為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陽平
汝愚悟而止韓侂胄居中用事汝愚迷已危以淮東西總
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憂
彼耶改監登門鼓院以行會侍辭朱熹以論事去獨仲鴻上
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教出不由中書近日宰相謂正之

史事

卷之二百六十九

三

去去之不以禮讓官貴度之去去之不以正侍臣朱熹之去
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讓臣講官而能自為聰明
者也願亟還母使小入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劉
希侂冒意誣汝愚久蓄邪心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正
所在者蓋指仲鴻也初就欲並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曰
其各則寬之矣凡阿附宰相本真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
年心迹可察乃不書其名汝愚罷相仲鴻知洋州擢利路轉
運川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命易他部曦叛
幕官薛斌訪仲鴻於果州仲鴻誓以死宣撫使程松乘師遁
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松至果仲鴻謂松

曰宣威肯留吾以積奉二萬緡稿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贖劉崇之繼至仲鴻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職誅除提點利路刑獄致仕卒年七十八謚曰忠

王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登進士第除國子祭酒歲早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借恒賜若之證言羅口愿為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端帶面金人猶缺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借一借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九

四

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裂轍可以為戒燕中書舍人張允濟以問職為相鈴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創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丞相謂介曰此中它意介曰宰相面違官禁意何給合而奉宰相鳳旨朝廷紀綱掃地矣乞歸不許許奕以言事去國介言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傳伯成既去蔡幼學郭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去矣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為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臣恐陛下將成孤立之勢乞補外知嘉興府卒謚忠簡

宋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蜀州人應舉擢第一還武學博士給八陣之

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可以致勝時赤霄見太陰犯權星內北門賜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受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知閬州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名為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以問德之德之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丙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彌遠不悅遂罷之安丙溪德之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九

五

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其賢起知眉州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康師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牛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路學至爛牛惟見丹竈祠之而歸

楊大全

楊大全字渾甫青神人第進士監登聞鼓院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人等上書而翼日章等以投匭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日達聰之地今乃使人

明明已死
乃不信亦
有

視為其文吾何顏以尸此職力請過官不報大全復上疏曰
人臣志於其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憂以言獲罪而憂
言不聽從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者流貶荒
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以
黜逐復得之以無所歸呵之思使皆樂富貴甘參養以消靡
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人
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
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為然則事有幾微
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
不信而坐受其危亡矣蓋滿山東而高斯手權二世不知也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九

李象疾

李象字幼安歷城人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號辛党始登
仕決以苦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
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為
掌書記勸京南向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授承

公人

務郎以節使印告各京會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
與梁諫曰我緣主帥來歸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親制王
世昌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
眾中縛之金人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于市知潭州兼
湖南安撫盜起湖湘棄疾討平之奏曰比年李全賴文政陳
子明李岫相繼竊發皆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
剿滅良山川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
取害之豪民以聚并害之盜賊以割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
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勦除明年割蠹譬
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九

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
法貪目者使諸司糾劾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為文過
之地棄疾以湖南經帶二屬與溪峒蠻接連風俗頑悍武
備空虛本曰軍政之嚴統率不一差由占破畧無已時軍人
則利於侵擾闕策半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
者不追召召者不來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
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乞依廣東
廉州制前神功福建左翼例別期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各止
為屬二牙密院專聽帥節制調度庶使夷獫知有軍威能
風靡服詔委以規畫適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若柵招步軍

不減之

千人馬軍五百人。倣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費鉅萬計。乘疾善幹旋。事立辦。議者以為言。臣御前金字牌。俾日下往罷。乘疾受而藏之。出賣監辦者。期一月。營棚成。迎者坐以軍法。既成。開陳木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所司言。秋霖有劫。遣九。問須五。幾何。日二十萬。乘疾日勿發。令民家取。清。九。二。不。二。日。告。其。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江。右。大。機。畫。出。官。錢。銀。器。名。官。吏。商。民。各。眾。有。餘。實。者。量。借。錢。物。俾。領。迎。羅。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響。於。是。連。檣。而。至。其。血。遂。滅。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數。日。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門。郡。民。頑。獷。易。亂。帥。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九

府空明。急。殺。奈何。乃。務。為。鎮。靜。未。期。歲。積。銀。至。五。十。萬。壽。曰。備。安。庫。閣。中。土。狹。人。稠。歲。餉。則。解。於。廣。會。歲。進。壽。家。室。及。軍。人。入。舍。請。米。由。即。糧。之。價。既。賤。乘。次。以。備。安。錢。糧。二。萬。石。又。欲。造。高。人。鎧。甲。招。強。壯。補。軍。額。中。最。謂。練。刺。蓋。威。可以。無。虞。堂。臣。王。蘭。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而。主。賊。遂。巧。刺。歸。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趙。樞。審。都。承。旨。卒。東。於。級。紹。興。間。詔。書。曰。使。此。部。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謂。之。大。恥。使。此。部。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部。與。營。敵。俱。存。也。悲。夫。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此。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而。方。多。求。

作以痛農而兼并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故以孫名軒與朱慈游武夷山賦九曲揮歌嘉書克已復禮夙與夜寐題其二齋燕妓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乘疾為文往哭之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謝枋得循棄疾憂勞會有大聲疾呼于堂上枋得下燭作文祭之文成而聲息枋得請于朝贈少師諡忠敏人也

陳敏

陳敏石城人金主亮來攻京湖招討使成閔以敏為馬司親制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江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驍虞廣時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九

金兵尚未渡淮敏說閔遣其歸師復不聽遂務疾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為神助軍統制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與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輩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改戍高郵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追至沛城復敗之乾道四年北界人時莊提漣水軍迭款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蒙傑起義以後中原上以問敏敏曰莊欲假名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莊果敗時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滑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

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擊老鵝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國司命願乞留意乃詔與守臣左祐斌楚州祐卒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雄堞堅新號銀鑄城

畢再遇

畢再遇兗州人開禧二年下詔北伐嚴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取泗州再遇請還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人付之招撫司倪日進兵金人聞之閉在場寨城門為備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九

十

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富先一日出其不意再遇率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陳戈旗舟戰如欲攻西城者乃以麾下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人入潰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甲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可速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未嘗上出刺史才聞授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城即得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固辭不受倪謂今汝翼郭仲取宿州遣陳孝慶繼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李郭兵襲刺問之則曰宿州城下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疾趨靈壁遇孝

慶于鳳凰山將班師再遇曰李郭軍潰賊必追擊吾當禦之金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軍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曰畢將軍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眾甲裳盡赤遂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焚靈壁諸將問夜不焚今焚之何也再遇曰夜則無見虛實晝則烟埃蔽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之曰敵眾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遣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九

十

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携矢潛入敵營伏擣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驍等二十三人金人自黃狗灘渡淮渴口戍將望風遁去遂發靈壁破再遇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至時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假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于土城上敵方臨濠聚弩俱發開門出戰城上旗幟并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等以十萬兵圍城數重欲燒填水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紇石烈都統兵復至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惡其

主兵官爭射之。項史矢集樓櫓如蜩，獲二十餘萬。紀石烈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開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必復來，提兵奔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乃旋。獲驃馬衣甲旗幟甚衆，金罔楚。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楚罔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驅敵，其

史

卷之二百六十九

主

用和好成乞歸田里，不允。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

安丙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第進士，開禧二年，程松爲四川宣撫使，開府漢中，副使吳玠駐河池，玠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十一月，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臨西河入成州，師潰，玠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賊沿道其客姚淮源通金人，玠遣與州徽西還，武興十二月，金人持詔及金印至，且口賊密受之，金人欲得四州以和，馳書風松去。三年正月，賊僭稱蜀王，遣使檄臣於金，以丙爲丞相，長史行都省事，從事耶錢輩之皆募賊，時神祠以銀盆爲校，柳之神謂賊曰：「公何疑後事已分付。」

史

卷之二百六十九

主

安子文矣。職未省，神曰：「安子文有才足辨此。」職既稱王，丙念徒死無益，陽順而陰圖之。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誅職，僭王比四十一日，丙兩職首級，遣制法物與金人，詔印，驛上朝廷。韓侂胄初聞變，莫知所爲，與賊書謂：「願茅土之封，知鎮江府。」宇文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賜內帑書，未至而露布已聞，上下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恩敕祝執政如帛書旨也。都統孫忠純失人散關，楊巨源請收復，丙使巨源斬忠銳父子，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以攻爲守，威聲甚著。洛邊關隘悉爲金，嚴雨遣時相書謂：「西河一而己，修仇池，聚糧積多，使軍民可守。」

高其見和
內外臣而
省體相其
習財無疑

經量洋汚典元大安民田丞相史彌遠起復丙蔭書曰昔仁
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
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升四川制置大
使兼知興元府金人遷汴開輔蒙傑欽察願降者眾丙以為
此正再閉告晉之時與宰臣書謂當與問罪之師朝論憂丙
無舉諸丙益修守備七年除同知樞密院事知潭州湖廣安
撫使轉運判官章依劾之丙乞歸養居誼紳蜀大夫士心金
人乘之被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並擄梁澤至大密宋師亂
漢十二年張子述代之紅巾賊張福真簡入利州殺總領財
賦楊九陽子述退保劍門檄知果州安榮仲兼制軍馬榮

史律
卷之二百六十九

仲丙之子也賊自關越遂寧所過殘滅四川大震要方奏
勅字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賊未可平蜀未可
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平詔起丙為四川宣
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恐屬
父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賈之
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勝書一頁自古及
今勝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於既往憂容
不慈沸於方來優詔答之丙至遂寧屯普州之茗山今諸軍
合圍絕賊煎汲之路以困之張威李貴獲漢鴈莫簡自後
餘黨千餘人皆斬之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謝表

丙之見錢
以三十五
萬計之第
當所事何
止十一此
漢高祖之
所以困之
所以困之

多遺利以便宜起復文按幹辦魚關糧料院且以官撫副使
印假之又遣馮安世即利州置根括局了翁遣丙齊關華府
舉辟當川經衛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雖今日理財難
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許隱田何富民過失糾贖酒戶虧
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使公任其怨丙復書曰
開外糴買當川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
置非得已而不得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
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修
嘗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修特未當局耳丙於
華父亦云夏人來乞師令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建

史律
卷之二百六十九

秦鞏鳳翔師次鞏州夏人以衆二十萬來會約夏兵野戰
師攻城丙攻鞏城不克師還卒贈少師賜卹州嗣領為美
廟謚忠定

楊巨源

楊巨源益昌人監興州合江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
義士三百人游奕軍統領張林力能挽兩石弓陳荆未邦寧
勇力過人皆為職所忌屢戰有功不加賞林等憾之巨源深
自結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傳檄等職脅安丙為丞相長
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時無豪傑
錫因道巨源之謀丙以書屬夢錫致之巨源至延之卧所巨

源曰先生乃為趙賊長史耶丙哭曰目前兵將我知不能奮
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
若誅此賊雖死為忠鬼無何恨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
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福君玉
李坤辰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大喜饒以三月
六日邀職謁廟令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觀巷從衛且于
人事必難辦則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
義願一見長史以為信巨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偽官見丙
揖之丙曰邪與尊父同僚盛聞才畧當以職事相委其謀雖
定君玉屬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事寢泄巨源等遂先期舉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九

六

事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偽官巨源持節乘馬自朝
奉使入內戶賊欲逸李貴追斬之職衛兵拒關聞有諸將即
巨源好義迎丙宜詔以職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
源權泰資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巨源謂丙曰爾外
四州為蜀要害當乘勢復取丙慮軍無見糧巨源自請為
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復成州劉昌
因復陪州孫忠統復大散關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
兼宣司參議官巨源謂人曰詔命褒諭誅叛一字不及巨源
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趙彥呐以
冰凍轉得通判巨源曰殺祿禱與通判殺吳職亦與通判耶

巨源以此
交稿乃自
同也

趙惟我後

此其家
之說
有明其
者

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郾城深募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
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想功于朝從都統制彭裕乞書遺
韓侂胄略賜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斌
謀為亂丙命王喜鞠之福彥咸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
結死士欲焚沔州治俟丙出殺之丙欲去巨源而未有以發
巨源在鳳州用間以徽書遺金都統使自稱宣撫副使而以
泰議官印印之金以徽報丙會巨源敗于長橋丙名巨源巨
源疑之隨軍撥運馬岳成贊其歸巨源遂還幕府丙命彭裕
收之巨源不知以為謁已語畢輒起巨源送之彭裕執其
巨源猶此之被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遣人關之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九

七

曰何為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特用
異時必有為我明其事丙餉以酒有巨源曰一心無死亦
何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巨源舟抵龍尾灘將投與世
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岸上地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
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世顯曰宣奉久渴可進杯酒巨源
以不飲又曰荷械已久盡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刃
斷其頭而以白殮聞丙命瘞之巨源死聞者流涕士人張伯
威為文以弔之辭甚悲切李珣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之
愍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隨忠

李好義

李好義下邳人爲興州正將吳曦以蜀叛好義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忠以所謀告之貴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楊君玉李坤辰等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既而坤辰言丙與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因坤辰與巨源相結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此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隨職之臂矣貴等七十有四人及

史

卷之二百六十九

大

上人路良淵王希期二月晦舉事好義夜襲士受甲拜決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氏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蘇鳳以十卒來助以黃帛爲號好義呼衆曰入官安殺人掠財者皆死時僞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詔安提吏爲宣撫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兵皆棄挺而走遂至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開外閣舍皇而起露頭徒就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

史

卷之二百六十九

忠

曦時惟幼子植留家逸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趙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賊既誅好義會於丙所王喜欲刃好義丙救解之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圖來迎節制好義與昌圖歡飲達旦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圖遁矣及歛口鼻爪指皆青黑士民痛惜一軍幾變既而昌圖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而死王喜曦大將也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官房掠姬妾財物欲殺好義爲曦復讐而不能制以便宜知興州朝廷慮喜爲變移荆鄂都統制死

趙方

趙方字彥直所山人舉進士知青陽縣嘗曰催科不投是催

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
州州早蝗方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樞京湖制置使
兼知襄陽府金相高琪犯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
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真亂人意吾策決矣惟
有提兵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圖襄陽
急方遣孟宗政扈再興援之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
襄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與觀夾擊又敗之襄
陽解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都分諸將金人犯
東陽者宗政敗之于尙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
平相持踰年無日不戰金人三面攻襄陽宗政出東門再興

史

卷之工百六十九

辛

出東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攻莫退諸將潰
合謀許國自南山進張威自漢河進世興出城與國會再興
出城與威會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敗金人于
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擒賽不妻弟王璣漢金人遂
誅賽不封方長沙男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圖襄陽擊其外護
以土城方以彼空巢穴而來若搗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金
因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于范監軍奏後殿宗政在城中
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
唐鄧焚其城柵糧儲東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其氣已
竭二將自唐鄧還師敗金人于城南宗政出夾擊殺其衆三

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賞糧器甲不可勝計方料金人
不得志于東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
政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
城若空其費糧而已宗政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戰
于北陽燬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
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遣金
騎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
州伐其謀使再興擊其西國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新
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陷詔趣方往救方亟命國宗
鄂再興援淮西再興至斬之盤山何金人歸而擊之士豪觀

史

卷之工百六十九

壬

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
至金人遂潰再興追奔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撤散關
學士京湖制置大使病革引再興卧内勉以協心報國卒之
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贈太師謚忠肅方起白儒生帥邊十年
以職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令諸將
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遣金人之禍而京西
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告以留意人才敦知名
士如陳賡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
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
朝廷無北顧之憂其沒也人皆惜之

賈涉

賈涉天台人知盱眙軍楚州守應純之令淮人沈鐸季先招山東人鐸招李全先招石珪楊德廣號忠義軍珪寄鐸于漣水台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漣珪等率眾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金人置我軍何地涉上書曰降附雖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潁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金人困於蒙古所乏惟財若舉族將還之起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及人至若忠義軍處之北岸顧源而來不立定額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勢所必然授涉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楚州節制本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九

五

路京東忠義人兵涉遣傳賈論珪等以逆順禍福自以輕車熟路陽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數十萬大入涉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向濠州季先楊德廣趨滁濠李全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數日孝忠提至珪屢破金人遂與乳及全趨安豐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金人不放寬淮東者六七年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眾涉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若用陝西義勇法選其手合六萬人汰三萬有奇止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費十三萬涉遣李全取海州復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濰州降又取濟沂等州恩博景德那

涉甚可用
上策不
有何

涉等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眾記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赴之金人破黃陷蕪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與京湖制置使趙方倚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潯渡盡掩金人于淮趙珪得玉印朝廷喜行慶賞涉遣書弭遠謂天意降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在北邊宜亟圖之禍遠不悖而擢李全節度使涉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勒耶涉時已疾值金人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金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九

五

合連李木魯各哥率細軍及眾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養張飛者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各哥溺死陷失大半細軍喪者二千人涉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

孟宗政

孟宗政絳州人嘉定十年權襄陽軍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掘溪坑防地道敵穿窬才透施毒烟烈火鼓譟以重之金人窒以濕氈從下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

築偃月城，翼傳正城，溪坑倍。五日，成金人摘強兵，著厚鎧，鐵面，濕氈，濡華，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燼燭，金將於後以拒馬，揮刀迫其軍，使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乘順風，濠飛脂華，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至城下，內外合勢，會天反風，士氣大振，突入金營，自哺至夜半，金人橫尸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提至，升武功大夫，制置司以湖陽縣，迫近徽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除荆鄂都統制，仍知襄陽，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卒。

張威

張威，成州人，為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犯成州，與元都統制吳政戰死。李貴代政走武休，金人被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利州路安撫使丁靖聞金人深入，遣書招威救蜀。又傲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乘迷竹關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痛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敗，金人所憚，惟威而好古擅殺其弟，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罪好古擅殺斬之，遺書速威救。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九

張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九

張

蜀威感，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復遣石宣襲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前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鐵馬俘其將巴土魯，金人宵遁，與元叛兵張福美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開果，入遂寧，游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絲至廣漢，賊自遂寧入普州，若山，滅進兵，國之絕，與進禽福等戮之。賊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宣撫安丙命威與利帥程信典分道並進，威言：「金人尚強，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諸將至鞏州，無功而還。是歲卒，威臨陣戰，精果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鵠眼。威立，淨天鵠旗，以自表，每戰不備。

江若海

江若海，字東叟，歙人。靖康元年，金人再犯京師，康王起兵相州，若海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師，擁兵鎮撫河北，以

持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圖自解輔大喜以其書進欽宗用為
 泰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采執異議不果遣二帝北行初普
 投粘罕請存趙氏謂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
 養即位以圖中興補修職郎高宗即位以張浚宣撫川陝議
 未決若海口天下如常山蛇勢秦蜀為首吳越為尾中原為
 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春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
 適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通判沅州
 論英州道出臨川節制江夏軍馬李九文擁眾數十萬叛應
 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張俊屯江西泰謀官湯東野與若海
 故遇之喜甚謂曰李九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創新若海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九

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充文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
 招其黨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王林等同歸朝廷用率眾二十
 萬解甲效順曹成疑或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夜宿王林軍
 帳以計得林軍印奪其眾五千人翌日成遂遁若海遣宏書
 使刺成以自歸宏圖成而力不勝遂刺馬友來歸若海以林
 眾五千人歸俊俊凱旋軍容愈盛若海嘗言為國家當當此
 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采用之
 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劉忠為韓世忠所破曹成降潮潮遂
 安通判辰州紹興九年知道州陞辭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
 在時方經畧中原將用若海而若海死矣

孫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進士第為吏部侍郎朱熹在經筵
 持論切直小人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逢吉在講筵更請
 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問講
 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
 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浚
 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郡逢吉上疏曰趙鼎
 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
 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論侂冑去臣竊謂

史緯 卷之二百六十九

皆無固志陛下所用俱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惡之
 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扈從出官
 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欵板甚恭逢古曰既出
 復入批朝廷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出知太平州卒熹
 侂冑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
 章穎字茂獻臨江人禮部奏名第一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
 何澹問繼母計引不逮事之文穎議解官澹乞下侍從朝則
 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全
 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為不當而欲侍從別列集議

御史與諫
官不同也

豈將啓途迎合而苟爲留身之計乎除左司諫寧宗即位遷
侍御史上曰諫官多言趙汝愚卿等謂何同列說無可否類
奏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變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
進退大臣願降詔宜論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御史劾類阿黨
罷太學生周端朝等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類言發於忠
而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俛首詠還刑部侍郎方黨論之與
朱熹遺類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提其事者怒猶未已
未知將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
責者非公若誰望耶卒謫文州

李宗勉

史記卷之二百六十九

李宗勉字強父富陽人第進士權兵部郎官言欲人謀之合
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詔揣所悅意則修其言度所惡則小
其罪上既塞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
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謂則不戒待共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
晚矣端平元年改尙左郎官上言及指幣宗勉請自乘輿官
按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濫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士萬之格
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格可損也行之既久損之益多益
格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格矣拜監察御史
貽方謀出師宗勉言今朝廷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克衍器械
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備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

論平九年
三月金守
明言改守
之事皆指
元也宋史
元所所作
之

史記卷之二百六十九

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
守萬一變生倉猝將何以濟世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
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顧蔡太
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計格
勵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慈右
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
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師濟宗勉言昔
之所慮者在當守而目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
可控制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
畫又言內降之敵曰王府后宅之官廢戚里毫寺之恩賞
絳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
夫先事而言兄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處之不
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有以專備
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迫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
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育之未必
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言均房安新光化等處兵禍甚烈
然江甯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
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
慮祇在其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悔將
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

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
高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邊在鄂猶望無難
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高之於鄂治經理然齊安
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
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高之移司齊安銘
近臣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成都關
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鄧今鄧
破荆門又被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逃井邑
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源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
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官浮食之衣罷被庭不懸之費止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九 辛

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勸四方然後勸諭賊曉世臣
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
江淮大帥總之或周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
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撫卒募流民之壯者以充軍
兵以補軍籍仍選治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
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授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
謂其勢熾盛宜於請和欲出金縢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費
與敵交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復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
而人為宴安所移切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
誠退官女而婚媾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

於外戚不問出內貯以騎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
舉動人心所視以為進退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為
陛下憂提諫諍大夫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
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
無益於世用無裨於時危共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賢書
樞密院事時王穉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
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
矣史高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高之職在督戰如收復
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
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喪失事

史錄 卷之二百六十九 壬

功拜左丞相兼樞密使趙汝騰稱宗勉爲公清之相致事卒
諡文清
劉黻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入太學臺屬丁大全勅丞相璽親過
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言朝廷進退大臣當
以禮送南安軍安置大全貶黻還太學侍御史陳騷劾黻
公許有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黻率諸生上書言高宗將
之詔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揀與大臣爲友當且甘
爲鷹犬聽其指嗾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
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

此得其見
諸生上書
書言是常
行之事不
在位而謀
以犯孔子

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名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嘆。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核。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我朝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宜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終則是非倒置。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確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古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時圓。機宗社太計。孰肯

史錄 卷之二十一 六十九

差

明日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其勢必至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憚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規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曰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

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久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誓。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庭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誓。而有武帝盛歡之費。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禍。壽白十數年。開創龍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游觀。導之以虛誕不經之說。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所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

史錄 卷之二十一 六十九

差

敗降者相繼。禍何在耶。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舉。幸幾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所以引君於當道。導之於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言。宰執以下。緘默而不言。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言也。暑昭慶節度掌書記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臣聞出納朕命。裁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祭朝。更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夫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由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

權說妙

有未移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趣敷。政事由中書則治。不
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九
年。試吏部尚書。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
復。被為端明殿學士。不至。賈似道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
入海。以兵逆。被共政將遜相位。被託宗祀於弟成伯。遂起。及
羅浮而病。初。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
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及被病。宜中會服之。
竟卒。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

王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舉進士。擢右司諫。劾韓侂胄竊弄威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九

七

柄。安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屬者填溝
壑。海內騷然。人怨神怒。物議沸騰。而侂胄特制中外。屢使
下。開知臣官。官委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與吳玠。結為
死黨。授以全蜀兵權。職之叛逆。罪將難歸。侂胄數年之禍。似
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二府之權。內則竊伺官禁之隙。
姦心逆節。具有顯狀。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
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手
萬人獲安其生也。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老益貪鄙。徒以
貧賤私交。自一縣丞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顛亂國經。乞追責
遠竄。以為朋邪誤國者之戒。侂胄既誅。疏言古今之治本亂

階。更為待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
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
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名。居安言。鑰與大中復
用。天下蒼生之禍。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以趙汝愚
不與同列。政地遂廢。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
居多。則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
幾於邪正並用乎。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為
諫官。才有十八日。既供職。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
豈非欲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彥逾
之奸。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逆權要。徒他議
史籍

卷之二百六十九

七

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可復留。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
其越職。罷官。太學諸生舉幡乞留。出知隆興府。盜羅世傳起
郴州。黑風峒。勢張甚。命居安節制江池軍。駐廬陵。督捕群盜。
平居安賞厚。謂明將更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
無傷者。徙鎮襄陽。罷歸。閉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遷工部
侍郎。時方愛寶中朝相賀居安言。與地寶玉之歸。蓋思當時
之所以失。理宗即位。提舉崇福宮卒。

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少卓犖有奇節。廣人繇太學舉進士。
日與之始知新城縣。歲大歉。有強發民廩者。與之執為首者。

折手足以徇金。遂于汴投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遣與之書。俾議和。與之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輪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澠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軍若為區處。山東諸豪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金人既退。和議亦展時。將廢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置總其權。萬一有警。果能疾馳相救乎。制置歸職。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置則事事累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為秘書少監。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為叛卒所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九

秦

逐蜀大將。以與之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盡獲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人。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南納夏人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敗。輪解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李冲告之曰。邊間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宜歛兵退屯。夏人遂不敢言。金舊戶呼延。等來歸。與之納之。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化。初蜀盛時。四戎可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此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

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境。號天險。厚賞間援者。動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思之。肖其像於仙游。開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與之已棄官還廣矣。端平初。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剝削。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獨斷。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

史綱 卷之二百六十九

老

又曰。比年以來。火災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察。惟惟有求直言。可改禪。君德威格天心。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有三疏。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二。封南溪郡公。謚清獻。

洪谷變

洪谷變字舜命。於潛人。第進士。史彌遠死。帝親政。遷禮部員外郎。帝問在外人物。谷變曰。惟與之開禧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谷變感激知遇。謂遂曰。

朝廷不親擢臺諫久矣。當極本窮源而論之。乃上疏曰。臣屋
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
歸人主。則綱常不立。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此八政。駁群
臣所以獨歸之王而節之者。必家罕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
權柄。收還掌握。天下始知有吾君。坐政事堂。以治庶事。天下
始知有朝廷。大樞大政。亦畧舉矣。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
情。然中書之弊端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
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
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京湖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修大其事。谷夢曰。金亡當告

史律

卷之二百六十九

美

許奕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寧宗親擢進士第一。遷起居郎。諫官王
居安傳伯成以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又因災異申言曰。
比年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各官且不
得盡。况疏遠乎。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不可寬

二百廿六

信于諫詞之間而已。蝗至都城。然後講醮祭。孰非王土。及巢
內而始懼。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下至
問巷。譴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
謗謠之所從生。出知瀘州。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謾忌日聞
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曰。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
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絕然曰。公悉安丙乎。適
宇文紹節宜撫京湖。還曰。紹節願以百口信許奕之言。於是
輿論乃息。知潼川府。提舉崇福官。遺表曰。自念本非養病。初
染微病。當湯熨可去之時。臣諱疾而不治。及鍼石已窮之後。
醫束手而莫圖。請言育育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以

史律

卷之二百六十九

美

陳君仁

前諫諍云。卒贈通議大夫。

陳君仁字安行。興化人。舉進士。爲軍器監主簿。言立國須定
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不憚曰。朕未嘗
不立規模。居仁曰。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差
今未定。孰爲規模。居仁曰。九年進祕書丞。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教偏之道。然未得智謀勇畧之士。
或多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矣。知徽州。治行爲天
下第一。秩滿入見。言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忘惟有以懷其
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申加

戒飭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乞勾于市軍士解體宜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嘉歎會駕大園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呼舞樞屬關員方進

劉漢卿

史

卷之二百六十九

早

劉漢卿字正甫上虞人舉進士為侍御史史嵩之久擅國柄帝患之漢卿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矣願奮發乾綱力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強之起後止於五霸而後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武遂選賢臣早定相佐帝意遂決命范鎮杜範同出百官舉劾相慶亡何卒太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以為中書云

史緯卷二百六十九終

史緯卷二百七十

宋史五十三

列傳

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舉進士端平元年授軍器監丞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觀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尊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

史

卷之二百七十

一

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親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行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賴以其清明見之施行拜監察御史奏獲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具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



糾謗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杏夢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暫行苟利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舉尙新而已擬除日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登諫風未肯之振揚者日以銷鑠朝廷紀綱言之漸起言日以敗壞聖宗深然之範奏九江守何炳年老寢不自飽再奏曰竊老之守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隨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上章乞去範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自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

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棄罪戾者拒命而不行臺城者巧計以求免下至禁族驕悍難制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官掖不使外言得以入於闕禁約閹宦不復任人得以售其姦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蕪黃以防鏡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言臣嘗目耳目之寄輒忤宰相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君向者負若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情之資易於調護而欲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諫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舉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棄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貽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而可以益實哉時襄蜀俱破江陵孤危兩浙震恐範言情之積起邊警楚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私用朝廷錢帛以易

貨外國件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潘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臣安敢入經筵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聖恩幸未斥退有可安國家利社稷當死生以之去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極言其寡廉鮮耻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攻之鳴復將出關帝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幸執與史寅午彭大雅謀蒙上聽以圖相位臣近言其交關邊臣以辟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其自辨之章以蜀旣破蕩欲泛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

四

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乞卽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鳴復亦出守越嘉泰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言早騰薦孫人無拉食積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部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輸婦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前是內憂既迫矣新來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持巴蜀據荆襄揚淮頃近又由夔峽以瞰潼關

場之臣其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衆孽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邊境死於干戈內地死於饑饉父子不相見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亂心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意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白晝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

五

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廢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蠶蠶痘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敗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而聖意惶惑方且不以彼爲警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失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阻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燕褻之際名爲任賢才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家戚

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陛下不知也時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權吏部侍郎久旱範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幾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戒勝微舉分府羣祀而已乎抑當進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觀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下一澠膏膏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淫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紓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尙虛乞還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道之又言銓法之壞中書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賊澤乃不經推勘而輒改正凡此皆徇私忌公之害也復上疏曰

史律

卷之二百七十

本

天災早曠昔固有之而倉廩既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閭閻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譏議執政軍伍詐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何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逃南來或相携從軍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事處艱難宮中安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倖未聞有所放逸蕭瑄趙普未聞有所斥逐女冠諸請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乘國鈞者惟私情之徇

王道松者惟法守之使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失司存細務則出意而施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蓋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戶調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靖玩愒縱欲數事權兵部尙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

史律

卷之二百七十

七

召同日教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上書留範請斥鳴復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範遂行會嵩之遺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官闕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使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劄不當爲狗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省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空其罅漏求鹽菜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又請早定國本以繫人心孟珙握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疑其難制範入相珙以書來賀範復

範爲丞相
以可自負
天而終
不建立
不可爲
名在之
後得
淳祐二年
八月十日
成云見當
之所書傳
不載

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當相與同心倚關若以智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範請撥堂除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器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曰三十四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關以歸堂除太學諸生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謗者息矣法既行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論乃定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揚鄂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以提聞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謚清獻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 九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陽

簡就問之中有所契遂定師弟之禮常平使者朱熹丞相史浩薦之除知樂平縣與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邑人以訟為罪路下拾遺為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簡上書辨之論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知温州有私墜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特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曰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簡制是不服天子命也應斬即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制手兩行夾立郡

條歷服上西序敬其罪將斬之郡條交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司還駕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大儀來歸者日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父母今拒而殺之薪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緩四方之道哉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理宗即位封慈溪男致仕卒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張處

張處字子宏慈溪人舉進士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處論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則何敢之能禦糧儲所以備患也使原野有餓殍則何患之能備今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 九

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糧儲恃此而不恤民則其策下矣以早求言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凡計而回者今皆處之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遇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讀者惟知哀廢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廢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大命方蘇而不可駭動也夫造精本欲便民乃以一定之價迫之使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

溫宗以而
至北未如
向者將不
可得矣

老成寬厚者悉屏而不用而取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攻未及行而根本已股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此早之所以彌甚也遷著作佐郎虛轉對曰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當明告天下請求所以守禦之策用人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見疑朝廷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議論貴一而今則病乎雜政體貴合而今則病乎分也端平初爲國子司業八陵來復朝議修水論者以敵未可信慮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中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給功未能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

十

臣義士之心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權工部侍郎卒

吳昌裔

吳昌裔字季承中江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上疏曰今朝綱枉捷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論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壅礙則飾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謂停寢行今日還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還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喪下懷壅滯非所以糾正官方扶助國脉也又言今天斯生朝間有特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惰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變

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預事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太和得乎又論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開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宵祈禱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因援靖康之弊痛哭言之爲大理少卿李鳴復議之出恭贊四州宣撫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職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祿祿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改嘉興府昌裔曰今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言者論以避事改婺州加集英殿修撰卒諡忠肅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

十

注綱

汪綱字仲舉歙縣人提舉淮東常平言平江積米陳陳積用至數百萬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久近取餉擊下百司諸軍江上歲俸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以轉漕兩淮出陳積新不至於敗壞無用制置使訪綱備禦執先綱言兩淮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尙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

請錢貨於京師其納官贖罪者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鬪用乃使之供力役緩急成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入自為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謀御前軍額分募券給以助州郡太糧之供則邊而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矣招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餉錢糧錢增三十三萬緡米增六萬石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綱區畫處分賴以不乏紀定元年召赴行在綱言臣下好利之心甚於徇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始謂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

主

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權戶部侍郎辛綱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小宮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

陳宏

陳宏字師復俊卿子也少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嘉定七年監進奏院宏言宮中宴飲無節賜予非時一人蔬食而廣不勝於擊解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晏用此宮闈儉制有未正也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絀默之士食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比朝廷權柄有所分也敗軍之將踞殿殿庸鄙之夫久尹畿輔宿將有守禦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

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欺之罪丞相史彌遠不悅遷軍器監簿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反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歷奏囊封陛下任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接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親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猶諱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國誣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凡侍從建議則以他事遷謫官官事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廉潔所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

主

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憾以巧請而牽復舉錯失當而人心不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逼最關國體近而待養下至生徒莫不力爭與神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聲義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開罪僅毫髮據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議今乃有臺諫不敢違忤中書之請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

陛下憐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出知南康軍，請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致仕卒。

高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知河州稼之弟也。舉進士，知絳州。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軍校張鉞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絳，以圖成都。安撫使黃伯固檄定子措置文龍備禦。定子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戒吏胥曰：「潰軍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本州之藏，與戰諸司之網，為朝廷扞蔽全蜀。」我去，汝等可殺我，汝等逃吾所，汝頭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

高

矣。命都監陳訓傳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定子令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諸軍。陳兵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請將來上謁。定子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為至此。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督移治爾，苟終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諸將曰：「敵將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軍官也，世世衣食朝家，乃欲避敵乎？我守臣，死則死于此爾。今汝曹皆集，敵至能戮力出戰，是立功報國之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眾悅而退。乃遣吏給犒如令，公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等，集于彰明，剽掠尤甚。邦佐入州大言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麾下兵二

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曰：「本州素非駐防之地，都統以兵入，欲何為者？第來吾固有以待。」邦佐色沮云：「太府招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二萬餘人，願如數得之。」定子曰：「本州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犒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起其還戍，召入奏事。時史彌遠執國柄，定子入對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人為定子危之，越兩月乃除刑部郎中，轉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遷司農卿。言天變日多地形日變，皆有危風，今有危形，昔有公理，今有公證，帝竦然以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

高

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高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稼之子也。舉進士，遷秘書郎，宰相史嵩之起復淳熙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上封事言大姦嚮權巧營奪服陛下當奮獨斷而罷退之，諫寃之臣交疏共惡，或請投荒裔，或請勒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勉諭旨，委曲海內，俾於襲經之時，安致掛冠之請。因降制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為之地，是以謠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知嚴州，移

湖廣提點刑獄使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贖賊却殺平民斯得簿錄其家衡老皆吳自性厚賂宦者言於堽宗曰斯得願進緡錢百萬易近地一節堽宗曰高斯得硬漢安得有是改禮部郎中左司徐霖見斥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之乃徙汝騰翰林學士汝騰命引去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遠引陛下遂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踴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言得失者衆當事者惡之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兩事斯得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劇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妄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爲無補於實政乎

史綱卷之二十七

空言之誤好名之說欲一稱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人其難言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也改祕書監尋星見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衆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已未之族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騰民命如絃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卽位擢起居舍人兼侍講進讀時於人心得失天命去留必反復陳之出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病固事貽危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

以厲懦夫歸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進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贈太傅斯得言贈恤之典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太師又言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恩賞太薄乃加贈待制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斯得謂散官則安置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罷平章事王爚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

唐璘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舉進士擢監察御史臺史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問母問其故璘曰言官須爲朝廷爭是非或廷上

史綱卷之二十七

七

意恐爲大人累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乃就職召封緘熙殿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恐而號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言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仰軀成宜獨視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起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嫺嫺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若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紉雖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顏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

擇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濟民育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愈極人心愈離也上為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丞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之又論鄭清之妄庸誤國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賊吏為守臣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言蒙薦舉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詣鄭指得薦入朝適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又結史寅午得登政府乞行誅寬會杜範以論鳴復去璿遂旬外知嘉興府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璿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璿捐榜馬前咨以部中利害申戒土豪團結漁戶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遷將總舟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

九

兵以糧敵微太平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糧續生參奏撥總領所錢二十萬緡以助江防之費軍聲大振尋知廣州江淮早議下廣東和糧璿言公家赤立糧本無所辦究且白取於民臣恐召致重朝廷多事之憂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令人對提太常少卿丁內艱璿哀毀不食卒

沈煥

沈煥字叔明定海人舉進士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由陵百司次令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移書御史請明示貴近以喪紀本意使哀戚之心重則羨令菲食自安不煩

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支費頓減通判舒州卒常曰晝不愧妻子夜不愧夢寐如可以言學

曹彥約

曹彥約都昌人舉進士為利路轉運判官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而諸司並列兵權不一發有小弊舉奏紛然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宰執曰古之臨邊求一賢帥而盡付之兵權兵權專則事體重而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舉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難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繁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機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義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副帥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雖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宿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同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獨吳氏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

九

當操親兵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須擇有德義者以為統率敦詩禮者以為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朝論不以為然差如率府居人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真簡之變彥約之言乃驗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為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指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章布引而合之在一命今之同耳授兵部尚書力辭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積歛不幸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歛無可疑者提舉崇福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

主

宮宰謹文簡

范應鈴

范應鈴字旂豐城人舉進士為金部郎官言今以朝行森改之規望欲變累年上軌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弊政欲圖一日赫赫外攘之大功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榮於弄權之閹寺人稱謹直兼司左郎官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為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置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森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為之動容授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上疏謝事不允一旦籍府庫

信書是決官事及家務纖悉不遺曰生死命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健退伶然而逝

蔣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進士第一選校書郎嘉定十七年行都火應詔曰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宰相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子之子為人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

主

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敵小奎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人相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感何哉保全功也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咸為之泣言隱微君德昔符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具德秀魏了翁用之帝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

日間則必知君子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竊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容啓則手書削。乘間洛師大餉。復進兵。重珍言。若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遷起居郎。以疾求去。知安吉州。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諡忠文。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兄嫂叠喪。兄子演。五歲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貧不能僱乳母。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舉進士。授祕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言。太上者漢高帝以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

三

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自稱亦曰老。自蠻夷言之。則有尉陀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或去上字存太字。今官制有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仆太祝樂太師太冏上下所通用也。以言事能與祠少傅呂文德舉之。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宰相曰。史稱大將軍不薦士。今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貴人。虧傷國體。寧

得而解額。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郎卒。

孟珙

孟珙字璞玉。宗政之子也。理宗卽位。權神勁。左右軍統制。珙白制置司。翔平堰于襄陽。溉田十萬頃。元迫金主守緒于蔡州。檄珙屯鄂。計金唐鄧行省武仙。仙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珙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鄧人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復擊破金兵于呂堰。珙奉書請降。遂入鄧州。顧陽申州皆降。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

三

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青王建等持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進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復出師馬蹏。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殺殺山積。師還至沙窩。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又被黑候里砦。珙謂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需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王顯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請使婦人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往。威顯見德叙情。好甚。歡卽日降。珙料武仙必上崱山頂窺伺。令樊文彬前設伏。後遮歸路。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珙進軍小水河。約以侵晨攻石穴。九砦皆陷。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

直入不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晝俱歿武伯道去降
其軍七萬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江陵則都統制攻荊州
進與李海登樓而上全人飾美婦人以相盪殺之遂拔柴潭
舊道進上門端平元年正月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
敗鼓皆糜炭以老弱互食諸軍煎油為砲以人畜骨和芹泥
食之又斬敗軍以食故欲降者眾珙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
布城下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
馬義先登超榮繼之萬眾旋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
衍杞殺其元帥兀林達門開執其參政張天綱珙問守緒所
在天綱曰城危時取寶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

壹

火我煙賊未絕珙得守緒骨金鑑寶玉帶金銀印牌還軍襄
陽詔貴州駐劄元兵攻襄陽隨郡荆門守將皆安郡去江陵
危急詔珙援之珙先遣張順渡江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
一攻復州一在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
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持破筏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
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口溫不花
入淮甸浙舒光州守臣以州降合三郡之兵來攻黃珙指畫
戰守卒全其城陞制置使兼知岳州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
得鄂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由奇兵檄江陵節
制司擣襄鄂珙指授方畧發兵深入復鄂州又復荆門軍三

古使襄陽
不言之
之附以
安部駐
州安陽之
非其部

年復信陽軍復樊城遂復襄陽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
以事力之不給也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
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
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
鄂歸順人謀之光化既復息蔡遂降元將塔海帥師入蜀號
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問道抵均州防
遏洪兄環知峽州調軍迎拒于歸州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
涇州防施黔路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朔制副司
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島澄為第二層備
辰沅靖柱為第三層峽州松滋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

壹

三千人島澄辰沅靖各五千人都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
保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順
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由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
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度元必因糧於秦遣張德劉整分兵
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使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
雅不協交劾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
司方勇於私闢豈不愧廉簡之風乎馳書責之二使大憤珙
嘗曰不擇要地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
則難責民以養兵乃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移歸
尼溪口為屯二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權開州果棟

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封漢東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也。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積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營防，兵譚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也。今尺籍數虧，既守難，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也。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詔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五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自城以東，古嶺先峯，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珙鎮江陵，兄環帥武昌，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常擇人分布州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計不出此，而問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

宋

珙先期謀知達於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襄陽陷，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珙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榜賜焉。元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授檢校少師致仕。終於江陵。贈太師，吉國公。諡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入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慍，遊士過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咸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容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達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

宋

史緯卷二百七十一

宋史五十四

列傳

杜杲

杜杲字子昕。祁武人。辟廬州節度推官。安豐守告戍。扇搖軍情。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還淮西。轉運判官。部開守禦。杲上疏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大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人服其先見。徙知安豐。元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上卷元臣
叙元職不
言職其官
職者皆元
敗也

兵與杲大戰。明年。兵復至。又大戰。丞相李宗勉曰。帥淮西。無如杜杲者。除淮西制置副使。復與元兵戰。掘沿江制置使。復與元兵戰於真州。遷刑部尚書。致仕卒。杲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怙謀左書。有得於四書也。元子口兵戰則克有

王登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權巴東縣。獻俘制置司。堅念起。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登棄功。去舉進士。為監丞。以母憂去。吳淵為制置使。邊事孔亟。憶其弟濟。曾言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登書拜家廟。遂出門。既至。淵曰。事亟矣。奈何。登曰。可呼諸將共

唐英子
登進張惟
率亦難及

之必中
必中者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唐英申至。登忽絕倒。五藏出血。尚睜目視。文書俄卒。它日。舟中舟經漢陽。有呼唐英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辭申

宋到本登客不得。今人行不得
一作唐英聲惟孝所以不復也

楊拱

楊拱。臨川人。或薦之。淮開杜杲。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下。謀畫多吝於拱。安豐被兵。拱慨然請行。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拱念置身行伍。開騎射所當工。夜以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八次。五尺至一丈。數跌不顧。引置使孟珙。珙之稱爲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拱費不領錢數萬。賈似道積

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拔償之。拔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拔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惜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乃真之。珙嘗宴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拔從容曰：「斯之誠是，第方宴客，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乃服。珙有入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拔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豈整信不如毛錐子也？」於是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調潭州節度推官，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拔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得如拔者副之，何事不可為？」病卒，贈祭閣。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三

張惟孝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不第，乃工騎射，城中亂，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汝能殺我，我不登此舟。」衆披靡，遂達鄂州。鄂州兵亂，鄧帥別之，僞蓋桐諸湖，惟孝密窺守，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假為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角趨江陵。至沙市，衆舟塞岸，頃之有異，冠張蓋從者數十，宜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解登岸，毋敢亂。次鍾黃，英見而異之，以告唐彝申。彝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

張英見惟孝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也。」惟孝不答。又告則曰：「朝廷負人，蓋英語希得羅致之，宴於仲宣樓，酒酣，張英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名帖三十以還。」適旬與壯士三十騎俱，擁甲卒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路相繼，希得大喜，請壯士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卿為君侯，紆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必問也。」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累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逃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此等異人，至宋罕矣。

趙汝談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一 四

趙汝談字履常，以宗室登進士第，知無為軍。時金人內變，詔獻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曰：「禍亂為在河北，未遑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俱在河北，河南無大川為之陰，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今番漢錯居，置守多完顏氏親黨，所以防慮備盡，縱使守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而盡反？有天下者，不容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為吾緩急哉？」其備邊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自諸朝廷安能盡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併租稅市權之利，盡與之，免其供貢，不置監臨，悉聽選擇，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假以便宜，其有功者，亦不遷徙，加其爵。」

早應行此

秩官其子孫。使內為公卿。曾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屢急必能出死力。以報君上。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為金守。宋沿邊諸郡。事權太削。無肯任其責者。汝談之言。皆驗。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登對言邊而無可倚仗。乞越拘繫。簡拔後。保如吳用周瑜。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已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從中御。庶幾伸縮在已。機用由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次不至。羅今日之患。上稱歎久之。權刑部尚書卒。汝談篤倫誼。而忌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一

五

敢見汝談數過之。相得歡甚。與弟汝謙齊名。天下稱為二趙。工部郎趙希範。亦宗室進士。嘗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忠在選擇。未得其道。任使未當其才爾。

趙與權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登進士第。知安吉州。娶姬僅一子。告其不孝。與權留之郡。使日為饌親饋。晨昏定省。未周月。母子如初。知臨安府。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常者。與權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京府。豈遽能及民。惟與實相孚。待以不撻。數月而獄訟衰息。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屬以威待以術。

者皆非知本之論。朝令夕改。非所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所以肅綱紀也。帝悚然召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其言防邊之策。遷戶部侍郎。郡大火。與權乞貶。中書方大琮言。與權素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乞命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降一階。尋復之。與權請先叙復。同降官屬。遷戶部尚書。言艱難不可為之時。當慷慨厲志。深為人才兵力之計。論楮幣之弊。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稱提之。而折閱益甚。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士大夫不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裨於楮。而國非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一

六

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乎。又言靖平以來。竄賊吏禁。包直。戒奔競。嚴橫飲。而風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為常。肥家為樂。臨事乏人。而奸邪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乞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且言人才固用。長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長。老成月於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奈何也。遷吏部尚書。言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與權涕泣奉詔。丞務論曰。今中奏振救宜忍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母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

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以濟。與權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真佛子也。遷侍讀。史嵩之將復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與權言。嵩之老。師賈財。私靡貪。當過立名譽。不宜復用。與權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錢息。徒費機心。天下事尙堪再誤耶。又言。人才乏。使賊吏不悅。民背流而南。今流而北。蓋昔伏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直。賢否無別。因將誰與立邪。願儲賢才之用。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爲改容。袁州朱熹嘗登朱熹之門。驛旅困苦。年且八十。與權延之事。以父行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之西湖上。歲一祭焉。拜少傅。卒。封奉化郡王。謚清敏。與權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一

八

帝謂士大夫有食私。則難奇才博學。徒以蠶國害民耳。及飲之日。以金帶質錢民家。

趙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汝愚之孫也。舉進士。除右司郎中。言陛下英明睿運。斷出於獨。然大權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已。門政者猶有旁徑之疑。庶席以待。故老或疑其未必來。責次補以任。大政或疑其不敢專。今果何時尙可合。糊意何以啓天下之疑乎。朝廷除按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下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閣官。而人或疑於閣官。雖未必由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一

八

戚晚。而人或疑於戚晚。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可變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嘉熙元年。火災必愿上封事曰。問邊檢禍之刑率制。而未行激變。葉城之改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腹臥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許。民無蓋藏。每有轉輸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闕舉於宗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宜正奸相專國之罪。嚴貪人敗類之誅。戒宴殿無度之譙。節內庭不急之營。繕選司農少卿。言端平初年。沉疴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肱肱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感也。遷正宗少卿。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因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災或失度。變倂偏災。迫近禁城。幾毀左藏。煙突方息。曰。此今日之事。更無良策。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若荒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則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禮。今日之事。迫矣。宜合衆謀。圖策上而措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

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上下同欲之意。又言：時非天雨鬼輪，豈可輕施？其用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布衣布冠，可也。權吏部侍郎時邊事急，必屬言宜，勸彰大雅，自重慶領王肯之兵東下，以復變。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謂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謂一將自開道出，則渡之後，以折其持。虛之鋒，謂一將助萬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宜詔湖南進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以防衝突。長沙蓋收江上民船，毋資敵用。權戶部侍郎兼給事中陳洵益，贈節使，必屬。權奏曰：李部向為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陛下不行其言，部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一

九

求外補，今召之不至，若起贈洵益，都念無求，期矣。陛下必於去待問之從官，而不忍於抑已死之內侍，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望宸洵益，節鉞趣都供職。權戶部尚書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鄧復，荆門失，蜀道縣成，都破。又明年，憂映從，許光降，又明年，洛陽城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陽授安豐，危成，都廢。有子遺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耳。君臣太平，自負奮作於雪宴之先期，獨無於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嚴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有闕則助之以示官府之一體。廷丞相史嵩之

司諫鄭起潛論之，出知福州卒，必屬心平，不操博，察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必屬不他。

史彌遠彌遠之惡，散見各傳，若徒觀本傳，則不彰其家原有相狀之法。

史彌遠，浩之子也。舉進士，為王官教授，承相京鏐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遠鍾遠法，願以子孫為託。權禮部侍郎韓侂胄誅，遷同知樞密院事。嘉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丁母憂，起復。寧宗崩，權立理宗，拜太師封魏國公。進封會稽郡王，卒。贈中書令，追封衛王。彌遠相寧宗十有七年，追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儉士，理宗德其立己之功，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嘗夜召直學士程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一

十

秘，秘舉家大驚，秘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問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必同入禁中，草婚詔，一夕為制，詔七十有五，許秘政府楊皇后，誠一囊賜秘，秘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彌遠以李知孝累成大莫澤為應犬，時號三箇一箇。

鄭清之

鄭清之，鄞人，登進士第，調岷州教授，帥趙方少許可清之往，曰：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蔡出拜，方掖清之無吝，拜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遠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公，兼魏王府教授，寧宗崩，理宗即位，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說書。

言孝宗繼高宗。故倫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倫德難著。寧孝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滌。草屨屢補。今欲倫德著。固須過於寧考。方可寶慶三年。授參知政事。六年。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上既親緣庶政。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李宗勉。杜範等。號小元祐。是時金雖以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進左丞相。三年。提舉洞霄宮。邊督至密。疏恐陛下憂傷太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刪大之志。嘉熙三年。封中興公。淳祐四年。拜少保。趣入見。五年。拜少師。進請仁宗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克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七

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宿憤制竟夕不歸。語且內引。中頭辭見帝。勉諭之。或請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逆事爲憂。清之贊帝以趙葵爲樞密使。陳韓知樞密院事。帥湖廣。戰于泗水。渴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開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養。思所以變通之。選調戍防邊。命樞密置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遺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而併軍分頭目。以節糜餉。公私便之。十年。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雖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

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十一年。有事于明堂。詔閣門給扶掖二人。進齊國公致仕卒。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湯巾嘗論事。使清之清之再相。中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久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與彌遠謀廢濟王立理宗。遂至幸韓。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因緣以附。進云。

史綱之
入臣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七

史綱之。彌遠之任。登進士知襄陽府。端平元年。出師。與淮間協謀。角鬬之力。陳非計。令嵩之籌畫。權衡嵩之言。臣然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令其勢必至主戶棄棄以趨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以重貽宵旰之憂。夫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傳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欲計其成。必計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乞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當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

誅確守不移之愚。上廷丁寧之旨。罪亦當誅。廷旨則止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遺書。言勿為異同。嵩之力求去。提舉太平官。及師潰。帝始悔不用嵩之言。權刑部尚書嘉慶元年。進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免論之。二年。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湖北江西路軍馬。城黃州。復光州。又復滁州。三年。授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復信陽。六月。復襄陽。召奏事。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郁趙汝騰皆以不合去。嵩之從子環卿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未能辦天下之大事。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七

萬狀。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匿於應辦。積金帛。悅芻粟者。絡繹於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州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郭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能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邪潛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北可以鎮河。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得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流蕩於荆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亦未易守。荆湖之路。有則江浙諸郡。又焉得高枕而臥也。况殺降失信。徹疆失地。

趣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金甌之無闕也。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言者也。居無何。環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淳祐二年。封永國公。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樞密使。太學生黃體伯等。武學生曾公等。京學劉時舉等。宗學生與寰等。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待御史劉汝弼。每言嵩之奸邪。未幾。腫疾暴死。右史徐元杰奏對。帝悟。遂相杜範。範入相八十日卒。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相范鍾離。熟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遂死。三學諸生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不過使之死于瘴烟瘴雨之邪。今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七

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府。鞠治給使之。人獄。迄無成。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廢棄十有三年卒。大幸

黃杞

黃杞。字庭極。定遠人。登進士第。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匿不出。槐從數人至火所。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明日。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三年。知江州。流民渡江來歸者十餘萬。議者謂方軍興。郡國何暇食民槐曰。民吾民也。發粟振之。至者如歸。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帝

問修太乙祠對曰土工海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事天也三年升右丞相兼樞密使景定二年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廢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諡文清

葉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姓陳後於母族拜軍器少監言外有寬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策盡施於宮闈黨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反側易搖草竊姦究肘腋體變掘知袁州拜司封員外郎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奸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稍紀人主之所難不顯罷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主

則陰黠不久外則投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權參知政事引疾歸里咸淳三年召為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轉運使王份以言去官及死其子懇求遺澤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思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印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水膏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奉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屬府尹洪養求解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皆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留之五年判福州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充醴泉使九

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力辭使者告以禍福夢鼎曰庶恥事大死生事小苟無可引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帝暴印位授沿海制置大使力辭端宗印位于閩召為少傅航海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恸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

馬廷鸞

馬廷鸞字平人登進士第樞密院編修官言國於東南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度宗咸淳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廷鸞升辟稍越拘攣似道怒其異已遂更以泄憤廷鸞辭位帝惻然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主

臣死臣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承嗣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罷提舉洞霄宮帝暴印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十七年而卒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死於宋臥之後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寮之孫也第進士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角若堅綴歲月既久弊漏浸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微倖圖古人之所難臣未之知也相府吳同列相率喧丞相或

以爲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乃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啓邊釁。嘉定元年召對。言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返。要求尙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既和之後。或有反覆。則虛言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口爲戰守之備。李壁謫撫州。伯成言。侂冑之誅。壁與有功。不卹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勸丞相錢象祖曰。史彌遠誅侂冑。事不遂。則先受其禍。侂冑誅而彌遠代之勢也。安危大事。當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爭異。拜左諫議大夫。或致彌遠意。使有所彈劾。將引以共。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七

政謝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知建昌府。理宗卽位。加實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伯成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野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廉恥道喪。風俗益始。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而遂明日某人言某事。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堯之刑加之矣。伯成常慕尸諫之事。疾革。疏草畢。亟命繕寫。加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諡忠簡。

葛洪

葛洪。東陽人。登進士第。權樞密院檢詳文字。言今之將帥。其

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忠。夫拊循士卒。將帥之職也。朝廷每嚴磨克之禁。獨營運之。連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廉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於撫循。何有哉。訓練戎旅。亦將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中階級之令。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於訓練。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專務納交。膏幣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一

七

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則飾舊爲新而已。自謂樽節財用。聲稱美餘。則剝下罔上而已。乞嚴飾將帥。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致仕卒。諡端獻。

黃時若

黃時若。豐城人。舉進士。遷殿中侍御史。言今帑藏無餘。歲幣必竭。現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樽節。逐年椿筭。遂置安邊所。復乞依仁宗孝宗成訓。凡節省事。在內諸司。選內侍長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廷三省。則委宰。樞樞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開奏。又乞以官司房廊。

及激資庫四季所獻并促引萬畝莊等一併拘椿而內廷及酒所減省議不行得估籍姦賊房廊非泛供須五項總籍錢九百一十三萬有奇椿留產業每歲又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折閱日甚嗾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若令郡縣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以煥章閣學上政仕

袁部

袁部慶元人父爲通判屢吏勤謹無失因致豐饒夫妻俱五十無子往臨安置妾察之有憂色以麻束髮外以緣飾之問

史緯

宋之二百七十一

尤

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策計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之矣今將何以酬答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遂獨歸其妻迎同之曰妾安在告以故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肖必待他婦人乃肯哉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第進士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詔曰昔誓約輪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爲臨安府尹十年道不拾遺民呼爲佛子紹定元年拜叅知政事不兩幸贈太師越國公

危慎

危慎臨川人舉進士升著作郎論柄國者欲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爲安靖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出知漳州卒

程公許

程公許字季興宣化人舉進士遷太常博士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範引去公許言志士仁人嬰逆鋒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自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拒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同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愧臣恐自此同類沮喪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

史緯

宋之二百七十一

手

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遷著作郎史嵩之自江上入相臺諫謝方叔王萬郭彞卿相繼他徙公許奏外難憑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自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快快也遷將作少監時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請將十七界且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矣力請外右正言濮斗南因劾之罷知袁州杜範薦之遷起居舍人斗南繳還舊有臣等恥與爲伍之

語遂提舉玉局觀範曰程季興肯與濮斗南為伍耶二年擢
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嵩之罷范鍾杜範為相二人相逐機務
多難公計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
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一旦
欲議易置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廢斥之人充其選
言官方乞正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之罪而忽用龔基先改
紀之石所為錯繆邪枉窺伺善類得高枕而臥耶帝稱善右
史徐元泰暴公許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丞
范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
言范範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發奄至暴公口

史記卷之二十一

生

皇四體變異之狀使人憤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關籲告陛下
合有司置獄勘防當從公正明決者專蒞其事豈情研究落
位得實必誅無赦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興憲奏乞置獄
京府帝從之公許奏與憲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崇
臣董之部付殿中侍御史鄭宋宋回儒首鼠事竟不白權刑
部尚書卒公許冲澹寡欲晚年侍惟一僮食無重味一裘至
十數年不易云

王遂

王遂紹之玄孫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言朝廷以史嵩之小
惡為大智近功為遠畧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為國至計

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彊張也知平
江府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同志宰贈之言曰士友當
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
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
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還同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
所載蓋格言也

吳淵

吳淵秘閣修撰榮勝子也舉進士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
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慰撫賑濟之使之什伍
令土著人無相犯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歲大

史記卷之二十一

能

侵譁行荒政全活七十八萬九千餘人改知鎮江府兼都大
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兵紅旗亦大侵淵全活六十五萬八
千餘人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亦大侵淵全活四
十二萬三千餘人進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昌府
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屯田使朝廷付淵
以先豐新黃之事制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噍嶼山
等二十二小砦圍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脈絡貫通
無事則耕有警則禦拜發政殿大學士封金陵公授湖北京
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力戰于白河沮河玉京
寶祐五年拜奉知政事卒淵政尚嚴酷奸與羅織之獄籍入

秦強時有蜈蚣之語云

固全活二百八十七萬餘人而以羅緣
此說不可以所全者大而忽於小也

余玠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死賣茶翁，脫身走襄淮。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謝。葵壯之，留之幕中，以功升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行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傭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理宗曰：「卿人物談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授四川宣諭使，玠自許當手犁史籍。

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帥，監師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大更敝政，築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府。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治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詣諸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壘中，前後關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庭抗禮。賓館之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為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明日，更開別館以處之，使人窺其所為。璉兄弟終日對牖，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起

史籍

則沒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報。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難守也。玠大喜，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玠為承事郎，發遣合州。玠為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為必守計。又移金成於大觀，以護蜀口。移沔於青居，與成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後利成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十年

史籍

玠卒，諸將巡邊，直搗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三年又大戰於嘉定。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制，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欲部將將馬以自人，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四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望之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偏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

而取之難矣。玠夜召變，事潛以成。代領其衆，棄才難管，而新將已入矣。將士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拜賀。變至斬之，薦成爲文州刺史，統制姚世安屯雲頂山，玠遣都統金某往代之。世安不納，丞相謝方叔子侄避地雲頂山，世安厚結之。方叔因言玠失戎心，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玠之治蜀也，都統張寶治軍，族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辦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德，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國帥未有能及之者。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遂來議賊之口，實志以沒子師忠大理寺丞，爲買似道所殺。

史錄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宋史

史錄卷二百七十二

宋史五十五

列傳

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登進士第，荆湖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代之。鄂州圍解，貢似道惡關外之臣與己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擧去之。光祖與葵有隙，被旨，卽召吏籍勾簿書，卒不能得。乃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關於朝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擯捨之，公一日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令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遂投劾去。景定二年，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并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募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棄脫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將，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獵，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選宗室親王有幹用大臣

并亦不少
可指此家
不有國家
所用區人
可曰天以
之子

立爲統制東西二府分莅之以成率然之勢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爲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苟忤惕歲月喘嗽湖山則天敗我也衍壁與觀之禮請備以候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賂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眇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孥託愛將金明日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賂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日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旣至建康守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二

二

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乃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通立信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降崎嶇走閩中而死

向士璧

向士璧常州人知潭州升湖南制置副使元將兀良哈解前鋒兵攻潭州士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

似道所爲
以此爲不
得乎

人往視之過於南岳市一職有功元共引去似道疾其功諷監察御史陳寅劾罷之遂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刑部責償幕屬方元善極意逢迎似道士璧坐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璧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佑元年詔復元官立廟潭州

王萬

王萬字處一婺州人登進士第通判鎮江府金公鄭清之謀棄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以谷萬萬謂兵固失利言之甚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二

三

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奮發振厲以興感人心爲條沿邊事宜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當如常山蛇勢併兩淮爲一惟制閩之命是聽漳州居兩淮之中滾東爲肝胎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度滾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濶敵每揭厲以涉之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持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當建制置司於合肥而以淝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令荆襄每候內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合而後規模可立論屯田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邵所依者水之陰西則唐邵

所作若山之險有田皆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人有同志
又謂戎司書分地戍守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
統重兵以行此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江
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
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
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盡還舊制時履敵
之令行萬言之宰執曰今名更化可反為故相之所不為乎
嘉熙六年兼屯田郎中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下一一而
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
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承勿替天命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二

在我矣知台州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更無所作
往往改業去民化之不復訟郡以大治遷屯田員外言君臣
上下當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擢監察御史以論史
嵩之致仕卒嵩之既罷上思忠賜御札謂萬立朝遂謬古
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問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
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其家萬嘗謂學莫先於言願行言
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
其身行無不強其言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云

馬光祖

馬光祖金華人舉進士為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公田法行

光祖終嘗買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
罷光祖乃可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會廣饒榮王府
積粟不發原光祖進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復
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
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
文書曰某莊某舍若干王無以辭出粟活民甚多咸淳五年
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致仕卒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登進士第權工部侍郎理宗即位上
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二

五

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奸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
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
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擬其一二欲召用之
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異或切或泛無所不
有陛下亦嘗擬其一二兄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
陛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官情矣不肯來之人則
平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
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
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
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豈無深憂遠慮高出

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明之聽固未聞採納而用之也
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庶簡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
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
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閑候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號削
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
得名朝廷乃因是而得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
常狹言路當開而不常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進簽書樞密
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
蠱惑營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
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

史綱卷之二十七

本

當思建皇極一節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
皆成晚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
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常
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僭逆耳之言以
中傷善類設非道之舉而進拔儉人假納忠效動之意以售
其陰險巧佞之奸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
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哀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
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
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
加警省拜恭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上

說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
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受出師之無
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
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其已舉乎
其未舉乎君子之志未伸小人之志未平士夫之苟且自若
州縣之黷貨自如欲行楮令而新募莫售欲平物價而百貨
加踊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
欲圖開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
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爲
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

史綱卷之二十七

七

懸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陣豈
有奮勇直前之士皆怨忿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
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
道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
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配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張常欲來
時而報怨茶鹽之造常欲伺隙而竊發蕭牆之憂深未可保
萬一兵興禍結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關
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
關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精多竄伏山谷彼知
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復動其奸心乎

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鬥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勵，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由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餒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費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役也。今百姓垂罄，州縣赤立，大軍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二

人

一動其費多端，不知何以給之。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旣不足，民復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困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免盜賊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軍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紜之說，不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毀司

軍門爲之監主帥罷都司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殺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拜右丞相言三京捷敗之餘當修戰守之備襄陽失陷請急收復進左丞相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邊邊事稍寧告老章十八上加少師封魯國公淳祐元年卒年八十六諡文惠

趙范

趙范字武仲方之子也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鄆范與弟葵監軍如襄陽孟宗政憚於供億曰金人在蘄黃而攻唐鄆何也范曰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鄆將蹙吾後且蘄黃之寇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二

九

正銳易若先掃唐鄆以示有餘唐鄆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范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楚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忠義軍彭義斌請討李全范告制置使趙善湘善湘以達丞相史彌遠彌遠報書令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揮涕而歸會全且范乃獻計曰全不得志於義斌復應四總管應之歸據必急然處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今因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若廟筭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報書戒范無出位專兵范復爲

書上廟遠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士民無不知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徐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資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久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爲備不得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投賊而范遂爲宋梟錯雖然使以范投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覆家之狗盜賊所惡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殺犬則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開漫差遣爾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奉祠三年知池州廟遠訪將材於蔡恭以范對進淮東提點刑獄恭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願以母老辭上書廟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江則長江以北港汊廣羣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罪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歛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

順仁逆而爲喜懼或以賊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有過遼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雄武以壓其境而又觀變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遇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良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今肥各聚二三萬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其上面思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未暇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怒之怒之吾于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叛賊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重戍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宜撫二關以張吾勢賊不知所攻而敢犯揚州哉設使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復知池州紹興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授淮東安撫副使范爲書告宰執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

范亦堪用
此失律至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二

主

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潮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洲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而不然范雖死江寧無益也朝旨許范射陽潮兵二萬人范遺書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于是討賊之謀遂決李全既誅進范淮東安撫使葵知揚州加工部尚書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入洛之師大潰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倚王旻李伯淵為腹心朝夕附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李虎不定變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二

辛

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必力爭于朝分留白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以老弱備數本欲選銳適得朽鈍本欲示眾適見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紹興二年知滁州母疾葵不得省侍封股雜藥以寄之致書史彌遠曰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師入鹽城所哀於全又聞遣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如此舉指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乎加葵淮東提點刑獄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胡顯等將之全攻揚州葵數戰皆捷遂殺全校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制置使趙善湘見范葵進取慰藉感動愧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汝捷等出資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捷等擢筆草報善湘季子汝樸丞相史彌遠塔也故事多見從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授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北兵南下渡河發水腳兵多溺死遂潰而歸嘉熙元年復知揚州葵前後在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修飭淳祐四年知樞密院事言今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請度其可用者任使之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葵請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

洋上不須
極書人乎

成外患可與兼泰知政事九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言者以
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士鎮荆湖城荆門及鄂州
咸淳元年乞致仕授少師封莫國公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
一足夕星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

謝方叔

謝方叔威州人登進士授監察御史言陛下享九鼎八珍之
奉當思兩淮流孽轉桎之可矜聞管絃鐘鼓之聲當思西蜀
白骨如山之可念除太常少卿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
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命官鞠獄立賞捕賊罪人未得
寬視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

史籍卷之二百七十二

十

矣遷殿中侍御史淳熙十一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嘉國
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留中不下太宗
正寺丞趙崇瑤移書于方叔云閣寺驕恣特甚幸執不問正
救臺諫不敢誰有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
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
宰相不然恐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丞相
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倘言之謬宗社
禍况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報色翌日御筆果授天錫大理
少卿天錫辭去或譏之曰天錫之論意出方叔盧允升董宋

陳東以公
論致其意
自爲憂
也

臣諷監察御史朱應元劾之方叔既罷宦者猶以爲未快勝
太學生林自養力詆天錫方叔乞誅二人使天下明知宰相
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學舍惡自養爲奸相
與鳴鼓攻之上書聲其罪乃授方叔提舉洞霄宮度宗卽位
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望
不可慮越等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已官
贖方叔罪詔致仕卒方叔在位子弟干政若穰余玠之類是
也

吳潛

吳潛寧國人進士第一累官同知樞密院兼泰知政事言國
史籍卷之二百七十二

主

家今日之病不但介扁望之而勢庸醫亦望之而驚矣願陛
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
牛溲馬渤之功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拜右丞
相兼樞密使進左丞相封慶國公元兵攻鄂州將由大理
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
禍根良由近年奸臣檢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其禍久而愈
酷附和逢迎始阿諛漸至大亂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不
敢有辭所深痛者臣受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
兵已蹈沔湘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
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

忠尺絕望，使倭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殄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章鑑高緯，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蹶躄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尊脅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沈炎實趙與惠之腹心，而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奸黨盤據血脈貫穿，以致危亂，皆此等小人為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緯，輯管不報，帝將立度宗為皇太子，潛寄奏云：臣無福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沈炎劾之，詔落職，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責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雨止，撰遺表，讀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悲痛，德祐元年，贈少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二 六

江萬里 字子遠，都昌人，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似道入相，如資政殿學士，度宗即位，遷參知政事，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板帝云：自古無此理，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帝，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積憾，謀逐之，萬里乞祠，不候報出，關後二年，封南康公，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句祠咸淳十年，萬里

年七十有七矣，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誚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間棄樊失守，鑿池於饒州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子鎬及左右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贈太師，諡文忠。

陳宜中

陳宜中，永嘉人，廷試第一人，遷監察御史，程元鳳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遂劾元鳳，上不聽，宜中請外，改浙西提刑，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似道喪，師蕪湖，以宜中知樞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二 七

密院，兼參知政事，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謂似道已死，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韋鑑宵遁，詔以王燦為左丞相，宜中為右丞相，燦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燦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燦進平章軍國重事，燦僞民系，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誼，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皆不出，燦請以一相建國，吳

門發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觀與夢炎乞行邊下公卿議不決世傑等兵敗於焦山燭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笑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尙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燭子嗽太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以爲趙潛趙與鑑棄城遁宜中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縣潛說友以城降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讓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

史記卷之二十七

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召師變恨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以致敗事臣恐誤國不止一似道也書上宜中遂去遣使召之不至詔罷燭命臨安府捕逮太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氏使勉諭之十月宜中始造朝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年十五以上皆籍之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王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常州破元兵薄獨松關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

太皇太后乃命裴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募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耶朕嘗班擲之地遂聞閣羣臣求引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還命卒失奏陳耳宜中與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不果往伯顏至嘉善山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温州母死張世傑昇其棺舟中與俱入閩蓋王立爲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元軍伐占城宜中走遁後沒於暹宜中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贓當黜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不從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却迎宜中報殺利稱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袖而謝之宜中賜禮之而陰掘其過後克愚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似道令章德劾之貶嚴州死爲加其能久事

史記卷之二十七

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美髯如玉秀眉長目頰盼睒然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祖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直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咸淳九年爲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萬里

慨然曰吾觀天時人事會常有變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郛畿湖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呂文德爲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和天祥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戮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德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固亦淺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貴長沙取鄂隆興取浙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從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宰相陳宜中召天祥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元兵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除天祥右丞相詣伯顏軍前

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買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岳與呂師孟率降表至天祥大罵買餘慶賣國伯顏乃趣天祥隨所請使北行天台杜洪從至京口與天祥夜亡趨真州守將苗再成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以書貽二制置揚州制置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疊閉之城外以制司文示之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至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洪去許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汎海達温州益王立召至福州拜右丞相以兩都督出江西收兵入汀州至元十四年元兵至汀州天祥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恭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以兵薄贛城鄒源擣永豐攻本和惟賴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州趙孟深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宰武軍建昌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引兵走據信拒戰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張汴死于兵天祥收殘兵奔衢州駐南嶺至元

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般澳益王昶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勦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熱如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八月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縣十二月元將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鄒觀自頸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劍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

史

卷之二十七

七

史亦同

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抵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古帝王以及苟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已至此但早施刑卽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廟社土地與別人了又逃走否天祥曰獻國與人足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以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

史

卷之二十七

七

此天祥可恨
必死

祥忠干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世祖求江南人才南官王績
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
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
若違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
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
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沒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
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天祥
終不屈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為言者不果未
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
匿名書言某日起義率兩翼兵為變丞相可無憂時益新殺

史錄 卷之二 七十一

左丞相阿合馬命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開平因召天祥入
問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元主不忍遽應之
退近臣勸元主從其請乃從之候有詔止之天祥死矣天祥
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
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死前四日司天
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陸為嗣又
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陸奉母改賜夫
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陸輒辭讀文山傳使
我涕下無數

余天錫

余天錫慶元人史彌遠延為弟子師彌遠在相位久皇子並
深惡之彌遠陰謀廢立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亦未有後欲
借沂王監後為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
告歸試於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者幸其以
來天錫與趙僧同舟既登岸會大雨僧言全保長家可避雨
因遣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具鵝黍甚恭須臾二子侍立保
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莒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
錫因憶彌遠言及還以告彌遠乃使天錫命保長令二子來
保長大喜帶田治衣冠以為沂邸後可冀也集鄉黨以行天
錫引見彌遠彌遠大奇其相恐事泄復使歸保長大慚鄉人

史錄 卷之二 七十二

笑之適年彌遠復使天錫同載以歸天錫母朱氏為沐
部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後更名昀及即帝
位是為理宗天錫舉進士知福州運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侍
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闕旋蒙起覲願玷選聯時權禮部
侍郎曹南實任諫省益嘗抗疏謂用臣大驥臣與南交最久
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知君父有陳善之教友朋有責善之
誼而南遂改官臣竟汙要路而以不得其言果疏乞去夫丞
用舊人而遂退壯士則將謂之何哉由老成之望直諫多益
近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望委曲留行使之安於
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後臣亦可免妨賢之愧矣從

之嘉熙二年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致仕朱氏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起天錫為相會卒贈太師諡忠惠

陳韓

陳韓侯官人登進士第買涉開淮閩辟為幹官韓言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貧死者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分其一其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後括淮南開田做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就率墾丁別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

宋之二百七十一

宋

山告捷韓策金人必尋向安豐而分兵緩諸郡請使下整然李汝舟范成進諸軍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捷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連擊復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必可勝也從之遂有空門之捷俘其四明馬改命部員外郎郭定二年查起閩中韓有親表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言非韓莫可平明年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韓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得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精兵由泉漳開道入汀擊賊於順昌勝之

宋之二百七十二

宋

韓親提兵督捕所至克捷破潭瓦礫夷其巢穴諭降七十有二皆汀境皆平四年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降韓以其力屈乃降誅之兼知建寧府衛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韓命李大赫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營賊出迎戰見笑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急擊之衛寇悉平知隆興府韓寇陳三槍賊松梓山崇山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韓言寇盜皆誅乃臣下欺誕事權濫散所致若火討蕩除數月可畢部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冠軍馬韓遣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擣賊巢穴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截賊糧道三槍敗遁韓督諸將薄松梓山賊悉掃銳下山迎敵韓步騎夾擊士攀崖上縱火燒之賊巢盡為煙埃賊首張麗王自焚斬千五百級擒賊將卒得所掠婦女牛馬三槍與敵軍遇擊敗之賊眾誅斬累疊三槍以數十人遁至與寧就禽斬降興市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建寧部侍郎淳熙七年知樞密院事致仕卒年八十有三諡忠肅

王伯大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舉進士端平三年進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緒紳之論莫不謂太平之期可矯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為言矣又未幾則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

直以人言矣。嗚呼！以人爲言，則猶知有公。今也置公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末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以爲尚封周南之人主，議威宣近古之撓政，則以爲恭顯許史武革仇魚之朝廷。議奸佞佞朋之誤國，則以爲東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天下。敬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朝端，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貌，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置，聽者厭之而憚煩。於是厥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便，則罪言黷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一

諫之聲，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廷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被屋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罔問，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忌者，則皆棄彼遺引，不顧立於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雙龍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于請，數至有司，裏言除日，每寢人口，朝浸潤之不行，邪徑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

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毋有譏說殛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辰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健，今不知其以柔依闥，弄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否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不曲爲回護，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弭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知婺州淳祐四年，遷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出知建寧府卒。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二

鄭宋不許何人推殿中侍御史，言比劉漢弼劾司農卿謝述，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兩月，忽復叙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以官不可廢，臣非爲漢弼惜，爲朝廷惜也。遷侍御史，言比年以來，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辭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歸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何以服無罪之人。知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

鄭宋

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觀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得而鼓舞之矣。拜同簽書樞密院卒。

史緯卷二百七十二終

史緯卷二百七十二終

史緯卷二百七十三

宋史五十六

列傳

楊諫此楊乃子

楊諫字元極。青城人。登進士第二。遷校書郎。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為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知興化軍。遷福建提點刑獄。除宗政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為簡易。拜叅知政事。充萬壽觀使卒。

姚希得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舉進士。遷太府寺丞。時帝斥逐權奸。拔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証。乃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未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存。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

切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開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也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而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施行遷延耶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眾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稿小臣時竊戚福此皆陛下之心作明乍聯之所致得不謂之危乎固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夫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固無權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謂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收容曰史嵩之朕決不用遷知太宗正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覺

史嵩之卷之二十七十三

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微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像飾哉為祕書少監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辨君子犯顏敢諍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投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順陛下之意以取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帝曰希得才望可為開帥除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遷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劍寧江府自建康太平以至池州別若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降詔獎給度宗即位授叅知政事封潼川郡公致仕卒

包恢

包恢字弘父建昌人舉進士知建寧府俗以九月祠五王生

必其子來

太甚怒怒則發之暴

史不載何

日席金帛領市奉之慨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千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為哀止知隆興府沈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想子者年月後狀字作疏字恢疑之問其子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令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曰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使人要之置之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氣達於外恢命沉之江又有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婦想其夫取償恢怒買一棺令婦臥棺中以試遂掩而葬之為中書舍人言陛下側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他日讞官

史嵩之卷之二十七十三

稱恢言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朕何嘗怒直言度宗即位為簽書樞密院封南城侯致仕卒臨終有光隕其地年八十七諡文肅

陳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舉進士轉著作佐郎言士大夫奔競於利欲之中惟至公可以退之遷尚左郎官陸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庫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使斐成暖之心度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言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進讀孝宗聖訓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之簽書樞密院事卒贈肝

江矣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拜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買餘慶徽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不得命留館中聞宋公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高其節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懇辭宋三官北還鉉翁卒故臣迎謁伏地流涕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無以保存宗社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繫吳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達於春秋館於河間以春秋教授子弟號則堂先生數為諸史律

卷之二百七十三

四

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徙隨州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送以名之王晏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諸父從之未決旬部曲果挾髮以叛隨民死者甚衆以策干前帥孟珙珙顧諸子曰吾見人多矣無如李生者令權建始縣淳祐初中進士第珙辟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感珙知已扶其柩歸葬為行三年喪淮南制置泰謙李應庚發兵城

帝知人

南成大暑中明死者數萬李玨窺其無謀襲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以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璫兵夷南城而歸明年璫降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去公私蕭然庭芝假民錢使為屋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於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平山堂殿揚城敵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詔命為武銳軍又修學宮與士行習射禮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曰李庭芝老成謹

卷之二百七十三

五

軍民安之邊鄙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范文虎總諸軍入援大敗以輕初通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問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令文虎行兵取朝旨文虎曰精美安走馬擊毬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文虎不得已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此之前罷庭芝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死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夏貴制淮西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

詔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遣兵爲諸道伯德祐元年似道兵潰蕪湖松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李虎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以之裴其榜總制張俊持孟之緒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於市謝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出金帛牛酒宴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關加恭知政事十月元伯顏趨臨安阿本分軍攻揚州不下乃蔡長圍困之城中介

史記卷之二百七十三

太

詔即納款日久未報豈本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爾君臣已服服卿尙爲謀守乎庭芝不答發弩射使者斃之命姜才出兵奔南宮不克復開城拒守三月夏賁以淮西降阿本與降兵至城下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規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本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之使詔壁上下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恩應知泗州劉興祖皆降庭芝括民間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本請赦庭芝使詔之罪諭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本

追圍之朱煥以揚州降驅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將孫貴等開門降庭芝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曰揚州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人皆泣下提刑司諒議緒一正知興化縣胡拱辰皆死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州守孫良臣之弟良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厚恩君臣人義請殺應龍臣以戒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

林勳

林勳賀州人舉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獻本政書十三

史記卷之二百七十三

七

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驍而不可用是以饑民逃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大古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糴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之數也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

以禮地有不易之稅
不爲之
今乃一
之可乎

欲南家行
井田亦不
知斯友

顏除山林
川澤城郭
宮室塗巷
方築

荒服之域
或山或田
少或地畝
人移亦移

官其地
已上之官
官其地
官其地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人

千六百餘緡無事則城四分之三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
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
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醕與凡茶鹽香禁之權皆可弛以予
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助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勳又獻比較書
三篇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
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
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
人祿兵二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千二百頃丁二十一萬
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
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
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
甚愛其書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勳矣
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
君用之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曾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舉進士遷軍器監主簿光宗不朝重
官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未及言會以它事求去三聘
謂丞相今浪然而退邪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
後退耶凡今闕庭之內閤門之伺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九

深言者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玉津
園三聘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
下安意肆志若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
官不知何以荅之奸究窺間傳一紙之機指斥乘輿不知何
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
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口甚臣恐不幸有狂夫奸人託應
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恐無及矣帝意爲
勳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中外憂危三聘謂今日事勢莫
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君奪其職今復有疏邪
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繁言也孝宗立兼考功郎知鄜州
徙爲相指三聘爲趙汝愚腹心迫而嘗久之差知鄜州不
赴徙爲諫諸賢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
直龍圖閣諡忠節

徐僞

徐僞字崇甫義烏人舉進士請上僥主簿登朱熹之門熹
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亦遷太常少卿帝見其衣履垢敝
然曰卿可謂清貧僞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
貧僞曰陛下國本未建羈宇日廢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早雖
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聚斂軍怨於
赴草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貼危而人主不悟臣不貧陛

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閣宦相與囊橐爲二豎以處國者。自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執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聞氏有寵。內侍董宋臣表其用事。故僞論及之。帝感動太息。明日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微草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賜備金帛。僞因辭入。請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並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飭食宰宗。皆如其請。金使至。僞以爲無國書。宜如叔向辭鄭故事。廷丞相意乞休致。帝諭留甚切。還工部侍郎。辭益堅。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諡文清。

史綱

卷之二十七十三

十

陳仲微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舉進士。調莆田尉。攝縣事。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之。曲在浮屠。其徒揭其事。鍾上稱冤。旦暮脫訊。他日仲微過之。浮屠不識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明日僧無疾而死。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普天下之豪傑。名祿可以載天下之狼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風言者罷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急。仲微上封事曰。夫誤國者老將也。失事之罪不獨在於庸闖弱兵。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

臣等宣布十載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宋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尙愈於迷。而覆護之意多。剴責之辭少。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生恤死。祈天悔過之道也。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近侍。晁。朱。輪。輩。其僂首傾心。奴顏婢膝者。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昨君賣國之人也。不知人主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惟惜憂之欺。以逢其君。謀國者。謹覆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

史綱

卷之二十七十三

十

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台。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劍閣。駭聽。因諸閭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壞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樂莫敢議。是以器仗甲馬。衰風雁原。不足以肅軍容。壁壘。折焚。駕漏。不足以禦衝突。號爲帥閫。名有實。亡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予敵。將不知兵。以國予敵。光景懸目。賤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尙可爲也。得敗爲成。在一念間耳。除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殿中侍御史。端宗即位。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元伐安南。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安南

王念之伐仲微甚芥其權

李都

李都字元若，潤州會稽人也。與兄寧同舉進士，端平元年拜殿中侍御史。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與呂喬弼、劉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偶之也。今臣與範昌、喬弼不相親，與二臣外出，臣獨留臺，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耶？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萎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言為諛，若不急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又勅陳博益，掃除賄諂，肅清威權，女冠吳知古出入宮掖，招權納賄，帝怒，都還笏數陛下歸罪起居舍人，詔辭帝顧左右曰：李都有愛君憂國之心，應難諂諂，曰：曲為朕留，堅乞補外，知漳州。嘉熙二年，內召，上疏乞罷召命，云：今日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措舉，日輕物價，踊貴，民生流離，遂至事無可為，臣竊以為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臥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雖出益深，臣雖欲效忠，他人莫有以為言，此其不敢進者一也。史之故相子予，郡外議皆謂振後之徒，將自足復用，故嘗繼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已，內外改觀，而環視前日在廷

似于瞻和諸

之臣流落瑣業，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為郎，蜀受兵方亟，朝廷遣小使，特起於家，言者攻擊不已，臣以為請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請有將畧者，付以兵事，知敵情者，試之闕外，不謂事勢推移而欲敵無功者，自麻揭廷矣。或者將議臣有所附會，此其不敢進者三。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別轉闕所彈之人，謂臣受宰執風旨，故同時請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生命，竊恐或者議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其不敢進者四。詔趨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收禮部侍郎，辭不允，令所在州郡護送至關，嵩之遣人謂部曰：毋言濟鄆官

史緯

卷之二十七十三

三

嫗因本部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史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都定之末，元氣索矣。臨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正人消亡，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乎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論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風高之也，嵩之恨之，曰：治春秋人下，語壽時杜範在列，二人康而中外稱為李杜，兼侍講辭兼國史編修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言道揆之地，受善類不

漢有二字
非唐宋作
有事杜

史氏一
中相

勝於愛母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其所欲與極言濟王固本官媼三上疏乞歸除知泉州辭提舉鴻慶宮官祐五年被召辭詔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還禮部侍郎辭還權禮部尚書三辭不許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觀治平臣竊觀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今土地侵陵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其財止有此數一旦而理之不過推剝州縣腹削閭里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豈能為陛下強兵理財况議論紛紛然賢者不過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曰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骨威斷自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於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早計而預定再疏乞還不許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詔奏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使不得有所為是豈

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別之詔嵩之予祠詔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尊王之義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故臣等從官敢附三微國之義合辭論列乞斷以春秋之法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未幾瑛昂英並罷言職詔十上疏句去提舉王隆宮陸辭疏曰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朝裁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佗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求而臺諫之口可執天下之事所當力為不可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臣未知所稅駕也詔忠厚純實不溺於聲色貨利然坐一室門無雜賓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王邁

王邁字貫之仙游人舉進士召試學士院兼以楷奕邁甫楷

史綱

史綱

賤物貨。因既民貧。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十萬。時南
 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非山東
 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慮兵禍。以今之尺
 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家謀之人。試俛俸
 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蠲邊
 費。擇楮幣第一義也。又言今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
 者而行之乎。或傳史嵩之復用。適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
 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奸貪刻薄。
 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輪對言。君不可欺。天。臣
 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欺天之著者也。遂判漳州。歷肥

史綱

言。謂適言天與。宰考之怒久矣。刻葉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遂
 旬。賴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宰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經
 故。應尊寵。網淪法。致京師外兵。在倖迭起。此天與宰考之所
 以怒也。陛下不足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既罷二相。
 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推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
 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臺官李大同。言。適
 文結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以收虛譽。免除左司。即官。刀辭
 卒。

史綱

史綱

史綱

史綱

史綱

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初。監都進奏院。嘉熙元年。都城火。兩
 輩上書。言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嘗川之變。非濟邸
 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乃使
 不能安其體。值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蓋蒙蔽把掘。
 莫有以爾。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釐戶為五甲。乙以等第
 振糶。丙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一百一十四萬餘口。為司封
 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乞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
 道時事。卒年八十。吳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
 十年。未仕則為其寄理。已仕則為其排擠。嗚呼。然不污有如此
 陳垣

史綱

字仲卿。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見史
 綱。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蓋令
 省元。空除教授。當自甥始。頃謝曰。大人之議甚盛也。然舉自
 頃。始得毋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宗即位。
 召為太學錄。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垂
 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尊養時。臨至德也。不
 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常博士。賈貴妃有寵。頃
 言乞去。壘。賴以正主德。彌遠。謂頃曰。吾甥始好名。那頃曰。好
 名聖賢所不取也。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
 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頃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為樞密

院編修官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桧死所任不過万俟卨耳侂冑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又言內廷當嚴官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內侍陳洵益陰中之出知常州以吏部侍郎召言境土之感民生之艱因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然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心也罷去過疾使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頃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丞主簿入對極言買似道爲相禍敗關失除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籍錄其家惟青瑣耳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史籍

卷之七十三

太

楊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十世祖祥事親孝親亡泣盡繼之以血戚黨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封至孝公大異從胡宏受春秋登進士第調龍泉尉攝邑令提刑司遺吏和糴米二萬石適歲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卽以提刑司所釋者如價發糶提刑趙與憲大怒坐以方命移安遠尉邑有峒寇官兵致討積年弗獲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入賊峒賊聞尉至露刃以待大異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爲質偕其渠魁出降除四川制置司參議

官北兵入成都大異與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合門皆遇難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遷大理寺丞廷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楊大異耶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除提點廣東刑獄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祠之改廣西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除提舉崇禧觀封醴陵男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

洪天錫

洪天錫字君晦晉江人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令吳燧宣諭再三天錫力爭御札俾天錫易

史籍

卷之七十三

九

疏欲自戒飭之天錫言自古奸人雖兇勢怙寵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懲怙益甚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當積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地震大水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倫等懇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上力護之天錫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奸賍之老吏逮捕之兇渠

一寬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豫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皆良民也。疏六七上。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為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貽後人。改大理少卿。遷太常。皆不拜。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召。監察御史張桂勅罷之。天錫疏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竊奸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疏。精采銷喪。隱情惜已者多。忘身殉國者少。進工部侍郎。知潭州。力辭。進華文閣直學士。致仕卒。謚文毅。

徐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師事真德秀。舉進士。拜將作監丞。相史嵩之丁父憂。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關力爭。元杰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三

字

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體。大臣自盡大臣之體。王音賜命。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嘆。且大臣讀聖賢之書。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所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扶綱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特為陛下愛惜。桑倫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

起復之命遂寢。拜工部侍郎卒。元杰未死前一日。方謂左丞相范鍾師。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俄然大作。謂曰。不能造朝。至夜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駭泣。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死之遽耶。遣中使問狀已而。三學諸生代。則慰其中。勸乞大明典刑。臺諫交疏論奏。子直諫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建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鞠治。又改大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案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獄迄無成。海內人士傷之。帝悼念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謚忠愍。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三

主

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舉進士。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人治之。莫敢行。子秀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妖遂絕。知金壇縣。訟者使責。縣自詣里正并鄰。證來然後行。訟為之少。除浙東提點刑獄。安吉州有婦人。怨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貲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并殺以滅口。一問即伏。遂誅之。度宗即位。遷太常少卿卒。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爲考功郎，兼太子侍讀。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莫敢應者。伯玉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授，搢伯玉亦可以至此。」似道有怒色。似道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以參大政，會卒。伯玉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才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人，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伯玉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劉應龍

劉應龍，高安人。舉進士，拜御史。元兵渡江，朝野震動。罷丞相丁大全，復起吳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曰：「當遷幸。」又問卿

史

卷之二十七

三

何如？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羣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夜出象簡，宵疏稿授應龍，使勅潛欲誅之。應龍兩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降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買似道素忌潛及應龍，以諫議大夫孫附鳳去之。景定三年，權戶部侍郎。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力辭歸隱。九峯卒。

潘枋

潘枋，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枋對曰：「陛下承休上帝，飯德奸臣，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家奴傳

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親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僅僕疾視鄰里，生傷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殿中侍御史蔣岌劾枋策語不順，請罪之。不報。迨判潭州，日食上封事，曰：「歷寧初，日食詔郡縣掩骼者爲令，故王一杯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善其言，將用之而枋卒。

趙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登進士第，爲考功郎官。兼樂政殿親

史

卷之二十七

三

書進講，論聖人體元之道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與其札勅，林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慧星出，景緯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心也。鋼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精微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殷，而符檄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已，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

精擇才難

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有是數者必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誘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邪寺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戚里爲百姓之所共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閭閻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指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清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諛說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它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三

帝

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又曰戒御膳不若損內帑御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告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往復之會眷命降替之機也兼門史院編修官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破繁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閭閻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咸淳元年權工部侍郎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慾而空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

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祭以璧色以其國飲宴方歎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官闕不嚴而主威廢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最貪之部方嚴而隨弛官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袤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禱禳之小數以致彈墨未乾而拔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提出之徑已開命令不決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三

帝

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幸林林總總而挽公法毋墮於通言而亂舊章去譏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矣權禮部侍郎兼侍讀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崇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卒諡文安

徐霖

徐霖字景說衢州人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宰相史嵩之要君植黨霖疏言其奸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廉節之心今日之士大夫當

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換遺之。以風其餘。彼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其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官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丞相范鍾試館職。霖不與帝思其忠。親注霖名。霖言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擢秘書省正字。日食霖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精獲感泣。日爲之食。七年大旱。霖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霖遂去。因上遺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報。

史錄

卷之二十七

七十三

御筆改宜教郎。霖疏辭曰。向爲身死。不敢欺君父。今以官高而自昧平生。失其本心。何以白其素志。八年差遇判信州。辭十二年。遷秘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之。霖言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出知撫州。景定二年卒。

徐宗仁

徐宗仁字求心。信州人。舉進士爲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上書曰。嘗謂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缺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兵虛將惰。力匱財竭。環視四境。類不足恃。其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

陛下賞討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也。而自幹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逼國之所謂伏誅者。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德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關。至有欲偕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以重拂千萬人之心哉。夫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一隅。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罪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貨產。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知寧國府。德祐元年。授吏部侍郎。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史錄

卷之二十七

七十三

楊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彭山人。入太學。時言路壅塞。季冬。雷震。帥同舍叩關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不言雷激。

之使言一持傳誦之登進士第李廷芝辟主管理機宜文字時
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為事不可妄興蓋予民
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江北民力竭矣風寒之地為利幾
何安忍重擾吾民乎為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忠輪對言宋
受天命垂四百年天命久存之餘國脈瘡老之候此豈非一
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清明在躬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
豈但來秋之憂於時為夫尤軫覓陸之處遷太常丞兼崇政
殿說書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為三王罪人對曰齊桓公
當王霸片降之會不能為向上事業而獨開世變厲階臣考
諸春秋桓公初年冬書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

史記 卷之二百七十三

宋

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方訓春秋尊王之意
帝以疾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欲
幸久之將建宗陽宮壞徙民居幾旬驛然文仲疏諫曰移間
間之眾為香火之庭不得為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
黃老之居為輕重哉翌日而奏益懇至丞相賈似道怒曰楊
文仲多言出知衡州帝昇即位權工部侍郎兼給事中有事
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已
勝非跪所當親饗時丞相王燦陳宜中不協文仲言事危且

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
日不暇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元兵渡江畿甸震駭
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疾甚乞祠除知泉州卒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今國家治亂
必掀髯抵几踞躍自奮徐霖稱其如鸞鶴摩霄不可籠繫
舉進士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兵民以杆僥信
五年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適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
必至國必公消使陸景思上其稿於似道坐訕謗責居興國
軍德祐元年以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呂師夔兵至枋得走安

史記 卷之二百七十三

宋

仁縣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圍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
餘人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
奔信州師夔陷信枋得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
族中麻衣跣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又去
賣卜建陽市其後人稍稍識之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至
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
又明年行省丞相伯兀台奉詔諭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
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
詔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曰江
南無人才求一瑕呂怡甥程嬰杵臼所養卒不可得也村之

匹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
 無所容。志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
 監。而後我宋今年遣使祈禱。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
 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
 江南無人才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豈復有它志
 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得曰。元本
 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兵交
 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望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
 罷。行省為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閭。無毫

卷之二百七十三

三

宋史卷二百七十四

宋法。有司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召見。問
 以治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
 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備督治之。考課之方審矣。吏犯
 罪。退救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
 修其職業者。實多。或自州縣他日為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
 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無多云。
 陳靖字道卿。莆田人。選太常博士。太宗詔有司議均田法。靖
 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為相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
 選通知民事者為之。武。南京東西。檢貴荒地。及逃戶田。產募
 民耕作。賜之室廬牛犁種食。別其課為十分。賣州縣勸課。給
 印紙書之分。殿最為一等。且縣管堡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
 六分。三歲九分。為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十分。為中
 最。一歲五分。木及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最者。超資殿者。降
 資。勿州通以州縣田為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歲歲盡。罷罷官
 屯田。悉以賦民。量入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
 行之四方。下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願未能



也靖此策合朕意召見賜食以靖為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言其功難成靖欲假藉錢二萬試行之盛鐵使陳恕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乃罷之出靖知夔州遷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靖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家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詔靖條上之靖請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奸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下三司議不果行遷太僕卿以秘書監致仕卒靖錄所陳表章曰勸農奏議上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史記 卷之二百七十四

宋端渭南人拜左諫議大夫淳化中三吳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史養治之命端知蘇州端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歸端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發撫我以身病而辭焉非臣子之義也卒官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民邑尚寬曰土曠可以墾民稀可以招徠何必廢郡按視開元舊置召信臣陂渠故迹發卒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民日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以董用計口授之貸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為膏腴增戶萬餘

三司使乞拯上其事仁宗下詔褒之進一官賜錢二十萬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為天下倡王安石緣軼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遷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後守中山高賦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作陂堰四十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徙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以通議大夫致仕卒

史記 卷之二百七十四

韓晉卿字伯修安丘人以五經中第為大理卿開封民爭鵠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問而死殺之無罪晉卿坐以同殺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為自首安石復主之晉卿以謀殺當死被詔按寧州獄故事當入對晉卿曰三尺法具在豈應利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士大夫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鼎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謂宜峻猛旦治以和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人願勿為慮俗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欲權以楮券而有司為之益多致民間不行帝曰朕為卿損數百萬虛券別

給緡錢爲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羣民不受重費以教
做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仍故復知成都朝廷開西
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
爲蜀患拒却之威州守焦才叔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勸才
叔爲奸利歛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以罷恭孫代之恭孫以
罪去旦復知成都時邛邛蜀陽延俊納土榷審院以林旦旦
曰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爾耶力辭之卒贈太中大

道學

周敦頤字茂叔管道人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部使者薦

之謂南安軍司理泰軍敦頤博學力行問道甚早嘗作太極

圖易說易通洛人程瑄極通守事因與爲友使子顥願往受

學焉歷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或諧敦頤抃頗疑之及抃

守虔敦頤通判判事并燕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吾幾失

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

獄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焉廬山蓮花峯下有溪漱清澗寒

下合溢江敦頤樂之因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而築書堂

其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其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史記卷之七十四

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自濂溪始因

元公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靜三

日三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以殊歸之邵伯溫作湯學辨

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廷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

伊川指而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

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

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作濂溪詞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

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

自有所見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養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程顯字伯淳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郭縣主簿縣有

登官以貽擢聞。帖力自恃。監司州將憚之而未發。頴至。其人
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獨
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
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私償其所盜。以去。調
上元縣主簿。頴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謝景溫尹金陵。說春秋。頴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頴曰。
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
非通易能之乎。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
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常遠出治疾。生
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因出懷中一書。記曰。某年月日。抱兒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七十四

七

進尚德之風日衰。非朝廷之福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
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
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
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
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
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
日之事。塗炭天下。須兩分其罪。可也。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
官曹村瑋。次頴謂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
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
頴。命善泅者渡决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將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七十四

七

付不用之

淳耶子時妃不可言。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游太學。胡瑗以
顥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頤論大略。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
哲與頤賡齋。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以司馬光呂公著薦。除
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
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為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必延名德之士。使與
之處。以薰陶成性。陛下富於春秋。雖唐聖得乎天資。而輔養
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人
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頤選名儒入侍。勸講。講

史記

卷之七十四

人

罷留之分。面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
養成聖德。頤每進講。繼以諷諫。開帝在官中。望而避。雖同有
是乎。曰。然。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可也。四月。何以
暑熱罷講。頤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
間起居。因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
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下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
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上疏太后。言今日
主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有輔養上德。而補養之

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勉
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
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
他職。請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不報。二年。奏。邇英暑熱。
乞就崇政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願言祖
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
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上忽起。憑檻。戲折柳
枝。顧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責理
。亦曰。上藩邸。嫌名也。願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肆
之過。至南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

史記

卷之七十四

九

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
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奏曰。除喪而用吉禮。或因事用樂。可也。
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乃罷之。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頤以
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
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
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
地。頤非羿也。然開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
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太后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願
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西監之命。願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洛尹李清臣。即日追

遺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那恕之爲耳顧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顧謂止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口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順欲與之言老父徑去治北山有巖顧與州人黨定其跡其中浩人名之曰讀易洞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同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義當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詔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顧

史綱

卷之二十七

十

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紙題顧願辭之族子公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嘗謂願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悅而願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願請宰相日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

史綱

卷之二十七

十

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連章詆顧不宜在經筵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顧爲首而宋尤庭買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眾熙豐川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善議惟目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顧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勞筋苦骨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將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且爲天地間一蠢唯緩緩望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浩人祠顧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張載字子厚邵人年十八上書范仲淹言兵事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語弟子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微生報講與二程語問學之要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召見上問治道載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

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
風如教玉人追琢則人故有所不能執政然所語多不合
既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飛以直得罪
數謁告西歸遂發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
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
有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世稱橫渠先生熙寧九
年秋感異夢以所著正蒙屬門下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
所得也載每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爲急嘗
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

史律

卷之二百七十四

主

悅之者聚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特上未
之行爾又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
古法其買田一方盡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
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教災恤患教
本抑末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
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載至都有上書欲行古
冠婚喪祭之禮者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
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人
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以賁程顯類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
子厚平生用心欲幸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

生無爵元無諡魯謂大夫以上也桓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
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
子問曰賁不諡賁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
稱祖爲非禮况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諡之不聞
弟子復爲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厚恐不合於古禮其以
康文範問靖節王文中孟貞耀爲比易若以孔子爲比乎載
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死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
不若曰東西銘願又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
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康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暴露而
言多室小出人時有之明康所照者如目所親觀微盡載之

史律

卷之二百七十四

主

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漸
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謹日明公封邵伯從祀孔子廟庭弟
起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論王安石擅國亂法請以
韓絳之說隨臺臣又用李定章繼續而來并萌漸盛日惠
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其奸豈宜勸講君側善數十上又請
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載曰載之狂直宜爲公笑然
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載曰公亦不得爲無
罪耳有魏色迷惘病出監司竹監舉家不食荷卒官
邵雍字九夫河南人爲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
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

賈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未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
是矣遂不復出初至洛蓬草環堵不蔽風雨躬糲糲以事父
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嘗獨司馬光
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
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且則葵
香燕坐父則酌酒數杯微醺即止興至吟詩自怡嘗以春秋
時出遊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致雖
童孺奴隸皆驩愛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乃
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
事雍二人純德爲鄉里所向慕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母爲不

史綱 宋之二十七十四

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必之雍雍德氣粹
然望之知其賢者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
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
德不賢者服其化與富鄉早相知富鄉人相謂門下士田樂
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
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鄉固明堂裕享
叔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
不起熙寧二年呂誦吳充薦雍除穎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
受命卽引疾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
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

此良佐所
謂小兒

司馬前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遇曰自此可時相
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爾謝客常令二蒼頭
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
忘却柱杖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謂司馬光曰雍欲親化一
巡程順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曰主張雍曰無可主
張者七月四日五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程順
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
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
雖同尊聖人所以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
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皆

史綱 宋之二十七十四

雍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
韓維請謚于朝賜謚康節歐陽棐嘗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
正奉大政臨行告棐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棐至洛
見先生先生爲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曰足下無
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
亦何事乎後二十年棐爲博士當作誥議乃恍然周省先生
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謝良
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
做小兒樣看程順云堯夫欲傳數於某一日因監試無事以
其說推養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先生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

大驚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雍疾革。顧問從此未決。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人云。有新報。雍問有甚事。曰。某事。某日。我封為收郊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甘肅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不二年。上川而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青六。鳥退飛。鵲鵲來。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雍之病。北人皆苦之。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

史稿 卷之二十七十四

宋

住官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乃曰。洛人見恨。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花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欲從雍傳數學。雍為問其端。惇和叔接引古人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本有許多言語。故叔和留別詩有云。圯下每憐呼孺子。林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云。觀君自此諸葛亮。願我殊非黃石公。勝。

員佐云。堯夫之數。那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逞顯。顯。識難。論議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搢世事之已然。者。皆以為雍先言之。亦未必然也。雍病革。溫公二程共議。喪事於外庭。雍知其言。謂子伯溫曰。諸君欲壅我近城地。當從先望。爾伯溫字子文。調長子尉。察確罷相。邢恕移河陽。請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諸關恕召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頗巧。

史稿 卷之二十七十四

宋

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先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尤之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既而梁燾劾安世請誅確。論恕罪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言。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誨植曰。溫公之孫。太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至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營事康節。偶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伯溫以。

此誠之後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乞解元祐黨。及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擢提點成都路刑獄。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葬嘗謂伯溫曰。世亂蜀安。可以避地。伯溫官成都。載家入蜀。故免於難。嘗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仁人長者之用心也。劉摯果王。嚴受劉安世疾惡已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趙鼎少從伯溫游。表伯溫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直言廢崇寧。世以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師事二程。良佐初見程頤。頤曰。此秀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四

太

子。良佐得聞將來可望也。一日。問弟子曰。爾輩在此。只是學。良佐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弟子請問。頤曰。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每舉史書以對。頤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面發赤。頤曰。此便是羞惡之心。及見頤。良佐又却遂行看過。不遺一字。良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既而見程頤。頤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良佐曰。也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向達處。頤點頭。因語良佐曰。此人為學切問而近思者也。後良佐告歸。應舉。頤曰。何不試太學。良佐曰。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也。頤曰。汝

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良佐乃止。是歲登進士第。望應城。胡安國以興學使者行部過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廷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人須知命。子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宗。但見太子涕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乃知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又言舊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踏險。以習之。朱熹云。顯道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士。皆稱其言論閑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又曰。孔門只說為仁。顯道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四

太

是為仁。顯道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再轉而為陸子靜。顯道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顯道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與游酢楊時呂大臨稱程門四先生。顯道有尹焞字彥明。洛人。師事程頤。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意尚可以子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其母陳氏曰。汝以善養膝。以孝養也。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執舉。焞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議稱。焞以為行稱。願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尸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神師道薦焞德行。可

備勸講召至京師辭歸賜號和靖處士御史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奏留之不報金人陷洛合門被害焯死復歸門人昇置山谷中劉豫以禮聘之焯不往以兵脅之焯奔蜀得程頤易傳於其婿邢純并而受之因止于涪洛願讀易地也三畏齋以居郡人不識其面待讀范仲舉焯自代授崇政殿說書以疾辭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

宋之七十四

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至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焉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教釋不過師於師者若合其所學是欺君父也加以疾病衰耗不

皆其痛切
以道始
不知人不

兆之心無有乖離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遺來真寃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是舍其大而恤其小也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勤苦之功當盡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又况使人之來者為詔諭要以割地今以不共戴天之仇而反割地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又遣秦檜書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腹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此者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

史

卷之二百七十四

主

亦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無之梓官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知天下方以此望相公親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悌通於神明富彊成於道德不勝幸甚竊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回辭新命進徽猷閣待制又辭言臣職在勸諫有言陳力執刺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名用守道之節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穴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常不量分

此語對蔡京說亦如

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奉功勞，可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撥給糧糴，年重者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疏，放歸田里，以厚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十二年卒。願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字中立，潯陽人。中進士第，程顥與弟頤講學於廬山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兩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頤，其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四

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頤卒，時聞之，設位哭。廬門以書赴告同學者，後見程頤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頤偶寢坐，時與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知淵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有使高麗者，因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亦言之，召為著作郎。時言：燕京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箭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金人入攻，時閉就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當自奮，屬以疎動觀聽。言既黜，在朝淮南漢謀論黜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聞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私意

亦明以書遺蔡京

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近遼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聞京城動，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今諸路為合之衆，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重賞為三路大帥，敵人侵軼，棄軍而歸。朝廷置之不問，故渠方平何灌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重賞，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除右諫議大夫，金兵既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塗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四

嘗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欽宗詔出師，執政以議和沮之。時拉疏曰：聞金人駐蹕相，彼人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晉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而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故罷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予之，是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收盟之大者。宜以肅王為同，背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太原圍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乞誅古以肅軍政，命他將代之。不報。李

網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論王安石邪說之害。安石遂降從祀。陳官鴻。解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提舉崇福宮。臣辭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云。遊酢字定夫。建陽人。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為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問謁時將樂溪上。吟

詠而歸。恒充然自得也。采祖宗故事為建堯錄。靖康中。提舉

閣下。介固雅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怒。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諡文質。不顯官而以主簿賜諡不顯士之有諡乎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游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

史紀 卷之二十七十四

玩有會於心。於是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高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人淺深。誘教不同。而要以身自習為本。其言曰。學問之道。下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用力既久。庶幾漸明。講學始有益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所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語。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其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則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學在沉潛。然後氣味深長。嘗曰。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沙縣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熹稱侗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問句。似無甚可否。及其問酢事變。所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言自從侗學。辭去復來。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卒年七十一。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司勳吏部郎。泰檜議和。松極論其

不可貶外。蓋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於九溪，寓舍少受業於父友劉子羽子輩兄弟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同安簿。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嘉上封事。明年召對，除武學博士。以和議不合歸。陳俊卿胡銓薦之，屢召不起。上曰：「嘉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嘉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修白鹿洞書院立學。規六年夏，大旱，上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觀察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陛下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端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不過離觀自守，未嘗敢一

史綱 卷之二十七十四

美

言以斥之，其稍畏公論者，不過論其徒黨，終不敢排其根株之所在，勢成成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君也。」陳俊卿以舊相入見，薦嘉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丞相王淮除嘉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言近習之勢日重，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竊發，災異數見，餒饉薦臻，群小皆得滿其所欲，陛下顧乃獨

此考學

受其獎，上為動容。嘉賑濟有方，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可觀，除知台州，舊守唐仲友與王淮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至，台得其奸，駐事劾之，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固辭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淮既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封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邪？淮為相，能

史綱 卷之二十七十四

美

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十五年，熹入見，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臣反覆思之，無乃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致其決，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動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謐然，無一念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言，為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上曰：「久不見卿，今

此考學
人人皆
學也

孝宗欲處
意清受事
將以爲何
必以堅子
引解

雷庭卿清受時曾親已死王井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嘉力
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嘉曰小人無才安
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疾辭本部侍郎林栗劾之上以栗言
過當黜栗知泉州授嘉江西提刑未踰月再召嘉嘉具封事
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
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嘉嘗
患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州漳州三州經界嘉訪事宜
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蒙右以爲不便沮之除荆湖南
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罷除知漳州黃裳爲嘉王翊善
自以學不及嘉乞召爲官僚直講彭龜年亦言之大臣宰相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四

夫

留正曰正非不知嘉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事衆
在嘉耶問嘉名每恨不得嘉爲講官及卽位除煥章閣待制
自請嘉入對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實紹丕圖可
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未嘗有求位之
志也元未嘗求位之心以嘉引應之誠極溫清定有之
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嘉所以所講猶次成映以進上開懷
容納嘉奏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嘉奏禮經
自今予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新衰三年嫡子一爲其父
後不能復位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義喪自漢文短喪歷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

安有補一
於二之理

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盡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
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
問者太上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繼大統承
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之法而一時余卒不及詳議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
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務殫引禮
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可再失孝宗附廟議迭毀之制孫達吉
曾三復請併祫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正東向之
位而遷毀祖於夾室嘉以爲藏之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
於子孫之室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得禮之正合於人心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四

夫

所謂有舉之莫敢廢之乃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
者執政不以聞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嘉數以爲
言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使使客嘉難論左
右稱病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卿卿者艾恐難立請
已除卿官觀丞相趙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嚮
謀得已而等付嘉嘉諫乞留嘉不報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初
汝愚爲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嘉獨然以
侂胄用事爲慮屢爲上言又以書上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
勿使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嘉去汝愚亦以誣誣
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慶元元年侂胄誣嘉不就講席州

熹自念身雖還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草書極言蓋邪黨主之禍將上之諸生更諫熹以策決之遇趣之同人熹然然乃取諫稿焚之自號遜翁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劾熹詔落職門人蔡元定送道州編管四年乞致仕依所請六年三月辛酉改太學誠意堂午刻熹下不能與甲子移寢中堂而逝年七十一葬大林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子羽寓居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草廬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何澹為中司阿附侂冑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拭所禮及為諫官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

史

卷之二百七十四

學

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國為不軌宜諭大臣權任進擬前御史劉三傑論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為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覲伺神奏命草詔論天下選人余嘉上苦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御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熹笑而不答籍田令陳景思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為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

第一作

史

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移議時政得失舉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侂冑死贈熹寶謨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立贈太師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熹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詔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張二程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子在吏部侍郎文武而後熹者熹有聖君不暗有孔子而後熹人時有聖人不暗有三代下之為臣國事雖正者有之矣至熹其君以為我為仁君其人也故文公之論格於不令孝宗且曰熹仕乎孔子派流於定矣之謂此聖人之大也

史

卷之二百七十四

學

張拭字敬夫浚之子也從胡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孝宗即位浚起請籍開府治戎泰佐極一時之選而拭以少年周旋其間嘗入奏軍事孝宗異之浚卒湯思退主和議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宰執敢諸將毋得輒進兵拭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異時朝廷與金人講和猶然族道玉帛之使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重為群邪所誤以德困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宜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亦何功之不濟哉不報宰相虞允文重拭數遣人致殷勤拭不答除吏部侍郎

時謂金衰弱可圖。議遣使往請陵寢故地。有以無備召兵爲言者。輒斥去之。拭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拭曰。不知也。上曰。金人機讎連年。盜賊四起。拭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拭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目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設。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然其言。因出所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之。而議者猶以爲憂。則其卑陋畏怯。固已甚矣。然臣竊揆之。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平居素定之時。而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四

七

不在於兩陣夾機之日。上改容竦聽。拭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戰守爲一事。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卑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陵寢故地。不難歸也。上嘆息。以爲前者未聞此論也。嘗謂上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拭極言其不可。且請朝堂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師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復言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均二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

武臣之怒。命乃寢。出知袁州。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廣南西路。所部十五州。荒殘多盜。拭簡閩州兵。汰冗補闕。籍州縣卒。伉健者以爲用。科鹽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拭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斬之。有胡奴在其中。命釋以歸之。北人蒙服。卒年四十八。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四

七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受業朱熹。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之。熹作竹林精舍成。邀幹書。有他時可訪。直卿代即請席之。語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有託。可無憾矣。幹持心喪三年。調監石門酒庫。幹促曹誅用兵。吳玠帥湖北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知漢陽軍。值歲饑。糴谷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以乞假辭罷。然後施行。荒政具舉。旁郡饑民。惠撫均一。春被水。由安慶相去不遠。民情震恐。幹修守備。分城爲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然後委官吏富公士人分料主之。日治府事。晚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成。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携幼。

宋用此等
人安得不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四

七

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履之。命具酒炙。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異也。不受而去。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寒潦月餘。城屹然無虞。舒人相謂曰。不殘于危。不陷于水。生我者黃父也。徙和州。幹移書制置李珪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精器。以資其用。不過數月。軍政可成。珪不能用。珪往維揚。視師。招幹偕行。珪幕府多輕佻之士。僚吏謀畫。皆阻抑之。人心不附。時流移滿道。而諸司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揚州。辭郡乞祠。閉關謝客。復與珪書曰。浮光敵退已兩月。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堅甲利兵。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岡老幼。俘虜殺戮。財貽東越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求。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復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實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答請宴賓。亦然。又聞僚屬亦為那。人軍士聞之。豈不痛憤。且觀牡丹之紅。豈不思邊庭之流。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四

七

血聞管絃之咽。豈不思老幼之哀號。睹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食酒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饑餒。較國深侵。守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猷以十六縣之眾。四日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尚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眾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保。蕪黃不保。則江南之未幾。光新黃州繼失。幹力辭去。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宏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倪仰其師。舊跡。辭乾坤二卦於白鹿洞。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名幹入對。在位者忌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乃群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曰。蓋請降寺以處之。質疑請益如嘉時。命知潮州。辭乞致仕。卒。贈朝奉郎。謚文肅。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中進士第。從朱熹學。為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折衷之。熹謂人曰。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皆雲集。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通判潭州。史彌遠殺皇子。燔曰。三綱絕矣。自是不復出。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史

臣李心傳曰李燾朱嘉高弟。經術行義。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燾嘗曰。凡人不必待有位。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推以及物。即功業矣。又曰。仕官至廉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野者。不至若後氣。養移體。因前古語口。分之所在。一毫磨擊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貧賤思難。處之若平素。與黃幹並稱曰黃李。

史緯卷二百七十國終

史緯卷二百七十國終

素

史緯卷二百七十五

宋史五十八

列傳

儒林

蘇崇義洛陽人。周顯德初。為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五年。葬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五年二月。祫祭明年。禘祭自茲後。以五年為禘。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殿主。而行禘祫。其証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大祠。太學博士譙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祫高祖。

史緯卷二百七十五

宋史卷一百七十五

至文帝。亦祫三帝。而行禘祫。其証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梁武乃受命之君。裁造尊四朝。而行禘祫。其証三也。則知祭者。追襲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則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非關宗廟備與未備也。帝從其議。世宗命崇義奏定郊廟祭玉。詔翰林學士賈徽統領之。崇義因以三禮圖再加考正。太祖建隆三年。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絹帛。崇義復陳祭玉。兩登寶同之說。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琬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吏部尚書張昭等議。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

然作之延
能有所利
乃請得國
用以獻

大璋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
人君郊祭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生
之數情亦奚安又崇義欲去金用鐵臣等接易云坤爲釜時
云惟鈞及釜春秋傳云鈞釜之器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
外禮圖誠不可去又周禮有省廢之儀禮有丰殺之文詩兩
國之三禮圖述行於世并書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其年華
美享禮二十年世推該博郭忠恕嘗嘲其姓曰近貴金爲
舉能卽作璧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應崇義曰僕不能爲
聊以一聯奉答云勿矢有三耳全勝萬二心蓋因其名以嘲
之忠恕大慙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云

史碑 卷之二百七十五

耶揭字叔明齊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九經及第轉國子博士
遷爲諸王府侍講其宗卽位揭自陳夙侍講溫是有寵大
受詔與杜鎬舒雅等校定周禮僉公羊穀梁春秋傳并
經論語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上幸國子監
直書問經義幾何揭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
義皆具臣少從師兼儒時經具有現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
傳焉今板本六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達展之幸也上
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先是印書所費
餘紙皆以供監中雜用揭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
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寒落一日上從容語及官邸舊儀

其論表殆盡唯昌獨存賜白金千兩詔其妻至官庭賜以
帳黃白銀麻老故鄉在曹州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
郭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昌言楊
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翌日謂宰相曰此
可見其志矣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入辭賜裝衣金帶開龍
岡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詩二首賜之預命者皆賦又令
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昌表曹
州父老請車駕經由本州令濟陰令王贊都送詣闕優卹答
之昌進禮部尚書上勤政惻農水旱不時憂形於色以昌
素日田事每訪之昌采老農祭陰晴豐凶狀候以對又言農

史碑 卷之二百七十五

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青災歲必有
其一和戎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饑爲甚蓋田無賦庸悉不
可故所須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
楊太醫診視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繼解
于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加於貴者
以恩舊故也召其子知東明縣仲實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
踰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得撰禮遇獻之
太宗梓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共悅同衛紹欽曰昌爲書
主講說魯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昌經義昌每至發明
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因內閣學官寬而

稱善召易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易言家無遺稿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昂卒詔寫二本一賜其家一置家中昂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甄誦說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鞠得狀欽若自訴詔昂與逆貳覆推昂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德之昂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力焉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擢龍圖閣待制與以經術進守道自處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

史籍 卷之七十五

應告再拜稱萬歲又召同與與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封禪又將祀汾陰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與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舉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又與漢異矣古者闢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立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可乎

史籍 卷之七十五

為陛下不取也帝復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與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病於水旱江淮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於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奢張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遑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而陛下俯從奸佞違棄京師仍歲薦饑之墟修造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瘼不恤邊患安知今日奸宄將無窺伺於肘腋敵國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實畏天災尋詔停廢今奸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勛未集而付陛下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述先帝之志反務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是國虜姑息於繼遷曾不思

五

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變
畢東封，便議西祀，輕勞車駕，虐害饑民，與其無事，往還便爾。
大成助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之資。臣所
以長嘆而慟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造豆，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周
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下終賜裁
擇。又言古者五載巡狩，以觀民設教，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
望秩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賜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
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
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惟陛下深察其妄。六年，上將祠

史緯 卷之二十七十五

太

于太清宮，復疏諫，上雖不能用，而嘉其忠。出知兗州。天籙
中，未能厭天書，復上疏曰：未能奸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
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闕巷，
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無敢言者。先帝時有疾，莫陳利
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於鄭州，可謂英斷。願
陛下法先帝之英斷，庶幾災害不生。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
爲翰林侍講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
宗意或有不善，輒則拱默以俟。帝爲疎然改聽。帝與皇太后
慶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之。請致仕，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屬
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字以賜，詔群臣卽席賦詩。太

后別出珍器勸酒，翌日，與入講，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
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
婢妾謂于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贈左僕射，諡曰宣
知。蔡州大水，緣城隍入，瑜使囊沙數千杆，其衝城得不壞。真
亡時，朝廷錄其子孫，瑜子爲諸孫長。瑜曰：吾恐因父喪而官
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舉之
而復首之，吾不能也。歷工部侍郎。

史緯 卷之二十七十五

太

開寶中，謬薦之，召見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自
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無以裨聖化，願生
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聽之。以衰老求歸，尋拜
子博士致仕。賜茶藥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
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昭素謂穆曰：子精理，往往出吾言。其
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拜秦知
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正術
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治所居室，木材積門中，夜有盜挾門
將入，昭素覺之，自門中潛擲於外，盜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
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曰無。

然後出于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爲則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擢國子司諫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衣食之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吳郡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殊尙有虧卑樞失所遂至玄黃致弊今乃欲禁蠶事甚無謂也唐制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

史緯

卷之二十七十五

九

止充賦調之用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國必有因緣爲殃滋彰捷亂民豈皇寧上遂寢晚蠶之禁維復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備馬也原再也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蠶出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早蠶之後重養晚蠶晚蠶之商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殺矣臣見洞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授典據助成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蠶蠶塗馬商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

又一部

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驕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拜國子祭酒兼工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太宗尹京日維爲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卽位後維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爲司業卽以授之時使外國者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耻衣緋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賜以金紫及爲祭酒又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親戚故舊有寄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昔田敏晉朝任祭酒兼侍郎願備

史緯

卷之二十七十五

九

前例兼領庶幾美稱上從之儒者惡其驟求無退讓之風繼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爲黃門所發維憂懼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教而不問
辛文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初時從之肄業周顯德中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文悅久不獲按見一日宴進軍馬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喜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來自至太祖異之及卽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選員外郎又召張道張文旦皆與太宗同學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長安人父成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嘗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爲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爲實周樞密使王朴將薦之會朴卒覺不得志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羣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覺舉九經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龍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坐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易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賜帛百端直史館遷司門員外郎卒子宥諫議大夫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五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率無矯飾師河南程修方舉寡合之才亦類加訶怒而事之益謹修受易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後世鮮有知者修以授之才爲養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郡縣居母憂上蘇門山布裘蔬食躬養以養父之才來訪勞苦之日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徒簡策者其物理之學何如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久不調石延年曰特不足以容君君胡不歸之才遂辭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初范雍自

范建節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之才曰故事也及之才再至雍以孟守請安陸之才見之洛陽前日相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辟澤州判官劉義舉從受曆法世稱義舉曆法遠出古今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之才授之轉殿中丞卒于懷州尹漸守懷哭之過哀亦主朝旦字周父渤海人舉進士第一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李氏時所度僧十汰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安而爲盜悉驅爲兵遷左拾遺盧多遜貶趙普罷相時河夾韓村等塞旦獻頌有曰我防大患河豈能敗逆還遠投好普屏外太宗謂宰相曰胡旦狂躁如此此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起爲左

史錄 卷之二百七十五

補闕遷司封員外郎有儲蓄人懼且與之善爲改姓各賜周以爲府馬周復出上嘗欲時政自薦可爲大臣衆任公輔者十人頗流海岳旦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被劾釋之改刺部郎中母喪既除言父卒時詔奪哀從中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少監致仕旦喜讀書所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斷大硯方五六尺刻字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視晚曠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柘民間知襄州王田爲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塋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專王

要後十二篇大約本於歐陽而增新意年四十不娶李勉知
其以弟之子妻之復猶豫未許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
不下十人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成丞相
乃許孔道輔問復名孰見之介執杖歷立侍拜則扶
其行時亦然復介為學官謂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
范仲淹宿獨言復有程衡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車駕幸
京師請大銀魚召為通英閣直學士人孔直溫敗
為復詩坐貶皮州監稅遷陵州通判翰林學士趙鼎等
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召為直講遷殿中丞卒賜諡
直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

卷之二十七十五

石介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遷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
無擇就復家錄書十五萬言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介守道充州人進士及第有志向好書疾惡吾聲名過
者以為躬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魯人號徂徠先生為國子
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杜衍韓琦薦之擢太子中允直集賢
院會夏竦罷樞密使以衍代之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
皆幼韓琦同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
此盛事也歐須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惟仲淹
第一愛一契又曰東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鉅斯脫
其師孫復兄之子子禍始於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仲淹

人為

等為黨人歐陽修作朋黨論上之請辨邪正介嘗奏記於
貴以行仲周之事疎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作
廢立詔稱介所撰上雖不信而仲淹獨不自安於是弼使河
北仲淹使河東介求外補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
誣陷使人焚丹謀起兵為內應事下知州杜衍衍會官屬議
之學書記龔鼎臣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
死衍疎然探懷中奏稿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七年疎又疏
介說房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
弼相驗視朝廷詔監司體量提刑呂居簡曰今被謀殺弼而

史錄 卷之二十七十五

介死則將奈何且責聖必有親族門生會聖及曠飲之太
苟召問無異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遂奏乃
免弼弼子弟得免他州久之得還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
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契一契之詩激之
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
仲淹字興之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
仲淹非古制罷之授秘書省校書郎教授湖州暖教人
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
愛如其父兄從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

法者為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遇與近臣太常官議遂與作樂事授副子監直講樂成加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禮部所科士瑗弟子常居半嘉祐初擢太子中九天章閣待講仍治太學以太常博士致仕朝士祖饗東門外時以為榮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同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撫及卒詔贈其家

史林 卷之二十七十五

曆天文五行志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為太學助教上明堂圖序曰不發又陝西鉅大縣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未幾仁宗不豫又月入太微義叟曰義叟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日葵丹主其死乎果驗義叟未病自得地於父冢旁占庚穴詰其妻曰吾至秋必死及卒遂葬之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范仲淹薦為太學助教上明堂圖序曰考正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兩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室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室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

言四室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置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置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大戴禮虞德記明室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

史林 卷之二十七十五

圓下方八憲四闕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為堂上門旁夾兩憲所謂八憲四闕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左个右个之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乃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禮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非白虎通亦無以知室之制也蓋崇義謂秦人明堂圖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與禮記

然之則西門之外九乘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戩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阜庠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門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蓋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為應門今明堂無路門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夫路寢之前則各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變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矣變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刻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嚴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七

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總期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以是合大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因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各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大戴禮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人窻四間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附於

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為太學說者卒

王回字清父候官人舉進士為衛真簿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然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可廢也且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兄之於弟有過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則皆受其難故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其不可廢雖百代可知也若夫朋友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七

異在我是漸廢之由也是以聖人崇之以勸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體一體不備何以成身人有五倫一倫不備何以處道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有告吾過也而吾聞其過樂與之友者誰乎退居潁州薦知南頓縣未任而卒回與處士常伏友善然軍中伏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鄭社齋郎之報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七

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傳之詳。以
求經之微。折衷三傳之異。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韓莊
周書曰。思善言。理未至於窮。窮理則好惡不穆于聖人。孟
軻足已。其議論若是。舉進士官太常博士卒。

喻榜字子才。嚴州人。中進士第。趙門去樞筦。居常山。榜往謁
因恨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
誠意多而語言少。榜奇之。引為上客。兩都督川陝荆襄。辟榜
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榜謂門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
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門曰。中國累年。遐邇
不振。賊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成否。則非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五

大

門所知也。榜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迫君父憂。門曰。策安
出。榜曰。張德遠有重望。今居閩中。若使為江淮荆浙福建等
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閩。府庫軍旅咸殷。皆得專之。宣撫
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門曰。諾。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定。
非得大臣相應。授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
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榜往來門浚間。多所裨益。授秘書
省正字。念人既退。門浚相得。甚人知其將並相。榜獨言。二
人宜且一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
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
者自相背戾矣。後如其言。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

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榜言和議
非便。秦桧既主和。言者劾榜誹謗。出知懷寧縣。致仕。檜死。知
新州。淳熙七年卒。榜善鑒識。建炎初。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
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榜作二簡遺之。後果然。榜二
女。富人請婚。不許。見汪洋張孝祥。曰。佳婿也。遂妻之。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登進士第。為秘書省正字。孝宗初。政
銳意事功。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
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
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
由三省。防此笑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五

本

行。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庸未
已。惟李寶提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居亮之階。今寶罷兵。允
文守喪。此公論所不平也。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言淮上集
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
善。樞密部尚書。出知泉州。致仕卒。諡文簡。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
朝始。四方來學。常數百人。光朝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
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
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
進士及第。為廣東提點刑獄。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

鮮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推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分控要害。令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以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破之。帝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拜國子祭酒。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稱善。賜金紫。除中書舍人。時謝廓然。山留觀薦除殿中侍御史。光朝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不拜。提舉興國宮卒。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萬里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名請潛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淳熙十二年地震。上書曰。竊聞陰者剛。

史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三

緩急准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北人日繕治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

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聞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春王正月。兩日相摩。五月庚寅。地震輦輟。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閭閻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分耳。萬一士卒怨怒。可不爲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病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

史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三

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陸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入。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謝玄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劉惔知其必勝。蓋履屐之微。玄無不當其任。蒲博雖戲。溫不覺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願陛下以重留之心。而重剴製使東。

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備備敵之策。庶幾上可以消天變。下不至墮敵奸矣。東官講官閻帝親提。乃侍讀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萬里疏朱熹袁樞等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四年夏。早。萬里言。早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人之所以早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還秘書少監高宗。前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泰。央庶務。萬里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五

圭

上疏力陳。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奮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等配享。萬里力言。張浚當配。且詆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即位。為秘書監。言天下有無形之禍。惜於權臣。而憂於盜賊。其為朋黨之論乎。若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察天下之賢。莫如朋黨。黨論一出。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代於天心。公聽並觀。君子從而用之。小人從而廢之。勿問其基黨某黨也。又論自古人主。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

已可不懼哉。為江東轉運副使。忤宰相意。乞祠。自是不復出。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開禧元年。召復。辭。卒。年八十三。韓侂胄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不答。侂胄怒。萬里家居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嘗偕萬里憂憤成疾。凡邸吏之報時政者。家人皆不以告。忽族子白外至。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呼紙書遺命。筆落而逝。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里。學者稱為誠齋先生。謚文節。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又友張栻。朱熹。講求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言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五

圭

國朝文治可觀。而武備未振。故雖呂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今日當激厲而振起之。遷著作郎。孝宗命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查更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命祖謙類為百五十卷上之。名皇朝文鑑。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少下急。一日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祖謙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

二體原不
能求

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各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韓侂胄設偽學之禁登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詔謫道州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奈同契疑義相扣開行列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即起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皆嘆息元定不異平時熹謂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卒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于沉行三千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從元定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書

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實所能避也斯言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避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聞三日卒從胃既誅贈迪功郎諡文節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卒通讀隸書易意雖釋諸書皆與元定泰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恒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其於洪範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

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失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理益勝矣從元定詣道州既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隱居九峯學者號九峯先生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登進士第調興國教授湖南茶寇將及邵境舊有義社以備寇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不欲九齡曰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文事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書

武備一也遂領其事調度有方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奇鮮知學九齡端矩獲勸後引異士類興起以募去服除調全州教授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贈直祕閣謚文達九齡與弟九淵相為師友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

陸九淵字子靜初時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覺若傷我者伊川之言矣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以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

海西海
也心同
也同也

今日宇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長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登進士第考乞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然永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救人除國子正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官聽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五 表

者溫寒壑巷貴溪龍虎山有別岡九淵登而崇之結茅其上由高五里其形如象名之曰象山學者稱象山先生九淵與朱熹辨論太極同說不合屢書往復學者因貽書誅之熹云南渡以來人字著脚理會者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祖謙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為實淳血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九淵與熹祖謙會于鵝湖九淵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折及至鵝湖祖謙問九淵別後新功九齡舉詩幾四句熹顧祖謙曰子詩早已上子靜船

了也朱以陸之學為簡畧陸以朱之學為支離及熹為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有此溪山運有此佳客否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一章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病之病嘗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知荆門軍嘗與僚屬夜坐有老人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所殺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稱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之一訊即伏盡得所竊物還訴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五 表

者有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李源者即其人也郡以為神荆門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乃請於朝而城之荆門庫藏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口差使臣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薦其官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

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今吾亦將終矣乃沐浴衣端坐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成閩攻蔡州而金兵趨江上詔閣還師入援季宣說宣諭汪澈以閩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乘勝下穎昌道陳汝趙汴都金必內顧萬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升大理寺主簿淮北民多欲塞宰相虞允文遣季宣收以實進季宣表廢田相原隲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謂人曰吾非

史

卷之二百七十五

宋

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地有警因以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斬則西道有屏蔽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引進私人魯井兩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號令雖自中出而權柄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烹阿封卽墨而在烹左右之常與者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復進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深陽南壁向閣居巢庫廩如故乃間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習陰

擯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不加深察臣恐石顯王鳳之智中也帝稱善除大理正卒年四十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患科舉程文之弊爲文章自成一家名擅當時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爲太學錄通判福州光宗立除吏部員外郎傅良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盡白都人聚觀嘆號曰老陳郎中輪對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祖宗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欵則常平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椿起於熙寧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

史

卷之二百七十五

宋

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至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爲率引盡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于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而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夫天命之未未不在民方之寬不寬耳陛下宜以救民爲已任進行祖宗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今天下之力竭于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雖欲寬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

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遷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光宗以憂疑得疾，自是視事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抑某人，奸險之徒，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孝宗重明節，光宗以疾不往，傅良上疏曰：「陛下之不遇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反覆論之，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瘳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過重華宮，百官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辛

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趨引上福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乃下殿，宰宗即位，為中書舍人，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御史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傅良報朱熹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錄群怨，調話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門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齟齬，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失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宜，要須簡見，究

此哀曲耳，辛年六十七，謚文節。

史緯卷二百七十五終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列傳

儒林

嘉祐字正則，永嘉人。擢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遷太學博士。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報，故烈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夫臣自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臣以我自為難，自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二十六年於此。是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感制之。

史記
卷之二百七十六

也。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而用資，格此五者，皆今之實患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斷是非，在陛下所為耳。帝蹙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官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于下，人情離阻，殆不可久。既而帝雨請重華官，都人歡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諸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群臣號泣攀裾。

嘉祐
字正則
永嘉人

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飲疾。公不播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可乎？孝宗崩，光宗不執喪，革士籍籍，變且不測。適謂正曰：上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若預建嘉王泰矣，則疑謗釋矣。卒執用其言入泰，許立嘉王為皇太子。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可坐視，必勝乃與資資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閣禮，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宗。

史記
卷之二百七十六

嘉王即皇帝位，主祭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汝愚既相，將賞適功。適曰：國危効忠職也，何功之有？而侂胄以廷秩不滿，怨望，適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汝愚既貶，御史胡紘劾適罷之。起為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權兵部侍郎，或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侂胄將北伐，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修實政，行實德，然後弱可變而為強也。

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為問罪與師之舉為至大至重之事爾金已衰弱輒開先聲不懼後報求宜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侂冑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力辭兼職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以丘富為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孫權以江北守江乞并節制江北諸州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縱輿弱者眾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及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三

錯愕不敢進黎明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殿定山之人劫敵營俘誠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夏戾成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淮民被兵驚散不能自保適於墟落相近之處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

千家為一教之習射無事以五百人戍之一處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成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刳砮焚積之用因言堡塢之利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既就流民漸歸而侂冑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和濟自負方侂冑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仇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四

雷密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尚咎其不能極力諫止焉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孝宗策士時外戚張觀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陰附之幼學對策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以相名之不典歷古更制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誠默容身不能持正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銜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下無有言陛下使姚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耻其罪宜在公孫弘上帝覽之不憚遂置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起復執政薦於朝帝同年幾何矣何以

名幼學參政施師黜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上慨然曰今壯矣可行遂除勅令所制定官言大抵未雪境土未復陛下庶智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凌席之習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卿欲朕立規模爾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曰事親曰任賢曰愛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作言指眾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等不展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賴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賄學糴米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虛數十倍民田極矣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冑用事幼學遂力求外補除提舉福建常平陸游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而至此耶侂冑不悅未幾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御史劉德秀劾之奉祠凡八年起知黃州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召幼學為吏部員外郎言高宗因城婺州和買絹折羅事論輔臣曰一日行

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兩廣茶鹽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羅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司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還中書舍人韓侂冑知臨安府師驛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驛以知臨安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答詔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侍讀師驛命乃下權兵部尚書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金以兵叩邊索之中外皆言當亟與幼學奏玉帛之使未還而使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詔與金絕幼學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眾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安懷所以一南北帝稱善卒之夕有星隕于屋西南隅年六十四賜秦之字叔正青神人父虞仲蜀中名儒秦之辟制置司參府吳玠論蜀秦之貽書曰使吳玠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為亂而士大夫能抗之職猶有所憚夫亂職之為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為也安撫使安丙薦知果州踴零病民秦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封域上尚書省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也理宗即位召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無牽於私愛無奪於邪說以救蠱弊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斷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遷大理少卿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遠群臣輕於絕友愛陛下

居天位之至尊，當思天倫之大痛。秦耶既行封諡，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知重慶府以書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去自私之心，

概有容之度，審取舍之邪正而已。主管鴻禧觀卒。

范冲字元長，祖禹之子也。登進士第，高宗即位，為虞部員外郎。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皇后，宣仁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奸臣誣謗，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愷在天之靈也，上悚然命冲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

史錄。

宋之二百七十六

七

宗實錄至是復以命冲焉。皇子建國公璣出就傳，命冲為甥善。而朱震兼贊讀，上命建國公見卿善贊讀，皆納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奉制卒。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神宗實錄，別為一書，名辨誣錄。冲好義樂善，司馬光家馬依冲所冲撫育之，請以光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人。登進士第，為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治荆襄之間，於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迨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

諸賢皆自著述，但皆不切於事。

大儒

史錄

宋之二百七十六

八

兵令自足。又給茶鹽鈔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視雖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為贊讀。七年謝病，丐祠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顥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顥著易傳，張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遠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易道離而復合。以王弼去舊說，難以莊老為非是。故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除起居郎。安國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措置乖方，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有執窺覷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猶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臣僚登對，欽宗每問議，胡安國言中丞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除中書舍人，葉嘉得知應天府。

人主任
前仲南
古事正人
論罷之

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然置家財
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為京所引者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
黨則人才兄棄者衆黨論何時弭乎中書侍郎何栗議分天
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
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
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
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
舉兩得矣詔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
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群盜所殺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九

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殿前吏部侍郎馮海言狂為綱逆說至
坐此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
歸風憲今臺諫未有臧否不言之咎而漸趨職此路若開臣
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為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也宰相耿
南仲大怒何栗從而擠之詔與郡知通州安國既去金人薄
都城欽宗北去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朕因繼奏
忤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
臣若一行其職守必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
論罷之紹興元年復除給事中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
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又曰問卿深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

屬議
當議今古
左氏何不
可讀

國點何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
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會除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默然附會
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依違苟容辱逮君父改勝非侍讀安
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勝
非係臣論劾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
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
置非所施於君父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
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啓上降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以時艱不有盡瘁乃欲求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十

微罪而去耶罷提舉仙都觀有相秦檜乞留之不報五年令
崇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諫官陳公輔
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言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
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令使學者師孔孟而禁
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
十五謚曰文定安國強學力行風姿凝遠朱震被召問出處
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
論政不可不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
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
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塚過前何足道哉疾仲

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嘆曰吾謂志在天
下視不義猶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
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
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夏
變於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
典也三子寅宏寧寅字仲明初安國弟婦生寅以多男欲不
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寅少時桀
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乃置
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中進士甲科中書侍郎張
邦昌欲以女妻之不受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
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棄官歸建炎三年擢
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陛下以親王介
弟開府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庸期
戴亟居尊位新裁直臣杜塞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
開陝沒不捍禦盜賊橫行莫敢誰何萬姓無辜肝腦塗地方
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不思恢復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擄
行在匹馬南奔淮甸流血迨及乘輿返正駑驥建康不爲久
圖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
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恨媿耻不能報怨終不但己未有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主

乘衰微隔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
者也黃潛善汪伯彥方以孔蠅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日上皇
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曾不思宗廟則
草莽渾之陵閣則斧鉞驚之堂堂中華夷狄主之潛善伯彥
所以誤陛下陷陵廟燬宇土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
既不爲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馴致于
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勅若不更轍以救
危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
難保雖欲駕鶴栖山海恐非自全之計願下詔曰繼紹大統出
於臣庶之誥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慮
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
荒廢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戎衣臨
陣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
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
哉今日中興之策莫大於絕和議以使金之幣爲養兵之資
若僻處東南則萬事不競納賂孰有富於京室送質孰有重
於二聖反復計之決無可和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
不變之在於務實教去虛文而已治兵擇將誓戰大舉孝弟
之實也遣使乞和與幸萬一虛文也虛懷屈已信用群策求
賢之實也和顏悅色外示禮貌虛文也御以恩威結以誠信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主

任將之實也。私人出監。開威中制。虛文也。選擇壯勇。足其衣。食治軍之實也。教閱見戲。尺籍空名。虛文也。邊簡守刺。廣行。寬恤。愛民之實也。獨教屢下。征求督促。虛文也。行此五實。則。爲中興之實政。行此五虛。則爲今日之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太常。婦寺。尊卑。平明出房。雉扇金爐。夾侍階陛。仗馬衛兵。假。分儀式。贊引百官。入奉起居。使粘罕者。晝夜厲兵。秣馬蓐食。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衛霍之意。吾方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不待戰鼓相當。而勝敗之幾決矣。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夫宗澤一老從官耳。猶。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主

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衛。晉迎二聖。剋期響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爲子弟。欲大有爲。將見舉國海爲陛下。用期以數年。必能掃除妖氛。遠逐父兄。稱中興主。其與楊息。道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者。豈不天地相絕哉。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四年。遷中書舍。人寅以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情相悅。含怒相營。爲。成故實。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忌嫉者來。時復譏遣使。寅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仇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

天下知之
獨高宗不

知耳

見邪謀。有意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今無故仍。蹈覆轍。去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欺。則。二聖之聲音者。誰欺。得女真之要領者。誰與。臣但見丙午而。後。遣使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其知中國以二聖北狩。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何。既久而不悟也。當今之事。莫大於報金人之怨。當用。復仇之議。而不用講和之說。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主

舉矣。苟爲不然。彼如欲與陛下軟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聖意直以世仇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帝曰。胡寅論事。剋切。深得獻納之體。召至都堂。獎諭。會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肯。寅復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議。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本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罷就養。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爭以日易月。寅言。禮仇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音服喪三年。衣畢。臨戎。以示天下。除禮部侍郎。秦檜當國。忌之。寅致仕。歸。檜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訛汕朝政。新州安置。檜死。復其官。卒。

前此言之

敬飲此册
德在宗者
追昔之詞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主

年五十九宏字仁仲張氏師事之紹興間上書曰治天下有
 幸仁也何謂仁心也仁心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
 夫故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騷擾欲爭天下
 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
 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
 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下於慮便變智巧不陳于前
 竊作臣不幸于左右之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
 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款然而悟側
 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
 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
 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
 舜感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宗皇帝身享
 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
 為帝一旦刳於仇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
 夫之味居處失官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憂悶其
 願陛下加兵敵國心日駭駭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
 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茲矣夫
 以疎賤之人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以報之况陛下身當其任予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敵陛下自念以此事

安石其或
前罪不勝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主

親於舜何如也蓋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
 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持是可
 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厚
 臣子必報之仇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
 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願
 為負展者有協謀贊亂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
 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
 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絕望求
 歸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
 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與利而忘義尚功而
 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遺廢之
 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奸諛敢挾紹述之議以逞其私下
 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宜仁廢通鑑而使我國君臣父婦
 之間頓生疵病三綱廢壞五常泯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
 誑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康輿
 器器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
 三綱之本性昧五常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
 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賊由此得
 志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欲救禍亂而致
 升平得乎又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

讀明神宗
使人受其
使人受其
又之底人
如此

人心利

所以言
罪過於人

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未聞誅
一奸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易而去奸邪之難也此雖當
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
尊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
而令奸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
之不在已也高閭為國子司業請等太學宏作書責之曰太
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登
祭奈之以強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猶勝於加之刃也
太上皇帝制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
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為大恩

史記卷之二百七十六

十七

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
盟于薄料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
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
敢欺天罔人以大厚為大恩乎昔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
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而遠去今閣下目
觀忘仇滅理北向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懼然為天下師儒
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
合風旨求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
補有承登即不調秦檜當國貽書於寅問二弟何不遍書同
輩答書止叙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吾恐其召故

朝仁仲重
謀性命何
從不極論
從後同父
前指一程
則備耳

史記卷之二百七十六

本

示之以不可召槍死宋教召以疾辭卒寧字和仲祠部郎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論議風生下
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相與論難奇之曰他
日國士也及奏執政朝士自事必指令挺亮因得交一時豪
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謂不可因
上中興五論不報亮觀錢鼎甲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
下於西湖也亮更名同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十七年矣亮詣
闕上書有曰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使人不知所備
而兵無日不可出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
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
能歲出師以受我乎使輿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禍
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情其心
乎又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靡不
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養
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書奏孝宗赫然震怒欲榜朝堂
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
都堂審察之命亮復上封事帝欲官之亮笑曰吾為宗社長
久之計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
中為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則部侍郎何澹潛書為者
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諸澹澹問而嘆之即數狀以聞事下

大理答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秦入取吉孝宗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劉其臍于地得免居無何亮家僅數人適被殺者皆辱亮父其家疑其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幸棄疾難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蓋與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本

亮往復論王霸之辨葉適曰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故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駒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是時鄉人宴會多木胡椒置羹中以為敬同坐者踞而暴死曰陳上舍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亭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聞其單辭大異之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亮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陛下之於詩皇臨御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

三百廿五
方可謂等
亮不爲是
獻陳也

者亦既得其後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官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內寧宗在東官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實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智以遺朕也授金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腑雖在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賜諡文毅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子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登進士第調杭州德興丞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初其肝心以祭父兄迥取春秋復仇之義表之曰孝烈知進賢縣歲饑府檄有恩縣民糶與商賈者迥報曰力田之人過於稅賦是以出糶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縣大水無稻麥獨租至薄迥白於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郡守曰渡江以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迥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賦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乃悉蠲之嗣上饒縣本詞寓居鄞陽卒朱熹以書遺其子絢稱迥博聞至行追配

古人間悟後學，又該通世務，非獨章句之儒，而奄塞盛時，可為悼嘆。然若書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矣。絢攝已陵，令以能理冤獄稱。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登進士第，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調萬安丞，江右大侵，州議城常平米，直出糶，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資糶，以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請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振其糶，官為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差權發遣衡州縣主簿雲臺觀奉。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六

主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遷博士入對，言曰：「昔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故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好相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國書之稱謂，鴟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人，皆承之唯謹，得無滋變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歲為更紀，而無以起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虛勝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也。」兼禮部郎，言金有必亡之勢，可為中國憂。益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遷起居舍人，奏侂冑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俊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六

主

泰之貶，非惟近臣真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事泰之失已深矣。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皆嘿如此，豈不殆哉？時改鈔法，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大坐罪，而非籍昆弟之財，或磨削四文，而沒入百萬之貨，至於料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精，竄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為便民之策乎？充全國實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題言臣白揚之處，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墾墾，恐必此大陽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要，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家保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備充實，邊民室家皆欲自保，因其什伍，勿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將吏關遠方以爵祿廉天下士，德秀方請去，出知泉州，理宗卽位，擢直學士院，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儉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部為羞，今愧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悔，又言朝廷之上，數銳之士，多於老成，雖書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雄禁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宥徐僑，皆未蒙

錄用上問以康史德秀曰知袁州趙致夫康史也上攝致夫
為監司錢夫具表謝并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閬皆有康
聲乞廣加咨訪德秀因經筵侍上于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
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極櫺當如二祖在上唯學可以明此
心唯敬可以存此心唯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事崇小群經
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屢進雙言上皆開納而獨建益局之
給事中王堅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落職領祠既歸修廣
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相
定五年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歡
聲動地金滅京湖帥本露布圖上八陵有違取蓋關黃河之

史錄卷之二十七十六

漢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糧金
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効未期根本之憂立見惟陛下
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
知制誥已得疾并奏知政事羅必元移書曰老醫書云傷寒
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得
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諡文忠德秀長身廣額
容貌如玉見者以為公輔期之宣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
言直聲震朝廷出居藩郡惠政深洽中外交頌都人嘗驚傳
領袖奔擁出迎曰真直院至矣果至軍民裹親衙巷填塞時
相益忌之以故排擠不用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杜

水事至此
漢又可再

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前者權臣玩惕之罪非今日宰相
措置之失譬如和局繼府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
苛亦甚矣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
皆遭顯禁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
天下後世云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登進士第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
侂冑謀開邊了翁言今朝廷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
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謂將有北伐之
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人地廣勢遠未可卒圖求其在我
未見可以勝人之實宜急於內修緩于外攘乃欲舉天下而

史錄卷之二十七十六

試於一鄉宗社存亡係焉不可不慎也策出東大驚除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枋劾了翁對策狂妄乞補外知嘉定府改溪
州眉州瀘州潼川府被召入對自去國至是十有五年矣是
司封郎中論江淮襄蜀常分為四重鎮擇賢帥而任之為聯
絡守禦之計遷起居舍人極言事變倚仗人心向背輿場安
危郵駭動靜宜察時幾而奉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
益汲汲國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
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
益緩急有所恃賴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勝窮者
今則向從而服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言事剴切無所回

理宗如人
例矣

過時相始不樂。理宗寶慶改元，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久不安之語。翁言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正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敦求碩儒，丕闡正學，圖久安長治之計。中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斯實意交孚，善類輩出矣。惟工部侍郎力辭，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希史彌遠意，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謫靖州居住。彌遠不除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建退人物之本。兼吏部尚書，經緯進讀，上必改容以聽，咨詢政事。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七

訪問人才，悉心以對。上嘉納之，將引以共政，而忌者合謀排擠，不能安於朝矣。執政謂近臣唯了翁知兵權，除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自從龍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通達警者至了翁，嫌於避事，既辭弗復，遂受命。封監印郡侯，詔宰臣飲餞於閣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徹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益執政。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復以廷督為非，舉恩禮赫奕，而奏陳動相牽制，又逐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了翁以疾辭，嘉熙元年除福建安撫使，乞歸不允。疾革，門人同

疾者，猶相與酬答，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贈太師，秦國公，諡文靖。

湯漢字伯紀，饒州人。淳祐十二年為國史實錄院校勘，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進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舍，庫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答以恩於群黎百姓之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情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七

任不若近習之為，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三司與其經費不若內藏之急，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下恤人言，內則稟於大母，外則制於權臣，敬心既不敢盡弛，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玩熟，太后升遐，權相貪濁，彼將恣行其私，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四出而不可禦矣。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於召還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疊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玩易之心處之乎？

授太學博士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於天下之務必先正其紀綱根本既強藩籬既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於九重之內一笑之適以為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不能保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費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遷校書郎皇太子冠充太常博士引質貨受命進冠簪詔太子拜謝升秘書郎極言今日扶危救亂更無他策在乎人主清心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至公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救敗庶幾尚有以公為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六

五

存之理也遷秘書少監疏論董宋臣聲焰薰灼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奸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熾水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禁與之中給事宗廟之內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懣嘯其倚仗顛倒宇宙使陛下之威神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求補外除知福州度宗即位權工部尚書致仕幸謚文清李心傳字微之崔與之魏了翁等薦為史館校勘修十三朝

介夢端平三年成書為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伐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此極也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迎迎吉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始有甚焉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禱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異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賞居送畧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四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熾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匏匏行矣諛佞之言類多陰中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早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帝從之淳祐三年致仕本年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六

五

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九歲過六經舉進士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詞科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是科詔褒論之遷秘書少監買似道拜平章事葉夢得江萬里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言孝宗時嘗缺相者踰年帝以諭似道似道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字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蓋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在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冬雷應麟上封事似道決意逐之應麟牒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

方伯班固班固疏駿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出知
潯州其父揭嘗守是郡父老曰此清白太守子也似道遺師
江上校中書舍人應麟言聞大患者必畧細故求實效者必
其虛文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
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留參炎爲左相應麟言夢炎舛令慢諫諫言弗敢告今之賈
降者多其任用之士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素紀
綱以備見而弗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又
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竊
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

史

卷之二百七十六

宋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登進士第權史館檢閱言今時之大弊
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職官中建道場震乞罷
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與之收其田入可以富
軍曰紓民力帝怒出通判廣德軍孝宗班朱熹社倉法於天
下州官置倉納息多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
熹震曰二代之法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作法不思揀其
弊耶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預然終有納息之患乃買
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貸者不取息郡
有祠山廟江淮之人歲時祈禱者數十萬至有嬰絳格自拷
掠者震見問之乃營卒也使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

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求免耳杖之示衆又有埋藏會
者爲坎於地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納其中覆以牛
革封鋪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禁絕之撫州饑以
震知其州單車疾馳約富人耆老集城中大書閉糶者籍強
糶者斬揭于市不抑米價而價自損坐驛舍不入州治親煮
粥食餓者饑民獲戾然後入州視事移浙東提舉常平是叔
祖福王與芮判紹興府以震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
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
豈敢察其非是自臣壞法制也不拜震嘗曰非聖人之書不
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史

卷之二百七十六

宋

史記卷二百七十六終

何承祚不知何許人，晉天福末，擢進士第，爲中都主簿，系維
 給領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爲咸陽令，雖則露首跣牛
 起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容之，爲治清而不煩，民安焉，常
 召守吏接坐，引滿更挾私白事，承祚笑曰：「此見潤也，當受杖。」
 母訖復與飲，爲監察御史，知商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舉進士，周末，爲殿中侍御史，起見

太祖擇禁兵有人望，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嘗遇太祖於路，橫
 絕而導，而過太祖亦弗之忽，起負才倨傲，乾德初，出掌泗州
 市，征判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一日起踰驛，從
 延範出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乘馬。」起曰：「此驛也不當過，呼
 以延範延範即之，奏起時酒廢，賦出爲河西令，會蜀平，當
 海關中也不欲遠行，乃炙烙其足，成疾而卒，有郭昱者，周顯
 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詩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論
 惡其矯激，久不調，後何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
 得巢由拜於馬首，滿美討金陵，豈以襄州推官隨軍中夜被
 酒號呼軍中皆驚，翌日美遣還，雍熙中卒。」

高頌字子奇，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給之曰：「何不

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
 頌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贊於皞，明年，禮部侍郎馬希範知貢
 舉，門生也，皞以頌語之，遂擢科，周顯德中，符彥卿奏書
 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頌迎候，日夕陪接，
 尤相友好，後以病免，居于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頌于
 前，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
 貧，難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其父何人，
 頌曰：「家祖以順對，且言其素行廉介。」上曰：「高頌在大名幕中，
 真朕遊處，追踰旬月，晨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

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卽擢南金第，拜
 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
 柳開字仲塗，大名，爲殿中侍御史，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
 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
 不解，俄遣使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彼將
 有詐，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賊復引兵挑戰，信值
 和果以矢盡，俟取于幽州，真宗卽位，知代州，上言：宰相樞密
 朝廷大臣，用之必至當，委之必無疑，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
 則主官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留官，供奉殿
 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全同散地，銀

幸不局密，不信大臣，而信小臣，加倍置人事，則伏舊別無
利害虛有變，更望停審官，復歸中書，三班宜徵銀臺，復歸樞
密，官別復歸刑部，去其繁碎，省其頭目，京府大都，萬方執則
官實，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
試其宜委之外，滿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天下
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闊，請縣四千戶已上
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
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于利
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隨
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率少和衷，伺隙則致于相危，遇難則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三

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
化原，永敦政本，徙滄州道病卒。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為南唐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李煜遣
鉉求援兵，將朱令贊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欲止令贊
勿進，鉉曰：「此行未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倘奈何止
之，則四方求和，解而復決，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為
計，豈顧一介之使，煜泣而遣之，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鉉曰：
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
八太平與國初，直學士院，卒，年七十六，鉉精小學，好李斯小
篆，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校說文序曰：夫八卦既畫，萬象

既分，則文字為之大略，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于
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
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跡，不失形類之本，及果
秦苛政，散隸率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偽日滋，
漢宣帝始命諸儒，脩倉頡之法，亦不能復，光武時，馬援上疏，
論文字之謬，謬和帝中，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籍
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
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
反以篆籀為奇怪之跡，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
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鳥魚之名，肆志增益，不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四

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
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
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
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多陽冰之新義，所
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蔚
興，然復興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詔取許慎說
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
慎注義序創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
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
廣篆籀之路，亦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其間說文具有正

史籍卷之二十七

俗訛變者則其於註中其有義理序件遠辰六書者
 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致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
 不獨今而遠古若乃古文大冊則宜以篆籀書之金石至於
 常行篇則草隸足矣又所慎註解詞簡義真不可周知陽
 春之世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錄猶有未盡則臣等粗
 以成一家之言讀之者亦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
 異同是知唐虞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幾學者
 有所適從焉弟錯亦善小學以許慎說文依四聲韻次爲十
 卷目目說文解字韻譜銓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
 端見矣倉頡橫鳥跡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

五

凡無字字
類之

史籍卷之二十七

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水天縱其能中與斯學贊明
 許氏與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埋沒方今許李之書僅存
 於世學者疎寡舊章罕存幸筆墨鳳要資校對而偏傍與審
 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
 詩言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
 目錯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
 水之折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蓋矣今此書止欲
 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述古訓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
 釋五音凡十卷附諸同志云錯字楚金爲李景內史舍人因
 錯奉使人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華陽句中正與錯校定觀
 文太宗間中正凡有聲無字者幾何中正退修爲一卷以獻
 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中正官著作郎時封丘
 崔僊僊爲五講引對便坐太宗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
 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僊僊曰青泰時程
 遠撰隸書謂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
 前兩點爲角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又有張友正陰
 城人宰相士子不預人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遂以書
 名神宗誦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房修字伯長鄆州人師陳搏傳易學爲穎州文學參軍老益
 曾家有唐本韓柳集修丐於所親得錢板印數百帙攜入京

六

嘗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爲人跌宕任氣節爲文勁健工詩善書授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得十數萬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曰夫不教之兵勇怯相維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皆勝兵也請募人使哺所驅及回餽舉兵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七

政元昊帝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至夕無酒色相拊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使河東卒遵路言於朝官其一子潛定閩人嘗知蓬萊縣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病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也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引用一時閭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舊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

廉得之諷其屬魚思詢劾奏因欲搖動行事下開封府劾治舜欽巽坐自盜除名賓客皆知名士得罪逐去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斷絕親交舜欽報書曰昨在京師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輩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豈然未已欲實之死地然後爲快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達舉羈泊于江湖之上寔欲少避機穽也今居都門可閉關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違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加持國者必加譴惡言宣布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八

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禍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索若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竊馬僥倖日栖栖于都城使人指摘譏笑可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日用稍簡居處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日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開二門吟笑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卽醺足以銷憂尊醞稍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廟宇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三吳風俗樂善好事欣然願與僕相過從不以罪人相遇以彼此較

之爲何如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然後爲樂。今僑寓此邦。亦如仕宦南北。安能與親戚常相守耶。處勢窘迫。不得如持國意。欲不報書。慮淺。吾持國也。除湖州長史。卒。舜欽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應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妻杜氏有賢行。

尹源字子漸。與弟洙。以文學知名。其唐說曰。或云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寔爲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以及後世。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九

辨其奸下。或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奸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奸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奸。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雖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久安長治。而取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削平暴亂。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奸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跡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而人君不能操其用舍之柄。故上哲之主。與夫下愚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

以下說來

有先見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十

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叔兵曰。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入攻守。上下志。故討淮西。黃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存秋。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強。凡天下所募。驍勇。萃於京師。雖演宋諸郡。大者籍兵不貽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以施于無事時。鎮中國。制竊盜。苟戎存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命之死生。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勢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強。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戢敵。以內兵爲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通判慶州趙元

奇
人也
猶類馬

吳冠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道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壁，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遂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除知懷州卒。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屬文，舉童子及第，工篆籀書，淡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章壽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縱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輒呼，猶遇佳山水，輒淹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擊河水而浴，其傍凌漸消，釋人。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二

皆異之，妙於山水，屋木求者皆不應，意欲盡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贊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畫小童持樵，車放風為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僕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日者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省押班賁神與舍恕先長髯而美，忽遣去之，神與賁問其故，曰：卿以效顰神與大怒，入見，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除國子監主簿，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議，語聞，夾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謂部送吏曰：我

用心如光
安得不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三

者官為廬山道人，寫鵲燕雀不敢來，集其書，存圖牛虎，常伏草莽，以觀虎之出入，或蒙虎皮而做其搏躍之形，故其畫虎居神品。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為詩，深遠古淡，間出奇巧，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也，為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幾而卒，錄其子一人，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或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詠嘲諷刺，託之於詩，堯益工，有人得西南布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

湯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焚之，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其子軾輒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謂之曰：「荀卿子之文也。」今錄其心得，定應二篇。心術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

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益技而自愛者，無敵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取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歛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蠖當猛虎，奮呼而操拳，徒手遇螭蜥，變色而却步，入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穆而接劍，則烏獲不敢過；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

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開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圖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鄭生陸賈欒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鄒敖二唐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觀之賊也有賈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七

五

竟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歷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嘗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園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迫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旋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指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上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遙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異議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國如傳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七

六

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惴惴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顛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舉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除校書郎會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爲文安縣主簿與項城令姚開同修太常同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銀三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曾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

引物托喻。後能盡之。約。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不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夾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善畫。文策隸行草。文彥博守成都。稱同曰。與可襟懷洒落。如晴秋月。塵埃不到。同善畫竹。四方之人。持繚素請者。足相蹕於門。同厭之。投繯於地。罵曰。吾將以為鞭。知洋州。元豐初。徙知湖州。至宛丘。驛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共在館職。遇同於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云。明日復來。與子話。公度意以為盡。明日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吾可過界。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七
至眉間。公度大驚。遂別。至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舉進士。教授北京國子監。蘇軾見其詩。文以為超軾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哲宗立。召為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庭堅性篤孝。母病。兩年衣不解帶。紹聖初。知鄂州。章惇蔡卞謂是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京邑。以待問。庭堅書用鐵籠爪。市河有同兒戲。至是召問之。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其戲耳。貶黔州安置。復宗卽位。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行。復為會宜州。卒。年六十一。庭堅長於詩。善行草書。與張耒具補之。秦觀游蘇軾門。天下

稱為四學士。軾為侍從時。舉堅自代。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庭堅改婦可薄不。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函問賦。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從蘇軾游。軾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嘆之致。弱冠弟進士。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坐黨籍。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為太常少卿。出知穎州。未聞蘇軾訃。舉哀行服。為言者所論。貶黃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居于陳州。時二蘇及秦黃輩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分日載酒。飲食之。嘗若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七
諸子百氏。騷人辨士。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不務理。而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應鼓為波。潏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量。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發生焉。潏潏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蛙之玩耳。潏潏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謂也。卒年六十一。
陳師道字履常。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鞏奇之。後游京

師傳美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也美俞曰子為我介於陳君懷金欲贈之及聽其議論遂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之千朝以書屬觀招之師道不往答書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士之後願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自習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處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禮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公他日成功謝事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太

幅巾東歸師道御款段乘下澤侯公於丘園尚木晚也元祐初蘇軾傳美俞孫覺薦其文行除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論師道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第能歸人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師道與趙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邪祀行禮寒衣未裝稱其妻就假於挺之家師道却去不服遂以寒疾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欲之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舉進士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辭因言天子將屬公大政宜低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安石怒恕不為屈或謂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

近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還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不信淫屠說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貴以自隨哉

李格非濟南人登進士第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屏執政意通判廣信軍遷禮部員外郎以黨籍罷歸卒格非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則不能工晉人能文者多矣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獨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亦能文女清照文詞尤稱於時嫁趙挺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主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爲中書門下後省兩定官古博學相聖宋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請備畫公麟曰璽原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鳥爲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磨削不可治辨法中絕真李斯所爲不疑議遂定公麟善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畫得神態者甚多乃集衆善以爲己用工人物能分別品類其廡廟館閣山林草野動作態度舉神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懸萬域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爲一律貴賤好醜止以肥瘦墨分也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無憾爲次其成染精微俗工或可學焉至筆畧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劉忠肅如

吳道子蕭麗處如王摩詰。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也。公麟初甚善馬。學韓幹畫寫驥。驥院御馬。如西域子關所貢。好頭赤。鋪膊曉之類。困人懇請。恐為神物取去。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又作馬。恐為之乎。公麟走曰。畫馬無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遂畫大士像。妙絕天下。仕宦京師。每休沐。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藝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公麟不答。至各人勝士。雖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輿下筆。了無難色。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如此。自號龍眠居士。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登進士第。為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大小。規模不同。然必自治其心。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為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唱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莫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遷祠部郎中。大觀初。蔡京再相。所罷新法一

切復行。夢得奏。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以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前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除起居郎。時喜用小有才之士。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合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願維今用人。以有德為先。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以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補郡。蔡京欲以重賞宜撫陝西。夢得謂京曰。祖宗時宣撫使。皆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為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超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教。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然不能用。出知汝州。高宗駐蹕揚州。除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靈。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日。如是則敵在吾度內矣。因請阻江為險。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側

上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
退保不報紹興初為江東安撫大使豫壽叛將麾下陽受朝
命而陰與劉豫通夢得論以禍福下惶恐受命及豫入寇下
擊敗之齊兵宵遁明年金人至拓卑夢得閉結沿江民兵數
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拜
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

有補之文學也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擢中書舍人言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
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夫官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
齊今言不合則見斥于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
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壁以抗秦心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七

計如劉晏不敢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
則艱危之時誰與圖治謀國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
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至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
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開門使至內客省使為橫
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餘授皆頒特旨政和間文武臣官
制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為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
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
可勝數且文臣庶官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
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
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

安危治亂之關也徐俯為諫議大夫俱敷還以為唐元稹為
荆南判官忽命從中出召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渾
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臣恐外人以此為疑
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能提舉太
平觀秦檜薦俱除寔錄院修撰力辭卒

張嶠襄陽人上舍中第紹興五年召對嶠言為今日計富饒
馬望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扼長
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
軼多出此途願擇良將簡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除
秘書省正字嶠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今無元帥一年矣忠

史籍

卷之二百七十七

七

勇之人使之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
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用之又言自駐蹕吳會
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荊州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
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散流與農桑治城壁以為保固之資
益重上流之勢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曰古之人君其
患有二不在於不納諫諍在納諫諍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
利害在知利害而不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勦敵之圖
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之民進言者多矣今以為陳腐而
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眾矣今以為固然而習為苟且之計
是納諫諍而不能用知利害而不以為意也有國之所惡莫

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當論之。難破也。除司勳員外郎。提舉江州興國宮卒。

蘇克字子復。建陽人。除直學士院。言金人雖講和。而不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也。邊備既實。金人必不能過求於我。彼若過求。或至用兵。曲不在我矣。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根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糧船直下易耳。今守淮之策。在鑿田修墾。教練民兵。欲援淮東。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糧船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置一總檢。督督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七

忠

史綱二百七十七終

史綱卷二百七十八

宋史六十一

列傳

忠節 歷觀諸史。忠節之多。未有如宋者。雖賢發士之報也。

康保裔。洛陽人。祖志忠。後唐時討王都。戰殺。父再遇。從太祖征李筠。死之。保裔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大入。諸將與戰於河間。保裔還精銳赴之。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賊踰崖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戰沒。贈侍中。官其子繼英等五人。繼英等泣辭上。慰勉之。制葬。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八

有忠節。封其母妻為夫人。保裔善騎射。嘗獲矢三十。引滿以射。箭鎗相連。而墜。人服其妙。保裔既敗。鈴轄張髮。副都押李重貴。赴援力戰。敵乃退。髮議上。將士功狀。重貴明。然曰。大將陷沒。吾曹何面目計功。上聞而嘉之。

馬延。開封人。為北京指揮使。王則叛。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時張得一在側。遂曰。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賊之流血。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憤。乃斷其臂。遂大罵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支解之。則舍奔被賊。賊傷病數日。乃起。贈官苑使。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石慶使



其子剖心而祭之

並元亨東鹿人通判貝州王則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胡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還坐廳事賊黨搜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餉元亨叱之曰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餉不可得也賊將郝用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可不上饋乎元亨張口大罵用遂殺之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之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樞之從子也知康州假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斬以祭之

史集 卷之二十一 下 七十八

旦叱曰汝亦欲吾走乎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賊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使其妻懷州印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不可以去爾死無益也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夜至貴臥不安席師旦鼻鼾如雷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坐堂上智高麾下鼓譟爭入師旦大罵曰賊將朝廷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殺之時年四十二并殺貴州人爲立廟贈師旦光祿少卿錄其子弟閤門祇候王從政戰敗被執大罵賊

以沸湯沃之不屈而死當智高之反嶺南無備用募羣風

賊放賊所向輒下獨師旦曹觀孔宗旦能以死守云蘇絨字宜甫晉江人舉進士知英州假智高圍廣緘募士數千人廣人黃師宏爲賊謀王絨擒斬其父殺賊黨六十餘人招其誣誤者六千八百人賊勢沮將解去絨先扼其歸路布柵水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逃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除廣東都監歷年四年交趾謀入寇以絨知邕州八年蠻人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絨閉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才者授以方畧勸部隊使分地自守選勇士擊用趙師旦新蠻酋二人邕州被圍絨發神臂弓射賊所墮甚衆

史集 卷之二十一 下 七十八

求救于桂州劉美英遣將要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絨以曉書告急于提點刑獄宋球球督守節往救守節趙良壽關符遇賊不及陣衆軍皆覆蠻獲北軍哨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家以草布絨悉焚之蠻計窮將引去或教賊衆土傳城頃刻高數丈縋附而登城遂陷絨領傷卒馳戰力不敵賊曰吾義不死賊手遂還州治舉家三十餘人自焚死蠻求尸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百人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填三州城填之江州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涸池水多病痢相枕藉死訖無一叛者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忠勇賜甲第上山召其子子元曰邑管領卿父守禦備如欽廉則賊衆勢奔

突桂象皆不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授通判邑川。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潤直溫與叔同死。皆獲贈焉。賊沒後。交人寇桂州。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望領兵來。懼而引歸。邑人為賊立祠。賜額懷忠。

秦傳序。江寧人。充楚缺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賊。被圍既久。傳序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偷生。城壞。傳序赴火死。長子興。遇賊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太宗錄其次子煦爲殿直。賜錢十萬。

李若水字清卿。幽州人。上舍登第。除太學博士。蔡京再相。李

史系 卷之二十七十八

一之為其
此若水大

邦彥欲謝病去。若水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夫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默然而去耶。欽宗遣若水使金。議以賊人贖三鎮。若水見粘罕于雲中。而兵已南下。復劄馬。解以往。次中牟。守河兵相驚言。金人至。左右謀取間道去。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既行。奏和議必不可成。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扶輿俱還。至都。拘之於冲虛觀。慶獨與解人所議不諧。粘罕急攻城。破之。若水入見。擢禮部尚書。同辭改吏部侍郎。何鼎自金營還。言金帥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往金營。再宿而歸。二年。金人再發帝出郊。帝殊難之。若水以爲無他慮。請恩從以行。金大中變。始

易服。若水抱持大哭。罵金人爲狗彘。金人輩之仆地。以鐵騎守之。粘罕嘗令善視之。若水不食旬日。粘罕名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無過行。宜輕議廢立。粘罕指朱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汝其尤也。歷數其罪曰。汝爲封豕長蛇。滅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若水怒罵。監軍撾破其口。若水嚔血大罵。斷其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卽位。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有歸自北方者。云金人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劉幹字仲傑。崇安人。第進士。攝帥郎延。夏人攻震武。幹出奇兵。擣之。夏人納款謝罪。皆以爲詐。幹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

史系 卷之二十七十八

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疏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人果詐。請攻之。幹曰。越境約會。客有他故。俄而使至。夏人既附。西邊遂安。爲河北河東宜撫。奏謀官。邊臣言。燕民思內附。重賈出師。幹言。燕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遼餉。經費無幾。必重困中國。郭藥師入朝。幹密奏乞留之。不報。出守真定。藥師請馬。幹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幹曰。空內郡之馬。付一降將。非計也。奏止之。金人已謀南侵。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幹得寔。以聞。陰治城守。以待變。金人抵城下。知有備。乃金真定而南。金人聞太原神師中救之。爲金人所敗。以幹爲宜

監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而兩人俱敗太原陷名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罷之京城不守遣給使金營金人命僕射缺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給曰偷生以事二姓寧死不爲也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予所以必死也使人事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嘆其忠掩之寺西岡上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曰忠顯

傳察字公晦濟源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遣子僎往見將

更詳

卷之二百七十八

大

妻以女察不答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以察爲接待金國賀正旦使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金使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強之上馬行次境上察不肯進曰迂使人故例止此金人擁之北去行百里許過二太子幹離不領兵至逼使拜察曰吾若奉使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脅我至此且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厚爲幹離不怒脅之曰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左右促使拜察植立不動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

雖欲拜可得耶麾令出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矣自是隔絕不復相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問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刼取已殺之矣將官武漢英取其尸焚之張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歸至涿州爲金人所得蔡諸士室凡兩月立伺守者急毀垣出以骨付其家察死時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肅

張確邠州人擢進士第宣和七年知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旣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願請戎事若得秦兵十

更詳

卷之二百七十八

七

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不報明年金兵入城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請自東城潰圍出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身不可去力戰而死欽宗贈送古股血學士召見其子宿慰之曰卿父今之延達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爲將爲守者皆如卿父朕願有今日耶嘆息久之

朱昭府谷人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據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敵攻之昭募銳銳千餘人謂之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破也夜縋兵出薄其營賊驚亂城上鼓噪

昭烈自裁
其妻及
子孫
皆已
出府
何之

之殺殺甚衆，其首皆見思齊，介胃蔽以覆盾，來赴昭計事，昭常服整，問曰：汝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在此，將計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刺失信，曰：大金約我攻京師，盡河界太原，旦暮且下，駭府諸墨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奸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汝猶不知耶？乃取傳禪詔，敕官讀之。衆皆降，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尚敢以言誘我乎？引弓射之，衆走。被圍久，城多圯壞，不可復支，昭坐廳事，召諸校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污，幸先戕我家，背城死戰，勝則東向國，大功不勝則死，大丈夫一生史籍——
陳季之二百七十八人

引兵北持雲中，彼之將士家室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蓋曰：此策固善，然選君命乃冒圍至城下，送死之，蓋在朔寧，知郡人孫容可用，奏爲援，屬待之異於常僚，盡出師，屬以後事，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遂見殺。
徐安國不知何許人，知懷州，靖康元年，金騎再至，被圍城，陷，將官王美投城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林淵、兵馬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諤、張謙、于潛、陶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陳將五人，曰：辟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首殺十三人，而釋其徐安國一門，皆被害，贈延康殿學士。
下兵郭部縣七，當發二十九百人，餘縣皆未集，消獨以所募六百人請行，或謂蓋徐之以待他邑，消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消出家錢，買牛酒犒士，謂之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以死報耳，法失將者，死均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過淮，滿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謀而奔，消至矣，消結陣以待，少焉游騎至，消馳馬犯其鋒，步卒雲肩徑進，頗殺其騎，乘勝追北十餘里，與大敵遇，飛矢如蝗，第二縣兵皆遁，消刺

其猶血戰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十六七贈奉郎官

李遼字彥思清江人爲遼國賀正副使童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遼言滅遼必有後禍臣言不驗願受虛妄之誅改知嚴州貫欲以西師入燕遼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塔七州四十餘城竭數路之力而後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遼知涿州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諸趣入見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問奈何遼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

史稿卷之二十一

十

成功者因言神師道宿將有重名敵人所畏朝廷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界師道視敵爲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而取而仲主和議遂不用除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駐毛駝崗以遼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遼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神師道再戰自失機會今可尾其行及河平渡擊之猶足爲後戒不從上章致仕不允金兵再入命遼守真定遼與鈴轄劉綱協力拒守始至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貫乃諭民出助共爲死守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兵數千人皆新集無閱志

金人至遼乞師于宜撫副使劉裕且問道走蠟書上問肯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遼巷戰不勝將赴井左有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之拜遼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髯終不屈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遼曰汝負盟所至掠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欲以遼知滄州遼笑而不答因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可恃呼金人忿之命遼被髮左衽遼大罵金人搥其口過吮血嘆之明日白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殺之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

史稿卷之二十一

十一

徐探衡州人入太學靖康元年論進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遼國難欽宗諸金營不歸探帥諸生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善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而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應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探竊感之今國家帑藏既

空編民一婦女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跡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載探至軍中詰之捫厲聲抗論見殺建炎二年贈宣教郎官其後陳邁江寧人登進士第方臘亂邁經制七路治于杭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腑或焚以鬻油或射以弩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益貪汗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藝極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

史綱

卷之二十七

主

此可為悲痛臣願采官吏奸贓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賞于理許之欽宗立知中山府邁冒闖入城堅壁拒守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命邁弟尤祿卿邁至中山臨城諭旨邁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自便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邁使總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邁斬以徇又命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辭邁固遣之振裹刃入府邁安定奴責其輒入振殺之遂害邁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振出帳下卒呼曰汝安得殺吾主執而裂之城中無主遂陷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棺斂之葬于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邁性寬厚

任刺史二十年每出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適為金人所執死于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建炎元年知相州明年金人大入州人散歸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眾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乃登城與金人約勿殺百姓許之遂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質以土州人皆免於難

趙令晟燕王德昭玄孫知黃州賊張遇過城下欲見令晟令晟度不能拒出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

史綱

卷之二十七

主

乃引軍去丁進李成兵至皆舉鄉之叛將孔彥舟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內數詔起服金人問孟太后在南昌欲遣之趨黃州令歲在道聞之疾馳夜半入城拒守及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而死贈後從閣待制諡曰忠愍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人第進士高宗即位重言今急務有五大患亦有五所謂急務者車駕西幸為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唐唐之後使相持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困竭民心離叛今欲救之宜守祖宗成憲悉用忠直大正刑賞知京兆府重上三策

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關關於西蜀此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吳越濟趙觀之師以昭秦晉之威嚴敵強弱為進退還宗親賢明者則所於關中此策之失也因舊都再治城池掘汴洛之境據兩河之險嚴兵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則關勢微將人心離散此最無策并係秦關中防河事宜謂就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汾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五路兵馬十萬已上委漕臣備侍以守關中章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峽四路今諸路失守與敵為隣關中則秦蜀十路可保無虞秦蜀路帥

史稿 卷一百七十八

古

司各司各自占護不相通陝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為謀不聽節制乞還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路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患不報金將奪宿遷河陷韓城縣塔京兆之兵經制使錢蓋皆謂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昌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昌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復何恨及金人入境重遣書轉運使李唐瑞曰軍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康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將何所施惟有一死報

國耳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幸親兵百人血戰中流矢死贈資政殿學士諡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為軍器少監靖康初入對以和議為非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賴子女玉帛故議和以疑我師吾諸道之師已集宜乘其情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不用改宋興軍路提點刑獄金人再犯京師宋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由清澠入援忠孝自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都城之圍可

史稿 卷一百七十八

古

殺致虛然之大軍出而谷忠孝獨以滿解軍三千至衛氏遇金人破之紛紜州被太平嶺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大軍失利清澠同乃引還及金人犯宋興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署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城陷忠孝及副總管楊宗閣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武功大夫程迥俱死之贈忠孝大中大夫徐徽言字彥猷衢州人武舉及第金人再犯京師欽宗割兩河以和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劫割河西麟

府豐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曰：三州素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兒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又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澤，脫亂流以掩敵。金人克胡峇，吳堅津，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走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曰：侯王師之至，徽言結汾晉土家數十萬，約復故地，奏為守長。德世襲條其事以聞，而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曰：全晉定，則形勝為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寢。建炎二年，金人自蒲津涉河，聞之，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為婚，約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以大義數之，可求曰：

史事 卷之七十八

宋

君胡太無情，徽言引弓曰：爾於國家無情，我尚於爾何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之子。時河東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壘，橫當強敵。徽言堅壁壘，撫傷殘，遣人過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大小數十戰，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命諸將盡關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游援。金進攻數敗，圍之益急。晉寧臨河民皆寄汲城中，無井。金人戴焚石，運壘支流，城中乏水。儲備浸罄，人心偏恐。徽言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袍誓守，且悉焚之，曰：無以遺敵也。遣人間道遺書，其兄昌言曰：徽言死矣，兄其勉事君，裨校李位、石斌、啓邦、郭納金兵，徽言與太

原路兵馬都監孫昂，夾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急攻之，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焚之，還坐堂上，拔佩刀自振，左右持之急。金兵至，扶徽言以去，婁宿就見之，曰：二帝北去，爾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出金詔曰：能屈節相從，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大罵：婁宿舉戟向之。徽言以首迎，亦婁宿飲之酒。徽言以杯擲婁宿，怒罵不已。金人遂殺之。粘罕聞其死，責婁宿曰：奈何殺忠義人？贈彰化軍節度，諡忠壯。昂亦不屈而死。贈開線使。

史事 卷之七十八

宋

昂子紹率軍民老弱力屈，為所執。金人欲降之，子紹戰手大罵，金人殺之。其弟知唐州子欽，朝請郎子家等皆遇害。惟少子鴻六歲得存。贈子紹通議大夫，諡忠毅。初，金人至淮寧，楊時問之曰：子紹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楊邦乂字唏，吉水人，登進士第，知深陽縣，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出獄囚趙明等，諭之曰：爾等若能誅賊，不惟不罪，爾當上功與官。明請行，邦乂飲之酒，遂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駐劄建康。充及金人戰于馬家渡，敗降。金人濟江，鼓行過城，時李悅以戶部尚書董餉，陳邦光守建康，皆具降狀迎之。金帥完顏宗弼至，

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又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宋朝鬼。不爲他邦臣。宗弼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又以首觸柱。礎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翌日。宗弼與充稅邦光宴堂上。立邦又於庭。邦又叱充等曰。天子以若等扞城敵至。迎降。與共宴樂。尚有何面目見我乎。劉開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無多云。欲死。越書死字。邦又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宗弼再勸之。邦又大罵。金人遂殺之。年四十四。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襄。官其四子。邦又少處郡學。不視非禮。同舍生拉之出遊。言故舊家。實如館也。邦又初不疑。酒數行。姐女出。邦又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

史事 卷之二十七 七十八

曾志字仲常。鞏之孫也。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二年。金人陷越。西曹八。令諸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祭者皆死。志獨不往。隣人逮捕見。曹八忘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志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兵柄以殺賊。安能貪生事爾奴狗耶。金人愕眙相視。曹八揮之出。左右驅其家屬四十口。殺之南門外。越人作宮瘞其屍。金人去。志弟思知。徐杭縣。製大棺。飲其骨。葬之天柱山。贈三資。其子弟方遇難時。子富甫四歲。與乳母張氏皆死。夜值小雨。張氏復蘇。顧見富亦蘇。尚吮其乳。都卒陳海匿富以歸。後知南安軍。志從弟悟字蒙伯。肇之孫也。第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被

亳州。悟被執。大罵。衆刃刺之。妻子同日被害。

劉汲字直夫。丹徒人。第進士。爲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怒。奏請監蓬州稅。欽宗置京西轉運司於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同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

史事 卷之二十七 七十八

有議和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動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千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高宗立。汲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趙幸。汲廣城池。修行闕。具儲備。以待乘輿。加京西路安撫使。知鄧州。金人謀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命戚勇將兵三千進戰。新儀與趙宗印犄角之。汲令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汲自將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汲馳入。閉軍結陣以待。敵至。殊死戰。敵却。俄而僞敗。金人攻之。

益急衆請汲去汲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遂死之贈大中大夫諡忠介

郭永元城人身長七尺美鬚髯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金人趙京師時天寒所過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在大名聞之弛塚漁之禁人爭出魚水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劉豫寇大名孤城無援或勸滑州張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當死守以待援兵之至奈何豫之永募士賣帛晝夜繞城出告急且請朝廷先爲之備豫率東平濟南俘卒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

史

卷之二百七十八

七

正吾儕報國之時也賈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礮殘破城樓櫓皆壞守陴者多死城陷永坐城樓上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汝輩去亦何之衆傾卵破命也笑懼益謙等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造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易幅巾而入希罕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欲降之永瞋目大罵金人殺之一家皆遇害永傳通古今家藏書萬卷杜充守大名永盡數策以獻它日問之曰未暇讀也未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虛聲以此而當大任鮮不顛覆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慚兩宮

北狩永就絕仆地不食者數日其忠義蓋天性也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諡勇節官其族數人

歐陽珣廬陵人第進士爲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予人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不從遣珣奉使制深州珣至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以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之

史

卷之二百七十八

七

李彥仙字少巖彭原人爲石壕尉金人再犯汴永與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般滬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不聽果敗彥仙堅守三甯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家丘墓在是今尉爲汝守若當悉力衆皆奮金人攻三甯彥仙戰倖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剽其間金人不覺彥仙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遣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郡邑響應道邵雲等下絳解諸郡吏行文書請州印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命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蒐軍實增陴溝塹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存亡邵興在神農山來受節制彥仙

此奇策也
必不能從

人心如此
彦仙與
其死乃
衣走後河
是其一失
勢不能不

與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遂復魏州建炎三年妻宿
悉兵自蒲解大入彦仙伏兵中修山學之金人大潰妻宿僅
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
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度河北赴晉緣并汾持其心腹金
人必自敗乃由嵐石西度河追鄭延以歸浚即書使彦仙空
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妻宿率叛將折可求來號十萬
來攻分其兵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
必拔彦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
其攻具久之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汗自飲至是亦盡告
急於浚浚檄都統制曲端來援端素疾彦仙出已上無出兵

史記卷之二十七十八

卷

意浚幕官謝昇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魏蜀吳魏乃
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將邪隆呂固登楊伯孫自外來
援聞開傷仆僅有至者妻宿奇彦仙才勇以河南兵馬元帥
彦仙斬其使爾急復使人呼曰即降昇前秩彦仙曰吾寧為
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等一登籠之設鉤索日鉤取金人脊
斷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死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彦仙
率眾巷戰左臂中刃不斷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
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日金人所以甘
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
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妻于殺得免贈彰武軍節度使

以可相提

忠威自金兵再至關以東皆下惟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
後併力西向彦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
不得西至城陷民無戴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吳李
觀察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釋將邵雲被執妻宿欲命以
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妻宿怒釘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
猶嘆血噴其面呂固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錄
其家

立及曹
會得而

趙立徐州人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城陷
復與其家皆死教授鄭褒亦屈敵而死立巷戰奪門以出金
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手撫之

史記卷之二十七十八

卷

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進擊斷其歸路奪舟船軍聲復振鄉民
多附之立團結為兵遂復徐州詔權知州事立奏為復立廟
每出師必帥眾泣禱曰公為朝廷死必能陰祐遺民齊人聞
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并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咸名流聞還
忠州刺史金國楚州急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
且戰且行連七戰而後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
入城而後拔旗詔以立守楚州明年金人攻城立撤旗屋然
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乃稍退兀木
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新斬其使兀木怒殺南北兩屯范鎮
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

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矛刺之奪兩馬而還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遣張俊救之俊不肖行問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御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之東海李彥先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被執死光世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顧望獨海陵岳飛欲援之而衆寡不敵高宗以書趣光世進兵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攻益急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向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登道以觀飛砲中其首立曰我不能爲國家殄滅矣言訖而絕年三十七衆巷哭

畧安撫使致將趙惟清執忠植詣徽離局撤離局使甲士引請慶陽城下論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徽離局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贈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高宗航海琦病留趙州李邦以城降金將邑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邑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邑八曰李邦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郭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爲乃顧部曰我月給才石五十斗米不肖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

史事 卷之三百七十八

復商人類議邑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彼洛之琦大罵乃從之詔立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金人迫京師震時爲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入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解諸庭柱剖割之膚肉盡盡腹有餘氣幽罵不絕口

陳求道咸寧人登進士第建炎四年爲襄鄆隨鄆鎮撫以兵食不給待命未行值亂兵起率家寓蒲圻僧寺招撫劉忠叛驅至蒼山具酒食欲奉之爲主求道正色責之賊怒殺其妻蔡氏及二子符佺求道大罵賊斷其舌而死符子凱京山谷

獲免賊退求得父祖屍壆于興陵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第進士靖康元年假工部侍郎出使爲金人所留茂實兄鞠通判代州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謁見者茂實聞欽宗將至自爲哀詞篆書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友人董說欽宗及部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慰諭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卒贈龍圖閣直學士

魏行可建安人以太學生假禮部侍郎充通問使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貽書金人誓以不戰自

史錄

卷之二十七十八

宋

笑之禍且言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與趙氏賢于與劉豫萬萬請亟還之紹興六年卒贈秘閣修撰閻進宣武軍卒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至雲中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詞何爲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教進武校尉朱勉亦從行分在粘罕所勉欲回虜意見粘罕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妻之勉取最醜者不半月亡去追還粘罕怒杖死挺下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閻寇作斌將弱卒數百守邵武紹定三年賊大至斌奮身迎戰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有僅數

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蓋避之欽曰郡民死者以萬計今逃者逃出我不綴其勢使賊蹙其後無噍類矣兵盡矢窮遂遇害其尸僵立移時始仆贈武節大夫郡民卽歃歃地立武節廟

范旺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盜俞勝起土軍陳望與射士張炎謀舉岩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受國家廩食今力不能討反助寇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遂殺旺并其子佛勝其妻馬氏行哭而至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旺死跡在地隱隱不沒贈承信郎立忠節廟以祠之

史錄

卷之二十七十八

宋

青爲謀主將盡縣城中少壯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使魏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使伺青出斫之中類九人懼不敢前使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賊黨遂散官軍捕誅德青贈使修武郎立祠名登勇

楊震仲字章父成都人登進士第權大安軍吳曦叛蜀同共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爲西蜀第一州若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力不能拒當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局次秦曰吾死欽以小棺足矣賊遣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震仲遺家人書曰吳曦之召從之則失節不從禍立見我死

局止一身人孰無死死而有子即不死矣鵬飛宴之震仲終
飲不見顏色歸寓舍然獨坐夜漏三鼓呼左右索湯此至
震仲飲盡死矣次秦欽而置于蕭寺合郡爲之流涕蜀之義
士感懷奮發協謀討逆明年臘伏誅贈直寶謨閣謚節毅官
其二子鵬飛復追遣次秦次秦母年高而賢命家人以計聞
鵬乃聽還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降金增奔大安
軍曦徵使還至白崖關謂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不忍棄
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李誠之東陽人知蘄州嘉定十四年金兵至誠之屢却之金
使持書來脅降誠之義之而還其書金下黃州併兵十餘萬

史事 卷之二百七十八

攻之城陷率兵巷戰千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
家曰城已被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氏及孀若孫皆赴水死
封正節侯通判秦矩巷戰敗歸署令火倉庫乃自焚于後樓
從父偕死封義烈侯州學教授阮希甫防禦判官趙汝懷新
春主簿郭時鳳錄事秦軍杜謬蘄州都大監嚴剛中皆死黃
州之陷守臣何大節投江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人舉進士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制置使
鄭損棄沔州而遁桂如涪鎮蜀辟稼通判沔州稼言蜀以三
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移軍
又有因糧之利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涪然之乃

邛山砦八十有四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
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使前靡所掠後弗能入北兵
由東道入如涪辟稼知洋州稼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
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
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
赴安康稼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
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崖驪陽諸
關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帑庫贖之以州事付通
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
大震稼亟命趨涪自至西縣援之如涪徵稼守米倉稼貽書

史事 卷之二百七十八

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耳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
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執禦之蓋以興沔利三戎
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圖表復仇之豪傑聯兵以
進敵氣奪矣如涪遲疑不決遽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固益急
始會軍民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若棄七方
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康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
山時文臣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蒲罷侍御史汪剛中欲稼
分其罪謂蜀之敗由稼遂罷之李心傳訟稼無罪制置使趙
彥呐以奉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實
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

時多糧。北器甲開泉源守禦具備。會召還。彥呐奏留。彥呐
汴州提點。利州刑獄。其理創破。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
兵入西和。薄階州。彥呐登原督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大
戰。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搏河池。至西池谷。距汴九
十里。眾議退保大安。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
以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敢深入。若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
事去矣。彥呐竟行留。彥呐守汴。北兵自白水關入。距汴六十里。
汴無城。依水為阻。彥呐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置口。
檄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汴。召小將楊俊何璘以兵會。又
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適其眾皆潰。

卷之二十七十八

遂陷汴州。初。友聞以汴不可守。勸彥呐移保山砦。欲自七方率
所部助之。彥呐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事
若不濟。有死而已。彥呐子斯復。以時危任重。為憂。彥呐曰。吾得死
所。何憾。以書告李心傳曰。彥呐必堅守汴。無汴則無蜀矣。自謂
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彥呐保大安。彥呐聲
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城陷。死
之。贈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忠。

豈容展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北兵攻武休關。
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
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汴陽蜀之險要。吾
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汴陽而入蜀。又有曹萬
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所
所長。步兵所短。况眾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
然。一日。持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以寡擊眾。非乘夜出奇。內
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
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奮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
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至。萬出迎。敵將八都魯建海。往
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火。友聞遣選鋒楊
大全。遶突馬大用。出東寨圍擊。敵後隊敗。勇復用。神勁趙興
出水嶺。擊敵中隊。安邊呂嗣德。陳庚。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
聞親帥精兵二千人。疾馳至隘下。遣保捷劉虎。帥敢死士五
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虎束衝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
雨不止。淖滑沒足。且侯少霽。友聞叱之。遂擁兵濟。人龍尾頭。
萬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
宋軍以絲表代甲。經雨重滯。步聞至。明元兵益增。鐵騎四面
圍繞。友聞歎曰。天也。吾有死而已。極口詬罵。殺所乘馬。血戰
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贈龍圖閣學士。

卷之二十七十八

謚曰節，萬贈武翼大夫。

史緯卷二百七十八終

卷之二百七十八

妻

史緯卷二百七十九

宋史六十二

列傳

忠節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紹定初，知西和州。北兵入境，都統何進山守大安，獨統制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居民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爲固。已而徙它郡，寅留家屬二十八口。日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元兵十萬攻城，寅力戰退之。元兵增至數十萬，圍州城。寅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往救。皆觀望不進，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九

杜氏厲聲曰：「安有同食君祿而不共死王事者！」即服毒。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聚而焚之。乃朝服登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寅容同死者二十有八人，贈華文閣待制。諡妻節，通判賈子坤與其家十二口亦死之。贈承議郎。子坤，孫朝散郎純孝，居山破，偕妻牟氏抱二女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元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鼎率軍民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於江。故將陳昱編置此州，踰城出降，告以虛實。敵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飲以藥死，聚其尸及告命。

淳祐元年
成都府
又據

金帛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下拜受藥左右為之感慟自刎死汝婦宜城人善射被執備殺之軍民死者數萬人金州通判塞驛城被舉家死黎州通判何充城破不屈敵將尚之一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即死遂殺之充被執妻陳氏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氏曰吾求死爾眾以石擊殺之上下同死者四十餘人惟長子士龍免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為四川制置泰謀官景定二年劉整降元召彪孫草降文彪孫曰脫可斷文不可草與家人仰藥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麗彥海死之德祐二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玆州守將

史集卷之二百七十九

江彥清巷戰死之

陳隆之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成都被圍部將田世顯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權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妻曰大丈夫死爾母降也遂見殺王翊鄂縣人登進士嘉熙元年四川制置使丁黼辟為泰議官北兵至黼迎敵敵死翊朝服危坐元兵入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尸井中衣冠儼如轉運副使蒲東卯亦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秦軍羅由司戶秦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入眉州知丹陵縣

馮仲暉死之取簡州州守李大全死之印守趙長戰死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氏哀號願以身代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同死之寶祐六年元兵拔吉平監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援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臣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陳元桂撫州人舉進士知臨江軍開慶元年元兵至有勸其逃者元桂曰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元桂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提民心城破元兵入元桂瞋目叱罵遂殺之贈賈

史集卷之二百七十九

章閣待制諡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西北有水曰清沈河通漢水而源於均房宋軍造輕舟百艘聯三舟為一中一舟裝載左右舟虛其底而掩覆之募死士得三千人求將得順與張貴順曰竹園張貴曰矮張俱以智勇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令眾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感奮舟發漢水方生前去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被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北角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斷鐵紐搭代數百轉戰百

二十里黎明抵裏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衆驚以爲神欲而奔之貴既抵裏襄帥呂文煥留貴共守乃募二士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檣星格雖魚蝦不得度二人伏水中數日不食遇格即鐮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夾擊刻日既定貴率襄兵往合點視所部軍帳下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捷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經目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夜半至小新城元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列炬火光燭天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先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不便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悉率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職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竭見執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月至裏令於城下曰敵幾張乎此是也守陣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廟裏立雙廟祀之

邊居說隨人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都統守新城呂文煥既降元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元兵攻城破之執大用文煥以新城小壘可不攻而破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

明日縛大用至壁下招之居誼不答又射榜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泰政語耳文煥以爲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文煥中三矢并中其馬馬仆幾鈞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貴順開東門出降文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吾誓以死守不必多言也順呼其部曲部曲欲殺出居誼悉斬之文煥應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敵焚浸漢樓居誼度力不支投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伯顏壯其節購得其屍瘞中觀之贈利州觀察使立廟祀之

李希字叔章徽州人高祖升進士爲吏有廉名金人被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希辟湖南安撫司提官盜起

水州希與泰議鄂州提千三百人被其巢禽賊屠時選以歸餘黨遂平知德清縣浙西饑希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咸淳元年知臨安府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希獨無所問嘗問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劾罷之似道兵潰蕪湖除希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游騎入湘陰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援時器械時腐糧糈江脩壁命劉孝忠統其衆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成易歸希偕之共守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遵諸蠻而以大兵入潭希遣

將于與禦之於湘陰與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未及出元軍已閉城帝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城中矢盡帝括民間羽扇以作箭又苦無鹽帝取庫中積鹽席焚以給之死傷相籍人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帝殺之以徇十二月城陷益急孝忠中微不能起除久元兵急攻城將陷尹穀舉家自焚帝命酒酬之因留賓佐共飲傳令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恭讓楊霆赴圍池死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敵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帝固命之忠泣乃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偏刃之帝引頸受刃忠縱火焚之還家殺其妻子而自刎

史記 卷之二十七十九

太

蘇馬頌應歲陳億孫陳義皆死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戶籍林木者累累相比贈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子裕孫孫輔叔在外得不死尹穀字耕叟長沙人登進士第居家教授市人見諸生舉動有禮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李帶請為泰謀與帶料率民丁焚屬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元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乃積薪於戶朝服望闕拜已縱火自焚隆家採之火燄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趙卯發字漢卿昌化宗室上舍登第咸淳十年權運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棄官去卯發攝州事元兵至李王河都統張

本帝贊曰
惟其忠貞
所以不亡
從容堂曰
所以中道

林謀降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可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止之明日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州城卯發晨起背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氏盛服同縊于從容堂初元兵至卯發領客至堂中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其是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子何在左右以死對如堂中觀之歎息為具棺衾合塋於池上祭之而去贈華文閣待制諡

史記

卷之二十七十九

七

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為京官姜才涿州人買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元軍設砲架發弩車數千艘聯巨鼓行而下才奮兵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妻所乘舟家見之懼曰步帥遁矣諸軍皆潰才收軍入揚州元兵築長圍以困之明年正月宋亡二月元遣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之瀛國公至瓜洲才與李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盡散金帛窮兵以四萬人夜掃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邪五月才攻灣頭柵騎旋渾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金

師以歸城中食盡才迎米其州高都以給兵薪餉至馬家渡元萬戶史弼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朮馳兵來援乃得去庭芝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則與俱死七月盜王在福州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追及圍之使人招之降才不聽阿朮遣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執之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之才罵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復大罵阿朮怒而之才臨刑夏貴山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死不魂死邪

史記卷之二十七十九

馬堅石昌人咸淳中知邕州堅總屯戍諸軍獲經畧司印守靜江元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堅營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糧道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僞師入平樂過臨桂大攻之堅兵敗退保靜江海牙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為所殺會宋主以四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崇勉海牙復殺之海牙為書反覆千餘言許以廣西大都督終不聽元世祖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堅焚詔斬其使攻三月而後自餘賊城中死傷相籍靜江以水為固乃築堰斷大勝小浴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填以潤其隄城東南稍卑元軍陽攻西門夜決水師攻東門破其外城堅閉內城拒守又被

之堅率死士巷戰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振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邑守馬成旺降堅部將妻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聾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妻鈴一夫稅然之震城聲如雷霆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世傑范陽人有罪奔宋隸淮兵中呂文德召為小校呂文煥以襄陽降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元兵陷鄂世傑提所部兵歸朝道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不至世傑來上下歡與命總都督府兵世傑道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

史記卷之二十七十九

吉廣德深陽諸城兵勢頗振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無山令以十舟為方旋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朮載發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遂大敗赴江死者萬餘人奔圖山元軍至獨松關詔世傑入衛除保康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官入海與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詣和以太后止之和議既沮兵至阜亭山世傑提兵入定海石圃英道都統下處說之降世傑以為處來從已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言之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四月從二王入福州與宜中奉益王王昱為王王世強導元軍攻之世傑請益王入海而自攻諸將子處

一戰而死
亦快人
此所以
和議可
與可恨

州元將峻都來接遂解去峻都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
拘之軍中招討劉深攻茂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
攻世傑戰却之從福州至元十四年四月端宗親衛王易立
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六月徙王新會之厓山發瓊州粟以
給軍明年元將張弘範至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
則我不能進退蓋先據海口幸而勝因之福也不勝猶可西
走世傑以衆久在海上恐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水
寨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據海口焚汲道絕兵茹乾
糧十餘日渴甚樹海水飲之水鹹皆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九

十

劉義方與大戰弘範得世傑甥令以官使招之世傑曰吾知
降生且富貴但爲王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攻厓山世傑
敗走帝封舟大元兵薄中軍世傑斷維以十餘艘奪港去還
厓山收兵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過等四十餘人帝西赴
海死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
平章山下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辟致幕中
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温州秀夫
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進餐香榼裏
院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

此等正好
久守守固
善處時局
勝過

動以室諫論人時拈越海濱庶事疎畧每時節朝會秀夫儀
然正笏如立治朝時在班行中晏然泣下以朝衣拭淚盡濕
左右無不悲動屬井澳風端宗驚祖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
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
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敵膽天若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
與衆共立衛王陳宜中往山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
相與世傑共乘政雖多難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帝舟而世傑斷維去秀
夫度不可脫乃杖劍聖子入海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翰林學士江陵劉黻孫亦舉家屬沉海不死被執拷掠復赴海

史籍 卷之二十七十九

士

死秀夫大綱帝能已辱陛下
不可再辱也七不義見文選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補太學生宋亡帝昞入燕三學生百
餘人皆從應鑣不欲行與其子琦松女元娘普共焚太學有
岳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以死
報國吾不與諸生俱北神其鑒之琦亦賦詩自誓祭畢以酒
肉餉諸侯諸侯辭臥應鑣與其子女上梯雲梯積書箱箱笥
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聞火聲起穴牆視之見應鑣父子俱
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侯入撲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
俱出戶望日得其屍井中皆僵立瞑目面如生諸侯具棺
歛之西湖金牛僧舍端宗立贈秘閣修撰同舍生劉汝鈞

等葬之方等私誣正節先生

張珪字君玉鳳州人爲中軍都統制寶祐末元兵攻蜀開州
遂州順慶順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開合州珪與王
堅協力戰守攻九月不能下景定四年以珪守合州珪善用
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自合汝相失大食城元兵駐城中時
出攻戍淳二年珪遣將史昭王立以死士五十奔西門入大
城城中復其城三年平蔡興赤提兵至合城下珪旋舟所江
中爲水城元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徙軍釣
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瘵甚珪外以兵護耕內教
民墾田積粟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獻計蔡興山

史錄卷之二十七十九

主

扼三江口以圖合統軍臣刺率兵乘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
珪曰兼善平德彰城助兵之所聚吾出不意攻之彼必顧其
後馬駟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津攻二城
火其資糧器械越若七十里焚殫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駟城
卒不就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時各萬壽以
嘉定降元道叙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皆下元兵圍重慶
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珪屢以死士闖入城爲壽守禦計二
年正月珪遣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泰議馬嵩等二月建
張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六月珪結道士劉憲
先爲內應遣趙安破神臂門復瀘州十二月還重慶楊立以

珪升知重慶府至是方以

史錄

涪州降元珪遣張萬復之俘立妻子以歸留程曉守涪州
二王入府道兵數百人入衛命張萬拔石門及巴巫獲將士
百餘人擄大軍圍破十八岩明年六月元陷涪州執程曉以
肩輿載之語曉曰若子勝飛爲泰政矣旦晚可會張也曉曰
我執彼耳勝飛降非吾子也梁山軍萬州涪州皆附元兵會
重慶軍傅國嗣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
遂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珪不從元至元十五年二月珪率兵
出南薰門與元將也速解兒戰于扶桑頃元別從其後合擊
之珪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說珪降不聽安夜開鎮西門降
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爲伏左右匿錫乃以小舟載妻子走

史錄卷之二十七十九

主

道各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珪踰躍欲赴水家人視
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之執送京師重慶既降進
攻合州三月合州降珪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
一世以累所至今至此不亦可以哉珪遂解弓弦自經從
者笑其骨以氣生葬之
吳革蜀陽人爲幹辦經界司公事令人南使使結罕軍處州
不任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壯結罕爲追回成勝諸屯兵授
書使歸令人犯京師請帝幸秦川又乞山拔切乞諸門同
出兵衝突皆不果金兵攻安上門垣道渡壕率告守將使渡
恭河以灌之不聽車駕幸金營幸以爲墮其計不可往不報

上皇妃后太子出郊華白孫傳留之不得乃與傳謀於唐裴
僧院置振濟局聽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
部勒久之遷于同文館所令已數萬多兩河曉悍之士金人
有立張邦昌之議華謀誅范瑒輩以三月八日起兵前期二
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
事華破甲上馬至咸寧門四面皆瑒黨執之者以從逆華大
罵引頸受刃其麾下百人皆死

陳淳前田人宣和四年為真定路馬步副總管金人攻真定
淳以孤軍禦之城破妻子皆遇害淳歸統制宗澤權知恩州
王善據兵十萬襲恩州淳與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淳仲剛

史稿 卷之二十七十九

古

以身蔽刃死之明年淳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金人犯承
石故淳援建康淳將中軍威方將前王瑒將後淳曰彼東雖
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覆蘆
荻若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
從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淳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
仆交於胸而色不動與從子仲敏俱死

黃友平陽人十五入太學誦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為國立功
亦造化中特物夫因投筆西遊邊帥劉法廷我門下都養高
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之幕府奏功永年恤典不及其子以
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諡友免省試登進士第通判

涇州金人敗盟郭橐師叛友獨領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
破后折首欽宗召見稍款進制置司恭謀官同种師中解太
原圍大軍進榆次十里而止友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
不聽友仰天歎曰事去矣迨曉敵兵四合士卒奔潰友被執
敵欲降之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
旌其同官其後八人友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
弛萬一變皆告警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
子為識也其忠誠根於天性如此

崔興伊陽人劇賊王仲起與興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
為陝西宜撫司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為西京留守

史稿 卷之二十七十九

金

興與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斬之金人犯薛
封進還精銳三百人夜縱火斫其營焚死甚多擒金將羅
群盜興德韓清出沒汝洛間興以輕騎襲新清德就擒會進
為叛將楊進所害賊乘勢擊敗官軍興帥餘眾保伊川明年
以興為京西北路招討使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皋山北興帥
鄉兵時出擾之進南走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西京平
賊王俊據汝州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保徽蓋山興進免
胃大呼曰賊賊我乎我崔總管也眾皆披靡遂破之時河東
北雖陷土豪聚眾保險興遣人賁嶺書結之向密王簡王英
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徧徵山砦由

是汾澤潞懷間山砦首領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遂擊
俘五十餘人遣子崧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乘勝取
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金兵犯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
諸道僅存親兵自衛興遣將彭玘設伏于井首敵至玘陽通
金人迫之伏發金帥就擒鄧州人楊某擁衆河北偽稱信王
興遣將董先破斬之劉豫有遺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願
持書誘以王爵興斬願焚其書豫乃遣人唱禪將楊偉偉殺
興携其首奔豫贈保信節度使崧官鎮撫使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
始破仙自刎其吭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絕而死

史事

卷之七十九

七

姚興相州人以軍校從張琪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執總管
巨師古將殺之興挾師古同其妻夜歸呂願浩投右武大夫
隸都統王權麾下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興以四百騎當金
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遂死之金人相謂
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贈容州觀察使諡忠毅
張玘池州人董先爲前軍統制玘佐之屯商虢紹興元年金
將高瓊攻商州董先禦之玘奮勇奔擊從騎不能屬單馬至
四皓廟金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是日
九戰九捷追至試劔關金兵蹂踐死者百餘人明年先由藍
田渡渭規取長安屯于興平時劉豫據汴先乏食僞降王侁

史事

卷之七十九

七

擬號州欲從豫會董震自商州來倚與謀害玘震陰以告
翼日倚詣玘讎事玘叱下責以大義斬之豫遣人持詔以玘
爲南虢順州路兵馬都監玘戮其使豫河南安撫孟邦雄總
管樊彥直據洛陽兵抵長水玘遣陳俊守白馬山謝舉守
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于東關三砦
皆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
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三年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時人義之
授玘果州團練使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進親衛大夫
三十二年領前軍都統屯泗州金人攻海州詔玘會鎮江都
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匝玘戰于州北麾精騎衝其
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贈
觀察使諡忠勇
胡唐老宿曾孫也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靖康元年擢殿中
侍御史金人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
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
入援遂遣奉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朝廷
起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乞命范致虛爲宣撫使節度唐
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致虛果敗京城被金人根括金銀
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民間多贈金銀金人怒杖唐老幾死
建炎三年知鎮江府潰卒戚方等趣鎮江時城壁頽圯兵不

滿千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眾以行唐老不從方脅之唐老怒罵遂遇害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

高談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文定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劔西去則盱贛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謀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所在將焉之賊至談出日時和

史集

卷之三百七十九

七

茂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想我為直之談曰獨不能搥鼓上聞乎民何卒而殺之盜怒執之遇以牛酒不釋遺以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將東被武陽欲得爾率是鄉子弟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謝舉開封人為統制官李成陷號州欲降之舉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而死

宋立淮人以將家子署江西制置都統制元兵畧江西立迎戰被執不降行省遣制置使黃萬石諭之曰吾官衙一箇坐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校爾何足道但世食君祿國亡何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

同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劉子俊曾陵人中清試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興國子俊補宜教郎空坑兵敗子俊招集散亡與鄉眾起潮州天祥再敗子俊被執自稱文丞相元兵謂已得天祥遂不窮追俄別陳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其履後得其寶乃烹之

劉士昭太和人與鄉人王士敏謀復太和縣事敗士昭鬻指血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自縊死士敏題其額曰此身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元軍駐紹興福王與丙從子孟余謀舉兵事泄被執至海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余大罵曰

史集

卷之三百七十九

七

賊臣預國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胃欲嗣宗廟之耻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新之過宋廟大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不亟殛賊臣今日孟余死日也是日雷電晝晦都人莫不隕涕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傳聲傲厲負氣蔡京王黼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蔡攸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朔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貫等挾徽宗東行東上書曰太上皇出幸毫

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巡遼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郡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遊宦東南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貪絲太上述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群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德音急追數賊還闕下正典刑卻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思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神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劉三旗

幸京城騷動若非網建議固守則乘輿將遷宗社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陛下聰明不惑特從其請邦彥等曉疾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今邦彥等執議劉地夫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劉太原中山河間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神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軍民從者萬數書聞傳旨慰諭宋莫肯去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脅磔之於是盡詔綱入復領行營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吳敏楚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請誅蔡氏力辭官歸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封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庚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則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具冠帶出別同卿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

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三歲年三十七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後高宗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贈東徽祕閣修撰官其後賜田十頃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舉進士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授西京法曹來受學於頤頤固辭之伸欲休官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兩家之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自是雖風雨必日一造受中庸以歸靖康初擢監察御史金人立張邦昌以兵脅百官俾推戴之衆唯唯獨伸與

東坡集卷之二十七

七

御史吳玠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伸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康王曰相公服事累朝爲宋輔臣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所以必須死而姑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故君之統忠臣義士未卽就死闕城民庶未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相公宜發使通問掃清官室率群臣迎而立之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俟康王御極相公北面引咎言身爲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讐脅汗當時不能卽死以待陛下請歸死司敗爲人臣失節之戒如此則明主

史事

東坡集卷之二十七

七

必察相公心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尙當非據偃寢禁閑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噴噴謂相公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欲令南遁爲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久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惕日待期而陰結寇讐合從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迎孟太后垂簾追還偶赦遣馮淵李回迎康王高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伸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復汴都方危前日下遷都之詔至今乘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觀黃哲諸祥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玠張閱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違寬其壘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開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古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通欲爲己助其毀法自便如此張敦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可以在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勛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災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

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由於陛下，其歸過於君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權專恣如此。凡行在諸軍，皆御管使所統，潘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驛相濟，則力庇安中之罪，掩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竹斥逐，塗炭道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勢易失，望速罷潘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中御史臺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金誣罔。

史事 卷之二十七十九

之罪，詔仲言事不實。黃漢州監視用事者，蓋甚於欲殺之，以漢趙地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仲怕然就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漢，潘善伯使調客仲，天下痛之。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曰：「仲言潘善伯彥指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而當時曾不見用，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司沮忠諫，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仲既死，雖有詔命，還無還期。君子問焉，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詔贈諫議大夫，仲每曰：「君子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牽，道不可行也。」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

如此則韓氏死，潘欲服伯母，服下百官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寧宗卽位，除太府丞，韓侂冑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上書於汝愚，沐浴勸罷之。祖儉上封事曰：「今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違作權勢。若御筆之降，宰執不敢違，臺諫不敢論，給舍不敢執，蓋以事關貴倖，慮乘間激發，得罪不輕也。凡勸導人死所也。」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赴吏部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官而後往，見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百官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寧宗卽位，除太府丞，韓侂冑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上書於汝愚，沐浴勸罷之。祖儉上封事曰：「今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違作權勢。若御筆之降，宰執不敢違，臺諫不敢論，給舍不敢執，蓋以事關貴倖，慮乘間激發，得罪不輕也。凡勸導人死所也。」

史事 卷之二十七十九

主事從中出者，欲假人主之聲勢，以竊威權耳。此者宰臣恃權怙寵，操縱外庭，豈但側目懼畏，且阿比順從之臣私憂過計，恐陛下之勢孤，相與維持宗社者寡也。有旨：「呂祖儉別比同上安撫鄧州，中書舍人郭驥劾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寬延已爲幸，何得復言？」潘善伯進諫曰：「公若元祐妻議，論曰：公若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其孫太府寺丞祖儉以言事得罪，投之嶺外，再一死亡，使聖朝有殺言者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上初不知也。過赦量移，高安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願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生視群小之爲。」

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屬宵小而賄禍，其愧嘆深矣。祖令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賈藥以自給，每出草屨徒步，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從弟祖泰，字泰然，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上書言道學自古所特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重儒之師，賈致幸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舊人而得節鉞，則均韓氏之屬役。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周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冑及師旦，罷逐自強之徒，以周必大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建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善，懼曰：「人知我素與避其禍，預問乎乃於祖泰有當誅之罪，其上書必有主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黜竄遠方，下臨安府杖之百。」配欽州牢城府尹好語誘之曰：「誰教汝爲章，汝言之吾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乃受教於人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親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受杖就道，僞

使人述之。祖泰乃匿裏鄂間，侂冑誅投趙助郎卒。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韓侂冑引李沐爲右正言，劾汝愚，京州園子蔡酒、李祥、博士楊簡疏，俱被斥。宏中與太學生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最烈。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虛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邪敵漢，朋黨亂唐，大幸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廢光，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誅其實不然，汝愚乞去中外，容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極呼衆，徹天聽，一至於此，章頌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蔡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同日罷逐。六館之士憤惋涕泣，今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閉陛下之聽，夫二人之去，似未足惜，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豈堪靖康已然之事，復見於今日耶？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唐虞念汝愚之忠，勤約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殊別淑慝，寬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背萬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繼副封于臺諫，侂冑大怒，皆編置嶺南，右丞相余端禮

奇人

拜於榻前，丐免遠徙，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侂
胄誅，宏中遷太學正。除知武岡軍，端朝官刑部侍郎，範著作
郎，衛登進士第。仲麟傳咸以不偶死。

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
合悲。若將驛之水火，閭閻蕭索，欲語復噤。駭於見聞，莫曉所
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游騷，樞機之通，星火交馳，戎
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
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蓄
養無藉，更僕委以腹心，賈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覘視宗社。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九

宋

日益炎炎，不敢雷過。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賄
瑣之資，請繼師旦，驅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侂胄，致
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食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
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
與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僕倖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
吳恃寵專權，諸彭庸庸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遠秦世輔
彭泰軍心，游夷士氣，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卒伍下才，
擁麾專制，平日剗音刻血包直侂胄，以致通顯，殘暴之士，咸
賴食其肉，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吳駁為
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

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魯而之貢子為郎，富官之庸懦充
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歲吏冒節鉞，牙儉名
將，周筠以緣卒冒戎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居吾咽喉者也。
彼之外患，猶未足憂，而此之外患，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今也與奪之
命，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又
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
區區之地，猶能通我淮漢，魯謂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
牙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魯謂一家之中，自為秦
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苦拮据，而士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九

宋

卒皆仇其將佐，民苦校誨，而百姓皆畔其守令，人各交征，家
自為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
肱爪牙，耳目咽喉之禍患，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
竭國之用，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
臣嘗推演兵書，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
主。自太建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儼其畔盟，
犯義，掩我輜輳，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庶幾萬
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駭，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
里，此大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怒，焉敢不
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愧懼不登，形便不固，山岩

不脩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仰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思吾中國之外患二患已除則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白瞻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待實不可作之相私妾內嬖臣愛將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至此雖欲不與之借亡而禍迫於身龍出於人倪首待將噬臍何及事之未終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行軍用師勞還奏凱則臬臣之首風運四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之戒儆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九

李

改外政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矣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向之民嗚呼晚矣書奏促胃大怒下大理配建寧獄郡守傅伯成重之命獄卒毋禁出入伯成去郡守李大異復囚之低背冰放還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生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其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既有前例復有彌遠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即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博通經史登進士第史彌遠柄國久引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理宗即位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問於先

此必無之
事亦不數

史綱卷之二百七十九

李

帝過失不同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廢逐濟王殺害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殞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除亂賊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也今踰年矣而乾剛不來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信王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之躬而獨受此汙辱也蓋亦求自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

下之可見
天下古今
不少存士

南次大逆
化德若水
亦漢中書
之類其理
然如能耳

定大位、次也、又有其次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甲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加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反故偏疆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辜、固不足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彌遠司不

史

卷之二百七十九

至

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令去、若水為學務躬行、恥為空言、削木為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竹力絕人、築山岩以捍衛、鄉井皆破、舉家遇害、此等與人非可、其寶、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金人攻汴、與其徒討武事於山中、金人退、欽宗召對便殿、帝資隆厚、其寶還山、蓋眾聯州拒守、金兵再至、州破、金酋下令、生致其寶及至、抗詞不撓、曰、異之不忍殺、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敢妄言也、怡然受戮、聞者嘆異焉、德祐元年、萬安僧起兵、書旗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兵敗死、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訥、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訥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苦與城俱亡、吾輩亦不失為義士、乃取觀之文籍、置石南、城坎中、兵見城道明危坐燭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外皆之不動、遂殺之、

史

卷之二百七十九

至

史籍卷二百七十九終

史籍卷二百八十

宋史六十三

列傳

孝義

張藏英范陽人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仲趙德釣釋而不問以補牙職藏英聞居道避地關南求爲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攜鐵撾匿居道舍側伺其出學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禽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嚙其肉刺其心以祭諸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張孝子契

史籍卷二百八十

丹川爲盧瑩軍使兼推鹽制置使周廣順三年率親屬及所部兵千餘人攻鹽戶七千餘口牛馬萬計舟數百艘航海歸周授德州刺史世宗詢備邊之策藏英請於深州李晏口置砦誘境上亡命者以隸軍願爲主將得便宜討擊世宗從之以爲緣邊都指揮使宋初遷瀛州團練使卒

孫承睿金陵人父謙南唐都指揮使伐閩援兵不至戰死承睿憤將兵者後期刺殺之亡入宋爲左藏庫使卒

昇昇萊州人父權失明昇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克王翰南宮人母喪明翰挾右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賜粟帛

探肝不死補目能明至孝所感也

沈正海陵人父凶暴使酒毆人至死酒醒甚懼正迺至父言其故正號呼祖禡毆其屍巡警者捕正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本州言祚家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後有越州裴承詢十九世同居河陽陳芳十四世同居河中姚宗明十三世同居貝州田祚等十世同居餘七世六世皆旌表門閭胡仲堯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古萬卷大設廚廡以延四方游學之士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州境早歉仲堯發廩

史籍卷二百八十

以振饑民又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猪貽葉上貢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以御書賜之

陳銳陳宜都王叔明之後自著作佐郎伯宣始居德安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至孫奉禮郎助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大不至群犬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就訪弟也淳化元年知州康震言統家常

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訖卒。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膏而食，可及秋成，或勸其全受而糴之。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絕，貸以官粟，豈可見利忘義為國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太宗對近臣言之，泰知政事張洎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閭門之內肅於公府，因言旭少受貸粟事，上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為江州助教，又池州方綱入世同慶，計四百年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天禧中，詔蜀其雜役。

董道明，蔡州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家人不知而瘞之。

史錄 卷之二 百八十

經三日發冢取之，無恙，遂終身廬於墓側。又有郭琰，黃巖人，長齋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又有應天寺僧乞食以養母，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彭乘，字利建，華陽人，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開瞻，顧皆有從宦之樂，乘西望鄉關，悵然曰：親老矣，安能舍長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歸養，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為館閣校勘，懇求便親，得知普州，居父喪，有甘露降于墓，相人以為孝感，服除，知荊門軍，仁宗召見，曰：卿久濡外而未嘗自言何也？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為翰林學士卒。

顏忻，泰興人，十歲喪父，雞初鳴，具冠帶詣母室問安，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母老失明，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一日雞鳴入山，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時昏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鄉里見其孝感，率全帛遺之。

杜誼，黃巖人，喪父母，徒跣負土為墳，天寒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履一脊，必連墳號泣，廬墓終喪，每日一飯，明年大水，山民居墓田，漂壞者甚眾，獨不及誼，詔書嘉獎，知永城。

史錄 卷之二 百八十

縣人稱其政通判梓州李子揆年十六哭誼墓旁卒。

有足父處

朱壽昌，字康叔，天長人，以父異蔭，通判荆南，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盜，壽昌籍民船刻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旁郡以為法，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發，蠻必爭恐邊境自此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罷之。壽昌母劉氏，異妻也，為異所出，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後方知之，言輒流涕，不御酒肉，灼背燒頂，刺血寫經，素官行求四方，與家人訣，日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氏年七十餘矣，有數。

弟悉迎以歸，詔還就官，教歲母卒，有白鳥集墓上，知鄂州，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

唐瞻，字望之，丹稜人，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瞻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瞻夜半蹴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垂來』二字，吾父母無有他乎？」汝朝夕奉母，莫吾當趨，瀘南遂起裝，黎明走洪川，僦舟過江，漲聲撼數十里，客舟皆驚，岸不敢動，瞻彷彿見上有漁老繫小艇，港中唱以厚利，不許瞻超入艇中，叱從大解，瀘南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瞻大驚，問其故，具以告，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瞻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庚字子西，有文名。

史籍 卷之二 百人十

五

單照，平原人，兄照，嘗賊人至死，未有知者，照曰：「家食親老，仰兄以養，願代之死。」即趨詣關，所以待捕已而死者，懸焉，問之，照以情告，其人感歎，遂報訟，照舉進士，官九祿卿卒。

疾可字無可，華陰人，隨計入京，里中醴金，雖行將還，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用。」可止行，舍鄉人疾病，可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待病愈，以所乘馬載之，徒步而歸，與田顏友善，顏病重，可千里求醫，未至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飲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塋，可齋衣塋之，官殿中丞卒。

支濟，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塋，負土成墳，廬墓側，白蛇白

兔擾其墓旁，白雀白鳥集於塋木，五色雀萬餘，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門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視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其親，鄉間多感而化之。

楊慶，鄆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封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割右乳焚之，以沃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中，詔表其門。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氏病篤，封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官爲合塋，榜曰「陳孝子墓」。

張伯威，大安軍人，調神泉尉，祖母黃氏年九十八，伯威不悉其官，黃氏得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氏因

史籍 卷之二 百人十

六

姑房，驚而成疾，伯威復剔右臂肉作粥以進，母疾亦愈，事聞，詔與升擢，傳中封肉者多不能盡載，伯威母九人所難。

蔡定，會稽人，父華，依郡獄吏，儲書以生，獄吏舞文，華受而書之，事發，獄吏被繫，華年七十餘矣，法當免，府胥伺其年而入之罪，定詣府號懇，請代繫，弗許，請隸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免，乃爲狀，陳父寬抑，及已，請代不得之狀，結衣袂間，遂赴河死，建炎元年十二月也，府帥聞之大驚，立出其父，歛塋之，而周歸其家。

史籍卷二百八十終

史籍卷二百八十一

宋史六十四

列傳

隱逸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人。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溝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搏曰：「吾將遊泰山之巔，與安期生、黃石公論出世法，安能與世俗輩？」遂入山，沒，出，入生死間，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鎗而去。野人草服，行歌坐樂，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唐明宗聞其名，手詔召之，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搏表

史籍卷二百八十一

謝，未有詩云：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即遞去，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二十餘年，與則飲酒數杯，撰指玄篇八十一章，羅縵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搏曰：「秋為萬物之所歸，吾其隱於西方乎？」時年七十餘，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開荆榛而居之，卧常累月不起。周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歌跡於壁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臥屍生塵，視之乃搏也，捫其心，獨煖。世宗召見，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何留意於小道邪？」非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與國初

史籍卷二百八十一

赴召，太宗以賓禮見於延英殿，延問甚久。上方征河東，搏諫止之，時軍已興，上不樂，兵果不利。四年復來，云：「河東可取，王師再舉，果平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悉百餘歲，語論甚高，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搏不知吐納之理，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青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至否？」搏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賜宴便殿，詔宰相兩禁赴宴，為詩以寵其行，後又遣中使賜手詔，勅太守以安車軟輪迎搏，搏表謝曰：「丁寧溫詔，達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邇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朽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深淺，安識禮儀之去就，敢荷作履，履得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屨，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同天籟，得隱此山，至世優賢，不泰前古，數行明詔，徒煩煥彩，風野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殊味

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
精，亦不問聖域之水土，敢祇席春，俯順愚衷。博經史，治博尤
精。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普遊長
安，普同入酒肆，普坐右席，搏曰：汝紫薇垣一小星爾，敢據
上座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搏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堯咨
曰：吾已徑去，堯咨異之，問曰：向者何人？搏曰：鍾離子也。
各伺然欲追之，搏笑曰：已數千里矣。堯咨曰：而巷何謂也？
搏曰：自日知後，堯咨轉漕閘中，巡行墟里間，聞田婦呼其
子曰：汝去南巷，趣汝父歸。堯咨大驚，問南巷所在，則廢御藍
也。有傳云：某年月日，南巷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堯咨生
辰也。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關西逸
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頃刻數百里，皆數來搏齋
中。搏一日遂華陰，華陰令王唯，倒屣出迎，既坐，搏曰：子更一
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教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
祐子。乃出藥一粒，嗟再拜受而服之。嗟回都，馬驚墮汴水，普
沒者救之，得不死。一日謂買得昇日，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
少頃，一人短褐青巾叩門，得昇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搏遽
令追之，不及。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八百也，一行八
百里，言竟亦失所在。乃太清白鹿先生李阮也。搏曰：吾其不

可入留世矣。端拱元年，謂得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
吾將憩焉。乃草遺表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二十
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
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洞口，經月不散。壽一百一十八歲。太
宗于錢五百萬營北極殿，使得昇繼觀事。河南節度使李守
正，反周高祖爲僭，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
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三天子者，周高祖、柴世宗、
宋藝祖也。錢若水爲舉子時，見搏，搏謂有仙骨，曰：明日再來，
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
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

歿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放從之果至六十歲卒將為放卜葬
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塋搏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
當出名將放不要自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又有許璣郡
人開寶五年于永罷盧氏縣尉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璣年
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
養上覽奏命末迎其父赴闕璣見于講武殿顧問奏對詞氣
不哀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
帑授水郎城令

仲放字明逸洛陽人沉默好學父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
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父卒數兄皆仕進獨放與母偕

史籍

宋之二百人十一

五

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庵僅庇風雨以講習為素
從學者日衆性嗜酒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
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沂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佐
酒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喜為歌詩淳化三年陝西轉
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襲徒隸
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蓋取其筆視
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
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詔賜緡錢未賜
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
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詔本府詣山以禮發遣赴

賜帛百疋錢十萬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詢以民
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
對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
放表辭恩命上知放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復召見賜緡
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詩寵之賜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
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屢召見之六年春奏
請暫歸故山詔許之遷起居舍人將行命館閣官宴餞于璣
林苑上賜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其林泉
居處以獻優詔起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年來朝
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

史籍

宋之二百人十一

太

歸隱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
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二年權右諫議
大夫表乞告山養疾許之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
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壘復召見賜詩放山居草
舍啖野蔬藟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義悉給焉十月復
至上將大用之俾陳堯叟諭旨放云自被聘召及還敢垣無
所補報為煩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間政處之高位是重增
其過也上益嘉之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
給事中二年求歸山安錢于龍圖閣命學士印席賦詩製序
上作詩半章云我心虛竹日無復醉山中三年復召赴闕表

今時告手記優答作歌賜之及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進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復來朝從制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屋至
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論書嘲之者放不答放終身不娶性惡
日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錄賜既優晚節頗飾與服于
長安府置良田歲有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條上其事
放求歸山賜宴遣之放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遺內侍就與
唐親基起第賜之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
必給驛乘在道或詣驛止規算租稅之直時議薄之嘗與
令群臣賦詩杜鎬稱不能詩謂北山移文以誡之上謂近臣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一

七

曰放為朕言事甚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
年十一月晨與忽取前後章疏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
會飲酒數行卒計問上嗟悼親製文遣官致祭歸葬終南贈
工部尚書初陳抃放曰子它日當作白衣禪讓然名者古
今之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
之子其戒哉放晚節果如國南之言非放之自取也
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不求聞達好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
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壁土表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
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遊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
紗帽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與李洎並被薦野言嘗憂心疾

本有二和

蓮球應節康鹿之性頓潏則狂豈可瞻對埤殿仰奉清燕與
潛俱不起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年六十
無疾而卒贈著作郎洎野表兄也性嗜酒或以為言洎曰養
老扶衰莫宜於此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可乎贈著作佐
郎

林通字君復錢唐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
不足晏如也遊放江淮間晚歸錢唐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
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
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通時時泛小艇遊西
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通揖而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一

八

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云自為墓於廬側臨終為詩有
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仁宗嗟悼賜諡和
靖先生通善行書喜為詩既就薨隨輓素之好事者往往取
去今所傳三百餘篇嘗客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通
曰此公輔器也及通卒諮適為州守素服與其門人塋之通
不娶無子教兄子有登進士甲科
孔叟字軍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之溫陽塋其父廬
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盞壁間生紫芝州以行義聞屬
粟帛給復其家召為國子監直講不赴卒叟嘗見人為盜所
掠追盜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多蛇虎叟曰無

心斯無所畏為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至之日易所謂寂然不動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西克人嗜古學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來學者數千人群自蜀至方會講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曰思為仁義而已不知儻舉之切已也以爲學長與人言未嘗下意同舍曰群爲白衣御史上書言三代取士皆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下兩制議以爲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繙出太學群遂不復舉進士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義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一 九

賜號安遠處士

張愈字少愚郢人文彥博治局爲置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終喪鹽酪不入口植所持柳杖於墓生枝葉大至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輿至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遊遂浮湘沅觀浙江入羅浮過九疑買鶴載石以歸杜門著書幸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用亦不顧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取雲聽泉有峯千

初有法數門成道駐吳興高踞石通運後芥紫壇鹿鹿同群蓋遊夜息楮月破雲秋霖泥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其遂往英標永隔并同嗟噫振涕洗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陳烈侯官人性介僻居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以鄉薦試京師不判卽棄去或勉之求仕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既有湯文豈無伊呂何以僕爲仁宗屢召之不赴人問其故答曰吾學未成也歐陽修薦爲國子直講不拜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一 十

福建提刑王陶奏烈貪詐爲雲林氏所訟乞奪恩命司馬尤爭之曰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可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元祐初以宣德郎致仕

姜潛充州人熙寧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潛任選中既宗問其賢召對延和殿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知陳留縣至官數月青苗令下潛出獄榜於縣門已徙之鄉村各三日無應者潛謂主吏曰民既不願可收錢撤榜俾側可劾仕散青苗錢者潛遂移疾歸連自應山人舉進士爲壽春令大水州守議取淮南王舊壘

以覺城廬曰弓矢舞衣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曼因得存監陳州稅管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卽日求歸翰林學士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起知見山縣不行卒。

章啓成都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學。蜀守張方平趙抃薦之命爲州助教不就。賜號冲退處士。述太玄大旨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也予之於太玄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漏其數而忘其理是惡足以

史集 卷之二百八十一 士

語玄哉。嘗教范百祿以氣治疾之說。本年七十六。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提點兩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閉戶著書不復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上法祖宗因言熙寧以來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羈筠州及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五十二人惟孝甫與范采中封覺民三人不得歸遂卒於筠。且先命孫名世執筆口占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曰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川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大命爾。

宇文之邵字公南鄉竹人舉進士爲曲水令轉運高歲絹之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方歲儉糶糴災數入不可復困之以求利神宗卽位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諄諫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儆也宜以敦厚爲俗而浮薄侈靡是尙公卿者士民之表率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雜遷是先願以飾義廉耻風導之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副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故今在公道負一切獨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

史集 卷之二百八十一 主

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選擇賢才以爲三司戶部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賦橫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案榷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援滯淹遠考覈來忠諫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蒙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明然曰吾可去矣遂致仕。時年未四十口與同志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願祿位如鑄鉄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公南見之矣。范鎮曰公南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賢士所推尙如此。吳瑛字德仁新春人官虞部員外郎年四十六致仕既歸臨

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臥
花間客去亦不問有戒否人物者不問一語但促飲之酒嘗
有貴客過之瑣酒酣而歌扣其頭以為節門生為治田事歷
歲忽謝去日問有言某簿書為欺者故不敢留瑣命取前後
立書示之未嘗發封也蓋入室瑣自不言且取其被乃曰冬
夜正寒幸舍之折宗立召為吏部郎中就知諸州皆不起卒
年八十四

吳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
酒自得其樂中閩人潘裕過吳江見而異焉起揖之曰
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延裕入

史集 卷之二百八十一

舟曰吾厭喧煩處閑曠遂迹於此三十年矣初喜經史百家
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心無一事裕曰今聖明在上直
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素慕老氏之說夫養
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
糞耳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遂別裕鼓棹而去

杜生穎昌人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前
有空地丈餘為籬門高坐不出黎陽尉孫珍往訪之問何以
三十年不出門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桑樹曰憶十五年
前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日昔時景色之前有田五十畝與兄

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象
鄉人借屋遂居之與人擇日及賣藥以給軒粥亦有時不繼
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
人傭耕自此食足窮鄉多以僻衍自棄念衣食既足不當更
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何所事曰端坐耳頗觀
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忘之非書亦不知所在矣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
質頗淳厚不妄言不戲弄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
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珍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
為流括言之括理軍書造夜半寂極聞軫談頓忘其勞

史集 卷之二百八十一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
風裁甚整節之語士君子也問諸君何事草妻孥至是耶因
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衆爭為言主人嗟側久之曰我父
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
有熙寧改元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不知其姓字漳州陳元忠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
投宿翁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
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經籍元忠問之曰翁何事曰種園
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種書何用曰偶有
之耳少焉二子歸拾鋤掛客不顧農家子出豆羹享客避明

別去元忠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過元忠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見於關外爾果失稅爲吏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郡守曰其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果受傷則三口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其願代兄大見以罪在已甘心受杖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忠正耶宜和問果與州郡守詢諸勛在否見曰見作一束冥囊中埋於山下守遣吏隨兒發取延翁上坐謝之而釋其子次日命爲訪之室已虛矣

史錄

卷之二 八十一

五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特辟幽室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髯無疾病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披荆斧礫爲圃藝植杞菊蘆漑培壅皆有法度滋蔓暢茂雖隆暑極寒草篠土凍蔬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韌類革易人爭買之以故薪米不乏有餘則以周急漑園之隙開門高臥或竟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友善浚爲相馳書面金幣屬豫章帥及漑曰知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遺跡湖海有年矣近聞漑復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歸漑物色之曰此獨有漑園蘇翁無雲卿也漑漑乃屏騎從更

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邪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然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淡遂扣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面金幣力請與之共載辭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扇戶闐然排闥入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史錄

卷之二 八十一

六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中授建州教授憲訓諸生以爲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學者稱籍溪先生遷秘書正字言金人大治汴京官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鈞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顧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爲積毀所傷無敢顯言其常用者憲首言之疏入印求去詔與祠歸憲與劉勉之劉子輩朱松交松將沒囑其子憲受學於三子憲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紹興三十二年卒郭維字子和洛陽人號白雲先生孝宗旌召不起賜號冲晦

唐書：帝瑞臣稱道之。命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原正。帝生。帝使者遣官就問所欲言。以進。雍年八十有三矣。雍之易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子貞。以四德為二義可也。乾陽物。坤陰物。由乾一卦論之。則元亨利貞之類。利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知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知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知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雖以柔德。不害其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淳熙十四年卒。

魏拔之。字子實。建陽人。與朱熹游。人稱其先生。宰相陳俊卿薦之。除學錄。拔之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不報以勸。曾觀。罷為台州。

教授。拔之既歸。喟然曰：上恩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乃日居長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或謂其近名。拔之戚然曰：使人而避此嫌。則為善之路絕矣。病革。委熹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秘閣。

安世。通本西人。隱居青城山中。與職反。獻書成都帥楊輔曰：竊以為公初得職。敬即當聚官屬軍民。閉劍門。檄夔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求子之理。此非職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且職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相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所謂停因。畏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有言。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不能決。世通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討。職未幾敗。

卓行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為密州通判。庭式未第時。歲。婦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及第。女以疾喪。以女家窮。庭式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預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哀之。不肯復娶。郡。

守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義也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老于廬山絕粒不食日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凌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字元修眉山人與韓存寶善存寶爲河州將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死無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索中有銀數百兩非若莫可使遺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蘇軾在黃谷與之遊軾與弟轍論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慨然欲往訪兩蘇聞者皆笑之谷竟往見轍於循州

史籍 卷之二 百人十一

支

轍握手相泣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谷老且多病復將覓軾於海南轍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僭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堅欲往舟行有蠻獫狫其橐裝以逸獲於新州谷至新理之會病死年七十三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孝行出於天性三歲父喪應舉入都不忍捨其母徒步載母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過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休然傷吾心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聞之爲泣下曰使

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幹中年有疾屏處窮山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薦爲楚州教授積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轉和州防禦推官卒年七十六賜諡節孝

史籍 卷之二 百人十一

辛

而不果行有轉售者既受直矣問將何之曰欲往北方叔卿曰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售故余不行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取錢去舉進士爲著作佐郎卒

史籍卷二百八十一終

史籍卷二百八十二

宋史六十五

列傳

列女宋與三百餘年列女傳寥寥

朱娥生虞朱同女也母早亡養于祖母娥十歲里人朱顏與
娥競持刀欲殺娥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之曰寧殺
我毋殺娥娥以故得脫娥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斷
其喉以去事聞賜粟帛縣為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莫荃昭州涓涓妻劉銀據五嶺涓北走不暇與荃訣二子孩
幼荃向少父母欲嫁之荃泣曰涓非久聞者今遠難違適為

史籍

卷之二百人十二

能自奮盤積確春以給朝夕為二子婚娶太平興國二年涓
為廣南轉運副使凡二十六年復相見時人異之

張氏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持刀逼與為亂張氏大罵曰
庸奴可死不可辱師乞以刀斷其喉猶呼鄰人擒師乞詔封
旌德縣君

彭孝女分寧人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拔刀斫虎奪其
父而還詔賜粟帛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胡家女生五歲母質於良家為養女及笄母賸
而歸令世其姻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祖可給母
朝父欲求此身為良可乎母怒筆之胡與邑少年期因盤畫

祠置酒邀娥娥與往見少年倉皇驚走至鵲鳴渡投江死鄉
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人夫家貧朱氏買簪珥以給之其夫日與俠少飲
博不以家為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朱氏自經死
趙氏貝州人王則反聞其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
氏日夜號哭諷罵求死賊愛其色使人守之趙氏知不得脫
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
自殞日夜守視賊具聘幣盛與從來迎趙氏與家人訣曰吾
不復歸矣家人曰汝不為家族計乎曰亡患遂涕泣登輿而
去至州縣舉簾視之已自縊死矣

史籍

卷之二百人十二

張晉卿妻丁氏新鄭人靖康中為金兵所得挾之上馬丁氏
自投于地賊手大罵曰我死即死誓不受辱遂死杖下

項氏吉水人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
侵凌之引刀自刺而死詔贈孀人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為所掠投漢江死屍
浮出土人收塋為雙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閨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犯淮揚
官軍奔潰肆擄掠執徐氏欲汙之徐氏瞋目大罵曰朝廷舊
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擄掠恨我
為女子不能斷汝頭肯為汝辱以苟活耶可速殺我賊慙恚

刺殺之

榮氏將作監主簿馬元頴之妻也。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建炎二年。賊張遇危儀真。榮氏與其姑及二女走揚州。姑病不能行。榮氏扶之。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榮氏厲聲詈罵。遂遇害。

何氏。吳末年之妻也。建炎四年。金兵道三吳。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妻何氏。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遂爲賊所得。賊將繫何氏。何氏紿之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亦投水死。

史

卷之二 百人十二

王

董氏。勝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破縣。悅其色。欲亂之。曰。汝不我從。當封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殺之。三年。賊馬進涼臨淮縣。王宣欲與其妻曹氏避之。曹氏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宜避之。曹氏堅臥不起。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掠人爲糧。東安人丁國賓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叛卒楊就。至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收瘞之。其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土。其迹愈明。

譚氏。真陽人。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盜剽鄉落。被執。譚氏

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氏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遂害之。時有李科妻謝氏。保昌人。盜囚之數日。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殺我萬段。不汝徇也。盜怒。剗之而去。

張氏。羅江人。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婚會。母女偕往。典庫羅乙從行。旣就坐。乙先還。及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爲誰所殺。世鼎州獄張文僊。疑楊氏有私。懼人知。殺乙以滅口。命石泉軍劾治。楊氏言實無他。并逮其女。考掠慘酷。辭終不服。久之。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死。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矣。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

史

卷之二 百人十二

四

雷。屋瓦皆落。天雨雪。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寧具衣冠禱于天。坐廳事假寐。恍有狼壓其前。驚寤。呼卒索之。不見。志寧曰。豈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言張氏饋食之役。曰袁大。使執袁大至。詰之曰。殺人者汝也。袁大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氏乃得免。

師氏。永豐人。右正言驥之女。適蜀范世雍子孝純。遲至方城。縣會賊朱顯終剽掠。孝純被害。賊執師氏欲逼之。師氏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故呼曰堂前。猶

私家訪其母也。年十八歸陳安節。歲餘卒。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飲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堂前治家有法。子名曰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綱。絳。咸篤學有聞。親屬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十餘人。宗族依之者百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

廖節婦。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盜起建昌。就自檀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扶其母走山中。爲賊所追。希文負母而逃。賊執廖氏。廖氏叱之。賊揮刀斷其耳與臂。廖氏

史事 卷之二 百八十二 五

罵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死爾輩不久屠戮矣。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是年。盜彭友犯龍泉。李生妻張氏。義不受辱。赴水死。

漢陽孝婦。紹興間。郡獄証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挿髻上檣。華於石隙。日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果生檣華於石隙。秀茂成陰。歲有花實。將刑何暇挿華蓋哉。其竟耳。

王氏。利州路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屢檄當可議事。當可白母。王氏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屈。投江死。其婦杜氏及婦僕五人咸見殺。當可聞變。奔赴江游。

得母屍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氏。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池破寧化縣。晏氏供黃牛山爲岩以居。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氏召田丁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輩當用命。不勝卽殺我。悉解首飾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氏自提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敗退。歸鄉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氏以糧食助之。聚衆日廣。乃析黃牛山爲五岩。選少壯爲義丁。有急互相應援。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詔封晏氏爲恭人。賜冠帔。其子補承信郎。名其岩曰萬安。

史事 卷之二 百八十二 六

王表妻趙氏。樂平人。建炎中。袁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州。趙氏從姦避危。遇金人。縛以去。繫妻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劉捨。趙氏宛轉解縛。并解衣謂妻曰。君速去。俟而金人出。同姦安往。趙氏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而殺之。

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扣其頸。陳氏叱之曰。我良家女。義不受辱。爾可殺我。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居數日。族黨或齎金帛以贖其孥。賊縱之。使歸。陳氏曰。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乎。大罵不絕。遂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年十七。紹興初。淮寇一窠蜂被縣。欲殺其父。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盜起表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氏號泣姑側盜逼之不從被刃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氏悉歸之姑分其一以謝侯氏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同縣樂氏二女盜入境其父載女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一赴水死一見殺

史華
卷之二 百人十二
七

甫枋得妻李氏安仁人色美而慧適女訓諸書枋得起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枋得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山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元兵躡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居而墟李氏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囚於建康或指李氏曰且當沒入矣李氏聞之撫其二子凄然而泣或曰雖沒入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氏不答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夜解裙帶自經死枋得母桂氏亦賢白枋得通檣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或問之曰遭時不幸義當然也

王貞婦臨海人德祐二年元兵入浙東婦舉家被執旣而男

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令人防守之，不得死。師還，羣歸，行至嶢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指出血，書字石上，自投崖下而死。血字皆化爲石。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旌之曰貞婦，立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美長沙人。德祐中，從淮戌銀樹垠。淮兵敗，兄執元將阿朮使招李庭芝。淮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母降也。」阿朮怒殺之。妾爲一軍校所俘，解衣中金告之曰：「妾風事趙運使，今共死不葬。妾誠不忍，願將軍掩埋之。」當事將軍軍校使人輿至江上，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妾慟哭抱持，云：「欲水葬。」擲小舟至急流，躍入水中死。

明季秋
運市輝
唐詩二十
竹葉佳如
秋水為神
主為竹天
雅如而初
如引等句
天生對也

趙氏末新人譚家婦也。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爲元兵所獲，殺其舅姑，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氏大罵，遂與嬰兒被殺於兩楹之間，血漬入甕，爲婦人與嬰兒狀。日久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呂仲殊女名娘。子晉江人。父得疾瀕危。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以進。時夜中有群鵲。達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煌煌。如月者三。異日父瘞。妹細娘相從拜禱。娘子止之。細娘曰。豈



ZW 21181000514876

之夫
身
食
事

妙能之殊不能耶太守真德秀表其門曰慈孝

林老女未春人紹定三年寇犯邑女入山避之遇寇欲汙之

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可同取之甫入門大呼

日吾寧死於家决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而如生

童八鄰郭人虎啣其大母女手拽虎尾斬以身代虎釋其大

母啣女以去林栗遊鄰見其事及為守聞于朝祠祀之

韓希孟巴陵人少明慧好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

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赴水死越

三日得其尸繫詩裙帶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饗一朝嬰

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亦死不作衽席完塞北有石勒江

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氏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

義不受辱遇寇必死若後要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千戶

強使從已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

戶歸其夫并與一矢以却他兵約行十餘里千戶仰之婦罵

曰祈頭奴此身寧死不可辱也遂被殺越數年夫以無嗣謀

更娶議輒不諧因禍其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

歲矣七年後當復為君婦夫遣人詢之其生與婦死之日同

遂聘之與中

劉全子妻林氏福清人全子為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敗自

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氏叱之曰林劉二族世為宋臣

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

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一也死且治汝於

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毛惜惜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城叛制置使遣

人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

給安斥之惜惜曰歸降之初為太尉更生賀今謀殺使者乃

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擒

全及安斬之

劉女傳其詳多下風章傳錄之何口人所難者死也匪

史籍卷二百八十二終

史籍卷二百八十二終